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七冊目次

瀨園詩初集三卷後集一卷補遺一卷文集二十卷談史六卷

〔清〕嚴首昇撰
清順治十四年刻增修本

.....一

經鋤堂詩稿八卷唱和詩二卷花信詩一卷

〔清〕葉奕苞撰
清康熙刻本

.....五三一

北上錄一卷集唐人句一卷詩餘一卷

擷芙蓉集□卷(存卷三)

〔清〕周韓瑞撰
清初刻本

.....六四一

瀨園詩初集三卷後集一卷補遺一卷
文集二十卷談史六卷

〔清〕嚴首昇撰

清順治十四年刻增修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自序

有客過廢于瀨園之門而心言曰十
室之邑中人少下臥未萬里腹未五
車未微一介之簪一命之榮既病
貧老不曉事而則曰古人古人可
使天可上地上安得民狂矣愚矣民
有三張子二之矣廢于瀨園肩背項
相拱而立迎之入拜拜而坐之亦以
示告曰異哉子之言予未聞也予惟
不獲上天也退為民間事惟不進今
人也降其志為古人正自憐耳子又
難之乎人未有不得稱帝而返者項
王則可泣也百戰盡虛也列以帝紀
存其實也又有亞聖其言大言不駭
而人莫敢譏者泰山渤海從未無天
子氣繼周者秦而及于王齊是也其

理非也予乃知是理者天地之大何
當秋其言其言可獲其理可驗而子難
言之乎子曷不言之六十年之前特
我白頭盡錯而後言乎子生未識字
思為詩稍長思為古文夢之然未知
有今日不可求也而求在我肆其力
于古人又熱中言天下事論者古今
已取其材為千祿之文三十而制科
孰可三百首願行海內梓詩盈寸著
書二尺許天目周子仲昂仲昂 廬陵高
子彥輔 鼎丞欲授梓予逡巡不示人
以璞待斲長而後食也異時視科名
不啻得生失死耳磨礪以需一日丁
亂而立地斯手頓棄平生豈真所欲
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哉是時年
三十有九當干祿時則私自矢以四

十為限矣會其適爰揀向來述作
卒業焉述者發于無隱作者拾以箋
笈分卷成部伐毛易髓寢餐以殉巢
破板荒舟居莽伏刀癰在臂而思死
護持經營不輟也集成亂定則彈歎
人間行已清濁難以回心動口告人
為梨棗地長垣都子按五子昆山人
子此稿中宣城秋子均皆給書備

就家鈔刻事奉無成開西劉子按三
載梨入吳商之白門諸名賢所以釋
行十餘年來旬畝并李再三續之詩
存什七可千餘首文存什五多列二
十六卷能事差畢得失自知投之蕪
林將無滄海一蠶藏此東山以俟其
人則仍非在我事也嗚呼皮毛不售
遜思賣骨辟之殘婦持素祈福未生

年可奈何耳愚則甚矣師自序謂在且
夫南昌沮洳地也以徐孺稱靈安在
龍蟠虎踞乃得李白則地利無問也
端木之韻不逮曾氏之魯小白之才
劣于五霸則不開天授也秦灰未冷
漢儒學貫天人五車之書安在博望
侯歷異域窮河源津梁永世而文匪
此馬詩匪蘇李萬里之遊何裨之數
自序四
若不足以量予又安得以不吾知輕
侍坐諸賢以祿位薄于雲以消渴棄
長卿而且令桑孔作賦而勒此一區
之揚四壁之馬以耐金輪粟也哉凡
予所曰古人正古貧病寥落沈淪之
人非古飛鳴天上人也而子難之乎
天下事人為耳予為是區區者而子
難之頃者將屏絕一切垂簾塞兌行

服氣伏氣事又安知予不盡失上手
予向味盡予之狂也文擬左馬詩擬
漢魏後注者予方想屬可但古人古
人而已乎王之美者不言而人自賞
至實無言又亦有人賞身浸假而果
美又有口又吾人實安得不自言耶
天生德文在茲我知言我善養又宜
應自吾邪予達窮而它焉子無極我

月五

予所往也客然然遲久謝曰前言戲
之耳出諸人曰廢子未狂也古之愚
也

是者自家不過某陽王周子首肯
之如此乎說高說客說得是自識
南海樓餘張先生云龍門史紀為二
十一史卒冠其自序月報任書

冠全部是集可冠羣書是序又冠
是集也沈痛軒豁淋漓痛帝千載
後如親見其人欣賞不置匪代之
梓

康熙庚戌初夏荷昇撰并書



是集自崇禎丁丑刻于華戊寅刻于荆庚辰刻
于澧壬午刻于鄂迄順治戊戌刻于吳門康熙
本刻于未庚戌三續于家又甲午丙申已亥部

月六

秋劉三學使蒞刻已酉王西山合刻皆彙入
惟郭用梅陳斗翔薛仔鉉董易農等序未
盡刻計三十四年十五刻前後異同十存五六
古人有一卷名客者非予所及其多至數百卷
者亦不盡也作非述比何可多得詩文如兒孫然
安乃如中山靖王晉庚戌王以百子見哥耶百子
案乃皆賢比輩伴時人但見其佳否矣遠如王
局近如弇州正苦過多由其刻實太饒又饒
高名盛受其應酬者競附入之身後或且
偽增予等輩幸而免此再識并書

叙

丁酉夏關西劉秉三使君自楚歸吳
携嚴平子詩文種種屬予評訂此何
異賜金莖露解侍臣渴徐繡閱之乃
知平子以無所得而大有得也不能
坐中書堂畫尺一而洩之楮墨又不
能開史局續班范以下業而託之談
史昔逢掖而爲儒故孔林漆器夢猶
盤礴而爲語錄今髡緇而爲釋故竺
土聲聞因演繹而爲人外語若夫不
被放而憔悴江潭未及麻衣見天子
而拾橡自給無玉堂屬草錦衣月下
之樂而伯禽稱幼群季飄零是合靈
均子美太白于一身者平子之於騷
雅生而具足也人事愈蹇而慧業彌
深二十餘年兵燹遍地平子浮家洞

庭跋涉吳越夜闌秉燭延喘月下青
跡浮屠蟠紆鬱積無從告語之心事
一一寫之爲詩皆高可青冥深極絕
壑錘鍊之至轉歸自狀不知去三百
篇十九首何如若建安黃初而後概
未可望其項背矣詩所未盡則有兩
朝奏疏議設險議丈量論史論文論
詩各尺牘與夫序記傳誌論贊等文
總非近代人事必如平子之詩而後
可著詩話必如平子之博奧之解脫
而後可談史可著語錄可著人外錄
豈偶然哉使君又言平子有制舉藝
三百首尤迥絕則予願爲平子明祖
制制以全才貢者卽徑陟三事其中
下者始令應進士舉耳設平子生孝
陵時坐中書堂畫尺一久矣

武進同衣弟米前社弟薛家諧

孟撰

序

自晉藏書盛于開元類分經史子集
近六萬卷厥後唐人自爲書又二萬
八千餘卷宋元來七百餘季不知幾
千萬卷矣嗚呼學者皓晉撰著人亡
思以傳于後世今傳者幾何歐陽子

曰舊稿手自錄滄溟之一螺歐陽且
朕下此者其得爲螺否耶于此吝人
焉不愚復不妄也明知天下古今之
大也我則毫毛耳畢竟思以自見輒
輒寂落于當世流離蒙茸于二十季
烽燹之餘而其志不可奪其書不忝
手則其中必吝其自信與其獨得者
也予以是嗟異吾子予先世積書

萬軸季近四十未嘗一日不讀古人
書因持以衡近代諸名家概如香期
焉而未副讀平子書生平所望若今
日始塞也平子著書四百卷詩若文
近百萬言予讀其書爰論其世大約
三十以壽呂如焚如溺之懷肆其攻
堅克銳之力俯仰千載洞若觀火精
神大于身幾亡香乘風破浪之勢故

其文博辯而矯悍所謂怒而成文人
恒畏之者歟後此者遐心高舉遂饒
山中海外之致旣和且平而進于醇
近于雅疑于自朕又使人玩而愛之
如私其所親若其殊途百慮會心應
手談言微中橫豎如意使人懸接不
暇則詩文一揆生平如一日也予以
平子中心好之矣平子輾轉兵火跋

涉萬里刀瘢在膚故物都盡而詩若
文一字不軼亦殊自好之矣古體似
從漢魏十九首出而呂實行其虛故
不薄近體出入中唐而呂與養其霧
故不佻其古文尚論古人及談天下
事皆得未曾有又皆定獲我心它如
談理各語錄談禪各人外語呂追談
與談天皆衰亡不自制雖不其狀而

人無呂奪之今世但知平子呂詩名
家未知其爲古文者加也制舉莠可
三百晉人皆襲以利涉季未強仕則
脫太明經髡頂被衲山中十餘載肯
或呂布衣投刺人間如虛舟狀倒屣
與閉門泊狀弗屑太就也自異自嗟
于天地之間漢人云後世復有子雲
必好之今人親見子雲祿位不足呂

動人故其書不傳况布衣乎予今親
見平子忠傳其書後世求復有嚴平
子或不多得求如秉三劉子者可尋
嘗得也則平子傳矣予因自數古人
書多矣向來歡喜一庾子山呂語人
人不盡知也近代書獨喜一平子人
亦不盡知予必各有其自信與獨得于
平子者哉

順治丁酉冬日關西社弟劉紘秉三
甫撰

序

丙申秋來遊南郡省秉三大人於鳩
茲坐甫定示嚴子詩若文如千首三
閱月嚴子挾其書大全至予等揚擢
之餘纖悉研察衡量上下于古今信
其必傳因給書傭十輩就邸舍繕寫

什分存五爲授梓地已復給馬僕庸
家度取制舉菰三百首讀之欣賞似
又有加爰是予與嚴子曲席旬時形
神洞徹反且覆如惠對莊咲且泣如
高遇荆子狀後知嚴子也今夫李白
狂而適者也以予讀其詩初擊劍旣
作賦已乃許國不能得忽且爲田園
兒女之思反而守真采藥以飲酒垂

釣終畢竟僅得爲酒民爲詩人耳餘
皆虛願則其歆狀內怯鬱亡不獲意
可知也嚴子溫其如玉汪洋千頃讀
其書者燥乎若金谷之初春蕭狀如
山陰之欲秋作者得之欲咲觀者如
有所獲庶幾人生樂事乎狀其中實
有大不獲意于當世者存嘗開誠語
予曰古今文人處得其地者則有必

文集賢爲天子私人最下如果園司
馬鄒枚等輩各奏爾能競爽一時受
享於文詞友朋樓臺歌舞之間此則
彼都人士事非予所望也予初載書
遊京師思爲人國曲突謀不能得自
分作山中人十餘季來非墨非儒不
僧不俗出處兩失清濁自疑古之淡
山大澤者伊何人哉匪恨不建古人

達正恨不逮古人窮子徐亡解之曰
身將文矣焉用隱假使十季前爲所
欲爲螳臂一往當制策廷對時便粉
骨有餘矣又安有今日歟嚴子之得
爲詩若文與其不得不爲詩若文分
定故也自昔才人虛願靡事不爲而
後安不獨李白狀也劉子政推賈太
傅爲伊管而馬遷列之屈騷漢文訪

以鬼神各見其一耳春秋傳曰事無
二成今欲使太傅書勲太常又將談
玄搜幽復且支離憔悴行吟楚澤之
畔狀後克盡其美此豈可兼得者乎
後世讀嚴子書者幸其得爲詩人文
人與惜其僅爲詩人文人皆知嚴子
者也嚴子自署確道人一稱石霍山
人

關西社弟劉生韻雲門甫撰

湘園詩集目錄 前集三卷後集自戊寅始記年

前集卷一 圖二章 鄒二章 元日 喜雨

文木生 石山磯 禿花山 山上 古意 避雨
有所思 玄石山 孫齋 魚 五日 會
吾師 石首 九日 百歲翁

卷二 寒河 仙鷲寺 山行 墨山 二首 黃
花近樓 江夏 唐伯 冠 重陽 賦得 孤館 東山 二

首 友人 琴生 竹園 冠 重陽 賦得 孤館 東山 二

寒食 皇功寺 直道人 日 蒲圻 賦得 孤館 東山 二

孫子 雙 真慶觀 同于 先 山寺 碧蓮 卷二 首 石

日 生 日 百歲翁 于 先 山寺 碧蓮 卷二 首 石

途中 偶成 獨酌 閑居 舟中 亭在

漸 樓于 先 冊 閑居 舟中 亭在

五首 江亭 三神祠 周心 赤 東山 草堂

松 下 九月 徐鉉 部 偶成 訪友人 送別 二首

後集 紀 季 每季 有小序

卷三 詩史 三十二首 竹園 三首 綠浪 三首

野 典 山行 題 畫 蕭 所 冠 至 看 花 竹園 熊

君 聚 春 郊 九日 解 嘲 旅 次 初 度 雨 止

戊寅 曉 發 劉 公 言 毛 恭 則 仲 宣 樓 孫

厚 汝 宿 雨 羅 孟 求 二 首 歸 次 乞 酒

已 卯 偶 成 應 試 七 夕 葛 端 調 送 別 劉 賦

子 舟 中 同 元 之 下 第 石 頭 菴 劉 賦

庚 辰 張 高 若 工 沙 途 中 李 覺 之 午 日

辛 巳 如 六 首 姑 四 日 女 陌 丘 贈 別 軌 張

壬 午 題 西 二 首 下 第 張 總 戎 修 楚 志

癸 未 元 夕 高 魚 待 冠 重 陽 十 舟 十 首 盆 陽 沉 江

甲 申 冠 赴 楊 季 可 贈 內 方 虞 子 山 莊

乙 酉 東 雲 小 孤 馬 當 洲 中 白 門 和

丙 戌 飲 牛 食 笋 將 徒 三 首 索 適 四 月

丁 亥 春 日 二 首 張 大 千 偶 成 曉 孰 先 兄

戊 子 山 谷 二 首 偶 閱 徐 松 壽 王 又 宣

奇 峯 菴 起 訪 故 人 華 簫 明 君 怨 奇 峯 山 病

王天根 甲戌閏中秋

戊申夏稚光齒落二首
蘇生日李元伐
輓木生四首

庚戌	集飲	杏凡行	八景園	老女行	衛紫對	蘭室	除夕	已酉	劉渾泰	劉公春	邑令君	王美人
判盤	二十三首	王闓子	黎叔憂	伍相	石頭	海日	除夕	喜雨	鄭鴻雪	客至	黎叔憂	伍相
家二首	黎仲簡	李于過	青州	海日	除夕	除夕	除夕	二首	黎仲簡	李于過	青州	海日
八景園	老女行	衛紫對	蘭室	除夕	除夕	除夕	除夕	庚戌	集飲	杏凡行	八景園	老女行

卷一	文序	後三代史	正藏書	續藏書	張
卷二	詩序	種玉堂	已刻	未刻	東山社
卷三	贈	李少卿	周桐	周某	黃元之
卷四	紀	仙夢堂	華刺史	三神	守道署
卷五	傳	江盈科	艾穆	姜廷	顧姜性
卷六	奏疏	弘光	定制	重科目	重評學
卷七	書	平冠	華陽王	丈量	某相公
卷八	尺牘	五十六首			
卷九	尺牘	六十首			
卷十	詩文	周翼仲	李某	劉廣	李太君
		王觀	張元	張邑	侯

卷十一 祭文 王席之 李含章 顯妣 又 鄭曼 高先

卷十二 行狀墓誌 顯考 伍公 新都令 鄭孝

卷十三 募疏 三湖 井石 六融 痘母 黃子 褚籍 南

卷十四 雜文 楚書 代筆 說戒 無相 開雲 南山僧 石顯

卷十五 論 關西論 二首 樊噲 聖甫規 岳

卷十六 封建問 一十八則

卷十七 語錄 一百三十七則

卷十八 外語 一百二十一則

卷十九 詩話 一百三十九則

卷二十 語錄 七十則 外語 二十八則 詩

談史卷一 一百六十七則

談史卷二 一百一十二則

談史卷三 一百一十六則

談史卷四 一百七則

談史卷五 一百二十二則

談史卷六 九十三則

續國詩初集卷之一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宋諸孟甫

洛川劉

結乘三

甫訂

生韻雲門

古詩

閣二章章六句

國陰于枝力不容池我笑既塗竹生不遲後君之故焉取乎斯

薛諸孟評 句可作題曰

有友南來有友自北爰西爰東我仲我伯一室三榻庶幾夙夕

鄰二章章六句

鄰左方屠鄰右方酤我渡河來于中新居家如流寓人自著書

四維茫茫鵲飛不下何如燕雀因人成厦王謝何勞燕雀高高

元日集家兄諸姪諸姪孫侍母氏飲

笑娛慈親開懷入新年一堂人四世老小列

几筵仲氏既抱孫伯氏漸曾玄叔氏亦多男繞

膝坐立兼大姪齒雖長酌必讓予先小姪坐須

史既飽各自便子亦抱弱女乞餌諸兄前家庭

無酒政并側坐屢遷昨夜守歲倦笑止各歸眠

幕望渡口人相扶醉上船天下皆大酺是日如

世平

薛諸孟評 哀樂交至

喜雨

中年無寸長獨夜生百慮長安遠不見湯滅萬

言疏男兒思救時何但蒼生故進不萬戶侯退

無一飽處自覺貧匪廉縱取終誰與有秋未及

熟一家如流旅爲苦去年旱喜今雨如注暫減

舊穀價新穀况當布

過隣舍百歲翁

南陽甘谷水三十家皓首何幸百歲人與我同

千畝周旋歲時間筋力一無苟道及予先世高

曾曾携手此我思古人屈指皆君友生男昔名

遲今爲七十叟。諸孫壯未室。曾玄故無有。國初
敬耆年。近代凋跡久。葛泉度三冬。糠覈同八口。
昨日吏上門。衆通械君走。俾我懷而慨。俾我默
而久。人生願望事。富貴復黃耆。二者苟無兼。何
去應何取。常苦勝膏甘。愛君貧而壽。我年剛二
旬。奚必如君否。願共汲君水。我父同我母。

薛諸孟評 壽則多辱如此必欲以貢之父

母此意良可思也

東澤友夏時蔡子去鄂假道寒河附寄

文章年升友太丘。道登師也。勉索所長。要不相
同時。天下頗識君。四十年名士。予生二十年。萬
分一無似。忽忽叩君門。畢竟中有以。文章細碎
事。壯夫不爲爾。古今無哲愚。旅力盡營此。如何
衆不廢。或有可存理。屈指幾代衰。難責它人起
我友行古道。之楚見孟子。嗚呼希文歿。子瞻恨
不已。希文如有知。厥恨乃甚耳。不見尚有間。後
生勝先死。士怪不終合。予汝今日始。

江夏贈龍子

我來踰絕險。身道剝層雲。黃鵠非無侶。獨君肯
不羣。傳君天下士。及見過于聞。商周後賢者。名
在卽爲勲。天下自尚武。君成功以文。匣中疏數
卷。手口日紛紜。我亦具封事。同力赴滄焚。嗚呼
世路難。耳觀自古嘆。男兒思救時。折節愛一官。
救時反掌易。一官上天難。同殊復同病。相對江
上寒。

薛諸孟評 語未免夸氣骨故在

古意

人生如豆粒。種在河中洲。天地亦有限。奈何若
相求。夜來傾一瓢。獨自歌且謳。天亦不足問。人
亦不足尤。世人百計樂。我自百計憂。造物亦無
術。爲予方寸謀。有淚成靈均。無笑失蒙周。命也
有性焉。二愚不可瘳。在昔秦以前。不開民或流
或凡七十征。或集八百侯。最下蠶六國。積漸久
乃讐。咄嗟騷願涉。萬古賊爲頭。匹夫有天下。妄
想生奇猷。南陽豐沛宅。價重魯與鄒。京師掌大
地。看作渡口舟。自活在殺人。征戰何日休。須臾

天下清羣。聖與清。嗚呼一人。處何堪。百人逐。乾坤大變動。始自人有慾。君子慎旃哉。清濁問。心曲富貴非可輕。如何我不欲。所欲殆有甚。所求益難足。遂令曠土懷日夜。轉難覓。

薛諸孟評 自取赤牖自供自責

東文木生初度
山中無曆日。忽自憶。千支男女皆小弱。喜懼總無知。孤餘烈士心。慷慨過舊時。本自優游人。時危思驅馳。我住河之干。河水終淪漪。東閣待太

平太平却待誰

薛諸孟評 脫盡壽詩氣

同友人携妓泛舟泊石山磯

聚開滿一舟。繞城行五里。盡樂渡山麓。萬蘿船尾有石立。河中泉手一時指。漸近色屢變。蒙茸綠與素。布置如假山。斜整皆有以。絕壁強童步。四顧生驚喜。女史留舟中。仰面笑不已。噫嘻甚古後。此石此山水。

涉石清山

桃花山記事

上山復上山。旭日行當夕。削成一線路。况復兩後石。層層攀藤。甘苦染腹兼額。二分足。踏空一分坎。與隙須臾。稍平濶。居然田且宅。田如林園。池水石作壘。場宅如書。重累後檐。滿前。耕牛羊飲泉。源鷄大色純白。散伴投主人。松鳴屋如潮。山吏款款迎中堂。宿行客有吏夜打門。官家索道積方知。山上田久矣。歸園冊。

薛諸孟評 極似于美人映詩

山上

盡曲鷄聲不上山。僧曹睡且熟。久之日方中。影滅形如肅。壞雲覆殘露。染草同林綠。我來挾小舟。湖斷溝復續。直泊故人門。山館盡水族。引我此山上。淹留再三宿。日月觀出沒。坐待夜與旭。天地此處休。夜遲旭何速。一日當兩日。垂老萬事足。

避雨宿友人舍後數日寄懷

昔君一夜語。相語足相發。所遇凡四人。予汲兩

後月舌雙道自隻。古今空相伐。幾何覆瓿物。白盡人間髮。人生亦有岸。安事爭一後。

有所思

我往值汝來。旭日行人少。曲路抱古城。中碍松上葛。不知果何故。相視同一笑。蒹葭失姓名。隔系拙言辭。悔我未問汝。此意終何施。所難在有。心豈患地與時。

從玄石山歷天井鹿角諸峯歸來復登玄

石望洞庭

我從玄石來。今復玄石往。看盡十日山。獨愛此山敞。左江右湖萬古樂。江如長臂湖如掌。千山萬山江不見。暮暮朝朝湖在響。湖光傍山半面清。山影入湖一時長。我來巔盡日。兼斜身影同。山浮湖上須臾月。自巴陵來水天林木染更朗。如人臨鏡自整容。萬物威儀爲月爽。噫嘻此山高無極。又得洞庭添渺莽。下山之奇比上山。人家如笠田如盎。

薛諸孟評

如此山川當得如此手筆吞吐

之

東孫齊齋初度

公將六十我半之。我竊比公公未知。我未六十知何似。比公昔日三十時。貧賤富貴毫毛耳。三不如公別有指。公爲人子爲人兄。大弟投經小弟史。先君大弟予昆季。何膝下鮮民。今憶昔神廟五十年。周道如砥直如矢。公時行歸萬民望。我生四顧何多壘。聞公成童賦子虛。十酒百篇客滿廬。似予坎坎河之干。自喜自憐還自慙。

人生有幾三十年。回首生平既虛徐。而公旅方後方剛。經日日夜夜走四方。一身百罹其鴻毛。出戎入寇復金瓯。今人賦廬山高。山中日月爲公長。噫嘻天步方艱人自美。我未臨筵公既醉。與公相忘老將至。秋山蒼蒼白雲次。

薛諸孟評 意雖極鄭重而語却軒渠

五日泛舟觀競渡泊黃湖山下

河小廣如陸。抱城風夜碧。河東數峰青。河西萬戶宅。河北河南望不見。長堤周旋如捲席。五月

五日河罷釣。水馬營營中。流噉夾岸人。頭如女。
墻注日中河。不吳敖。須臾一戰分。雌雄數萬餘。
人一時笑。黃眉老叟抱孫行。旁與市兒談。屈平
兮些。不解千年意。鼓歌如代不平嘯。吁嗟古人
所用心。今人憐之亦不明。我汎一舟河之中。舟
中意氣舊相傾。水流不覺入山隈。山中風雨一
刻生。城裏端陽歌。且舞城外端陽蕉。復耕都愛
山下人家好。主人言姓不言名。

薛諧孟評 乃知屈平多事

卷之二

乙

前集

隣右有客注水經。隣左有客談天官。中有瞽師
足聽聞。如自俯察與仰觀。古人好問如好學。佩
紉道路未艱難。好友相逢無言語。辟如抱琴不
解彈。又如看菜未看花。又如觀海不觀潮。聞君
家在大江沚。予住沱干剛百里。束髮能知君有
聲。識君面自今日始。感君見我一解順。曰如斯
人奇應奇。年過五五世無知。衆人欲殺君。憐之

薛諧孟評 僻率裝積

石首九日集飲江亭望謝山寄懷羅子

瓦聖巖傍欹又仄。三面受江立江側。怪石鑿鑿
助江聲。峭影橫江江欲從。夾岸人家舟泊門。與
江終始相罔極。上有一亭客過問。再易主人人
嘆息。天地之物非吾有。江上山間亦難得。一樣
重陽行處是。主人羣羣客生色。四望森茫與平
曠。遠有一峰乍顯滅。所謂伊人住此山。其人其
文與山絕。縱我不往子尚來。我有心兮待子說。

薛諧孟評 如蟲醫大

卷之二

前集

贈隣舍百歲翁

五福一曰壽。君壽定誰錫。六極中言貧。君復貧。
無敵世人一日貧。可憐憐君貧滿一百年。千金
難買不死方。君滿百年無一錢。

薛諧孟評 題可喜詩可愛故不嫌頻頻

詩集卷之一

瀨園詩初集卷之二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崑陵薛 宋諸孟甫閱

絃乘三

洛川劉

生韻雲門

甫訂

近體

襄河舟中

信信輕初裏伊人善結廬一河如巷永兩岸對門居誰卜舟頭宅因餐檐際魚中流偶爾問喜

得故園書

仙鵝寺壁見卜馬文伯僧耕詩

衆嶺青如合巖同林望平到門方見屋返照後知晴水白茗無色年新雪不成人言二月好一路看僧耕

山行

青青堤可踏河小曲通崖雨過農方歇泉聞境漸佳碎花入馬鬣濕路印僧鞋不覺橋旁醉持杯臥客懷

墨山道中

官道嗟明月行人夜不寐囊空難借宿家近重思歸汗馬霜無力枯山風有威道旁列酒肆喜爾醉忘饑

其二

容易出門遠歸耐微宵白疑路是水青覺麥方苗霜滿如增月泉聞畏有橋民勞何太其中夜有人樵

黃鶴樓遇程子源

瀨園詩集

卷之二

二

前集

不料君逢此蒼黃答問多隔年書到否近日事如何登閣聲通市憑欄影動河飲情相視寂如在聽漁歌

夏日同耳菴泛舟讀書泊石山磯

夾岸山連影居中人在流信帆無至止得石即維舟卓午西先爽中河夜欲秋殘書各在手今不似閑遊

薛諸孟評 游如此方適

新年卽事

元日至人日往來十數處新年問古詩快病注
方書夏屋隣皆具高春客未跡遐心愛小築聊
爾得鶉居

舟泊白橋

天啓辛酉子年十四應郡試回家兄廷舉
受之士于至先乾如中子泊舟西江之東
守風瓦灣旬有五日乃底岳陽追崇顧甲
戌又十四年矣復與友人蔡于先宿此微
雨初霽月明如晝顧瞻中流河漸爲洲兄

瀟湘詩集

卷之二

二

前集

弟友朋山河歲月之感無不有也

久泊看江色方知到此曾漁家夜白吟秋水動
還澄月爽舟無宿雨過岸善崩重來如雨世漸
覺谷爲陵

舟泊白水橋

沿路殊今昔古橋何尚存身添估客侶舟泊酒
家門薄暮微風雨同遊減笑言江天無一物荻
火自成村

花近樓留別主人

久住憚長別艱難況在心樓高月到枕轉掩露
霜我戎馬念親老鳴鷄憂國深優游各思懷何
但愛知音

江夏過于先邸中遇黃美中劉白石黃赤

于

坐滿蓬子至羣羣帶笑迎園香秋欲老彩色夜
方清捧檄人思母問年我漸兄救時都有意相
見寂談兵

瀟湘詩集

卷之二

四

前集

集唐伯敬園劉元甫至元甫母氏與家慈

年同七十有三

杯殘佳客至滿坐若初筵問母今誰健同君一
可憐春深雪變雨山晚石看泉更定晴川約渡
江雇酒船

重陽後一日有送酒耳菴者見招一宿

漸覺凋黃菊何人尚白衣琴書俱可枕風雨自
無歸閒榆鄰家夢坐看燭藥肥樓高連木末一
笑鳥羣飛

東山

此地予初至。何能不嘆嗟。路皆逐洞穴。僧亦聚桑麻。每到山中屋。如過處士家。相看渾不厭。往往有桃花。

其二

不信郊垌外。遂能如此奇。木華山改色。陂發路多岐。虎跡臨門怯。鷄鳴度嶺遲。重來宜久住。相約秣陵時。

春日姊夫文木生招飲同家兄孰先士干至先中子待家大人舟往

瀟園詩集

卷之二

五

前集

爲有幽人約。全家半在舟。峰平山學塚。坡坎路如樓。蚤至妨花落。遲歸喜石尤。病餘艱步履。上馬踏船頭。

竹園

十載成林屋。閉門獨此君。野空如帶霧。山遠故多雲。偶得句非思。借來書自勤。靜觀鵬冠子。意不喜人聞。

冠誓偶入東山有作

天地人皆脊。身如在古初。石頭印虎跡。山頂散

牛。客至方驚大。人家旋打魚。孔離亦有幸。或向此爰居。

賦得孤館宿時風帶雨

風發雨霏激。呼兒重掩扉。喜堪烈性照。據得故人稀。厄酒同燈盡。盆花刻燭肥。須臾來枕上。鐘到鳥爲飛。

過友人

解屐深言語。無煩相執何。度幾汝可密。胡以物其多。秋盡林開路。風迴月漾河。夜關怯野渡。是處得行窩。

瀟園詩集

卷之二

六

前集

贈琴僧練江

人外交無幾。城中屐自盈。聽琴初見面。聞病久知名。隔白髭還長。垂青眼欲聆。如何僧且老。苦作不平鳴。

薛諧孟評 琴聲不在絃上

甲戌人月同士先親廬山承示下第聞冠

登詩大韻

隔歲同遊約。新年各屆期。山深春易早。橋斷路

多峽每見雄岩好便生離亂思賢才惟恐用不殺或無施

蒲圻道中

過嶺音全異穿城馬自嘶每橋流水急沿路主人貧
灑掃躬疑郭負擔舌豈秦征夫五日夜山響聽非真

鄂江舟中同王子

百丈牽無已沿途泊釣磯頻看落日大親買活魚
肥江冷蘆洲白夜蘭竹葉希相期無久客同及月明歸

寄懷眉生石龍潭兼索新篇

憐君寒谷裏寂寂動予思才子窮非偶高僧老最宜
洞泉聲不絕風雨夜常危脫有山中贈白雲何足持

旅次憶母氏生日

料得嗟予季逢今倍倚闌客心助孝友每夜看家書
羣姪來同未諸兄醉自如一卮遙爾祝筵底坐非虛

夜過友人

偶過君留飲會子索飲時人皆經久別語半得新知
燈爲登樓曲席即就月移論文聲漸細如世所言私

臺初成限臺字

同士先耳巷于先泛舟夜過碧蓮庵喜池夜半舟方泊
崎嶇到此臺月微山不歸霜滿路迷回近水花難老
在家僧每夜重遊十日內相約畫中來

其二

曲巷行當半中池忽見臺最宜僧好事且喜主方回
僻地忘時亂山門徹夜開呼兒商滴盡過漁野人醉

寒食過山莊

天下青山有鄉園近可依厨煙晨不上宿露午無
曉木未居非春景自肥清明村更好一路醉人歸

春日過皇功寺

寺敗僧猶在。散居與俗宜。鼓鐘茅屋裏。雞犬木魚時。雨至頻。還。佛。橋。成。幾。斷。碑。水。田。今。歲。獲。功。德。我。先。之。

薛諸孟評 吳中僧舍年來較盛楚地獨爾

爾耶

同于先過石龍潭歸來爲耳菴言之

其中必有以萬古莫能思山欲隨泉動路皆爲石岐總非言可盡惟在到方知相對它無惜少

君同在此斯

前集

夏日過山寺

雲淨巖層層鐘聲動古籥每逢山寺好便訪在

家僧久坐疑曾至臨行欲更登荒祠儉佛事尚

點上元燈

過披翠亭

小屋圍如蓋知君爲索居并隣高士樹略架古人書蕭械當門竹周旋與予近在望各自愛吾廬

寄懷孫子雙林陵

君自非于此安能脫世網名藉古力好爵晚年思天豈妨人問才還與事平生共萬卷笑爾既療饑

真慶觀喜友人見訪

古院聚床冷君尤不可無每來夜近午臨去醉

難扶貧慰高人意閒憐壯士軀未官成諫草獨

汝敬吾愚

下第訪白仲清

荒徑曾無至河干歸路過相看都默塞良久曰

如何話到悲時細情因苦處多且收和氏淚愛

此菊方蒞

其二

曾共山中臥十年已在今頗遊天下士信汝獨

知音世事難方悟貧交晚故深人生惟失意容

易得同心

閑步

閑步初無向中途擇主難胡床隨地好褥席序

平安槐柳非吾侶魚菹向爾餐到門日未半臨

法復何暇

九日

危樓信步至。好節適當時。山遠不宜雨。城堅美
勝餘。尋常艱苦意。一二友人知。忽覺賤貧好。佳
晨神未離。

生日同家兄諸姪侍母氏小酌

四郊多壘日。廿載苟全身。不遠兄兼母。仗茲賤
且貧。才經錯後老。性以病餘醇。姪輩餘弓冶。相
憐問字頻。

讀詩集

卷之二

七

前集

贈百歲翁徐陽谷次子雙龍

百年翁既滿。跡不出吾鄉。齒再生還落。腫因病
得方。高曾半世友。七十古來殤。稼穡孫曹力。何
勞國有庠。

薛諧孟評

七十古來殤。一句可喜落。句亦

欣然

于先書至

降汝無兄弟。家書屬我看。病知作客苦。貧覺在
家難。行止同懷抱。江山減寢餐。封冊問氏問。不

卽信平安

崇禎甲戌中秋後一日夜集同社十二人
是年八月適閏因定閏中秋石門洞庭
之遊

常年住此地。今夜看參差。林宿全城雀。橋通幾
處池。迷離金背在。容與水心宜。何故都無事。佳
辰樂後期。

其二

大官秋後月。十六夜方完。結社林皆竹。幽樓谷

讀詩集

卷之二

七

前集

自前舟通新設路。柳腰既結冠。爲喜中秋兩橋
旁更訂歡。

雨

兩月前如此。何知天意存。中宵計俯仰。一枕乍
寒溫。無益農家怨。終明造物恩。早雲賦未就。獨
起立長軒。

有贈

高樓何處是。藍樓一孤舟。姓字憑人定。笑顰不
自由。緣腰簪日事。白首近時謀。我向能廬旅。非

今愛其愁

飲王嘉生霜葭閣

襖被默驢背斜陽赴子尋貧高處士俱老積教
時心諫草年年吹園林漸漸深夜關相對默如
撫朱絃琴

旅次留季豹宿

何須向晦雨自為醒忘歸室小無多榻余寒各
覆衣酒餘粥助老主何容支飽都若寐還寢輒
言中夜微

觀音寺王蘭

卷之二

三

前集

太史志之蓋幾千歲矣西晉以來名賢

題咏其存樹條四面歲一生華居人以

華之多少占四方豐歉亦奇供也

百尺曾千載名花是時葵頻看僧老小聊與石

樓遲楚客詩為史晉人字在碑豐年添一樂得

沙草盈枝

途中

過嶺月初東鄉心一望中方音千後與山響夜

水同路峻和泉自桃開並屋紅驛亭傳海潮遊
子佳間戎

偶成

作事皆如青幽居不記身漸思重一女為婦簡
雙親拙不宜風俗貧如慈古人百泉竟夜響寐
假寤非真

獨酌

獨坐松檟下停醪候月臨詩成難守口思遠不
由心露洗蕉添絲風生林波深揮杯疑靖節孤
影自蕭森

觀音詩集

卷之二

百

前集

園居集諸姪

萬籟偕風止高高幾徑松林燕既出月霜發未
來冬坐滿人非客更長磬可鑒此中萬事從自
古幾人同

舟中

昔秋蜀坂去今夏漢皋還帆影添枯柳湖光斷
遠山久陰悉在客多病幸猶閒冠退兵方至誰
憐行路艱

暮夜住士先國時移家紅市

身家分地客雨雪共時寒漸老憐心小久陰覺
歲殘林碧疑邵子枕草足袁安捲懷乾坤合思
桐醉後看

懷于先東山

舊時縣石醉相扶今見君行情未俱山澗發如
沿路動野花開似還年殊依然古寺崎嶇石亦
有同遊述作無不信郊林十里外五年未汎看
山船

洞園詩集

卷之二

前集

士先閣中看牡丹

一卷空持不及裁支願細守鼠始開濕纔經
紅看白嬌白堪憐貌見水過客多差添語笑主
人愛惜及條校年年歲歲君寥寂賴共名花水
一限

寄懷子方易州刺史

別後洪園春再殘行藏于汝不殊觀連年到處
驚多墨萬卷纔堪了一官身在功過聽衆定地
兼中外見時難從來勞事皆賢事似我栖遲正

未如

武昌客舍陳小有見訪爾宿

芒屨素韞不知身一路看山過五旬何可無君
爲地主庶幾容我不同人皆爲志士難長夜各
有慈孺逐暫貧牛棚且留共雨雪客厨帶得故
鄉尊

薛諧孟評 側側復側側

楊子漸北上過子邑

廿年憂國但旁觀今見驪馳應未安憲淑且留

洞園詩集

卷之二

前集

塗大詩笠車自作故人看非關白壁動明主總
爲著生愛一官前席倘詢天下士爲言無遠信
才難

薛諧孟評 亦近情亦占地步

石首飲江亭適友人載酒至去年重陽飲

此

樓當巖底卽江干雨後初筵一改觀城裏月纔
來屋角漁家火直照盤餐凡今隔岸差池事都
在去年子細看樽欲空時更載酒羣羣靜好自

波瀾

三神祠訪孫中丞

客到公門盡故人。獨于投刺媿知新。深山愈益
勞車馬。古廟從來宿帝臣。久坐忘年真覺鍊。清
言得意自紛綸。長沙畢竟動明主。不于蒼生于
鬼神。

夜過石子岡

一身五日繞嶺路。入幽時心盡冥。待伴橋旁
度石子。穿城馬上過咸寧。姓名怪有人曾識。風
雨愁無居可停。夜半不知長路嘆。鷄聲山響一
時聽。

源曰詩集

卷之二

七

前集

東山草堂五首

有片

崇禎癸酉秋杪予與蔡子周遊東山再拜
先賢忠宣劉公之墓。假東山草堂一宿。嗚
呼。戎歟寇歟。瑞歟。歲歟。凡公所遇。今日將
無同歟。爲國爲君。爲兵爲民。今則無策在。
昔獨何道歟。君子既知其人。又論其世。益
難言哉。夫惟近主有人。公乃得思近民。又

惟民窮既聞公。乃敢言兵窮。羣賢棄征。其

事立集。衆炬方列。獨螢安容。慶曆非難。元

佑爲小公所服。衆者與物無競。臨事有爲。

我獨敬公者。任不居過。讓不廢功。洵爲王

國之楨。遂成一代之盛。匪伊古人之可思。

蓋亦前王之不忘。昇生于世二十有七年。

矣。齒過十歲。壘滿四郊。其在今日。抑又難

言。辟如萬室之國。陶不一人。定乃七年之

病。艾無三載。賈生之書在手。蔡婦之憂。擢

心。瞻言先朝。已爲四方之美。顧瞻先朝。乃

同東山之鄉。嗚呼。幸我不生古人之世。

得盡聞古人之詳。使公同爲今世之人。

知不爲今人所誣。夙夜無寐。作而賦詩。詩

成。再讀墓前而焚之。

持杖攀藤到草堂。飛花宿濕隔溪香。人家背側

無常勢。鳥道盤紆不辨方。几几樂金曾苦節。翹

翹墓木自甘棠。東山不少蒼生慮。爲憶前王不

可忘。

薛諸正許 片已哀貌况復其詩我思東山

杳杳奈何

其二

聞道泰陵召對頻白髮前席夜方晨昌言惜不
全青史色笑空知傳寺人一代明良流水事三
朝伊呂夜臺身只今九世還同井不敗家風使
俗淳

其三

策上策宜惟守許國無才獨有麻今日斯言
真蔡石當時此法既梅監山中社稷如猶託身
後功名不令謫它傍巖疑終日雨飛泉鳴瓦滴
松檐

其四

八旬媚主但憂民清白于今世世貧千億子孫
聚百畝垂魚屋瓦快三春東論既定思明主時
事日艱憶老臣我未立朝身已謫問公何道待
斯人

其五

幾處山中載濁醪松寒薄夜最多清愁懷不覺
峰爲路回首方知身漸高兵火驚心愛地僻野
烟極目念民勞黃泉不了憂時意萬室何應無
一陶

竹園夜集兄姪

宅分南北醉無同竹塢何知此夕通城郭乍增
驚世亂田廬漸滅失年豐林園不久方中月牆
近能還既去屋最少惟予愁漸老借兄一概受
呼翁

泊渚塘

卷之二

手

前集

入湖忘却看山身一路漁歌聽不真赤岸白蘆
明月夜活魚新酒異鄉人農兼水利無憂歲家
在舟中亦卜鄰聞道洞庭寇且發渚塘何術便
逃秦

過周心赤墓

無勞此地惜名賢薄命文人自古然一紙書堪
退月類百篇塚不似祁連徒將苦思以長吉有
幾今人愛太玄天白生才還自殺何當更責世

人憐

薛諸孟評 碧翁原不得逃責毋以怨天爲

詳

岳陽旅次

同客故人逐日去。獨予信信欲如何。入簾霜色
平明滿。隔嶺江聲徹夜過。湘水百篇人易得。巴
陵近日酒無多。歸舟更問荊州路。聞道荊州尚
枕戈。

松下同于先

倦枕松根盡在陰。飛花繞面不能禁。泉知與石
爲千載。樹得依僧可十尋。馬上客應未識面。山
中人自有遐心。我當初至君三至。每指童岡憶
舊林。

九月五日寓石首天庚遠叔諸叔常伯招

飲懷于先初度

短垣古木共巖欹。洞裏茅廬路漸疑。人在時名
却世外。城居山側實江湄。重陽欲近秋無賴。初
度逢今友可思。若惜茱萸揔未滿。此間予亦醉

同時

住徐銓部園示先尊人曙菴行狀

東臯信信共殷勤。尚有淵源媿未聞。軒後無傳
歸茂叔。賦生已晚憶希文。三茅別自人間世。十
畝何堪子作羣。豈謂嵩高在一姓。兩賢朝野各
書勲。

偶成

竹高月不到。中虛白自虛。生靜可居。檻底時時
老。母至案頭。夜夜遠朋書。天人既盡。方舉大得
失。畢知卽緒。餘身在蒼茫。何日定色。聲滅處是
權輿。

薛諸孟評 正請至處忽又迂濶

訪友人

每因予至一開扉。旭日來看落月歸。使我重思
高士傳。見君多與世人違。了無得處才方盡。不
自由時悟可依。爲問令君香幾日。佳言過後倍
如霏。

澧陽旅次同家兄士千中子姊夫文木生

同舟三日各時。兄弟周親旅一廬。短榻強堪容。廣被客途殊不異。家居夜來一處聽。火笛坐久同聲。嗟倚闌爲愛。蘭江樓閣好。隔山常看月生初。

析園小橋初成夜集得城字

乍有小橋接古城。感君此徑爲予成。花開不定林塘路。雨後應分流水聲。幽士未秋先有恙。高人薄夜亦生情。相依肅肅無多語。良久同驚蟋蟀鳴。

詩集

卷之二

詩

前集

過于先

巷南巷北往來輕。任我開扉未送迎。葉落花存近水樹。市中農語隔城聲。桐縣夜夜慚孺子。談漸平平近老生。千載人言堪一日。與君永夕意何傾。

薛諸孟評 語語典與全不見典與之跡深

心之至乃入自然耳

偶成

秋爽身閒夜最宜。竹間忽忽笑吾誰。總無客至

如相語。不作詩時亦苦思。百指且煩母氏計。三多畏令世人知。須臾不自解。寥寂月到當門酒後時。

送別士先北上

河上山中處士身。藍輿欵忽望燕秦。名成世路方知險。客裏人情尚肯真。看子故當千里別。憐予豈有十年貧。弁州若盡行天下。詎信平生僅李鱗。

薛諸孟評 不顧王李唾罵

詩集

卷之二

詩

前集

其二

佳山佳水耐長途。料得詩成更畫歸。在客肝腸差不俗。還歸文字自然殊。樵漁世業家非累。戎馬中原路苦紆。此去細看君國事。傳聞一切果同無。

晚登岳陽樓

崩溪沿岸望中聞。不斷行人似結羣。暮雨偶沾到岸客。遠帆時續過江雲。水天看盡從來憂。喜登樓遇物分甘。載關山皆涕泗。一城歌舞獨

紛紜

偶成

竹。遮。蘆。屋。柳。遮。天。無。夢。堪。占。愛。午。眠。重。閉。寒。門。
未。掃。石。偶。開。新。徑。可。通。船。廿。年。世。事。惟。戎。馬。八。
口。生。謀。但。水。田。達。青。賦。成。還。自。笑。僅。將。寂。寞。比。
名。賢。

澹園詩集卷之二

詩集

湘園詩初集卷之三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宋諸孟甫評

昆陵陳憲冲斗朔

耳仔鉉

一絕句

詠史

勾踐能辛苦。朱虛有氣力。一速一宜遲。同令世

不測。

薛諸孟評 可恨

其二

萊蕪遇仲叔。無益徒相憐。借米贈貧士。此中有

二廉

其三

龍頭捉金時。愧在龍尾側。不似近世人。貪令廉

無色。

薛諸孟評 實然

其四

三族仇呂雉。一飯德漂母。英雄。侯人。生走兩
婦手。

其五

貧每慕北郭。富亦思長卿。娶婦當如此。同使一
官輕。

其六

商君徒木事。寔自吳起始。一將一為相。遂分惡
與美。

其七

湘園詩集 卷之三 二 藏集

買茶復賣茶。作酒因賣酒。今日市兒事。其官
人手。

薛諸孟評 此我明一得體事

其八

作酒賣尚可。更賣蔬及果。蔬及果尚可。賣米。餓
殺我。

其九

主不死社稷。臣猶與城亡。忠義尋常有。未有若
靖康。

其十

陳咸定奏草。適乃困朱雲。方知常棣好。袖手卽良朋。

十一

姦黨兼偽學。三百六十八。天一何不測。生才供人殺。

十二

天一何不測。生才亡人國。吁嗟朝中士。不但河朔賊。

十三

耻爲天子妃。泣作富人妻。生女盡如此。不如生男兒。

十四

辯士頭顱斷。直臣門戶滅。鳥獸堪同羣。世代容百舌。

十五

商周頻徙國。孔氏世出妻。有國有家者。聖人不可爲。

薛諸孟評 是贊是惜

十六

荆舒治鄴時。青苗爲循吏。天下非一邑。遂分亂與治。

十七

祿位薄子雲。師友短仲舒。安得萬戶侯。又作仲尼徒。

十八

父不累黃憲。母足棄王符。惜彼東宮妹。棄擲在道途。

十九

董氏遺園舍。司馬遍天下。一動一何靜。同爲好學者。

薛諸孟評 阮籍傳云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竟日忘歸可以兼彼董馬

矣

二十

歷陽骨既焚。湘州議應起。不思石頭時。義旗將

同指

二一

且平武昌盜。募發歷陽賊。江南尚可憂。建康憂江北。

二二

漢武亡國。人文景謀。何長青懷守文主代。彼武惠亡。

薛諸孟評 公論

二三

漢書

卷之三

五

前集

魯連重曹管。亦復以功名。漁父出世。人為前中不平。

二四

惠妹蔡弗賓。齊出譚不禮。亡國更殺身。相鼠其有音。

二五

號亟戰將飢。衛師興而雨。古言兵如藥。生死人自取。

二六

人生如一戰。勝敗各成名。衛霍與張許。易地失平生。

薛諸孟評 嗟乎睢陽得志。豈徒衛霍哉。

二七

洪露賦無歸。秦堅限極醉。坐中無景畧。遂成亡國事。

二八

匡山舟垂覆。特封夷與齊。臨人思義士。臨陣學鼓擊。

薛諸孟評

卷之三

六

前集

薛諸孟評 假曹將軍王亦足此指

二九

北平既數奇。無端腹自誹。為問侯封章。平牛無恨未。

三十

人生要皆非。知非非未已。未必蓮君子。五十後便是。

三一

介推抱木死。伐木製為屨。晉文得溺臣。何以處。

沙石

三二

海甸不解香。南陽不解妍。魯男過狹斜。掩扉惜其賢。

竹園三首

四維竹上合。屋如屋下屋。風與月無多。有時闌外宿。

其二

何但居不俗。久坐安且煥。出門作詩苦。住此才

其三

風動山可見。橋添路西東。到門無但看。主人殊未同。

過于先緣浪亭

門外池不一。每處池中月。門內客不一。我來不似客。

其二

入門尚問路。抱水曲能通。頻來難如此。爲我特

成橋

其三

見我城上來。君便立當門。兩兩不能待。大聲遽相言。

望鹿角山

此外卽大江。峰飛欲何至。天地更欺誰。將止作起勢。

譯語孟評 水安能限山

上鹿角山

不到峰盡頭。山亦高無益。下必有人言。我高山七尺。

坐鹿角山

心動身愈危。閉目爲山想。下有百丈河。山上物皆兩。

下鹿角山

下山如上山。倒步面峻嶒。長看巖下江。愛看巖盡僧。

憶鹿角山

吁嗟二人僧。顛盡何爲者。吁嗟人不上。吁嗟僧不下。

題耳菴遊艇

開時因月好。泊處已山深。曲洞穿巖隙。傍人兩岸尋。

其二

故人沿岸有。河邊僧幾枝。朝載五人去。夜滿十人回。

春閨三首

詩集 卷之三 九 前集

花飛飛上天。如霜飛上天。尚思飛上天。人路。

其二

花光怯朔風。宿雨春無力。細聽鄰人婦。郎前亦歎息。

薛諸孟評 勃谿或更苦于別離

其三

裁無一日雨。涼風路人宜。去秋寄寒衣。今倘到郎時。

襄河舟中

路過漢口。覺舟輕。河小。瀾安。夜可行。兩岸人家。看不了。前門垂釣。後門耕。

舟泊渚塘

平坡秋漲。月明多。百萬漁舟。一帶河。極目。害看。不定。大鄉音。各異。却同歌。

山行

不信前山中有路。每看流水却逢僧。陶鍾石佛。最支戶。樵子歸來。火代燈。

詩集 卷之三 十 前集

其二

了紛線。路自樵通。三代茅廬。萬石中。嶺上林生。半夜月。手邊磬。失過山鐘。

冠至

兵戎何事。寂觀處。七十慈親。萬卷書。離亂方知。富貴好。便宜水。陸得舟車。

竹園

竹深引雨。濕欄杆。門閉庭荒。春自寒。兄弟連年。盡作客。南山當面。不曾看。

野興

斜戴角巾倒着屐。同兄招友過山頭。春花不比秋花穩。未許遊人嬾漫收。

山行

此來尚不及飛花。芳樹潭邊萼更芽。馬上看山細細見。從岑至半有人家。

題畫

湖上山家舟插簷。牧人應夢衆維魚。此間脫有豪莊叟。左手持竿右著書。

蒲圻渡

萬壑泉流便作渠。山家樹影戲遊魚。征人日午如幽士。秣馬途旁卧草廬。

乙亥九日石首看桃花

落英餐盡倚梧楸。爲看桃紅不信秋。尚未冬初春欲老。辟如夏季實亡周。

贈熊君聚

寬衫潤袖越綸巾。何處從知君亦貧。昨日相遭零露下。見君善笑有錢人。

春郊

樓上隔山看紙鸞。誰家稚子舞青天。一門兄弟憐子小。不放風高已十年。

九日

秋中夜泊漢川頭。九日黎明過岳州。屈指三旬身在水。兩番佳節一孤舟。

客有戒予多言者詩以解嘲

見君守口善防身。直視虬髯若有真。鎮日不言復不笑。此生何愛更爲人。

卷之三

歸路方中舟泊時。故園客舍兩堪思。江風不定入船雨。石岸差池夜累移。

雨止

雨餘雲壤散江心。舟亂中流各霽陰。一樣朔風無定次。後前時換客鄉音。

陡岡山

短嶺長松過陡岡。週山竟作古人裝。十年白骨中原有。幾處青山官北郎。

遑陽旅次同家兄士干

繩床橫卧腹攤書。同夢河干竹裏廬。遠性獨君爲可共。他鄉猶自閉門居。

贈醉叟有序

吳人姚仲敷善堪輿。自稱醉叟。一口語予云。我年六十。實作人三十年耳。其半爲醉鄉有矣。若得訴之閻羅。當以百二十年補我。予笑曰。汝更須此六十年何用。叟曰。我無用此。將以鬻之。世之所壽者。足了我前

六十年酒錢。予爲叟領之。昔人病荷鍾者。忘死未忘骸。叟以醉稱。而治堪輿。是忘自家死。不忘它人骸。予舉此嘲叟。叟不能解。代爲解之。

君非劉伶可同班。酒價全因死士還。六十年如可再得。世人誰復問青山。

薛諧孟評 我亦蹢躅繞卜壤。尚誇是處有

青山六十迴。稱六十壽爲公海上采桃還。

丁酉夏披平子詩戲拈時正六十卜埋骨。

地于太湖濱。題曰天下青山云。

旅次初度

風如手指葉如絃。合作寒聲聽可憐。旅思冬心夜自永。坐看燭跋易流年。

薛諧孟評 奇句

顧園詩集卷之三

顧園詩集

卷之三

十四

附集

瀨園詩後集

華容嚴有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宋諸孟甫閱

洛川劉

綬乘三

全訂

生韻雲門

戊寅詩

年三十二讀書荊州正月初九日出門四月十六日以母氏小祥歸端陽後三日復去九月廿二日以母氏生日歸諸皆荊州紀遊詩

上馬怯朔風征夫醉黎明行行聽不住雞犬失江聲

公安道中答劉公言書

有序

王沙劉公言書自易水至寄有龍山草及尊人長孺詩追予及石首江干予從馬上讀之行十里止民安驛旁作書相報是日爲予與公言定交之始逆旅編小杵日在堂旁聽漢人故事笑而作詩

路長頻寐寤馬上卽幽居何意人千里經年致一書投鞭開卷冊解索報瓊琚村口中堂有定交應此廬

公安道中次毛恭之邀飲韻

卓午頻投宿沿途得故人論文忘寇偏謀始愛年新囊濕經旬雨苔青隔歲春黃菊泥道路意氣自然真

登仲宣樓

有序

崇禎戊寅客孫中丞園同令弟士先登仲

宣樓嗣數日復同蕭文長羅孟求薛山子

集飲其上新晴乍雨一日累變相對蕭然

顧而賦詩

城高四望盡荊州我來十日再登樓兩番從予客凡九懷抱各足萬古愁城裏琵琶徹日夜城外士女結伴遊連天野色平如水風爲處處與沈浮綠草生煙失小雨萬花蒙茸斷遠眸我來登樓思古人凭軒歎忽動百憂嗚呼仲宣天下士瑣尾徘徊曹與劉才人旅力既方剛中持八

寄懷孫子雙

遇李其人郊圍同曹宸青

薛諸孟評
情詞俱雋

寄懷家兄士千生日

薛諸孟評 邗川淡語結

同友人集田郢石園約遊郊外

瀟園詩集

四
後集

同老犬不勝。月朗郭外連晨夕。雨後春光幾處尋。

同尤厚汝宿林先之園

出城數步再浮梁。中有伊人水一方。名士何妨
寄市肆。僦居難在具林塘。輕寒入座先遊子。細
雨憑軒得異香。不解三星何處是。綢繆今夕且
偕臧。

夜雨携妓訪陳時發

高春識君面。半夜拜君虛。宅後足園林。春光與

世殊草屋如虛舟。門闌人無居。須臾出長君。舉
舉古大儒。燈影肅巍冠。雨聲失容謝。論文不可
了。所見獨多符。中堂宿我僕。檐宇容我車。尤喜
同繫者。陳蕃榻不如。

訪羅孟求

與君交且舊。今始到君家。瓦自高會坻。墻因風
鶴加。旋呼弟并子。新買酒兼茶。造物何疎漏。斯
人多嘆嗟。

其二

不異屠沽宅。居然高士家。中堂盈卷帙。曲巷隔
琵琶。信口成封事。同心賦落花。貧交重一飯。餐
特爲君加。

歸次沙津羅无咎載酒見追兼持詩卷相

質

中宿沙頭未卜。卿喜君策蹇。逐予蹤。一厄路次
分賓主。數卷江干定去。從逆旅。皆知憊遇。淵途
人驚看。稱留客。潭流自古深。千尺眼底蒼茫都
在。

乞酒

被嚴萬古清。杞菊慕其後。藜藿彭澤令。錢杯杜
陵叟。古人何獨拙。溝壑十常九。人生倘分定。一
飽亦非偶。在壘靡不窮。陳蔡尋常有。嗟予客盈
年。僅妾裁數口。脫粟向人言。屈指曾某某。王孫
終日餓。安得百漂母。昨日日卓午。羅李羅孟求李共人
來。喁喁驚予。尚未炊蕭。檝見戶。購買薪兼買水。
遲回米出。曰。儼蹇一充腸。高春日已久。下箸欣
有。味兼薑與韭。條彼十日婦。艱難爲予受。今
日終風雨。寒爽生剌促。秋思復客心。匡坐疑七
木。篝燈展一卷。卅年時斷續。躊躇問小婦。此夜
須酒不相視。同一咲。奈何囊不足。叩門拙言辭。
不如走僮僕。倉皇書八行。奔趨巷北曲。裴徊久
不至。將無兼旨蓄。須臾喜咲來。果然符所欲。左
手携葫蘆。右手發筐篋。吁。嗟物其多。意氣動滿
屋。

薛諸孟評 杜陵入蜀詩翳然尚在

贈醫者

百錢買藥十錢人。今日翻因病不食。上方養
君處得。莫將身外換吾身。

癸酉春先君子見背丁丑夏失母氏戊寅

秋吾宗有戍滇南者書來問我二人哀

而賦之

何堪五載失雙親。重爲君來泣鮮民。萬里十年
書一達。開緘奏得兩亡人。

歸自江陵

踏雪飛鴻是處宜。江山興盡到家遲。沿途投主

後集

僧較好。人客忘機友。可思身過風霜人。暫老程
兼晨夜路多岐。故園得共家兒住。新築垂楊遠
舊池。

自江陵歸送社中諸子去巴陵

獨我西還日。諸君東去時。江山題憶好。兒女乍
看宜。廣野增寒色。羣遊失旅思。日歸無太急。歸
止只如斯。

早秋

松高雲度合成陰。帶澗風來秋乍深。老更多姿

池岸樹。綠如不絕。故人心。無名山。果地。青蓮。關
字。方書。老去。尋真。解古人。何故。怨。昨宵。予亦。忽
沾襟。

薛諸孟評 此等近體皆得中唐之神。勿以

袁鍾相擬

瀨岡詩集

八

後集

已卯詩

年三十三坐家園夏初遊武昌季秋還家移居城中

偶成

病生腰足出無車坐卧時移一架書此日去年家在水只今頓頓食枯魚

應試別內

依然逐隊駕鳬車先聚乾餼半月餘爰底裁堪一二卷相如賦共買臣書

顏園詩集

九

後集

薛諧孟評

是年楚賸頗可觀何爲初遺平

子

七夕同姑蘇葛端調王岳貞諸子飲武昌

客舍

宿雨微晴一葉傾未成月出可憐明人間天上同佳節海外山中得友生秋思動時難在客文心細處善談兵江頭漸冷聲如縷共我幽懷徹夜鳴

薛諧孟評

冷遠可傳

寄懷葛端調

大雅久寥濶天地何茫茫中有棲棲人智知意徒長大木怯一繩踟躕人與印鮑管鶴與鶩蘇李秀與稂此輩尚相知何況鳳求皇吳山凡千里黃鵠得偕飛既別勝未見平生不可忘

送別葛端調會試

武侯駐漢中恢復意可了不記草廬時三分算何早祈山失著後利鈍莫自保古昔英雄人勇怯時多少得志事自長失志心易小慇懃語黃

顏園詩集

十

後集

瓊今世詫虛名努力雪此言處士意氣生

舟中

曲河風未便百丈夜無虛林近舟防虎溪清月見魚蕭條卧更語狼籍枕皆書雞犬行行有看人已荷鰲

同元之宿

同君曾夜夜此地最凄其幾處鐘圖屋通城雨到池漸看鬚二色不覺酒多思天下人何限獨予與汝宜

下第

寥落風塵厭策頻。金英何地不西秦。門垣半圯
疑塗次。兒女相憐似故人。世亂一身歸已足。年
登百折計猶貧。還家下第如登第。親舊填門過
一旬。

石頭巷

到岸江何永。摩崖山可登。更乘未落月。去訪
張僧方丈存。雞犬柴門補樹藤。回看舟在下屋
市。巖峻峭。

瀨園詩集

上

後集

薛諸孟評

訪劉獻子

名士停驂處。人人載酒過。到將客作主。莫問夜
如何。語細僧眠熟。樓高鐘到多。人生不得意。受
用是蹉跎。

小除日偶成

河上山中幾結廬。屠沽巷口乍移居。鴈將殘日
食無術。雪不成時寒有餘。意外夢添明日笑。手
閒笑盡故人書。江湖好處真加滿。得其親知避

歲除

薛諸孟評 字字有餘思

汎舟同江州黃子

霜葉無風輕自落。寒江不熱。能海崎嶇。無路
歸來晚。辛苦漁舟倦。有聲人客。尊前未解思。在
家蟋蟀似無鳴。身同山影浮河上。所謂伊人莫
可名。

戲居

老大乾坤裏。拙謀獨此身。千金兩月富。萬卷一
生貧。市隱如流寓。樛材是白民。猶然巷口外。晨
夕素心人。

已卯秋聞劉廣乘解綬歸自易水有感却
寄

寄

繼祿過太平。沃沃不知喜。老大學爲文。天下尚
武矣。屈指廿年餘。艱難古無比。烽火驚四望。崔
符正萬里。常侍必張趙。公輔或檣杞。主辱更民
勞。幾臣操一死。定哀應微言。野夫直如矢。買生
書。種種葵煩憂。靡靡傳君天下才。文武爲綱紀。

官近主與民地兼表與裏城下退敵三方界
遠邇壯平不封侯彭澤遠歸里倚閭既十年兒
女况升類親舊自填門次第俾筵几全仗一筆
勾一家笑莫止昇也獨皇皇從旁憂未已不惹
遣一老此後將胡底去年犯石塘吳盧遂乃爾
吳公我未知盧公頗男子造物在生才一日殺
二士區區彼哉見天子爲拊髀龍利器易小驕
咨才非美衮職不聞補盈廷角非是刻深宋介
蕭中庸漢伯始大木非一繩何復朽索耳君如
蒼生何日諾予將仕

後集

薛諸孟評 吳公亦予親政時舊識也
豪霍意其親選亦稱福將而末路如是聞
其謝謫日遠爲蔽去較盧公緣麻月
橫屍血泊中更可憐矣四十年來何嘗無
才或自敗或爲人敗自吾師芝岡先生以
後朝廷遂不收一人之用悲夫

庚辰詩

年三十四春遊玉沙月餘歸冬遊江陵除夕
歸餘皆家居多病腰足詩

和張高若見贈韻

讀君詩廿載不意老尤工博雅唐方盛和平周
未東忘年見孔稱苦思失窮通時事非吾事斯
文得有功

玉沙訪廣乘

路實同地更同時相見于今憾已遲或馬自存

瀨園詩集

古

後集

詞賦倡江山留得帝王師青春草路初軟開
曲桃花舟屨移下第聞公方解綬辟如茶苦却
成飴

薛諸孟評 人情句言之色動

歸自玉沙途中紀事

徘徊解纜怯舟開難藏長堤春色圓風急桃紅
帶藥落日斜山影過江來

寄懷李覺之 有叙

江州李覺之以予邑廣文遷穀城令穀自

經賊已末。廬署無存。大約賊皆驕戰。遇水輒止。官吏各樓一舟。以無恐。書來及此。甚自悼也。因語予曰。老杜爲我作春陵詩。

冠。蕭關山。莫借善。誰知方畧在。江。派。民。如。若。葉。惟。依。岸。官。似。漁。蓑。只。一。舟。天。子。已。無。相。可。將。長。官。空。望。劍。爲。牛。獨。憐。辛。苦。春。陵。吏。猶。向。章。臺。憶。昔。遊。

午日步連荷亭池邊

半歲再移舍。即。野。水。一。方。風。輕。人。在。鑑。雨。後。竹。

湘月詩集

五

後集

如香醪盡無佳節。樓高八夕陽。全家同野。生。成。

湘月詩集

和祖香堂雅集韻四首 有叙

祖香堂築溪周彝仲一家記遊詩也。三代

一堂倡予和女。時維佳節。人在舟中。山水

風月之樂。無不有之。張天如孫孟撲。皆有

作。看社諸子。羣傳會。并亦不應異。同。其。間。

因思江左強半姓王。可咲也。崇禎十三年

八月廿七日雨夜成此

巷南巷北總通船。在水一方別有天。百五日本春欲爽。斗牛宿處月較圓。風流座滿都非客。寂寞心同各愛先。尚有嚴遵能作賦。蜀江游溯許何年。

其二

葭菼青青載野航。伊人結伴水中央。一官同案歸來柳。三月堪憐未落桑。倦取丹移岸欲動。輕裙花濕露能香。全家不俗入三代。和汝倡予到

湘月詩集

六

後集

其三

十載之閒山水清。明以後月如鉤。誰移御史花堪惜。自授司農麥欲秋。小酌且酣更待釣。盡初偶泊一登樓。平泉莊是吾家事。力爲高僧愛野謀。

其四

何煩于野更爲同。一姓幽人徑自通。世外身將萬卷老。祖偕孫在衆香中。閨廬且盡歸來事。稼穡常存處士風。屈指古人獲我思。柴桑已後得

無功

送黎耳菴監司桂林

君今媚庶人事異媚天子至公貴能私愛略未
如記古昔消潔人容得人昏滓江清漢自濁天
地大如此人言李校尉不逮趙御史粵西况孔
邇物情視桑梓天同分翼軫地同湘山水昇也
康敷人能解居官理膏澤最誰先疲民與佳士

周彝仲見過

時請遷岳陽

年來天下走虛聲此日同思信盛名我自舟頭

愛自也君將旅次誰黃生時艱却得吏堪隱祿
薄仍餘筆可耕坐久夕陽身漸滿論文不了更
談兵

其二

誰貽蚊脚到漁叢忽忽于旄向我過杜老家貧
因世亂坡翁官誦爲詩多治安顧我空長息坎
磨爲君賦短歌維繫且憐今夕永石門佳處足
摩安

江陵途中記事

曉樹高無極行行看漸低風生晴轉烈水涸路
多岐病體臨江怯饑年于野知爲誰特縱絲使
我載驅馳

嘲李豹新姬

每夜清樽對遠朋荀與更復駕平明可知枕簟
溫無幾悔愛男兒處盛名

夜雨聞劉公言近藝

展卷嗟河漢踟躕對夕寒定知秋後物應在雨
餘看艱苦疑工部淋漓憶子安病來廢研作爲

頭司寺長

後集

汝夜加餐

小除日歸次石首留別王桂河袁子來

雪裹舟半旬泊岸更路長荀與方脂牽僮僕暗
勞皇雜時歲方除此輩應茫茫歸思輕寒威決
計駕予行臨當出門時我友袁與王繫維過今
夕造次願借滅羈旅無友生古昔所嗟傷窮途
得故人我意何蒼黃朔風捲舊雪新雪與翱翔
遊子暮何之携手上河梁

辛巳詩

年三十五二月迄四月兩遊天岳端陽遊清

南月餘歸通陽再遊澄亦月餘十一月渡天

岳歸家不效口役至澄除夕乃歸強

年結途中詩又皆與周子往復詩

通陽縣刺史周彝仲泰較宋元史

十載增遊地今來挾一貧計程九渡取販車半

身特物方宜鄭早論且借秦鸞花沿路有不

流

頤園詩集

元

後集

端四日同周刺史及孟安王孫飲向六神

監司官署分韻戎字

好會臨佳節天人此夕同客途仍喜雨既醉不

知風坐久師肯友時艱達是窮武公華嚴談笑

止即談戎

女陌丘次彝仲韻

有叙

陌丘過澄既歸予適至澄人為予言陌丘

飾邊幅如偶人一日飲王孫孟安女郎淑

娟落落坐間天帝自疑予咲曰此人間女

陌丘也彝仲周子四有客星幸有奇男子

點破人間女陌丘之句依韻和之

江漢何應不可求滿堂輕薄對雙眸無弦終覺

琴堪愛不夜何知月在秋莫解臨邛有貴客空

條翰子是名流縣知定有周郎顧獨我難看女

陌丘

和彝仲贈

徑似家書發又開買房頗損不能開愛君官帶

山中氣魏我貧非天下才鄉校人皆歌火烈趙

頤園詩集

元

後集

齊士並到金臺堪憐郊外同今夕莫遣城頭更

漏催

輓張天如六絕

有序

崇禎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彝仲周子書自

澄水來臨發聞張子天如五月八日之變

帶尾附及蒼黃慟絕凡兩日書始至又十

日書三至悲傷不可止挈舟相慰出其諒

若得示予讀之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旅

次成六絕古人有作代伯牙哭鍾期詩者

昇爲周子哭張子豈無從之涕乎天如聲
氣走天下昇人在燥濕中亦不待周子始

隕淚也

十載聞聲喜並時况逢汝友是予師三番書到
無它語只怪斯人而有斯

其二

曾聯胸臂聊爾耳未乾腹稿竟何如玉樓閣復
饒金簡應讀人間未見書

其三

湘劇詩集

三

後集

自咲未官成諫草聞君腸臂昔如斯當時勒石
五人墓不怕回天獨坐兒魏瑞時天如爲諸生事

其四

虎丘夜話傳千古復社株連到遠朋尚有西州
豪杰士綠慳黨禁是嚴昇

其五

鄭浩有詩肯解纜張倫所至卽亡家一身百罹
天猶少更遣寒風促落花

其六

申伯詩庭屬吉甫阿非文足見天如當時生香
還生亮今薦蓮君是史魚

中秋前一夕聞天如詩音輓詩六首詩成

適孫孟樸書至天如遺孤死更賦一絕

時重陽後一日

却怪有緣夢李白更憐無後是楊雄兩番佳節
爲君慟風雨蕭蕭客舍中

再過澄陽投周子

家在洞庭旁蘭芷何窮綠長堤下木素江酒曲

未了兩番皆佳節重九今更月初皎舟楫夜易

艾道路頗暫老辟如百尺松將依蘿與蔦又如

學神仙身應到海島司馬倘復生重傳管輅

送別向六神監司還里和留別韻

蒼蒼葭葦自盤蟠垂老勞臣傳釣艇行李輕時

如赴任歸途填處似排衙從知了事非今日但

得無官卽到家慙我狄門身半載種桃意不在

看花

喜樹有片

崇禎十四年九月九日同周子飲華陽廬

下園中曲檻危樓周旋不已有嘉樹一株
大數圍高可十丈中裂如門冠蓋出入潤
然無礙亦奇觀也後十有二日爲殿下誕
期賦以爲壽

平生策萬言曾亦賦子虛周道歸未得
疑魯國儒慨慷君王門偃蹇失疏愚
夫時妒榴紅來復把茱萸坐集
樹兼越聲紛彈與飲珠履次第
來良以席無虛乃登百尺樓乃列萬卷書
檐際

狎鳥鹿暗下假山湖所見靡不奇最奇在此株
遠條合異葉老幹怪有餘朕腹大十圍洞開門
作衢頗堪長者駕最曳野人裾我王老好學天
下蚤有譽壽母兼令子人間樂事俱菊英映金
蟲萬年歌盈闕噫嘻此一株南山枸與樓

華陽郡王生日

艤舟脫復爲王留喜值皇初載一語新舊詩篇
識甲子去來名士足春秋風流晚益佳事壙
壑年來得遠謀髮欲黃時更有母古稱朋壽應

誰傳

十一月九日初度底武昌投督學高彙旂
家在洞庭西破浪過湘漣舍舟買竹輿陟陝與
聯總騰山復環山犬兎私自憐楚道較甸難不
比上青天夜來聊假寐鳴雞帶響泉奇松與怪
石征夫未周旋饑人結伴來每隊輒摩肩我心
發百憂俯仰憶昔賢沿路嗟且食杖頭無餘錢
群如窮轍跡意在學神仙又如大海在日夜走
變川男兒志四方到來應孤懸

同袁徐子客澧陽雨中見過袖出顧眉生

蘭一卷灑然有致帋尾數字更類老人
兩堪把玩詩以識之

臨卷知名手况傳是麗人離風見脫弱和露識
肌勾花應爲香祖卿疑亦藥身畫嬌書自拙在
我愛惟切

薛諸孟評顧眉字不如墨蘭蘭不如其眉

輔一番風雨遂爲天涯芳草當時不幸者

豈惟眉耶

某子若孫皆從予遊

曾共巴陵酒一尊。更傳耆碩得泉源。香山老去
座嘗滿。康節花時轍。遍有去國十年纔。甲子成
家萬卷付兒孫。悠悠澧水歸帆急。莫載南臺歌
到門。

周子高子相愛補明經殊自咲年逾三
旬僅生兩女四壁皆借未有室家卽賦
爲比合成三歎

志尋獲尺浸躊躇自笑平生事事疎尚未生男

比衛門食有魚知已一人差不憾于死今兩見吾廬

壬午詩

年三十六春二月去澄送別周子于公安江上夏五月去武昌冬十月歸詩多作于武昌

題扇頭美人二絕句

脚踏青蘋手在肩纖腰半折自周旋江澄月滯
身無賴疑有伊人在水邊

薛諸孟評
身無賴三字刻

其

却爲爰稠難情墨。爰將衣澹帶餘紅。閒看一色

水。生。于。水。中。

下第劉廣乘約遊匡廬寄詩見懷和韻

摩揣燕烏意總疎賢良隊裏足逃虛慚無老母

猶三北憐有家兄亦倚閭正氣人空憶慶曆新

詩自擬過黃初峴山稅得同鄒子各著平生未

了書

贈張總戎叔姪

侯封何事偏投筆百戰功歸萬卷身轍跡靡窮
山海志風流全是竹林人千金屬惜凡三致一

劍銘心不二臣。旅力總推賢者事。仗君我得作
開民。

壬午下第爲督學高彙旃留修楚志時先

君子以布衣秩祀鄉賢詩以志感

解棕向武昌。蒸餗歸靡靡。披裘理篋篋。髮書髮。
敗泉。嗟非天下才。三北果何以容身。五六月客。
舍四三徙。周旋絳紗前。夫子仁且美。每事載色。
笑終日。俾筵几。燕莖豈爲隄。吾道獨參唯。天下
人何限。任我滅與否。所見或頗同。一咲聊相視。

校簡集衆思。搜微入楚史。先代古逸民。夫子定
肇祀。嚴氏豈顏曾。兩世門牆裏。感子恩同天。敬
子鑑如水。子初愛予才。不才愛不止。子初重予
廉。受子賜更喜。膚髮非予有。區區到骨髓。天乎
倘予憐。爲子介繁祉。

同毛恭之武昌歸來寄詩見懷奉答

天下走虛聲。文士相周旋。盈筭購纂要。下筆善
叢綿。奇字便揚雲。新裁已班堅。方圓纔千里。前
後未百年。各各稱名士。井底蛙堪憐。獨子薄不

爲時室。自始妍顧予。非巨海。日夜走支川。敬子
因內慙。心遠復地偏。劍龍終當合。黃鵠與蹩躄。
初徙室同巷。再徙榻同眠。唾洩皆如貫。餐寢非
徒然。文成各見草。黠竄畧無嫌。信口皆封事。相
戒且慎旃。同舟常卧語。分路遙顧瞻。帶甲滿天
地。惠思裳未褰。我心惟毛子。君亦曰惟嚴。天下
人何限。予汝獨鸛鵲。

和恭之十絕句 有序

戊寅春過南岸爲毛子恭之一宿去庚辰

後集

冬遊江陵與毛子相遇于塗次壬午秋下
第同爲督學高彙旃留武昌修楚史可兩
月同舟歸歸來又兩月矣言念毛子不能
盡忘作記事詩十絕句適毛子見懷十絕
句至書此相報微雨薄醉大暢所懷不知
其言之無忌也時立春前一日

初過南岸正驛驛午後加餐意最微一飯庶幾
予不俗傳君客至未開扉

其二

再住江陵既半旬。逢君逆旅夜方晨。三年別後
黎明眼。良以方知是故人。

其三

頻年鼓瑟不支餓。晚策賢良都未非。失却鶴聲
天上句。幾人衣馬既輕肥。人有病楊衡句得第者衡呼同曰一鶴聲在上天句在否

其四

幾事胡塗思呂老。兩售庸妄憶陳同。閒看時章
如此。與子長嘆客路中。

後集

隔壁連床夢不知。酒醒夜夜恰同時。或商明日
登臨事。或念平生某句詩。

其六

戲謔每援江左語。感懷常憶杜陵詩。有時相視
默然裏。遲久同聲措一辭。

其七

清白聲曾見布被。卞和淚欲濕斑衣。長貧如我
天涯。得子偕窮覺達非。

辭評孟評 自伸我應何知天夢

其八

今事清通如古事。野臣辛苦過官臣。逢人莫定
毛生論。只道嚴生已上人。

其九

同舟十日乍分舟。君自溯潮我溯游。和氏淚乾
今更濕。與君共怯到家愁。

其十

生賀死熊天莫問。黃刑楊賞世同嘆。年來若有
避人草。舟泊燈殘獨汝看。

後集

癸未詩

年三十七二月朔日聞賊破邑予以正月十八日挈家入山自三月至于十月家在一舟週遊南山兩渡洞庭旅寓濱陽芷江之間十一舟返南山亦未或默突也請所爲詩皆流離之詞爾七月廿四日渡洞庭廿三夜設簾舟頭得明入地中內難而不失其正從此奉奉服膺矣

元夕爲友人初

瀟湘詩集

三

後集

十載擁旄節廿年七夕至今四十人間事
畧舉詩成鬢未霜黑頭心自素同君作賦才獨
我莫比數慧減福不如造物詎無故下第視解
綬都在彼岸處一官正舟中長風君自渡子勞
我未逸車笠各有路我聞壽者相遠離愛與怖
無畏生不情長年理兼聚君才如麟鳳正氣豐
毛羽百粵昨日來明日辨河去火蛾嬌欲試春
酒滑且醅馳馬已在門縣孤君其庶

寇警出城題舜堂

聞警葬母氏挈家入舟故五六句云云

試問空城去何年回不回宅存知己築門待太平
開土室幸無母浮家畏有孩赤眉非足患徒惹
大師來

待寇不至有序

嘗讀唐史臨淮王討偽燕檄河南繼官吏
避賊閉無留入痛亦訝之宋史徽欽時國
君不死社稷臣子猶與城亡可敬也臨安
末詔令天下文武官吏出城避賊毋濡滯
遂爲振古未見之可項聞寇犯汴梁累月

瀟湘詩集

三

後集

不有退適河失城遂被汴臣擁親藩渡河朝
廷置失地弗問顧以護親藩功得超遷諸
藩葉待罪者一日驟擢數級視宋末抑又
奇荆州聞警則擁親藩入舟城空七日寇
然後至荆之奇視汴有加爰是南岸一帶
皆隔江設圍籍俾寇不煩兵視荆較又奇
華邑僻隘城空二十餘日不可得寇奴人
先去男子留守雨雪不絕饑寒薦至予乃
作待寇不至詩予之奇又豈振古或見者

平

自古繪流離。男後女趨前。今日想當爾。滿城解
自懸人家。皆寒食。屋瓦無縷煙。殘雪不肯動。露
深與連綿。大明三百載。如不耐治平。貧者苦富
耀。猛虎歌廿年。夢夢愛一亂。不啻渴奔泉。相顧
粲然咲。我獨涕泗漣。吁嗟空城去。詎復望言旋。
指顧千萬戶。荆棘與爲緣。予室初落成。牖戶尚
未全。工匠斲去門。親售正盤筵。幸爾物無多。四
壁亦堪憐。古人負閭望。寇不如其屋。其次具族
瀨園詩集 後集 三

十舟詩 有序

崇禎十六年。寇據華邑。東山義勇失利。同
張子蔡子。挈家渡洞庭。遇曾聲子。孫士先
于資陽。旬有五日。則星沙告警。時于先

子蔡

以病返華容。高若公達張氏父子客死。予同土
先聲子返棹湖上。結伴漁家。水涸乃歸。計
舟居二百餘日。烽煙在望。進退靡依。作詩
十章。並限舟字。

其二

漸老洞庭宅。時危始汎舟。無家愛網集。有吏共
荒投。何處秦堪乞。空憐韓在仇。浮名逃未易。巨
澤勝山幽。

瀨園詩集

後集

其三

親朋同汎宅。兒女解操舟。依岸方樵爨。乘風每
臥遊。漁蓑如比屋。故國自哀丘。涼室平生意。曾
懷今日憂。

其四

如兼巢與穴。風雨並知愁。假寐和蓑笠。鳴榔狎
鷗鷗。得鱸因問酒。愛岸卽移舟。去住皆非策。湖
洞更溯游。

心任去留

其五

長途前且卻。得伴亟開舟。所在猶崔子。無聊憶舊丘。中流頻問信。暮雨最知秋。終覺歸非計。跼蹐賴石尤。

其六

結伴依沅芷。同憐家在舟。陟岡嗟伯氏。解纜怯東丘。雨積江如夜。波層雪蚤秋。中流惜子別。相顧恨名浮。

瀨園詩集

三

後集

其七

四維天水合。魂斷一孤舟。伴失投漁侶。服微與僕儔。晚汀浪細細。罷釣棹悠悠。枕上頻占夢。故園冠尚留。

其八

三句湖上市。一路蓼花洲。將寒未寒歲。日歸不歸舟。乘流皆袖手。近岸始梳頭。落日南山見。鄉心去莫收。

其九

且愛兄來遠。曾緣樹在舟。終宵卧更語。相見意同憂。側耳王師至。安心壯士羞。太平如坐得。勝自我封侯。

其十

兒曹投岸宿。我獨一虛舟。登浪知長夜。終風見杪秋。愁腸念老友。丘首弔同遊。海上情何屬。凡今學信陽。

薛諸孟評

十詩曲盡情景。我昔暫泊已不

堪况經旬乎

瀨園詩集

三

後集

益陽舟中毛恭之書至自衡陽見招

項尾從知匪式微。同仇幾欲賦無衣。布帆肯向衡陽表。與子偕遊可當歸。

濱陽同于先

仍是湖邊市。淹留賴衆芳。山稠徹夜響。桂老隔河香。蕭緘依巖屋。便宜愛竹床。携家同老友。不記是它鄉。

齋齋旅次

濱陽無地主。客路喜偕翁。傍水城宜閣。隔河香

在中人兼隱市野家。仁溪西東相顧食如我。僭窮勝獨通。

重陽前三日洞庭舟中和曾聲子韻

久泊江城下。還來大澤中。野思人外。竹近石尤風。舟楫家非累。樵漁路未窮。東陵在望不。解涕何從。

記夢

山中河上自翹翔。借伴親朋。敗鄉。白日何堪。頻玉桂。赤眉。行且然。微桑。座頭先得鄰家月。坐。

瀨園詩集

後集

上難看客舍。霜昨夜熊。應入夢。應憐苦李在途旁。

小里聞警

人在南山南。家在南山北。落日南山見。日歸歸不得。

歸自沅江

諸兄哭未卒。獨姊更云亡。所遇兵餘疫。誰言雪上霜。期功服不次。新舊鬼成行。客路曾占夢。還家却斷腸。

甲申詩

年三十八。苦寇苦兵。循環不已。轉徙異狀。饑疫交作。自春徂秋。不敢去。妻子于百步之外。所至輒除地。視書獨作詩。無多耳。

寇退寄毛恭之

兩年憐墨突。今日問吾廬。雨歇林無雀。春歸食有魚。漸收既去僕。喜看不全書。念子猶行野。言旋幸莫徐。

贈楊季可遊擊。華邑。冠。再期。仗季可提。

瀨園詩集

後集

兵克復詩以志感

百戰微君力。斯城諒可吁。漢官慰野叟。江表賴夷吾。陣罷鉦鳴耳。功成鐵在膚。羽書愁未歇。相對澆投壺。

贈內 有序

癸未春辟寇沅江。喪二婦。甲申夏。三婦亡。賤累哭不可止。夜雨薄醉。待家僮輩。買棺不至。走筆爲詩。憶昔余初買妾江陵。有友書來問室中容否。余荅以女中堯舜也。但。

聖人吾得見。不知得見有恒否耳。此刻舉以相嘲。

知人古不易。近者在門屏。偕爾二十年。初知才與性。生平不識字。書卷頗游泳。中夜猶灑掃。几案有餘淨。墨汁酌濃淡。俱我學草聖。去春喪二婦。沉疴舟成病。今夏三婦亡。號泣何惘惘。湯藥二旬餘。晨夕耐負負。不必初能然。後悔亦可敬。常存後悔心。爾德容易盛。有恒如可見。無須更見聖。

瀕園詩集

元

後集

薛諸孟評 詠氣乃似六休

方虞子書生有勦寇功賦贈

同仇嗟我意。美子獨稱戈。刻字留鋒鏖。論文書斧柯。中山書欲滿。渤海劍無多。衆口從來事。功高如汝何。

山莊寇退喜和夫姪結廬莊畔

侄有父仇未報

賊中辛苦盡。渺渺寄墻東。湖上峰無已。人閒世莫同。文心如海外。耕野自盧中。鄰買逢諸父。相忘路在窮。

賊去兵來循環不已。不耐流離。聚南山之

衆。結壘自守。

司空谷有魏第五險。堪支騎射。聊全命。樵漁足待時。麻糲天子遠。皂帽野人宜。要識同仇在。太師與赤眉。

瀕園詩集

元

後集

乙酉詩

年三十九春正月自鄂江下金陵無何城陷
憩錫山汎太湖走武陵轉新安取道南昌歸
還家更苦兵轉徙南山北山之閒

東陵收亡兄中子骸予同母十人亡其七
中子男女六人亡其三

幾曾垂涕不云然料得如弦在道邊官具賊腸
壯士死弟收兄骨路人憐十亡其七嗟同父六
僅存三况失天不用吾言今倘悔尚堪无咎到
瀨園詩集

黃泉

小孤山

惟石成奇翠小孤異可嗟疑誰曾落帽咲比既
殘瓜嵌似經刀斧雲因有室家潯陽衫自濕不
是聽琵琶

馬當洲中

王勃舟發于此

飛去雁鳬舟且泊搨來荻笋夜加餐馬當較比
匡廬好莫道長風送子安

洲中

匡廬風過小孤寒更住馬當細細看削破一峰
山似壞合成二險路真難中河爲岸無安枕臨
饔方樵得晚餐辛苦賊中來最遠麻鞋寧愛淚
餘官

初至白門同魏蒼雲袁任子王伯微袁爾
臧遊高座寺

周道羣瞻此日新笈書失却釣竿身沿途茱藥
頻投午下馬逢觴得舊人館舍經心到岸客鶯
花適意未歸春同遊述作皆陶謝慙我吟成過
瀨園詩集

一旬

和蒼雲三月十九日韻

先帝忌日

竹杖芒屨涕莫從舊京彼黍憶蒙茸山頭羣泣
天邊鴻城外難聽夜半鐘朱石闕臣誰自屬落
星酒伴幸猶在烽煙處處歸無路爲卜三茅第
幾峰

白門送別蒼雲歸武陵僑寓

邂逅帝鄉共煮微無家猶喜故人依愁予在病
疑非病看子言歸不是歸辛苦拾遺來更去徘徊

荷玉局祿方饒支撐時事尋常有得使勞臣老
釣磯

壬午春周子彝仲以澄刺史遷職方予送
別于江上明年予苦寇于楚又明年周
子苦寇于京師不相聞乙酉春相見於
南都司敗之內時周子被逮三日適予
至則具疏請命周子賦十絕句見贈奉
荅五絕

一歌一笠遇三期祝髮全生脫赤眉今日相遭
瀨園詩集

病且獄當時茶苦得無餘

分憂黨禁思皇甫偕訂經書憶夏侯請室連床
千古事幾番驢背載余禡

絕口如何兵且寇甘心畢竟濁投清夜來封事
真流涕何止爲君控不平

谷風好友非知己常棣良朋是路人却憶君詩
舊有句慙無政母尚食身

末句周子舊詩

報生以死非能死同苦勝甘不肯甘知己只看
君得我辟如生女不生男

金陵和周子歸隱韻
涕泗關山卧帝都天涯大半是荏苒益知梅福
真吾侶果愛桃源何處無但得生男便祝髮詎
須變姓始全軀我終不飲君初戒同看人間醉
復沽

宣城沈公級同客白門以文集見示

江南文酒客非貧更藉傾皮過一句光滿皆言
雨後勢力全最得夏侯春孤鳥却賴君攜手陽
春何知我有身遍地同仇今日賦野臣涕泗過
瀨園詩集

官臣

聞警出京走晉陵投高榮旂

祝髮幾番眉欲赤擔簦千里眼猶青渡江烽火
從來事不礙西巖奏德星

辛苦賊中傳既死踟躕子在特全生相逢攜手
歸無路離黍何遑泣舊京

吳中北傳子元問子
有年見驚疑是爾魂

之句

太湖望洞庭山

誰將楚水字吳山萬頃孤舟人未還夢到洞庭

家可得知身在太湖間

朱紱公招遊秦淮分臣字

舟滿皆吳越。憐予獨遠臣。鄉園久陷寇。消息頃
非真。水漲樓垂釣。枝橫柳渡人。物華民自寂。傾
耳話逃秦。

姑蘇過子胥廟

橫刀短後渡吳江。絕似蘆中人去鄉。歸楚淚如
出楚淚。夕陽捲雪自蒼茫。

西湖三宿時杭城且空

瀟園詩集

卷三

浪集

錢塘門外問西湖。指點六橋一事無。柳岸掘來

成地網。書舫屋去載人浮。

城頭鈴柝事須更。城下荒涼水一隅。隄畔鳬飛

葭葦。得到來不信是西湖。

疑逢豪士貂殘後。似對佳人髮短時。搔首樓臺

天莫問。國亡何速我來遲。

幾載鄉園苦亂離。錯將星礎伴妻兒。只今客路

投僧伴。頂趾區區總莫施。

薛諧孟評。我十餘年不至建康西。冷者畏

日中見此又多一冊涕淚也

臨安過于忠肅祠堂拜而哭之

莫解何由寇遂成。恰須痛哭一先生。事同已已
較難措。路在臨安似有情。退謀誰堪攝帝遷。
岐料復向杭京。公愁衆口傾方定。衆口于今未
定傾。

薛諧孟評。公真可痛人

自杭底撤途中即事

終朝絕險谷非空。一路繁華山色中。擊鼓相逢

瀟園詩集

卷三

稱老客。本鄉人與異鄉同。

新安道中

且收亡國淚。愛此路非窮。千里市爲野。萬山谷

未空。物華星在動。巷永夜方中。不解流離子。豪

遊得意同。

武林道中

十載思吳越。百憂向此過。家因國破建交在。路

窮多。慰僕頻投店。追程畏渡河。逢人疑楚客。惟

問寇如何。

京歸莊次盡焚徒宅有作

去已無家別來歸更自憐。秦人獨有火。杞國果無天。倦鳥臨巢破。冥鴻因弋全。泊舟旋徙宅。辛苦與爲緣。

和黎子見贈韻時予南歸爲子雙士先仲

清席之文伯。柱河子來亡友七人作木主。置座側。忽黎子歸自燕京。辛苦賊中。同歎不已。

友生嗟木主。天外得君過。國破都還里。巢焚共

源問詩集

卷七

後集

借柯歸來賦爾耳。老去句如何。未火書猶幾冊。逢答問多。

丙戌詩

年四十。僦居東山銅磬里。楊民部祠堂有靖廬。社可七十人。又東山詩社五六十人。然同調絕少。詩皆山居偶成。

飯牛

垂老生謀在一壘。蒲韉犢背自周旋。山中倘入當時夢。不舉宏詞舉力田。

食笋

竹園僑棲過幾旬。簞龍入戶掘來新。金剛一卷

源問詩集

卷八

後集

全家熟有髮僧偕女道人。

將徙桃花山。借壻張孟倫。莊次獨喜薄近。

程或委用廬字

舊人零落淚無虛。潤絕君家谷口廬。閒却雲中思。頗牧如臨活。鯉憶枯魚。

應向曉巖結草廬。獨愁地僻故人疎。何知過嶺皆吾友。昔日城中宅不如。

破巢是處得吾廬。豈爲昏因就爾居。開口却宜未老伴。細心好著不傳書。

爲索逋所苦

英雄失路莫誰憐。漂母原來亦少年。一飢不殊
勝下獄。千金正復費周旋。

四月十八日。先君子初度。是日爲夫子忌
日。

先聖歸全日。先賢初度時。杖頭聊俎豆。絮首故
威儀。國破慙膚髮。親亡慰亂離。靡家山色裏。魂
返嘆何其。

山行

湘國詩集

卷

後集

獨步窮幽際。盤旋細可尋。杖垂花有力。巢近鳥
無心。雨勢臨山急。春容卓午深。情移身在海。何
處肯知音。

和玄石見招韻

老伴凋零久。知新賴有今。鹿門人外宅。蘭谷晚
來吟。秫熟皆予社。詩成獨子深。句時葉倘落。相
與一開襟。

其二

輾轉吳兼越。還家得汝同。破巢歸亦客。失路句

尤工。谷口巖皆借。漁津漢莫通。突黔山徑熟。相
見待秋風。

輓友人絕句

有叙

余友有官太原。陷于寇者。歸語余曰。不得
爲臣。姑爲子。亦其情也。無何。遇害于兵。
予哀而輓之。時山居。爲亡友孫子雙穀。係
士先慤。白仲清湜。王席之之珍。卜馬文伯。
責良。王柱。河嵩。祚。羅孟求。賚。置本主。凡七
人。及此友而八。

湘國詩集

卷

後集

賊路全生恨。莫死還家却死。不如生。從來造物
違人算。一個頭顱兩不成。

稅。蚤麻。便杜甫。居然給事亦王維。大明律不
同唐律。只許君將溝瀆知。

我正南歸汝北歸。賊中淚帶到家揮。飄零老伴
纔朝露。不道崇朝露又晞。

本主良朋計七人。更添君座淚全漣。黃泉料得
相將好。我作桃花口外民。

薛諸孟評。我自哭周旋。卽戎首亦未免有。

情況有從哉

初度

幽蘭寒谷許誰憐。四十蒼蒼髮故全。河尚可清。惟愛壽山非有。曆自知年壯心曾幾。忍投筆老。去還堪舉力田。細數古人輸我處。知非較在九年前。

九日友人載酒見過

宿雨身無賴。山邊水一隈。倚門望酒至。題檻守花開。野菊荒存萼。高松老見才。四年無九日。得

源甫書集

三

汝一卮杯

和傅延子見懷

世事惟烽燹。經年守一谿。服微家在宋。人野語皆齊。園借還堪灌。書成只自批。隔山友更好。詩半與同題。

其二

尖點山漸好。一二野人來。座每爲僧滿。門因送酒開。蘭幽只自。松老故多才。莫解此中意。聞

皆同一隈

丁亥詩

年四十一。仍寓祠堂。山棲無事。刪改舊詩。願永作詩。間有句。亦不成篇。自春徂冬。裁作詩七首。皆應酬事耳。小除後。偶成十餘首。則集兩載。山所得之句也。

春日同元之宿玄石齋中

隔歲幽人約。濛濛度歲岑。盤筵遊子足。燈火故人心。願死生。非小懷。憂樂待。尋殺機。天地滿。惴惴夜來深。

源甫詩集

三

後集

其二

宿霧身全是。崎嶇路半非。高岡就雨脚。茅屋滅風威。秦火書猶爾。漢官子庶幾。清晨携襖被。不夜亦無歸。

張大千

生子

借宅誅茅老自疎。何知兒女忽盈虛。平生方冶歸烽火。努力從今著父書。

偶成

五載飄零依一舸。掛瓢今始得中阿。大司謂者
時通客。虎執金吾夜未過。隙地桑麻留徑小。饑
人草木識名多。衣冠問世全非昔。不改人間笠
與蓑。

輓孰先家兄。喪亂以來。同父十人。存其三。
復失此兄。悼感不已。

有子兄非死。亡兄我未堪。無家四載半。同父十
存三。鴈字悲漫滅。鴿原憶樂湛。黃泉如可問。考
妣故多男。

海國書真

山居記事

跡削聊如夢。突黔里自親。蜂龍斜入室。蒲鶴
半依鄰。展卷全忘我。臨餐始覺貧。晚晴山帽落。
高蕙遶茶蓁。

其二

我亦逢其適。詩云士也驕。蘇肥平米價。鶯小亂
禾苗。枕石身無賴。懷沙意故遼。寄言利涉者。無
事苦招招。

其三

蕪下賃。非擇東。阜來可嗟。無歸人結伴。投宿處
成家。蜂豕吾能老。求羊爾自嘉。同憂聊當樂。相
與度幽遐。

其四

倦遊列禦寇。鄭圃老應安。偕隱離肯菊。孤芳谷
自蘭。泉常先雨動。露每得雲乾。天將雨。泉先出。月不朗。則無露。
山氣晨佳夕。披衣獨倚闌。

其五

天半宅非路。老人力在筇。幽遐隔歲雪。高澹晚
頽陽。詩真

年松芒屨知居士。蒲車矢容備。自知骨未貴。或
許酒泉封。

其六

自笑巢依鵲。誰憐國在螭。偶成句自好。人迷酒
偏佳。木榻行穿膝。蒲鶴且慰懷。列仙傳未得。高
隱是吾儕。

其七

投止聊容膝。全生且絳鞬。溪聲嫌不絕。野語愛
無稽。門閉偏來客。詩成始制題。巖棲聊樸好。谷

口有餘畦

其八

久出如遊遠。還山天一方。瓜肥人愛客。林熟醉爲鄉。携伴尋龐老。移家就子光。從來高士傳。此日自徜徉。

其九

野老人羣裏。無端爾自尊。泉鳴徑入室。虎退始開門。愛客先謀嬾。過鄰許抱孫。明年備木定。我欲灌君園。

頤山詩集

五

後集

其十

山下還山上。前門寔後門。松鳴如動屋。鄰遠不成村。和茗椒薑好。加餐薇蕨存。烏皮時拂拭。落葉白盈軒。

薛諧孟評

十詩不讓斐中諸詠

戊子詩

年四十二。仍寓祠堂。休夏奇峰巷。斷絕人事。自六月病瘧。至除夕不止。間一視書。所得無多矣。

靖廬訪山谷

鑑湖乞未得。仙徑借還宜。月在黃州小。雲因白帝奇。軍持泉給濯。服匿醉支餓。百口難羈旅。美君獨自炊。

其二

頤山詩集

五

後集

途窮却選勝。得此足棲遲。樵汲皆稱貸。瓜蔬或拾遺。畧聞增外史。野服舊朝儀。點點春初動。相期辟暑宜。

偶閱向來制莪有作

百家諸子盡朝宗。萬斛泉源直盪胸。細數平生無可恨。漢家自欠一侯封。

薛諧孟評

唐制科狹故第一流如李杜者

能得人如此

皆不與宋少寬故與列而不前科日之不

癸未辟寇沅江過徐松濤于江上戊子王
又宜見過松濤寄詩見懷步韻奉答

零露沅湘一葉遲。流離今尚賦無爲。哀哀土室
歸來事寂寂。新宇望裏知止屋。每逢爛額會破
巢。恰值倦翎時。爾音天際從誰得。賴有剡舟到
釣埕。

江陵王又宜見訪

十載曾知我。借園詩宿君。歲肥周莫粟。裘敝漢
誰纒。市遠聊鷄鶩。春深足荻芹。一江烽火隔細
瀾。聞詩集

訊所傳聞

訪山中故人歸賦二十一韻

伐木嗟黃口。班荆憶白門。蒙茸人躑躅。襟抱各
潺湲。萬里無黔突。微軀費楚焮。時危知世小。罔
破見君恩。辟地詎云宦。全骸已斷魂。綿憂發自
昔。旄落使空存。瀕死心全細。偷生髮半髡。聚山
予未室。買隱子先廬。宅在投金瀨。竹如折柳樊。
蜂窠人外世。虎畔屋成村。宿火皆燒葉。全家盡
濯源。多男翻愛女。遠子獨携孫。咄咄知無賴。招

招率爾蹇。借來榻。豎壁乞得酒盈樽。痛飲疑河
朔。加餐意凜屯。米家船在几巴。國雨飈盆。顧盼
纓無力。踟躕炭莫吞。荆卿咲且泣。彭令辯忘言。
分手一長嘯。趺然篋與墳。

薛諧孟評 杜韓之間可使不門。失險月使
讓奇

華簫

編草孤茲窟未開。鬼車端復問天台。七旬已足
東平樂。九廟空餘壯地哀。變姓且投遊子刺。浮
瀾聞詩集

家爲覓故人來。紇于脫得飛生處。便向沱溪築
釣臺。

明君怨 有序

明君怨自怨也。初自求去。無預它人事。
凝粧越席意。關氏萬里琵琶恨已遲。只道漢宮
命便薄。何如薄命漢宮時。

奇峯山偶贈

閭內如傳舍。入宮獨爾宜。沐膏還掩鼻。偃蹇故
齊眉。太傅遊非樂。隆中卧可思。捉裙憐自薦。苦

李寔多見

病起

二壁垂三伏。秋深瘴始除。心慵跡不定。婦病室如虛。几案惟依榻。橫斜暑視書。寒山無一事。倚杖課園蔬。

寒食上先大人塋

大人祀鄉賢故七句云

攢篁失路淚潺湲。烽燹無遑過墓門。樵採曾誰憐。柳下衣冠。似寄桃源。家靡室。魂何託。作佛作仙。骸自有。廟祀只今。嗟屋社。瓶罍未罄在。

瀟湘詩集

五元

後集

兒孫

板橋

煙霧古橋裏。行行涕自潛。廟存疑魯殿。村滅爲殷頑。大漠風看雨。斜陽水動山。異時冠蓋里。今夕路何艱。

上巳溪邊小集

谷口行三載。茲晨春色多。山穀還膾鯉。異味是烹鷺。老去逢初亂。醉來憶永和。石橋水自滿。橫卧任人過。

暑夜同彝史宿壑山軒

六年嫌瀟絕。是夕取同携。孫阮相笑。踞高荆。任笑啼。酒闌欲河朔。蕨滿自山西。獨憶尊君好。高懷與古齊。

戊子除夕同元之住奇逢菴

頻年共此夕。今夕意區區。萬感集窮谷。浮生過半途。鄉鄰費應接。方丈任踟躕。石路行還止。入山日已晡。無歸憐友老。絕頂見僧孤。燒葉中宵冷。聽松一事無。歲華惟有雪。人定却多風。瀟絕

瀟湘詩集

卒

後集

人間世。詎知我有吾。破巢行七載。完壁僅微軀。瘧至日。幾半瘳。生步莫趨覆。瓶消旅力杖。節變頭顱。已覺夢占夢。何妨觚不觚。無人蘭自谷。有美玉誰沽。龐叟將棲宿。宗郎莫畫圖。我行甘橡。和君尚憶蓴。茲今夕知何夕。與君天外俱。

薛諧孟評

刻畫處浣花溪處亦輞川

已丑詩

年四十三自銅鑿東徙五里爲宋家山方塘
古樹築室其間顏以鹿床顏自得也九月舉
子十一月渡江訪故人李共人王季豹于三
湖月餘歸

題松月齋

愛看松月屋西東更結茅廬一望通下手處皆
從石上素心人盡在山中荆客得幽時賦劉
柳相憐晚歲同欄外饒堪杭且秣莫教產滿却
尊空

瀟園詩集

卷二

後集

其二

曾賦廬山高未高無多屋宇自閒勞數峯青處
堪尋謝三徑叢時欲姓陶影底人如魚在藻濤
來夜是鶴鳴皋西園獨許留文舉願共言言慰
呼牛

題武委自怡處

入山意自永柴架故勾勾石岸聊當戶松高不
礙人東頭分令弟北而總開賓渚隔予差遠來

偏比衆頻

已丑入口入桃花山集飲諸親舊宅因足
病還奇峯菴偕耳菴五宿其上

汲谷人皆舊披襟我不違新年相拜手老疾忽
驚腓斜卧臨筵几孤峯扣板扉半人難作客無
主便如歸杜李應同被頗楊且並飛竹幾度絕
嶽水偶任寒霏望止云松是到來覺路非終宵
予與汝明日客無稀雪裏逢初度雲端識少微
臨分還袞袞既遠尚依依此會堪千載奇峯亦
瀟園詩集

卷二

後集

庶幾

薛諸孟評·儲孟之間

同友人宿權齋

洞庭涯際便林丘水自深深山自幽屋宇無多
煙欲直園田皆借宅如郵詩同維縉咸交迎歌
彼虞軒未食周恰有醉眠人共被夢餘各問我
何求

薛諸孟評 神似輔用

家兄士千約山中友人及予爲石門會飲

鼠且故在夜。鳩遊必待雨。乖崖恨太平。習池樂
典午。人生貴適意。諒彼各有取。流離今七載。翻
如適樂土。四壁借成家。萬事廢莫舉。皆無如。皆
備百慮歸何所。招招忽翠羣。共與甘荼苦。所在
足眺聽。終日具雞黍。家兄喜手談。黃髮叫而舞。
餘各奏爾能。和約迭賓主。會而月凡三。屈指人
纔五。徂徠如已多。地肺如少許。過嶺杖桃竹。席
地簫芳杜。吁嗟天步艱。相戒力無努。親舊皆拱
木。我曹尚麋麋。安得不喜樂。淵然此仰俯。

讀宋史有作

宋祚歸大海。義士捐慷慨。文山自就義。詎煩炎

午速書生。匹夫爾但解。愛溝瀆。在國在野莫非
臣。死辱何應獨。粹笏自家便。肯媿陳東責。人必
須作召。忽君不見。齊光之難維。崔杼勇。嬖頭顱。
卒與俱。乘馬越境陳。須無不灰。不去晏大夫。令
各到今衆。不如又不見。九十餘人傳高士。人人
京跡遠鄉里。不如後來栗里叟。閨門兒女各自
美。乃知人生各有遇。千秋之論原自恕。高厚無

不可。跼踖者莫措。可死。可無死。或去。或不去。

友人移居桃花山

天半宅無幾。人間世在阿。荒荒鄰舍遠。戚戚舊
人多。投老宜高岸。療餓仗早禾。借柯予倘近。晨
夕許君過。

友人種樹山中寄問

知君宅在雪堆莊。遶屋扶疎百和香。桃爛行行
疑洞口。菊苗日日是重陽。歸來插入陶人侶。老
去翻因無事忙。淵底保無輕薄子。須全與醉

爲鄉

種桃

最憐絳雪久。蒿萊移向書巢作。一隈地近武陵

溪。夾岸人如夢。得去還來。信風輕薄無同柳。凍
雨踟躕且後梅。終日閉門坐自滿。短竿造次促
君開。

種菊

墾山芋栗舊盈廊。更挿籬間菊。幾行夢滿客應
知。冒雨苗移人已意。重陽從今賜姓。非陶氏共

爾長年到雪堂家在石門天半裏不須九日問
高岡

歲已丑行年四十又三倚寓東山四月舉
外孫九月始舉子詩以志喜

抱孫剛抱子自喜自憐時萬事詐云足五湖約
且遲敢曾勞孔釋聊復託裴箕愚管無煩視似
翁即可見

其二

一枝聊借築微禱忽盈廬宅相地非擇珠生蚌

源園詩集

後集

自如會須愛紙筆敢復計門閭笈底存殘帙從
今是父苦

江干行 有序

吾友王季豹少孤事母氏以孝聞頃辟地
淩中母氏年八旬終于天門已還渚宮自
渚赴淩扶觀歸烽燹連年樵采無驚地下
兵戎滿路去來不礙人間數百里將恐將
懼易其有極五十年大慈大孝乃克令終
一時同人輩入托廣被咸致詩以記其事

昇登堂十有六年矣情至無文愧屬和
思中原之白骨凡幾嗟西華之青鳥獨全
匪言弔直言賀言頌云爾

江干舊有王君宅車馬盈之藉古力須臾無可
有不可南山之南壯山北流離百口裁十口艱
難尚有八旬母安適歸兮聊爾耳有如此才應
不偶身將隱矣正復文笈底筆硯不肯焚奇字
人人載酒過客星處處幣還纒仗得同心有母
氏畢竟姓字齊杜李母既完壁付名山見亦黃

源園詩集

後集

冠歸故里一死一生腸欲旋回首劬勞五十年
架土周官與漢書門前冠蓋盡豪賢權將短後
易經續挾彈仗劍管母回瞿塘秋水一夜消迷
顚告成淚眼開生芻一束且千里詞人結伴歌
且詠沉有芷兮澧有蘭一路人言王孝子

三湖住李共人園

東山投老意全非不了文心叩爾扉人外可容
笑且泣籬邊已得望爲歸高齋故結兩人舍微
服聊同衲子衣總未成名學未博輪君何獨在

輕肥

沔州道中還共入園

荒荒極目盡黃菅。萬戶傷心路自難。大野偶餘
失伴雪。孤煙疑是到家山。歲華漸欲催遊子。日
暮偏能低客顏。君馬君衣君借僕。仍歸君宅意
援援。

沈旭輪書至自京師

漸安瑟縮足幽尋。萬里誰從獲爾音。時會處周
正得志。天涯蘇李更同心。夢將佳處累無熟。月
灝園詩集 李七 後集

較明時夜自深。生世幾何聊適意。莫全是古獨
非今。

暑中載酒延真菴訪王槐菴用僧字

班草歇岩得未曾。果然六月却懷冰。終年早帽
投誰止。絕世無衣賦莫能。雪上鴻知辟世吏。雲
中鶴豈在家僧。到來掃石爲衙舍。許我携觴與
共凭。

其二

文濤風流舊總領。晴川天際望層層。不堪身世

差雙鬢。且向陵阿慰。百朋滿地荒荒難。作客微
官處處只依僧。荆扉長掩爲君啟。咲比當年霸
與陵。

丙戌秋遇蕭子于山間。不見三年矣。予轉
徙如昔。蕭子買山築室。題爲聆踪深處。
東以致問。

憶曾飢顚語闌珊。驚道枯顏都一般。入耳問非
博物志。開心獨信作人難。鵲巢終日身如寄。於
角無多宅自安。千卷瘵餘知未得。許君高臥莫
加餐。

午夜獨酌 爲山溪

夜闌月淨松下魚。于菴散步獨提壺。更誰尋人
問三鳥。醉來長嘯好友盡。天涯羅家鳥謝家草
天下知音少。○軒聲四面蘿影斜。偏好萬卷已
無多。空餘得離騷半藁。一瓢酌滿搔首問青天
圯上老。南山陪世事。終須曉。

懷遠 天仙子

十載相知入萬里。烏旣高飛羅未已。脫身乾淨

便男兒陶令。脫莊生尾。我在山間。君在水。○幾處桃花洞口。裏板板。蛸蛸。人自美。一瓢徑醉已。羲皇門。且閉。天如異。萬里神交人外意。

偶感 一 剪梅

月小山高獨自醺。花一簌簌。影一簌簌。頭顱漸老。不宜人。昔頗予親。今莫予親。○畢竟千秋有幾人。乍見恩勤。到底恩勤。四時好處便爲春。冷亦何分。暖亦何分。

憶昔 漁家傲

憶昔沱干茅屋小。千尋竹影遮來宵。枕上落花門內鳥。知多少。只今惟有青青草。○記得當時夜較好。睡鄉須假醉鄉道。西後一卮力過卯。夢不到。國亡家破人垂老。

庚寅詩

年四十四。春出遊東陵。爲王子京見招。夏寓江陵。赴彭曠菴約。秋初過玉沙。遇馮密菴。中秋後。子京來華。以修岳志。選明詩見屬。同舟入滬。旬餘聞兵。携岳郡邑志及明代詩還。十一月廿三日。游兵搜牢。被執。拷掠無完膚。大。約門一開。不可復閉。遂僕僕道路間。歲晚遇兵。識者譏其生乎動也。并亦深省。用白媿悔云。

補遺詩集

辛酉後集

屏跡東山可五年。已丑冬渡江。訪李共人于三湖。庚寅春。王佩公見招。天岳歸來。旋赴渚宮。彭曠菴約。承見招。有溺臣徒自苦。餓夫空道荒之句。詩以爲懷。

此身葉同輕。吾家星在客。平生爲旅人。開元無阻隔。山河忽改姿。天地盡帶華。投老高士峯。桑。芋看尋尺。臥觀向平圖。鹿床甘離索。頃乃駕竹。堯舡。繼續所適。十月渡三湖。言旋已除夕。正月賣一犬。嫁女如償責。二月江之東。三月江之北。

自知洞口外。非復山中色。彩巾辭餘杭。而煖西園。席知已。古所難。寸心不敢不閉門。既已甚。聊爾見所迫。子若河與海。消消爲予惜。懷沙及遁。荒古入。果非策。予骨凡庸。詎遂薄一切。億兆盡無官。不必皆高節。心知不可求。只得云不屑。我身付子盾。子安卽我宅。古今盡旁人。要取我心懌。

乙酉秋過白門訪袁樺菴不值庚寅來守
荊州會晤記事

漢唐詩集

主

後集

我昔望白門。汎汎太湖裏。天下兩洞庭。吳山與水爾時大戰爭。孤舟亦靡止。君家稱詞海。時衆人自美。到門興豈盡。歸路假橋李。士惟不終令相識。荊州始。只應我心懌。如何公亦喜。爲我子于旄。爲我俾筵几。知已便故人。無煩傾蓋爾。深山已四載。雕蟲壯夫耻。稽古愧無力。寥寂想有以中懷。乍難鳴。莫逆空相視。

春歸前一夕飲樺菴官署限源字

總因博物愛公孫。問字何當累一罇。隨處公餘

皆別墅。入君官舍。足桃源。鶯花宿雨。吳江冷簞。笛依燈。楚客魂。小隱十年。今大隱。冶城堪臥在。西園。

代某贈總鎮某

廿載天涯託比鄰。微官仍共此城闔。萬方多難。弓初勁。百戰成名。刃尚新。聞國燕公。應保世安。疆叔子。自宜民。經營自昔。推賢者。客得予稱吏。隱人。

贈花叟同李共人尤厚汝余虎臣

漢唐詩集

主

後集

衆人皆濁。讓君清。百和花中過。一生造次高車。座欲滿。聽君談劍與吹笙。菊苗松徑自成村。人外交游幾到門。漢晉衣冠。澤不識。纔知市肆有桃源。

澄刺史湯右君見訪予適去天岳已復見

招未往寄荅

孔氏應同李。莊與孟隔域。同時不相知。千古人皆惑。傳君作賦才。一官稽古力。澄水座常滿。汎愛無倦色。先祖黍客星。我生不家食。獨君似滄。

洲欲至不能得子來我如避子招我未即我輩
總故人無煩傾蓋識

狂歌行留別曠巷奉荅見贈長短歌

周之方東楚客狂漢亦東京有嚴光楚之狂不
與聖人言漢之狂不知天子尊我生狂國復狂
家挾狂入荆異自嗟衣冠不略與世同掀髯被
緇世莫容君家兄弟歌且嘯我來挿入稱三妙
袞袞相逢卯過酉賦成又手各一咲野人只解
歸抱犢辟廬空煩益州牧似爲僞驅營一飽仍
灋園詩集 三 後集

薛諸孟詩 歌中亦曲盡狂趣

擇菴爲予言章臺老梅歸時過而賦之

雨無其極悲遊子乍得夕陽亟歸止來時行李
去無多驢背有餘兒童喜行行且止江之傍繁
華地頃古戰場青青草畔鳥夜飛良家子盡羽

林郎墻壁如圭插蒿萊樓臺屋瓦已無灰章華
隄岸萬事非荒荒尚老半休梅荆州太守奇可
思曾代此梅索予詩萬死能開斧後花再生自
得根外枝嗚呼沙市我昔遊河梁携手盡名流
只今獨存此半株一時瀕洞古荊州此株却老
萬戶侯

庚辰春過玉沙訪劉廣乘庚寅夏再至晤

監司彭曠菴邑宰蘭觀玉時大浸稽天

感賦二律

灋園詩集

三

後集

一江衣帶路非遐十載重看兩玉沙宅第灰餘
人伐荻園田漲滿客浮艇日中苦釣全無事薄
暮鷗鳥似有家吏自欲仙郊是島溯游身已在
蒼葭

其二

蒿萊莫問故人廬解是年來百戰餘宛在水中
城似藻居然夢裏衆維魚應知鄭俠添圖書豈
有嚴陵舊里間帳底容予窺秘笈句佳全是救
荒書

先世自江
北徙江南

大士閣

應知逐鹿故爭蟬。十載全非舊玉沙。獨有老僧留古屋。烏衣巷盡荻蘆花。

不借 有序

買驢字不借作不借詩五絕

買驢古荊州。騎歸東山裏。字爾以不借。只當居士履。

其二

不食京華春。不上華陰縣。只在此山中。親知常

瀨園詩集

畫

後集

見面

其三

門出初無向。縱驢任所之。不是不借人。我無下驢時。

其四

願作無事人。終日到驢背。一日借人去。無驢更自在。

其五

山高水亂流。驢上人何怪。何日果墜驢。一啖人

間事

途遇宗兄二玉

竹堁零露裏。戚戚見吾宗。霜鬚驚方識。風塵老未慵。杜家惟質朴。漢節已龍鍾。籍草難分手。寒

阜共倚松

佩公來東山。携予去澧舟。中見贈奉答。

日高帆遠望。層層落帶如雲。不自勝。色笑應傾。

南國士頭銜。惟署北川僧。古風獨得蘇兼李。今

日將無泰與庸。不敢驕公少且賤。試還見藝最

瀨園詩集

三

後集

多能

澧陽九日孟安王孫載酒見過時澧初報

警

十載蘭江萬事非。荒城宿雨菊空肥。客心獨與秋俱冷。官舍虛無主可依。王謝堂看人伐荻。獨

蠻國復夜餐薇。王孫並是無歸客。更為版生一

白衣。

春草堂雨夜聞警

穆王南征軍化為後時
澧州候多無返者

春草臨池秋更生。探奇靜好忽聞兵。旁觀始覺

慙文事先去終知魏武城猿化可憐風帶雨羽
書莫測夜方清劬勞太傅姑無事卷帙參差對
短檠

舟泊南平

在水一方四五里日中爲市兩三人並無土郭
纔如筏總有柴門盡傍津楚國從知鮫是室容
城何幸壑爲鄰道州識得傷憐意烽火相忘入
夜頻

贈孟安王孫

海陽詩集

卷七

後集

相約冥冥莫弋鴻市門詎意與君同津頭誰是
通漁侶垓下何堪問馬童醉後無人全海上饒
來驅我亦山中安心巢破無完理敢復區區泣
路窮

人日雨雪過松月齋主客凡六人

問君築室爲松月却喜予偏雪裹來座上成詩
空視燭籬邊問字失看梅新年七日惟陰雨舊
偕多人似徂徠近日招招舟可得柴扉許閉不
堪開

冬初入桃花山卽事

老夫尚留洞戶外兒女翻在雲深處竹幾日日
向雲中纔知雲起薄如霧從趾及腰到頭顱繁
然沾濕數莖鬚良久脫根直上天一時人間風
雨俱行行止止日過午山上山今雨餘雨石戶
柴屋幾人家來依兒女爲地主更有故人山之
東前門種竹後門松棕橋橫澗爲我通入山原
不惜親朋况復親朋在山中

初度前七夕歌

海陽詩集

卷七

後集

庚寅十一月初二夜如何其人既醉壯不如人
老將至七日之後四十四憶昔年過二十餘成
都賦共洛陽書當時量能思授官不願封萬戶
不慕執金吾但足平生亦區區秘書郎還諫大
夫只今回首不堪看萬事都易一官難舉山築
室頃方始生男匍匐解人意中原脫問山中事
父著書兒識字

薛諸孟評 享此六翁足矣足矣

生日酌家兄士千

莫道垂綸更待清。人生誰避十年兵。蒲筵同父看惟汝。幾處無家計再生。壯不如人況漸老。弟今有子獨憐兄。翻因白髮空全慮。細數區區秣與秣。

山僧

僧少我二年。髮根何皤皤。我不逮僧閒。料比僧更老。

孟倫堦爲予築室山上。每至則招故人不

集。予思移家其中。

續詩集

元

後集

終慙轍跡與人通。谷口頻來意始同。無幾親知投世外。有緣兒女嫁山中。衲衣久久皆諸俗。竹杖徐徐欲御風。似此行窩便徙宅。不煩迎送娛兒僮。

降叟

投老求田陽羨宜。更憐真澹有君知。一尊戚戚無人處。十畝閑閑薄暮時。杖策兒曹宗已亢。學書孫輩祖爲師。相看東漢過西漢。隔渚乘牛今似之。

古意東王子京三首

襁褓得太平。兒戲皆俎豆。十歲成文章。天下方好武。二十喜新聲。三十重服古。竿瑟任意投。寂寞空自取。須臾萬事非。區區無足數。垂老買一犢。不稼姑爲圃。雙手擎一瓢。汲灌背如偻。南陽躬耕初。管樂亦莫許。直待杜陵叟。伯仲爲伊呂。

其二

如何我所思。伊人忽孔邇。春偕東陵山。南平共秋水。墨汁酌濃淡。俱君毫落帶。是時乘長風。布帆疾如矢。交光聲似蠶。莫測斷復起。三百篇旣遠。十九首可擬。何但作者樂。旁觀予亦喜。相顧吐心肝。平生我與爾。

其三

君如黃河水。予爲下瀨船。河水天上來。船亦將無然。酒力過夜半。文心五更全。鼠牙雀有角。來窺鷹與鳶。鷹力擊有餘。鳶飛已戾天。良以鼠雀盡。鳶與鷹周旋。

辛卯詩

年四十五正月復苦兵二月自山下移居山上
上高松古桐週遠數百林茅屋三區栽客膝
買以卜宅將投老焉三月爲王子京舟來入
澧告竣岳志及明詩二事寒裳再涉深不自
擇旬時以賦詩乞歸見志主人還家于宅左
高岸築土室爲秋厓厓左爲岸上船爲鶴堂
爲瀨門其右爲雪窖爲安窩爲下瀨船自六
月經始歲盡始所手並未及作一詩詩皆六
海日詩集
月已上僅五首

憶昔

憶昔沱干好荆扉蔽竹枝借書能萬卷問字盡
諸兒秋熟屐常滿花繁座屢移只今山色裏寂
寂慰吾私

過友人在阿居

終朝山色裏只與舊人俱烏道室方丈床几亦
區區天地皆幾何窺骨咲未殊自古無夕陽方
中日始盱所輸月無多贏得雪有餘人春十日

齊松柞二毛初牖戶存大略林影入門隅盤餐
仗客具稼穡爲官劬維縉皆交迎鼉黃各愛蘇
聯詩羣視燭散醴獨提壺珊瑚沈海底詎問玉
人漁鳳皇自千仞梧桐滿道塗人生何窮谷何
幸遇吾徒商周忽焉歿追復歌夏庚

澧陽書懷投謝主人告歸

我有天半宅雲端何縹緲獨爲之子故人間幾
絲繞采葛一日難識荆門小畢竟不如歸問
心我未曉主人厭聽問驄駒不可了韓鷹但飛
海日詩集
聖詔真待一飽

其二

辟兵近十載自咲步過百偶爾倦冥冥遂爲弋
者獲骨碎無人知斧斨斨着兩腋愛買山上山雲
裏饒巷陌伯氏在其中嗟子弟行役

其三

淮陽臥自理萬弩無庸獵園林併春色香光透
城郭東門點兵出西門入自若遊子獨驚絃病
肋日以削殷勤謝主人放鶴是愛鶴

魏蒼雲六十

人生容易六十年。公年六十如不易。天下多少
白頭人。童時已誦公文字。何況旅力在四方。舉
世皆慕公守剛。邇來賦得廬山高。不啻人間洽
與桑。種花成畦竹成嶺。日臥壯窻不知永。平生
萬事肯輸人。不輸人處衾共影。閒看天下驅馳
兒。富貴在身兵在頸。我來湖上與月旋。黃髮青
隨腹萬卷。我爲公傳老去詩。爲公更著列仙傳。
少微星並老人星。長夜祭祭天欲明。

薛諸孟評

宋詩之佳者

合

後集

壬辰詩

年四十六坐秋厓五月餘。行步可數。漸有息
機。意僅作人日詩一首。六月杪。連有非意事。
无妄勿藥。未失其正也。初冬渡江。愁玉沙。歷
潛汚。五旬歸山中。雪滿擁爐寂寂。成詩六十
餘首。聊以遣懷。中有吳越舊遊諸詩。亦猶宗
少文畫圖然爾。

丙子秋筮得遯之九五。壬辰人日。仍筮得

本卦。詩以書懷。

海園詩集

合

後集

臂過燒痕青未青。雪殘澗細乍來聽。空山九度
逢人日。大漢千秋有客星。再筮行藏皆得遯。漸
成廬宅總如萍。首陽獨有微堪采。何事紛紛賦
采苓。

偶成

却笑東坡狂木狂。道衣時復觀朝章。吾家舊有
狂風在。不改被裘謁漢皇。

其二

曾把道衣襯朝章。更腰玉帶坐禪床。寧官身許

隨緣現。不啻沙門與帝王。

薛諸孟詩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贈宗姬

杜陵宗子古人風。仍爾衣冠與世同。今日路岐行。遍地獨君情。帶在其中。

十六夜看月

月到山中別有天。蓬蓬今夕力方全。會知徐渭詩非謬。十五不圓十六圓。

過徐松濤門見遂

瀟湘詩集

全

後集

沿流編狀釣還松。肯信柴門中有君。岸既登餘無可渡。身將隱矣不妨文。司空谷是山中市。學士家如雨後雲。十載滄桑聊復語。河梁執手莫能分。

江上古意 有序

不到岳陽十年餘矣。頃適有非意事。仗當路廢庇。寒裳往謝。朔風捲雪。空江莫渡。坎

廩纏身。萬感並集。銜蘆曉曉。不自知也。

江天留殘雪。新雪易為後。感策已多時。古諺過

二九朔風寒到骨。征人秋蒙口。岩棲投廢宇。眺聽得未有。細數平生心。萬事總負負。垂老載道路。筋力仗卯酒。婆娑大江上。仰天為拊缶。

其二

衆羽獨鷗輕。衆鱗鯁。肯小總在天地內。且畧仍擾擾。廿載事中原。輾轉應未了。十年別有天。正復集于蓼。而我觀之子。託身始天表。

王季豹有長君德成之喪。就慰。

頻年契濶未分身。沈愛何當獨我親。一卷南華付底事。幾番天問憶伊人。忘言欲辯知無益。笑口違心翻見真。應得偕臧今夕好。許多霜霰並為春。

程氏昆弟三人亡其二。偶憶有作

山南山北總同居。仲氏還同予著書。伯載酒來季問字。君家認得子雲廬。

其二

國亡家破十年兵。瑣尾同君弟與兄。今日星胎成二義。獨餘中子共偷生。

離湖汎舟同劉公亦擇恭伯仲

三句澤畔足招尋。一葉蒼茫此處深。如意方舟疑顧渚。好奇兄弟賴岑參。蘆中人却非窮士。屋裏湖應是陸沈。我在山間君水上。從今異地許同心。

岸上船。小屋如舟。內成。視髮為僧。號無不

承日。踟躕谷自幽。有時瓢笠到江頭。歸來遊子真田舍。老去書生假比丘。姓字曾稱無不可。心憂莫解我何求。空侯在手終防渡。故作人間岸上舟。

後集

卷一

後集

卽事

遇物肯桑海。區區計此生。定名待舉子。卜宅爲迎兄。犢共鄰如媾。虎過衆遂營。總無山外意。山外更聞兵。

離湖舟夕

刺書投未得。漠漠宿菰蒲。河爲長風大。舟因暮雨孤。客心惟盡日。渡口自提壺。裴澈何爲者。東山詎負吾。

伏厓偶成

數峰松並石。雲裏得吾廬。仰面真看畫。閒身假讀書。還荒蘇臥窟。八十范乘車。花下新開甕。憑欄是飲儲。

歙州舟中

瀨下如天際。還如雨雪霏。烏鵲海絕壁。白嶽果齊雲。兩稅皆茶權。三秋亦餽芹。乘流舟自在。彼岸却紛紜。

彭澤

後集

卷一

後集

不斷煙波裏。愁心一破顏。城纒如半月。邑欲字中山。秔秣居人事。田荆客路艱。醉眠八十日。萬古此其間。

其二

大小孤山裏。岩城看不厭。宅市皆重累。江流似廣簾。路知盡楚客。人總憶陶潛。千載今同侶。成都士姓嚴。

匡廬舟中

匡廬人在望。今始到江州。王國艱方大。名山意

未酬青餘憐雨歇自消恨雲稠歸楚知無路安
心爲爾留

偶成

雪霽凡三日高松如二毛年過知歲餘寒盡慰
民勞燒葉因除徑烹溪不藉棹問其幸凍解
外倘搜牢

書架

殘書憑竹架床几並爲鄰信手過今日隨緣遇

古人深山署洗馬前代總觀賓奇字誰相問花

頤園詩集

時獨酌類

子夜歌

兩家得一釜合火移作鄰儂家需買米客爾獨
負薪

其二

旦旦誓何益肝肺愧君子贈郎剔牙松從今須
修齒

其三

即作十里歸儂作五里送一樣到家時今日虛

無用

其四

乾鵠屋角鳴大口人前笑良久它客來也勉作
笑貌

其五

買舟送歡渡舟開空相視平久無滋味風波解
人意

其六

買舟送歡渡舟開公然泣悔儂使錢多黃帽去
頤園詩集

何急

其七

掩關一日雨檐下衆流急荷葉負虛聲細看初
無濕

其八

酒家住河邊河水亦買錢知歡不刺繡儂賣針
無緣

其九

愆期更復期歡語儂不語十年服黃蘗久苦終

日藥

其十

三丈葛歸郎。僕留三寸邊。盥時未如意。手巾不從奉。

十一

夕風一樣寒。晴多更爲霜。不時便爲雪。雪上霜不妨。

十二

雪積五更霜。寒風夜半生。耐得半夜寒。雪上霜。

瀟湘詩集

左

後集

宵晴

十三

可離解雜佩。度歡未去手。帘破缺右偏。點點不見西。

十四

聞去襄陽道。度歡交不一。投棗勿須報。願歡且惜栗。

奈何許

奈何許。初不見來時。空見人在去。

奈何許。明月不宜人。何當風又雨。

奈何不可言。黑甜日方中。黎明初掩門。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響屣步無力。思君如瀨泗。去短來不怠。

其二

自君之出矣。坐立多徙倚。思君如維舟。頭住不住尾。

詠雪

源家傲

瀟湘詩集

空

後集

旭似殘陽夜似曉。山平如水松如藻。烏鵲橫江遙自小。顛又倒。被蓑我作漁人貌。

其二

欄外數峰青。在縞。灞橋鶴筆歸來好。偃臥日高人一咲。何事要洛陽令掃門前道。

酌雪

破陣子

莫數梁園司馬。難同東郭先生。一卷楞嚴空在枕。坐守毫頭醒更醒。在家僧未僧。

其二

蕲牧何堪十九驢騎未了生平滂滅刺書歸已
得仍爾乾坤一草亭何人問故人

漁父詞 有序

壬辰小除前三日山中雪滿句餘矣白平
如水小屋爲舟和東坡漁父詞四首疾書

索山中和之

漁父飲釣未了朔雪江天如早暈分大小醉爲
期錢數自家多少

其二

漁父詩集

卷三

後集

漁父醉身似小持去輕橈顛倒和蓑和笠臥身
頭兒孫候守茶竈

其三

漁父醒人在藻明月中天非曉欸乃一聲雞夜
鳴漁家何事占兆

其四

漁父笑置勿道在水伊人垂老莫將滄海變桑
田世代絲綸天保

山中人見和再賦四首

漁父飲人無數東手招來西去大魚換酒小魚
蔬認得沙頭熟處

其二

漁父醉還知路徹夜肉風不住無多枕簟任橫
斜拳縮一家子姬

其三

漁父醒身在露飛滿一江鷗鷺東方白已刊竿
頭爲問鄰舟既去

其四

漁父詩集

卷三

後集

漁父笑爲誰故雙足極天莫措十年不換一羊
裘何處故人相遇

癸巳詩

年四十七正月避簪玉沙二月歸掩關息機
種樹觀書差自安也夏月批閱古人詩冬初
流觀水經注一過臘月積雪渡江憩玉沙底
沙河講金剛經度歲于漢壽寺潛江老人戴
正野年八十爲地主明年三湖故人通次邀
飲底曹河返郝穴汎荆江取道繡林歸會秋
厓花放時昔去雪如飛今來花似雪欣慨交
集矣

類詩集

卷

後集

江干

鳴雞路遠已清晨沙岸差池看不真皂帽難堪
穿榻日葛巾慙作叩門人八公山色鴟如李三
戶江村應自泰兩月還家裘未改渡頭識得舊
遊身

沙磯訪劉公言

沙阜卷曲岸如城在汴伊人舊結盟家爲楚天
悲轉徙書來易水憶平生滄桑不改真朋侶四
十相看老弟兄我自深山君大澤曷歸何日許

同清

山居

門前山有路路響門爲開見人山下去不見上
山來

其二

月出與山來雲過帶山去月與雲去來山自在
山處

其三

落花花自得莫落水流處流水失花心載花山
外主

後集

卷

後集

其四

桃開遶屋紅主人遠還家定知有客來看人並
看花

其五

衆松如多人舍枚聲在中不是風鳴松不是松
鳴風

其六

有友山外去戲作送別詩并李已過半蘇士莫

遲遲

其七

雨洗火後石。將白未白時。人看白未白。正色石自知。

其八

鵲巢定維鳥。何故詩云鳩。或怯鳥有口。或欺鳩無謀。

其九

口開三爵後。心動二毛初。苦無下酒物。仗有故人書。

人書

其十

山女亦耕田。山男亦采桑。書生惟拱手。衣食間蒼蒼。

其十一

不稼且爲圃。不耕且爲織。莫似許神農。百工脩黍稷。

其十二

山中如斷屠。仗得婦病久。病婦如產婦。烹雌到

（一）

口腹出令難。仗有客來止。盤餐三十里。買得客夫知。

十四

蘭稀蕙自穠。不皆少爲貴。龍雷成雲雨。天亦惠而費。

十五

花開室暗香。雪霽山初響。中有竹枝人。清晨將獨往。

獨往

午日

寒屋凍雨養春光。澗水仍浮二月香。折得園蔬下麥休。人家不記是端陽。

和耳菴邀平子不至。明日見招。亦未赴。二

首

十畝幾何裏。與君異一天。園廬路絕險。策杖力同愆。不料脩成性。詎云遠自偏。應知獨酌好。耐得夏侯仙。

其二

不待招皆至。相招翻不然。倚欄憶舊雨。良久冷。
厨煙木末風。斯下山高月。最先無須第。二我我。
與我周旋。

友人載酒見過

匡裏屋皆小。門前路自難。息機腰足健。乘興往。
來單入夏。陰謾與。逃秦語。軋干懷。肯翻載酒所。
魂是劉安。

九日友人見貽一厄

瀟湘詩集

卷

後集

家家熟釀過重陽。尚有幽人失醉鄉。却憶江州
真解事。偏憐獨醒是柴桑。

沙河訪八十翁戴馭長

前撓斫凍強浮艇。中有伊人住水涯。大小隱皆
栗里事。東西瀼足杜陵家。十年正氣天方壽。八
代文心老更加。雪裏乘流真訪戴。溯游身已在
蒹葭。

除夕沙河漢壽寺記事戲作八絕

薄遊三百里。雪霽河流大。看人改歲忙。身如天。

地外

其二

鄰舍訊誰來。我來兒戲耳。一邨人大笑。兒戲三。
百里。

其三

一水曲如巷。爆竹繞兩岸。客路如幽人。抱膝在
河畔。

其四

人家如大酺。高春行路稀。如何中流裏。尚有操
舟兒。

瀟湘詩集

百

後集

其五

操舟者誰子。蘆荻架崔嵬。問彼樵薪人。是去是
旋歸。

其六

樵薪人且訛。問予何爲者。爾勞我却閒。一樣行
其野。

其七

爲避歲事來。元旦應高枕。隔渚東臯子。邀予作

那伽

其八

庸清人雅河釣竿垂八旬地主昔遊子解得浪遊人

甲午詩

年四十八人日前自沙河底沙磯歷三湖曹河汎郢江取道石首歸遇僧必止有招輒往如虛舟然歸時瀨園花開大半矣重扇休夏當路招隱甚亟舉未就也秋遊鄂渚及天岳還家治於士千大事收歲書懷萬感俱集

沙河元日二絕句

元旦到渡口渡河自我始人盡無事醉我無解裏事

瀨園詩集

三

後集

其二

家人人似客天下醉爲鄉僅今一日閒却比一年忙

詠梅有序

癸巳十二月十三日出遊甲午正月十四日底三湖投止李共入草堂其明日主人縣弧梅適大放卽席口占並志花時去家之感主人爲予和之

寒舟守凍苦遲遲似扁君今探覽來游湖路長

仍在水離騷。香滿更添梅。會予適至。櫓增笑。爲予留行。藥盡開。湖裏故園。桃桃屋。客途佳處。重思回。

同某泛舟適某至戲占一絕

不應舟乘僅二子。恰宜航小受三人。從予雙客誰千古。壬戌之秋甲午春。

宿曹叔方止園爲止園賦

長隄自卷曲。依依柳未已。隄外河浮浮。隄內澤瀾瀾。茅屋如漁蓑。伊人宛在水。居然東臯渚。翻瀾園詩集

後集

得公超市前門。估客樂後門。具耒耜園丁時。酌弋盤餐多。且肯淮南山滿座。米家船在几十年。予再至。詩云。胡不喜江陵冠蓋地。君家稱世美。長兄志四方。令弟官萬里。獨君閉柴門。于止如所止。在流以坎名。如蕉。畫雪裏花。畦竹爲樊斜。整皆有以。平生耽佳句。垂老著外史。可知閑筆時。凭欄獨徙倚。我住山之阿。山光亦爾耳。到來只如歸。一咲空相視。

瀾園爲朱璞菴作

葭菻參差遶雪堆。路岐全得水深淵。身因有母姑無用。家盡安貧亦見才。凭几獨堪博物志。叩關多爲看花來。定知炊菰兒孫好。應共嚴生老釣臺。

還家小集

始覺還山世較寬。行窩終遜在家安。坐無拘忌。惟親舊身不經營。得寢餐初試花光室。已滿漸全春力雪。猶幾回思鶴。筆婆娑好。不及岩廬絕頂看。

瀾園詩集

後集

竹半開

竹裏道人竹半開。人外山中空寂落。萬峰白雲自南來。仿佛當時雲中鶴。到門看竹竹遮天。回首二十七年前。布金爭買城中宅。道人出城何冷然。老向山厓住成家。山之厓分江之涯。前門垂釣後門樵。可憐城裏骨如麻。我桐我松竹。不如輪君獨在水。一渠投君之閭。泛君舟。借得君竿釣吾魚。

秋厓六言六首

有序

那移居。二築土室。經始適會立秋。因以秋屋名。室中坐臥其中。行步可數。久之不耐岑寂。餐飯且減。每歲餘。被緇出遊。不踰五百里。輒還。癸巳冬。薄遊江外。甲午歸來。桃花開半矣。感時書懷。偶成六絕。幽獨多違。行止無地。思遠亦如思歸也。

伊人自昔在水。而臨高臺以軒。用門便是深山。況復閉門。

其二

瀨園詩集

真

後集

疑是松邊飛石。更疑石上種松。爲誰茅屋無多。道人家在其中。

其三

檻外地纔盈尺。俯看樹杪流泉。此坐東西南向。且活百四十年。

其四

花落花開洞裏松。上松下皆難。客至便坐石上。主人不動蒲團。

其五

九月九日過後。一颿一笠。人閒得花時在家。錯去雪裏看山。

其六

雲裏自堪。尚有故人。無可使無不可。非病要已非貧。

甲午秋。督學邵凌玉寺來招隱。未就。被緇入鄂。和韻奉荅。

鵲頭不到意全安。天際何因賦滴蘭。十一人會傳石介。東西京共語王翰。投名只得書山叟。

瀨園詩集

真

後集

策依然是釣竿。却會故人爲白事。公門徑作故人看。時李雲田程伯建至

其二

嵌岩身已付寒氷。不了文心更負簪。司馬何堪山作徑。昌黎肯令鳥爲僧。年來有用思無用。老去多能覺未能。偃臥江阜秋漸滿。故園山氣望層層。

歸次玉沙。上見吉貝價高。有作。

萬寶秋皆足。木杪獨若僮。誰因卉服盛。始覺布

夜多客路寒先得家謀歲已過學生亦苦達
者自踉跄

除夕書懷

浮生無是處四十九年棄上策更賣賦區區枉
蒙耻四十爲人弟三十爲人子身如小事大畏
天樂未已頃乃悲子遺萬感集肝肺廿載前此
父高堂盈筵几坐滿逐年稀鮮壽不序齒兄弟
九存一丁亂共轉徙依依十年餘今亦歸下里
泉路脫有知園樂當爾耳朔風撼歲華燈火逼
梅藥大娘相靜如小娘營嘉旨細數明年事一
二可屈指有子須識字有文須授梓時刻在念
言勞勞將胡底人生總一非知非非方始任爾
老將耄畢竟無有是

和馮密菴寄懷韻

庚寅春客江陵既去密菴始至亡何相遇
于玉沙舟次傾蓋遂別因訂作客中相見
詩不必相寄也甲午玄月密菴詩至次韻
奉和未知寄去何時

舟共長風路未岐江坡如與老人期平生仗有
君堪對隻字將無我可師蹈海終嗟莫問
天空令楚多辭只今五載人千里猶憶客中相
見時

飯牛三章章六句

投謝岳司李劉石芝

飯我牛矣東山之顛不稼而圃瓜蔓在門雙手
一瓢用灌我園

飲我犢矣于谿之萍葛蔭不賸迎復采苓饑人
憂饒哀此餘生

瀨間詩集

頁

後集

駕我竹兜于彼玄石我舟我楫月生江白念我
哲人江天靡極

乙未詩

年四十九，屋左五十餘步，築室題曰鶴堂。爲
兒子外孫塾，兩壻咸讀書其中。時一課之，端
陽前泛洞庭，憩天岳，爲萬年齋，題碑記。擬南
遷不果而返，岩阿寂寂，日與沙門應接，禪誦
草聊以自娛云。

偶成

憶昔大亂初，人命如流水。天地人殺機，一時發
靡止。壯夫填溝壑，羸老無存理。細數親舊輩，上
漸詩集

夏

後集

下五旬，裏家兄近七旬，俾我懼與喜。朋舊兩三
人，井里咸誦指，頃乃十日內，同時歌蒿里。人生
無定期，閭羅不序齒，却如百物生，日至皆熟矣。
紛紛未熟時，花開復結子。

竹半居士同山中友人見過花下得看空

終朝空翠繞蒲團，久久全無心可安。松老下堪
除地坐，花開近得故人看。覆瓶頃欲添僧史，閉
戶何知有說難。已覺成家山色裏，傳若山色在

江干

落花

高，高草屋共雲淨。雲裏花飛過屋頭，目送憐如
上馬客，身輕疑是狎人鷗。遲迴不下翔方集，投
止皆安靜已柔。去住總偕春自在，莊生曾道與
天遊。

憶昔

聞桃詎自問何求，爲憶金陵宿昔遊。殿首重陰
歌玉樹，城頭繫石賦金甌。烽煙不歇三山路，土
木垂看百尺樓。只道舟中盡敵國，風波莫解爲
漸詩集

車

後集

其二

帝鄉漸近路猶岐，避亂寧知更入危。人事正逢
南渡後，土風還見六朝時。偕遊盡得無歸客，投
止皆嗟不借枝。京城禁投宿秦虢營營稱賊耳，卽當
未卜作何施。

訪友人舟居

渺渺蕭湘大亂秋，全生無計但乘流。兵戈滿地
漁非樂，卷帙藏舟筆未收。偕老老年如對食，浮

家家屬是同遊。會予襄薛依今夕。仍爾長吟莎
榔頭。

洞庭舟中荅石芝劉司李

家在洞庭西。人向洞庭東。生長洞庭涯。不怯洞
庭風。狎浪鷗。未如鼓枻老。尤工十年守。欽厓區
區數株松。大漠懷始。淵長天眼欲空。翹翹忽招
招。裳褰路自通。魯人頌無私。漢史推于公。醉來
臥舟頭。萬感集何從。殘月似新月。仰看月如方。

天岳集飲贈中州李允公

瀨陽詩集

聖

後集

楚渚東陵好。偏宜老健身。江天城自冷。風雨客
全貧。半李仍廉士。歸桑豈餓人。念君寂默裏。相
視已相親。

丙申詩

年五十。春初病河魚。瀕死者再。六月遊南郡。
晤秉三劉明府。得李氏藏書。編年改定。十一
月初度後。因遊鳩茲。適令姪雲門氏自關西
至。聚晤快甚。須臾明府右遷白門。許為選刻
瀨園集行世。留住湖上。浹旬。給書僑十輩。繕
寫成部。殊自幸也。

公安田伯珩歸自西川

瀨陽詩集

聖

後集

蜀道方旣脫。生還亦兄才。舌存空手去。膽大戴
頭來。人待崇文嶺。門問字開。相看全末路上。
策是漁隈。

公安田子不見十年矣。歸自西川。相遇王

沙得知毛子近狀

十年音斷共塵塵。淚眼何期此地開。拔去霜髭。
渾未老。伴全雪鬢更添。孩安心不作荆卿賦。瑣
尾曾從蜀道來。獨意孤臣天際遠。太平贏得故
人回。

和玉沙施廣文

江臯信信履無稀。之子同心靜可依。晚遇莊生
應得解。初來海上自忘機。藕花池岸官非冷。秣
熟城邊客當歸。細把君詩讀幾遍。秋前露尚足
薔薇。

庚辰秋別傅延子。丙申夏相遇玉沙。不相

識也。既去十餘步。驚相揖。各作詩記事。

一岑三十里。孰何未斷絕。所怪十七年。誦指計

離別。頂踵皆桑海。髭髯况霜雪。錯過江市裏。迴

顧步同輟。辟兵因辟世。腸冷全是熱。泉石亦有

海圖詩集

卷

後集

命敢云天地閉。或處予未安。或出君不屑。各各

著成書。同心不容說。

薄遊南郡爲督學。狄陶鄰見訪投贈。嚴陵結廬

深水故九句
十句云云

鵲頭詔未下。鴻蜚諒亦苦。周旋幾株松。石上步

可數。江臯乍問渡。山靈知莫許。金陵宿昔遊大

坏。嗟道阻。東廬接石屋。千載亦吾土。之子如大

海。支川皆有主。朔風寒春光。瀟湘暗亦雨。飄笠

比。毳毳展毛羽。孤舟破長風。婆娑葭荻許。

假僧僧不如。法華醉且舞。山河舉目殊。狂風仍
吾楚。我則異楚。狂不辟車下語。

中秋前十夕。夢誦古樂府。有莫畜門前犬。

莫養屋頭鵲。二語枕上發八解。東方白

矣。披衣錄之。

莫畜門前犬。莫養屋頭鵲。捲幔人乍至。意外事

可樂。

二解

莫畜門前犬。莫養屋頭鵲。不迎亦不拒。任郎心

海圖詩集

高

後集

何若

三解

莫畜門前犬。莫養屋頭鵲。漠漠歡到門。應憐儂

冷落。

四解

莫畜門前犬。莫養屋頭鵲。相思具至誠。隔年今

日約。

五解

莫畜門前犬。莫養屋頭鵲。渾作自家。尋常共

傳托

六解

莫畜門前犬。莫養屋頭鵲。到門無消息。旁人失輕薄。

七解

莫畜門前犬。莫養屋頭鵲。一日凡三至。僕坐咲未作。

八解

莫畜門前犬。莫養屋頭鵲。僕心自然動。爲歡具

軟脚

聖後集

偶成

經旬藍輿失幽姿。傲倚南窓足自怡。垂老寢餐皆有法。還家花鳥亦如私。兵餘筋骨占風雨。兒輩聰明慰歲時。滄海一螺頭在手。韓山片石待誰知。

南郡晤鳩茲劉明府秉三

杜陵歌未解。司馬蘇不識。至佳遇至明。正復匪相得。知已諒難言。古今空嘆息。邠州先世遊一

杜近連。則之子觀天際。光霽被動植。博物鄭有母。宜人魯是式。江城星偶聚。解屢戶欲塞。昇也最後至。筵几增咲色。辟如大海在溝渰。亦會極又如白雲閒。時與龍雷卽成就。人間兩白雲。詎有力。

鳩茲謁秉三明府奉和令姪雲門

泊舟旋倒屣。坐定便言深。投止皆萍水。塗佳且瀨金。懷開觀在海。心細聽非琴。大雅何寥濶。足然得此音。

瀨園詩集

聖後集

其二

見面幾今夕。聞聲豈十年。詩誰敵李白。經自提楊玄。家在林依竹。人如帶並蓮。道州洞口署。夜雨更蕭然。

賦得布帳春風吹不起

石首陳明府題人句

柳條瑟瑟繞巢和。重扇長門賦若何。祇覺蝦蟇心欲冷。翻憐羊角力無多。東觀應投高堂業。太白金聽隔障歌。却得侍從仙吏好。數峰江上幾摩娑。

松滋湖上贈李簡生宅傍有漢前將軍廟
幸我來非晚依君水一灣汾亭殊解意
伴類魏枯顙帑筆見方愛園廬老未閒
東隣廟却好漢壽是箕山

瀨園詩後集終

瀨園詩集

七

後集

瀨園詩補遺

石山門

夾右南山盡中流分兩壁江湖古戰場守此萬夫敵

江湖徹內外晝夜舟出入天地總一家此門為誰立

舟中

大江一孤舟極目無消息葭葦夾兩岸百丈不能得有時浮屠來烏鶯徐徐食中流驚耳疑自

瀨園詩

問何至至入山已半旬朝市皆殊域於陵不能蕪井上終匍匐地橋動授受商山亦羽翼乃至安期叟遂與副生即世事終須曉難同心與力

元夕小集限椿字

乍霽宜佳節燈同月到窓形忘何是客影定各為雙冠偏城增郭年新酒在缸泮冰舟動尾便以檻為橋

送王嘉生赴任

班卓江干意氣真祝君努力作人臣救時事大

謀念位報國心長官近民宋代朱程多外吏
朝卓魯寔文以虛聲處士今方甚藉手黃鳴

世真

舟次漢口留朱開子園乙酉

餘存數桶我至應如歸望魯愁無斧驅陶
為飢麻糲天子近戎服路人稀解纜商封事

兵策家微

寧州旅次乙酉

三旬方百里知得回不回傳聞遠漸異京

瀨園詩

堪哀吾人問信僂云我自它來逐旅皆舊囊
天門爾猜良久知無物奉悵手自開千野水
草入國空徘徊中皆曲突謀無如宅官灰

癸未冬同王席之辟冠青蓮菴過蔡心

表兄甲申夏冠退詩來見懷和韻

更衣僧帽自知憐谷口逢君若有緣人外山
應求日鹿門床下未忘年乳餘白紫微
去新詩屬我傳涕淚漢官今已幸仍堪仗劍且

逃禪

苦冠兩載李令君至招降悉平甲申

報轉太師與赤眉杖扶今始得威儀開誠渤海
都投劍辛苦春陵自作詩博物久知衆有母安
適且獲賊為兒從來難陣時以事愛此區區盤
錯時

冊陽道中乙酉

家破輕千里國亡多一身變名忘我久問信歌
人頻表敵宜過來襟沾思乞秦靖康無限恨恨
在釀成人

瀟湘集

山居丙戌

卓錫非我有能老即吾廬周易贖人隱魯論君
子居獨尋初簪谷多借既殘書却信嵌空好長
江整不如

孫魯凡侍尋人辟亂天門帝坐子書來寄

懷

故國嗟殊域爾音天際來書經絕險至人待太
平回環尾難為子開顏幸有孩節旋子漸落胡
婦問誰媒

越境宜今日園居涕到潛無天果杞園僻地即

秦關遠鹿兒如戲聞雖老思艱吾家舊作愁咄

嘲富春山

除夕丙戌

借得蟬廬卧北窓却驚厝至愛春缸山中伏臘
能存漢城裏烽烟喜隔江詣葛可憐頻入冠汴
州何事苦封樁四年除夕歸無計願老流泉與
石缸

贈邑令丙戌

瀟湘集

釣竿身已付鵝鴨指點山河望欲迷夏

九五虞周原不諱東西却逢生我嗟賴尾搖
有夷吾肯終輕楚客從知愛魯叟水人高歌故
故與雲齊

偶憶戊子

憶昔聞兵定傍鵲洞反處處蓼花洲漁人雨後
和義睡估客沙邊帶甲遊人國可知悲馬角吾
家只解愛羊裘新亭今日無多涕老向荒山拙
君

筆端

腕脫塗鴉過半生，侯封雖好爾多情。此君到是
萬人敵，馬上何堪與漢爭。

贈孟安王孫戎子

十年雙鬢與時新，乍見全忘是故人。別後手談
驚勅敵，亂餘心事怯頑民。山河盡改方無計，姓
字頻更始有身。已覺嵌岩深自遠，相遭正復覓
逃秦。

只解山中策策長，不然鈴跡任投荒。九疇晚節

瀨園詩

五

惟朝鮮三恪當時媿，首陽同世衣冠無繭尋動。
人物色是文章共，君有用求無用願。鑒前車，趙
與張。孟頫伯
津月微

辟寇天目住周彝仲園

百罹初逢莫待清，野煙極目淚同傾。我來投止
君巢破，君正南歸我北征。集義文山家後死，救
時諸葛苟全生。願言狼角救寧日，周黨嚴光鈞
且耕。

聞孟安王孫苦病幸生于寄詠

一局龍牙別幾春，何從覓卻問芳津。漢官應授
黃車使，周客誰憐白馬人。報國未能幸有後，欺
天不得是無臣。養生下手惟齊物，老向岩端署
酒民。

夢出塞遇陰山有感

帝京久未奏涼伊，雲涕陰山入夢岐。垂老揚雲
不曉事，遠遊楚客豈違時。南看北斗持誰節，夜
問東方白有期。詎意蝶飛便萬里，忘情松影自
迷離。

瀨園詩

六

澧水和王天根辛未

江干初見面，天外久同聲。齒欲忘文舉，貌偏得
武城。年衰善畏世，才老喜談兵。地主多翻苦，憐
君處盛名。

甲戌閏中秋集遊東山汎洞庭歸來接楊

水心譚友夏劉子脩書詩以紀事

家住大山水，終年守戶牖。忽忽十日內，天地人
皆偶。佳節又佳節，高岡復巨巖。往還五百里，從
予客凡九出門。汎兩舟，河水盈且濶，舟中載竹

恍差池升大阜頃之如老人羣羣持杖走忽馬
 如兒孩爾爾足蕪手吁嗟彼玄石下調湖如自
 吁嗟彼鹿角旁抱江如肘其它峯萬變視此皆
 培塿花樹大十圍石戶千年壽久乃乘長風巨
 浪滅人首醉去無洞庭醒來船在柳如何楚有
 澤吳與越梁笥彌望荻蘆白漁歌時喁喁同游
 擬陶謝述作無不有所至且終篇無責佳與否
 或月夜亦散或雨晝相守到家各偃息假詳澗
 猶吼澗軒如有懷嗣音得遠友兩日凡三至莫
 謂阻且右優游抱負心抱膝伏隴畝少壯不得
 意安望樂衰朽何日共山中相傾五六斗

丁酉詩

年五十一三月至石首送劉秉三赴任江南
 同舟底玉沙留月餘歸

油江童子與兒弼齊年七歲應試

郭侯骨節異員似足千秋業豈前生卒名因今
 世酬借來須乳媪充索庭饌頭齊齒慙吾子哉
 堪章句求

江上寓言贈劉使君特赴任近陵載梨千

片刻予書于白門

頌園詩

小

南人言水皆為江北人言水皆為河百川寂寂
 無名字同歸大海何少多

鯢鮪毫毛小無比如何北冥大未已注生故故
 喜夸言魚亦變化幾万里

匪山翼兮匪石脰人傳走石與飛拳院是一夜
 風雨生或乘雲氣駕蛟龍

珊瑚盤旋大壑裏沉淪時為羅網起定知衆沙
 抱石人不得人間得海底

偶成

羣芳共赴一時春
芳甲柄孫雨後新
世事轉多由避世
人間難得是閒人
靈鳥再賦誰知已
惜情牛背何比陣
十五國風變且亟
傷心曹檜重思幽

早梅

歲餘攝外傳章句
課兒時卓午凌方
解斜陽梅受知
茁芽春有力
海瀉石生姿
憐得檐前笑
愛然不自持

戊戌詩

瀨園詩

九

年五十二上年
騰月朔喪側室
是年正月席
為患傷四僮
怪異叠微似
有山靈逐人意
移居運山下
四月遊澧
齒痛亟旋
八月瀨園集
刻成自白
門至九月
築室及改
歲時

紀弼呈文批其後

打汝九十九
饒汝知未知
人生倘有後
祝無愚與是
老人得蠶子
痛欲讀陶詩

澧陽高觀察見招

風雨舟館
幾薛義意
自安單
深春路軟
江濶老

夫寒徹夜
憐得暑平明
怯針餐病餘
慙物名猶作故人看

浮字

端陽前歸次
沅千適邑令
君湖上舟旋
限閒心河上
宰歸路一開
愁風舟同泊
水天城似浮
蒲觴足賴脚
竹杖豈遠頭
秋光好要婆明月樓

屋漏

山中一夜雨
漏痕染素壁
或拳如墜石
或長如

瀨園詩

十

倒荻有時
畫龍蛇又復
饒羽翼仰卧
一繩床帳頂
圖太極井雨
增怨咨人天
空努力年年
供軍行正爾
苦稼畝馬不
食裝芻兵不
食黍稷穀賤
賣不去官家
索折色孤負
造物恩倉庾
將萬億安得
早生蝗而但
寢金革

熊大友移居

喜君初結舍
適會我經過
市隱如僑寓
幽棲堪揣摩
江天極目遠
晨夕素心多
兩世交非偶
看憶昔何尊
公君聚與予
友

已亥詩

年五十二兒彌年十一上巳日入...
試不與試也當路刻石一之問...
刻版底松滋因遊松五月杪為客心丁入郡
月餘歸七月廿六日與婦十一月三日兒
彌亡嗚呼痛矣年四十三舉一男五十三失
之極生民之苦矣會計大文上...節蜀黔
十八年選里因過南山六度歲詩皆七月已
前車

瀨園詩

題畫

漁家竹屋橫舟頭屋角掛網影漾漾道人移湖
到屋裏釣竿插在枕頭上

摘錄

霜鬢摘仍霜老人異自嗟如故枯木根旋復得
枯茅芽者何應枯枯者茅亦嘉宋寥饒偃息驅
馳足繁華苦樂各不如頭白心同返萬事總夢
夢覺來生有涯

客春郡守諸六在過華相晤東山道中今

會初度携男彌入郡奉祝

洞庭春兩度萬戶載黃目羣黎歌臺萊我亦鳴
星鹿顧傾肺望力為公致遐福手持山東杖並
種郡南竹傾益古道傍五馬耀紫轡空山二十
茂所亦安強縮著書留姓字千秋總六六垂暮
寧生男十年聊抱續姑息想爾然愚魯無煩祝
小兒妮阿邕厥父豈書龍初喜足萬事長大添
愁斛携來拜公門如瀾門外壑嚴氏倘顏曾而
世躬同淑為公賦南山歸賦中原寂

瀨園詩

十二

南郡朱玄脩過東山未見訪歸贈詩和韻
君望何當署隱居隔江老致共蕭疎得全辛若
走旁李不受署畧冰底魚先世空留蜀郡賦君
不仍足洛陽書翻貽雲片來山際雲裏東山正
太如

先佳處落無與渚隔還思共夕晨山上下山
初結舍世中遊世欲分身酒經茶經無多卷求
仲仲得幾人為惜雪中舟竟返桃花口外豈
迷津

松滋湖上有秋

已亥閏三月遊龍岡湖過伍氏趾薛相菴
父子之門問津因止宿烏竹裏十畝在水
一方讀書其中者想菴方升二田子沒菴
陳子僑寓者鼎梅王孫頃之伯珩田子為
予至簡生李子予格之至風雨信宿寢餐
戲譔樂不可支詩以紀事臨發弱管不須
工也

騎驢到湖上上已後上已漁父來蒞中虛中非
瀨園詩

窮士主人豈書簾阿邕屈賈壘白雪待誰和頭
風為我起坐上從來滿予至增進九地主次第
來客子翻倒後市遠饒盤餐強半驚燕鯉石尤
解人意以雨胡不喜清晨屬草聖腕脫脯未已
栗尾足更番三日二十矢乘閒時斷續仰面聞
談史噫嘻十餘年笑口今方始

題先賢大司馬忠襄伍公凱歌卷
公松滋人詩文
定正德時平寧藩
及海寇以勲受封

虞虞勳奇勲勳在南昌大家人難作賊何況藩

籬外

碑碣作家乘鏡歌盛淮海天整仗長江長江
安在

岳陽樓舊址集無錫張燕孫全申之說山
張雪薇武進陳宜周宜興戴九韶十一
人分來字

遠望家山雨西風帶濕來秋成歸思緩夏爽客
心開銓次江南侶差池河朔杯但存作賦意樓
閣絕非灰

瀨園詩

十四

為沅仲姪孫作沅仲尊公與予齊齒予兒
舞象沅仲聲振菴苑舉子試週尊公抱
孫予黍稱曾矣詩以志喜用常公先生
掀鬚一壺之句索醉

尊公庚甲共翰汝著英稱昔媿呼為祖今欣輩
且曾父書應勉勉老眼慰層層歲滿珠堪弄掀
鬚酒幾升

庚子詩

年五十四購帑數十萬督僮輩印賴園集聊
以寫憂上已後病幾死端午住南巷七月杪
渡江汎汎如度舟然雨雪決旬憂心痾骨行
止無地所至輒書草亦人壁以自娛

入城同大來徐明府翟餘谷胡介石二廣

文作

路輟莎青溪漸肥為誰招淡渚因依端三風雨
占晴少上巳春光帶濕微腸斷幾同鵲北何賦

賴園詩

咸適擬淮南飛明府荒荒何處隱圖畫城裏

騎驢戴笠歸

九月劉元白為予言桃花盛開相飲花下

古云桃李冬花為狂花雖然物不可以

終窮吾正取其狂也會元白初度因祝

曾共金陵路岐還山北載足棲遲茶菓挿第

皆高齒芋栗飽探且摘土宜不須帝書覽紫

車聊與物論宜愛若結實如桃李霜後驚看萼

到枝

辛丑詩

年五十五春苦雨閉關日夜視書四月入岳
及鄂過新隄憩漢前將軍廟五月十二夕祈
涼不成辰日生男六月取道襄河歸七月生
男日果符因以髯名十月劉秉三民部典試
出巡京駐荆選昭小除底家雨雪載途宿
石首招商河才筏燎衣舖糜坐以待旦殊自
笑也

或委北遊貽古硯寄賴園

賴園詩

十六

定知茅草足幽尋出岫雲還遶舊岑捧去鵲頭
高士已借來龍尾故人心幾番隣舍同劉柳安
得名山共向禽少我十年書萬卷逢高思令子
借深

南郡友人客冬書至許早春買姬兒貽寄

詩速之

鵲巢不歇噪吾廬終日算君鴈月書許我早春
春近半渡頭桃葉應何如

琴心霜鬢不相宜付託綢繆意可貴却君家

西門子運動介紹見焉

芭月

上卷

國之於天下也猶天之有日月也

士 部促

頻問津

与民共席

第一書

脫髮生髮良藥

相欣賞。更中間並一

中山丁巳年八月一日

羣外 五女毛 人 月 足 四 五 三 一 那 一 地 所

真，
性
北
丁
流

江表好客 如野雉合為羣

在坐有入于兄弟
以部留官江南

壬寅詩

年五十六端陽後渡江月餘重九為郡志去
岳守風君山五日始入城三月餘下鄂渚長
沙雪滿過新隄舟幾覆還家擁爐改歲如有
所得矣

閱周王傳有作

平生抱未濟垂老不能開續著書須異遲生兒
自頑敬虔初種梓愚叟果移山只似穆天子八
門路可銀

湘園詩

14

讀宋史韓王傳有作

一線山溪仗學究十瓶海物到書生同謀只怕無成事何意難堪在事成

江夏熊乃占官南平戌戌相見澧水道中

壬寅遇天岳賊贈

異時伐木望晴川
萼草溶湖意可憐
雞肋一官宛在水
鵝頭片詔待何年
成吟楚澤皆垂老
濕句南園豈問天
期我重遊蘭渚好
礪溪詩泊蘓

漁船

瀨園偶成有敘

園成山上七年餘移築山下東望玄石
洞庭西倚石門古樹方塘種柳成巷
斷人山未絕響即事紀詩正言戲言
無定質也

在洞庭涯石門玄石下茅屋如泊舟又如

屋主職飯牛山人署洗馬竹鞭同栗尾
一洗馬掌古今典籍栗尾掌

瀨園詩

不遮藕花池過路人采蓮主人
不知

金看
情虛連住宅門路不相干隔壁家人語只

西廬山上山寥濶松邊石垂老愛人境認有
門客

元婿作比隣雞犬無人我畢竟叩菽粟不
水火

山近月來延醉眠為月起正如便半客

人喜

六親隔南山近或十畝外南山人遠來十畝面
未曾

荷蒲碍曾得放生池蓮子始長者覆庇魚
不知

養蓮不養魚蓮具香味色口舌無不可用
則得

宿雨溪如瀧鸞鴨下瀨船笠蓑足威儀
廟廟

瀨園詩

五

列子近南郭廿年不相見古今同心人正下須
當面

客從遠方來問得野人家綠樹前坊門
蓮花

二老頗齊年東隣初抱子西隣久抱孫來為
子喜

舉頭不見日枝葉何芊芊有時葉去枝有時日
中天

道中

蟻陽驢子背攸往意何須病起思為客身閒得
在途筭佳幾酒債妻熟造飢驅出岫殊非易雲
心或未無

近午頭須笠追程耐一長會過千種節應得浪
遊人熟地輕投宿漏天屢問津家居謝熟客裏
刺自遑巡

旅夜

山居門夜閉城市月堪怡鄉近夢非思人間睡
獨遲離蟲遺世事正鵲聞時宜有友談天象客

漸園詩

星路苦峻

七夕集韓儼公官署同令弟令甥

入山忘甲子今夕醉天孫犢卓幽人意豚肝地
主恩江知訣落月煙市動初昏親舊盤筵好公
餘即故園

劉金卿老友見招長君為尊人作桑

江城頻鼓柁每至損君樽極目荷臨宅安心客
過門慮加垂老子即君近愛在不多孫為詠桑

榆意相將注兔園

怯暑未投刺見招始過尋言清博物志慮遠老
人心止飲慙耕釀加餐慰鍊琛念君負米者饌
客意堪飲

韓太學歌有敘

涇陽太學生韓有衷端祖崇禎乙亥結壘

抗賊不支宛韓氏屠者三十餘家令兄儼

公使君為紀畧示予贈以詩

宋步南遷摧以剝捐軀蚤有陳大學萬言書嗟
一木支猶然當時熱以濯頃來烽燹五十年白

漸園詩

骨中原憶羹羹秦關失守無百二朱眉持久為

兩阡雲陽馳突敵方勦嵯峨韓仗有韓家兵鄉

人初恃司空谷縣官借作君子營可憐沉璧抵

狂瀾壁空沉去瀾崩岸取義成仁一書生三十

餘家頭顱斷書生自昔一孤兒服勞王母何委

蛇以身渾是正氣成慨慷赴死孝可移芳名即

今傳萬里殺身仍爾孫君子君家文起幾代衰

採君家乘暑外史

夜載

金州山曲意豪戎本取西歸東復東無幾月明
江滿月莫須風動水生風近外不作還才夢
路能爾估客同夜半泊舟南渡裏酒虛燈影照

初至君山

早歲南湖幾度舟百年過半始登樓湘靈有意
留生客故遣天吳供石尤

士筆帶甲洞庭空一點君山萬古同三十六
黑處問朗吟應淵賦冥鴻山三十六處

山行

大石北高洞庭大川之方至君山小城東
迴江不水光落日如初曉

岳陽和之陵友人同留惜使君旅次

丹舟月生供笑啼萍踪原不限前溪身打千里
紅初百宋在東山望已西旅邸誰憐翟舍冷
江君與越臣使君左遷友人偕從江城却得予惟汝秋

水南天醉共躋

已亥請于當路祀中丞王澄川壬寅長君

子房來不岳憶昔有夜天洞庭真中丞

得長君詩今三十年矣感賦二律

譽髦南國盡吾徒衆裏曾推回不愚今日逢君
憶大泊異時此地慶縣孤膺融豈果由家世憲
淑何緣得道途俎豆聊存國士意瓶罍千里適
相俱中丞督學吾楚

憶昔撫楷江漢初南湖舟楫夜無虛文章幸得
同端木詩禮何曾遠伯魚極目西園誰故舊傷
心東閣已丘墟因君賦彼都人士重為羊公淚
莫除

湘國

有王子房來遊吾楚者頃之子房真至

戲占子房中丞長君

如子何妨路且窮曾誰優孟駕清風綈袍錯用
相憐意再把真龍試葉公

江干

薄暮烟如縷江城遠白蘋雪前鴉滿地水落鷺
依人涉險頻占夢停舟亦卜隣到家長至好爐
擁洞庭春

有請于郡主不允賜以酒戲答一絕

老人如小兒所向須口腹到手喜笑門僅不
楚哭得失一笑原要即非要

漢陽贈友人

辭義故韋渾江濱道假公門媿此身空同難
先望漢何曾洞裏得秦蚤知附驥無今日仍
挾雕蟲作故人老去揚雲不曉事河東天上屬

四

魚舟中初度賞酒自壽

天足吾私朔雪江頭壽一危水落方增

三

華先得市人知寒當遠涉慚康節老

寸意拾遺兒女應憐歸在路低徊井胞卜

六期

癸卯詩

年五十七潭州王山長見貽梓人檢丁酉後
詩手錄授刻聊以銷閑不知春去矣歷夏及
秋重局視書自己丑迄壬寅十四年歲一出
遊獨是年苦水苦兵蹙七扉驛作詩頗多什
存八九

同元之或委彘叟凡爲耳菴六句詩

我生維丁未公長自甲辰異時鮮兄弟恩結予
雙親先君九男子得公盈十人銑髮共嬉戲童

頤目昔集

三

集

心歡愛真弱冠競舉七文章交有神誰浪失莊
惠膠漆擬雷陳啓戶和如鹿閉關子若麟磨礪
十餘年公遂邁等倫燕吳初近主粵黔嗟遠臣
邊腹分文武盡瘁空苦辛天步艱方蹶人事調
莫伸黃冠還故里來問釣灘津時年四十餘顧
影憐此身進退悲自谷食周後迹秦方領展後
秋入羣中遠巡首尾畏莫措怯世詫頑民久乃
得無礙濶然洞庭濱山上又山下草屋易爲鄰
大守門垣淺蹇策往來頻舊侶存幾何招七供

夕晨瓜蔬。暑應手造。次迭主賓。相看皆六十。醉飽二十春。老人無猜嫌。見面語周諄。著錄各支。姓字任泯。兩家祖爲媒。兒壻孫定姻。芝玉。庭階井里。歆陳荀。幸我晚生男。齒與諸孫均。三祝僅取二。乞勿奪吾貧。我等總無求。蒼老亦何嗔。日入復日出。容易八九旬。

東門行 有叙

東門古爲不克遠遊者賦也。秉三劉民部。移錢唐關吏。予不能往。屬甥文小卜代問。

漁園詩集

壬元

集

憶昔別民部于荆東門。因以各篇凡八解。

連袂出東門。分袂黃葉村。期我乎江南。使君方

北轅。一解。頃來天岳西。傳君到會稽。服官如選

勝。終日在水湄。二解。關令持水符。舡過一事無。

杭州古勞吏。花月何勤劬。三解。昔我住錢唐。烽

烟何荒。七。銷兵二十年。使君得翱翔。四解。吾宗

十八灘。世七足釣竿。願乞卯金。憐都作故人看。

五解。筋骨怯驅馳。戀七膝下兒。千里祝使君生。

男慰我私。六解。阿甥舅不如萬里未踟躕。今日

癸卯行。明日舅倚閭。七解。吁嗟第溪周。長與周。與我盟千秋。臨發更開封。問彼骨誰似。八解。

寄襄廷陵高彙施

我次郵鴻到紫虛。行藏我爾未忘初。長貧始踐。前盟約久別。相徵續著書。自幸哀閔築有室。因知范粲寢皆車。樵漁亦是君家事。應得悠七老。立諸。

東李共人移居龍市

市飲千畝水。盈渠聞道伊人此。結廬歸去一官。聊買宅分來諸子。畧成居初。慙克隱因。真隱頃。仕者書得賣書。誦指同心會某七。獨君非老自懸車。

鄰舟

層簾江天洩。飄零恤此身。路長爰至止。舟泊便交鄰。溫語看如戚。方音聽不真。雪飛和浪白。魂斷遠遊人。

諸六在生日

癸卯二月十五日。岳陽太守四十一。勞七楚江。

七八年頃得無官江上食。展禽道在何須去。塞馬福來初非失。仍是玄石與洞庭。今日江山始。勛人收得老生敵。權來從前泥愛似未親。相將人外領棋。賺如趨得莊增自放。又如中海方。山僊人不屑去。天上華封三祝二已足。富不可求非吾欲。料得無營天不礙。容我百年飯我清。連海崖使君見過山中。使君青州人

看發琅邪望久森。澄清江漢足幽尋。身因王事經花過。道假巖廬得話深。行處人言春有脚。到

漁園詩集

廿一

來我亦無心。從知楚客競齊語。老向成連附。解琴。

題畫

東林一線月。應在五更前。問彼獨步人。何故尚未眠。

亡室墓成口占

山間湖上骨堪依。會咲黃泉汝庶幾。他日菰溝他在左。只如掃室待吾歸。祭室文末云他日菰溝歸汝。其類予。此勿望予歸也。

招文本生姊丈

梁熟幾知夢。閉上應聚。願舟通路可。遶春動石如殊。老復樵南。兒翻得五湖。燒書。荒覽好手。口莫馳驅。即君小卜去杭州

念昔多兄弟。孤餘我汝親。生還嗟萬里。老至幸全人。旄落歸非。節高。自。祝。將耳谷裏。相與醉千春。

萬事競新。齊幽人杖屨同。病。喜客至。老健。慰。途窮。下酒餘三史。加餐值二。紅。只如仙在海。不

漁園詩集

三

集

眉上層穹。

題畫

瓜葉松毛屋。盡遮到門。始覺有人家。細看不。瓜上屋。上泥深。却種瓜。

春山雨後若爲容。橫路。流泉。人在。第。應有幾。盡。才得。異香。殘響。濕巖蹤。

歸感賦

田伯珩書來。示毛君近狀。有妹自軍中。廿載伊人。愚匪愚。無成王事。尚完。願弟。堪付。

聊收骨賊。用爲兵。適剥膚。處士應歸文氏妹。官軍曾仗陸家姑。黃冠脫得還鄉井。來共雕蟲老覆瓿。元陽家鉉翁號處士

閱張別山相國畫節遺詩有作別山予同

庚友擬爲作傳。祖文忠公故宅純忠堂

純忠從不媿先臣。伏劍方知盡瘁真。庚甲共君

慙後死。艱辛似我寔忘身。相韓五世憐張氏。亡

呂三津意楚人。讀罷遺詩魂欲斷。大招何處問

靈均。

瀟湘詩集

三

五

滄桑世事總前知。記得江城籍草時。曲突空存策在手。破巢始覺木難支。文人當負石嗟何及。地會長沙賦自悲。誰傳韓通列五代。却將直道慰吾私。

壬寅晤王山長于天岳癸卯北上詩來告

別步韻答之

同心強半是同憂。曾共君山雨夜舟。克隱懸予猶問渡。微官念子哀悲秋。江聲不就還家夢。酒力難扶久客憂。別後書來報正遠。黃昏臺下意

垂鈎。

金魚

居然雪盃裏。秋水散餘霞。仰面思如遠。折腰致可嗟。朱裳公子氣。赤幘武人家。幾處歌頹尼。偏爲爾輩嘉。

擬古

宋七子雲廬。誰爲長者車。床頭稅有物。庭草自然除。

七夕

瀟湘詩集

三

集

百川地中行。河漢獨上天。天上不如人。河漢渡有虹。

閏七夕有招不至戲作

今年兩七夕。人爲牛女喜。前夕倘勃谿。安知行與止。

君山老人歌爲文本生作

君山老人七十年。出秦入蜀復黔滇。身衡文史兒從戎。飯奴及馬口三千。皓首歸來南山南。黃冠直履破瓦菴。男走四方孫就傳。八口纔半日

餐三却逢皇運湯更堯。河伯不仁漢回昭。茹芝餐霞大言耳。告饑一帑何翹。七帝頭乞米尾借。書問我楞嚴注在無。餓便得癯。七便禪。何事騎驢更覓驢。

無錫全道人七十

曾共湘靈醉扣舷。霜姿遙意入春妍。久應漢代推三老。却隱吳門第二泉。天下疑清還在海山中。無厝自知年。君家最得莊生解。全穀試老莊便展南冥百歲篇。

漁園詩集

三十五

集

蟬

可聞不可見。度汝善全生。疾響情何亟。長吟句不成。託身纔一葉。礙俗是虛聲。讀罷褚君賦。重嗟風裏鳴。褚玠作風裏蟬賦

仰面動予思。閑談爲爾遲。不平如喘。七難了。是期七高柳長鳴處。斜陽展翮時。憐君其得已。清豈欲人知。

公詩

年五十八。託寄僧侶。所至信宿。泛泛然也。入冬得一虛菴。無僧。並無佛。住坐其中。如不得已。勅斷家事矣。流言正復不免。付罔聞爾。

二月十五日諸六在太守來華。值初度有作。

八載洞庭春在卮。章臺柳豈萬年枝。烽烟遍地。以開日。花月傾城。初度時。駐馬親看去後。過橋重。改昔遊詩。石門玄石吾廬好。準擬歸途思。

漁園詩集

三十六

我私

同六在宿湄園。授黎仲簡主人。

今宵。異萬里。客連床。華髮夢如短。邀頭直。長興闌。知露冷。醒解得花香。此地堪三徑。相得薄紀唐。

六在見過瀨園

以擲爲遊子。刺投得友生。花開歸路眼。徑掃故人情。蓋瘁嗟南紀。艱危賦北征。臨分憐語塞。攬轡復班荆。

偶成

何曾志快云云。錯把殘生付白紛。入水春也。
長。紅。遍。大。花。氣。是。香。雲。禪。心。無。得。便。爲。行。空。
其。此。名。有。聞。僧。伴。年。來。渾。眷。屬。平。分。粥。外。上。

和方劍子有叙

荆門方劍子。相慕三十年。未相問。頃年七十力疾賦詩見贈。遣令弟來云。亟索一音。私遲恐不能待也。奉和一律。劍子諱鱗時。

著書以孝廉隱

門聲弱冠。魏綠疎七十。纔通一帋書。異代山河。又。淚。兩。家。澤。畔。未。忘。初。幸。同。先。世。稱。漁。侶。方。生。在。願。及。殘。生。共。卜。居。木。榻。便。宜。調。老。病。微。軀。惜。是。烽。餘。

輓劍子。劍子以八月初三日發書。廿一日

予復書至。明日逝矣。

公石言。以和君詩。何意封關簣易時。應有傍。汝。將。無。枕。上。領。子。私。黃。泉。帶。去。卿。克。則。

露歌來可當碑。若道再生緣更結。雲菴仍與釣灘宜。
方千居雲菴

秋日送丁芳夫入京

五十年來始罷兵。人間好事付書生。叔孫纔得通時務。王父何妨嘆晚成。葉滿洞庭遊子色。袂分江閣老人情。若家舊有虛聲在。不比當年韓柳名。
王元之稱丁晉公齊各韓柳

五雜組 古樂府爲西山作

五雜組。霜後葉。往復還。墻北雪。不獲已。西山賊。海國詩集。

小除住梅菴。七虛無人。樵爨其中。

空山先得雪。虛室最生寒。路絕如舟宿。僮閒似旅餐。貧家難勑斷。敗歲且團圓。井甕饒供給。外孫頻問安。

傅子健善笛。寓浪山園中。

水半荆扉柳岸斜。圭峯長遠動殘霞。寒山沾得陽春色。霜後重開二月花。

乙巳詩

年五十九。菴居蕭槭。有來受業者。藉以銷閑。
五月復有東門之痛。無腸可斷矣。十月遊龍
湖。所至輒書草。駕憂。午火投宿。皆不輟也。洵
無賴爾。詩故無多。

過柿葉園

柳橋蕭瑟。自來同。暢捲綫。知室已空。卷展香殘。
爐未冷。主人只在此山中。

畱文君山

讀國言集

三

白雲入我室。遠自南山至。關門鎖白雲。不令南
山去。

江干訪李共人作

霜鬢寒江裏。踟躕。生。交由孫溯祖。年。弟。
難兄。出岫雲。何意。寫有情。盛年友。不易垂。
老自和平。

奇字皆隨枕。高花且近樓。解鞍予自止。閉戶予
如遊。命駕輕千里。同心重白頭。到門適雨雪。袍

澤意何稠。

龍湖畱別李共人蘇子範

餘生應自默。君作舊人看。渚隔橋時渡。楊懸語
直寒。遠遊老自怯。久敬客全安。回首平生事。同
嗟此道難。

岳陽畱別湘中李子過

反。離。反。非。左。非。左。剛。易。歐。何。安。補。傳。朱。
亦。頊。儒。生。侮。聖。人。罪。浮。祖。龍。火。李。君。絕。世。才。蒙。
戎。足。輒。軻。僑。樓。古。市。隱。珠。玉。自。磊。砢。意。氣。廢。千。
人。平。生。無。所。可。十。載。瀟。湘。上。揚。催。獨。在。我。爰。作。
出。岫。雲。爲。君。泛。單。舸。摩。挲。大。江。頭。相。逢。如。飯。顆。
慙。予。太。瘦。生。羨。君。願。自。朶。臨。別。重。叮。嚀。相。戒。且。
靜。坐。慎。旃。爾。立。言。古。今。得。安。妥。

李一男工部移江南尊公共人約予偕往
訊以詩

沙郊七載賦離亭。頃道南溟自北溟。冰雪一官
皆在水。工部治河移。福星幾路總如萍。揚雲髮
爲玄侵白李。謚心知藍與青。若得尊公偕鼓棹。
淮鳴且和許。鳬聽。

詩

年六十園居閒然五月後三渡洞庭小除始
歸聊以遣懷

人日前伍相菴書自松滋至持箋索草并
帶周仍質令君書自和願

念子音難嗣計程五日餘達驛元且投筆就隔
年書發筆爲君草成吟卽我瑤池梁裏萬里何
事到巖廬

人日後發達友書適隣遠諸感遇小集

讀國詩集

卷二

集

脫脫憐三日投閒此會歡發心際夕吟努力拜
年餐達友求聲易親知見面難人生經苦厄事
總平看

新年卽事

耐寒解石意能老樛材歲敗生心喜病痊試
酒開借書并友至移枰帶菓奈自昔遊方外何
妨老更賦

偶成

嚴樓風雨裏如旅重懷歸門閉花能老家

亦稀入田峯合影遠石澗成磯爲喜晨光動招
鳴鳥飛

高密柳遮廬盤旋池岸蔬樽傾萬里客衆滿自
家書新霽如秋爽飛花似雪初北窓卧已足誰
復駕黃車

載酒山寺書所見

山水之間意在酒南東其祕聽維歌池邊却見
僧鶯鳴雨後纔知女笠蓑二月沅泉皆有主
家飛鳥亦無多餘生傲寄羲皇裏何事安車問

讀國詩集

四二

欄沙

鷺

山中池下涸群鷺不遲去湖三十里汝從何
處知

青州連芳五星沙李子過同寓岳陽掘池
得泉予適至

池成客遠至泉發聲如瀨融洩異昔時相見在
意外

高燥古城中三尺下如乳未知土生水未知水

生土。

花下池鳴泉。有琴鳴泉側。主人樽正開。日歸七不得。

同李子過田月鹿集連使君署賦贈令弟

芳五

江城顧影狀婆娑。投止如歸得養病。文添威儀維且緒。謹醇尤喜頰非坡。依君官署饒泉石。集我群遊似柵莎。春注不殊司李意。衆人有母愛予多。

瀨園詩集

三

任連司李署長君子桑。供給周主延講工。駕予像持歸青州。賦詩紀實。

君師予之友。君父予之母。因絲觀君喜。七君另有取。

君才獨帝上。它技總非屑。滿腹如懸河。在手不在舌。

引我寢及廁。親手藥兼糜。弱冠如老人。敬古世為私。

為我頰上毛。携入青齊侶。願得卽生男。從君學。

齊語

使君去長沙。署似野人家。門多長者車。方知公子嘉。

雙烈篇 有叙

孟津孫黃中觀察示太公諱挺同太君累

宜人義烈事。在崇禎十五年冬。既建坊。且

崇祀矣。昇自授外史。應得輯紀。幸託履歷

之下。借入楚風。庶幾江漢以南。共瞻嵩嶽。

事期傳信。言媿無文。

瀨園詩集

四

集

大明三百載。剛大塞天地。靖難震厥初。義士如麟萃。項者錄國變。燕吳繼殄瘁。具區一泓水。血映洞庭翠。江陰掌大城。恃險奮螳臂。少府拍微軀。老小子靡遺。此外望風解。敷天同崩墜。可憐三十年。川谷悲音。未聞鬼或厲。安望人取義。吁嗟古河陽。正氣自天界。崇禎壬午冬。黑風飛雨至。閭邑如澗潰。脫身蚤為智。孫氏凍雙節。遂成千秋事。憶昔樂陵令。勁骨堪隣比。又憶和靖尹。慈闈馨可二。首陽及萇弘。魯公與龐次。將無

孫氏墓從今指屈四墓頭墓嗚呼天下生一
亂得一治。冰霜曾幾何。春光旋耀曜。潛躍維我
公待時善藏器。出呂繼芳烈。鳴和聲不匱。昇也
乘黃車。傳聞辭匪異。幸公楚大夫。采人楚國誌。
不敢頌。蓼莪載頌錫爾類。

成青州詩有叙

明季青州成中丞諱以循吏著。抗節魏闕。
衆正交推。累遷至南臺御史。幼時事。被逮。
直聲震天下。丁亂屏跡十五年。以高舉終。

瀟園詩集

四三

集

子其範成進士。來遊楚。紀實示予。因志以
詩。

國初尚勲勤。季乃好正。直當其憂人。愛不食它
人食。楚才可晉用。安往不自得。肥瘠總越秦。旁
觀有餘默。青州成中丞。司直孔有力。起家由博
物。衆母歌。罔極入官忤金璫。烈燭杯小熄。天
求卓異。召對羣推亟。累遷擢南臺。立朝儼正色。
抗疏射權要。其飴赴誅姦。是時予草奏萬里回。
心懸金陵被逮初。一路人選案。彷彿逆閹昔。

魏幾反側。周顯昌頃之山河改鴻冥莫可弋高
舉崑崙巔。飄笠時不測。放跡家已斷。變形友不
識。偏真登山人。十五年荆棘。即君來楚遊。屬予
錄其詩。同宦一葉落。黃車載簾笈。爲公紀高風。
絕世而獨立。

爲連海崖司李初度作

使君官巴陵。洞庭秋可五年七。載驅馳未作洞
庭主。南盡鴈回峯。北極蘆洲渚。東臨昌江頭。長
嘯汨羅濱。西更上青天。百戰蜀江浦。只應祕書

瀟園詩集

四六

集

即艱大簇莫數乘。間得平反淑問聲。縷七轍跡
過巖端。每作道旁語。班荆足優遊。徹夕常自午。
古人願爲雲。助龍成風雨。昇也出岫難。龍至因
仰俯。頃乃投帷幕。公駕正靡盬。令弟及令子。授
我絮與醕。遲七公來歸。萬壽賦楚七。鼓我洞庭
樵。爲公歌且舞。

同里鄭芭山。遷湘中。丙午冬。偕遊天岳。和
韻言旋。

康成鄉近釣灘頭。班草江城共泛鷗。飛雪舞。

七欲動屑波。迭石七如浮。貽來句喜。緣生黑。隨
去圖看卧可遊。聞道熊九耄且耄。蓬蒿何得向
石謀。

雜詩

乙未月中天。開戶客羣起。細看散步人。影亦分
過喜。

濕化還上屋。高鳥不依人家。在山夾水映得夕
如旅。

佳便手飲路絕。令僮遊席地。亦論齒選巖坐。
海國詩集

白頭

門內芳草得。更去何處尋。萼開如速客。果熟自
來食。

身閒麥雀滿。門閉籬龍多。長路白頭人。美君老
在阿。

江干

絮起高千柳。如松在雪初。路長幸草軟。江暖覺
陽疎。畧課漁皆產。杉排佔有廬。輕舟下潮好。料
出勝攤書。

丁未詩

年六十一。三月遊君山。四月二十日。生男與
父同年。與祖同月。家信至。湘中鄭芭山在坐。
爰各以同。還家。適梓人至。續刻種種。隨屬姪
達夫亮夫。刻族譜。告成。歲旦改矣。

江干

麥苗平似水。柳絮汎如鷗。路人身半出。漾漾作
泳游。

風定釣船齊。征人舟亦發。不須人處宿。荻花照
明月。

海國詩集

野人住江岸。鷺鴨偕鷺陽。徑掃白花浪。大呌過
門舟。

巢思閣

細看高士傳。僑寄與君同。姓字今方確。鄉書頃
漸通。簾垂如午後。門閉是山中。架笈知無幾。問
奇應不窮。

壽姊塔文十一木生

萬曆己亥閏四月。十有一日。君初生。崇禎己巳

月再聞子侍先君共先兄。拏舟湖上叩君門。先
姊開瓮念頻傾。七哥強進六哥觴。十哥二哥各
相將。頃之四哥五哥來。千雲亭全作醉鄉。令兄
十哥酒中仙。掀髯巨觥爲衆先。而我與君三兩
得壁上。觀軍何冷然。先君上座意溫溫。甘毳迷
膝飴。外孫只今回看四十年。君遂馳驅力中原。
燕吳巴蜀及黔滇。天地帶甲君文言。皓首歸來
事盡非。惟子與汝自依依。一人六句一七句。一
人崔駰一縞衣。一人山南一山北。渾身滄桑對
斜暉。適逢今年閏。今月爲君鼓。權祝老耄。願子
抱孫君會玄。安知漢晉自何年。

瀨園詩集

四九

早秋

閏夏涼。應早。層厓暑易平。北風先氣至。秋色自
心生。雞肋須長裕。烏皮問短檠。爲憐初試月。已
動壽頭聲。

湘中訪花竹菴不值見過瀨園

白頭遑復賦河東。泛得虛舟老態同。我昔雪中
興豈盡。若今洞口徑誰通。囊攜未就書相訂。箋

試新臨帖較工。四十餘年人帶甲。兩家脉望各
偕空。

復州歌有序

竟陵西豐鄒子。假金山長徵予一言。爲尊
公弘景令君壽。子與令君及太公馬卿。周
旋久矣。交將三世。道阻長江。爰賦復州。用
寫垂老求舊之私。

復州舊有鄒夫子。桑苧從游天門裏。又今家在
白雪樓。一床書遶西江水。少嶽星兼老人星。兒

瀨園詩集

五

既懸車。孫立名。諸孫盈壘壽而翁。而翁之翁。壘
更盈。弘景道人閒自若。後有述者前有作。一官
幾處雪上湯。歸來十載雲中窟。我昔一瓢掛漢
川。山陰興盡去茫然。噫吁嘻。武昌江畔會周旋。
倡子和汝三十年前。

戊申詩

年六十二兩番入鄂。八月泛舟南山。訪文木
生。小除夕。往弔木生。過家姪孫輩。擁爐開藥
載牛車而還。

雨夜飲夏稚亦使君署有序

廬江夏稚先自蜀隴儀令遷岳丞無宦情
初鎮新市已入郡城皆冷然也時就子郎
往來似山中人因紀實賦得仕宦青雲子
勉旃一十六韻諒稚先仍未入耳也

岩樓三十載入郡偶踟躕萬戶何勞止公門更
令然官由蜀及楚吏似隱兼仙地易家還道街
加祿轉廉民惟供白水路擢上青天卧理江干
市行看荒垌煙雲開仍得雨泉洲自生妍退食

瀨園詩集

五

幽如墅躋堂地亦偏予懷聊爾耳君意寔延綿
揚子雕蟲日公孫收豕年鵲頭詔莫問雞肋句
誰傳文酒興門事風霜楚客緣興闌寐且假語
細席頻前每至隨蔬茗有時特几進臨分意不
盡相祝壁同全敬頌歐公賦青雲尚勉旃

齒落戲作和田伯珣

幾何曾舞象老景忽攢髭長嘯難開口方願寔
仗鬚舌應防築薛唇豈聽亡虞掩袖非吾事高
談興未殊

豈以剛因折難云老不知萊嫌根莫斷米幸汁
相宜夏后尊同爵魯宮頌再兒任衰倘有術便
與此爲期

輓姊婿文本生四首有序

姊婿文本生自甲申官南部令累遷至督
學太常寺卿已亥歸里甲辰選過瀨園五
年不相見戊申八月六日子孺舟造晤相
對承久明日主客皆有倦意子歸小病木
生遂以是日寢疾至廿四日逝矣子揀其

瀨園詩集

五

夕相對之語九段入語錄爰輓以詩

衮衮高談入錄奇何知此夕竟分離聞君簞易
還加點尙是嚴郎在話詩

杖節一官嗟萬里破巢十載戀殘枝可憐片席
寒岩裏記錄流離失業詩

全家昆仲盡寒微佳婿看君祿更飢此去但令
坐自滿道子遊遠不思歸

木主三賢八友生添君坐位寔鍾情自家頗得
莊生解却爲同人淚幾傾

反蘇戲作，有序。

蘇和仲云：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得百四十。予苦閒，不能耐，而反之。時年六十有二。

靜坐太無事，兩日當一日。若活八十年，纔只得四十。請益日無倦，從今或努力。

生日口占

十兄姊弟，連變親。初度排當，醉一巡，喚得么么。憐我小么么，今是日頭人。內監輪管有宴，爲排當。

瀨園詩集

卷三

投學使君李元伐時送外孫卜馬灼應試
片雲豈無心出岫，或有絲高鳥忽依。人顧影先自憐，憶昔江南遊公門，走百川望洋如滄洲。不至空扣舷，何幸瀟湘浦。太微耀輝煌，昇也蘆中人。澤畔暗迴旋，旅力盡覆饒。經營頗多事，垂老不曉事。河東思上天，生男方匍匐，待何年。有黍尚未苗，膏雨且無然。聊抱它人孫，乞餌長者前。辟如龍雷動，蠱魚躍在淵。願附萬里潮，乘風與周旋。

已酉詩

年六十三家居，遠近友人，迫以倡和作詩甚多。紀叙傳誌之文，終日應接，概不存稿。因自厭，思且止。重九後，過石壇旬時，擬遠駕興，盡而返。

乙巳冬訪九十翁王又白，得劉樞恭詩，幷東問。

圮頭曾與老人期，臨發何絲更探奇。眼底纔看山片石，臂間應喜黑生絲。茲泉釣罷難逃世，梁甫吟成足待時。著就品題書一卷，各流獨子重予思。

瀨園詩集

卷四

甫吟成足待時，著就品題書一卷。各流獨子重予思。
劉公蕃官青州司李歸時，裁司李。

破去長風且繫舟，家園芳草較前稠。邀君隄柳爲莎棚，貽我山桑易釣裘。時會成周刑欲措，道因假洛宅爲郵。醉餘每夢邯鄲好，翻似齊臣作楚遊。

邑令君南海張樸餘，清正罕異故而頌之。見貽佳句，紀實爲詩。

羣生似黍苗。待命青雨天。青雨不即得。且勿涸源泉。因思古循吏。清白衆善全。不取賢于與。無多望。可憐岩棲三十載。扶杖意冷然。其人來天際。道氣華前賢。染湛及白沙。染湛若高風。付水陳壯章。後先一官鳳。千仞世界如螳螂。本原既澄淨。動止白乃堅。正已物受正。門庭凜冰淵。出處幸同心。光霽喜周旋。賦贈孔碩詩。枯卉有餘妍。適復投繁筐。僮僮積魚鹽。難在惠而費。却自貞且廉。手懷愛莫助。敬頌長發篇。優七應百。爾野老處。

瀨園詩集

季五

逢年

和王天庾二美人圖詩有序

天庾有半身美人圖詩云。堪嘆圖工無意思。動人情處不曾描。又鹽商淡墨美人圖云。只爲渾身都是淡。便將嫁與賣鹽人。予住令姪灼伯園憶而和之。天庾皆賦予。皆比任後世紫陽箋注爾。

去餌垂竿然未然。撫琴原不在鳴絃。西師解得醉翁意。故寫空杯到綺筵。半身美人

煙雲蕭索與天遊。冷落嬋娟宛在秋。聞道真入白水得。難教猗氏覓封侯。鹽商淡墨美人

烹茶戲作 有序

予十年斷酒及葷。五年斷茶。日未黃椒噉幾匙。不復渴也。過王灼伯持菰蘿歸室人入菴烹以進。大佳。因憶東坡紫金餅詩。有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黃鹽煎之句。古今人事多同。咲而作詩。

瀨園詩集

五十六

人曉事。涉將金餅入黃鹽。

紀異 有序

邵陵太守傳子禽。兄弟蚤孤。事孀母頗宜。人以孝友聞。爰感異徵。里有雞雛破鷹掠。從天墜其家。有老雌伏之而蘇。引與飲啄。遂成雛。又一駒失母。它牝乳之。又有犬有貓。事皆同符。書來錄此四異。屬予爲紀。適丁芳夫招飲。同丁枝上劉巖叟張萃上談及人問遺孤事。憶此成詩。

天下孤兒生命在親與隣存心乃異會也

東李其人

東皋真自澹劉白老增妍地縮江南北年分甲
後先予丁未生卜成市肆隱謫得酒家仙並足
千秋事未知果孰賢

東九十翁王又白 有序

乙巳冬訪九十翁王又白晤言永夕餐飲
不次爐炭無多予時尚未六十較不勝也

瀨園詩集

五十七

已酉春浪傳指客貽詩令倩劉郡恭悼之
乃康健如昔因憶三十年來遠友書至屢
爲予驚若甲申越中周葵仲丁酉吳門高
彥旃與子關西劉秉三及上年江陵李其
人而四矣靈均實未投湘招七乃爾誰適
爲此好事者何多一我等也竊比王翁以
爲詩微嘆而作詩因以寄懷

九十伊人水一方雪舟曾幾叩青囊餐加永值
知安穀蠟令中宵賴醞觴細訊纔驚蘇在海大

招錯擬屈沉湘浮生何與它人事衆口還將彭
作傷

荆豔詩 有序

荊州費尚書製荆豔二十題文鐵菴學士
萊陽王使君閣子每題賦七言八句子偶
成絕句耶寫意爾二十豔天下同然而私
爲荆有予故作荆人語如竹枝然因意四
十年前有初遊荊州詩並錄簡首

初遊荊州二絕句

瀨園詩集

五十八

家在荊州外人在荊州裏每共荊州人指點荆
州喜

我看荊州喜荊州人亦喜轉語荊州人荊州只

月七

南紀筆琶歌鈴柝續歌殘幾人樓榭裏桂影帶

霞看 月華

婢始遶斑斕城裏看還聽疏月如收月簫鼓一

時鳴 其二

青天架繩橋江陵東何意移架江陵西使賦蜀

道易虹索

誰斷湘妃竹。誰殘太傅碑。有光如不用。末路復何悲。燭淚

天女採野蕨。娥七到人間。朝出遊冶兒。暮歸雙

兒。欄菱亭廊。采蓮舟在池。香光上岸來。舟中翻不知。蓮房

不耐凌風舞。偃息楚王宮。脫復遇莊生。兩七在交中。睡蝶

目詩集

五九

行七隄畔奔。三月雪飛來。斑綴如二毛。僂僂在草臺。柳絮

高枕松下廬。時間大江流。道人松外看。層波起屋頭。松齋

離騷百和香。獨汝歎知希。可憐寒徹骨。招七歸不歸。奔鬼

漾漾和沙動。波生不是風。只看木與石。森後文在中。水紋

平野二百里。飛得丈人峯。云誰種石竹。萬古

籀龍石筍

天孫嫁河畔。錦成無風波。蕭索章臺柳。寒枝影弄梭。水花

苗齊一望平。漠七復離七。有時波濤珠。柳絮來點七。來浪

飛七如霰集。人便動。酒思山水去。城遠醉翁復何意。麴塵

天如工點染。墨描更在地。人豈仰面看。低頭人有意。花影

瀨園詩集

六

午去直復遲。朝七作盤盂。應有吸風人。葉七捧雙手。荷珠

芳草何輕薄。綠衣動黃裏。柑酒菱無多。晴七爲汝起。燕核

簪去屑柔脂。亭七自嬌媚。遊人染指看。霜節復何意。竹粉

何人自解佩。參差落在池。不應如許長。城中腰無幾。荇帶

枝七憐似貫。葉七惜何輕。羣芳如介弟。楚七仗

家兄。檢錢

午。月。萊陽王閣子書至。貽所著孔方書。侑以
家織。椿。細。云。絲。皆。手。績。可。著。十。年。餘。老。人。得
此。吉。語。欣。感。爲。詩。

萊。海。山。桑。作。楚。遊。嫌。七。手。績。爲。子。謀。裁。成。遠。會
天。中。節。應。損。樵。家。五。月。裘。

萬。里。聞。聲。見。面。難。緋。袍。徑。作。故。人。看。錢。神。讀。罷
重。加。感。天。下。才。貧。自。古。歎。

春。歸。典。去。御。冬。綿。尚。怯。寒。苦。夏。至。前。聞。道。端。陽

瀟。園。詩。集

六十一

絲。續。命。解。衣。許。著。十。餘。年

夏。抄。伍。相。菴。書。至。見。貽。殘。裘。及。丹。丸。藥。物

思。機。難。破。昨。牢。愁。天。際。伊。人。仗。溯。游。收。豕。如。將
終。海。上。伏。龍。何。事。到。床。頭。還。金。適。得。延。年。意。流
火。先。貽。改。歲。裘。六。十。名。家。書。一。卷。平。生。惟。子。冠
羣。遊。

喜。雨。戲。作。貽。丁。芳。夫

宅。前。一。片。雨。百。指。可。無。飢。雲。去。三。里。外。要。路。虹
不。遲。我。穀。價。自。高。愈。益。數。米。炊。

同。井。肯。嘆。我。封。獨。爾。減。加。餐。騎。隣。里。富。貴。生
故。鄉。一。各。一。騎。老。輕。薄。

答。襄。陽。鄭。湯。雪

隱。分。大。小。兩。虛。舟。班。草。江。城。陽。狎。鷗。逐。隊。朱。門
聊。泛。七。抽。身。古。寺。足。悠。悠。江。山。隨。地。皆。投。友。甲
子。編。年。盡。紀。遊。正。擬。采。蘋。賦。未。得。書。來。六。月。已
三。秋。

客。至

飛。花。結。伴。去。馬。尾。帶。泉。來。門。開。過。不。入。要。我。開

瀟。園。詩。集

六十二

門。開

黎。叔。憂。畫。扇。見。貽。題。四。解

層。崖。阪。九。折。中。有。馬。上。客。臨。橋。不。解。下。嗟。君。亟
行。役。一。解。或。是。無。事。人。花。開。騎。馬。看。過。橋。渾。不
知。閒。心。險。自。安。二。解。橋。至。馬。頭。低。入。尚。仰。面。看
應。有。在。家。人。爲。彼。行。路。難。三。解。須。寫。一。傍。人。提
手。垂。下。馬。傍。人。每。迂。濶。馬。上。人。不。下。四。解

漁。家。雪。二。首

揀。取。餘。鮭。引。醉。眠。船。邊。唾。刺。共。水。堅。蘆。花。被。雪

無多夢。賴有童孫。脚未孝。

凍江何處許垂鈎。難向帘家貰一籌。認得明朝天肯霽。便將簑笠典爐頭。

雜詩

老年如禮食不多。復不忌入口。怯人看待兒。屏背立。其一。時平如隱者。世亂是全人。身事都看破。難看身後身。其二。不愛生前酒。還知身後名。兩般都自在。受用一無成。其三。

奉園詩集

卷三

題畫

過橋境漸佳。數峯青未了。何故不見人。天下閒人少。

詩下泊官舟。平泉燦爛開。疑是出山人。載滿歸山來。

烟雨江天合。笠簑舟自孤。爲問岸上花。漁人眼無。

家在大山大水門。外應接不閒。閉門却復好。許多假水假山。

奇頭奇底結廬如。巢如岳人家。門外一線流泉分來。同日種瓜。

何處鐘斷泉來。古寺峯頭。道人不耐聲聞。遠去成廬山外。

平林千奇杉。七下人何取。愛此直而高。愛此才而壽。中有小竿竹。不如疑是吾家老。釣徒杉下一人仰視。徑作偷杉人。王閣子詩。

誰染山根五色散。來錦豔雲邊。只見翠芳紅蒲地。莫解孤松綠上天。將無私自妍。○最喜殘陽。

奉園詩集

卷四

斜照更看雨後餘。烟井竹井絲聽不住。想見宗郎壁上絃。人間別有天。破陣子。

石頭菴二首

高僧片石都無事。永日偕城山上山。盞飯剩來晒石上。僧無閒。前石無閒。

琴裡密客聲有色。望中間遠色生聲。枕流漱石尋常事。始信通身是化城。

黎仲簡爲予刻私印贈一十八韻

臨川周百安鐫篆三十年。準衡似不謬法古。溯。

源淵大明駕往代詩。起元宋前章印追漢秦斯。
論將無然仲簡佳公子博雅併象賢千秋意凌
七八分書凌七兒戲製私印久已得其傳君家
工部郎借予此精研無師智自慙晚乃肯棄捐
過獲老坑凍拜手句君鐫經營須臾雷游外破
其堅工緻無遺憾錯落有餘妍古惟顏若趙刀
筆總雲烟頃者文及何變通競後先大道初無
小可觀理已全人生作一事務須陟其巔引類
起它衰君其咸勉旃

頤魯公趙文敏
文三楊何王臣

瀨園詩集

六十五

題李子過像傍有一僧一鼓琴者子過善

琴曾作僧

頗善琴而聽琴自彈不及聽人彈曾作僧而僧
來嫁娘不怕女兒看我來披緇君鼓琴合作琴
僧一個人

青州連司李閩海李中書星沙李山人作

三類奕圖廬左爲予作垂釣圖

于思于思復于思海之涯方湖之隈各千萬里
不相知相逢莫記是吾誰局中局外總閑人無

所用心而用之尚有一鬆露未得釣竿揮在洞
庭側

海日圖 有序

延陵孫子持海日初升圖予等舟七相見
正喜佳衰作初日觀且老人就養何處東
海北海未卜誰是湯題其後

我聞海中之客不肩上天應得天上之鳥長來
海邊邇來滄桑客易變改安知此日在天在海

隣左鄭公八景圖

瀨園詩集

六十六

石門之左玄石右前有洞庭大江後真水真山
看不盡假山假水何多又老人一床書年七借
孫控瓶汲百泉養花架岩十畝間製就八景句
凌七君不見君家康成鄉一莖書帶千秋芳又
不見吾家十八灘高風渺七一竹竿人生老至
如兒戲山水仍非醉翁意

老女行戲作 有序

岩樓三十載招隱者三至皆作問伴對如
克隱故事主人召客七僞讓遂不復速矣

已酉檄復至，樸條張明府臨山中，訪及此，
賦謝博愛。

閉關與叩門，兩七登其然。欺人人亦欺，故七相。
往還老女矢弗嫁，色動蹇脩前。蹇脩甫出門，鄰
里來問瞻。剛盥雞黍手，隨生茶竈烟。請與無虛
日，納采待何年。但得雲常密，不雨苗亦妍。如捧
招飲牘，何須果肆筵。久後語鄰人，初未詩作緣。
過石首衛紫荊令君，昔草相易人，令君關西

昔我高王父康李，康德孫得齊肩，頃者韓若劉

漢同詩集

卷七

劉東三韓儼，如蘭與周旋。何幸大江湄，之子復

爲綠秦雲，適入楚。紫氣遙鳴絃，下車便宜民。上

賞旋進賢，公典吳公治第一。賈生因冠前，榜首出公

門。嗟予失路人，止宿列几筵。拔劍喚倒履，高笑

爲源淵。辟如大海在，嘯涌受百川。痛飲城頭峯，

揮毫且雲煙。予亦滂塗鴉，相顧何嗚然。

營繭室，靚廬山。勒石云洞庭之北，石門玄石

之西，萬古此山客。星歸芳因贈，清泉方長

倩道人以詩

平生美未售，身後價何如。駿骨脫相問，石門徑
自除。

除夕前一日偶成，有序。

門首除室御冬，得遠家人語，傳呼則鳴小
鐺，開雲又思出遊，因以龍溪王氏八十餘
駕遊不止，自祝成八韻。

從今全勅斷，改歲亦旁觀。重壁諸緣隔，疎籬野
徑寬。如親司典謁，不惜令傳餐。時聽道人語，偶
要過客歡。鳴金小史集，舉燭遠人看。無復寂寥

漢同詩集

卷八

意居然車馬誰，出家門限內。躋勝草塘干，却愛
龍溪氏。駕遊老未闌。

庚戌初春丁枝上程，或委丁芳夫王爾方

孫雲凡泰凡姪達夫集飲憶上年張羣玉

在會今謁選北上，坐定王石如至。

城市卽沫鄉，山樓醉路阻。釀成但獨酌，親知稀
相與。破巢三十載，頃乃競危宇。次亦勤掃除，點

綴舊壇堵。落成喜人看，無須惜酒脯。新年饒供

給，容易送賓主。輪次如排當，騎驅走風雨。後至

便下坐。相戒商無叙。令嚴就且巨。潦倒諸大戶。
爲我另設醴。多又亦賽賭。每見舉異聞。詆誕聞
所語皓白。及二毛。癡戲如口乳。坐中藏一土。萬
里事簪組。料得美我曹。羣七此洞府。

杏凡行春分前一日。婿張孟倫見過貽杏

凡時予女亡七年矣。上年後失外孫爲長

歌相慰

嗟予不試藝。非一種。七能事老將。及心知鄙賤。
不屑爲塞兌。垂簾尋呼吸。展卷古人如陌路。無

瀟園詩集

三九

暇款曲舊相識。桐馬勅斷並牢九。染指薑椒下

飲食。伏氣長生豈其然。了無得處如有得。終朝

崇几。掃纖塵。仰天南郭不知身。君來惠我鴨脚

几。潢潤如脂白如銀。烏皮彫玉總不如。真草頗

堪內史書。疑從先世午橋來。謀于長者意匪虛。

君今年纔半子年。問道較早得同然。與君元足

人外交。不開朱陳兒女絲。看破浮生曾幾何。翻

將苦厄供摩娑。九十春光四十五。續得斷腸式

歌舞。每古風如古文。種詩多科。劉梓恭

右庚戌詩二首。已酉作詩過多。向無此事。喜
處生厭。熟處求生。因有段氏停閣琵琶。忌其
本領。乃更彈之意。庚戌入春七十日。偶成二
詩。幾同月。接附此。以示停也。戒飲以酒。封齋
以肉。可發一嘆。

夏五瀨園集刻成。張樸餘明府存問招飲。戲

賦以謝

滄海一蠶歐陽子。它人且得爲蠶否。述而不作
聖者能。其次務與古人耦。知者不作七。不知此

瀟園詩集

七十

理分明。難忍手欺人。不得但自欺。夸言千秋事

不朽。悔將此物虛浮生。錯路到岸莫回首。當季

念起。定枯榮。性也命焉總非偶。猶幸賴此銷閑

居。不然不善無。不有重局宋七諱經營。有如私

醺暗提議。而公酌我私。釀好人間。帝掛無美酒

我公大海受百川。尤喜川之清且瀏。從來知我

比生我。今日知我者父母。

入城。適遇黎孟可仲簡兄弟。劇談因舊。茲成

句。呈明府博粲。仍非詩也。自識

瀨園文集卷之一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一名

毘陵薛 宋諸孟甫評

洛川

劉 縉秉三甫

訂

劉生韻雲門市

叙

後三代史叙

古今文詞。體製近古。皆聽天下文士。臆爲之。獨史置諸官。此天子之事也。凡書備以待天子稽

瀨園文集

卷之一

一

攷者。務須展卷。便得其要領。無取乎繁重破碎。不易洞徹。而必遲之。窮年累月。綜見續聞之餘者也。雖然。抑又難矣。夫史非一體所能備也。司馬氏朱氏紀年。袁氏紀事。二十一史紀人。三者相需。闕一不可。顧其跋扈。竟尾亦處。三不相全之勢。史臣何以處此焉。夫王亡倚伏。微漸之來。其兆甚細。事若不涉。人若不謀。而錯集一時。俱足覩天道人事之不偶。此編年所獨得也。條分縷析。而爲紀事。爲列傳。此古無存矣。然所謂繁

重破碎。正復在是。攷古者亟思得夫一事之初末。一人之生平。而連絡觀之。則紀事列傳亦有徵長。史臣何以處此焉。予一夕思之。編年紀事。皆善錄也。編年之善。十七。紀事之善。十三。兼之者。其二十一史乎。本紀年表。以編年。書志以紀事。列傳乃更得二者所未有。然則考古者取此。遂足乎。抑又有說焉。二十一史。大概重在列傳。而略于其它。嘗較論本紀。惟三史夏商周秦。及漢高光紀爲善。餘皆錄詔命。記官秩。誌始卒。已耳。嗣後。惟魏武文兩紀。差存其概。大約有綱無目。莫見端委。其通病也。年表視本紀。較又簡畧。此皆近似編年。而無裨者。書志分彙。有如帖括。則又近似紀事。而無當。乃其蔚然可觀。獨在列傳。夫列傳。亦未盡善。有三說焉。國家一日有大故。發言盈廷。一人獨持。或排群非。或集群是。衆論不同。然後至理出焉。今各以某議。割入某傳。其失一也。本紀列傳。位次縣絕。何朝爲何臣。何臣事何主。猝不易詳。其失二也。忠與佞爲水火。

瀨園文集

卷之一

二

不有恭顯。不見堪猛。不有岳趙。不見秦韓也。相與將爲辱齒。房杜英衛。克咸厥功。李郭陸李。同勦厥難也。大臣與小臣爲主輔。博陸之于田賓。昌黎之于晉公也。在朝與在野爲應求。隆中之于鹿門。堯夫之于君實也。諸皆同時共事。或一傳總合數傳。或彼傳錯見此傳。而卷以類分。厝置易方。觀者不卽條貫。其失三也。繇此思之。并列傳亦未爲得也。然則二十一史。亦猶之編年紀事。各有不逮耳。予思兼此數家之長。而兼卻

瀟園文集

卷之一

三

并所謂列傳之三失。舉無憾也。此外若兵若刑。若食貨。禮樂爲歷代大典。雖已詳見本紀。又復另自成書。絡繹今古。其于英法相生。損益循環之故。頗足發明。髣髴邵氏函史十分之五。蓋又集二十一史之書。若志爲一書。志也。于以資輔人主。攷鑑往昔。有微勞耳。崇禎丁丑春。予一夕思此。時與同學孫慤。讀書城闕。燈殘薄醉。談言偶及。則二人同心矣。明日予以宋史。孫子以唐史始事。兩人每日捐半。共定兩漢數月。而慤仲

瀟園文集

卷之一

四

定班馬漢晉優劣者矣。是故史之失。恒失在冗。史之冗。由于求詳而愛奇。求詳之病。由于不知人愛奇之病。由于不體要。二者不易察也。大傳爲詞林。則治安不足錄。魯直爲孝子。則賦詩非所重。蘇歐無與于文苑。潘楊不列于亂黨。古人論人。從其所重。可一言盡耳。其不然者。皆書累牘。不盡彭澤之致。唐史萬言。僅錄香山之來。皆緣胷無要領。遇錄輒採瑣瑣。乃爾予等。務知人焉可耳。司馬史肆意于天人微顯之間。望氣占

夢亦已誕矣。兩漢因以伸鬼神之說。則日中而下里矣。搜神世說。爲晉實錄。南史北史。動誌齊諧。唐史幽眇。及閭門之內。遽金匱。在沙漠之表。所見異辭。不皆傳信。近情切理。自有大體。不敢愛奇焉。至若宰相之重。重在得人。韋平已空存于漢史。而後代詳及世系。其無謂也。諸王宗室公主之重。重在休戚同國。罪匪吳淩。賢匪東平。安能有公而概詳本支。欲何爲也。予等爲事紀人。則什一千百。所稱辭尚體要在是耳。惟知

人與體要。故漢史之存什八。唐存十七。宋存十六。備備然。俱或冗也。若乃分美旁出。于項羽。十罪借見于漢高。附麒麟姓名于典屬之末。著循良行實于文苑之內。毛舉昌邑以明廢立。本非得已。追原靖康。以見亡國。恒絲多制。鼎革之會。不敢議。則表章節烈。故周三臣。唐六臣。同主異義。模稜之輩。無足訕。則鄭重直諫。故漢朱游。宋唐方。位卑言高。武侯純臣也。而用兵或非所長。惠卿小人也。而禦寇洵爲美才。諸如此類。或明

或隱或正。或寓亦備備然。不敢或遺。子與孫子。雖謀野哉。實不啻受簡于天子。以爲此天子之事。何敢臆爲哉。

薛諸孟評 分合之際。大足滋初學眩瞶。予謂此事。已經兩司馬裁定。直洎遵而廓之耳。衆人合議。載于一人傳中。不致割裂。同章此龍門司馬法也。本紀爲綱。貫入世家。志傳此涑水司馬法也。嚴孫二子苦心纂述。觀其則例。足徵全統之手腕。

李氏正藏書編年序

學者稽古而得有人焉。授受要領。則確且博。可歲計已。漢初古史焚缺。士子三年治一經。有餘。迨子長著史記。相沿有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而河漢罔極。日不暇給矣。司馬氏編年。袁氏紀事。後此者。亦各執一端。從其所便。輯成一書。子年三十時。旁覽諸編。獨取肝郡鄧孝廉兩史上。下編爲得法。下編予手窺一過。差無憾。上編嫌子餽飭。屑屑然也。因弃亡友孫子士先商榷。思

瀨園文集

卷之一

八

以帝王本紀。備編年之實。而隨以一朝列傳。附其後。俾其時其人其事。匯集展卷。條貫不須割裂。類分零雜。爾耳也。因以漢唐宋後三代從事。其說詳于後三代史序。亡何兵燹二十年。漢與宋不可問。獨孫子唐史。辟地天門。得無恙。空山遠僻。購借無具。垂老自逸。亦無力綜續古今。付之虛願已。丙申夏。薄遊南郡。見書林架閣。李氏藏書。予心動。思取李氏分派諸傳。而編年次第足辦全史大半。明日往購。則其書已爲鳩茲劉

明府先得。一日晤明府。作此語。坐上客皆渚宮。述作士爲首肯。明府適有同心。豁然舉以惠予。予持歸。計日而就。殊自快也。溫陵老狂。不合時宜。戲謔古人。任意科條。放言橫議。其文詞不雅馴。予不敢議其後。姑存其目于右。而盡移其倫次于左。以爲二十一史式。其未盡移者。滑稽附于戰國。道學攢于南宋。亦猶東漢之獨行。三唐之詞賦。不得不從其類也。方技占卜。經義書譜。之各爲類也。其無預于人國者。也有小隱。無大隱。辟世金閨者。分入各代。其它長林豐草之士。不改原傳。而振全史之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物不可以終通。故以未濟終也。予豈一端之執也哉。或曰。李氏列傳。繁簡俱病。錯訛因仍者有之。予無暇摘焉。以俟確者。本紀太簡。而鉅卿碩儒。往往見遺。予無暇增焉。以俟博者。鳩茲明府。秉三劉氏絃。以古文詞。名家關西。楚人間字者。屢滿予其一云。

薛諧孟評 言言得體

瀨園文集

卷之一

九十

李氏續藏書編年序

李氏續史其得失與正史異正史列傳稍節二
十一史體要成文而續史零採諸箋未克繫括
固不逮也然龍湖善謔古人不敢狎侮當代其
是非一本于弁州而不謬則正史所不逮也今
自洪永迄嘉隆仍如正史編年倫次可二十卷
二祖列宗本紀罔敢屬管而列傳有臧無否未
足成一代之書要其豐功碩德奇節異能之士
爛然星列讀者亦將式歌且舞矣虞夏已後征

續國文集

卷之一

十二

戰取天下者不再世輒有蕭牆之憂自放桐征
東聖人亦復不免後此者沙丘禍烈于青宮南
北軍歸于母后唐有六月四日之諱宋遺涪陵
武功之恨若符節已本朝開國幾何靖難師起
而朝野抗節可五百餘人遂爲千古未有之盛
厥後若裕陵之北狩康陵之南巡永陵之議禮
閣瑾姦嵩來鷹鷂之逐叛鐻逆濠致斧鉞之歌
奪情責備于賢者倚勢防微于舅氏不幸而有
一小不正則有大居正者數十輩起而爭其是

剛大之氣塞于天地者三百年無虛日嗚呼此
豈非生民以來所僅見者哉人主無封禪無出
元無上尊號君不納廢后不稱制翁主不貳庶
冠尊履卑男女正位賢聖之君輩出王國之士
克生郁郁乎文哉二后厥有成命仁宣庶幾文
景睿景之權不失經純肅之瑕不掩瑜無得而
議焉泰陵十八年則中天之日月也武廟十六
年則開暇而繁樂也穆廟六年神廟四十八年
則閒暇而怠傲也怠傲之毒深于繁樂積漸至
瀕國文集

卷之一

十三

五十餘年而天下之兵動矣子生也晚視龍湖
老子爲太平之氓又不逮也嗚呼讀此史者式
歌且舞能無彼都人士之歎哉

薛仔鉉評

正藏書多訛誤續藏書多掄揚

雖卓吾子竊附定哀微詞之例然亦有說

二十一史皆後代史臣貶前代以尊本朝

之筆卓吾因之安得不顰舌鋒續藏書大

抵王弁州焦濟園二家書耳焦盡採家乘

王半雜稗官已有濫觴于世說詩話者欲

不拘謹得乎故子寮謂明史他日當在史
漢下唐宋上何也其材朴別也

劉秉三評

如談高曾濫美亦非慈孫也字

字實落足微足信但它人看不見說不出
耳情致淋漓令人感嘆

張民部少卿奏疏序 代汪御史

嘗讀北史謂三軍之命在一鍾轉餉一節須得

魯中牟倪內史其人任之洵有旨也夫餉未賒

兵不可得強民既貧餉不可得賒民之苦甚

于寇而苦餉又甚于兵人主果以牧民之吏練

兵聖人既竭心思法無加此耳余因是思古語

有不可行于今日者古賢聖不得已則去兵又

不得已則去食凡古所爲不得已之日則近代

百計召募加派之日也此豈可見之事哉國家

販章孔厚癘疥爲患敵人仰退寇過不留非直

有不得已之憂而顧一切出于不得已之計計

年以來無不加之租無不貧之民因以無不貴

之貨重以無不荒之歲天下事從此日益不可

爲所由來矣雖然難言也本朝自洪永迄正嘉

戶口田畝日益耗而牢廩支費日益加益自隆

萬承平無事時度支仰屋入不償出者歲計自

二十餘萬矣今日者議防秋議殄寇則兵增兵

增則餉加自昔平準一書利析秋毫而敵稅無

苟者末勝于本也。國家本富什七末富什三其勢非田畝無從出于是上焉者明知爲索鬼神討荒政之日而不暇及亦如下焉者明知有輸粟助邊之義而不暇顧且請蠲除之命夕下增加之詔均之非其心哉于是居間維谷左手挾監安之圖而右手持量沙之籌用交掣而情兩困者獨在轉輸會計之臣余以是讀繩海張先生生理所諸疏而嘆嗟不易也公持簡蒞楚以來凡五朞滿湘上下鴻雁飛鴉聲交馳不絕而朝廷方議練餉已又議剿餉公駐節未幾則疏請移豫鎮楚視賊所在兵近餉遠不至覆爲寇資楚人因以便宜轉輸矣已復請以山西北直抵楚餉路省三千餘里費可十萬有奇已又請借練爲剿益剿練並舉剿急練緩剿近練遠以練借剿譬則貸夕爲朝也它如開銷借支銓叙勞吏盡德至善未可一二數五載以內轉餉千里捷于呼吸而閭閻安堵如故雖負乘速寇之流膚公莫奏而公之功自不可沒爰梓諸疏以爲

清國文集

卷之一

五

廷但知民窮不知憂乃在兵窮今茲所憂將無反是公自昔著績會稽治行在中至內史之間稼穡艱難洞若觀火今取諸奏疏讀之庶幾牧民治兵既竭心思云爾

薛諧孟評 不能變屯給餉便無治餉法不

能化寇爲兵化兵爲農便無獨餉法無止

兵法無息寇法也嘗與楊翠屏侍御談及

此爲太息不覺又聯緒于此序

清國文集

卷之一

六

劉秉三評 痛哭語曲折紛飛翻令人事

謂彼公筆端變化太傳無淚痕

劉它山文稿序

自昔辭賦一道六朝三唐皆盛而古今文人特重言西京者爲夫天子好文諸所爲詞人皆受知人主誠盛事也以予觀相如子淵等輩咸藉左右致聲聞以動天子亦無大異若乃羣然隊伍之中一見達賞除授異數則惟苗川廣川爲不偶此誠天子神聖哲能官人所致乎抑亦士子精神所蓄積于平昔者有以自致也庚辰聖主親策士召對平臺擢二十六人劉君它山以第三待詔金馬門辛巳夏予過澧水與它山抵掌談天下事哀然草土之中言笑無擇而精神滿腹莫測涯涘予嘗有言晉重耳越勾踐區區侯封耳而艱難遲久以有成事然後知聖人至是邦必開其政次或立談取人卿相其中要皆有大過人者存天下事不皆偶然也今見它山益徵不謬此豈猶夫人世之窮年帖括摩揣富貴以爲能事者哉而雲間諸子且爲梓其制來苑如干首以問序于予今天下無一人不重它

瀟園文集

卷之一

七

山者爲其受知天子則重也他山之受知在廷對數語于其平日制莠無與而雲間諸子之重他山乃在制莠于其受知廷對無與君子于此知他山精神之無方焉知雲間諸子不同衆人之爲兄焉苗川勿道已史傳廣川天人三策必求其平昔蓄積所在以爲是曾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者其精且勤如此今雲間諸子所欲公諸天下者凡皆它山精且勤之物哉

瀟園文集

卷之一

六

事事皆然予不識他山之人之文觀平子此序而他山之人之文可想見也

劉秉三評

解頤處亦復正大非它博趣可

比

劉公言文稿序

自晉文章一道。蓋日變以有盛衰。無足咎也。然未有若今日之變之亟者。漢分西京東京。凡數百年。一變。唐有初盛中晚。凡百年。一變。終宋之世。僅再變。國朝始洪永。繼成弘。逮嘉隆。凡二百年。三變。何徐徐也。大約前者可久。故後者起。遂前人不逮。敗于後人。吾以服其力。後人不輕議。失前人。吾以服其識。古人積其實。不速其名。其行事篤摯。而用心敬慎。有如此矣。萬曆季年。已

漢書文集

卷之一

文

三

漢書文集

卷之一

三

予從馬上讀之。大驚。語孫子曰。天下才也。手持三日行數百里。寢餐必備。口誦指畫。卷帙蒙茸。不去諸懷嗣。是戎馬艱難。周道匪直。而公言使者。跋涉萬里。終日以文字與予往來。芥月之間。好音入至。每至。輒文成數帙。盈積几案。予展而觀之。日月幾何。今昔殊姿。自朝至晏。其長可見。予敬之愛之。久且喪之矣。以予累北之將。不應譚兵。公言少年雋才。聲振京師。顧虛衷與予交。公言可謂不好名者。生今之世。求其去名積定。

漢書文集

卷之一

三

薛諸孟評

文不務日變。何取于陳陳相因。

然有意為變。是又落變字窠。曰耳嘗取一。

代制作。平心玩之。波頽尤墜。疑有鬼神為。

之伎倆。無多究竟。綴新葩上故枝耳。予予。

得氣格于昌黎。故極若古而變態自出。

唐子近菀序

文章一道。至今日亦感感靡所騁已。一人不獲已而開之。衆人又復尤而效之。開之者能復貴乎。此衆人之過也。雖然。非衆人之過而一人之過也。夫我則爲文。而他人得以襲取學之。畢竟非至文耳。且我則爲此之文。而他人得移之于彼。無亦于此有不甚真切焉者矣。自古文章所在。未有能免于流弊者。其能免于流弊者。則必其立于不可及。與其不可及者也。古人之文。

清園文集

卷之一

三

至相假借者矣。自本

客難後有解

嘲解惑。賓戲達旨。釋海進學等篇。諸如此類。彌望一色。不可勝厭。非必其一。一肖之也。得其主客問答之大概而已矣。夫其主客問答之概。當客難之始。初無足觀。不待其效之既衆而後厭也。惟其初無足觀也。故效之者衆也。辟之者。但假瑕效佳人姑效輩也。此亦客難之過也。上此而推之。苟其爲聖人之書。則莫不有後之人尤而效之矣。太玄假周易文中假論語。

日。春秋新室假尚書。餘更僕未易數也。獨儀禮周禮爾雅三經。未有效者。何也。三經皆不假借于文字。故人亦不得假借之。後此而推之。文至于馬遷詩至于杜甫。無人不思學之矣。卒無有學者。此又所謂不可及者也。夫惟立乎其所以不可及。與其所不可及者。也。夫惟立乎其所以衆不得而效。衆不得效。而後我所開者。常貴于天下而莫之賤。嗚呼。以言乎今日。則難之矣。自乙丑以來。若子若經。若史若先秦兩漢唐宋諸大家之書。莫不有人開之。則莫不有人效之。此無他。凡今之開之。與其效之者。皆其初無足觀者耳。非果能得其至也。客遊鄂渚。一日得盡讀唐子月麓之文。而振然敬之。謂是允乎其爲唐子之文。而不從他人來者。吾知他人必無有學者。何也。凡唐子所爲文。皆其不可及。與其不可假者也。所謂至文也。

薛諸孟評

予每喜子師倪鴻寶之序黃石

齋日時人不能測石齋之文。則妄而測之。

王子正言序

十年來風聞天下事。著不上書。四十二篇。感于
事故。有書感于上書。言事者。輒得官。故以不上
自明。顧四十二篇。猶病其未盡也。既而思之。嚴
安徐樂。察察數行。輒足動人主。傳不朽。後人有
載書滿車。遊京師。或條陳當時五十餘事。多至
五百餘事。不顯于世者矣。天下事。意所至。則言
及耳。豈必一一而盡言也哉。予友王子少孤。且
貧。好學深思。其言語之妙。與詩文等。憶甲戌秋
與予相遭于野田蔓草之間。慨當以慷。幽隱卑
吐。時王子方弱冠。予以漢人待叔度之禮待之。
積漸已來。交日益深。習中之言。日相多而不能
自制。每一觀止。徹日夜不休也。茲乃挾其正言
一種。逆予于南岸舟中。朔風捲雪。相對蕭然。予
受而讀之。酌近十觴。而竟將無病。其未盡歟。王
子曰。予潦草談天下事耳。嗚呼。匪躬是瘁。當塗
卷舌。潦草如王子。不猶賢乎。王子無效。嚴子作
不止書也。則幸矣。王子諱嵩。字柱河。石首人。

續圖文集

卷之一

王

楚社採風序

代澧州刺史周彝仲作

威函蔡先生。觀風荆南。用敷新刑。再非之閭。周
詢洞庭。已乃烝彼髦士。彙文成帙。顏以採風。而
問序于予。予拜而讀之。有如園林得春。羣芳爛
然。欣賞之餘。竊有它感焉。廿年已來。王國多艱。
二楚最甚。鄖襄鄖黃之間。無黔突。已士子從風。
鶴惘疑之。頃績文若干。以受知大人先生之門。
大人先生。亦復于戎馬倥傯。周道如鈞。時以知
人得士。自快于逆旅之次。兩者均。古今其盛事
也。自昔平仲叔向子產伯玉等輩。皆一國之士。
而延陵季子。獨得縱觀列國。所至必有名流。與
相追隨。庶幾天下士矣。今日者。某與先生並遊
二楚。某自東陵移澧水。所獲幾何。而先生乃得
盡收瀟湘衡嶽之奇。何其盛歟。家語所載西河
單父武城所得之士。皆夫子舊人。夫子輟環天
下時。一過而得其人。諸賢久相習。然後遇也。少
多遲速。何啻霄壤。某視先生。不大縣絕乎。夫受
若職。報若命。使臣事也。有問必告。遇事必為。則

續圖文集

卷之一

王

古大臣事。某等受有司牧夫之責。簡修進良。固分內事。而不必得先生乃于庶獄庶慎之餘得之。此其過人遠矣。

薛諸孟評

叙時文則不能論古。叙古事則

不能諸時。平子特不然。嚴淨之格。落落雄

視。且此序代。曩仲序威。函其人皆不辱此

筆。固當快絕。

劉秉三評

一端之內。層疊數端。惟介甫爲

然。子固則苦其不變。

瀨園文集

卷之一

七

岳州府志序

代作

左氏外傳。髣髴十五國風。意所至。則言及耳。子政以爲賢于內傳之三。貴簡也。禹貢記山川。及土性物產。而畧人才不書。司馬氏列國世家。記人事及天道鬼神。不及山水土產。叔皮思以兼之。貴詳也。竊嘗溯洄思之。荊州風土。比古意于長安。襄陽耆舊。同先賢于東魯。爰是乃有各國圖經。有神州輿地志。天下之大。則楚寔開始也。顧異時所盛稱者。清商舊譜。若石城烏桕。估客莫愁。銅鞮諸曲。概在鄂郢一帶。爲西楚。而楚近于庶。洞庭以南。楚近柔。則衡陽也。洞庭以北。楚近競。則武昌也。天岳視西爲東。視北爲南。視南爲北。在楚中央。古稱三洲。則今巴陵三江口也。君子歌三洲。而哀沅弔湘。思古人焉。庶幾楚風之和者歟。夫楚之有靈均也。猶吳延陵。齊敬仲。鄭公孫成子。非是弗國也。而蘭芷川羅。託興盡在湘中。其大司命爲衡嶽。少司命卽玄石。則岳寔楚樞爾。水經所注荊州之域。大若江漢。細若

瀨園文集

卷之一

天

沅若湘，若澧，若雲，若夢，若沱，若羅，若昌，咸岳有也。秦置黔郡，漢城巴丘。孫劉分荆，今郡大汪以東爲吳，以西爲蜀。則一郡兼備兩國之風。唐稱南州之美，莫如澧。宋稱三楚之要，滙于湘，所從來尚矣。憶予二十年，宦游鼎州，清宮在岳左右，以不獲放舟洞庭，憩君山，登岳陽爲恨。烽燧頻年，山河殊姿，已丑冬，承乏茲郡，爰是久託岳陽。再度君山，過湘中，望羅昌，往來洞庭，經章臺，屏陵之野，披榛通道，集澧陽澤中之雁，繕城隍池。

清園文集

卷之一

三

而居之，澧以上，天門慈姑，西極崗微，職應經營，終踰絕險，柳州再生，王陽九折，皆有轍跡存焉。每至，則弔古詢遺，觀風採俗，時時紀錄，思成一書，不能得其要領，無何得岳州舊志于某諸生。

手實獲我心，喜可知也。展卷則蒙茸漫滅，微有字形，又繁畧或失其宜，且嘉隆以後，無傳焉。爰微取各邑殘編，延集好學深思之儒，增損成帙，其義例悉稟康太史武功志，而胡氏滁志、安氏嘉志時相出入，大約編年仿溧水，記人仿龍門。

記事仿袁樞，觀天分地，仿班固，經國則兵農並舉，宜民則租庸畢悉，一命之榮，于物必有所濟。十室之邑，忠信自有其人，一仿古史，若志若表，若傳，分彙輯要，或簡或詳，不敢或誤也。若乃大亂之餘，一行特著，五代傳聞異辭，南京強半存疑，以逮裨海野乘，旁搜不遺，抑亦意所至則言及者，歟。是役也，始自庚寅重九，告成于辛卯端午，華容嚴子首昇從事居多。澧陽張子真、江陵王子文南各出所獲，蔚然備矣。而予以公餘取清園文集

卷之一

三

義定體，折衷其間，予與諸子克咸厥勞。後日者或得與風土耆舊並列，楚書君子歌三洲，思古人則是書徵云。

薛諸孟評

叙後附博雅九歌與荊州記

絡繹奔赴

劉秉三評

典核處錯落可嘗

宣城沈子制統序

三代已後賢者皆功名士。此公言也。國初盡功臣。其季乃有名士。此漢晉兩代之私言。非公言也。自昔有鯀在下。帝曰。俞。子聞如何。鹿鳴之次。章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則皆名士也。易嘗不在初盛之日。夫國家和平立功。然後有名。及其危殆立名。然後成功。自單騎解戎。以追軍中韓范。相國司馬皆以盛名。克威厥功。最不幸。亦使宰相得之。若敵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執熱以濯。則何可。一日無名士哉。神廟之季。迄今三十年。士子好名。已甚。方圓在千里之內。前後無百年之久。井底自鳴。何裨。勝負漢季。天下名士至數萬餘人。今日若相似。然畢竟過情不祥。旋踵輒敗。論者以此執咎。聲聞想當爾矣。雖然。予終不敢謂名下士盡虛也。今春麻糲稅赤肩。走天子所。遭油江故人于旅次。爲子指數此都作士。則推宣城沈子公綏爲首。久之。余投刺與談天下事。維時江游上下。羽書旁午。莫知所措。沈

涇園文集

卷之一

呈

子以微言中機宜。造次具得其要領。予心異之。不能寐。明日乃出其生平所著文如干首。予從此時時叩沈子之門。不能剋離。旬時往復。歡愈故舊。願瞻孤島。携手同歸。沈子顧予語曰。自昔才士氣爽。見于眉宇。趾高中動。莫克自制。往往然爾。頃年已來。閱人多矣。莫不有簡淡寥落之意。未老而悲。非貧而怨。耿耿如有隱憂。不可解也。將無遭時不淑。固已得氣之先歟。予唯唯不敢與。以爲肯哉。沈子自道也乎。夫聞其聲不見其人。有其光不用其光。古人皆不得已。而有名于世。故其名克威厥功。以視虛聲處士。若蒼素不相疑耳。今日者。執熱以濯。非名士莫克有功。則沈子庶幾焉。此豈予之私言也哉。

涇園文集

卷之一

呈世

薛諧孟評

功名二字世俗口頭禪耳。自穢

士冒功虛士冒名而士又將駸駸薄功名

吾吳士鮮有析二字各標義趣者。矧能拈

擲二字。只如許淋漓婉轉。乃知楚士多士

楚才多情。不特出澧山川。與楓丹斐聲。

王席之時執序

自舞象時則與席之交最歡。今二十年餘矣。予性沈寂。多感憂。從中來不絕。未弱冠。卽感感如窮路人。席之豪于才。而氣復足以自爽。軒翔瀾落。開口而笑。無虛日。雖屢凋轍。亦復嬉戲。不屑意。如世外人。相去二十里。旬時一見。必捧腹窮晝夜。不倦。予每誦昔人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之。句以贈席。席之亦殊自異也。尚有異者。予讀書流觀之餘。繼以手口。鎮日不滿二百葉。

瀨陽文集

卷之一

書

席之目力所向。可五百餘葉。盡得其要領。下筆爲文。疾書竟帋。不點竄一字。而予經營慘澹。循循不逮。席之嘗以傲予。予爲夸言塞之曰。百世後。則稱說相如。寧知有枚氏子也。諸凡席之所爲文。初與人若不同題者。甫脫藁。則同社十數子競聚索而觀之。且讀且怪且笑。席之亦復自笑于旁。所謂觀者既樂。作者亦應自喜。無惑其終日志得耳。庚辰秋。過予同宿。一樓人定。散坐城頭。席地相對。月淨水滿。形影散布。席之忽覺

噓不可止。顧謂予曰。頭顱老大。昏嫁逼人。飢饉游至。大不可堪。昔者裴劉相感。所云貧賤如此。復逢亂離。正在予汝也。前此二十年。予與汝頗頗當時凌厲一切。則以爲天下事。咄嗟可辦。且誰知有今日乎。予頽然不自得者久之。私念席之狂士也。疏褻三十年。一旦用心。及此。大不可測。明日以語同社諸子。咸謂其有富貴氣矣。果再非而售。抑何信歟。憶神廟季年。席之與邑中兩黎方弱冠。予尚劉髮。相與競爽。一日。皆勁敵。

瀨陽文集

卷之一

書

也。席之甫十齡試童子冠軍。予時偕兩黎。嘆不如今席之。又復次第去矣。予雖欲開口笑。何可得哉。聞之通不變者。不窮窮不變者。不通。頃年已來。席之亦備嘗艱難矣。犬吠到戶。郭敞行遠。求如往昔。開口笑。不數得。然後閉關東山。辟影間寂者。五六月。而始稍得雋。此席之變事也。然則予且從是不屑意。作世外人。席之許我乎哉。

薛諸孟評

直叙先後告樂之致而行文之

黎耳菴宦稿序

自昔賢良文學之詔終兩漢無虛日而古今文人特慕孝武何也爲其無所用之而好之不棄也古有好弋者既持戒放生刻木鵠而射之其爲不衰之好也加甚十年來同社十數子以志爲文僅子方耳菴兩君子冠進賢子等每以題課會輒不子不樂美兩君子脫此苦海得力爲詩賦古文詞不醒齷耳今夏耳菴歸自州且以制菴如于首見示予視其文奇且博與年俱長若其會情達理鏘隙必透用心良苦猶然涵玉樓中僕夢燈殘時人觀者不知其爲宦稿也吁何其不衰也天下事如皆作魚釜兔兔觀者何所用吾心焉爲繙爲紵服之無數則君子人也耳菴曾語予曰某所過輒不忘者凡三佳士疲民江山勝處耳予首肯久之曰厚之至也乃其不忘此道亦至厚矣

薛諧孟評

子方耳菴制義能使人不忘至能使忘情如子者不忘思子方耳菴自惜

禪詠草序

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衲衣輩遭遇文人如士女然不戲謔不止蘇公所云借禪以爲談亦習氣爾予因思傳燈載一千七百人自王侯下逮僧衆皆得證果獨文人不居一焉阿難以多聞見損華嚴以多聞致戒古今文人莫不談禪終不得禪容有作仙無作佛者其口業應然歟予不能文而遊于禪則不敢復謔禪乙未歸自天岳休夏秋仄衲侶時時叩關先後雜沓開口如一瀨同文集卷之一竟

瀨同文集

卷之一

竟

薛諧孟評

禪中何嘗無文人裴白蘇黃皆文人耳假借四大以爲身是真語卽是謬語禪之不廢詆自往劫已然矣

全楚賦卷叙

考自周秦後取士殊科既錯列復屢變也漢西京可十餘科東京定四科唐宋至三十餘科其特異則天子自策爲制科外又有高隱異才科熙寧始画一涑水當國復增爲十科蓋千百年繁合耳頃者科舉取士以經義三百年不小變也夫惟古殊科故無專官自二千石察廉舉孝外人得舉所知頃一出于科舉故顯貴之王司三歲大比而彙征于督學大比仿佛周禮大

瀟園文集

卷之一

四

又

司馬督學則司徒大樂正也大比從來已久督學迨自正統始督學之于大比譬之農氏課畊以待獲洵擊要矣雖然難言也三年大比自萬曆癸酉糊名易書王司與士子摩揣相遇自昔希文駁議彌封蓋十不得一其勢然也然士子無恨于王司也督學與諸生通姓名察貌言而得其人十不失一然人猶有憾亦其勢然也凌王部先生督楚學政課士仍經義而博古招隱兼殊科之獲故是科大比得人最盛大比取士

于督學大比以得人稱而督學掛吏議百穀既成保介獲譴予惑焉先生以高隱禮待予予思爲先生解當世之惑因于其試卷授梓公言之曰凡茲大比所拔士則試卷先拔之矣

和順令周仍質論叙

嘗讀史至官渡之戰以迫陳倉則掩卷嘆曰此區七尺寸何與得失且霸王亦歿身止耳何當千秋而大智大勇人出萬死以徇之歟莽靡極也我等捐三寸管思與班馬李杜頡頏今古將

瀟園文集

卷之一

五

又

使後世慧業人時七與我周旋而悠七歲月任意乘輿而爲之豈有幸乎因是以思自昔著作名家者其摩揣經營生平總無虛日其初思以有用而爲之其後至于無所可用而樂此不疲譬之北平之射內史之書求須史轍焉不可得也仍質周子弱冠則與予大肆其力于古人亦各期有所用之耳三十年來予退而充隱持一卷自娛而周子踏蹤蜀道旅食京華已乃折節一官予似寒岩片石冬春一色周子則

嘉卉然。摧剝之餘。與日增妍。然其不復與董輩逐隊爭勝分賢良一席。則兩人一揆也。頃來廢八比。尚古文。開放三百年瑟縮之手。我等自負作當今穆伯長。而用武無地。一日見獵心動。咄嗟成七八首。爲兒曹式。忽周子不遠萬里。械刻如千首見貽。竟讀則奇且奧。倍于予。予欣然矣。予偃息人外。雕蟲應爾。而周子乃于載馳載驅。居七究七之頃。得此。固未可同日語也。因是以思。前此蘊蘊。數十年緒。餘乃有今日。寧可測。

瀕園文集

卷之一

四三

又

其涯涘乎。天下事明者一。人行者一人也。張文成李長源趙韓王。未嘗躬親行陣。坐而致勝。古今談兵者必歸之。何事區區尺寸。與天下爭哉。予與周子從壁。上觀乃得有此耳。

寬仁錄叙

公孫成子之博也。不敢爲寬。管敬仲天下才也。敢爲不仁。人皆有所不忍。而或不能得之士大夫。則才人文人之救時者。寔爲之。申韓文人也。其書則刑書也。商君才人也。其政則櫛肉腠而

加甚焉者也。之二者。皆救時也。異時天下援七子與氏。思以不嗜殺一之。仁何希于約法。而滅呂破項。回憶制挺。挺秦呂若楚項者。不啻尼山幾底冊書也。何前知乃爾乎。予與氏亦救時也。吾友蕭子祖篁。負命世之才。博極羣書。而處身應物。類長者。示民以不悅。兵戎滿地。從破巢剝膚之頃。著寬仁一書。上溯虞軒。下迄宋元。自天子迄庶人。著實考效。由身及裔。如老生輩勸世常談。而要戡亂定正道。不外此矣。蕭子將持以救時。歟。嗚呼。居上不寬。人而不仁。聖人之言。伊可畏爾。蕭子故文人才人。其言居然聖人之言也。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可乎。蕭子博宦星沙。會有東門之痛。棄官歸。近六十生男。六十四又生男。著積善之書。而慶餘祿胤。此卽其寬仁實錄也哉。

瀕園文集

卷之一

四三

又

每讀確壘語錄。皆省身克己工夫。亦是積善之書。其知者以爲文人耳。亦六十始生男故加意言之。伍相菴評

羅氏家乘序

邑南山在洞庭中央，居人可萬家，絃誦者百餘家。羅氏族最大，世有顯者，遠山卜宅，三面背吉，形家亟稱之。考其先，宣議大夫崇堂公，娶文信公妹，景炎潮陽之潰，挈家來此，遂綿七乃爾，承平三百年，號稱羅氏堂楹，有元末紅巾賊刀痕，以爲異。頃天下大亂，南山千萬家，什分存一，獨羅宅巋然如魯殿然。山之厓文氏，亦代有顯者，爲信公支裔，或偕羅氏翔集歟？嗚呼！士大夫不

讀圖文集

卷之一

四

又

平生鼎革之會，越境與抗節一也。越境而永世，人之保佑，亡國盡忠之士視與朝錄封功臣較久遠也。君子可以無死，當以羅氏爲法。昔人登會稽，思禹德，予因羅氏思信公云。

十佳人傳序

鄭翁年八十，貽十佳人傳，予咲曰：我等老人談佳人，如既弁談舞象事，不復樂此也。又如買憤後，更思賈勇無其具矣。雖然，枯僧過屠門，不應嚼，未必不知味也。亦豈得以枯僧廢庖人哉？劉

覽一過把，既不已，因憶佳人亦如才士寂寥未

已，重以坎廝，初令人愛，既令人忌，乃至殺之後，甘心焉。百世後，適令人憐，若符節也。鄭翁其有感歟？十佳人中，爲李羅首，宜者，久之，也。少伯年六十餘，扁舟飄泊，視吳宮花草何等，而依七乃爾，不棄老，不厭貧，雖古淑人，何加焉？予更審其人，此身如震茵田，初頗爭論，晚乃閒廢，雪窻抵枕足拳，如鉄白頭之吟，乃在男子。今日者，處上巫峽，時來夢中，思鼓枻兮洞庭，誰浣紗兮若耶？

讀圖文集

卷之一

四十五

又

翁其爲我圖之

且問老人真個人，不要真個還要人，現人不要如何，又要人。
李共人

瀨園文集卷之二

華容嚴首昇平子所著

毘陵薛 宋諸孟甫評

洛川

劉 統乘三甫訂
劉生韻雲門

叙詩叙

于澗樓詩自叙

戊寅

予家世以詩名予生未識字則口占爲詩年十二始諧四聲今作詩十九年矣詩成帙不盈十

瀨園文集

卷之二

一

抑何艱歟夫以予于天下事靡不言也靡不作也無慮皆不知而作耳予居然作詩定不知詩夫詩難言也自四詩則既有正有變累遷迄唐有初有盛有中有輓當其是天下是當其非天下非豈一人力哉國朝詩凡累變大概過宋元遠其獨不逮唐耳適賴有先後諸大家勑持風衰適足以衰詩自諸大家以外又畢竟無一人足以言詩者雖郊島全賀等輩時或復生譬則涪清河濁君子務取其大矣四十年內非薄先

瀨園文集

卷之二

二

輩者踵相接也卒與先輩同無是處何哉天下事不矯既往不成更始其常勢也然而江河日下後不如前正坐是耳貞元而降作者思以凌古人而無術乃至左馳外道成彼一時嗣是以後宋人亦復廢唐元人又思救宋避溺得焚愚不可瘳國初四家十子因循元習直待成弘乃正厥始是故成弘矯宋若元者也矯宋若元不得不返之大曆以前于是歌行優孟李杜近體聯摹開元是則全是非亦全非詩存詩亡同在

此日降而嘉隆抑又甚焉南岸起而議先輩之後則宋之廢唐也復州之尾南岸則元之救宋也畢竟宋能變唐不能並唐元非藥宋與宋同疾嗟夫信陽師心北地證宗既已夢中占夢七子投誠于二家後人操戈于七子將無以燕伐燕八百年來無有是處抑何艱歟夫周文商賈並爲昌朝魏儉曹奢均之亡國秦革周禮而亂漢仍秦法而治此豈可一說而是者哉且夫古人既往後人未已能保我不爲古人不能保後

人不爲我旦好一異夕有人同。同既可卑異不復尊。自古至今立法者不知幾聖人矣。不見有一人不與者。況乃區區詩人耶。予居然作詩。則幸予寔不知詩也。何古何今。何去何從。予舉無知焉。予自作予詩耳。夫古聖賢之文列于經典。如孝經如四書如二戴禮。庶幾至矣。往往言詞真切形容不勝時動引古詩以發明此。可以思詩之爲道也。當其動于心感于物卽于事而能以一篇一句一字之美曲盡其致。使後之人或

瀟園文集

卷之二

三

復同予心。遇予物若事。而因思予言實獲彼心。則予詩傳矣。正宗上矣。後如長慶之白元豐之蘇南渡以後之陸。此數子傳世差盛。凡以其近俚近諸會情切理畢。後人心故也。夫子之言實獲它人之心。則其初實獲予心較甚也。予實獲予心足矣。復何望焉。竊嘗有言述而不作。惟聖者能之。下此當爲其次者。聞善言百不如我有一言之善。見善行百不如我有一行之善。衆情然也。吉甫作誦。吉甫自賞宜耳。家甫不逮吉甫。

亦復自賞。寺人孟子又不逮家甫。亦復自賞。先民有言。仁者自愛。吾聊以自愛耳。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吾何知焉。計古體三卷。近體二卷。絕句二卷。凡七卷。卷不盈萬字。又樂府百首。懷古百首。凡二卷。卷不盈五千字。此外則有自守成見戒不復作者。五七言排體也。亦有少頗多能。長而倦焉。鄙不復存者。三五七言長短句。及六言諸雜詩也。自十二迄二十。凡九年。未嘗一日不作詩。然什不存一矣。二十以後。病幾死。五年不成一字。今其存者。大半皆年二十六至今。可六七年。此六七年間。每月僅可作三日。詩此三日。詩又十分存五耳。帙不盈寸。無惑也。又戊寅已後詩。不在帙內。

瀟園文集

卷之二

四十五

薛諸孟評

詩猶歌也。禁千載上下人無聲。

不得束千載上下人同聲。不得百年來北

地。歷城公安景陵各自抗喉。顧何如平子

一解滄浪之縛哉。

劉秉三評

應然語如得。未有前輩喜談沈

十淵樓已刻詩選序

杜陵詩之聖也。無三十以前詩。予已刻詩。皆年二十迄三十詩。少年自信過勇。好名太急。想當爾耳。用是歆然。內慙久矣。憶戊寅秋。刻是詩于江陵。暮年。聞荆之一二少年。摘句笑予。予未或作。又三年。若溪周子。見而嗟賞。徹夕不寐。愛予鼠驚。予正復作甚。又七八年。至白門。見宣城沈子手評是詩。怪可參半。于予或作。或不作。亦不甚肖。語曰。得失自知。不其然乎。丁亥冬。山棲無

濱園文集

卷之二

六

事簡未刻詩。既竣。取已刻詩。閱之。如選前人詩。又如老生看後輩人詩。毫髮無可欺。有任臆。古人者。有沿襲古人者。有自矜獨得。不知已爲古人先得者。有意佳而未達者。有既達而好盡者。大約玲瓏有餘。蘊藏不逮。爾時。曾未萬軸。跡匪千里。不知而作。無惑其然。今日者。匪口日益。庶幾知非是。故慙之。慙之。乃復存之。何也。當時山河未改。風景自殊。父母愛之。兄弟無負。童心成羣。開口常笑。天地之大。舉非予有。舉不是

予之懷。自喜自憐。旁若無人。固十年來所不遇。得者若乃未老而悲。未窮而怨。天下未嘗大亂。而嗟嗟然。如有瑣尾流離之音。一似得氣之先。者。予亦不解。何以不幸而言中。乃爾也。予以是慙之。終復愛之。脚踞累夕。嗣者十三。窺者十二。後世視是詩者。無作三十以前觀可也。

薛諸孟評

內慙二字。深刺焦贛。憶予初錄

制科謁夷陵座師。師曰。有刻集否。予謝無

之。師言不刻。是刻集召詆。猶可自悔。奈何

濱園文集

卷之二

七

故予至今不刻詩。如平子詩。雖二十以

流布。何害。然具平子識。請方可刻。詩方

重刻已刻詩

劉秉三評

詩寫骨髓。讀者人各有心

如與之同心

于澗樓未刻詩序

予嘗自約年四十方學詩。凡四十以前詩皆不知而作。未嘗學也。天下事。未有不學而得者。譬司火。矇修聲。兼則不工也。右軍五十書始進。貴堅之射。以六十久。乃有獲也。問。問。問。鄉。問。裏。雖聖人。必有師也。嗜。菱。嗜。痴。嗜。鍛。癖。然後不倖也。獨奈何。至于詩。而易言之。以予泥泥中村以下。非有宿慧。非有宿緣。而且以四十以內。千祿餘力。婚嫁休腸。才江之銅島。莫鑄。顧渚之笠澤。安在。典會所適。咄嗟應接而爲詩。敢言詩乎。皮襲。夫百煉成字。千煉成句。非爲鈍者言也。沈休文。彈光脫手。非爲滑者言也。句句工。非詩也。可一句不工。否。字字工。非句也。可一字不工。否。正言之。不如反言。何以風。不逮。頌。顯言之。不如微言。何以悲。伯。皆雅。諸如此義。類不勝充。吾家滄浪。口詩非關書。須多讀書。詩非關理。須多窮理。此豈可以不學而能者乎。夫無所有。與有所有。無所得。與得所得。均之。非詩。均之不學也。予生平。

瀨園文集

卷之二

八

悠悠忽忽者四十年。事事未學。何嘗學詩。憶戊寅秋。刻詩渚宮。時年三十一。諸所已刻詩。皆三十以前詩。頃然內慙。而復有未刻詩。則皆三十以後。迄四十詩。猶之乎未學詩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雖然。亦差有異。予自戊寅。迄於九十年。

讀書窮理。未窺涯涘。顧三十以前。見古人。輒心動。頃能不動矣。有所得。輒在面。頃無色矣。尚有說焉。前此未老。而悲。頃漸老矣。未窮而怨。頃果窮矣。未亂而憂。頃大亂矣。未出門屏而思。頃

瀨園文集

卷之二

九十

原。頃。輒。跡。畧。在。天。下。矣。十。年。之。內。或。歌。或。哭。者。五。年。泥。中。露。中。者。五。年。種。種。非。復。三。十。以。前。事。或者其爲詩。亦差有異乎。爰簡而錄之。始戊寅。止丁亥。銓。求。于。交。畧。記。行。藏。以。代。年。譜。噫。嘻。長林豐草之交。男生女嫁之餘。予則天地間閑人耳。予將以詩老。非日能之。願學焉。自來年始丁亥。嘉平朔日自識。

薛諧孟評

字字斤計。爲小。未。却。字字借詩。

標大心覺數年來。說中晚說宋元進面。

東山詩社序

乙酉秋歸自白門棲隱東山之阿寂寂不能耐
丙戌春大書方版懸中路將北粥餅集諸比丘
談一大事無有應者已復控諸耆宿相與尋孔
顏樂處亦無應者邑之大非無人誠薄老夫爲
誇不足語也上巳後始有靖廬社月一飲可
十人已乃得五十人已更得七十餘人昔謝靈
運山澤之遊開山通道動以數百人今其庶幾
君子多乎哉中秋前一日江州黃子將集山中

清園文集

卷之二

十一

有韻之言結詩社約不過五六人予既祝髮爲
在家僧黃子乃以昌黎待無本之禮待之招招
不置予唯唯色然喜曰實獲我心矣憶自壬午
來輾轉兵火同井皆流離之子也所遇故物一
切無有獨詩腸尚存耳抑匪啻存之殆有加焉
士子生常平世風夜強學靡事不爲竹中求一
澗然不可得邇來周旋風雅有突莫黯無可干
之祿無可之書飢寒非累生也求大通適具
在山中放棄全如海外來則登詩社流落

皆悼亡思遠一人之身一日之間而古詩人之

遭遇之性情殆備欲無詩得乎予不知詩強作

詩生平上下楚游歷吳及越所至莫不結社爲

詩久住則有城中社城外社江陵是也偶過則

有江上社山中社齊安是也舟中則有舟社太

湖記遊是也路同則有路社新安道上是也今

且將與諸君子偕老東山矣安得不有東山詩

社維時舊侶增憐新知有美指不多屈座上美

滿有會而作倡予和汝秋以爲期自此日始鳴

清園文集

卷之二

十二

呼天下之生久矣大亂亦如大治不可數得我
等庶幾無虛今日哉爰是與諸子約爰是與諸
子夸言之也自昔商山非有迷津黃綺眉壽適
蒲坑焚南陽九戎馬地龐公諸葛君等輩羣萃
名下士何術自全將無茹芝抱膝以爲是賦詩
行野之人與物無患歟我等藉是自脫云爾抑
更有請焉國朝名臣碩儒踵接三百年在朝在
野事事與前代競爽獨文章一道不強人意其
全力盡以工制舉菟而緒餘乃爲詩賦爲古文

自四家十子草草開始以後遂欲以何李當李杜以元美用修當班馬以于鱗子與等輩當三曹諸謝誠者難之矣大約有名家無大家宋知誰歸我等不幸謝制舉執不爲尚勉勉此道爲吾代釋此一憾自古文運之與國運不相謀也周之後進文過先進黃初建安聲振兩京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荆舒選唐取中晚薄初盛是或一道天下事在人耳諸君子勉哉其無以老夫爲夸不足語也

顏回文集

卷之二

三

薛詩孟評

將詩社作大鐵圍山何處客修

羅漫血吾美吾乎子已

劉秉三評

沉痛軒轅粉飛不已何啻山陰

道十

種玉堂集序

自古詩人若陳拾遺孟襄陽等輩皆相望于窮或遂以爲詩能窮人或以爲窮而後工皆不然之論也王文穆楊徽之皆以一字數聯立致要路詩何嘗不能達人摩詰佳處什九在開元以後蘇明允既遊京師落筆敏于山中時又安在不達而後工哉夫抱心者身也身實有苦樂而心安得不有艱易先民有言惟福生慧窮尚工矣何況達乎予因以是細數古今詞賦之事自

顏回文集

卷之二

古

人主爲之鮮不加于民間數等其次則諸王宗室與幕府賓客倡和園林亦必有羣中鶴立之美往往然也陳隋之主無道已文皇明皇獨步三唐若乃淮南陳思昭明謫仙長吉諸君子一時作者咸遜爲弗如此易故哉大約本文百世氤氲已久且其色聲香味既與人殊宜其心之所思亦莫得同也今夫以匹夫徒步之子席門繩樞竹床土銚之間細絲高竹未調于耳瓊花怪石不供于目以逮好鳥麗人高僧名士莫緣

爲侶此外或惟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可得在下

然而登高臨流或無其具良宵令節不知將

者有之矣諸如此類皆所謂詩料也而皆無有

而皆恃此支離顛領之心誰空而爲詩辭之

文人談武事地間人談天上中國人談海外無

望其言之親切也惟是怨貧傷老終日書懷

望一色無足觀耳澧蘭華陽國主今之賢王也

樂善似東平好古似河間而其多著書喜作詩

樓臺歌舞友朋山水之樂則在淮南陳思之間

今所成種玉堂集則其所與幕府賓客海內知

交昌子和汝既三十年卷帙盈笥而此其什一
也子取是集觀之衆美之中尤者自見髮髯淮
南之于八公陳思之在七子庶幾勗立矣國主
事君以忠名事母以孝名自昔高會皆爲文人
飢餓已久今其岐嶷亦復翹楚詞林間始以幅
憲以慧益增厥福者歟請以種玉堂集爲祝
薛諸孟評 嘗疑王孫冬園亭甲第之樂而
少空濶幽森之致披此序爲之意解

集敬堂詩序

自昔惟至尊則稱萬壽至親若父子不祝年然

以南山之義推之民之父母遐不黃耇則壽

人子之言也師與友若七十子不相爲壽自香

山九人洛陽十三人而壽詩始盛迄元始壽以

文是故慶壽非古道也夫懿德是好愛莫助之

而求助于天亦人情之至耳近代增設之事或

補古人所未逮此其一端已唐文皇云生日不

樂爲人子言爾若人子爲其父母生日安得不

樂亦既樂之而自是集吾父之執與吾所與友

善者如干人以偕樂之于是以飲酒賦詩之儔
代宣吾至戚無文之心斯不亦人情之至乎余
友雷子水陽負逸才好學篤行能盡交天下知
名之士辛巳夏其尊人首山先生官兗州太守
會六旬春酒盈疊遠莫致之爰集衆言將械之
鳧山汶上之間以爲壽自比鄰密戚若龍臺諸
君子昌子和女于洞庭江漢之遙以迨燕秦吳
越巴蜀諸名士無問知首山與否但爲水陽友

者莫不爲首山壽。甚至旁推及其友之友。尚未得爲水陽友者。亦皆爲首山壽。自名公鉅卿。以迄葛冠布衣。得詩若文。可數卷。蓋自古壽詩若文。未有盛于斯會者。以壽詩若文而集。可數卷。以人子爲其父母壽。而集詩若文。卷實自水陽始。固古人所未逮也。吾聞君子事君以人事。親以知人。是故孝經有率其朋友。助敬之旨。然則水陽亦猶行古之道也哉。

薛諸孟評 凡今事與古別者。不可不極力
海國文集 卷之三 六

尊今此案。吾吳人膽窄。不敢翻翻案者。楚人耳。

劉秉三評 是頌足諷是健

劉長御詩序

隆萬已來。大雅寥濶。典刑乃存。吾楚今亦漸觫。人望子私念此任自重。非後生干譽淺見寡聞者所克舉也。邑自同社十數子而上。如喬齊子。雙高若諸先輩。皆忘年與子交。而子所潔已以進。則長御劉先生也。諸先輩與子時時昌和。爲詩。長御好學深思。造次相見。語必經典。獨未嘗作詩。頃五六年。始及此。遂成數卷。自作自選。葉易數四。什分存一。務期毫髮無憾。而後已。一日出以示予。予受而竟讀。嘆曰。此吾代高適也。典刑在是矣。夫吾代爲詩者。視前代益多。而詩益衰。抑有故也。國家功令。初不錄此。取士士大夫不以此輕重人才。凡此居然作詩者。其于詩非真如嗜酒好色。不能自己于性情也。或少年好名。精神大半耗于干祿之學。而復以其緒餘。分風流一席。不然則有爲紳先生。勞于王事。晝錦之餘。萬全孫謀。然後以其既衰血氣。應酬山水花月之間。之二者以外。則又有布衣之徒。其始

學制舉執不成退而學詩思挾以涉四方遊大

人不得已而從事無惑乎于此道概無聞也長

御先生以童年蚤舉遲之又久多識以大其蓄

而後及此故其詩之力常全兼以息機風靡門

鮮維賓彭澤之腰未折大春之刺莫投故其詩

之韻逸而氣清又何惑乎其毫髮無憾乎古人

有言天下之患患在爲者不能能者不爲也往

子竊怪先生以烹廟初試策受知天子而不受

人爵其生平讀萬卷書走萬里路而未嘗作詩

瀕園文集

卷之二

三

二

兩者均有能者不爲之嘆今先生一日爲詩而
天下之爲詩者舉自失也假使一日彈冠而出
此纍纍若若者能復自得也乎憶昔子祖伯恭
伯霖與令祖止齋美齋處勝國之季力耕東山
矛伐自衛旦夕虞和以自娛我皇祖待以殊禮
亦竟以客星終二家所從來久矣今日者戎馬
關山旅力莫措先生不受人爵予小子亦正無
爵可受子美云詩是吾家事所願與先生世守
之矣

寄懷湘中詩序

崇禎丙子夏四月周子鴻儀以湘中廣文署治

吾邑明年秋八月邑令新至後三日周子旋車

湘中予聚同社諸子晨起去城四五里饒道左

沿途所至徒輿摩擊舟亂中河塵支兩岸狀如

救火避寇進各爭先以視前三日迎候新令者

衆其倍也遲日既中周子至則羣分數隊隊列

數筵數步一觴終十五里未嘗斷絕比日晡子

等憩止渡口心數行人皆垂頭緩步問然後答

瀕園文集

卷之二

三

二

如有所失未見有色然言笑者予然後知周子
之足以感人如此乃邑之人亦復羣羣然爲其
所感如此此亦足以見古道在人而天下事至
今可爲也周子治吾邑但暮月善政勒石可五
十餘條予嘗兩言以蔽之亦惟是無欲與不接
已耳夫無欲既持身以嚴而不擾又御衆以寬
天下事應無不可爲者然而君子知人論世思
公所以感人遂至此極者其難有四其幸又有
二焉公以廣文署人邑事秋毫無取一難也以

廣文署人邑事不畏強禦二難也以廣文署人
邑事能使民之見德愈于諸弟子三難也以諸
弟子之見德遲于民卒與民同四難也若夫邑
方苦苛政公適至冬之後易爲春則一幸也邑
令新至衆方待澤于不可必而益重去此居居
究究之人又二幸也士大夫苟以救時爲心常
自立于清與簡之地黽勉所難以出人望外又
相其時地所亟而收之天下事真不足爲耳攷
之漢武無良吏僅董仲舒公孫弘兒寬居官可
濳園文集 卷之二 三
記三人皆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宋史循吏傳
僅十二人皆不足以爲循吏皆散見于文苑道
學諸傳學道愛人將無然歟公深思博問動與
道準對酒當歌登高作賦此又豈弟所從來而
同社諸子愛敬公加于邑中一等有繇然哉爰
是于其既去數月繪圖賦詩彙成卷帙以發明
中心之好予益知公之感人如此不已而吾社
諸子之好善至于善已去而好不衰非有所利
而爲之然則吾社諸子亦猶行古也

薛諧孟評此文絕似韓歐較玉局更進矣

何也韓歐皆得六經之深而善用之無一

字做古蘇則猶未免有古人在

劉秉三評如記如傳如疏四物賦形全無

定賢通真蘇玉局

湖上草序

國朝詩存者數百家，什九皆薦紳之士。其一爲布衣窮而後工者，達而後傳，將無然歟？雖然，布衣詩非工不能存，薦紳但有詩，輒存是故。詩在薦紳輩可傳者，什一布衣固居什九。今日則論其達不達，後世則論其工不工也。且夫名譽所在，當時則聞，歿則已焉者，往往然矣。亦有能得之後世，不能得之當世者，端木之聲愈于仲尼，而顏曾祖豆居其上，白居易、鷗林、賸句、梅聖俞、西夷織字、王昌齡、高適、王之渙、咸被管絃，數者李杜所未及，受享于當世，而千秋後諸子之視李杜何若也？予邑白子奇士也，弱冠以詩名，而老而不顯，以布衣終，然其工適如其窮，不可廢也。今且梓其湖上草三百首，求傳于予，予之窮不下白子，白子其持以遊于世，世有薦紳之士可與言詩者，則白子傳矣。

薛諸孟評

每訝自作一詩，輒發傳世想，殊

局促可笑，惟見人詩可傳者，輒爲傳之藉。

黎子方遺稿敘

亂離已來，山中蕭條，座右爲亡友置木主，凡八人皆詩人，子方其一也。八人中，子雙以大學生，老士先選明經，席之舉孝廉，仲清、文伯、桂和、孟求皆諸生，獨子方成進士，官差顯，天下誦習其文十餘年，名盛著。諸子弗若也。督學太原，陷于寇，不能死，尋稅歸，引李白、王維、鄭虔等輩以自解，于今名故無損，無何同令弟遇兵，竟無後，以視諸子皆得正，又弗若也。子方于予爲若年交，

瀨園文集

卷之二

毛

較蚤于諸子，其弟小陸，好我尤篤，余潛然哀之，不能整忘。視諸子有加矣。憶庚辰秋，謫遷維揚，勾余序其詩若干卷，行于世，弗果太原之陷，遂無存者，歸來纔得新傷詩百餘首，比遇害時，同它所著書皆火，已或拾得數帙于寒灰中，則其生平百分一耳。嗚呼惜哉！子方之詩不逮其文，今其存者又非其佳者，以予所見，懸朴朴釣魚五字，但有微長，不愛官七字，人飢山果落，蟬天響泉來，十字，父老爲言三代雪，尋常搜得四時

雲十四字。頃歸見贈。有書亡幸。子在五字。皆佳句也。皆不存。然其沉思鉅響。居然孔頌。自加近代諸名家一等。假使其詩盡存。後世當亦盛著。如今日之盛著其文。李白非所及。庶幾王鄭之亞。嗚呼惜哉。

薛諧孟評

零零落落。寸寸率率。斯為真痛。

子方

海國文集

卷之二

五

戴正野詩序

十五國闕楚風。而江漢附庸于二南。迨屈宋荆始實兼國風小雅之美。子瞻所由進擬楚頌。歟。漢魏樂府。清商獨鳴。石城銅蹄。三洲諸曲。無慮皆楚聲。唐三百年。襄陽祖孫。位正當也。宋代詞賦。特推閩浙。而潭州戶耕。曳後來居上。洪承後星沙齊安。及先高王父兩山。以四傑倡始。其下何李。譬聯涉之起。劉項也。嘉隆遞變。新聲競起。或矯弊矣。更滋弊。或立異矣。不必異。得失揔不

海國文集

卷之二

三

可知。要皆吾楚事。蓋此道千百年源流功過。皆歸吾楚。予昔從事楚志。考其詳。故記實。非張楚也。二十年來。谷空無音。功與過。概無歸私。念此任自重。非干譽喜事。淺見寡聞者。所克舉。玉沙正野戴先生。好學深思。七十餘年。如一日。生平避世金馬門者十年。浮家吳越間者三十年。一時名流執弟子請事其門。投老歸來。小隱湖上。漁簑櫓比。扶疎遶屋。宛在水中。句索和于門內。字見問于戶外。蒼蒼者一一供以風雅之具。而

一一克受宜迥絕乃爾乎癸巳小除前一日積雪月餘矣予岩棲寂落重以坎廝纏身薄遊三百里挈舟所凍過先生之門而投止相視同心顚仰踟躕者久之細席圍火傾吐從來壺齋徹日夜不可了已乃發箚出其論著可十卷高可丈許藏板數區已乃揀燕吳諸名流倡和書若盡卷軸狼籍散布席地最後乃取自稿詩千餘首給十燭付予維時除夕旅次燭三跋始竟東方且白大有獲也予嘗語人謂詩分體應如分類同文集 卷之二

家一人之身如現數身然非夫執一手口彌望一色減字則五言增字則七言者也乃今于先生見之子美云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型所云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者此千百年天下事爾是人事歟

薛諧孟詩

敘述勿勿情景幾及千古畧緩

二三言如布景之有有意處耳

曹植之詩序

自昔國家制科一道塗既錯列法復累變息盡得天下人士而後安蓋至力田隱逸皆設科而宅無遺慮已其有奇才異等如李杜輩則又不階科目徑入官又許士得請闕自薦如此尚不免有襄陽高安諸布衣相望于窮蓋才人之難也頃三百年限天下于八比一科而終始不變才人所遇抑又難矣予初辟兵西子湖時年十餘遂與吳越一二同心許身嵌岩棄帖括者

須同文集

卷之二

三

就平生未了之書陰詩送老至今不悔也吾友相之曹子長于予十年其生平所著書多且久于予顧沾沾八比不即斷絕三戰三北而後乃今始有還心長林豐草之間予先曹子著觀文一日撈守釣吟如于首詩梓白門屬予子好學深思立身禮經予定師事之今讀其詩蘊涵淵博望之知非朝夕時或一吸數斗淋漓滿紙畢見其人每尋常酬應亦似前人遇高文典冊海涵地負乃知迥絕嗟乎假使國家制科

一聽天下人士量能受官請閣自薦如曹子者
漢賢良方正唐博學宏詞矣寧區區一詩人哉
夫惟曹子不區區詩人而曹子詩乃通絕也
嘗言杜陵詩聖也無三十以前詩達夫百年將
半之句自存而謂其詩在五十六後古人不遠
詩也子固詩可當家而彭氏恨其不能詩古人
不概言詩也曹子不區區詩人曹子乃得爲詩
人哉

薛諸孟評

拈一人集輒極論古今詩文之

卷之二

三

變大家往往如此今人必侈口贊此人意

欲何爲

劉秉三評 中有解處

江陵詩社序

予家在洞庭玄石之間十餘年來聚同調十數
人爲華容詩社嗣是玉沙石壇油江往來唱和
亦復十數人今秋箬溪周子葵仲謫還巴陵集
其一家言及吳中名士近十人與予社爲一頃
共人然之叔方宸青五鍾朋玉象岩用梅凡八
人爲江陵詩社函其春吟如千首以訊于予予
色然喜曰何其盛也大詩淺事耳然其興也非
一人事建安已來稱敵稱豪七子四家代不勝
數勝國之季迨我正嘉詩社浸盛大約倡者弱
冠和者剝髮只在十年之內葢風氣使然矣林
九成有言位高者無詩心無位者無詩身以予
觀之身與心未必遂可以詩也司馬子長以絕
世獨立之才官太史以爲身軼軻寂落以爲心
而賦讓楊馬詩讓蘇李假使子長生開元大曆
間豈復使李杜稱尊哉何則風然也正嘉已來
大雅寥濶典刑獨存吾楚蘊釀百餘年今始大
振諸君子生當其時皆積詩字負風譽不終無

位也。又不卽有位其身與心適足爲詩。龍臺鶴澤之間。樓臺芳草。爲吾楚最勝。入春已後。歌舞日夜無虛。天下名流。四方至無問。乘傳檣簪。慮無不與諸君子邂逅爲歡者。宜其詩多且佳也。竊嘗有言。詩厚物也。刺常似美美。不似刺。怨常思羣。不思怨。谷風無失其故。行野無失其親。詩中天地不在人間。而况諸君子合志同方。永以爲好者哉。其相視莫逆。何如也。予家在洞庭。玄石之間。族雖累世。身實僑寓耳。頃將築室。清瀨園文集

卷之二

詩

宮歲時乘興往來兩社間。諸君子其無以出國大夫待我也。

薛諸孟評

除却應酬濫惡句外。留連嘯歌

皆足爲樂。諷刺憂危。益生人感。所云彼自

咏檜者。乃品詩第一則也。湘漢間屈宋猶

在。少易其製日詩耳。

劉秉三評

唐宋以來多有以詩句割剗

網者。韋孟詩徑是直諫。尚以爲割剗。古道

哉。得此一論。開豁許多。詩人莫謂王

謝

以下原缺

王天根詩序

天根王子。生二十有七年。名盛著。子始生。子生二十有五年。始相見于澧水。時王子旣爲一代人宗。子亦落落千秋自命。不苟合也。相得爲忘年交。凡二十年。王子以詩終。自王子死。天下大亂。又十年矣。以大亂故。竟無後。其所著書及詩。若文。舉無存。其同父之子三俊。妙年好古。有諸父風。從人間灰燼之餘。搜得遺詩如千首。子復口授五六首。成帙。俾百世後。染指有餘。思爾王瀨園文集

卷之二

詩

子以言語詩文。妙天下。可五十年。生平不識兵革。色聲香味。厚自供門。以內盡詞人。所至輒有故人。與周旋。其博物似雅。輕財似俠。善謔似諧。好辯似放。樂善似厚。汎愛似通。久遊似浪。屏跡似寂。無營而不憂。似達。趺坐七日。夜朗吟而逝。似有所得。不善飲。而有飲。致不學琴。而有琴心。不事佛。而目與衲衣爲侶。自王公追一介。兒童迎送。無不歡喜。其詩強半工于香奩。落帔輒破。管弦。故板焚蕤。帙而不絕于人間。嗚呼。古今詩

人不得志于時者鮮不窮瘁以自傷也王子落
薄一老明經而開口笑無虛日故其爲詩和且
平如初盛時亦足徵其所養爾予壬午秋從事
楚志爲作傳今讀其詩并及此以見大畧以明
予與天根二十年交予事天根一如三俊也
薛諸孟評 作身後序乃啼笑如生爾爾

秦兆谷詩序

士之負才自異學古有獲者思以自見莫不感
于其所遇其所謂遇非如世俗人所慕也取其
足以成吾所異與所獲斯得耳今夫詩淺事也
古今世無治亂人無愚哲男女皆足以爲詩然
君子之得與于詩者莫不有其遇合焉青蓮高
趾少陵失路襄陽窮而後工右丞達而後工假
使數子易地卽皆謂不幸卽皆不必能詩薛如
蘇子卿晚年從容漢陛便碌碌無所表異然則

去予邑不百里予生三十年三至其地然後開
其鄉有詩人秦兆谷也兆谷定善詩既于予同
時且比屋而能使予不聞其姓字可以知其所
遇與其所得爲詩人之故矣當神廟時四郊
無壘人人思爲有用不似今日也兆谷棄舉子
業不治顧隱于詩每一詩成朗吟數四輒去其
草或于紙尾署它人名姓今所存幾五分一耳
予讀其詩觀其齊物達化于于放放在玉川香

山之間。因感其所遇之不偶。先賢如聊邪之于仲尉。公安之于文長。竟陵之于白雲。皆以表章微隱。自負明哲。近世士大夫。無足語此者。至使衆難辨。則之士。無以自見。以予觀兆谷詩。固非仲尉所能班。殆與文長白雲相伯仲。此可與知者道也。兆谷著錄種種轍跡。幾遍山嶽。所至如有宿歡。今其子濟生與予友。以文詞亢厥宗。嗚呼。古今詩人遭遇如兆谷者。又幾何耶。

薛諸孟評。殆有無限磊砢感慨。憑詩序而

瀟園文集

卷之二

七

應迫自序

古高士。閉門踰垣。子與氏謫之。迫斯可以見子與氏。亦未爲古人慮也。一見則無不見。無不見且無不至。端可開歟。余生于世四十有四年。舞象太平者十餘年。處堂者二十年。破巢者十年。十年之內。泥中露中者五年。一丘一壑者五年。屏跡東山。北鄰密戚。概未接對。自擬阮士宗。鹿床殊不媿。爾忽忽已丑冬。渡江訪江陵故人李共人于三湖。頃之。真定彭曠菴見招于荆北川。王子京見招于岳。爰是大同朱六旦。姑蘇袁穉菴。維揚湯右君。南陽彭禹峰。金陵房大生。興國馬密菴。梁山伍芝雲。嚶鳴一時。踪跡遂在人間。東野云。一日人周遊。六合人皆逢。倡子和汝。句時成帙。用古諺應迫爲題。後世自未可令段干木等輩見。或不妨使子與氏見也。共人孝廉。諱世格。曠菴荊州監司。諱三益。子京澧監司。諱遂六旦。岳州太守。諱光。穉菴荊州太守。諱于令。右君澧刺史。諱調。附禹峯。滇南中丞。諱而述。大生

吳諸生諱天駟。密菴楚進士諱之圖。芝雲汝寧監司諱三秀。皆以詩名世。終靱帶甲。天下皆是。而詞侶適會一時。當與中州十六詩人並列也。余故詳誌之。余雖汙。不至同懷素白序。爾辛卯春歸日。髯僧無不可。題于南平舟次。

薛諧孟評 情景大半無奈。然其中亦自有可喜處。

霞浪草叙

南郡庾先劉子。示仙人詩一帙。云用二童子扶。凡積月日爲之。自題曰霞浪草。嗚。劉子致。辟子。句予評定爲叙。竟讀則怪如騷。麗如選。上且逸。如三唐諸名家。或卽事立就。或經營熟。竄不作。縹緲唐語。書懷詠物。一與詞人不殊。予以是信天下果有神。仙凡天下所爲。神仙則皆詩人。文人也。漢志神仙十家。隋以後。遂三百餘家。愈多。術愈不傳。秦皇。漢武。挾富貴。致畸人。窮杯海。瀨園文集 卷之二 四二 又

潮州蕭右溪詩序

外。不能得。溪山大壑中。鍊真。採藥。銷形。瘠骨。以求之。亦不必得。而古今詩人。文人。縱酒。好色。登高臨流。坐而得之。嗚呼。亦甚異矣。桓譚云。天下神人五。一仙二隱。仙者不必隱。乃以文詞自見。乎。余于是思詩文之慧。其福可以不朽。又思其爲魔。爲妖。至死不除。聞道者。懷然尼以戒。有餘不敢盡。聖人之言也。君子畏聖人之言。惟不盡言。故可畏也。不學詩。無以言。三百篇。皆不

盡之言也。然如相鼠如巷伯。既盡言矣。不更可畏歟。予讀蕭右溪先生詩文。得懷古如千首。簡淡蘊藉。意在言外。而愛其不盡。乃其即事寫懷。及書紀種。則裂背髮指。畏其太盡矣。先生以蚤譽高第。筮仕三千里。坎壈纏身。尸養倚閭。卑濕故在長沙。形容幾同澤畔。彼諸人者。信已太甚。聖人之徒。曰彼一時此一時。是以不敢盡。是以不敢不盡。

鄭鴻雪序

瀕園文集

卷之二

四

又

或出或處。或然或語。所必同也。而同心者鮮。若夫非出非處。而有道子。非然非語。而有詩人。之意。在言外。遊子之身。在天地外。而其心。非復人間。則同者難矣。鴻雪道人。足跡半天下。薄宦忘機。冠蓋一如瓢笠。適借戴東陵。霜紅散地。出門數百里。便有可憐之色。而二人同心。可知矣。予釣竿垂老。自分外史。道人少千十餘年。出處尚不可同。而心自同也。道人詩。皆紀年紀遊。交日益廣。詩日益工。則其用心于內。雖浪跡與

面壁不殊。識者并勿作遊子觀。

梁園吟序

七十子。惟賜與商。可言詩。有爲言之耳。後遂有端木詩傳。卜詩序。未知果然否也。傳與序。不相謀。則知言詩者。無不有之矣。頃天下言詩者。如訟。薄齊語以鼓鐘。輕楚聲爲蟲鳥。而雲間裘馬。吳門鏤繪。正復一般。嚴子曰。皆是。則皆非也。詩無不有之也。古今詩人多矣。不佳。不傳。不病。不佳。可勿藥耳。傅子老于詩。則今之藥歟。今人效

瀕園文集

卷之二

四

又

古人與變。古人而病。仍以古人藥。今人可也。夫學者。理義悅心。不能自己。而有詩。非沽譽干祿之具。何須爲它人地。然作者思爲千秋計。則衆論不同。予兩言以蔽之。曰古體若漢魏。近體如中唐。雖羣議勿恤焉。予讀傅子詩。三十季。乃無憾矣。予每誦人作詩。尤誦刻詩。獨終日促傅子投梓。不得。頃遭梓人數輩。迫之。乃梓其梁園吟。幾何。傅子官梁州。則彭澤八十日耳。彭令八十日。不作一詩。七皆田園歸來後。傅子乃得之八

十日。豈居官時。較閑且放。于彭令乎。抑豈有爲言之歟。古今人。不相謀。益知詩。無不有之也。

于方皋蹟叙

于方以制科顯。至今其文。在人帖括間。其詩及古文。則燼于烽燹。人不及見。張子景玉。搜其遺詩百餘首。今更示以墨蹟十餘幅。予嘗言名與實。相盛也。惟古人之實。足以盛其名。後人無其實。故名弗述。惟古人之名。足以行其實。後人無其名。故實弗傳。杜拾遺蘇學士人得其隻字。無須圖文。集卷之二 四三 又

問佳惡真贋。輒珍之。珍其名也。名。盜故實。盡存也。崔鶯鶯鄭鵬鵠等輩。因篇句之佳。錄及其全。則其實。足以存其名也。天下知于方者。應不遺此數幅。其不知者。或自此數幅始。

古非博王程集序

會憶李宏父語。陶石簣云。吉甫後。古今無得志詩人。嚴子曰。我行永久。時恐吉甫亦未免勞勞也。它如正字感遇。步兵詠懷。往往自貶自憐。人閒非但其所處則狀。浸假二子得侍從遊宴。與人主倡和。如長卿太白。稱私人。正復咄咄不置耳。予又非博古先生。七上公車。不獲意。吏隱司士。自湘及鄂。十餘年。條牘不能自制。一寫爲詩。其在湘爲拾蕪草。爾時尚優游以適。內足于懷。故其詩靜息而閑雅。其在鄂爲王程偶集。則從載馳載驅中得之。廣文一席。初苦其閒。既病其率。鞅掌不異征夫。驚心且畏簡書。吏與隱將兩得忽。兩失焉。故觸物書懷。紀錄種種。或莊或譁。令人頗解。而其詩亦于于放放。語若有爲識者。可以意會。至其探異搜微。得未曾有。使讀者暗定作數日思。迥出近代諸名家右。則前後如一。一也。予充隱三十季。踪跡時在人閒。得與先生細席晤對。因意束之高閣。以俟太平。正爲我

等輩言耳。今太平久矣。復何俟。子如寒石無姿。
老益斑駁。無足黜綴。太平先生其耐此賢勞。後
日吉甫燕喜。或令野人張仲入座。未可知。

漸園文集卷之三

華容嚴首昇平子前著

毘陵薛 宋諧孟甫評

毘陵陳憲冲斗翔甫

訂

洛用劉 絃秉三甫

叙
附序

爲三司送戶部少卿張公還京敘

周制國有大事司徒主之先計帑餘後定諸費若冬官司馬等輩視所授少多以爲廣狹非如

漸園文集

卷之三

一

後代諸費一任百執事而度支黽勉以應也漢初天下畝稅出入仰司農而天子后官供養以末稅歸少府國有事則取給少府而司農不與蓋務在損上而不至取下也迨後平准一書利析秋毫而畝稅無苛者是時天下末富什八本富什二也國朝法制周密人臣不得出位預事故司農職顯輦輪而不問何施又祖宗儉泊相承歲入嘗不償出少府無私積以備緩亟且開國之始末稅三十而一本稅十分而三故財必

由賦一旦有事非田畝無從出然則周漢雖善

以語于今日寔難耳廿年以來內訌邊警郊壘

基布而巨侵稽天旱魃爲虐亦復並集肩膊間

朝廷憂在寇則不得更憂及歲于是兵日增則

餉日加若練若剿誅求之名日益新民之苦兵

也甚于寇而苦餉也又甚于兵天子亦或思之

然矣特簡大司農張公輔軒來楚在昔劉士安

所置諸道租庸使皆慎簡臺閣士以充而盛治

之朝往往以宰相兼度支古人重念民艱無不

漸園文集

卷之三

二

至爾乃今亦猶行古也乎公駐節未幾則盡得
利病所由爰疏請移豫鎮楚兵實偏賊而餉故
遠之不至覆爲寇資楚人因以便宜轉輸策最
上矣久之復請以山西北直抵楚餉前此九十
鍾致一石者今不啻築場納稼也若乃開銷借
支則絲粟無虛銓序助勸則策力靡遺五載以
內轉餉千里捷于呼吸而閭閻安堵如故蓋轉
餉也陰參夫用兵之宜饋兵也然行其賦民與
課吏之意古大臣數政于外于斯爲盛哉維時

天子旌其事、載誦山甫永懷之章、思以置諸左右也。及兩漢始末、功首鄴侯、名歸隆中、皆以持籌轉運、獲紀功宗、兩人經營多在楚蜀間、今日抑何符節歟。維時屈公旋朝、諸大夫屬子一言、爲公觴、子思古人察歲時豐儉以治一國、權萬貨重輕以治天下、公以持籌一方者、持籌天下、鄴鄧襄鄧間、若豐若儉、旣在關輪、因是以推、或者損上益下、伸木誦末、天下大勢尚有遺議、將無周漢善法復行今日歟。公自是秉厥成、

類圖文集

卷之三

三

所謂國有大事、司徒主之者、非公其誰屬哉、

一薛諸孟評

關係古今民生之言不止抵掌

當日

劉秉三評

是一部掌故四座皆爲傾耳

一送周葵仲右遷樞部序

宋咸平時、呂聖功向文簡、同平章事、聖功醇雅似無爲、每于遠更謁見、必問地方人才、隨載手冊、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百官無不稱職、文簡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是時四方艱難、賴兩大賢以無虞、余讀史至此、有餘慕也、夫天下雖大、得知人與辦事之人、舉無可憂、兩者真宰相事哉、顧何以終聖功之身、不問辦一事、終文簡之世、不問辦一人、此周秦以上一个臣之能事、後世合兩入始得焉、才難不其然乎、二十年內、我聞孔棘、不能不厚望于秉鈞者、或醇雅類聖功矣、所薦何賢、或任重似文簡矣、所奏何績、蓋又集十數人而不得一二人之長、乃愈難耳、子持以相天下、士久矣、子不敢阿所好、實惟愛仲周先生、實獲我心也、今天下咸謂先生知子、乃子正復知先生、憶甲戌來、讀先生書、近十年、庚辰秋、自東陵來、澧陽子始就見于章臺、遂次察其形神、

蕭然作止皆與邂逅相觸動見表裏予爲之心

動毛髮躍然須臾署澧水事則旦夕以異政聞蓋未嘗立錫設伏而決澀之間盡得賢不肖之實一時稱神君焉凡所設施志動氣足有如風雨不可測也朞月之餘無廢事朝廷嘉異擢以職方重任予乃自此觀先生之遠且大也夫官之有攝事辟則逆旅也信宿之間洒掃不輟則相在爾室可知矣以區區之澧水傳舍一官然且畢行其意而後卽安况乎處一不臣

清園文集

卷之三

五十六

之地天下人皆其人天下事皆其事寧復有餘憾哉且夫兵與民迭爲唇齒者也漢募良家子爲兵唐以戰功序刺史洵有旨矣自昔吾鄉忠宣劉公以職方求出爲近民官曰吾已治兵更治民今先生乃以治民之餘治兵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在此日哉維時先生且行昇不才實受知先生思一言以爲助或者道路斥堠走集之所卽今日救時之具歟國家倘欲得天下士而用之慎無以昇爲囊中物哉先生其敬而聽之

堪輿王子序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周禮以三物盡生民之用竊嘗疏言之六德六行治物也六藝或不然古之人不得已則以藝行或無以自脫也脫於藝或無以自見也見于藝語云行千里不累糧有達財者無窮途不其然歟要非治世事也余因溯洄數之虞夏殷周君子不得志于時則耕陶屠釣云爾無他技也自春秋定始記史記卜記筮記醫審音望氣無慮皆寓言不得已

清園文集

卷之三

七

也迨其後縱與衡咸受業於鬼谷山東談天山西談地地幻于天也商有天下八遷周五遷考卜宅京二潤百泉皆後世相宅事晉以來始談泉下分陰分陽陰幻于陽也淮陰侯葬其母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大約止談地形漢魏以來始談地性性幻于形也其說近于不信顧紫陽君子儒也圖繪燕冀云有王氣指掌三大水而鴨綠得與江河並尊由今日觀之抑何信歟若乃昔者三百二十年之憂憂在牛首今者

二百八十年之憂憂在河道其始皆妄聽之其
後卒未或與嗚呼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抑
何言者不幸皆中歟江右王子來荆垂老矣通
才博學而隱于藝爲形家言輒奇中余初識面
于桃花巔盡則以爲形家子耳余友孫子易凡
自天門歸以尊公大事屬王子周旋且久爲余
言王子古達材者非但形家子也且其人輕利
而信有古德行風資余文言以記之余然後知
王子所以自見者乃其所以自脫也王子其亦
有不得已于今日者歟

清江文集

卷之三

薛諧孟評

地脉之能制天猶血之制氣非
可以沙水龍虎小小支對也夫祖龍斬地
脉不能三世而况福輕于秦者乎

劉秉三評

小文字說著原委便服聽獨至

平子說原委輒令人喜

晏子墓于其室孔墓居爲孔里陰與陽無分也
又幻于合也補遺第十二行

送葛端調歸姑蘇序

自昔天下多難必有一二君子具弘濟時艱之
志此一二君子者各以其姓字相聞未相見輒
已相親一日相遇于野田蔓草之間莫不咄嗟
慷慨宣其所傷與其所欲爲春秋時若子產叔
向延陵平仲等輩立談猶粹輒及幽隱既勉厲
其所苟止又戒慎其所必往後之人讀是史者
知其有憂國之忠焉有全身之哲焉有知人之
明與交友之誠焉蓋衆善備是矣憶甲戌夏予
過東陵與端調葛子結言千里凡五六年乃相
見于黃鵠磯旁詩云我心則喜有同然也諸凡
天地造化之始古今消息之故溯游尋源窮日
夜不可了乃其目矚時艱洞知我意濯濯然以
善藏其用提子耳不啻藥石子也嘗舉陳同甫
書下朝堂宰相集議故事爲子戒子退而思之
自古國家之衰衰于大臣之自爲而不肯爲國
國家之亡亡于大臣之爲國而不知自爲先後
一轍也漢初諸呂爲患假使平勃等面折廷爭

清江文集

卷之三

九

一發而潰。卽與甘陵二部不殊。蒸民之義。以保其身。以事一人。將無同音歟。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非爲子輩人言也。凡子輩人所患。患在忘家。而無益于國。忘私而適害吾公耳。端調之見及此也。殆忠且哲矣。其慮予及此。尤使人有知己之感焉。竊嘗觀古弘濟艱艱之士。有能行之。不必其能言者。武侯伯仲伊呂。自比管樂是也。有能言之。不必其能行者。杜陵以李邕王翰之質。期許稷契是也。苟非其人。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今予所得于端調者。既有其言矣。端調方歸吳。計偕公車。得志中原。直旦暮事子蒼黃。公袂莫措一言。爰以端調所自言者爲贈。且將拭目觀諸行事也。端調其爲此多難之天下。勉且慎哉。

薛諸孟評

端調父子兄弟相勗爲宜。古道

今之學而不一。遇唯尊公先生差見之行

事耳。班荆友人吐肝規戒。吾重平子而懷

端調并憶今春偕端玉山中時

送李覺之典試序

人所不能必得于天者才也。所不能必得于已者志也。無不能焉之謂才。無不爲焉之謂志。君子挾斯二者以濟天下事。惟其所向矣。勿安之坐榻上。武侯之出草廬。非其志也。弱翁治內。紫陽治外。非其才也。夫惟其志不樂爲其才不應爲。然且爲之有可觀。則它所未爲者舉可知矣。譬如地之有水。天之有光。掘焉隙焉。輒可得則知其無不可得也。江州李先生以文名海內者

清園文集

卷之三

士

三十年崇禎丁丑。因公車。官吾邑廣文。威感如有隱憂。對客條牘。不可斷絕。頃之攝事鄰邑。再三卻不能得。兩者均非其所樂爲。與所應爲。然予自此服先生之才。與其志。以爲是濟天下事者何哉。夫天下事險夷艱易。非有常形也。以夷且易如廣文。而先生獨處其艱且險。亦異甚矣。先生甫下車。檇符入室。一異也。以處膏積潤。言旋言歸。然後患此。今乃遭此于寒甍受職之始。館舍初定。焚掠無遺。蓬跣應客。笑不可止。抑何

奇也。爰是與令長籌策，爲增雉堞，練民兵。是年邑大飢，犬不夜吠，則先生功矣。始下車，未十日，督學以試事至。其明年，攝事隣邑，歸未十日，再至。是時朝廷責督學微餉于諸生，諸生之餉比黔首較難考成。督學之促責廣文，較甚于屯曹之促責有司。于是廣文乃兩難于催科撫字之間。又一異也：先生未假色聲，旬時報厥成，擇其貧而賢者代償，可十數人。人以此頌其德不衰。若乃重新文廟，則計筭無遺，署治南平，則碑碣不已。既以其才肆應諸當務，又時時聚諸弟子，商確經義，萃華安兩邑之文梓行于世。皆廣文罕事也。維時先生受廷聘，典試黔中，諸弟子屬予一言爲餞，以予觀黔中去楚三千里，山川修阻，或非先生之志所樂。且其地荒遠，人文寥落，或亦不足以展先生之才。雖然有說也：石室之後，乃有嚴遵、楊雄，則蜀非其蜀矣。頃者吾楚袁石公之于渭南，鍾伯敬之于貴陽，皆處非其地而得人，最盛天下事，惟人所爲耳。豈有常形也。

哉。吾知先生此行必有可觀者何也？先生之才無不能，其志無不爲也。

薛譜孟評 以廣文典試計喜色常浮滿大

宅而拈來蕭蕭慷慨如此，意李君爲人與

平子所以交李子信不可測

劉秉三評 亦自有旨

送周某歸湘中序

予嘗云人才之盛無過宋代者吏治其一也漢初多循吏然皆歷久至居官長子孫後觀厥成宋代天下官任無慮皆署攝行事南渡後州郡或有一歲四遷守令者然當時諸君子所至莫不書蹟蓋是時天下大亂一邑獨治者不可勝記也假使諸君子生當漢初獲久居任其著效何如哉華邑周公以湘中廣文攝治華事時已中事千條萬縷有如積廩俱發公至則任意斷

漸聞文集

卷之三

三

制觀聽一移若乃涓潔自嚴毫髮無私或捐俸半以佐不逮諸工匠賈販者不樂趨市而趨公之堂此一事尤今日攝人邑者罕事也維時都人士條分德政勒石道路朞月之間善狀可五十餘事今春久雨公祈而晴迨夏苦旱又雪而雨求厥寧之餘時時賢大夫士及往來郵客臨流登時論難今古佐以投壺方罍盡歡而後已諸凡民間以發觸爭者又復輟車桑野斷決于甘棠之下其常有餘暇如此公之材過人遠

矣公之功德民歌且謠而卓異之旌不至予感焉攷宋史循吏亦多不顯于時大約超遷者類由久任或難得之攝事者耳同時華之旁有杜尹者治南平九年矣百姓使之亦尚未以卓異稱則何嘗不久任歟夫天下需才如是亟也才如二君子莫之需而則曰無才無才何哉

薛諸孟評 行文亦高簡不特持議

劉秉三評 爲此若記實一字不浮

漸聞文集

卷之三

六

送黃元之歸江州序

黃子江州士也。以辟仇客于楚。予之獲與黃子爲友。自甲戌初夏始。黃子之獲與吾社諸子爲友。自子友黃子始。黃子住于邑。旣三載。子與諸子將買山留之。不可得。告歸于子。子寔有慙于黃子者。爰一言憶甲戌夏遊鄂渚。遭王子賣卜于市。偶占輒奇。中又善琴。子因與學。琴月餘。載俱歸。路經鄢郢一帶。河堇容刀。然椎苻肩摩也。日暮。則恃黃子一卜。以無恐。或時一鼓琴。此

瀟湘文集

卷之三

七

外不宅及兩人相對。可十晝夜。如偶人形耳。此歸子與諸子以社中客卿處之。歲餘。未有異。夕大醉。與子等盡道平生。故貴介。且爲名下士。因自宣其能詩及文。子等以爲不信。明日卓午。子等集坐。忽憶黃子昨夜語。詰之。笑不答。閉之室中。課以文。須臾成篇。不加點。而字字慧徹。如悟後語。子等相顧舌橋。莫知所從。已復分韻爲詩。詩思稍遲于文。而清苦似又有加。中有姓名。終失我。悲喜盡由人之句。滿座嗟賞。子然後與

諸子擇吉。肆筵設上下四方。再拜而盟之。然後爲之設几。案列書史。牕牖床榻。服食僕御。一切與社中諸子同。維時諸子喜甚。謂得一良友。子獨汗然不能自立也。嗚呼。子從此敢復相天下士乎。夫君子遭遇艱難。埋名匿跡。惟恐人知。往往然爾。前此唐六如張孟晉諸人皆然。黃子正不足大異。獨怪古人所以爲此者。凡以不遇其人。故晦耳。黃子實遇子。子顧不足以令黃子不自晦。子則何說以解此哉。當子與黃子同舟時。每過佳處。或成一詩。黃子在旁。木然無臧否色。今出其舟中。詩示子。則工且富。倍于子。然則黃子深于我遠矣。尚可解者。幸而賦性恭謹。無宅妄耳。假使當時舟中。禮貌或簡。今則何以自貴于黃子。又使舉止兒假。欺人不見。卽黃子能不心薄乎。由此思之火滅。修容君子必慎其獨。誠有旨也。黃子至今多不羈。日與他人雜處。終不欲人以詩人文人待之。夫黃子定善詩若文。不令人待以詩人文人。以視子等不能詩若文。使

人推爲詩人文人者，相去甚遠。予等敬而師之，
登曰友之云乎哉？黃子善琴，賣卜，且著書，自號
東臯子。

陳斗翔評 昌黎叙軒轅彌明石山聯句或
疑卽昌黎所以自嘲，今觀平子之述黃元
之乃知實有其人。

劉秉三評 其事頗佳，文亦有致。

送邑尹甯入覲序

洞庭者，楚之中央也。中央乎洞庭，而邑之波撼
四維，罅隙受浸者，古華容也。華之患在水也，今
天子之四年三月不雨，至于六月，其又明年二
月不雨，至于七月，求如往昔之沉淪，蕩析患乃
在水者，不可得也。時則有星沙寇發，旦夕且至，
一日數驚，又求其安然死于不雨，不可得矣。秋
初，則有料民之役，十年一上冊，其民之身家利
害，世世係此焉。至是乃有飢寒之憂，不及憂有
盜賊之憂，不及憂也。蓋其邑貧且困，其政劇且
鉅，從未有如今日者。外此而王國多艱，征徭萬
條，天下皆爾，又求嘗爲今日之華而稍減，然則
華之人何以至今？宛然中央乎洞庭也。曰：是賴
有我公基也。公下車三日，則索鬼神而祭之，不
遑朝而且繕堞雉，申保甲，晝夜巡警，罔有閒泰。
又日集里魁什伍，慨然議論，興利捍患，秋毫不
遺。民乃不知有飢寒盜賊之憂，與身家世世之
慮也。史稱所居民富，所至民安，其有加于此哉！

維是于其王觀也。其民日請于上官。思以留太。不能得其士子。且繫目維以問于余。余解之曰。此非若所得言也。自古長吏之任。重于諸侯。今且三年一上計。視諸侯觀典加詳焉。此聖王任官揀賢。所以自爲謀也。而世不察。以爲勤民亦愚甚矣。使其勤民也。則聽其民愛之。留之矣。乃察其賢且能者。而遂之。或置諸左右。至父老伏闕號請如弗聞。是其意豈在民哉。滂飛不復于汝信宿。何獨于洞庭之華而私之。

讀史集

卷之三

王

薛諧孟評

一步九折在杖屨爲苦在繙閱

爲樂

劉秉三評

層波叠浪微風初起似孟校書

靖廬會飲叙并約

古者天下太平則大酺誌治也。山有樞曰子有酒食。且以喜樂。傷亂也。會昌東都以逮洛英至道。睢陽諸會。重老也。咸陽新豐之聚。愛少年也。今天下治與否。非我等山中人所得知。且非所宜言。我等自弱冠。追艾者。咸傳會。亦豈以年爲羣者乎。邑自癸未來。苦兵苦賊。苦疫苦飢。親串落落。如晨星。相愛視昔有加。踈者戚。怨者忘。平者都。覺錚錚。木凋魚相與處于陸。相吻以濕。讀文集 卷之三 王

相濡以沫。則今日也。語有之。同欲相惜。同憂相親。今日無可欲。同可憂。得無親歟。流離轉徙。親止無時。丙戌之春。自西而東。自南而北。石門玄石之間。廬旅卜築。庶幾中澤之集。晨夕相遇。欣戚交懷。靜念我等。不幸而生。幸而不死。六親半歸泉路。四肢或具刀瘡。鳩形改面。鶴唳驚心。種種無存。莫愛床頭之物。勞勞何益。咸偷半日之間。前此莫非夢中。從今如在悟後。爰是減炊沽酒。于四月廿八日。會飲靖廬山下。可五十餘人。

嗣是已後月一會以爲常我等聊以永日將偕
老焉或曰以俟太平飲畢爰與衆約約有三

高士傳中樵漁耕陶傭僧屠酤無所不可今
日非其時歟要期無害于人而止夫與人無
患者以保其身豈要譽鄉里則然乎我等相
觀爲善無善可爲姑母爲惡約一

友生之誼比于兄弟外禦其侮正在今日要
當以曲直爲主不直而勝是再曲也自今遇
有非意衆鳴不平萬一曲在我黨則衆爲謝

東園文集

卷之三

三

季過不然護短與濟惡同約二

管切安韻語經典徐孺子喜談稼書惟此時
爲然諸凡城中官事及四方傳聞入我等耳
如聞父母之名不應口宣各敬爾身勿以爲
戲惟兵至則遇路傳警約三

薛諸孟評 一序簡快三約切當人人當列

之座右

贈徐髯序

子識徐髯既十年風夜或偕終不定髯爲何如
人十年內見髯貧且富循環如寒暑然富不盈
萬貫貧或至鬻質索髯何人哉髯以國史治買
人事往來皆冠蓋方之髯富且貴不啻霄壤無
一人不負髯責者髯則笑矣夫貧而好施不足
異顧安有貧而施乃在富且貴哉髯之使則使
人所不必使時或藁門之士握粟與質寸帙亦
復色然而爭析秋毫遺髯又細人矣髯之細

東園文集

卷之三

音

則亦細人所不屑細髯何人哉尚有惑焉髯善
飲善噉口腹外無它嗜也歛忽持素連歲厓然
如枯僧髯何人哉髯足跡無不至交最廣然住
予邑及浦江爲較多兩邑中獨予與毛子交軍
耐久其與人交不侮則漸踈時時戲謔至于虐
乃益密而予與毛子則不侮髯獨密者一日
予過浦江訪毛子談及髯笑不已皆相顧不定
爲何如人夫不定爲何如人者聖人所謂無恒
無信後世所謂不可測也賢者不可測髯賢者

乎時戊寅中和節題于荆旅次

薛諸孟評 字字尖虐書賈郎盡傾鷄林貴

安從乞此佳傳

瀨園文集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送胡介眉序

仕路如列蓬然久乃散去耳亦各有道焉。鵬夷子文成侯。直闌既醉而歌。驪駒者也。龐公幼安等輩。總未卽席者也。二者應然爾。若乃初蓬方展。三爵幾何而拂衣言旋。主人之歡未盡。客子之致自遠。則元亮紫芝一輩爲廻絕焉。介眉胡公。薄宦司士。官旣冷曹。地復荒垌。大難爲懷。而開口常咲。醉吟永日。正復安之矣。不俟終日。投版決去。莫解何故。邑人默然言別。胡子言。子總未卽席之人。何知座客意。子另爲公祝焉。自昔紫芝乳兄子爲子。而元亮擁多男爲飲。儲公季符商。瞿阿咸。蒲坐其歸而生男。無官身輕。有子事足。後日版有釀。熱來招者。其抱子赴蓬可乎。正不妨盡主人之歡爾。

大道理小機趣 劉程恭

瀨園文集

卷之三

二六

叔

送李崱之還巴陵序

李君崱之，僑居岳州，挾其才游吳越，及閩，訪故人李放之於武彝山中，放之貸米而穀之，季餘如歸，携其紀游詩文如千卷來，瀕園，予展視之，大約能敏而不能鈍，能得之心而應之手，不能使手不從心，每於古今報施之際，重有感焉，其生平艱險，靡不至，有長者哀而進之食，弗克報，以爲憾，比其弗克報，因憾其食於長者，予解之曰：此其過不在君，其長者實過也，夫受丁

龍圖文集

卷之三

三七

人而必報與施於人而不責報者，君子事也，而非才人事，才人者不爲小人，亦不必爲君子者也，古惟周公之才爲美，周公聖人也，聖人不得見久矣，其餘皆不美之才，并難責以君子與有恒也，南人所謂無恒，後人所謂不可測者，才人也，彼其技靡不優，其意無不可，其慕古而寔獲我心者，又不一人事也，無成而將事也，作之不移，時而屢變矣，有時投以不堪，而安之，處以鄙安而不終日爲如是者，其方寸亂矣，父不待

子，君不得而臣，乃至離鄉井，棄墳墓，建窮澤，淵求爲尊，常百姓不可得而不悔焉，如高士傳九十餘人，皆才人也，人安得而愛之，而長者思以愛之不亦過乎，且夫人以其才也而愛之，不必其爲我愛尤不必其愛我也，如佳人然，爲其絕世獨立而愛之，必欲其爲我愛，且思愛我而作之合焉，將令佳人每人而悅之，豈理也哉，古今惟一難子，知一管子故與生我者乎，天下才人

龍圖文集

卷之三

三八

人愛之，故才人亦愛此一人久之，人比愛之，乃不暇愛人，比并其初之一人而遺之，而責以負心難矣，愛是人，比愛之者人，比怒之復何辭焉，人莫不慕古人而不能容今人中之古人，正以責報故，假使魏萬任華走萬里求見李白而白不克應接，當亦髮指而去耳，是故愛人者人恒愛之，此平也，事非爲才人言，與愛才人者言也，且夫才人非但不爲人愛也，并不必其自愛，子云安仁，皆自賊矣，又安得以其自賊而不之愛

哉。夫子雲安仁。所謂君不得而臣。此則踰閑而
不貫者耳。其它小德出入。更僕未易數。要未有
才人而平比者。今使琴心旣動。長卿請命。王孫
文君。偃蹇待聘。乃無可議焉。安得列西京之史
也哉。若夫白頭之吟。又且負心矣。以予觀李君
洵。美才且君子人也。哀比有如杜羔。戚比不啻
伯武。委禽而婚。式穀厥子。不踰閑。亦不出入。正
平比耳。要其屑就屑去。總不可測。不謂之無恒
不可。而自窮自困。人不可得而衣食。庶幾不自
顧。曰文集。卷之三。二十九。

愛者人安得愛之。獨李放之。嚴平子得而愛之。
平子集枯山中。差潤於放之。令之負米而歸。其
何以報平子。其歸而憮然負咎。以謝長者。刪其
詩文之有憾者。心手之間。稍踟躕焉。以是報平
子可矣。

程或委評

李君今之郭功甫也。何曾星出

及此嚴子季且飢牛尚不老氣俱應作

昧觀

瀨園文集卷之四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家諧孟甫評

洛川劉生韻雲門甫

毘陵薛 耳仔鉉甫

記

仙梅堂記 代江御史作

崇禎十二年六月古岳陽樓災其明年冬余卿天子命至其地則郡守告成事矣樓左築掌大

瀨園文集

卷之四

室附耳爲仙梅堂訊之云建樓時掘東南隅數
竿獲石長尺許潤三之一石上有墨蹟斜折一
枝錯落數萼墨高于石可半米凌凌然具銜霜
茹雪之致觀者詫爲神物此仙梅堂所由與樓
伊始也今其石故在壁間予熟視之良然予聞
之掘土得石譬則破肉得骨也石之有畫文辟
天之有雲氣萬象百益無所不可何獨于梅而
異之天下豈真有神仙出沒人間哉予于此它
有感也當夫赤焰浹日寒燼經年湖山黯澹烏

鵲樓遲潸然顧之大難爲懷一日而役千夫興

百堵居人過客慙慙觀成而瑞呈若此盈城罷

市相顧動色人人如有所獲豈偶然之故乎自

昔禍福同門其來莫測是故涸川可以得珠崩

崖可以得玉亦莫不以其所損爲其所益以其

所不祥爲其所祥引而伸之外寧者必內憂先

憂者必後樂理勢定然天下事皆應作如是觀

也且夫以梅之從來久遠也商周之際往往言

之然說命言味召南言實而皆畧其華故桃李

瀨園文集

卷之四

二

舜英競勝于國風江蘿杜若齊芳于楚騷獨千
百餘年梅無顯者崎嶇六朝南北而梅一日以
花聞天下積漸至唐與宋然後極盛今茲之成
形于石埋光于土遲之又久達可而後大行豈
養晦待時天地亦自然歟君子觀一物之得所
一物之失所莫不有盛衰廢興之感焉才人嗟
遇勞臣憂國觀此將無動心歟予聞之物之神
者其生也必有以其出也必有爲雲門之桃以
療飢太原之棗可以克賊其往事也今

戎馬生郊飢饉薦至登斯樓也誦杜老憑軒涕
泗之句聚糜子國循良之吏與介冑之士究國
荒政著籌牧圉後樂先憂梅其與有助焉吾以
是爲梅視梅果仙矣若爲是區區藏石在土書
文在石而異之而神仙之也天下豈真有神仙
在人間哉今天子文武維后太平可俟老成過
計或以外寧爲憂而好事者將修談蓬萊以廣
大帝德予不佞斷然不敢以仙名梅以自附
于不著卦禪之義卽以是記仙梅堂可矣

瀟園文集

卷之四

三

薛諸孟評

一梅遂擅仙稱在物外觀何所

不可而標人倫惜範者不欲涉荒唐以夸

其事此記代予汪同年作不難帶齊諧于

雅正因思記予毘陵紅梅閣者宜準此

劉秉三評

唐人小而各宋人大而迂斯亦

兼之

聶刺史碑記

嘗攷古今人事有設施甚同而治亂縣絕賢不

肖異實者往往然矣商君徙木自起吳始也爲

將則有餘美爲相則有餘惡青苗安石治鄴已

試之事也一邑則有餘治天下則有餘亂子因

思自古人才如鄭子產齊敬仲秦衛鞅宋介甫

四人皆救時器也鞅之事類子產介甫類敬仲

而功名殊不相及則天時地勢各有攸宜也介

甫實居天下之任鞅之謀秦亦將以取天下而

瀟園文集

卷之四

四

思以子產敬仲一國之治治天下則可乎楚之

有澧水也土物墳衍魚鹽浸盛近古大國之風

而族大寵多頃復不少子來遊此間頗察其微

以爲君子果識時務非以子產敬仲之故事行

事不可乃澧之先有刺史聶公其人者則既先

得子言澧人至今思之不衰且社而稷之矣刺

史體長而削冗類深目蒼然如冬幹百姓望而

畏之雖載色笑終莫敢仰視初下車卽廉得境

內狡黠足爲蠹賊者若而人未嘗設鉅筭喜與

莫而發奸摘伏莫測所由下至閭閻惟薄之事不能自察控於刺史則罪人立得一時稱神君焉乃其外明內寬濟敏以勤動有方畧好爲民利故雖善怒而不失民和民有貧不能娶思離其婚者爲之助聘士子貧不能應試者爲捐俸以贖它如壩壑故籍細大具舉蒞治五年罔有閒泰澄人所由歿世不忘也雖然予猶爲刺史惜焉古有疆于治民弱于事君者黃太守是也亦有溫柔待下剛果立朝者徐參軍是也刺史

之幸而以澧水終也或不幸而一以澧水終吾無從知焉我國家祖宗尚德在寬法制疏濶而顧重有執法之臣百年來宰相則稱江陵御史則稱忠介是時天子敦大成裕而臣下持正不阿爲兩得焉嗣是以後法嚴在上而在下無盡法之吏外或猾夏寇賊姦宄將無在是即使竟刺史之才爲江陵忠介所爲安知不大有可觀者夫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而當時也如管子天下才吾又安知一國之治不可以

哉刺史姓聶諱惟挺字虞賡金谿人某年舉于鄉某年授是任凡五年終于澧又五年予爲紀其事更作歌曰蘭江之清兮百尺下見鑿鑿今白石維刺史之無欲以爲剛兮與江罔極澧之人則智兮不先殺而後歌澧之人則仁兮既之死而靡它

薛諸孟評

治州郡無他法不任己喜怒耳

無論予子偏于怒煦煦亦偏于喜且狗喜

豈一途哉狗吏胥則舞文獲獎狗士紳奸

民則擊斷爲能無欲爲剛豈有是種種者

乎

劉秉三評 說去說來金剛所謂無有定法

可說讀者須論其世知爲救時發

三神碑記

往讀搜神記。知鬼神之盛。雖聖人之言。有未盡也。彼實以其情狀與百姓爲質。視之曷嘗不見。聽之曷嘗不聞耶。邑東山三神。終始國家三百。年。或哲或愚。咸敬且近。其大者。生甫及申。若泰陵。司馬跡最著。諸凡士子。試于鄉。赴公車。必請禱。凡得雋者。必示以兆。故終其世。祇肅弗替。綱至牧豎里婦。感而遂通。無虛日也。尤喜與詞人。親接一字之佳。馨于羊豕。士大夫相沿以詩賦。南園文集 卷之四 七

古文詞爲種。祀法書名筆蹟成卷。軸神亦時降。振子與侶。酬往來通邑大都之間。傳食薦紳諸大家。從者千餘人。白日不疑往古。未有也。爰是邑先正。爲相宅。築壇于發跡之墟。在石門深處。買田五十畝。歲時百禮。取給其中。邑令長爲另立神戶。蠲除和庸。以待士大夫之禮待之。蓋未以神事之直。以人事之亦甚盛矣。傳記夫子不語者四。爲其不可勝語爾。不語力而力多于德。不語亂而亂多于治。由此推怪與神。可知也。奈

漢以後人主。輒以封禪爲惑。而周之克殷。以慢神爲辭。皆虐民較次之鳴呼。商以尚鬼。典以慢神。亡學者爭言無鬼神。豈聖人之言哉。

薛諸孟評 山川之靈。通于文墨。質于幽明。如此當左徒著九歌時。業知身之不用。而將以鬼神自雄也。厥後白馬。烏江。玉泉。羅池。赫赫之尤者。非楚產。卽楚寓。是知靈旗肅肅。皆歷代楚中之才臣文士爲之三神。神其小者耳。

南園文集

卷之四

八

劉秉三評 仙梅記不著封禪。此却又作封禪書。

澧分守道官署碑記代作

往予官吳會，建置驛鹽道，公署勒石記其事。楚非吳比也。楚之岳非楚比，岳之澧又非岳比。澧故古黔中郡，頃在楚爲邊徼地，烽烟不絕，蓬蒿沒城。官吏去城二十里，駐津市，僦民屋居。寇至則倚舟退舍，以待援，習爲常。己丑冬，予自吳還楚，來茲澧，則披榛入城，率屬吏集流亡，伐木艾菅而居之。已乃相視得里人周別駕宅于城西，正存監司舊署後，食其墨也。宅尚存堂三楹，堂後樓一區，古樹芳草，棠葺棘茨中，週迴可二里許。予因其堂葺且新之，增置櫺楹爲攸躋地。堂以後葺若樓，則攸寧可卜也。堂前百餘步，建重門，左廡置廣廈以序賓室，丈許延屬吏。又左東偏建堂若閣，前後二區爲退食視事地。計屋及門若干區，區若干楹，細者屈曲，巨者洞達，措各宜其地。其門內外吏胥進止有常次，及它左右廂若厨若廐，若厠弗計也。而署殆備，署右西偏方廣可千餘步，望之鬱然而深，除道視之爲池。

澧圖文集

卷之四

九

爲臺與濠與橋，各一奇，升怪石，無算爰築百堵爲園，臨池南向，築室爲春草堂。堂後高岸置亭如笠，回廊而上爲遠望臺，編荻成樊，公餘嘯咏其中。門外一二素心人，畧脫公儀，以時至，無碍也。池以西地濶而沃，可圃，爰治圃，且誅芻結屋于圃畔，取匠于荆，一與荊州茅屋不殊，曲檻斜橋，迤邐芳樹中，時或席地靜好，鳥啼花落，有一丘一壑意，是役也如衛之楚宮，周之應原，相攸選勝，咸自蒿萊中經始。諸匠石丹堊之需，非澧所能得多，取給鄰郡故視吳較難。其竹木茆葦无斃之屬，取之城內具足，其相地濶狹取材少多，不須問主于民間，請命于當路，而一任吾意所必至。視吳又差易也。昔諸葛武侯喜飾橋梁，鄙傳于戎馬倥傯之頃，細及井竈藩籬弗遺。春秋記叔孫婁如晉，葺其館舍，既去如始至，子不敏，非敢竊比古人，或者洒掃逆旅，其所性然爾。抑予爲此亦自有區區意焉。澧故邊徼地，城宅上焉者既靡止居，則小人恟疑風霍不倫。

澧圖文集

卷之四

十

而反側因之矣。予俾後之君子至于斯則攸跡
攸寧以示整且登峙臨流以示暇庶幾綸巾緩
帶投壺雅歌意歟古者救荒或議及營建俾貧
民得食其力予計人授工計工授幣率出杖頭
物未措于官也。遭苦兵復苦歲百廢莫舉民力
無所施藉此以代賑上下兩不病凡此皆未可
與吳郡同年語爾始自己丑十一月落子庚寅
五月迄九月寇至明年正月始退其西園編荻
結茅則寇退後事諸皆從戎馬倥傯之頃投隙
海園文集 卷之四 十一

爲此海非吳比云
薛諸孟評 不爲紆折鑊刺之言直以典則
微露救時此在平子爲變一格文字秉三
謂似陳伯玉予謂伯玉生古梁州風氣幽
宵而能于振拔中不失大雅遂開李杜之
始平子豈其後身耶

劉秉三評 有致又得體似陳伯玉

澧分守道題名碑記 代作

自昔周官遺意迄唐未艾宋元因事置官事已
輒廢無慮皆署攝也明三百年因地建官俾官
與地宜材又與官宜洵善之善者歟楚中央維
荆及岳二郡各置監司分巡駐荆分守駐岳地
或錯壤官亦牙制蓋匪今斯今矣嘉靖初岳增
設江防爰移分守駐澧東臨洞庭極羅昌西轄
慈姑底尚徼湖以南其遙制江以北其兼控中
分荆岳之會而扼其要厥有旨哉予以己丑冬

海園文集 卷之四 十一

十一月承乏茲任維時城郭皆蕪重以蜀黔滇
粵萑苻無虛時視事再暮而信官守于斯之不
易也凡今所不易者較舊時異澧舊時土物墳
衍魚鹽畢萃族大寵多類古大國風藩封宗子
祿支不啻其兩郡諸屬邑租庸織悉考成如紛
絲然大約所難者人太衆賦太繁事太劇今所
難難在人寡而土滿賦不給斯事不集諺所由
嗟無米也舊時承平三百年民不知兵諸屯用
皆歸民今需兵日亟兵漸驕諸民用盡爲屯募

民耕屯以養兵弗給也戊巳方尊庚癸靡極不
其難乎難其地斯難其官難其官斯難其人予
用是數往察來兢兢然勒石題名志不易也古
有因其地顯其人者矣龔遂以渤海名張敞以
膠東名也不然無所爲遂與敞也古有因其人
顯其地者矣桐鄉以朱邑名中牟以魯恭名也
不然安知有中牟桐鄉也今日者其以地名人
抑以人名地予不敢知予遠而稽之官于斯者
康公以禦灾著柳公以拊循著水利則劉見峯
瀕園文集 卷之四 三

薛諸孟評

典雅有關係與署碑皆蒼蒼中

時見格言

澧州儒學碑記 代作

漢儒云三塗五嶽陽城大室神明所住獨無兵
革神明且然而況聖人乎自咎大賢所憩能使
戎馬退舍若柳下壘王官谷史不絕書乃如文
墓禹廟闕里祠武人轅弓後敢入抑何神明歟
頃天下苦兵三十年未知其果然否也以予自
吳入楚潯陽而上斬黃壽昌之間南底東陵西
至鼎澧雉堞垠堦蒿萊中牆壁又牙彌望一色
乃巋然丹雘獨存者則惟是文廟數楹處處無
瀕園文集 卷之四 南

恙與西京靈光殿不殊耳予悵然思聖人之有
神明洵不誣也乘傳所至例得涓言先聖後視
事入其門望其堂其所謂巋然存者僅椽柱可
數檐以下舉不全其它重門兩廡名賢祠及博
士弟子署舍概無具則非盡帶甲者咎諸凡泥
中露中寄棲樵爨者與有咎焉天岳閩郡若邑
若州若衛計十有一澧居其中央柳柳州曰南
州之美莫如澧凡地之美者兵革所信也故烽
燧視十有一爲獨加而文廟巋然其所存與其

所毀則與十有一無以異。予至則集刺史及博士及薦紳士子輩議葺且新之。慮非官府所克舉。予爲區畫捐貲。次第拮据。循蹟模楷。一如曩時。旣成而刺史及博士等輩思勒石紀厥績。屬予一言。予思夫岳之治十有一。皆苦兵然。官吏皆未久去。城未久虛。獨澄城虛無人者。幾餘歲。然今日文廟新葺。則十有一所未逮也。凡非有神明使然。予不敏。寔始區畫。而刺史博士灌圃文集 卷之四 五十六
克成厥勞。無足異爾。顧自庚寅夏經始。迄辛卯秋告成。展轉兵火。且作且止。幾廢復興。卒觀厥成。疑非人力。甫及觀成。而士子賢書連翩以捷。聞岡岳之十有一。所特見也。聖人之有神明。將無然歟。周禮天子設立四學。明堂居其中。視五獄然。隋唐之制。京師四門立四學。天子以時詣學。如封禪禮。今日者。禮之有文廟。卽三塗五岳。陽城大室。不啻也。澄自是保無兵革憂。請以是爲文廟祝。

秋軒奉祀三賢八友記

于濮水。愛其達于桐江。愛其簡于栗里。愛其真。皆自得也。三君子吾師。平書字書名。不書姓。尊古人諱姓也。爲蒙漆園吏。爲漢諫議大夫。爲晉彭澤令。不具書。非其意也。吾家祖蒙莊而宗嚴陵。故以賓禮待元亮。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則重思吾友。不可忘。因齒次昭穆。附座如生存。然五柳先生元亮。潛位居中。濮水漁人南華周。居左。桐江釣叟子陵。光居右。三賢列座其上。子灌圃文集 卷之四 七
雙孫二鼓。葵仲周二仲連。士先孫三慈。仲清白。二湜。席之王大之珍。孟求羅大賚。子方黎五志。陞文伯卜馬二賁。良八友分昭穆。列座其下。座長二尺。廣三之二。細書記識于額中。列三賢。下列八友。後日子得全而歸也。見女輩。插予座位于八友之中。而以八友分列予左右。俾予相將。不寂寂焉。見亦不失柳州碑記先友之意。兒所重在予。則八友無賓禮。非元亮比。

八友中。附先兄士千行七諱。首偉亦猶三賢。

重祀子陵也子陵同士于祠于家廟矣

自注

薛諸孟評 奔竄後古蹟既虛載主未便以

意妥脩平生所莊事庶幾可以貽後有情

景彷彿者遵行之可也

中秋後一日記

崇禎甲戌中秋後一日予同士先席之文伯詹生彥林六瑩于先舅凡僧無可凡十人夜集觀社歡甚思以再也文伯曰是月適閏得兩中秋予十人當卜舟洞庭爰以石門玄石萬峯千壑從事坐上客皆喜如約越十有七日各隨襆被攜步輓汎兩舟自南河北行四五里河浮山影岸接城言背側無常薄暮望石山磯至止焉磯巉岩削立勢如欲墜望之黯然而黑即之紫碧

錯生日月出沒東西迭與舟入石隙諸子重累而上選岩散坐觴分數政夜向晨然後入舟南旋出蘿港東行一二里稍北泊青湖宿之遠望甌山旁一垂耳唐人所云山學香鑪雲氣來若爲此發也稍近爲章華臺春秋傳楚子落成于此去今三千年矣臺隱古松細腰遺趾尚在松根盤屈之餘又東爲小梅嶺周旋流水池臺基布無數明日迤逦達楊子港繫舟柳岸步行六七里入靖廬山神仙三十六廬其一爲靖稱仙

廬峯自舟發至靖廬凡三日、裁四十里、山有觀、名寶慈、晉張驚喜、丹成處也、其後有凌空亭、煉丹池、歷階而上、藤蘿叢鬱、松檜杳冥、有衣冠塚、仙人洞、旁有巨石、方數丈、上有谷神二字、字大滿石、仙人白玉璫所臥而書也、于視其書法、誠然、其下爲環秀橋、青宰白澗、煙靄參差、有香泉如乳、泉左屈行三四里、漸聞水聲、從鳥道入、又一里、望之如一疋白練、著天界山而墮、不知幾百餘丈者、水簾洞也、仰面受噴、毛髮颼颼、爲一生寒、虺虺而上、凡三疊、峭陁皆相等、既盡、乃見有深井、水從三疊以上來者、皆入井、井溢出、奔布而下、然後爲洞也、觀以右爲伯始臺、相傳胡伯始讀書處、臺東爲石門山、山如橫嶺中斷、索石成穴、兩面對峙、路董一線、時或人在馬上、頂膝觸石有聲、漢時仙人孔昇保偃息于此、張燕公所稱石門玄石之間、禪堂道觀、天下絕景、讀其詩者、知有江山之助、謂此也、從石門出數里、有屋巋然而赤斜、踞山口、爲觀音寺、旁有玉蘭

一株、大可十圍、則不知幾千歲也、自晉歷唐、所過名賢、如李遐叔等輩、則既奇而賦之矣、樹條四分、歲一生華、各以其華之多少、占四方之豐歉、故山中人畏愛之、不手折焉、且高可數尋、非手所得折也、樹左右石壁立、刻有廉勤公愼恕五字、元季邑宰書以自勵、而乃書之山中、不令人見、歟、從觀音寺而北、一望延亘、不可斷、爲桃華山、山益亂、勢益盪、起落無端、行人不能得其要領、所至輒絕壁、時日卓午、同遊皆不能前、隨意宿山頂人家、山自絕頂、歷腰至麓、稍平、澗輒有人家、家皆草屋、逐山高低、自平地望之、如雀巢、樹梢幹亂錯無數、石偶罅隙、卽爲田畝、斜屈凹凸、不可疆界、或中田有石高廣如塚、錢鏐鑄具時置其上、予等頗而大笑、以爲人力所通、窮工極巧、一至此矣、問之、則皆有國稅在焉、田皆冷泉沙土、日至尚不熟、遇旱乃豐、或大有年、則所穫爲獨儉、沿路皆蘭茝杜蘅、橡栗葛、蕨香豔百和、凡山中人、所朝夕刈樵者、盡人間益景、架

閭中物不然則盧扁筭秘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人多壽考無癰疽疥癬之患。自咎李趙州願棄官招故人一二躬耕其下爲此耳。如此陋靡紆折自辰達酉得仙鶴寺寺隱山阿到門然後見旁爲石龍山山有潭飛流直下其高視水簾洞澗可五倍許從山至潭皆爲石潭以下石稍平大者可置樓閣小者亦各以丈計拾級而躋上如平原周敞可坐萬人予等呼寺僧爲前僧老而肥且又大醉輕步直上比予等至則已斫

瀨園文集

卷之四

三

然而賦雖山響如雷予等咲呼不啻鐘鼓彼安寢未覺也潭以上所從來皆平嶺泉流成渠居人沿渠築室門逐泉開時或壁孔旁屈破竹爲引泉流徑入釜底諸凡神像先主及几筵床榻之需一切琢石爲之不知其傳幾高曾也潭下石將盡有土方廣可二三丈墳起數尺澗遠如洲上宜屋屋宜面潭予等張帳亭其上席地小飲約共誅茅于此屋成當取唐人門當瀑布開之句爲題額焉自石門至潭凡三宿又西北二

十里山當盡有六峯連疊如角遠止江心三峯依水古稱鹿角山上有菴菴側有井井一晝僅可供二僧或多人則涸矣予等各削竹繫衣帶貯水上上有忠宣先生記竟讀須臾下白石龍至鹿角又一宿明日易取道返三與來路殊已乃登望湖崖歷天井梵陀清涼諸山山幽敞視他峯小異其背有石穴可半里日月莫照爲陶朱洞相傳邑人范蠡牧羊運甓其上迤邐而南終踰絕險數步一仆頂趾摩接人倚一僕僕持

瀨園文集

卷之四

三

一杖如此極巔而下巒嶂重鎖不啻牆面舉首遠望忽忽洞庭在指顧間望玄石山而升之時已三春山間多雲母石炯炯如列星道路可見比絕頂則旣人定矣上有觀以玄石名道士從射夢中披衣起迎客僮僕痛且渴喧噪不可止其爲山平行開爽在洞庭之渙東南與君山巴陵諸峯相頡頏雖坐牕牖中全湖泱泱蕩舟豁皆上下混茫望日月山沒其中雲影波光造次萬狀下視居人微雜如饌數日之觀至此又改

矣。大約華之奇，十九在山。山自大江以北，洞庭以南，東極麋子，西連沱干，迴遠縱橫，可三百里。予等所至，不能當五分一，其中無一不奇，而鹿角玄石爲特加。玄石之奇，奇于可以彌望洞庭，指數層巒，而鹿角則自爲奇者也。比玄石于鹿角，譬郭泰之于徐穉，道可以同而不可以同焉。山之奇，又十九在泉。沿途往復，晝夜不絕，響人相語，必重聽。山中人種待以生，炊待以熟，是故水無有不泉，泉無有不澗，澗無有不石，石與水擊而成聲，亦無一不奇。而水簾洞、石龍潭爲特加。水簾之奇，奇在岑澹可隱，如讀法真傳，使人可聞不可見。而石龍則大張聲色，全有氣力。古所稱天下才也。兩者又道不可以同而可以同。自鹿角至玄石，凡再宿，然後歷馬澗，橋龍開河，雲母泉亂于江流，爲楊子洲。昔荆伙飛斬蛟處也。上有飲飛廟，去數武，卽大江，則擢師織舟以待。然後信帆涉險，直破洞庭，頃刻包滄浦，歷明山，禹封北轉入石山門，門僅容刀，大禹所鑿爲

江湘之戶也。從石山門西望，見赤亭遺趾，史稱胡僧祐陸法和誅任約于此。至今爲赤沙亭，側爲三城寺。寺有移城湖，城岳城爲三，右爲食成臺，皆岳武穆征楊太時所築也。已復北向，至褚塘漁舟，鱗集如市，肆音雜，殊鄉江右人。居多，每夜泊，漁燈星錯，歌聲四起，自舟發至褚塘，百餘里未終日也。因維舟，買漁家酒，醉盡爲期。是夜正閏中秋，歡甚達旦，百倍前日集觀社時。明日歸計，十有二日，告終事焉。時則又八月中秋後一日也。中間晴雨不常，與馬亦不常，每一絕巘，予與席之六瑩無可差，健步文伯彥林小怯，士先無濟勝具，寂後至于先眉生，易凡路頗熟，每先登，以故諸所取徑前後左右不常，其聚散奇耦語笑亦不常，所得鳥跡人言危關幽卉亦不常，以故人無常詩，詩無常題，題無常體，體無常韻，亦各以其所得各爲其詩，惟夜至則有常宿，故薄暮以後詩多同。外此惟水簾洞石山門石龍潭鹿角玄石則必同，故莫不有詩，又惟舟中

則必同其聯句。則舟中或夜宿所成也。諸所至士先眉生于先再三至。予六瑩文伯易凡再至。席之彥林初至中。或有憶舊遊詩。又或重附舊遊詩。詩成于道中者十二成。于夜宿或舟中者十三。其半成于家。凡十有九日。而詩可帙。又三日加銓次焉。孫子士先次第後先。沿路布置。處處繪圖。每圖附詩其後。而予因爲之記其事。曰。惟是爲一歲兩中秋而有事也。事終始皆中秋後一日。因共顏其篇曰中秋後一日草。

瀟園文集

卷之四

五

薛諸孟評 弇州太函之間其綿邈突兀自是脩志手

劉秉三評 佳事佳境文克稱之不作纖語博趣與近時記遊者迥絕

華嚴經記

唯道人嚴首昇于甲午四月十八日。先君子初度日也。先君子生嘉靖甲子。迄今九十年昇適得華嚴經于笠菴。因以是日任秋崖焚香重局。至五月初七日念遍一巡。昇于華嚴如簪竹堦。過吳越間。市月經歷五十餘城。應接不遑。至今向人猶言其大畧也。以予觀華嚴大畧。如吾儒諸經之有尚書。用以發明歷代聖王功德。非若它經之窮心性。詳事實。其文辭如禹貢夏小正。然讀者概口目及之。不能記憶。遂如入咸陽宮。闕萬戶千門。造次莫得其要領也。予每念一卷竟。輒記其畧如長路。人沿路記程。亦既至止而後如何如何。可得言也。首五卷言佛出世爲世主。天上人間山河大地。晝夜皆佛主持也。次五卷言佛出現。光明雲物種種不偶。凡佛世界概以海稱。示無量也。次示佛威力及名號。可二卷。次言調伏衆生。因緣業性其擊懈怠。如魯論之于宰冉而破多聞。則端木氏也可。三卷次衆詳

瀟園文集

卷之四

五

佛法苦行成就。又三卷已乃標指十行及十種藏。大半皆內外布施事。又三卷已復演說如來神力。而以十迴向十地十定十通十忍發明深切計十三卷。如是又復演說阿僧祇及諸菩薩充滿世界與所住處廣大不可思議。因寫如來身相。有大人相者九十七。及隨好光明種種功德可四卷已。乃言菩薩修行如來出現及依想行識變化諸佛法。自住兜率天。歿兜率天。以至處胎。初生出家苦行。請道場成佛轉法輪。入涅槃。

法華文集

卷之四

天

集。法力神變。現無方身。教化成就大衆。又十三卷已上共六十一卷。自六十二卷至八十卷。則文殊勸諸比丘漸次南行。至福城東集衆說法。指引善財童子。徧求南方善知識者。展轉南行。經百十城。授受因緣。傳遞百十人。于百十人中。得解于五十三人。各各入門。各各成就。與楞嚴二十五聖人同一衆印。而以文殊普賢終始華嚴之文殊普賢。猶楞嚴之觀世音。其善財童子則金剛之須菩提也。如是八十卷之義竟矣。餘

一卷。則紬釋言之爾。予既支節窺測。而後統觀大要如何如何。則大要華嚴所言皆言其發未言其存也。言佛則言其威其光其功德。而道所由成未言也。言諸菩薩及衆生所由成佛。則測源于供養頂禮佛。而應住降伏苦行精進。未言也。于六度中最詳。布施內施外施。竭盡施山河社稷。概如敝屣。身可人奴。肉可人飽。妻子可人臣妾。而它無問已。似端爲比丘慕化者。口實于嘗言天地之大。蒼生之衆。或哲或愚。不能人入

法華文集

卷之四

天

昏宦也。而伴出家。出家難矣。而博衍三藏以消其閒。而經其怨悅。哲以慧而給。愚以養。將無然歟。其文詞麤疎泛濫。每每條分。則限以十。隅舉必詳其四。後或複前。首不貫尾。責以吾儒南雅。則苦海耳。若乃二萬五千河流並入大海。佛法則各各歡喜。求佛者亦人人方便。心不住身。身不住心。各不相知。得無所得。似與楞嚴金剛同指。然而一切皆無。實乃一切皆有一切佛法能辦一切世間事。又似金剛楞嚴歸于空。而華嚴

歸于有也。濂溪氏讀是經，思以連山之首蔽全經，言有所止也。確道人則言其無方者爾。

薛諸孟評 華嚴浩博而能探其大致，千條

貫中，千子可謂得方廣三昧者也。

劉秉三評 人其人，不須火其書，如此記是

依佛是照佛。

華嚴摘錄記

讀華嚴經，逐卷記略，如涉長路，沿路記程，已復摘其文義，萬分一錄之，如行路人隨便購取，想當然爾。經云：爲一文一字一句一義，生難得想，則知多學而識，卽成佛成祖，不外是也。心目偶動，則採及之；于我有當，則及之；它人讀一過，當又異，再讀一過，當又異。

薛諸孟評 又能于大中現小

玄石閣記

已東望五十里。右溯左江。中昔險阪層巖。不可斷絕。而玄石一峰爲獨峻。又在湖之浹。至其上。則見孫諸峰。洞庭之大如盆。泓然日月山沒陰晴。屢變喜懼。失常萬感。忽集夫子曰。于斯致思無不至矣。予曾有詩云。我來巔盡日。兼斜身影同山浮。湖上古稱天下絕境。不誣也。而羽士王某尚以爲未足。思更加樓閣其上。層疊可五丈餘。予聞而壯之。以爲人之好奇無不至也。古人有登岱巔。既盡植木十餘丈。攀繩而上。身極木末。然後止者。某之間樓玄石。何以異是。某曰。予爲此閣再三矣。每落成。未幾輒爲里人毀去。予然後知人之不好奇。亦無不至也。玄石之上有樓閣。然且毀之。庶幾投珠底壁者乎。維時吾友孫子士先卜馬子文伯蔡子于先爲某力成此。問屬予一言以解里人之惑。予攷之農家之言曰。觀天察地。高者宜臺。以祈甘雨。此理平平。豈好奇哉。非奇則勿毀可矣。

拙園記

予初辟兵家在一舟。泛泛洞庭之浹。無何歸南山。已復徙北山。一夕與兒女輩數遊。主人凡七十三家。蓋未信信也。最後賃東山楊民部祠堂。住再耕雞犬畧具。瓜蔬如意。故入孳家次第至。清泉白石之間。醉吟永日。不知身在流離。庶幾此間樂矣。一日誦老杜養拙干戈之句。題曰拙園。無多義爾。或曰鳩拙不能巢而鵲是居。則仲宜所謂信美而非吾土者乎。予顧而領之。客有喜爲離合字者曰。子才殆出也。亟掩其口曰。不然不然。

薛諸孟評 小品之聖

萬由橋碑紀 今改名萬年橋

嘗攷宋史咸平盛時凡道路阨塞皆宰相幾務事因思古者雨畢除道水涸成梁王政時匕及于征夫必有以也秦漢後冬官濶疏聽民間自爲之強半縑流輩好事未聞有居高臨遠竟度咸宜上下同心遐邇集成若少保祖之于天岳萬由橋者也岳南垌十里爲隄頭渡橋名通和自慶曆滕太守始久之失其址兩建于嘉靖萬曆間皆簡畧不弔歲輒墮迄泰昌乃創始題名

瀨園文集

卷之四 碑紀

三五

又

事也。今自天岳言。若司李太守監司諸公則民

事也。自太師少保中丞則爲封疆然也。兵法也。

是役也。始事于冬初。垂成于春仲。時會其贏而

農乘其隙。民未病涉。而兵利行師。勤劬表見于

在官。賦役不擾于民間。殆一舉而衆美脩矣。以

千百年築舍。賴今名賢星集。以奏績。豈偶然哉。

今楚蜀間橋梁多稱杜稱諸葛者。萬由亦藉諸

賢以不朽耳。諸公應列銜于左。凡岳屬在官。下

逮繡衣工匠。有功斯橋者。咸錄姓名。附以不朽

瀨園文集

卷之四 碑紀

三六

又

云

關侯釋操碑紀

關侯事先王。分部平原。失守下邳。爲操所執。厚遇之。以刺顏良。封漢壽亭侯。漢壽疑卽古孱陵。今安鄉也。侯封還。辭歸先王。尋破操軍。敗曹仁。降于禁。沒曹七軍。收樊。偪許。不稍貸。蓋侯報操已盡于刺顏一舉。後此仍敵仇視。未以私廢公也。何得復有華容釋操事。考赤壁之戰。孫劉追操于烏林。今臨湘有烏林口。操從華容道遁歸。

南郡異時所稱華容兼江南北玉沙與烏林夾岸操歸路應在是史稱操敗走華容遇雨取蓋葦填泥又據云葦夾道使縱火則無遺類固江北然爾江南山石安得爲此哉今玉沙志載城東十里爲釋操處而予邑捷爲華有云在墨山古道間予姑從衆勒石以不沒里人慕古之忱並考其疑以不誤學者論世之實亦猶范西戎墓則崇祀陶朱公不嫌其訛爾

類國文集卷之五

華容殷首昇平子甫並

毘陵薛 案諧孟甫評

毘陵陳憲冲斗翔甫

洛川劉 絃秉三甫

訂

傳

江盈科傳

江盈科字進之號綠蘿桃源人也生農家有異才貧而好學萬曆乙酉舉于鄉推祖產與昆弟

類國文集

卷之五傳

一

投徒自給除夕自郡歸遇失金赴水者傾所携賑之得不死壬辰成進士爲長洲令長洲固劇邑盈科不爲拊擊以恩信治之與民語溫溫若父子然諸縉紳有干以私不得者或厲色加亦不怒好言謝之邑苦京解諸役爲置役田貳千餘畝至今賴之五年有鵲巢於廳事中少師時行題曰仁瑞是時公安袁宏道爲吳令治尚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訟到手即判吳中呼爲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亡徙而盈科簡易自

若積蠹亦不盡除煩劇間有不逮然兩縣皆大治兩人且久以詩文相唱和短箋往復無虛時行則並與食則比豆清言疊疊時人擬之江文通袁淑明適當相當也久之補銓曹以賦不逮格改廷尉正人爲之惜盈科曰吾五年爲吏察明而起以火從事求須臾暇不可得頭鬢爲白今幸承乏廷尉廷尉事省藉此竟吾述作事吾志畢矣于是與一時名輩結社京師聚觴分韻殊自得也住古寺中每出輒騎款段馬韋帶閭馬

類國文集

卷之五傳

二

豁上詩思偶動兩目直視以手畫鵝鵝上觀者異之遷戶曹主試蜀中尋督蜀學政年五十卒于蜀盈科體素弱有血疾以苦思益甚其所爲詩大約詆訶何李諸家信心率意有同嬉戲蓋以趣勝而近于諧在香山玉川之間與宏道同調至今稱江袁體蓋隆萬已前作者無慮皆模彷彿開元而兩人定始變調不可廢也所著有雪濤閣集五十餘卷左蠶中略三十餘卷十六種小傳循良一助便蒙格言若干卷行于世長洲

補銓曹時不能具裝。貧于秀水比部。得百金分。餽門下士。一日都盡。後出京。貸于太醫生。客死。永川不能殮。李令以鄉誼。贈之身。歿後家益苦。貧愈于未官時。蓋又以廉稱云。

外史曰。自昔詞人相遭。交歡輒相詆。往往然耳。江綠蘿袁石公。同時以詩名。相需如左右手。裏懷瀾然。任真自放。何其賢也。吏姑蘇時。袁斂而疏。江密而遲。互爲羸縮。報效則一時或獄訟平反。不以爲嫌。庶幾和而不同者哉。綠蘿涓潔自

清園文集

卷之五傳

三

嚴而寬厚類長者。尤文人罕事矣。

薛諧孟評

吳所治金閶南濠五方麗雜法

貴擊斷長洲一望嚴整。直接吳淞。正須恩

拊之耳。二公聰明人。蚤見及此。

艾穆傳

艾穆字和甫。平江人。嘉靖戊午舉于鄉。累官至萬曆初。爲刑部員外。時江陵奪情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疏上。江陵怒甚盛。學士王錫爵宗伯馬自強等數十人求解不可得。中行用賢席蒙侯于東。長安朝房。日迨臈。兵番漸闕。宿觀者股慄。道路以目。而穆乃復同主事沈思孝抗疏爭之。須臾旨下。兩翰林杖六十削籍。兩刑部杖八十謫戍。是日都人集長安道者萬數。朝房隘不能容。至壞楹毀櫺而入。晴煦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慘黯失光。兩翰林從容受杖而刑。部評詈不絕口。杖畢兩翰林曳出。穆同思孝加錄鎖禁獄中。三日始發戍。卽裹創去。京師爲之語曰。蓄艾能醫病。洵壯之也。江陵物故起原官。累遷至太僕卿。以壽終。晚年更以詩名家。云外史曰。江陵託孤臣主。柔遠惠遠。料敵制兵。戰勝廟廊。權輿五十年太平。力然聞喪。兩日旋即視事。亦不可謂

清園文集

卷之五傳

四

無所表見。當吳趙兩君子發難時，舉朝歛手如
火烈烈而移踵接覆轍以爭一足，可以為難矣。
里中人傳穆晚節差池，聲名損于部郎時。子姑
略不錄，亦猶頌江陵相業者，不得苛求其它，凡
以從其所重云爾。

薛諸孟評 當時吳人薄楚人若蠶上蟻類
艾公一灑濯之耳

姜廷願姜性傳

姜廷願，字以正，號蒙泉，巴陵人。嘉靖丁酉舉於
鄉。甲辰成進士，授餘干令。擢御史，庚戌按通州。
秋八月，虜薄京城，德勝門距通州三十里。廷願
與都御史王忬乘城三日，疏七上，以傳呼，倥偬
破其喉，失聲終其身。還淮陽，海防兵備副使。是
時取民無制，江北尤甚。廷願約計郡邑公費，歲
若干，籍記之。按籍征輸，為條編之法。當是時，廷
願定始立法。自是大江以西，浙左右，湖南北，漸
漸園文集 卷之五 傳 六

次舉行。民皆稱便。遂遍海內。百年以來為國朝
善政焉。累官至南兵部侍郎。考績赴京，以致辭。
聲啞，行步遲緩，被糾，即引疾乞歸。年七十終。囊
無餘錢。萬曆甲寅祀于鄉。子性。

性字幼棠，廷願長子。少穎異，有大志。穆宗元年，
甫九齡，當得廕，推以與弟。年十二，著下帷賦。萬
曆壬午，舉于鄉。讀書君山十年，效丘仲孚法，以
夜半鍾為度。壬辰成進士，為鉅野令，設保赤倉。
十二，建義塾。七，令巨八年，治行推第一。遷戶部

主事考選刑坑。是時天子尚寬大。漸不振吏民。因緣爲姦。奉聖母慈旨。屢歲停刑。性疏以會典。有朝熱二審。朝之不宜停刑。猶熱之不宜停赦也。皇上每下旨。今歲暫免刑決。遂至一停十五年矣。且停刑之令。當頒於刑臣。題差審決時。一以省部使出京驛路之擾。一以省內外各衙門造冊送囚之費。有如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冬至十月三十日奉旨。停刑此七八日間。能飛遞寰海乎。以致決免參差。非所以昭畫一也。上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七

允之。大內護城河。屢有外人縊溺。性疏以人命至重。宮禁幽嚴。非內臣之責。誰責也。尚膳監丞劉遜。請爲故監魯保。迫凌應登等。貸官錢。置官課。得內旨矣。性持之曰。可貸則非官。可匿則非課。特魯保私逋耳。法司積案。不及訊鞠者何限。乃亟亟爲內官究償私債。非所以重朝廷也。皇上深宮靜攝。獨賴隻語傳宣。昭示海宇。今內臣取旨如寄。外廷則望若晨星。于是有詐傳。有改削。有阻留。有邀取。有隱匿。種種奸弊。如先朝搜

獲疏奏于諸閣邸故事。臣誠慮其所終矣。疏入未允。然彈刺風生。中涓稍戢。舉朝偉之。是時諸大臣。不勝批根。若孫許王趙詹吳等輩。紛紛求去。不候命下。遷次出城。性引雨無正之義。以相劾。上深允之。然去者不可挽矣。孝定皇太后山陵禮畢。九列大寮。三千餘員。送靈止七人。而居守遂至空署。又選人候憑。不下數千。以吏科缺一掌印。久困長安。臺省乏人。候考鱗集。以及內外候補諸臣。日希俞旨。百催不下。邊餉收支。因無京營科道。遂致嗷嗷。而扈衛脫巾。則衝城戰士可知。語皆沉痛。疏入不報。其時朝廷濶疎。而性動持大體。以壬子冬居諫垣。屢遷都給事。纔匝兩歲月耳。而前後疏凡百八上。皆切當時之要。非夫撫拾陳言。苟且塞責。與夫毛舉纖索。博取言聲已也。丁巳冊封趙藩歸里。已未卒于家。年六十一。無子。性爲人。骨鯁易直。而水蘂自持。介然不滓。少居世間。清苦如寒士。出入禁闥。亦無貴倨色。家居歲餘。門巷寂然。間里至今稱之。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小九

王弘道傳

王弘道字叔重華容人也。生而端慤古貌樸衷。僻居南山之阿。爲諸生三十年。人無知者。萬曆己酉年五十舉于鄉。衆皆驚。丙辰就監。利博上五年。遷安義令。性慈柔。不忍督民。民多易之。而傾涓潔。無秋毫之愛。生平不辨物價。諸負販者。不于市。競來長令之堂。爲可欺。以得重償也。嘗饋笋于監司。竟投空剝。定無有其潤。踈爲左右所悞。多如此。以是監司深啣之。居歲餘。庭斥弘

瀟園文集

卷之五 傳

十

道弘道遂拂衣起。不揖而出。衆爲之危。弘道怡然不稍動。曰。向來爲清白吏。正自度有今日耳。其如予何。卽日解綬。買舟歸。舟輕安。義人爲舁沙石鎮之。底家蕭然。衣敗絮。茹脫粟。至不能自存。求爲人解訓詁。不可得。山居十餘年。姓字不通。城市間。與山中親串。往來冠履袍澤。皆假于人服。不稱體。輒復自笑。性嗜酒。不能得。一日乞人曰。某自元日一醉至今不飲。五月餘。廉吏不可爲。獨苦此耳。天啟乙丑歲大饑。不舉火。一夕

崔符輩集于室。僅得緋衣一襲。錦帳二幅。及衣。數升而已。盜且笑。掖弘道去。舟中贈以襪。褐。嘆息去。年七十尚無子。嘗自言使我無後。何以勸善。已果生子。年七十有五終。不能發親舊敬而哀之。爲具後事焉。

外史曰。安義令廉而短于才。貪吏往往輕之。以爲是不能。非不爲也。安義令嘗語人曰。某歸自江州。同某官遇盜。盜殺某官。劫其藏。某以空舟得無恙。又同時有令某者。挾重貲歸。廣田產。麗宮室。日不暇給。年少于安義令。而鬚鬢盡白。安義令一日挽其鬚。咲曰。差勝此耳。嗚呼。此豈不能貪者哉。

瀟園文集

卷之五 傳

十一

薛諧孟評

夫殃祥之應。若轉轂與奪之數。

猶轆轤而貪者。非以其身爲之運。爲之汲。

也。故能貪者。不能貪之尤也。叔重先生之。

所見遠矣。吾于無武二邑。間得二先正武。

進陳午寰先生者。自國博遷部曹。而惡之。

日。吾安用此。歸而食貧。至八十餘。猶復崇。

祿未語予曰吾正得棄官力不然久無事
矣無錫張原維先生者亦以國博病歸其
門人顧涇陽先生官銓曹欲起之輒加訶
責積餐錢稍稍治書舍置百畝一日感催
科隸嘆于門盡鬻所置百畝酣嬉以終子
孫貧無立錐皆予所目覩云

劉秉三評 要知不能貪更好

雲夢山人傳

雲夢山人孫斯億字兆儒華容人也祖繼芳成
進士官督學父宜舉孝廉以高隱號洞庭漁人
俱以詩名天下山人生而慧且美未歸以疹眇
七歲能賦詩年十四補弟子員聲稱籍甚久之
上書督學棄巾襪冠幸陽中渡江如淮覽京口
三山歷姑蘇汎錢塘徘徊會稽天目之間返憩
金陵歷豫章再遊京師日與世外人交不袖一
刺還訪鹿門登峯山南謁衡岳東入郢北遊蘇
小百泉嵩高所至遍覽名勝慷慨懷古長嘯高
歌時人莫之測也于時若王元美汪伯玉諸公
靡不倒屣延致山人山人傲然無所屈意有所
適往往不謝去浪遊數十年未嘗以私干人隨
遇而止時或乏絕爲逆旅人遣不恤也山人曰
吾五十年來雙履所歷天下郡國十之五所探
名山水十之七所交賢豪大夫士十之九今其
休乎遂歸里入玄石山中頽然自放以終遠近
問字之士日無虛席天下無知不知咸稱雲夢

山人山人殆古詩人之狂者也生平不入狹邪
事祖母以孝聞當分宜秉國時楊忠愍沈經歷
遇害著直言論以泄其不平江陵居首輔時貽
書艾和甫諸公有田畫責鄒浩之意比江陵卒
諸公微起則又勉以不必出務全晚節識者遠
之見人善多方獎與見不善則齧袂憤起似不
能容者久之亦無所恨其始稍疾俗人亦卒解
怨之萬曆初料民田邑中競爲隱弊山人責令
里正毋以私相愛所得稅額獨重里中長老訓
誨曰文集 卷之五 傳
子若弟者輒口實山人不置山人又古獨行者
流歎年六十終所著有雲夢園居鳴銑諸集浮
湘南岳中州北遊諸稿子羽侯爲庶吉士有遂
初集孫穀官開府有盤譜藜床諸集穀著古微
書行于世慈著唐紀皆以詩名于是孫氏五六
世皆文人爲楚望族自是天下益稱雲夢山人
云

外史日子嘗至澧水見逆旅壁間有雲夢山人
墨蹟時主人年八十餘頗能憶山人遺事爲余

言山人君子人也流寓數旬手口不輟時或當
食投箸繞屋行吟數匝乃復食每上官見訪稍
不合則拂衣起人有挾貲嗚不平于山人者叱
不受已乃秘爲伸之不令其人知自山人去後
六十年文人韻士自四方來者未見有山人若
者也嗚呼山人君子人哉

薛諧孟評

山人叱去干求者而私伸之詎

欲崖異直快吾臆耳山人之子太史孫中

丞兩爲吾先人同籍太僕尚寶亟稱之其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五

人可知已

一瓢子傳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洗。擔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詬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恠準奇顏。髯踈踈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騶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壘。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龔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十六

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入龍子。更卸衣衫。靡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潑。煙霧迷空。坐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尾曰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升頭赤脚。踞地而遺筋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謔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

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胡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營黃腸。吾將老焉。王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普賢菴。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于澧水橋頭。署書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于羣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貨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去。乞食湖湘間。終於澧。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十七

外史曰。一瓢子晚年持戒。殆類得道。顧其先且殺且盜。且淫。具犯諸戒矣。嘗笑穆天子。命太僕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蓋自嚴已甚。而老荒之餘。車轍馬跡遍天下。未知稅駕何所。彼定戒之。而犯之以視一瓢子犯之而戒之者。何如哉。

王玄居傳

王玄居吳縣人天啟辛酉鄉貢崇禎丁丑爲華容令初至醇謹似無爲民皆易之歲餘忽大振咎殺疆禦數輩臨鞠未厲聲色內決于志齊顏微咲徐徐敲朴以必死爲期旣死慮或僞親以簪貫其鼻亦怡然不動容邑中少年爲之屏跡日未晡城中門盡閉會邑有料田之役豪猾無敢爲奸弊者垂成罷歸識者惜之玄居朝報罷夕遽歸其剛果類如此橐中蕭然無一物里居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七

舉劾逆黨項煜爲吳郡正氣之首君子人也

薛諸孟許

王君之尊人與鍾伯敬先生之

尊人同爲武進東西齋司訓予因識王君

竟未識伯敬兄弟也後與譚六服膺同門

因識諸譚而伯敬已卒聊寄語鍾氏墓

耳得此傳又爲通家兄弟補邑譜大概

白竹傳

白竹字長倩華容人貌偉而髻髯如戟性亢爽有異懷豪于飲澗然不屑一切萬曆癸卯舉于鄉庚戌成進士累官至建昌守以廉著有發婦鳴不平竹爲直之已見制于御史某不得已稍移監司某不解其由庭詰竹竹不自白遽解節庭前明旦且卜舟禱水言歸矣監司大驚亟輓謝不可得時年五十餘無子室有孕妾床竈弗利徙請稍待竹慷慨厲聲呼之曰此自有造物者存聽之爾耳底家空乏至稱貸不能得里居十餘年泊然無營其言論風旨造次輒有可錄詩若文偶一爲之不遺稿晨起重編讀史不通客近午則親舊時至痛飲徹夕以爲常郡縣概絕問候一日其同年友丘兆麟以司餉過華造門值竹大醉不爲禮兆麟慙慙有招隱意竹張目不荅而別久之起瓊州守清介如建昌時遷粵東督學未底任辛未卒年六十三無子崇禎五年壬申祀鄉賢建昌瓊州祀名宦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七

劉山人傳

劉山人名大振字孟肩襄陽人。峇顏修幹。狀甚偉。足跡殆遍天下。所與游盡貴介。然秋毫無所需。顧善飲。復善噉。所至輒以口腹累人。不諱也。遇人不款曲。直視微咲。無一語。語或可錄。工五言近體。亦不常作。初以布衣遊。時求髮。服道人服。或兒頂爲僧。屢至華容。年六十餘。善病。遂投老河東梅菴。不它適。一日自贊曰。不婚不宦。逃釋。逃立。一杖雙屐。名山大川。病身旅次。焚獨內。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三

年。嗚呼老矣。是誰之愆。山人非有益于人。而責人供奉無已。人皆憚之。憤問不輒受。受輒不謝。相知者嘗勸治後事。山人應之曰。此自若輩事。無預吾事。崇禎癸未。寇猝至。華士大夫皆遠竄。山人病死梅菴。無知者。菴僧裸葬于菴後。

薛諸孟評

無甚可傳。事固已可傳。

白圭傳

白圭字玄伯。華容人。其先世整。豐潤人。令于華。遂家焉。故白氏多慷慨。善激烈。有燕趙遺意。而主獨循循。有儒者風。猶賈氏書痴也。博覽羣書。靡弗通曉。然不屑記錄。一以思勝。嘗住君山方丈。經年寂然。不聞呬唔之聲。仰面構思。晴定息微。有如虛室。時或冷然而笑。戶外人莫解。所以其自得。有如此者。平生不事生產。屢困乏。不屑意與人語。自論文以外。無一言。造次相接。亦必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三

有語可錄。弱冠受知余中丞。自強。因與其子給諫昌祚爲莫逆交。無何爲董太史其昌所特賞。名噪一時。遊京師。逾年。方領矩步。未嘗一入狹邪。比歸。值大饑。有死於路者。捐杖頭以療之。其爲文多模楷。先輩諸大家病在質勝。晚年縱意疾書。又傷於過奇。故其文日佳。日益不售。黃其昌爲之叙曰。連城衆人之知玉也。抱璞卞氏之卞玉也。九合衆人之知仲也。三北鮑子之知仲也。余于江右得徐子于楚中。得白子。皆許以天

下士。余言至今未酬。有以二子爲口實者。余不爲色變。誠知之也。去年五十七。以明經終。遠近無知與不知。皆爲主惜。而終未嘗不服其昌之知人也。主臨終。正襟匡坐。與子若姪。雅論拱揖而別。見家人輩。連床哭。不稍動容。徐徐揮手。以指畫胸曰。必盡之。軀無爲。莊生所嘆。蓋庶幾有所得者。長子治能世其業。第二子深。字子遠。奇才也。早夭。有文傳於世。

外史曰。董史氏之知白子。可謂知人矣。其言不酬。不稍悔。誠知其人也。今世所稱知人。則何異姑布君平之流。但以富貴期人。幸而言中。則口實。不然。則以爲諱乎。白子獨行古處。愛身如玉。好學深思。老而不倦。時時稱說董史氏。不敢忘。厚之至也。如白子者。乃可謂不負知己也哉。

薛諸孟評 使董先生歎惜如此。其人可思。

嗚呼。國家設科目。三百年所錄不下數十。

萬而士之第一流者。往往見遺。予是以知。

妄任典試者。其罪浮于以全軍委敵也。

黃氏女

黃氏應山明經黃思閔之女。年十七而徐氏子病且篤。女

史受徐氏長男聘。年十七而徐氏子病且篤。女

請命於父。往訣。因袖刃至徐宅。竟日。勸徐氏子

死。遂欲自刺。思閔故無子。泣下謂女曰。禮女未

嫁。則從父。汝父况無子。汝爲夫死。如汝父何。女

乃止。周身周衣。從容經理。纖悉必謹。然後歸。再

請父命。以其妹許徐氏次子。昔年父死。遺貴可

千金。女三分之。以其一治父後事。葬祭皆成禮。

其餘分半。以予妹。而以其半予族弟。立爲父後。條理井然。區畫無遺。告家衆曰。某乃今從徐氏子于地下矣。于是擇期歸于徐。初思閔存時。客有爲女改嫁地者。言未畢。女卽于室中舉刀截指數指俱斷。客驚走出。故人皆知女志不可奪。至是莫有屈阻者。屆期。族黨皆具素冠。以喪禮相送。女拜別。更拜父墳。哭盡哀。去。觀者填路。無不泣下。至徐宅。不食七日死。死之前一日。應山令聞而奇之。亟詣徐宅。入室。求一見。是時女淹

縊垂絕、猶引被覆而不見邑令。邑令僅見其手、無左指、兀然一掌、歎息良久、爲之泣下。徐氏厚殮之、與其長男同穴而封。應山令爲勒石記其事。

羅氏華容嚴循開之妻也。循開性通敏、喜飾儀容、好學廣交、善滑稽、開口而笑、無虛日。羅氏年十八、歸循開、貌寢而拙。暮年生一女、無何爲循開所棄、不入其室者十餘年。羅氏獨與其女共晨夕、拮据米鹽、不啻未亡人。然事舅姑、肅謹奉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三

中饋、無闕。每客至、循開未嘗入謀、而杯盤應時具。雖昆鮑同心者、容未逮也。于是循開母及祖母、及伯仲母、咸責詈循開、爲羅氏不平。久之、循開病、羅氏就侍床側、煮藥進糜。夙夜不稍懈者二百餘日。循開病漸不可起、羅氏私自泣、目盡。瘞抱其女、屬姑曰、脫有不諱、當以身殉。願姑視此女如子、勿但以爲孫也。比循開死、羅氏哭盡哀、兩手拮地、十指冰裂。灰甲殆盡、姑令婢子輩防守。是夜漏盡、伺守者倦、縊于循開棺側。同穴。

而封里中人爲歌、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章、以誄之。頃之、其女亦死。循開竟無後。

外史曰、黃女未嫁、則能爲夫死。羅氏見棄于其夫、而謹事之、卒以身殉。以視古今所傳節烈、皆加一等遠矣。黃氏從容就義、經年靡他。周旋節孝之間、文理爛然。殆類儒者。余客武昌、過潯州、沈孝廉訪楊忠烈逸事、因爲予言黃氏女、蓋百里之內、十年之間、而剛大再塞于天地、何其盛也。循開予伯氏子、予篤愛之、顧正氣在、惟薄之。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三

間而莫之重何哉。

陳斗翔評 以烈節著者大都情性泰焉耳

獨黃羅所持義無一往之情而有必至之性、視愛移色、奪較名量實者、霄壤矣。

二客傳

上官陞江右人也。無常字。遇人輒求字。所至必
易。甚自得也。來予邑。邑中多貴介。或有名上及
官與陞者。投謁如觸觸生。時減已。姓名一字以
避。諱以此。并無常名。且無常姓也。其爲人體削
直上。如冬幹。眼潤于面。骨重肩高。貌竅而口。亟
聲。雌常以手足佐語言。所不逮。每一出。口輒指
畫天地。俯仰旁折。通體俱動。旋走四隅。坐客徒
履以避。無不大咲而陞莫之覺也。性善信。人多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三

馮賓金陵人也。廣額豐頤。體長而潤。且皙狀貌
甚偉。投壺方罫。角抵幻術。靡弗爲。最善聲歌。細

絲高竹。皆所優。時或弄扇成伎。牆外人莫辨也。
率意成口號。一吸數十觥。輒作打挿歌。遇物成
調。揆節。令拍疑出。宿構兼通圭臬。以逮醫卜。皆
有效。尤善騎射。又喜博。古人有需舊求新者。賓
立新之。其或求舊。亦旋舊如數百年物。同上官
來邑。稱二客焉。

外史曰。二客一倥而侗。一藝而黠。皆困于遊。皆
得食于吾邑。邑中好事者。非此兩人莫歡。兩人
客吾邑。未嘗一日不病酒。比去時。囊皆充。蓋村

瀨園文集 卷之五 傳 三
不材。殊所遇不殊。予故並列之。

陳斗翔評 此亦端木原思同傳意

忠襄伍公傳

自古天下治亂倚伏大可見也。承平久則其上必有驕奢淫佚之主。而在廷皆優游息偃不任艱險之臣。聞鼓聲而蒙被矣。爰是養士多年。一日而緩急欲得其力。如使崔然。七後知有文事者須武備。聖人之言可畏也。周之盛也。以文公康公辟疆之才。而制作大備。迨其衰也。申甫方召。樽俎之賢。而盡瘁萬里。乃以支延厥祚。頃者大明三百年。獨泰陵十八年。爲中天日月耳。上

源圃文集

卷之五 傳

三十

又

騎射知兵法。乃以武功著也。當是時。國家承平近二百年。天子繼敬皇帝明良之後。荒淫樂遊。巡幸無虛日。所在騷然。盜賊蜂起。儲嗣未誕。人心動搖。致有南昌逆濠之變。倉猝生亂。舟楫蔽江。而下所向披靡。公延新建王入吉安。畫方畧。撰文。祭孫許二忠。置木主。激發諸路。援兵雲集。已乃傳檄。設疑。賊稍怯。我師得有備。臨陣黃家渡。火燎鬚。足不移。隨出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飲兵。賊驚擾。遂潰。是時逆濠爲二百年未有之

源圃文集

卷之五 傳

三十一

又

表無嫌猜其曠達多如此垂暮以芒部不靖謫
勳與御史戴金爭論不稍屈亦如筮仕初抗節
閹瑾則剛大直方足以有執生平如一日也官
留臺時值邑大饑捐俸輸南米三千及漕米三
千里人勒石紀之其居官除煩苛多遺惠可類
推也同邑王孝廉相之所著東崖集皆公點定
蓋又以博雅稱史但紀其武功公之善不勝書
故一書之从所重爾四千皆賢且顯至曾玄不
替其四世孫民部起宗以循吏著于騰名下十
瀨田文集 卷之五 傳 三三 又

兩世爲子友因得讀其家乘並考諸史紀實不
阿云
論曰姚姒千五百年而有魯若鄒後之得其傳
者漢廣川唐昌黎朱濂洛大明餘姚歷七然也
餘姚若或駕宋軼唐超西京而上之豈非以其
功在宸濠神武不殺庶幾三都夾谷化不可知
也哉予論其世考其實事終始皆忠襄公力也
餘姚能用公也亦悉爲餘姚用以克有成皆大
賢事後人俎豆餘姚晚乃推公又殆有其功而

不居者尤賢于人達矣考其行實美克而輝漢
以後皆有聞知無見知今傳道學者概列餘姚
及門士若心齋龍谿諸君子而不及公猶之聲
音笑貌爾矣

王佩公語予云嚴先生古文過其詩大文又
加于小文瀨田集定評也此又其文之最大
者其中或散或總時敘時斷既結復起根原
時勢旁及他人所謂知人論其世也贊與傳
在異同閒另構一言種也皆從龍門得來班
瀨田文集 卷之五 傳 三三 又
范後無此矣不知者又種也議之先生不阿
予尤不敢阿兩兩記其云爾忠襄公裔相巷
騰議

瀨園文集卷之六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諧孟甫評

毘陵薛 耳仔鉉甫

洛川劉 絃秉三甫

奏疏

乙酉上弘光疏

臣書生不敢預聞國事。願得知古人事。竊惟今日國事。殆類晉宋時事者。非謂是外憂則然而

瀨園文集

卷之六

一

內之不暇。憂外適符節也。晉自渡江已後。王敦發難於武昌。蘇峻繼起於歷陽。祖約桓溫。旦平夕擾。江南正復可虞。遑恤江北。此雖亂臣賊子。寔繁有徒哉。抑亦朝廷不善駕馭。自撤藩籬使然也。宋自南渡已後。奸桎侂冑。踵接於朝。繼以彌遠。重以似道。最後復有宜中夢炎。結趙氏之局。當時潰在腹心。何問肢體。宋之憂深於晉矣。今國家秉國之鈞。寔維無就。非有宋代覆轍可慮。然內外新舊。不盡釋然於嫌疑之間。臣以爲

今日君臣上下所宜如何如何者。獨有二事。不應置此不言。更言其它。分門別戶。報德修怨。辟之盜已到門。火且厝薪。而室家之壺。尚爭論床褥間事。可爲笑嘆。又吏兵遷除。概行賄賂。名雖三途。寔皆貲郎。辟之舟小且漏。涉大川遭巨浪。而舟中人各以給口不滿。私自爲營。何愚甚也。臣不識忌諱。竊以爲腹心之憂。乃在今日。至若自撤藩籬。則衆目咸睹。不待臣言矣。夫天下方以二事爲病。則旣以將帥爲醫。士卒爲藥。延醫買藥而適爲蠱毒。可乎。夫廉頗雖憾。責在相如。陶侃雖疑。決在溫嶠。自古國家所貴有近臣。以用遠臣。有大臣以用小臣。有文臣以用武臣者。安在而人各有心。誰之咎歟。臣以爲開誠布腹。如舟共濟。及今正有可爲。不然。以俟後日。積疑成嫌。積嫌成忿。漢七國。唐藩鎮。不察可知。國家之憂。洵不在病而在醫已。夫唐之弱。弱於藩鎮之強。唐之亡。亡於藩鎮之弱。凡今所以爲諸鎮地者。乃其所以爲朝廷地。乃諸臣所以自爲地。

者乎臣楚人也竊見楚鎮左良玉謹身奉公無
它可疑但制兵克敵非其所任故躬翔河上所
在搜牢卽臣數口之家在水在陸累爲所破而
至誣以不軌不以過乎壬午冬臣在楚見良玉
以宰相禮謁見聞臣賀逢聖髣髴涼公之於晉
公屈謹已甚以彼無功受封朝廷待之正臚非
有怨望而過疑爲此或致彼果爲此者必居中
握揆有不釋然於良王者也此乾坤何等時而
不釋然乃爾乎又原任禮部祠祭司郎中周仲
連以宜興同宗株連逮繫臣攷仲連爲太介澄
州廉能吏德稱父母威號神君執熱以濯今日
正須此才且宜興當國之日辭職方就祠司寔
處不競之地豈有待貴之罪旣經先帝開豁
不應今日苛求王事多艱此一案似非所急久
禁不剖作無益害有益臣深爲國家惜之臣於
良玉姓名未通於仲連應求有日臣言定公非
私聊舉二端以明內外新舊門戶恩怨之嫌臣
以崇禎十一年拔貢迄今尚未赴部沽與干祿

久非臣心辛苦賊中麻糝來見亦各言其所知
也臣草鄙疏賤動觸忌諱無任惴栗待罪之至
謹具奏以聞

薛諸孟評 名雖三途實皆貴郡思之可耻

非值此也名雖吏兵部實卽左右手傷哉

弘光內外交怨尚能一朝居乎甲中冬有

傳當軸語餌予者予應口卽使貴陽直以

此席讓我也無下手處不幸言之偶中今

讀平子疏語語若出予臆其奈薛薛藐藐

何

劉秉三評 劉切似陳東

定制以下俱崇禎十三年題

臣聞自古明王，不易術而天下治，是故秦變周禮而亂，漢仍秦法而治。唐文皇有言：「法令不可數變。」臣每讀春秋內史至「國將亡，必多制」，痛心悸不敢出口也。夫有治人，無治法，一愚人得而言之，乃朝令夕改，輒自英主然者，謂非此不足改易觀聽與天下更始也。雖然，有可變之法，有不可變之法，視其法有可變之法，有不可變之法，視其時處非其時而變，不可變之法鮮。

清國文集

卷之六 奏疏

五

不大亂至於亡者，自昔鄭僑、齊敬仲、秦鞅、宋安石皆救時才也，皆變法者也。而有不可故得失懸絕焉，可誣也。臣愚以爲自古天下非極亂與極治則法不可變，當其治也，國富民安，中外無虞，惟所爲而不忘，周自後稷至武成，得地之利，旋復遷都，屢遷益盛，平王失利而遷，一衰不振，雖之，留人年豐，無故則新門第，置幣，非貧家時，誦多艱，所能則倣也。且夫事積日而利繁，則害伏，人安坐而無爲，則氣暮，乘其暮而震

之，周官所以加意於張皇也。及其伏而圖之，大易所以不憂剝而憂姤也。若乃變法於極亂者，以言乎王者受命，改玉易姓，更正朔，易服色，俾天下改觀不然，則亦一姓再興，如東京之於西京，然當是時，人失業，官失職，一切自我更始，靡不如意耳。陛下承二祖列宗之緒，值多難拮据之會，不大治亦不大亂，忽無故而盡移其舊，不啻耳視目聽之不便，以臣之愚，竊謂今日非變法之時也。封建而郡縣，井田而阡陌，肉刑而杖

清國文集

卷之六 奏疏

六

笞，辟之席地而几案，靡見而純冕也。古人不如後人也。法之可變者也。學則三代共之，萬古一日也。法之不可變者也。陛下懲食勸清，礪庸獎異，破資格，去成見，拔用貢舉，旁及徵辟，三途並獲，其用此可變之法也。必欲輕棄科目，進匹夫利口之人，此不可變之法也。不得已而苛賦於民，自是有遼餉，有練餉，有勦餉，種種誅求，有何方策，曰不得已也。此不可變而可變者也。易漕運而海運，易官兌而民兌，是亦不可已乎。此可

變而不可變者也。陛下若曰：吾法祖耳，則有祖宗行之，今不復行者，屯田是也。又有祖宗垂戒，勿行，今乃行者，遣用司禮監是也。屯田有利無害，司禮監有害無利。古今一揆，豈在可變不可變之例？又豈有或變或不變之時哉？伏惟陛下求治毋急，聽言毋廣，姑靜以養天下之安，而隨以行祖宗之是，或變或不變，其法安在一？愚人得而言之，毋庸臣言爲也。

薛諸孟評

平子論文曾言荆川先生太奇

瀕川文集

卷之六 奏疏

二

此文何乃宛肖荆川先生乎？正如夏雲秋

濤，雖欲不奇，固不可得。

劉秉三評

大約爲司禮監發而曲折變遷

幾如昌黎活不可捉。

重刊目

天下自虞夏殷周已後，開闢者再，孔氏居一。宋儒居一，而人莫之覺也。何言之？自昔天下大亂，未有甚於周轍既東之始者。言咲豆觴之間，不得其歡而子且弑，父臣且弑，君矣。秦漢已後，五代十六國，往往有之。然以爭寵奪國，或勢不俱存，不得已而謀，不軌未有。若周季之容易者，其也。蓋亂斯亟矣，當斯時，易象周禮十五國風種，皆人間所未見。雖名卿賢大夫，若韓宣子、吳季札如獲異書，而它可知已。泯泯棼棼，遂至此極。自孔子作春秋，著孝經，攷定易禮詩書之文，百餘歲而有戰國。戰國之亂，加於春秋，然而人道未有失焉。則孔氏開闢之功也。秦始燔書，聖言中絕。漢唐諸儒，注疏章句，逐字析義，未嘗通貫，通篇發明，聖賢立言之意。當時若說苑、鹽鐵、韓傳、諸書，引經斷義，多謬本。自孔子餘年，莫知所向，它不具論。漢代終日，

瀕川文集

卷之六 奏疏

八

於禮何居唐人終日原道以仲尼墨翟並舉於道何居直待宋儒然後孔氏之學大著我國家土宇版章近三百年大道爲昭廉耻自維雖有小邪不至大不正何莫非宋代諸儒功哉愚請得一數之此三百年內有或無故假借三年之喪者乎有並稱孔墨者乎非君父不頌聖自敵以下相許至大賢而止有輕以聖自居或以譽人若漢唐之謬乎乘國之鈞罔下欺上若芳宇分宜皆附聖人一端以爲奸惡有大叛古訓瀨園文集 卷之六 奏疏 九

目其言雖不行未至誣國然其罪已不容誅矣陛下亦曾設想及經書既廢之後乎今使天下士子不事八比文字而爲唐之詩賦元之樂府則猶之八比而不逮者理甚明也外此則漢與宋之制策唐之博學宏詞爲差勝然而本朝姑降之爲二場三場特重八比爲初場者何也編類纂要偵何時務真贋總不可知今士子自舞象時習聞孔孟之訓稍長爲文則復遜志伏氣以衆人之心參聖人之禪經三百年歷數百萬人口日新日異而經書之旨未窮蓋盡善也外此則有徵辟一途若德行文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茂才異等庶幾古法歟夫人之不可以僞爲者惟慧與力耳今試人以文詞其不達者必不能僞爲達限於慧也猶之試人以百鈞其不能舉者必不能僞爲舉限於力也慧與力外無不可假者薄者假厚貪者假廉佞者假直怯者假勇取士以名衆將射的自昔黃巾赤眉皆德行之選何所不至哉然則以德行舉士不逮文

詞以詩賦制策之文舉士不逮八比明甚也自此以外臣不知其所從事矣今夫天下人之衆其自五經四書以外者可大略數也其已入官者爲戎弁爲胥史爲閹寺其未入官者爲農爲商爲工爲緇流羽衣方技游食陛下將進若輩與謀天下事乎抑姑遷就經書之士用之乎夫經書之士不肯有益緩急也而居然可觀其它不從經書出身者不盡無益也而出口舉趾動堪誅笑以陛下之明國家之福萬不至爲狂愚所誣然水霜之防竊有私憂矣臣不憂科目遽廢也或乃以此輕科目亦已誣矣臣見陛下近日特重舉貢薄進士私竊訝之士子成童就傳非必皆有遠大之志區區願舉進士而止一日而舉進士所謂喫著不盡也不必入官不至於貧不費一文可以得官如是而愛聲名顧廉耻思長久中人之情十常六七耳若乃舉貢而特簡王朝豈真有子淵伯奇之才安石深源之望傾動一時又豈或有傳巖之夢有鰥之聞無故

受知天子者乎則有百計營營破產稱貸然後得此者矣又其人之盛年者終不絕望於進士必其累舉不第耄而垂首者以既暮之年處過望之地重負通責求償一官寧復知世間有廉耻事乎臣願陛下特重科目任用進士次鄉舉次歲貢諸不自五經四書出身者概可小知而不可大受也如此乃無負孔氏宋儒開闢之功云

劉秉三

有餘不敢盡此幾盡言矣受否不

滄園文集

卷之六 奏疏

三

計也

重督學

臣反覆科目之制。思國家以五經四書舉進士。法盡善也。而不必得人。則夫未舉已前。既舉已後。有可言者。臣請言夫未舉已前者。周官之盛。諸侯貢士於天子。漢已後。二千石刺史所在得舉孝廉。拔文學。凡此皆古制之善而不可復者也。正統以來。寔始設學臣督其事。使天下士子三年再試於學臣。然後大試於鄉。臨試又有主考。有房考。明年會試。京師亦然。凡此數臣皆所謂人文司命也。臣請爲陛下萬全此數臣之制。可乎。國家內外建官。文武十萬餘員。無慮皆理財治賦。聽訟折獄爲職也。其特任以文學者。內惟詞館。可三十人。外惟兩京十三省提學。計十五人。止耳。詞館在內。非必爲國家議禮攷制。纂修定錄也。終日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爲課。何裨勝負所定。寔模楷天下。轉移風尚者。僅提學十五人。以天下之大。求十五文人才。雖難不難至此也。此十五人者。何應草草聽彼素無聞。

望久疎經史之人。循資承乏而得此官。彼自揣不勝厥任也。各募雇四五人假吏役尾其後。其所親自拮据者。往來文移與地方監司守令無異。而知人得士。概聽四五人之手。豈有幸乎。以臣所聞見于吾楚者。三十年間。獨葛寅亮一人得人最盛。楚人至今有餘思。此外不聞有得人者。或幸而得一人。要未嘗流連欣賞。盡所懷來。使其人動知己之感者。何也。彼未嘗自得於心。定知此士如何佳也。頃者若水佳胤王志堅。督吾楚。每較士。臣郡甫竣輒去。名爲移文。發案一日路過臣邑。邑中諸生拔列前茅者。皆色然郊迎。自以爲特達知遇。歡若平生。至則閉門免揖。莫望顏色。索然而返。嗚呼。天下豈有如此知人得士之人哉。以臣之愚。請特重選此十五人。此十五人者。必負真才。必擅盛名。必假重權。而後勝任焉。今夫士庶人之家有聰慧穎敏善屬文詞之子。則父母以爲愛子。國家而有文臣天子亦應加異。漢選博學切問之士侍左右。法駕出。

用多識者一人。參乘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稱為天子私人。自昔武帝之於相如。玄宗之於李白。飲食燕笑。相得甚歡。禮數與它人殊。又如文皇之於弘文館學士。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夜分。乃罷。如此。然後克盡其才。亦將以此鼓勵人。士耳。臣請每科進士出身之日。許令自陳生平所讀何書。所著何書。料三百人中。不過三五人。止可以細細面質。問難終日。果且具足懷來也。然後拔入詞館。課以十三經二十一史之學。試以今古文詞。天子與宰相時時往復。而測其胸中之不窮。察其言語動止。而信其心事之至正。然後出而授以提學之任。夫既拔進士之尤為詞館。拔詞館之尤為提學矣。又於提學中拔其尤。得老成職。周歷十五京省。雖加級加銜。至於官保。而不改其任。自昔揚文襄督關中學政。八年。歲一試士。其所進士五十餘年。用不盡。若乃方正學以鄉官受聘為主司。今可略倣此意。從

事矣。抑臣又思之。臣即以吾楚權之。每三年一大比。學臣在任。定不過兩年耳。兩試諸生童子。其文可四十餘萬。兩年内。周歷道路。所至又有謁廟拜客。發落諸務。定不過五百日。閱文。今以一人之心。眼五百日內。閱文四十餘萬。首雖目下。十行萬不能逮也。以萬不能逮之勢。責令不得雇倩。四五人豈事之可行者哉。臣請每一省内。特簡一大條。為提學。聽其察舉本省及天下空閒官員。素有文名者。十餘人。考選可得三四人。取以衡文。而但以已為總裁。其隨行如御史之有司理。其共事如鄉會試主考之有分房。一切彌縫監臨。與大比場屋不殊。但省膳對耳。如此而不能得士。未之有也。以臣之愚。耳目所及。聊舉大略。以為必採衆望。則十年之內。科目所得。惟戊辰金聲甲戌陳際泰為最。欲簡學臣。先自此二臣始。其餘若張采。張溥。楊廷麟等輩。概堪特簡。不則聽學臣取用。隨行可也。若所稱葛寅亮其人者。雖至今為提學可也。今此諸臣皆

安在哉必如臣言而後歲科兩試可十九得收

薛諧孟評 憶昔歲癸酉不肖爲國子助教

嘗言之胡王二司成日不肖竊考兩都雍

志正統間南北祭酒如李時勉陳敬宗司

業若趙琬皆二十八年監丞助教博士多

者亦二十餘年少者亦十餘年然後造士

始有確效今甫立一規條旦夕候陞安望

師生相言哉 明主可與忠言願從兩廂

老先生自請始不肖亦願從其後其他急

清園文集

卷之六 奏疏

三

升擢好煩劇者勿概強也兩廂領之茲觀

平子所陳是亦一見無已卽以庶嘗仕六

館以六館出督十五省直以教習宮詹任

兩廂以兩廂入爲大宗伯與殿閣而宮詹

卽取之十五督學中庶乎可耳

劉永三評 無忌似荆舒好事似玉局令人

且驚且喜且怒久乃服其誠然

重房考立後場考官

乃若秋春兩開大比臣又有說矣國家每遷官必考試仍試以八比之文殊無謂也在令言令在守言令在監司言監司司獄司冠務須著寔條地方利病及居官興革事蹟發撫按核定略行國初里老考成遺意然後論定此齊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之故事庶幾虞廷詢事考言乃言曰載采采之旨乎若其仍試以八比文字者獨衡文官應然耳今三年大比特差詞臣主

清園文集

卷之六 奏疏

六

試而所在新進縣令得分房爲試官夫新進則其氣方驕爲令則其心既雜而委以司命人物聽其妄爲去取其去者不知遺珠凡幾僅以其所取呈之主考主考但據各房頭卷稱量高下以爲榜首至二名已後一任房考有力者爭相奪據而主考不能爲主無惑乎潦草乃爾也臣意諸房考官宜令主考考選一過然後分房如此乃無房考失人之虞抑臣更有說焉祖宗以三場取士初場用經義所以觀其心身歸漢代

德行之旨二三場以論則博學宏詞之遺意以表則音韻對偶不異唐人詩賦其五策則直言極諫之故事也臣反覆科目所從來未嘗不嘆息我國家立制之善也合三場以傾一士而真才寔學其生平盡此矣隆萬以後獨重初場輕後場於是有舉進士不知通鑑綱目爲何物者從此冥冥以往不可問已臣請二三場一如初場分經爲房之例更立房考官每省另分十餘房額衡後場與初場房考官並司去取其三場俱佳者爲最其次取其二略其一如此而真才寔學之士始出何易言哉

海國文集

卷之六 奏疏

十九

薛諸孟評 提學與主試間皆經考選而出

近亦有行之者矣愚見則謂初場宜考論

策論觀稽古策觀覈今一一皆條對精詳

循條布采而後二場考表判參以詩賦

文略做館課式華實備矣然後三場考經

書義七篇不失王荆公以來五百年故事

汰科舉彙考舉人

主考之有房考猶吏部之有司選也得人失人攸係焉今既令主考官考選房考矣乃臣并爲房考官慮之士子三場之文每人十九首積百人則千九百首千人則萬九千首以吾楚爲準一房可三四百人文可七千六百首考官入簾纔二十日寔閱文止十五日一人之身限以十五日之勞閱文七千六百首而責其不差毫釐萬不得一也臣請以汰省科舉彙考舉人之說漸置文集 卷之六 奏疏 三十一

進萬曆已來各省場屋號房逐年增加臨期又置席屋取竹輿皆提學官濫收混進所至臣愚以爲歲科兩試皆所以進賢黜不肖也然歲考以黜不肖科考以進賢歲考宜寬非甚不肖不必黜所以安衆人之心科考宜嚴非甚賢不必進所以得真才之用今歲試諸生一二三四五六等一如故事無足異同請於科考特頒新旨止許以一等六等從事非真才寔學卓乎自信者不得應試課以多篇難題拔其最爲一等其

次概損之無差等。其下乃爲六等。凡鄉官地方官除真正薦舉所知外。雖親子弟不錄也。如此則原額十分存二。以吾楚爲準。約計一省裁得八百人。入關用房考官十人。每人十五日閱八十卷。臣有以保其無失也。夫既薄責其勞而乃厚責其誣考之。宋代有覆試下第一法。用意最善。今每房落卷宜取入禮部磨勘其或遺才以蔽賢論。房考官敢有不盡厥心者乎。至於舉人計偕入京亦宜以秀才科考之法行事。拔十得

清江文集

卷之六

三

焉

薛諸孟評

此法亦未爲不詳。但非其本耳。

何爲本日從國學嚴其課程。嚴其品行而

于兩關務實實矣。公以收之何患不得當

乎。夫督學之人。曠兩關之關節。此金中銘。正中賦也。所不可不詳也。

禁報

臣請言既舉進士已後矣。臣乃卽其初舉進士時言之。士子幸而舉進士。則不必入官。不至於貧。不費一文。可以得官。位極人臣。非可涯涘。宜其人人自玉也。然而一舉進士。無問齒之盛衰。品之邪正。莫不皇皇有求於世。不啻塗窮歲暮。計無可復者。陛下亦聞此風乎。亦曾推原從來。寔有大不得已者乎。自嘉靖初。實始有報客。每鄉會兩試放榜。星夜飛騎走士子家。名爲報喜。初不過一二人。索賞十數金止耳。浸淫萬曆之末。結黨百人。責貨千鎰。驕馬橫刀。毀垣裂瓦。妻奴逃竄。香火震盪。凡皆古人載酒封羊之日。寔乃今日救焚拯溺之時。鄉里親舊。輾轉稱貸。將取固與意在倍蓰。於是士子胸中各各有數千金。必償之。逋以入官。此劉御史所疏爲欠不得不償之債。作不得不食之官。風俗傷敗。仕路混淆。皆繇此始。若乃入官已後。終日到門。官不必寔授。加級加銜。都作佞報事。不必快意。遷左遷

卷之六

三

右同索喜錢廉吏寧復可爲乎臣念此熟矣此等寔皆流寇假名行劫累奉明旨革除終無善法今宜責令所在縣令同捕官哨官郡守同指揮千百戶每報客至如盜入境務督兵壯集保甲脩器械勦戮無遺又此等馬必僱於驛站路必問乎居停井里無賴咸居奇貨其令驛站不得擺馬馬戶不得引路法且棄市與盜同律庶幾風俗可正仕路可清而進士之廉耻可得養也

讀目文集

卷之六 奏疏

三十五

薛諸孟評

自蒙楚開响馬游棍皆衣食于

捷報而流寇因以陷京師自吳越開陞級登榜皆稱貨以猜賞而兵盜皆蚤習宦室故此輩不除而望太平難矣然誰爲之窟宅者其中增輿大僚乎彼皆生長金幣豪奴間以爲此事可鳴得意此輩可任驅馳未必不陰分其察與之爲市而曾不知寒士家偶列一名榜上者岌岌乎八口之保矣

分部

國家非才不治乃才之在人至不一也至不全也有限於時者唐無文宋無詩是也有限於地者山西將山東相是也凡此者天地爲之耳乃更有人自爲之者奴耕婢織瞽聽聾視非其生則然其慣習顓志使然也夫才之限於天地者非人主所得長養若乃顓志而慣習焉人主之權與造物侔何憚不爲耶臣嘗反覆思之有不得其解者士子繇童子爲諸生舉於鄉皆所謂處子也非有嘗職意所適則爲之耳然其夜寐風興略無閒泰胸中蘊結相顧慷慨辟則岸間之人也而誣以爲舟中一日而舉進士處子之初嫁矣百責將萃衆目交注憂患自此日始而乃以爲安樂之始於是廣田大宅爲當務之急歌兒舞女爲必繇之路無秋毫恐懼疑惑之心亦無一二規勉商量之人辟則方始入舟也而咸以爲登岸是勞心於處子而肆志於嫁婦亦舛甚矣國家之待之其舛也尤甚今天十三經

二十一史皆士子應讀之書也。假使責士子兼治易詩書禮春秋之文，古人三年一經，約計十五年可竣五經。士子自成童離句已後，紆滯十五年，於四十強仕之期，尚爲夙也。然而止令端治一經者，祖宗立法至仁至明，深得古聖王爲力不同科，無求脩一人之旨，爾乃於其舉進士受官職，則求脩焉。在外者初治秦，忽遷越已，又遷蜀，在內者部院臺省，總如傳舍，臣於頃年已來，親見一二錢穀俗吏，不知經史爲何物，一日

瀕園文集

卷之六 奏疏

三

而授以督學，則居然司命文章矣。俸滿資深，旋遷邊要，專制闔外，吾不知其人果且爲文武吉甫否也。銓臣所司何事，而黷黷若此。此虞廷周官所不能得者，而欲得之今日。皇上或以今日所得士，凡皆靡事不能，無物不明，兼才博學之流也，而惡知實皆廣田大宅，歌兒舞女之人哉。譬之是濶略於季女刺繡之務，而重責新婦以繁劇不堪也，殊乃加甚矣。臣請將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一如易詩書禮春秋五經之式，責令伏

下士子於初試童子時，各注習某經之下，卽各認定習某部事。彼既自量其才優性近，且將從此端治所學，編纂故事，日積月累，攷古通今，勢不至於全不通曉。待其入仕而各試所宜，然後各以所長任厥官。如此而敗乃公事者，五不得一也。六部中兵部差難，當如五經之有春秋禮記，天下之大，人才之衆，不乏辦此者。此一部階級宜比它部較崇，其遷轉亦宜較速，於以招徠天下奇材異能之士，而動其喜功好名之心。臣

瀕園文集

卷之六 奏疏

三

終

某地不便可用某項儲補某官宜頓某地
某寇宜用何術撲勦勦後作何休恤恤時
作何防戢與岳忠武所云文官不愛錢武
官不怕死皆治標急着也若治本則更異
是須實實爲百姓愛錢通筭此地田禾棗
橐務多方護持使不爲寇資實實爲百姓
怕死深溝高墉丁壯攻戰老弱餽饌使寇
無可掠而漸化爲民全在不迂濶不瑣屑
之太學師生力行之耳

清園文集

卷之六 奏議

三九

劉秉三評 此可施行者非它變更可比

陳斗翔評 舉進士憂患自此日始士子知

此便不壞此身此心更不壞國家事蒼生
事矣看古今名臣醜宦其心術人品定可
從憂患安樂四字中早早分別得出

潮園文集卷之七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家諧孟甫評

洛川

劉 紘秉三甫
訂 劉生韻雲門甫

書

擬上流寇事宜請因地設險事 庚辰

年月日臣某上書二十一篇論理財用人諸要

務爲國家慮久遠至深切也乃今更有迫于制

海國文集

卷之七 書

庸爲日夕計者自古天下理勢所存何嘗之有

有時重本亦有時重末譬之人身斷臂胷足其

勢亦將殺身不必膏上育下然後爲患也今以

皇上明察勤敏于其上朝臣無有巨奸大惡爲

腹心憂者然手足之痛亦殊亟矣自昔有天下

者莫強如秦莫富如隋莫大如元然皆以流民

亡國天下之患在土崩非細故也臣攷本朝流

寇若黃蕭養劉裂李牛輩曾一再見然未有若

今日浸滿天下遲久至十年不止者臣聞久將

之餘良醫收功于單方衆見爲難中有至易天

下事往往然也臣審情察形準古酌今有一容

易穩全爲今日便宜下手之著不募兵不加餉

不擇將而坐而困賊者其詳不可勝言其畧可

一二言盡大約流寇惟使之不能流乃不能爲

寇耳寇之流繇于督臣總戎逐賊而不肯禦賊

郡守縣令守城而不肯守險凡此皆可一二言

盡者也夫自符爲流民策者衆論不同大要有

二曰撫曰剿已耳臣今獨言守非無見也臣見

夫今之賊非可以古法從事也古之用撫者則

莫如龔遂之于渤海張綱之于廣陵賈琮之于

交趾矣彼皆有室家聚井里魚遊釜中一良有

司結以恩信動以利害朝發一令夕而投忱耳

今賊衆以萬計其散走天下以數千里計彼非

有妻子繫累其心又非聽一人爲統領也吾安

得每人而悅之今日者屢降屢叛此降彼叛前

車旣覆賊之不受吾撫明甚矣抑吾所持以撫

賊者安在哉自昔招降者必使之困而後降故

待以不死而賊志已盈也。若賊未因而招之。必且誘以利。其首亂者必且授以官。若唐季之待諸鎮。宋元之末之處流民是也。其徒衆必且予以田宅妻子之樂。若渤海廣陵之因其地安其家是也。今日者爲賊得官。則勝國之殷鑒不遠。買牛買犢。則天下之間田安在。而議者以爲收而守邊。夫漢有赤眉黃巾之患。則單于適當款塞。唐有仙芝黃巢之變。則沙陀反代。驅除蓋未有外訌內潰。如今日者今日之邊圉。其堪容有

清園文集

卷之七

三

二心之人乎。此等果厭枕戈。既不爲賊。肯復爲兵乎。而况攻城屠邑。驚動園陵。賊之罪在不赦久矣。秦觀有云。患莫大于招降。則今日事。若乃撫不可而議勦。抑又難矣。自古用兵決勝。必有定讞。孰知敵情。審其虛實。察其主謀。然後一戰。非可嘗試也。今敵無定形。我乃以犬逐兔。萬無成功之理。且今之兵。皆皆虞胡之壯士。數百皇甫嵩朱雋之精勇。四萬者乎。今之將。有能如段熲之窮山深谷。處處攻破。王式之三日八十三

戰。高仁厚之六日而五賊皆平者乎。以臣之愚。揣今之勢。賊不易勦也。夫不可撫而動言撫。不易勦而侈言勦。無怪乎愈久益無成功焉。此其罪在督臣者十七。在守令者十三。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漢宣之末。渤海膠東賊並起。張敞爲山陽守。以久處閑郡。願得盡力。天子徵敞。拜膠東。相以臣觀今之守令。皆百計以膠東改調。山陽者。未見有一人肯以山陽易膠東者也。新莽時五原代郡賊起。田況力請出界擊賊。得罷去。吳

清園文集

卷之七

四

元濟擅立李吉甫。請自往。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昔之人固有願以其身當賊而不可得者。以臣觀今之督臣。皆不願當賊。而強令從事者也。夫然故其智不皆可謀。其勇不皆可爲。其心亦初未嘗有滅此朝食之志。夫然故爲督臣者。終日惟視賊所向。則尾其後已耳。凡賊所必來之路。不能防。于先且竟不知賊來何路。凡賊所必歸之路。不能斷。于後且竟不知賊歸何路。聽其因糧轉徙。與日無窮而已。其爲守令

者要閉一城城以外聽其燔掠甚且有暗私行賂巧通賊路使之一過而去以爲吾城在則吾無罪已耳迨賊退而督臣與守令合計而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濶畧遂至延蔓若此極也皇上亦但思斬黃蘗郢之間經賊未幾何以又復賊至是賊馳騁之路有限而當路諸臣之踈于防禦舉可知矣臣攷兵法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是故古來帝王未有不重地利者有天下之地利有一方之地利有一鄉一邑之地利天下之地利若漢唐之關中是也一方之地利若三國之荊州六國之韓魏是也一鄉一邑之地利或濠或塹隘巷渡口往來必繇之衝皆是也臣觀天下自名山大川以外其小河小阜非皆天地之故也皆古用兵者歷代增損以有今日者也且夫東南之地不比西北未有日行百里不渡一舟者而寇皆步騎雖沼沚之水橋斷輒止不能馳驅此第一便宜事今宜責令所在大臣將各省地形通盤打算某處易野

某處險野某處爲賊所不到之地某處爲賊所必經之路除賊現在地方已外務須因地設險其未經賊者不令猝至其已經賊者不令復至大約未有數百里不得一關隘者萬一不可得則合此數百里內郡縣人力成溝成塹雖高深十丈廣長百里旦暮可就古人用兵土山地道計日而竣疑城假樓數百里一夕而成獨非人力乎夫海防之患患在擺海邊防之患患在擺邊無所不備故無所不寡臣所謂設險者惟視賊所在通天下扼要不過一二處夫合天下之力以設一二方之險雖高如山深如江延袤千里如長城可計日竣也况其有地可因者乎此一二方者所當令經畧大臣鎮守其地其它每郡每邑輒以扼塞之處建置監司守令衙門不得仍守舊城令一切以軍法從事惟以累前石治火藥遠斥候詰奸細爲要務關以內復禁小路岐路畧倣古溝洫爲網地之制攷異服異言舉行近代十家牌法如此則寇不能進退固處

一方卽不死于刀兵當亦死于饑寒夫然後以
購賞告捕之法布爲號令使之自相疑猜容足
無地或勦或降惟吾所爲了此不過耕年耳自
古攻流寇未有用官兵者官兵終日尾賊所謂
以大逐寇無有成功賊去兵來古今一狀兵之
害較甚于賊避賊未幾又復避兵尤不可言也
大約攻流寇只合用鄉兵而兵法諸侯自戰其
地爲散地則鄉安能兵哉鄉之兵不可以戰僅
可以守自古至今未有不設險而可以守者臣

清國文外

卷之二

八

所爲斤斤以設險爲上策也夫守流寇與守敵
國不同彼非能耕田而食織布而衣可以連年
又非能娶妻生子世代爲患終無已時也且今
所爲寇者所過如屠焚掠無遺非有大志識者
知其無能爲也守今之寇如防虎狼所在陷穽
待其自斃以守爲攻者也今若任其走壙豈有
斃虎哉臣見今之守令寇至則嬰城自守者辟
如市中失火然人各自走屋上手持水注俟火
既過而後滅之彼其心惟與反風及它隣以儻

免耳假使令他隣數百家之力及火關節之處
斷絕之豈不較易爲力哉近見朝臣籌算兵餉
無可枝梧選擇督理難于得人如臣所策不傷
財不害民老稚皆可爲兵井里皆有餘餉尋常
才辦之監司皆可使當關無爲而坐鎮一隅宋
末趙綰已行之矣臣持此一說確見其是然皆
老生嘗談所謂遼東豕耳逢人言之罕有爲臣
留意者陛下幸爲臣思之昔者魏徵之議擊王
世充也謂宜深溝高壘不戰以拒之鄭頊曰此
老生之嘗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嘗談然則
深溝高壘固古人所謂奇策也臣今所策將無
同歟抑臣更有微慮焉今國家多法制喜更變
其爲民患者不一而最甚者無如民運與換授
此二者臣所痛哭太息于聖明之日者也夫民
兌之官官兌之京雖什一千百然此不可盡之
情不可除之弊也今欲使生長井里蚩蚩之氓
而負重貲涉萬里崎嶇盜賊戎馬之間經長安
市井無賴之手以輸納內帑此民財民力兩不

堪命者臣懼其變生不測也親郡王以下國家俸祿十倍前代而宗室貧乏亦反倍于前代今自開科應試宗生已外其百計保舉對職換授者非皆德而蒼虞懷忠思效者也彼或困于貧而思官一官之費益重其貧此等以谿壑之欲當飢渴之積挾親臣之勢以處于爲所得爲之地象得有爲于其國有瘳之人奚罪焉之二者不測之變可旦夕俟也已然之賊將艾未然之賊可虞陛下其并爲臣思之語曰愛其家者全

顏回文集

卷之七

九

一設險

兵法以動擾靜以靜制動不易之理也而自古名將動少靜多今賊之利在動我惟制之使不得動則上策矣奈何與之競走也制賊之動要在設險兵法有通有隘有險臣所謂設險卽在通與隘與險之間往來必繇之謂通車不方軌

之謂隘縣巖峭壁長江大河之謂險夷歸夔巫之間必有可因之利焉竹房興平賊可鑿而通我獨不可扼而塞乎臣攷長城三千里每人日治三尺不過百萬人三十餘日而竣設險于中原料不過長城十之一也兵法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此臣所謂合天下通盤打算不過一二處者便當令經畧大臣鎮守倘險不止一二處則經畧亦不止一二人豈得賊滿天干兵坐一處乎耶襄如此以斷賊之來路夔關如此以斷賊之去路四面維絳與之持久賊乃實處陷井中卽不死于刀兵當亦死于饑寒卽不死于無米當亦死于無鹽月計不足歲計有餘矣

顏回文集

卷之七

一

二建官

臣反覆流寇之議惟不能流則不能寇今旣視賊所在設險以守矣其餘天下郡縣無間賊近賊遠能至不能至皆于關隘通要十字路口之處建置官府衙門郡險監司太守守之縣險縣

今守之。其郡佐縣佐亦各條分諸要路。結營壘。治戰具而居之。不得仍守舊城。遷城中富戶。隨郡縣王佐官員所在。結寨爲市。蓋合二郡一縣之全。爲一大城。非復區區掌大城也。漢制山中小城曰障。置吏守險扞寇。謂之候城。如此則寇未至。奸細可詰。既至。馳騁無路。一倣古初關津之制。使天下如一身。咽喉經絡。節節傳送。近可支目前之急。遠可貽百世之安。誠善之善者也。臣丙子夏。親見賊過荊州城下。僅七十餘騎。居民持火藥弓箭。在城上。羣思殺賊而監司郡守禁止不得生事。聽其焚掠沙市而去。此守城之過也。斬黃蘗郢之間。賊往來數四。如無人里。此不沿路設兵之過也。

三禁路

臣竊笑今日當事者。凡賊所定在。若不能知。忽然而至。一日數驚。風鶴所加。處處皆是。不但禦無可禦。避亦無可避。何也以賊之來路甚多也。臣反覆計之。兵法以虞攻不虞。賊所來必出吾

不虞。而吾恃此區區片侯。以爲豫備。三軍之命。豈可縣于一夫之口哉。夫賊雖神。不至于飛來。吾所恃獨有其必繇之路。可以端吾防守已耳。臣攷三代井田之制。大路一而已。無小路也。請責令天下。無論賊至不至。皆斷絕小路岐路。而後賊來之路可得一也。路一則防守可端。此亦制賊之要矣。頃見袁御史有言。官兵所走之路。賊不必走。賊所走之路。官兵必不走。斯言誠可笑。今使路可得一也。不但賊路一。兵路亦一。

四用謀

自晉用兵之神。稱唐文皇。臣觀文皇生平長技。往往用伏耳。古未有用伏而敗者。老泉云。百戰百勝。誠不誣矣。然用兵者。不皆爲此何也。兵之伏。不難于伏。難于伏兵于此。而敵適至此也。此有二要焉。必諸敵情。必熟地形。熟地形。則知何路正通。何路旁通。熟敵情。則知何路爲來。何路真來。又知敵來何日。敵來何狀。然後適中機宜。

此伏之難也。臣思地形易知，敵情不易知。自古兩敵相對，惟悉其生平，察其主謀，乃可摩揣得其情。自餘未有不用間而億中者。賊之所以處處如意者，惟其處處用謀也。吾惟是禁彼不得謀我，而我得謀彼，則萬全矣。兵法五間之中，僅生間可用。生間者，以子房孔明之智，為弦高廝養不堪之事，則在當事者知足以鑒仁，足以結後，可以得人。一旦之力，自古用謀一人，可省兵十萬。而國家求得良將，相尚易求得。一問謀之人，為難何可苟也。臣竊謂今日敗乃公事者，全敗于不能用人，不但不能用文臣，并不能用武臣，并不能得敢死士數百人，并不能得鷄鳴狗盜一二人也。

薛諧孟評 此事愚嘗一用之而效况宿將

平

五減派

臣更有說焉。濶情迂遠，實為救時急務。莫如減派一事矣。夫不知亂源者，亂不可得止。陛下抑

知民亂所從來乎。自萬曆戊午來，徧日益加。初四百萬至六百八百，今乃二千餘萬。皆一切取之民間。天下乃無不貴之物，無不窮之民，而益之以無不貪之官，無不荒之歲。人心從此思亂。亂之初生，亂之日甚，皆本此也。今幸而賊無大志，所過如屠，以故民皆畏而惡之。假使秋毫無犯，賑貧恤困，以招徠天下，氓之蚩蚩，何知乎。自古聖人處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後世乃于必不得已，召募加餉，亦舛甚矣。夫戰國時人主憂

清園文集

卷之七書

四

在兵之不精。孟氏獨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憂在餉之不足。孟氏請以薄稅斂，撙楚秦。此非迂遠濶于事情者也。實救時上策也。觀夫厚斂如秦，嗜殺如楚。漢祖乃徐徐約法禁去煩苛，坐而得之。孟氏之言，不啻策蔡矣。為今日計，既令天下沿路設兵，各自為守，則一切徵調俱可量減，以寬民生，以安衆心。臣思之熟矣。國家今日雖云艱難，尚未若前此已已。庚戌之甚，祇是劉六劉七故事耳。而天下事覺不可為者，縣於不得

其人又繇于天下人之心不定而氣不振也。夫三代已後，仁言卽爲仁政。臣生長聖世三十四年，自總帥已來，未見有一帑自京師來議凶荒恤民隱者。所見無非徵調之文耳。假使一日恩詔下頒，量減租稅，父老皆喜過望，而天下之心一日而定，其神氣一日而振，于以祈年止盜，太平可影響得也。至于所在錢糧，近賊者撥應討賊，近邊者撥應防邊，不應有官運民運萬里轉輸之苦。臣爲理財計，言此頗詳，而今再及之，伏

瀕園文集

卷之七

書

乞聖明擇萬一焉

薛諸孟評 今人一不得已而議加日加兵，再不得已而議加日加餉，世事安得不敗哉？若能練不加之兵，食不加之餉，寇之平也久矣。如平子所議是也。

陳斗翔評 平子有心血，人能居常路，凡所經畫天下事，必多可觀，而竟以身老山中，空言徒託，使我讀竟此等文，不勝補足欲折也。

上華陽王書

昇不孝自辛未冬得望顏色，至癸酉春不幸先君子見背。丁丑夏，母氏亾，鮮民之生，視荼爲甘矣。六七年間，經紀喪事，未近光儀，昇不孝自拜見殿下以來，頭顱漸老，志在百尺，而分寸未獲言之慊然。頃者數往知來，竊亦有以自處。顧瞻吾楚，在昔德靖隆萬之間，吾邑及星沙齊安諸先輩共持一炬，迨後浦江復州諸子亦復縷縷不絕。今求如此數君子者，既不可得，區區若譚

瀕園文集

卷之七

書

友夏夏四雲袁田祖亦同年去世，月犯少微，未知天意安在。昇不孝縱觀天下無一人實實健才遠志好學深思，足以自立者，以此不敢不爲已任。頃年以來于古今書不敢不讀，于古今事不敢不知，于古今詩若文不敢不工。晝所誦，夜復思之，夜所憶，晝復畢之。胸中日益多而不能自制，以底幾自立于天下。殿下大小山中得士最多，亦曾見有人如不孝所云否也。然此淺事也。今天下常有不可勝憂之事，而人莫憂，豈不

知其可憂歟抑有不可勝除之憂而人莫除豈不知其可除歟有道宜速而今應以遲者何以有寇患有邊患二者不能終日而上下蒙蔽遠近牽制因循滯滯其患日深將無諱病而却醫歟有道宜遲而今求以速者何以有選舉之患有任官之患二者從古爲患不可一朝除而乃福心疾手惟其所爲將無未死於病先死于藥歟善治變者不失其常今則有未治其變先失其常者理財之臣知取不知用知貧不知儉憂在兵矣遂不知有民憂在外矣遂不知有內苟可以索諸下者無不至而兵日益不足餉日益不支古之不增賦而兵自動者或亦有道歟其本亂者未必無治今則有不治其本治其末者漢李如杜谷匡鮑諸直臣皆委曲固結大臣而盡言以攻人主之短以爲一正君而國定事可次第舉也今之臺諫給舍可謂盡言矣上自首輔九卿下至胥史卒隸事無鉅細情無陰顯屑屑而爭之一口之間禮或下庶人刑或上大夫

朝廷庶幾無諱然未聞有一言議及人主過失者豈真天子明聖萬舉萬善至于宮禁婦寺一切無瑕可摘歟諸如此類不可勝舉昇不孝竊以爲今日天下亦病極矣乃其可憂不在病在治病者有不知其病而不治之憂矣又有知其病不知其可治而不治與夫不知其可不治而治之之憂又有知其病矣知其可治矣而不知其何以病因不知其何以治而治之之憂不知其病而不治者是爲養亂不知其可治而不治者是爲長亂不知其不可治而治之者是爲速亂不知其何以病何以治而治之者是爲以亂止亂古云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殿下讀書萬卷顧瞻時事其可憂乎其不可憂乎昇不孝以此慮之心而宣之口考之古而問之人思以善處于此使夫寇不生郊邊不多壘不增賦而財自足不變法而人自得不知檻牽裾而君心自格凡此者或藥既行而病自止或病已愈而藥不見言之于朝可無罪試之以事可立效昇

不幸竊有以自信其如此。此所謂言有大而非
夸者耳。甲戌乙亥以來。思一挾書自獻天子之
廷。庶幾一繩之維。而好事者紛紛起事。嚴安徐
樂盡爲牧豎狡童。希榮于進之資。稍知廉恥者。
不敢復以此身自媒于聖明之世。至使片不孝
心懷發婦之憂。手抱買生之書。宵旦之間。自嗟
自吁于天地之間。所謂誦言如醉。知我者爲我
心憂耳。殿下爲國親臣。禮賢下士。好道勤學。先
天下之憂而憂。不自今日矣。聞此心動否也。里
人陳景夷以白描佛像見知于友人王天根。今
持天根書去。當得身近龍顏。附便及此。不自覺
其言之長也。茶蓼在口。不及作一詩。發明契濶
之私。愚闇疏賤。遠竄天聽。不識忌諱。伏地待罪。
崇禎十五年五月五日首昇具啓

海國文集

卷之七書

九

薛諸孟評

對屈左徒劉中壘語安忍不盡

劉秉三評

當時頗見及此。頗憂極此。耶好

學善道。便說到危邦亂邦。理應然耳。勿概

以書生兩字抹殺天下士

與某丈量書

某十閣下門牆之下。孰何往復。無慮皆析疑探
奇。區區爲雕虫地耳。閣下安疆綏民。艱大蜩集。
知是廬陵不談文字之日也。某亦姑置。敢以當
務之急。請命台階。某伏處東山。輒問閣下料民
料田。輜騎腹軟。萬姓瞻仰。誠盛事也。願令嚴察
奸而寬大之。詔未下。某竊疑焉。竊效一得以助
高深。大約有四。惟流壤收之可乎。某考會典。洪
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歷百四

海國文集

卷之七書

三

十年。迄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
頃。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戶口亦然。華邑
初七十六里。至永樂減爲二十二坊里。成弘又
減爲十九坊里。夫大明二百八十年天下。獨十
八年弘治稱極盛耳。以開國草昧。土與人應少
覆多。承平百四十年。應多顧少。何也。是時主極
聖。臣極忠。天下極治。則國網漸濶而利乃日歸
于百姓。朝廷知而不問。迨其後。主以察濶爲聖。
臣以心計爲忠。盡地力。增戶口。而天下事去矣。

然則土與人以日少爲治安臣子牧民守土憂國奉公以日減爲賢能亦如司敗之有圖國以空虛爲課最也自管丈量原爲百姓清經界均賦役俾貧不困富強不食弱非爲官家析秋毫先輩鄉文莊等曾言之誠宜議減不宜議增此爲天下公言者居一荆岳二郡錯壤畝稅莫輕于江陵莫重于華容其輕也以相國張文忠功在萬曆故其重也以僞漢陳友諒洪武定鼎後至株連故夫使江陵食相國之功百世不替可

清國文集

卷之七

三

也使華容代僞漢受罰遂與天地終始可乎山河且殊恩怨安在華容東接巴陵西底安鄉北連石首近水則同安鄉爲菰田負山則與巴陵石首交錯厥田上中下宜同三邑一例定則此誠至公非私者居二頃年來苦寇苦兵苦荒苦疫什不存一大畧與公安石首等公安報糧八百有奇石首六百有奇舊皆廣且衆于華者未聞郡省會計見少也華糧四千有奇當路苛求隱匿日日議加開下車駕經過不大亦按圖索

形爲華幅員計平華東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其在洞庭中央異時隄而防之爲田者今已還歸洞庭無復人烟矣獨東南二山碩果尚存顧其形如覆掌于案然掌以外爲洞庭掌與指爲山指拇空隙之處乃爲田此指拇空隙處洞庭浸灌去十分之二山夾水曰澗去其一沙石廬宅去其一共去十分之四止得田六分而巴陵石首間雜居其一屯田又居其三民田僅居其二今所報四千石糧則盡取此指拇空隙十分

清國文集

卷之七

三

居二而尚存見少可乎是故華之糧重于它邑華今日之糧又重于昔日請自今丈量攤派歸總以現存四千石爲期宜減不宜加此則似私寔公者居三夫軍與民皆蒼生也軍衛民民養軍宜耳獨奈何以不識甲兵四民同業之軍佻佻如公子蚩蚩若山叟襲一人一日之恩坐享三百年之利此疆彼界苦樂懸絕不均已甚時異事殊理宜變通今日與民更始請以屯田民田一例照欽起稅此則無以私害公者居四四

者惟屯田一議或叩關難決其議損上益下近于迂疎其額止四千石亦似無着獨是華容與石首安鄉巴陵三邑交錯但徧三邑成式不須議輕議重此可一言而定者官民俱應無說也某書生頗喜談天下事頃投老東山似不能言久矣適見華邑困于賦役聚族謀者咸以棄田爲上策某年四十有四初舉一子尚未週歲棄田則無所託存田則憂滋大我躬我後慮靡弗至不得已爲此言以某推之某見爲難通邑可

顏園文集

卷之七 書

三十四

如某之私皆公也華衆如寒蟬縮喙不能言獨某言之某非敢恃愛于閣下所恃者閣下牧民奉公仁爲已任之懷耳夫父母姑息之愛存于心不可出于口某知寬大之詔不可下而自存于閣下之心惟閣下默自告因密告諸奉行吏曰今日之役爲百姓除害非爲國家興利也自始幸甚國家幸甚

擬上某相公書

庚辰陽月一日作

昇頃首百拜上相公閣下昇揀覈之人也顧時時談天下事其於執事雖桑梓伊邇在五百里內然非有葭莩之緣與素習之歡也則途之人耳乃今懃懃灌灌思挾一得以自附于節南山之義語曰位卑言高罪也況乎以無位之人言極高之位罪重不知何等矣雖然昇不敢宣言于朝以犯廷辱大臣之條致損主臣相得之盛而私自切偲于執事之前猶之無罪也詩不云

顏園文集

卷之七 書

三十五

乎王欲玉汝是用大諫執事尚亦爲昇思之昇聞之達不離道民不失望焉夫民寔有欲不得遂也民或有能不得爲也而免焉如婦人然以其苦樂仰望它人亦已悲矣何堪更失此望也昇自總角能文以來從父師之下誦習執事之文雖童子何知時地之感無日無之稍長讀兩朝史見執事以理餉歸京師痛陳民隱文詞激切深得古大臣周爰咨詢入告爾后之言向來仰止之私爾時殆有加也十餘年來伏處草莽

不得盡聞天下事。諒執事必有盛德重望。屈服當時者。以故聖明一日而拔之草土之中。授以武侯汾陽之任。昇于是時。竊有疑焉。自晉專諸首難。但慮骨鯁之臣。淮南謀逆。獨忌直節之士。夫人未有節之不立。才足有爲者。古人于犯顏敢諫得邊疆之臣。良以任大責重。集義所生也。執事處熹廟闕寺毒焰之時。自楊忠烈抗爭已後。于吾楚必不相容。而執事爵位無恙。容乃爾。似無意于除君側之惡者。此豈可以辦今日

事者。哉。退而思之。待小人與除盜賊事。有難易道亦不同也。頃之聞執事受命之日。再辭不獲。然後列筵几。別親舊。屬家以治命。捐軀從事。此其舉止大畧可觀。昇于是時。想望風采。不啻望歲。無何有自江陵來者。傳執事過郢中。衣綬經乘華轂。旗旄僕從。丹楮數里。無何又有自京師來者。傳執事入都門。衣新緋衣。昇乃大驚。嗟。墨綬從戎。古則誌之。不虞更且赤綬也。且此何事。何時鞠躬盡瘁之日。而炎炎乃爾。昇之歎望于

執事自此日始也。不數月邸報至。則知執事首疏云。臣以本月八日抵任。倭寇猖獗在前。月廿八日于臣無與。昇見此。爲執事作數日惡矣。此殆以過歸君父也。不然則以過推它人也不然。則畏同朝之議其後也。本朝宸濠之亂。釀于楊文忠。而梁文康代受其議。不自伸辯。非故事耶。此其失望于執事者二也。久之。再見執事理財一疏。云臣通盤打笑。無處下手。忽得善策。因糧輸餉。總歸敵餉。昇觀此笑。啼俱盡矣。國家田租

京額五倍前代。自萬曆戊午己未。終日加派。近三十年。凡十五倍于昔日。執事不念民勞。掩耳盜鈴。以爲心計奇謀。此何說也。昇之失望于執事三也。初議流寇。執事斷斷然以爲非熊文燦不可。文燦受賂通賊。罪不容誅。何其誣也。夫知人自古難之。吾姑無責焉。若乃江陵謝文錦。素無聲望。既老且病。淹淹如泉下人。而執事強勉迫促。欲與同朝。何爲者也。澧州劉可訓。曾有平寇功。旅力未憊。則未嘗過而問焉。吾揣執事之

心欲使舉朝之才皆短于執事其智皆昏于執事而後君寵可固國政可簡此豈可以爲天子大臣哉昇之失望于執事四也奪情本非得已它人不應多言執事亦不應引經據傳自爭其是至謂春秋時父重于君秦漢已後君重于父有此人心歟君父之際何可輕重但有時準事勢衡理道處必不兩全而有去從畢竟不自安焉是故所全在君祇覺父重所全在父祇覺君重執事乃心安意肯曰吾重君而輕父古諺所

瀟園文集

卷之六

三

謂人頭畜鳴者也昇之失望五也身居端揆不應與朝衆分黨與角非是相爭殿上如虎黃石齋以執事故取怒人主應爲救解不應百計相傾不忘諸懷文潞公之于子方李文達之于一峯往事可鑒也昇之失望六也履霜冰至其亡其亡是故以唐虞之盛其臣猶以苗頑弗卽工爲慮今幸主上明聖憂勞邊圉召對諸臣首咨敵情執事對以備禦有方可保無虞不煩聖慮此何說歟不二旬有濟南之變欺上罔下不做

莫大乎是昇之失望七也自古至今未有用閹寺不亂去閹寺不治者今內監布滿天下所在爲患傳聞執事與爲唇齒昇料不應至此然以執事得君如此其專假使特簡而出之日與皇上約曰臣所憂尚在腹心不在肢體閹以外臣生死唯命閹以內願得俯鑒愚忠當是時回天獨坐可一言除也執事曾不及此豈猶然向者容容魏闢之故智歟抑今所布滿天下者寔皆呂強張承業其人歟昇之失望八也國家多法制喜更變爲患不一而最甚者執事所建民運一議以出蚩之氓負重費涉萬里歷戎馬盜賊之場經長安無賴之手以輸內府萬無獲全之理歟此膏血以歸寇資真可痛哭昇之失望九也自古帝王之學生于心發于政風化于天下執事身爲大臣而進天子以異端乃以革嚴治醜至使天下建齊設醜歲無虛日永言希進之徒因以妄談三教此聖賢所首禁而執事犯之昇之失望十也大抵執事處一官一職時頗

瀟園文集

卷之七

四

有可觀。一日任天下之重物。過其量動而得評。辟如齊桓葵丘前着着皆善。葵丘後着着皆錯耳。若乃今日流寇一事。不自揆量引爲已任。以蚤負山。昇竊爲執事危矣。夫執事所以專制而來者。非如方叔之于蠻荆。令聞有素立功有日。而先聲足以震敵也。又非如韓范之于靈夏。具有破胆寒心之實也。又非如汾陽之于回紇。有夙昔恩信可以結服也。量而後入。正在此口。無故而天子授以出將入相之任。亦遂自居爲出將入相之人。行險僥倖。昇竊有以諒執事之不獲已也。賊之盛始盛于尊大人之受降失機。再盛于執事錯舉一熊文燦。執事實負此兩大愆。而出百憂萬苦。齊集此日。顧乃修飭邊幅。如偶人形。似尚有富貴兩字在其胸中。甚至侈言堪輿。誇張門弟。梓刻行世。婦人童子皆得笑之矣。昔留侯之在漢也。滅秦破楚。一一皆其謀。一一皆不出其手。蓋善用人也。武侯受先王之托首。以受諫問。過自白于衆。蓋重求言也。魏公之了

西事鄭公之了北事。皆忍飢寒耐勞苦爲之。蓋能辛苦也。三者自古人臣立身許國之大本也。執事以佻佻公子。盛修儀容。是不能辛苦也。受任已來。未見一日向人訪以如何如何。人亦不敢向執事曰如何如何。此何事可以獨謀。是不求言也。執事果能虛懷任人。但應爲相。王不必兼爲將。既已出鎮襄陽。亦但應守襄陽。其餘所在險要。便當其難。其慎推賢讓能。與共成功。至于提兵殺賊。尤武臣事。何得與賊競走。此何事可以獨辦。是不能用同事共功之人也。自古艱大之臣。必有人幕之客。採訪天下儒者。與共籌策。下至占風望氣。亦有專門之士。執事門下皆形家星家。投壺方罍。與一切不識字之山人。授以遊擊偏裨。求一二奇謀博識之人。不可得。即求一二敢死無賴之人。不可得。即求一二鷄鳴狗盜之人。亦不可得。是不能用人也。昇讀書萬卷。自古至今。任如此事。作如此舉動。而不敗。乃公事者。斷斷然未之有。昇所以有立觀厥敗之

語傳播遠邇也。乃終日報捷，圖書賊形，僞言被擒。一有蹉跌，則委過他人，欺上罔下，罪不容誅。昇亦不意失望于執事至此極也。昇年逾三旬，總有替力，無可經營，獨願旁觀太平耳。竊嘆吾楚自劉忠宣張文忠而後，楊忠烈以外寥寥無可比數者。頃于江夏得熊賀兩人，假使以熊之骨裝以賀之皮，庶幾可得一人之用。不幸天乃分生爲二人，故皆無所成。此二人之不幸，抑吾楚之不幸，抑王國之不幸耳。執事無熊之才。

漢書文集

卷之二書

三

識之肝膽而有其剛愎，同賀之庸黷之浮游而敢于悞事，是又合兩人之短以成一人之敗者也。得君如此，其專行政如此，其久無秋毫之益而有尋丈之累，誠可痛也。誠可惜也。愚賤疏遠，不克盡知天下事，聊舉所聞以匡不逮，所不及聞不知凡幾，執事其爲昇思之，退自省察，政行易處，虛懷集衆，以無悞王欲王汝之意，王國幸甚，吾楚幸甚，執事幸甚，昇亦幸甚。

終

與楊長蒼書

某百拜負荆，自首於長蒼老先生座前。自甲午秋，武昌相見，二十季末，通魚鴈，惟把見贈詩，不去手。客冬，敝友自京請選歸，帶得令弟刻單，將弟上尊公大人書，條七摘謬，却溫厚，不爲已甚，益增媿竦。芒刺不能一刻安。弟萬死矣。只合踵門戴頭，頸作君家礪刀石耳。復何辭。顧道兄長者，亦容弟一言可乎。弟季三十，前摩厲以須，用武無地，遂病狂談天下事，假使異時入京面天。

漢書文集

卷之二書

三

子卽時填溝壑矣。尊公大人當路思掃相公之門，不可得，轉而自傷。日月未見叔孫武叔，不與七十子並傳，千古耳。然尊大人寔無可毀，弟亦實未毀也。段七引用古大賢相規勉，並及熊賀兩大臣，位置尊公絕頂矣。道兄幸虛中一再覽之，自古無百全之聖賢，亦無衆好之君子。周公亦有流言，禹德衰，尹割烹，堯舜亦遭齊東野人之譖，安得如新莽百萬，人齊頌功德乎。令弟謂我自負文人，則何當文人萬一果文人也。文人

何足定古今之論哉。違衆立異。拂人之性。以翻案者。文人也。高舉如延陵季子。而胡氏以之。真堪噴飯。班史列汲長孺于卜式。後人未嘗輕沒。而適以謬班。明允目荆公以姦。子瞻比楊雲以陋。王與楊。俎豆大成。廟蕪氏父子何當焉。至事關軍國。則有天下非之不顧者。正藉微雲點綴日月。武侯才短。汾陽老奸。有文潞公。不可無唐子方。有李文達。不可無羅一峯。甚至如艾和甫。以梓里攻張文忠。畢竟於諸大賢。何損當時與尊公水火者。黃太史何給事。成侍御。寺輩終得如唐如羅如艾耳。何況艸野毫末。如弟乎。假使尊公見之。自是優容。或且承受。不然。亦兒輩畜之矣。自古父子不相爲謀者多矣。陳咸之遣其父。其父果非。劉向之異其子。其子果非。此未可與今日同季而語。書法如內史。而阿獻輕之。著作如弇州。而阿騏訊之。爲父者豈不樂有此子哉。弟所溺不自安者。既拜交於賢金玉。則不應有此自甲午相見後。此文卽不入集。爲辛巳流。

傳到吳七中好事者。挿入今百口。難自矣。又。有說焉。林文節作蕪氏兄弟劄子手。傷及老蕪。子由泣涕。子瞻引咎。反服其能文。不絕其交。卽道兄金玉。亦可爲弟解一面。亦足以發明尊公休有容矣。大將軍有揖客。惟善人能受盡言。道兄欲尊公門下盡承顏順旨。唯七諾七。而後快乎。君子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尊大人當路時。道兄入都門。有賦百韻詩。奉餞者。徑是一卷。歷代名臣表。盡取名賢美事。羅列成篇。假使道兄以人事君。便進彼而退嚴生。耶弟寂七無聞。草木同腐。實駕古人而名不建。藏版深山。後世何從見此。萬一獲傳於世。安知不有識者以意逆志。因此益重尊公乎。但看真正王衍。盧杞。有人辨奸否也。且此文傳。則君家之辨駁此文者。更傳安有不信。正史而錄野史者。遂以弟一言抹却。楊賀熊三大人耶。弟此文實於尊大人有益。非但無損。而田伯珩伍相菴毛文度三君子。必欲弟焚此版。弟特具劄報奏座前。以自首。自白。

於天下後世以補弟此一過王元美續集中多
自摘正集之謬弟亦欲自數平生之誤而此其
一端矣弟季六十有五髭白齒落亦復何恤將
以自懺至賢金玉怒齊與否聽之已耳但考孔
氏後人如何處分武叔某臨池王臣不宣

李葦之評 此老生平極知過極喜聞過顧
不能改此文庶幾改過矣

瀨園文集卷之八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家諧孟甫評

洛川 劉 絃秉三甫
訂

劉生韻雲門甫

尺牘

荅江陵詩社八子書

弟于天下事概知之未嘗行獨于詩則行之未嘗知也商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凡事皆然

瀨園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一

詩獨不然當其欣戚所感言語真切雖僮夫里婦有王孟所不逮者矣而不皆知詩卽古今作詩者一字一句之佳何可勝數而不皆可以爲詩人詩蓋易作而難知也不知詩因不言詩而兄等必欲弟言之且以黃建開曆濟南鄉鄰及近日公安竟陵何去何從訊弟弟于此則思之最審矣夫昔馬前揚必不沿襲而右丞善用舊句均之可傳也逝梁伐荀草蟲阜蠶四牡八鸞三百篇不妨疊見古人沿襲古人如此今我自

作詩必欲一字不同古人其愚無以異于僂孟

古人者也古人多矣卽欲不同此古人則不免

同彼古人矣何厚彼而薄此耶嘉隆以後厭薄

初盛公安乃爲長慶竟陵又同郊島逃墨歸揚

未知孰是夫述而好古爲聖人有餘矣何多求

焉大約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

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辟如司馬相如慕蘭相

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

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抑有說焉學

瀨園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二

古人可也學學古人者不可也其說有二一者爲其不足學也彼惟其才不逮古人故學古人譬之則孟之學孔分量明甚也學孔者不失爲孟學孟者乃爲萬章公孫丑也萬章公孫丑不足學也一者爲其不敢學也前人好奇後人又復好奇尤而效之必加甚焉譬之楊氏學夷墨氏學惠學夷惠者其流不失爲楊墨學楊墨者其流至于無父無君爲禽獸無父無君禽獸不敢學也夫詩亦猶是也今之學古人爲詩者或

舉古人偶然一二語率以爲常。又古人佳處初不在此。但得其疵累處。以自岸異。辟如假玉。但假瑕效佳人。而效顰耳。以予言之。黃建開曆。古人也可學也。古人則無問盧白孟賈皆可學也。濟南瑯琊公安竟陵學古人者。也不足復學也。我輩無問在朝在野。遇事輒思救時。安有時尚。在此又復爲此者乎。細讀一春吟。數卷。想之叔方共人五鐘。朋玉用梅人各臻妙。獨象巖詩。尚未見鳳鳥不鳴。亦自爲瑞。所謂想當然耳。諸道瀟園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三

兄持此方前無古人。何堪向百年以內問道也。先輩有言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它人子何可愛哉。弟不知詩。妄言詩如此。諸道兄見此。其果以爲不知詩否也。庚辰九月十九日頌首。

陳斗翔評 宜學古人不宜學學古人者此

大識見語

周爨仲

舟遊灤陽館。穀有加。漢人云。數見不鮮。父子之

間尚然。何況師友。真難事也。昇戊寅春。汪三十二分問。如何是無施相。無受相。只如人爲妻子。安置衣食病藥。明明以我施彼。却無施相。彼亦明明受我。却無受相。尤妙在無施相者。能使之。人無受相。所謂佛世界菩薩世界。即聖賢天下。一家之旨耳。今日將無類是歟。此不足道。乃昇所服膺先生者。正自有在。聖賢作人。都有要柄在手。所以說个一言終身行。一言興邦。吾道一以貫之。拿定要訣。千奇萬怪。都從此作出。所以

瀟園文集

卷之八

尺牘

四

說个夫子惡乎長。聖賢雖無所不長。畢竟有獨長處。今日以予觀先生所長。一言而終身者。其無慾而剛乎。此不難事。難在無慾而能容人。貪剛而能容人。柔乎。生有不同道之師友。門下有不同道之賓客。汪清漢濁並行地中。天地之大。非昇所及也。雖然。亦有說焉。自古天上無縱酒好色之神仙。地上無寡廉鮮恥之聖賢。此一定不可借之理。先生立定脚根。作聖賢事。好善嫉惡。信賞必罰。以公孫僑管夷吾處分。灤陽便須

徹底做盡。不應又有一二薄行之人。應酬孟酒。各厭所欲。不但正人不快。亦將使羣醜受罰者。不服厥心。曰某與我相若。何獨咎我。先生何以應之。昇每見先生與若輩應酬。強勉不樂。曰十分作不去。夫天下既有十分作不去處。便須到十分作得去處。姑勿盡情畧開一面。此又所謂天之大也。請擇于斯二者行之。自分交不淺。敢深言及此。聖門中惟子路處中強詞。敢于翻駁。聖言聖人。或以爲野。或以爲佞。不得已至指天自誓。先生其以昇爲佞者耶。抑野人耶。要不須指天也。上役旋附博一笑。

南園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五

薛諧孟評

凡在府中者。脚者居官必爲應

酬。所苦其去將相大臣之擺脫中璫不得

亦一問耳。世事安得不壞。

陳子貞

古文一道。不孝手實不至。而眼差辨之。自不孝言。國朝無幾人可稱古文者。先時特推獻吉。以予觀獻吉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

而理事興致。無一足存此型古文之像者也。後此澹遠如山陰。解徹如義仍。前後鶴立。殊有可觀。吾惜其不可大也。不可大不必惜。惜其不可大則不可久也。三百年內求如此三子者。蓋無多矣。三子而上有廣大教主焉。元美之容受百川。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至其根據遠代。判斷時務。允不可廢。它如霍詹事尹河間。指掌天下事。其游夏矣。此外有文不足傳。其理可傳者。龍溪識大。文成入網。高出宋人數等。白沙近溪等輩。皆有宗旨。亦未可廢。若乃用修博而小。賓之麗而藏。應德好異。順甫同衆。概無足錄。况今日乎。今日名士。推虞山氏。無得而議焉。它或簡遠如山陰矣。而徑直易盡。典核近元美矣。而守說不變。相去霄壤。其餘諸家。習未萬卷。手不成章。其于此道。何曾夢見。方圓在千里之內。前後無百年之久而栩栩自娛。曰名士名士。井底蛙可哀也。竊嘗有言。與如荷國。無如居來。文中之錢虜也。溫陵文中之暴客也。四十年內。吾楚一二文

人文中之角抵也。或粉黛汚而博人張願。或折
腰短步動人顧盼。不亦悲乎。竊嘗語人。復州無
才。南岸不思。各不相兼。兼二子之長者。山陰此
語。自謂不謬。大約此等小傳小叙小記。頗足開
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闕筆矣。與之
言性言天。能盡到底。與之談天下事。能縷縷
指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大室。石橋竹
徑。厝置如意。一日。委以未央殿承露。并應袖手
兩而顧。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弟
向不敢訾人。因仁兄剝來。屈服此等。已甚。不禁
狂直一笑。

劉秉三評

字字如秤上針星快絕

王季豹

舟中誦扇頭佳詩。悲喜交集。不孝頭顱漸老。以
本涼之才。當既倦之志。其于天下事。概無可望。
頃乃閉關息機。獨了生死。而塵緣蜩集。脫身無
術。無間在家作客。都不自由。躬自悼矣。仁兄所
處。天人名實。一切非弟可比。大約才兼志贖肝

腸過熱。靡事不為。無人不交。此病似非小可。我
輩之身。非鄉里親舊之身。四十以外之年。力非
千條萬縷之年。力思之思之。則得之矣。仁兄亦
思。李白何如人。劉全白猶以無所成名為惜。夫
子又何如人。黨人亦復惜之。古人不為窮大。不
治甫田。用心頗篤。而作事近者。如此。人有不為
後可有為。歷數古今。斷未有靡事不為。得成一
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入之力者。弟自分
才疎意廣。病正坐此。每以自疑。因為仁兄。兄
弟達心而儒之人也。且待左右。口難徑開。隔面
盡忠。不嫌過直。要知全白不逮李白。而李白自
不足以快全白之意。惟當人之議。誠無當耳。然
數盡而後為象象所損求之先天以上。即夫子
亦可惜也。子曰。子欲無言。則既自惜之矣。季豹
何遂不為平子所惜哉。燈下薄醉。言之過長。倘
羅孟求過。幸并示之。

薛諸孟評

相知手托頭。如此快暢。始得

又

初春接手書人驚想今了此局矣人生極難處
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便是聖賢盡
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容易了過舜禹生平
軼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
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
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
得喪不繇人禍福不繇人卽善與過亦不繇人
付之無可奈何已耳家居多病不得旬旬相慰
附便副音

薛諸孟評

各北億語多此獨歸之深厚

尤不可及

程或委

頃苦釀盡又無酤具昨午雨中牽一犬贈令兄
換得佳酒一壺大醉未知後日得與五花馬並
傳千古否幸爲我作一詩記事

又

時孫男凡苑旬餘矣

入奇峰山休夏斷絕人事兒女輩覽作向平處
分弟今始解古人寂樂二字但兩虎踞路井五

六人叫呼不得停餐自古無此費事高隱又山
上井漸涸望雨甚亟似有山靈逐客之意仁兄
肯早來此作人外談否一个活平子不知受用
哭死晏凡何益元之玄石同來更好但弟酒如
此山泉日日不斷多人則涸如何

薛諸孟評

二字已證佛地三昧

荅華藩

鹽讀手詔摹寫旅次蕭條如謔如嘆筆端有詩
畫矣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
瑤殿一日而華門圭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
物將乾坤作一部傀儡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
下現種種身說法然耳一浮家辟地者三年晚
乃僑寓東山四壁皆借仍與沱干逆旅不殊頻
年苦飢幸今有秋願與殿下共之附去梨白自
釀瓜蔬數種倘真野人惟笑存足何

薛諸孟評

通年王孫受享此者味矣

姚無聖

兄五次手書無不至每一書必于末尾署一時

名士如干人品題確當使聞者如獲親見其人太虛譽直適足以發明子瞻高深想當然爾夫士之負奇者多不好善幸得一好善之士又不必果奇故善者爲其所好而不樂此徐穉郭泰所以互相勝負也如兄者真今日廣大教主矣社選一事弟等輩偶然爲之頃者至有積薪之嘆兄幸好爲之此救時之一端也

薛諧孟評

不好名不趨時而悠然自矜其

所得與同志共欣賞又安有是二者耶

清園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二

陶仲調

好友同時道阻且長古今一嘆所憾星沙天岳皆不崇朝而寥瀰乃爾則人自爲之非天實爲之矣近日房選如一丘貉概無可觀大約子與氏地醜得齊四字可以盡之主司怯于功令以得一才人爲懼士子亟于干祿遂以克盡其才爲憂而君家兄弟獨倡和湘南古文奇字終始不渝此則有爲有守古賢者事乎來教深切謹臧枕中屏惠佳句尤喜過望升沉豈衆人大力

起沉淪二語何人可任幸勿舉以似人仍留作君家兄弟物耳張子爾錫善秦漢刻持龍夢先書遊天岳復去星沙附便報瓊卒卒不能多言亦匪多言所可盡也

薛諧孟評

主司怯者苦于識不足耳若實

實有慧兄誰能復我

白仲清

來詩清遠是兄向來本事而聲調和雅如經營絃則近日事邇來作者喜新聲遂至全不是詩

清園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二

而後快畢竟詩自有詩料又自有詩響焉可誣也唐人用道德經句法偶然耳且其佳處殊不在此今人集中概作此句可乎子瞻以中邊枯淡爲懼洵可懼也但不應便求之奇趣耳柳與白並擬陶白不如柳正以趣故何況于奇雖然在中皆佳在邊皆病

文木生

飢來驅我終日四方遂爲六親情理以外之人還家亟欲挈舟過訪作山中夜話知新醪未熟

恐損主人床頭物耳。國朝詩徵得多少，選遇多少可一一示我否。弟丙子冬曾及此，特取高楊張徐及何李七子一派各手細細去取，祇覺四簋滿前，無下箸處。大抵如燕趙麗人流觀，無一不作實實欲捐金爲我有，便覺無一可者。此選詩之難，難于作詩也。選今人詩不知又如何難耳。附上食物五種，奉寄吾姊。詩扇二柄，寄兩大。叨爆竹十聲，寄小甥。半年遊子，所獲皆是物也。

又

國朝詩降萬已前古體，似不勝取。近體却少。降萬已後，近體底幾可存。古風不啻絕響。坡公論詩以奇趣爲宗，此語得失參半。國初若不奇趣，近用又過，窮趣盡爾。然之涕惜所繇，脚脚爲不成之謀。雖然，世無南威西施，不乏好色之人。地非儀狄，而天下之嗜酒一也。安在李杜外遂無詩。韓蘇後遂無文哉。今人不必才過古人，不妨目空古人，所以有作者。今人之善不逮古人，遠甚而好善者倍于好古，所以有選者。老杜云不

薄今人愛古人，是在兄以長者處此耳。

薛諸孟評

論詩語一一曠而確

孫膏齋

夢凡歸辱損手書，開論詳懇，感愧不已。不孝項得宋代人詩頗多，流觀一過，似無可者。如永叔介甫輩，誠無足存。卽梅陳秦黃諸子，而以詩名家，亦復不塞人望。大抵崔立者，獨肩山之一耳。而不孝獨愛王元之，其人以爲足與陸務觀顏頤餘皆不逮矣。元之詩似從郊島中來，不孝之喜元之，亦猶先生之喜孫太初也。如鶯花愁未覺風雨病，先知二語，可謂清絕。先生以爲然否。

又

先祖在弘正間，以詩名家者，兩山太守、青湖民部皆先生外祖也。青湖詩可五百多，若思好嬌異當時不顯，今乃具全。兩山名盛于青湖，而詩實不逮。今無存者，某欲收十一附國朝詩選，乞搜鄧架付其表章功德，不啻肉骨矣。

劉廣乘

拜別逾旬。至今似有餘喜。先生靡事不爲之餘。退而著從前未了之書。接引後學。誠盛德事。以視近代房杜。終日治第宅。盛門客爲畫錦地者。何啻霄壤。然則入其門者。不可謂非福矣。劉來示我禪說一事。直欲從無字處。究竟大事。今人何從夢見。先儒有言。動念皆是與物無窮。此八字。足以得手。亦以下手。頗與來教相發明也。三十二分。八識規矩。生總欲向日用飲食中。切實體認。使其所爲不可知者。皆吾可知者耳。祇

酒園文集

卷之二 人尺牘

三

恐善根輕鮮。一字之謬。便費百劫。可惧也。先生幸開我雲霧。是莫大布施矣。黃元之。蘆中人也。詩思頗清。充之亦足名家。惜不好學耳。辱贈佳句。感激倍于小子。白蘇詩序。寬假旬時報命。途中詩四首。附上。博一笑。

薛諧孟評

與解人語自不膚廓

又

中秋前一夕。武昌邸舍。曾附數行。報德音。偶閱宦籍。見石齋先生姓字。使人加額。適來君子道。

長拔茅連茹。大有可觀。然黨分氣盛。所見多偏。而用心不能無私。此病已在膏肓。它日不免有吾黨激成之悔。亟須一老成休容。秉心無競之士。調劑斯時。古人所以取義於和羹也。然而石氏醇謹。胡氏中庸。今日正不乏人。客容厚福。未足與議矣。竊揣此任自重。非先生所得辭。某總有旅力。無經營處。獨抱此爲天下得人之憂。每飯不忘耳。附去小詩和韻。求教。匪報也。

薛諧孟評

郭朴宗一輩語。豈淪胥人可望

酒園文集

卷之二 人尺牘

二

荅毛恭之

擬小除日。同遊藕池。忽爲兵阻。開雲兩京之遊。亦在踟躕。大約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正在今日。一入通都大邑。恐不免耳。承惠寄懷十絕句。及扇頭古詩。俱如數相報。劉來商及義陵書。欲以梅長公易劉長樞。大有旨。非弟所及。但以傳東渤易謝玄中。覺尚未妙。弟不責渠用。奸人獨責渠用庸人耳。奸人或非渠所能察。至用庸人。則具有畏形。已短寔不能容之病。乃無所述。誅矣。

請以烏程與授一段公案更端爲言可也弟此書所謂避人諫草仁兄果爲弟梓行便是振古二狂楚史全未料理昨李共人書至云仁兄已爲梅孫先生作傳何不示我

又

仁兄見懷十絕句及五言古體俱傷于太直弟詩更甚有友持此論以規弟弟聊且領之中不盡然也詩以道性情人之性情有喜有怒有直有婉今論詩者動謂意在言外是但知胡然而

漁園文集

卷之八

七

高彙旃

東陵拜別已後旋有澄蘭之遊與周先生晤對可三十日自春徂秋此身強半在道路間七月初一日抵家初五日得手書廿一史總志已領過十冊尚存史記小論一冊未發下姑徐徐不妨也宋史料理小半亟未錄上附去近詩五首近文三首遙希繩削另存唐突者并行

有五志在丈尋而獲無尺寸天實爲之耳尚存

求在我者自咎仲舒來窺國舍而子長跡遍江山同歸好學各觀厥成昇自返此生閉戶未滿一季舉趾不越三楚則兩失之矣皆原班列諸生動多羈絆頃華容縣學崇禎十一季領貢物故思補此缺庶幾脫此襦衫得以肆力讀十季書走萬里路必育可觀者焉師臺何以爲昇也

陳斗翔評

向學道乞貢側儻無乞憐語可

喜也

漁園文集

卷之八

八

又

十月初六日拜別初八日舟發十五日抵家廿八日拜旌表宅里之惠中堂一匾大爲環堵生色從此終日如侍左右耳到家輒苦應酬求須吏暇不可得憶昇已卯秋有句云還家下第如登第親舊盈門過一句今復爾矣楚史未了肯前在心五日并悉奚太巴陵徵先賢行實僅得姜蒙泉幼蒙兩先生家乘餘無應者可嘆也占人以先世香譜而不知知而不傳卽爲不孝已

陵其何說以處此乎。岳外諸郡。四月初可得成。軼鄙便不妨時時檄催。以當鞭策。唐人云。能事不宜迫促。若昇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李得雲

自舞象時誦習老公祖之文。今二十年矣。讀其昔親見其人。顧憾疏賤。未繇周旋。忽辱手書。兼惠增城佳刻。喜愈百朋。國朝詩作者。近千餘家。大約如一丘貉。未知孰賢。頃來郊島一派盛行。吾楚以小易大。君子不爲矣。古文一道。尤爲幽。顏月文集 卷之八 尺牘 十九

薛仔鉉評 平心商榷不落偏解

馮密菴

昇入山已深。自春徂秋。踪跡忽在人間。人約如志和。去餌垂釣。意不在魚。以故空載月明。所至概無所得。不虞邂逅玉沙。獲近光儀。半年遊子。賴有此耳。讀扇頭摘蓮詩。大恰人懷我。帶今日。

不幸而生。幸而不死。只得將聖賢家法活動幾分。自昔國門市肆。亦同深山大澤。位置高隱。必人人土室也。高士傳九十餘人。正多僑寓。家居絕少耳。謹錄鄧江舟中詩。爲先生解嘲。唐僧有字無可者。昇丙戌丁亥之間。不能死。復不能去。因號髡僧。名無不可。自分作半邊仲尼也。願與先生共之。歸舟解纜。書此以當可離。

薛諧孟評 快義

彭禹峰

顏月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二十

詩集十四卷。文集二十卷。皆十年前應酬造次事。入山九載。綜績成部。自分作枕中物。爾先生見宗不已。聯棟什一。星覽先生珠璣錯落。風雨驟至。黃河之水。天上來。真詞林中萬人敵。昇秘擬作陸下千夫長。許我否也。公某天下。小以漁史之困。乞先生一言之仁。昇昔過淮。見淮陰無廟。漂母有祠。嘆息不已。英雄失路。千古猶憐。太史公曰。鮑叔既薦管仲。子孫世祿。丁齊達賢者。有後。理應爾歟。郎君侍左。聞此。當爲從史一笑。

薛諸孟評 語皆卓然不羣

雷水陽

豐陽晤李文孫聞老伯大變已在仁兄卒哭之餘踈澗何遂至此德音遠屆大喜過望承委詩序徐徐解粽後塵上通來旁觀天下事億則屢中久矣仁兄幸爲弟致聲其人宸青兩君子曾憶弟夜闌酒後料襄陽當事之必敗察荆南監司之將危耶某年之間一一不幸而言中天下事成敗禍福何嘗不明白可見但不令載馳載驅人見耳 間附及爲苦次一破顏

清目文集

卷之八尺牘

三

袁簿庵

二十日午後雨歇先生駕發昇亦策蹇言旋過章臺望見老梅夕陽在驢背因奉和作古梅詩屬沙津僧止心投遞未卜呈座前否廿三月底石首手書遠屆深感注存自昔叔牙知敬仲則天下才三字足耳得此雖溝壑無恨矣敬仲自數顧以分財利知我貧爲第一義管仲之器小哉雖然亦人情也昇于詩無所窺不知而作如

無腔笛三十以前妄擬前輩近四十始知不逮若先生佳詩氣醇而法老真有杜陵風格比之小子輩殆是力不同科而謙謙自下獎飾庸陋許以三百年來一見不庶幾天下才子乎帑尾慙懇爲杖頭計姑息過甚又何其知我貧也塗次報謝兼博粲不既

薛諸孟評

始終拈才貧二義極其情至

程或委

古稱三史嘗較論之司馬氏史而子范氏史而

顏關文集

卷之八尺牘

至

摩大約十七史獨班史爲可法耳然傳紀表志則班史得體若贊若論則司馬氏范氏過之何也子長旁出蔚宗發伏具有特解不似孟堅耳耳也陳長方疑柳州詞複其序問丘鑄訛笑之以爲如佛書之有偈頃見吳中新刻紀事本末每段輒附論著實則重見本文耳可發一笑但看涑水平平據實亦自有作者意敢以質之高明

薛諸孟評

偶與散行役見亦可

人易曉耳

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願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兄
宦遊十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
乃。裹入布袋。爾弟則炫玉不售。因以報積者乎
一笑。

薛諧孟評 數語自韻

王子京

澧刺史製文廟碑記。岳郡邑爲先生製壽屏。皆

南園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三

以發揮功德。入冬拈據此兩大篇。摩揣高深。刻
刻與先生周旋也。壽文例如梓人作室。動口便
須吉祥。忌諱頗多。儒學碑記如坐皋比。解訓話
作老實語。博趣不得。須經先生點定。便如東坡
冊語。皆有生動意矣。太宰達巷。皆知推尊夫子。
而無當夫子意。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可見
傳神寫照。只合自家事。非門弟子任耳。一笑。

薛諧孟評 壽文碑記皆可厭事。以此誌

之

王明勗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踵並有。
滄桑之感。秋厓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近狀。
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
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人不識爲何人也。

陳斗翔評 語似坡老。妻惻處。坡老不及

敖玄石

燈夕接手書。正住奇峯絕頂。不及報賤累久。瘡
思密告乞。此輩李溫陵所謂苦海也。類以甘甜

南園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三

藥之乞。都不妨夫子。不許可微生。正嫌乞醋耳。
它物何傷。黃元之何在。幸摘獲此君。

薛諧孟評 滑稽之權

袁錦淙

屢辱手書。輒惠寄秘。感謝感。謝豫寇。震隣風。崔
不已。巨澤深山。措足無地。輒坤任大耳。不孝頑
毛種種。無善可紀。不能如河中之保全。賊不犯
里。又不能如京兆之築壘。結果自守。察書人舟。
偕老母儉妻。爲性命計。惴恐之餘。未嘗不繼以

羞愧也。猶幸道假公安先有君家底柱耳。江右徐鼻䟽通坦易無買人氣。口吃善笑頗爲觴政所宜。下邑諸醉鄉非此人不樂久矣。其人緩急亦可使也。

劉雲門評

陸德中具無限經畫

易曦侯

初秋太蜀江小除日抵家。則知手書遠來三閱月矣。歷叙知我之錄。在六年已上。昇終日自憐。以爲天下之大無一人知我。詎知久在先生寤。

清園文集

卷之八

三

寐中也。文章一道古云作者甚難觀者甚易。在今日獨難在觀者耳。一人之身如出數手。一篇之內如經數人。瑜不掩瑕。瑕常足以掩瑜。去留踟躕。莫知所從。此結言初選所由不理人口也。來教深刺隱微。敢不敬而聽之乎。小子往來楚蜀之交。見近日居官者苟可以得而止。一似以不貪爲恥。一似以不貪爲懼。而布衣之士喜談古處。天下事似在處士矣。夫段干木田子方諸人聲價太過。致有焚坑。亦猶嚴陵周黨適議黨。

銅也。極重所在。知爲極輕。先生文質之憂。殆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漢代獨行。感格虎狼盜賊。有餘而在位之人。必食其肉而後甘心焉。小人之使爲國家非虎狼盜賊。可比此巷伯。所以有投界豺虎豺虎不食之句也。先生爲聲氣中燮理宰相。過猶不及。均之可憂。何法療此風。便并希見示。附去詩扇一執。作函。望風遙想。不盡欲宣。

薛諸孟評

平子亦文中之虎。一切人手腕。

皮骨總被噉盡

王嘉生

漢人推尊揚子。謂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陳思之言曰。文之佳惡。吾自知。後世誰復有定吾文者。弟初薄此等。以爲文人之言。非其質也。久乃信其誠然。不我欺。則于弟所爲文而信之。弟賦性亢簡。厝跡希濶。河上山中。與世若隔。得以大肆其力于古人。讀古人書。輒以窮理盡性爲期。耳目所接。時時會心。胷中自此日多。緒餘乃爲時文。則區區事矣。然每遇一題。必須以立言自

居無所不有。又欲得所未曾有。橫豎反覆前後
旁側。殆有所向如意。萬斛泉源之樂。每一成篇。
自吟自賞。經宿不厭。而出以示人。輒復悶悶。察
言觀色。畧無動意。以此留爲枕中物。歲月既遷。
偶爾觸目。如見異書。流連竟日。停閣他務。頃者
用佳昏。覓善手。楷寫成帙。寶重如經典。丹筆自
評。不錄他人一字。曰。世固無復有知予文者耳。
今日特爲嘉生一發。苟必有以窺嘉生之微矣。
數年來。流觀天下。地醜德齊。婁東雲間。一輩差
強人意。則春秋之義戰。齊國之巨擘耳。于正希
愛其遠于大士。服其微于嘉生。喜其矯三子中
心好之矣。正苦道阻。無因魚雁。松窓午晡。德音
自天際來。喜不可支。惟予與女所兄多同。古人
以此感泣。不其然乎。隨揀近作一十七首。席上
一兄當自得之。世有知弟文。因以知弟者。應自
嘉生始。

薛諸孟評 欲笑欲啼

黎石能

佳序較量古今得失。段段有旨。弟尚有發所未
足者。古云。夫子惡乎長。聖賢雖無所不長。畢竟
有一件得力處。因思古人之學。雖博。枕中要自
無多。如太傅之揚冠。中郎之論衡。南豐之太玄。
東坡之賈誼。陸贄。莊周。皆然。公與穀相去幾何。
而魯不治。公羊。齊不治。穀梁。何其專。歟。今人于
書。無不讀。實未得一書之力。所以古人少。今人
多。古人難。今人易。古人遲久。今人敏疾。而得失
正復坐此。詩文亦然。子美不作四言詩。太白不
作律詩。杜文不逮。詩。蘇詩不逮。文。近日如元美。
勸人勿作和韻。限韻詩。白雲。顧治五言近體。要
皆以其專一。遂得精工。今人有一件不能。輒覺
而赤。畢竟無一件到家。則何益矣。老氏云。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頃見馬文伯。孫子章。作書。鍾王
項卿。縱筆。自如。弟笑謂古人何獨不相兼也。弟
十年前志過于才。思得無書不讀。靡事不爲。通
來稿自揆。並無多望矣。曾有句云。漸老憐心小。
久陰覺歲殘。仁兄聞此。當首肯也。

終卷

徐松濤

曩遊湖上，未得叩關，枉駕三十里，重損貺贈，近
日仕路人，皆缺口，錫子無抽封處。某乃損老先
生于吸風餐霞之日，假使前此三十季，宦遊時
彈缺公門，不大饒益，耶翻增惻惜矣。十八季不
見長君，偶遇于數峯江上，云胡不喜，訊近履，知
康健如常，重聽尤可喜。事養生家，垂簾塞兌，處
匕握固，獨耳根無下手處，正不宜放開也。語云
六十而聾者，壽滿百七十者止九十。某今六十
源目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三

邵凌玉

中秋拜別後，德音不次，承檄行華令，取書役鈔
某枕中物，為梓行地，正起手一二日，聞明公吏
議，卽以是刻在手，可咲也。得喪自下，在明公意
中，乃在某矣。洞庭道阻，不克登舟，翟公之門，李
雲田當不失鮮于子駿之義，試卷及佳詩序，構
就附上。

郭天門

某盛季購書萬卷，自許四十後，得屏絕一切，肆
力古人，不虞丁亂，盡付秦灰矣。後此岩棲三十
季，借殘拾軼，聊以銷日，見聞無幾，思路不開，如
煮白水，火候雖久，終不成味。先生許以鼎峙吳
李，無問非其質也。兩君子生全盛時，道路無阻，
文獻足徵，以今視昔，貧富不同矣。岳志借先生
列傳，僑寓岳之幸也。

劉釋恭

語云禽寒，則鳴相和，弟乃苦寒，不能鳴，亦復誰
和。曾有句云：續著書須異，今仍無以異也。別來
八季，以視古人三日刮目，其堪自問乎。近遇詩
文應酬，輒自欲嘔，為人書草，不住手，筆七敗，不
可振，思屏絕，作服氣伏氣事矣。養生非必冲舉
而妄意冲舉，亦猶詩文未必千秋，而自負千秋，
非能欺人，聊以自欺耳。

成洪錫

從連使君笈中，見手割，何緣得見賞。先生遂

愛憐無不至也。直得一士不能待旦。此古宰相事。乃遂留意及此乎。某自許等丈分寸未獲。匪其憂。惡實賦窮鳥長而無述。置勿道矣。所望于蒼匕者老而不死耳。倘不印填溝壑。後日先生秉釣。或如梁公之用漢陽王。不可知。目下得宜遊江湘上下之間。弟將鼓柁彈鈇。公門亦大快。事神物終當合。或有日也。

熊次庚

辛巳冬。連床旬餘。遂爾闊絕。十年。維我不枉于

寧不嗣音。料亦古不得志人。肯責故人語耳。富

貴一途。弟已分形如婦人。思作男子。無其具矣。今已老嫗。並不作此想也。高隱兩字。畢竟承受

不得。後日或以徵士聘君。待詔祕書等銜。題墓

乎此。自故人事。非所宜言。故人不言。而自言之。

兩失之矣。偶附友人蔡彥仁便。博咲勿謂果言

之也。

其具云何。老人輕薄

張樸餘

昔人云。感恩則易。難在知己。某近與仕路人相

遇。王不乏知己。獨熱在感恩耳。明公廉而行惠。便受者無以自安。大公至正。而恤某以私。何也。

劉公蕃

先生道假洛陽。晝錦堂中。周旋親串。自是人天小界。弟岸上人不解。利涉之味。但見乘風破浪。者稍停。晷刻散步沙頭。更得佳况耳。負重涉遠。者幸而雨至。稍休。奇下而亟。匕開霽亦已過矣。新詩何不示我。乃以山桑代耶。

伍相菴

書來見招。姑息已甚。寸寸為地主計。全非弟意。

王龍溪八十出遊。云纔得離家。精神意思。便覺

不同。弟所需者。沿路與人舟人耳。萬無白頭彈

鈇之理。續刻什分揀一。承許為我刻十萬字。尚

拙自家豐矣。

又

承委令君太夫人壽叙。為此一夫人。延請若多。女客可笑也。此項文字。如庖人然。主人發得品。味烹炙得好。便見手段。不能自增一物也。所示

種也。採取無遺。此外未知令君兄弟姊妹及子若孫何等。都須全家天祿。作阿婆語。譽其子。尤須譽其婿。悉聽增補一笑。

又

漢以前。未以文學設科。選取也。春秋名卿大夫。及下吏。擔夫重人女子。皆極博雅。後世設科。以文而榜首詞林。總不知經史爲何物矣。上以此取下。則下以虛應。乃相率而爲耳。辟之以舉辟求孝弟。無復孝弟矣。漢以祿利明經。匡衡遲久不第。而經始明。唐以詩取士。李杜不由科目出身。非但此也。只恐游夏輩。未必博與。如春秋某也。名在則實不存也。一掛招牌。便無美醜矣。

又

前番諄也。場屋事。恐敗仁兄興耳。真個要兄得手耶。人間父母望兒子貴顯。不知兒子一入官。則自家生老病死。不得應手。便賣却此兒矣。至糟糠之姐。貧賤之交。竟走未亡人。絕交書。兩一相惹。日日受用。高第後。豈復爲平子有哉。陳九

顏目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三

又

又

山墓志。雷行狀。四季。因兄迫促。始取觀。徑成一好文字。鹿野季七十五矣。幸速寄去。以慰深望。

古今文人各有得于天。因各近一古人。各爲其時其地之所鍾。因各爲其所限。不自覺也。有美曰有疵。安得百全。有人喜。自有人嘆。盛傳于一日。自有消歇時。安得人人皆賞詩文。亦如兒孫。只要有。只要好。安得如祖龍。作萬世天子乎。錢收。只合說何李如何好。如何不好。不須比合前人。此老尚爾占夢耶。

又

論文者。動要合經傳。莊生徑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非伯夷。是盜跖。豈合經傳。豈爲不文乎。談文與講學不同。惟朱程等。是一家貨。守其講學。語以爲文耳。要不可謂文也。文人說有說無說。是說非。禦人口。給何所不可。非但文人也有殺身以成人。未見蹈仁而死。開斯行之如之何。聞斯行。聖人亦然。所謂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也。只

顏目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三

又

要說得好。並不要說得是妙。在不是處。說出是來。其原本聖賢。亦在離此合此間。假使勸人讀書。引用學而時習。此語中聽否。又要知翻駁聖言。與戲侮聖言。亦用不著。

又

近日紛紛論古文者。講體講格。講氣。文人落筆自然波瀾。自然收煞。何知焉。只如紫陽以興比賦。注詩注騷。詩人騷人。何知焉。

又

顏回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三十五

又

文勝質則史。此之尚文。聖人亦以為應然矣。左國莊騷皆青且誕。後人正苦不逮耳。但高文典冊立言。亦自有體。務在雅馴。如大宴會。不應作野人語。亦不應滑稽博笑。小文如雅集。乃不妨然。亦須善讀。此古文大小之別也。論事當如諫垣。勿言衆人皆言者。勿求異于衆人者。勿言不緊要者。

又

自古在朝在野。皆列傳。獨遊子一家。非出非處。

須另成一部。某平生家居。雖靜淨。亦戒飲食。出門未百里。藉草席地。嗽飲俱加矣。思作遊子列傳。冠以宜尼子與及延陵重耳。博望侯等輩。亦快書也。仁兄爲我點定題序。可乎。

又

制藝三百首。甲顏應命。頃見羅瑕公云。時文如屢無十日之壽。此稿何啻十日。定是破草鞋。溝中物也。禹峯彭子。曾問何以不第。云平生事此謬錯。獨此不錯。予矢乃正。彼鴟失正耳。唐末宰相奏賜名儒。方干等十五人。孤寬及第。只恐文人命薄。有窮人有窮鬼。尚有遺于十五人之外者。後日足下秉鈞。作此盛德事。或置此稿于十五人之首。言之飲泣已而大咲。

田伯玆

和順萬里之遊。頗療饑否。朋友責善。勿責以康吏。故人作康吏。遊于薦福碑矣。盛季苦有事。老季正苦無事。舌耕亦足銷閑。弟亦日課外孫。以自娛。所示皆嫁逼人。聊且隨錄。不須它人好看。

畢竟不得好看也。弟意外生男，傷弓之餘，不敢認真，只作蒼生觀耳。

又二首

弟平生精力，十九在制藝與詩，既竭吾才，終不滿意。惟大小古文，殊覺無憾，奉呈全集，幸字字看過，便取古人參看。弟之才之學之各，去古人霄壤。然實有過古人處，可與知者道耳。近見吳門選刻，削去頭尾，可惜也。弟每覺一篇之內，如傳奇插科種，不意又開場收煞，頗有妙處。有先未安頓，臨時應手，忽然而得者，往七另構一端，適與前應，又有全干涉，徑不照應者，但看會南豐額定，顧照，乃索然矣。嘗語一老友，以此自卜，不應晚季蕭索，今再與老兄言之。

嘗云詩文如兒女然，其多至數百卷者，徑是中山靖王。晉慶成王以百子賽人耳，便不必个个賢也。既苦無多，則不可不佳。然十分去取，亦難為情。才不才各有可愛處，老兄為我揀選，則易子而教也。幸與相菴同月鹿先生商之。

荅友人

看詩如看画，不須題目，自解其意，并其人事景物，可臆測矣。看唐宋人詩，但看其題，便爾迴絕。唐人簡拙，宋人詳冗，明人一彷彿，而頗弄巧，乃不逮也。三百篇十九首，并無姓名，讀者自得其人。六朝始有詩叙，迄唐又自注識，予每嫌序與詩複者，謂如佛書之有偈，詩與序當如龍門索贊，或抽取一二端，或另發一解，離七合七，為得耳。大約詩成，始製題與叙，非為題與序作詩來。教欲某改詩，以就題，何必就題，又何不改題。

又

無過者，中人也。過而能改者，中人以上也。不知過，不喜聞過，而不改者，下愚也。春秋傳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又曰：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學者耻言人過，而時七訟已之過，則庶幾矣。今人相對談及生平，皆稱已之善，何見有自己過失者？某自審頗知過，喜聞過而不能改，過仍是下根耳。又五十前，無好明白是非，言人過失，此亦

自首之一也

澠園文集卷之九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采諸孟甫評

毘陵陳憲冲斗翔甫

洛川劉 紘秉三甫

尺牘

成子後

過繡林輒思望見顏色後先無人未敢唐突不期德音遠屆來貽佳句喜愈百朋邇來時事孔

澠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一

亟日不可支果如來教晉人云天下寧有白頭賊今賊頭不已漸漸白耶顧瞻四方畢竟何極先生抱膝隆中指畫何等小子總有膂力無經營處不得已乃以雕蟲自娛辟諸農人無田賣耕服賈明知逐末無本可務耳往曾有句云男兒思救時折節愛一官救時反掌易一官上天難此十年前語也乃今愈益難矣長者倘亦憐而教之乎胸中萬縷不能盡宣聊舉大端以答同心尚容潔已自通不悉

薛諸孟評 如此世變當爲賦惜何止自惜

孫士先

久兩寂寂所得較多恨不就兄一談弟近日讀宋史知自古人才之盛無宋若者一時名臣知韓范富李司馬畢蘇向呂等輩可五十許人無間在朝在野出將入相遇事必有善法遇人必有格言甚至河渠律曆署攝行事皆有立效雖專門莫及允乎聖人之徒也弟因思公瑾推服子敬僅臨事不苟四字夫惟臨事不苟故所在

澠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二

有蹟則宋代諸君子之謂矣讀至李綱傳使我不得者久之彼且處萬不可爲之時作廢事不爲之人三十年間旅力經營宜無間隙然且著書百餘卷行于世何勤且敏也我輩優游十畝之間讀書二十年檢點筐篋無可存者觀此能不汗下歟弟意欲取此五十許人列傳錄置手側行止必借洵良師友也 班漢食貨志

原本周禮然上周禮較快宋儒之于孔顏亦如食貨之于周禮倘所謂君子樂其發者乎懇

借書簡五六人約三句內辨此當與兄同批點也。

劉秉三評 能讀宋史便是耐心細心漢子

兄復愛之重之若此

又

後生初學未能遽讀全史姑且讀宋史可也每事根據歷代便覺漢唐得失爛然大備供我折衷矣文亦瞻詳展卷輒有爽氣世稱其蕪雜殊不然。

類圖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黎耳菴

兩年內講究當時之務二人同心相須如左右手值茲遠別大難爲懷兄行矣天下事可爲不可爲總不繇我所得繇我者自有必爲必不爲在耳然所謂必爲者優爲則爲之無過其材樂爲則爲之無違其心應爲則爲之無出其位不可不爲則爲之無任小功而爭小失如此內斷于衷不徵天幸不假人手自然作得去至于所必不爲尤容易事耳介焉如石不俟終日優游

東山之下尚有可作之事昔趙廣漢推服薦不疑云我禁邪止奸行于吏民至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可見京官難作也兄立朝不比外吏萬一差池便爲青史所辱尚慎旃哉一得之愚聊佐高深至若弟心如亂絲妄想日增真力日減未知後此何狀兄行時幸爲弟執思一過留貽數語俾我省察以當可離之贈瞻雲先生書藉奚鄙致不悉

薛諸孟評

鄭重相勉爾爾

類圖文集

卷之九 尺牘

四

又

閏月杪枕上聞仁兄右遷通州大驚良久有餘喜通州在三輔爲國家所必守備禦較半于他輔可保無事今日臣子無事卽有功也仁兄向來身心閒適畢竟疎濶到此精神自然嚴密心不得不小身不得不勞昔武侯以謹慎可屬大事宋儒亦云惟慎與勤可爲大臣其要言矣有暇取韓范兩大傳讀之臨摹不妨也仁兄入京已來每嗣音戒勿私議朝政今已出都門幸細

思邊腹利害爲我揀要言之。劉汝類刻拙文二百首在京師箔子街發行。幸覓得幾部寄我。

又

自春徂秋。強半在道路。老兄閉門便是深山。洵至教不能受。如何。弟十年來。旁觀天下事。臧否人物。在筆舌間久矣。今其言乃盡驗。襄陽之變。彼其之子。全無是處。乃不善料成。善料敗也。弟于此人。無它恨。而終日切齒。不能自制。始信配義與道。亦分內事耳。著書二篇。皆去秋所作。世

海國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五

人鮮不以爲事後之言。獨兄信此有素也。粵西督學久候佳報。不可得。老兄畢竟不免一提學道。但須得人文最勝地爲快耳。凡人太才小用。其債事較甚于小才大用者。何也。其意不樂其心不細也。意不樂則患在廢弛。而心不細。又將有冥決之虞。二者歟。若事有餘。則來示我粵西山水幾欲命駕。但恐爲清白累。惟旦夕望兄右。還路過故園。慰我飢虛。

薛諧孟評

論一人仕宦發如許關係語

又

括蒼草書顛絕。可得惠弟否。弟平生詩文。失在太明。惟恐人不知。遂得淺薄矣。草書亦然。將以括蒼草書我。

薛諧孟評 無限感慨

又

昨日閱百韻詩。內諷予心。通夕輾轉。因錄弟所寄廣乘詩呈覽。族人傳語不知大體。未卜百世後得與辨姦論並存否也。

海國文集

卷之九 尺牘

六

薛諧孟評

當日粉檣槐棘之思。百端交集。

正自不能不爾。事後只可偶一明之。爲後

賢不必頻頻于于義與亦云。

又

晉陵分秋。自分將老。吳越間入京見時事。遂覺身在沸鼎。悔不附兄後車歸也。幸榮當陽杞檣盈庭。敦峻憂在養虎。邊腹交爲風催。岌岌然朝不及夕矣。而發言只爭門戶。三途來背貴郎京師爲之謠曰。吏兵二部掛招牌。文武百官出賣。

舉國若夢。以有今日。豈意外事哉。渠魁元惡。則貴治下。罪不容死。弟親見渠狼狽武林。妻帑相失。不知近作何狀。弟與老兄二十年杞人之慮。乃遂至此。無淚可揮。崎嶇虎丘西湖之間。一二故人留客頗堅。爾時見天下大亂。一身皆累。言念故園。尚有未葬之母。未嫁之女。未生之男。大之有無子之兄。小之有無米之婦。方寸已亂。獨有歸思。過新安。訪王嘉生。聞入山七十里。未得面叩金正希之門。相對歔歔。至于泣下。弟勸以守險不可。次以蹈海又不可。終祝以天下事不可為。先生自愛渠首。肯不已。涕泗橫集。為弟下拜。曰。今日得聞正言。十日前有人自吳中來。聞已自盡。使我敬而哀之。不去諸懷。死生亦大矣。端木氏所云不能死三字。于我心有戚戚焉。至南昌。亟問毛子不可得。沿路寄書。皆未達。不虞聞雞起舞。有如來教也。弟媿矣。弟媿矣。沈旭輪樸土也。頃且為姑蘇令。去冬入南關。得門生數人。謹厚者亦復為此。仕如此其亟乎。弟自揣庸

類稿卷之九

宋之九尺

尺

才庸骨不能為金。不能為毛。聊以一卷高士傳。自娛石門玄石之間。處處可得桃源。老兄倘有歸意。便稱絕快耳。耶君聞已合否。老兄將為人祖。可喜可喜。弟室中數人。都作微子比干。止餘一老匹婦。借隱。大約以楞嚴度日。勉勉達觀。已耳。

薛諧孟評 蟬聯家報語耳。而語中快切者。

令人思痛惻者。令人憤婉轉者。又令人下

一辭不忍。下文山谷各尺牘。未必踰此。

類稿卷之九

宋之九尺

尺

徐玄子

芷江分舟。未訊音耗。臥病白門。聞蘧君子車聲。未得周旋。至今踟躕。德音忽自天際來。喜不可支。佳句見懷。尤使人有知己之感。草草奉和。深慙大方。南昌夢夢。舉國狂迷。小子亦以塞裳。幾陷大澤。先生介焉之操。知幾其神。洵不易言。目下東岡相望。曾不容刀。驚魂稅定。相與醉吟。送老可乎。夜自可遊。何須待旦。我輩要當為所可。為倡予和女。在先生耳。

魏藏仙

武林分袂。踰倉新安南昌之間。入東陵。爲游兵所掠。僅以身免。還家則處處巢破。依然無歸。傳聞駕旋。未通魚雁。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長者。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場筵席。暴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班散去矣。先生觥籌興闌。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卽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又煩而他也。一丘一壑。願與先生共之。佳貺遠來。兵餘無可奉報。公郎之變。聞之驚慟。庭階蕭瑟。文集卷之九尺廣九

玉樹知難爲懷。昇亦爲良友賦黃鳥矣。

孫子雙

先生出門時。適當昇歸。相左于安鄉道中。弟嘗有言。人生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親見其書盛傳于世一也。先生今日之謂耳。子雲傳諸身後。相如傳諸其身。後世非有軒輊。當時頗分苦樂。譬之禹稷。皆有天下。而蚤暮懸絕矣。澧蘭歸來。料理平生著作。不啻絲紛。亟欲得先生商之。當在何口。史記小論十一冊在。督學處前寄還。

十冊來。其一冊云。附先生箋中。乞勿浮沉。

薛諸孟評 論史文字不必單行。直須共人

參異同。何如。吾所以行一時而

觀畢露者。以其卑有耳。

李共人

詩人之妙。却有得氣之先。知幾其神之美。三百篇終日。憂亂皆從人所相習。不察處以爲怪異。如日有食之。正月繁霜。莫宵風夜。民之訛言。彼宜無罪。此宜有罪。皆後世家常事。皆以爲不可

續圖文集 卷之九尺廣十

桑之憂。若唐人沈離。瑣尾啼號。滿昏已落第。

二。爾。國家近三十年。邊腹俱紅。咸思神廟。五十年太平。不知正此五十年。嬉遊廢弛。莫肯風夜。以有今日也。如三百篇所憂。皆憂于萬曆五十年之日耳。

陳斗翔評 可解說詩法。亦可解憂時法。

又

臘月六日。接仁兄十月六日書。百里之間。音問濡滯若此。蘇李異域通書。真古人事矣。弟客跡

經年到家多不憚事。因思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不顧丘首。蓋井里親舊之間。非淡寂人所宜。爾客渚宮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薑韭。與共人談天下事。何可得也。兵制邊防兩志。俱未料理。兩月內可得報命。

薛諸孟評 情事可制

又

到家料理兵制邊防兩志。差有條緒。忽與下友

清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二

人寄宋代詩多許。屬弟選評。又費二十餘晝夜。小除後始復。及此并刑法一類共三志寄覽。惟兄削之。案頭種種容易。不了一件。又一件。來明知是酒。不覺又醉。人壽幾何。堪此勞瘁。可嘆也。

薛諸孟評 自供得情

又

到知有甥女之痛。弟年長于兄。有女無子。以視有子而喪女者。痛分何如。敢以是爲老兄老

嫂慰也。足疾幸而大愈。可兩月餘。重陽後忽又萌芽。大約寒氣使然。從此得調攝之法。若但如兄言。一味寡慾。雖割勢出家。無益耳。弟春初過玉沙。見跛躄五六人。結伴乞食。訊之皆鰥夫也。亦可爲天下病足者解嘲。且開方便門矣。新詩佳甚。卒卒莫和。

陳斗翔評 謹得起正似石公笑白嶽求子

人語

羅孟求

清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王季豹李共人書至。輒問仁兄動止。不可得弟足病連年。頃益有加。疾痛苦事。莫甚于此。然藉此得斷絕人間往來。閉門著書。君子無入不自得。此又其一也。先世皆居郊外。頃徙入城。僦居湫隘。吟嘯之聲。與屠沽相失。私自憐爾。弟自丁丑來。風聞時事。今襄陽當事者。其人小人也。漢書云。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不能進賢者退。此人蓋已兼之。伴食未可。何遽投艱。從此立觀敗矣。

我輩竟同蒼生。有君父之愛莫能助。有身家之憂莫能謀。乃以苦樂聽命此曹之手。能無慟心乎。附便嗣音。遂言至此。仁兄爲我敬而聽之。

和仲友人

國破君亡。仁兄辛苦歸來。獨有祝髮出家一著耳。不然。越境變姓名。雖挈家不妨。又不然。擇邑中深山大澤居之。自廢作世外人。不應使親舊與門。尤不應使車馬營營乃爾。自古聖賢。不貴無過。貴補過。仁兄母曰。前已錯矣。遂畢竟錯也。

瀟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武侯最善處敗。元規先自定罪。二公傳不可不讀。弟平生性命之友。十無存一。酒醺塵柄。邀若河山。辟如一班優俳。盡已散去。獨自登場。其可得乎。頃且作七哀詩。爲亡友子雙仲清士先席之文。伯柱河子來。七子作木主。冒座側。殊可憐也。忽忽兄自天際歸來。得此老伴。快心已甚。我二人如晨星碩果。不敢不自愛。且相愛也。弟前一夕夢與一友講論無耻之耻。無耻矣。云此一語。是海過話頭。人不幸而無耻。而能以爲耻。則

此事不足爲耻。覺來占之。不解何故。今乃與仁兄及此。或者神之聽之乎。

薛諧孟評 亦甚矣。非于怒罵矣。

又

前啓狂直。退不自安。兄首肯乃爾。惟善人能受盡言。善哉吾子矣。徇來只以不死自憾。却不必然。兄所遭不幸。寔寔可以無死。死者後儒不達之論。非孔孟本旨。殷有三仁。未死者二。管仲召忽。正以不死爲加。亦復何嫌。弟所不滿于兄者。

瀟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四

假使蚤自抽身。麻鞋遠走。求見天子。便與杜陵並傳千古。不得已而爲王維鄭虔所。爲此憾非小耳。兄嗟嘆不已。謂世無汾陽。誰全李白。此論亦似可商。當李白時。玄宗幸蜀。肅宗自立于靈武。天下無主。永王璘以皇子舉事江淮。非僞燕可比。然則白亦豈可與維虔同例哉。更有說焉。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聖賢學問。儘足處分危邦亂邦。無道則隱一著耳。所以用行舍藏。便說到恭虎馮河虢。而無悔。蓋天下無道。出處所在。生

死之門也。我輩生在今日。天不覆地。不載如何。可畏而容易言之。竟同兒戲乎。南山掌大地。去城纔十里。似非辟世之所。慎旃慎旃。

薛諸孟評 不許比賊爲永王。發覺甚。

又

物不可以終窮。兄脫身歸來。非遂無可自處也。長林豐草。與世隔絕。畧存負罪引慝之意。實行名山石室之事。于盛德芳名。何損秋毫哉。兄盡居喪之禮。闔門苦塊足矣。受弔建齋。一切非此。日所宜。哀閔非不孝之子也。母死不葬。雖他今日正堪楷模耳。

陳小有

傅築公書來。知後侯先生。一門遇害。將爲此翁服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道。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漢史。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傷。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意。今日恐不爾視。後侯事使人不敢以爲善。自持江河日下。雖盜賊亦有然。

者附便不既

薛諸孟評 古賊非今賊可比。萬分一思之。

浩歎

又

去歲三次寄仁兄書未到。趙賈書至。則知仁兄亦三次寄弟書未到也。黃赤子昆仲書來。傳曠疾一門慘事。甚悉。弟于此君未謀而寔感知己。南卿陳子之變。尤出非意。奈何奈何。結言嗣集。仗仁兄教誨。諄復可謂盛德。交道之難。使弟不敢自信。兄獨有以信弟。何幸何幸。憂讒畏訞。古人豈有可好之名。與不可信之心哉。而憐恐乃爾。知其中必有難堪之垢。與不測之患。未可問聞也。承諭蜀犬吠日。越犬吠雪。則昔人之言耳。今春弟遊天岳。篝燈夜誦。居停犬聞書聲。吠不已。兄將謂弟掩卷引咎。以謝居停。乃稱長者乎。

酒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五

一

劉秉三評 此謹正自可傳

蔡于先

乙丑丙寅魏璫肆虐朝廷有腹心之憂弟時則病心血迄今四郊多壘弟爰有腰足之疾不意匹夫徒步之人以其身為天下安危乃爾也一笑

薛諧孟評 弟亦以丁卯甲申兩倫生兩幾

死延至今日雖不敢比平子幸而有其跡

耳

又

兄詩佳處殊覺幽絕不佳處獨欠自然耳弟一

瀕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一摘出兄可自吟自改收詩之妙百倍作詩也

薛諧孟評 是是使他人改我詩我因而改

其所改亦無妨

程禹功

辟兵入山却苦無兵可辟寂寂無以遣此新釀想既漉矣唐人云酒熟思才子仁兄其忘老夫乎

錢彥林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

妄談天下事凡今所羅皆某十年前所不幸言中者頗以欸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項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菴于路見驢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刺書湯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慨堪彈鋏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勿安而乞餐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昨日座上有以食客待某者適取某笑耳過枉車駕兼讀守城籌畧高論寔可施行令人要未夢見事後尚不知悔何況先事相率以董逃為長策想當爾矣天下方以寇為病則既恃將為醫恃兵為藥乃病所在藥必不在顧使人不苦病先苦藥張之蚩蚩至有寧逢赤眉之思何為者乎某辛苦賊中兩載得脫麻鞋遠來帶甲盈路見聞所及可為寒心因思聖賢心不得已去兵去食真是執熱以濯今日為國家計自應去兵若為天下匹夫匹婦計雖坑卒未為過情也自昔有天下者偏安東南則

以荆襄爲上游。劉整之爲宋忠。殷鑒甚明。今河上朔朔者。不解何故。某入京月餘。未見有一人言及此者。而某言之。又不收宜言于朝。而私自言于先生之前。此非先生所可爲。然不敢以不可爲不言。亦非先生所不知。然不敢以所已知不言。先生亦稍爲昇屬耳。可乎。拙刻二種。家刻一種。附覽。

薛諸孟評

淋漓酣叫。却無一往率易之習。

趙邑侯

讀目之集

卷之九 尺牘

七

伏讀台檄。遠慮成謀。着着萬全。矣。十三四年錢糧。撥荆岳襄三府。就近解軍前支用。此二算最得處。假使天下所在兵務。盡取足于附近州郡。卽天下有事。若無事矣。一以解軍中脫巾之急。一以免民間轉輸之苦。自昔秦趙燕皆防邊。各目爲守。未聞借餉于楚。借兵于齊。今日乃欲以天下守一隅。所由卒不可守耳。頃見襄陽軍費。必自京師遠來。荆岳糧餉。乃覆轍轉北上。何其不善省事也。卽使春秋戰國。尚可通融借抵。况

天下一家乎。至使膏血盡歸。荏苒待誠。可痛哭草野之人。久知今日何當事者。見事遲暮。乃爾也。目下羽書迫促。爲民父母者。處此洵爲兩難。昇倘非食貧。卽不難以其身爲卜式。與天下倡始也。徒有其心耳。

薛諸孟評

此非不善省事。乃借此爲客兵

主餉者利耳。天下事壞于吏書與文官爲

多可痛

王天根

讀目之集

卷之九 尺牘

七

客歲五過上邑。未一問奇。至今情之憶。丁丑春。曾以閉關讀書。自許先生之前。今三年矣。道路僕僕。寔未得讀一日書。天下事不繇人算。類如此。此則求在我者尚然。况在人者乎。時事艱難。日加一日。先生經書滿腹。出收人望。自當求之治安。至言之間。非近日一切嚴安徐樂等輩。可比。不孝旁觀世事。卽以古法。冒中畧有次第。或且挾策以從先生之後。未可知。江州黃元之。文人詩人也。其文在陳大士艾千子伯仲。其詩底

幾高蘇門孫太初復出辟仇吾邑有卜可賣亦復奇中不孝愛敬之十年不衰今且遊先生之門以自重此自先生所亟見者不宣

又

太秋附向山人報德音爾時正以伐檀自疑今果然矣古人三十無名則以爲癡某年三十有三不旣癡甚耶新年來常覺此身如在客舍事都似暫設獨喜作詩佳惡苦不自知而動敏則異往昔矣江右上官三畏窮士也貌寢口吃

浙東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楊水心

結言初選得借佳序免此間儉父之譏何幸何幸正自江夏歸來擬買舟武陵慰我調餓柰江山興倦姑徐徐爾忽辱手書兼讀佳刻及扇頭詩喜不可支先生何需于不才而慇懃爲此

求士甚于士求公此豈山中之人哉來劄未敢信也一笑

王澄川

昇以北門之士獲事西方之人三年于茲蜀江千里何以爲別黯黯然昇歷數古今人士其得出于大人先生之門未有無因者竊笑天下之大無一人知我不自今日矣藏器于身雖朋友兄弟不盡可告恂恂悶悶未嘗自異于先生之前而先生如有以異之此豈古今師生之常

浙東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又

偶來澧蘭聞先生右遷耶裏要地深爲加額盤根錯節適足發明利器矣昇處門生故人之間揆以古人之義自應從事惟慕佐助棧宜共濟

時艱以報知己而不獲爲此愧甚愧甚王事孔
亟不敢以多言煩聽所願效三得者惟是藺廉
無嫌平勃交懼虛已集謀推功用衆使人皆有
與我同舟之心然後我得爲所欲爲但使爲所
欲爲卽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頃者將相異意實
覆前車其可再乎惟師台將菲收之

薛仔鉉評 任天下須就事論事就人論人

不得因其人而必欲敗其所建之議尤不
得因其一事誤而并棄其人三十年用才

龍圖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昔如拙匠斧鑿偶爾平方擲之爰下別見

一材亦復如是人才畧盡而大厦傾矣哀

哉哀哉

又

某先世爲國朝名臣踵相繼可五六人不幸中
衰及先大人井里自好不屑不潔遂有饑寒之
累又復生某兄弟九人某之貧九倍先大人矣
史稱家徒四壁某并四壁無之平生尺牘強半
皆勾賁之文一夕盡焚畏爲後世嘲訕口實耳

正苦米貴家在前陽賴先生捐俸始一舉火因
思徐穉閑貢輩人不可得而衣食彼豈或有姑
射辟穀之術哉仲子惡能廉則某今日之謂歎
一笑

向六神

昇倉卒受知于祖臺遂處以門生故人之誼真
古人事也料田一案實已再三過蒙移示威于
斧鉞但未知奉行何若昇讀史見西漢已後牧
民者但得風厲卽爲循良蓋江河勢下亂多于
治故不妨義過於仁也昔人以苛政爲猛虎以

龍圖文集 卷之九 尺牘 四

姑息爲蛇蝎同歸殺人然常以虎擬太人君子
而以蛇比小人則剛柔差等可知祖臺幸時時
嚴詞告諭以振暮氣三代已後仁言卽是仁政
功德非小可也所委聶刺史碑記附上小詩一
章書綾求教

劉公言

不孝茹荼苦次與世若隔近小祥矣策蹇南岸
去家三百里上价遠來追及民安驛舍開緘讀

之則知爲仁兄一家笥秘也。萬里一帋，經年始達，乃在逆旅道路之間。此日爲我二人定交之始，當與黃荀塗次相遭，並傳作佳事矣。文章一道，今世作者至今古人受過，雖先泰以上諸書至今俱覺不盡可讀，此憂不小。勿勿從馬上讀，鴻文令人懷抱頓開。弟向有句云：屈指幾代衰，難付它人起。仁兄豈它人哉？附去拙刻二種，偶在杖頭求教，匪報也。

薛諸孟評

論文確有至理

海國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冬春之交，邊圉孔亟，傳聞所及，日夜如坐鍼氈。幾思投筆，仁兄乃從戎馬艱難中，綜學績文，不遠萬里，疑義相析，加于弟一等遠矣。弟平生著錄，存者可五千餘葉，寔無一字滿意，以此爾爲枕中物，竊有待耳。惟時文一事，既竭吾才，遠近災梨者十居八九，而以未得自梓一帙爲憾。今得仁兄傳之京師，酒薄肉帳，經司馬點定，皆佳。眞萬幸也。名根未艾，安得不啣之八識田中矣。弟平生有二憾：弱冠善病，長多應接，未得著實。

如意。閉關讀書，又年近三旬，足跡不過千里，假使得縱觀天下名山大川，高人好友，嘗有可觀兩者，時時抱恨不自安。夫天之所以與我者，既有限，并其有限之才而不克自盡，吾兄謂弟安之否也？目下服闋，倘得與仁兄相遇中原，抵掌天下事，庶幾不虛此生。拙刻二冊，如命呈覽，拜惠遑參，佳且多矣。子寔生我，感謝不宣。

薛諸孟評

讀書如閱人游記，惟有津津色。

動耳若身到其地，光景自是百出。

海國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又

晤對旬時，足慰數年訓飢之私。仁兄才思敏妙，高廣自是今日第一座位，但須及時讀書，克盡其美。古今無無益之書，何可勝讀？務在得其要領，大畧通鑑二十一史，爲古今大頭腦。十三經爲聖賢本領，二書如人生之有室家，全力經營，無了手日。此外百家諸子，概作親朋過客，應酬隨緣，疎密可也。東坡在諸古人中，宜加愛敬，所謂而親仁也。其大文足以料理天下國家事，其

小文足以泰適人情物理之微。洵爲良友。須臾不應去手。作詩亦是要務。弟平生不喜作難事。斷不以人所難作事勸人。有才如仁兄而不博古。不作詩可惜也。非兄所難。離去書五種。計三十二冊。動筆細看一過。冀作借書觀。

薛諧孟評 一 弟所經書津津有至味

又

東坡之文人。知其大。不知其密。看他一字一句。皆有發微。搜伏之思。卽過文。轉語俱可斷章取。

清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義不但以其波瀾汪洋已也。終日置之手間。時一展卷。能使愁者喜。怒者平。躁者靜。塵中者心細。真良友也。

薛諧孟評

東坡文字洵是開人胆智之始

此外則呂東萊先生耳。宋文中最愛此二

東詩則陸放翁詞則辛稼軒其尤也

王柱河

久疎孰何。忽惠好音。有如面語。讀兄養病塵事。少伏枕舊人稀之句。實獲我心矣。弟更反佳句。

云養病塵事。積伏枕舊人多。亦說得去。便知詩無定說也。佳詩氣象昌大。不屑推敲字句之間。古人動稱詩豪。或稱詩中虎。則吾柱河之謂矣。問有失之容易者。得意疾書。自應爾耳。自古至今。何嘗有百全之美哉。

薛諧孟評

亡友魏叔子呼予爲文中虎。想

一往霍霍。不解求工。當不愧叔子此語耳。

黃赤子子威

鄂消與陳小有湯任卿聚首。未嘗一刻不談君

清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家兄弟。不望顏色。如慕古人。手書遠屈。鴻文成。快則不啻親見矣。弟嘗言古人盛傳後世。有實與名俱者。李杜之詩。歐蘇之文。靡不愛而熟之。是也有不得其實。空慕其名者。相如之賦。子雲之玄。竟讀者鮮。故爾尊之。捧君家荀秘。未知世人讀竟與否。弟則愛而熟之矣。老伯母遺養。兄以不及捧檄爲恨。富貴者孝子爲俗人言耳。宋諺云。得爲叔梁紇。不美太上皇。爲人父者。爲人子。並不可不知此語。兄尚勉旃哉。相見無期。不

參及

喬公載

不承色笑。可六年。景仰之私。與日俱增。年來時事孔艱。種種堪嘆。要其所繇。致此者。無它。爲者不能能者。不得爲耳。小子輩。總有旅力。無經營處。私念先生展布。未可涯涘。不虞化行。魯國止也。誰實爲此乎。元祐處不如出。元豐出不如處。君子亦有時。自爲計耳。先生以方剛之年。游悠林際。可爲者尚多。下第解綬。同是岸上人。小子庸圖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且與先生旁觀天下風波。可乎。遠辱盛貺。拜嘉餘命。唯唯不宣。

李雨然

壬午秋。武昌拜別後。遂遭國朝三百年未有之變。執事方以身係天下安危。弘濟艱難。昇亦辛苦賊中。焚巢剝膚。家在一舟。深山大澤。莫通音耗。仗執事履虎。復親漢官。眞再生也。昇庚辰春。曾著平虎一書。淵跡不切。頃乃窺其要領。矣。大約賊巧于用虛。而兵拙于用實。可一言蔽也。賊

敢于以虛乘兵之實。而兵怯于以實搏賊之虛。不解何故。今日足辦楚事者。實惟左帥是望。左旋右抽。踰關河上。氓之蚩蚩。至有寧逢赤眉之思。此昇所大惑不解者。爲今日計。惟是感動左帥。整旅舉事。則救時第一著也。辟如爲病延醫。至則高坐中堂。不入室問症。而議藥焉。豈惟勿藥。或且毒之。病者何罪乎。今惟多方作用。使醫下藥。則病立起矣。沮溺之動陶侃。或激以義。或迫以勢。而石頭舟發。速焚歷陽之骨。是所望于執事今日者。江南諸邑陷賊。獨華容最久。瞻望官軍。不啻望救。實賴衆將楊耀澤。提兵克復。昇有詩贈渠云。百戰徵君力。斯賊良可吁。蓋道其實也。此弁可以風矣。附去新詩二首。盛覽雨然初集。容細讀報命。兵餘不莊。不罪。

戴司李

某爲賊搜索。所至破家。亡命東陵。兩姪遇害。同父皆竄。官軍忽然而至。眞如解懸也。辛苦歸來。病痢浹日。力疾拜見。老祖臺。于舟次。修弓之餘。

不敢更談天下事。退而深念。有不能墨然者。條陳守城事宜。願與衆公言之。乃殺賊事宜。則未便露布也。夫賊得一倡義之民。則卽刻屠割。而官得一賊。必服念旬時。民畏賊而賊不畏官。所繇滋蔓也。愚以爲除賊在殺耳。而當事者喜言罰。真賊必窮而無賴。而捕賊者概求殷富。畢竟罰不可得。而賊以淹留得活。良民代賊困斃。而賊且高枕無恙。昔之望兵有如望歲。今日苦兵不帝苦賊。此某所痛哭流涕。不敢言而不敢不言者也。且賊退則急治兵。爲防守計。不應一味搜索。懇乞祖臺以殺爲生。察私于公。功德無量。止止爲下邑。祓除一朝之患耳。

薛諸孟評 作賊無恙。抗賊必死。小人見眉。

曉安能不靡然從之耶。噫。

荅關賊僞令江一洪書 有叙

崇禎十六年二月二日。關賊陷吾邑。挈

家舟居。在洞庭中央。五月餘。已乃僦居

濱陽。爲獻賊所偏。復歸華容。竄跡南山。

深處。賊帥移檄僞令。幣聘來餌。余將它徙。而水涸失舟。不能挈家。權作書以絕之。

恭惟台臺文武爲憲。將相兼資。有如此才。而不偶。將無宰相之過。生當斯世。以有爲。不虛造物之意。昇荆之野人也。半生馳驅。無益勝負。退而稼穡自好。鹿豕爲伍。草莽之義。不見諸侯。末通姓字。忽忽德音。自天際來。此古人捧檄色動之日也。雖然有說焉。自古天下處陽九之厄。則有

弘濟時艱。爲所欲爲者矣。抑有退而自匿。惟恐人知者。兩者並行。天地不悖。自昔越王攻吳。狗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則昇今日事矣。昇生於世。三十有七年。老於塲屋。難博一第。可謂無才。卓錫無地。嗟來輒食。可謂無行。妻妾更番。未有男嗣。可謂薄福。五年前。得足疾。痛苦後。繼以麻木。坐起俱須人扶。其能據鞍上馬乎。邇來閉閣。調息人事。都絕。富與貴。非不欲焉。辟如嬾人。慕作男子。非其

質已台臺慈賜慧眼幸爲請命當路待以不臣
不友之格俾得耕田鑿井無煩帝力受賜多矣
謹對使百拜力疾報命從此深山大澤國門市
肆之間踪跡不常姓名非一台臺雖欲旁求物
色不可得已狂奴故態要不失嚴氏家風一笑
薛諸孟評起語少婉未固峻絕辭此輩聘
法應如是

又

昇初未嘗以身許人讀書萬卷未博一第國家
于昇何恩四壁蕭然靡有旅力其何能爲而足
下疑畏乃爾過矣過矣且昇不爲周之頑民足
矣不食周粟爲商義士足下亦安得以太公廢
伯夷哉足下聘幣物色不能得願加以兵家在
一舟天地之大何所不可其肯以身就戮乎博
浪沙中大索十日不獲此中大見本事昇非足
下所能得也鳥既高飛羅當奈何足下無復爲
意幸甚

薛諸孟評想一面已掛泥行矣

卷上
九終

高彙旃

恭惟老師身名兼得出處咸宜君子之樂有三
幽人之履居二化行江漢思齊之頌方增教立
河汾太平之策安在某于老師中心服之矣卽
老師將無曰惟我與爾有是乎具區舟頭分袂
後假道錢塘新安南昌入楚適被兵掠刀痕在
身還家遂無復作人間想買山之高且深者青
松千餘株投老其中著就平生未了之書可五
百卷學使歸楚者若長垣邵凌玉崑山劉帖瞻
宣城狄陶林皆給書傭就家鈔寫未卜何施晚
得關西劉秉三載梨千片入貴郡梓行此自老
師二十季前未了之願未踐之諾幸共尖此須
彌也離池筆塞不宣

又

寄書未答或浮沉耶異時黃鵠磯頭顏氏子曾
當首座頃乃作泥七觀乎七十子羣上從政結
駟連騎陋巷應覺削色夫子定不作如是觀也
昇季四十三生一男五十三失之後復生復失

讀書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讀書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四

又

又復生造物如此動人昇能應之以不動則它無足動已初疑克隱久乃安之如長素僧不役顧盼人間鼎俎園廬靜爽又如海中方丈仙人不屑上天矣但苦集枯既思克腹又難遣心如何如何未刻稿思爲我捐貲梓行自昔五秉九百不聞饋餉屢空之子昇乃如此非望復來盜飯之訕耶

劉秉三

憐才不必才好色不知衰自是盛德事春花映

瀟湘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又

何限感郎獨採我則宿緣然耳瀟園集仗先生刻成受賜非小端丁購帑江南馮驩之鉄再三彈而主人應之將錯就錯耳世事不可見憐若人亦稀豈可再得一劉先生令渠分半去乎先生收此一老門生自是陸家荒莊蒼七者毋代人感恩代人報効不妨取償于渠也

李共人

別來兩載踪跡頗在人間井上有李仲子惡能廉乃得買山築室蒼松怪石之間結構如意坐

卧皆爽眺聽無方父著書兒識字不問人間漢魏事也獨思此生七歲能文十歲能詩各根在未始有始之前自分珠玉應在都市何得深山大澤耶杜陵云我生何爲在窮谷終復起坐萬歲集于我心戚七矣柳州云知己者如麻過矣知己定無多七適不得其力耳余虎臣高第老兄曾記弟蒲筵推算獨許此君否天下事果然有命此君如無絃琴不鳴自佳今且鳴矣

又

瀟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又

四十前所至輒遭話如影隨形脫身無術常以文中子止謗勿辨法處之五十後並不入耳矣三十季來遠友書至皆傳弟死今兄復云然弟乃在人間此謗或不須辨也

郭用秦

三十年不相聞未嘗一日不在心口間黎子方會語弟云凝碧池頭先生言念平子不置則知無置平子時矣偶從李共人架上讀佳刻真快異書中有拙集序七中有無言而嘆息五字使

我飲泣我等各持一帙續古之人活皮毛不值一文乃思賣骨爲身後地三疾得二狂且愚矣

夏稚光

石門屏序構就頗有傳神阿堵處自昔徐文長陳倉公徑以布衣銜署當路屏帳傳之兒孫作骨董觀楚人無足語此者使某作代筆人可哂也拜惠頗多更似有望雨雪之後思益霖霖爲野人天者難矣

邵二韓

韻圖之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又

老祖室居官時如不得已頃乃適得本懷矣知味者不喜甘甜爲其無味也養生家且怯其有毒今日仕路並不甜但有毒可置勿道耳旅食江市故園三千里定知味苦正堪咀嚼自有回味時郡志已借重列傳謹復

張孟倫

昔友有與予同舟者安流時無人色惴恐不住口及風至衆亂果安靜無一語不佞季三十卽歎老今老甚却不歎也賢情東門苦厄惟以無

復望者居心以不可知者聽天耳不佞前此遭厄時詩較工恭較穩何也心苦則細樂則粗也讀書亦是度苦厄法無所用心則憂從中來矣

又

八識手錄分疏壺爽容細看完壁釋教非空只是一個大耳子每將人國作本紀觀人家作世家觀人生作列傳觀盛衰得喪一覽無餘直且尋事安得不作夢幻觀如此看破一切便脫種種苦厄不須談禪讀南華也風爲高低竹馬先後便是兒輩得喪乃至哭啼矣

韻圖之集

卷之九 尺牘

三

又

陳鹿野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爲時輩人言耳同是舊人不相聞問何哉讀尊公大人狀受享天人者九十季無餘憾矣捐館四十季先生季近八十而哀已不已五十而慕其大孝矣何以處七十八十者乎大孝必得其壽孝子之季過其親周文不滿百爲武畱也君家將無然歟老季固于筆墨尤持譽墓之戒獨爲君家愛敬或說一篇大

好文字，附以不朽。

又

墓志須得丘隴荒寂。陵谷不可考。賴有此文。乃貴于志耳。會以此語人。人大咲。然于志人墓。輒削其孫子及葬地。先生其自增之。

王闇子

近刻一帙呈覽。此道昔人比之市中平頂冠。有人看。無人要。今日並無人看矣。辟之酒家。求買酒人。不可得。比一空手來飲者。亦不虛此席。但

瀨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三九

又

恐酸酒偏人。則奈何。所示語錄。看自家不過。言人不善。爲可耻。二段某生平無滿意事。亦無信得自家過去處。乃言及此。先生亦復見許。過人遠矣。

又

來教將某銜量古人。竊謂適望。顧某亦有自信者。實有過古人處。則由其不及古人故也。古人之名與實。迥絕于某。遂任意不檢耳。李白曰。試萬言。倚馬可待。幸與時無試。李白者。試之未必

萬言立就。假使倚馬萬言。其言果有當焉否也。某苦心此道。既竭吾才。痛快處。防其痕迹。融鍊處。防其雕績。僻則傷雅。趣則近詆。不勒成。不闕提。諸凡咄嗟應酬者。概不入集。其中好語。妨其數見發端。不令詳盡。皆古人所不免者。而某皆不敢爲焉。先生但看柳州非國語。十九無當。昌黎于進乞赦之書。彌望一色。又連舉君臣父子五倫。分五段。一個腔調。占許多。東坡詩生吞硬吐。無餘韻。無餘味。至其尺牘。每遺一事。移一官。向人遍說。令人厭觀。諸如此類。或爲某首肯也。夫子賢于堯舜。豈其然。却果然。比嚴子于蘇韓。何啻尼山于二帝。要可與知者道耳。

又

貧不如富。此難翻之案。所勝富者。博得一遊耳。萬曆時有劉山人。無以自活。則向沿路在官者。索勘合。不定何往。馳驛得食。幾遍天下。洵佳話也。弟不甚貧而喜遊。先生不能作地主而喜作地主。亦佳話也。

瀨園文集

卷之九 尺牘

十

又

瀨園文集卷之十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家諸孟甫評

洛川 劉 繼秉三甫 訂

劉生韻雲門甫

壽文

賀周葵仲壽文

攻自周秦已來士之負才自異者其所趨止萬有不齊而知已之感則其符節也夫使天下一日得一知人之人即天下無事矣何獨自爲地則然哉大約造物者生一人蚤生一知人之人要其分量較遠且大于受知之人傳曰薦賢賢于賢誠不易耳竊嘗舉其大端有公其人僅一階後足以知若人者昌黎推尊孟氏不在禹下而埒仲尼于墨翟何也韓之智止足知孟孟之智乃足知孔也此後學之知先輩也有加其人一等後足以知其人者鄭侯之器大于淮陰汾陽之材全于臨淮梁非邑敵而邑敬之愈非郊

比而愈愛之辟則叔賢于仲皮賢于產也此先輩之知後進也尚有說焉詩至于工部而永叔薄之永叔非不知詩者文至于太史而子瞻輕之子瞻非不知文者無它爲其異已也同一顏子而曾氏愛其若虛端木氏愛其知十無它亦各自愛也此又人與人同而後快恒情然也學者挾持所有以自獻于名公鉅卿之門其人未必大過于我有諸我者皆彼所無而欲其咄嗟邂逅之間爲吾知己不亦難乎昇生于世三十有五年未見有一人知我實未見有一人大遇我者十餘年來君子之至斯者未嘗不得見而知我者乃益希以此不樂見君子之至斯者庚辰秋聞葵仲周先生謫遷巴陵則心動無何署事澧陽路過章臺集同社諸子挾詩文如千卷贊于道傍抵掌逆旅之次爾時人人先生在春風中耳嗣後澧中人傳先生噴噴稱嚴子不去口辛巳春乃獲信宿聚首岳陽樓畔自夏徂秋兩渡澧水遂成平生快事也先生愛我如子敬

我如賓、教誨我如門生。解衣推食我如故人。至其嗟異我也。如魯連、李白復生。相去三百里。未嘗五日不嗣音。時月之間。箋劄盈案。高可尺許。爲我築宅。爲我卜姬。脫換我于襦衫隊伍之中。自古至今。書傳所載。士之負才自異。受知各公鉅卿。不知凡幾。未有若昇今日之篤者也。昇不敢謂智足知先生。退而思昇所繇愛知先生者。亦大可見焉。卓錫無地。四壁皆借。不能無求于天地。故行也。嘗在清濁之間。而先生處膏不潤。無纖可欲。是廉弗如也。氣不勝志。異懦無爲。諫草成帙。次且莫上。而先生孔武有力。不畏疆禦。至其身親百罹。出入于險。保全善類。尤難事矣。是勇弗如也。賦性疎慵。不耐繁劇。柴扉畫掩。避客竹間。而先生躬處盤錯。勤敏自喜。晨躋公堂。五官並應。幹理有方。洪纖皆獲其宜。四方問字。至者人人充所聞。而歸是才不如也。流觀書史。僅得大畧。文思遲拙。手不從心。而先生多識大蓄。莫窺涯際。頃刻萬言。文不加點。夏秋之交。兩

番賦別。刻燭成詩十餘首。昇皆不能卽。是文不如也。凡此皆先生所大過昇者。夫昇所矚歷落三十餘年。無一人知己。甚至不能一自容。昇于天地間者。或以佼佼岸異。加人二等。自貽伊阻耳。先生方且加昇數等。固宜其乍見而奇之。屢顧而有餘喜也。若乃目矚時艱。誦言如醉。臧否今人。如論往古。面白胷臆。雖尊與親。不稍諱焉。每當酒後燈殘。條獻百端。不能自制。辟如晏嬰季札之徒。蔓艸相遭。幽隱畢吐。此又昇與先生所譚同而後快者。二人同心。其臭如蘭。昇之受知先生。不大可見乎。夫知己所在。惟已知之耳。叔牙之知夷吾也。夷吾不自言。誰復知者。維時值先生覽揆之辰。昇不敢巧它人一言。而自宣厥懷。以爲祝。昇聞之矣。自古知人之人。非但其分量過人也。併其福澤亦然。是故管氏不顯。而鮑氏世祿。于齊先民有言。知我者古。豈虛語哉。請卽以昇爲先生壽。昇豈智足以知先生者歟。

李某六十序

古聖人之治天下其勸民以善靡不至也苟有
諸有不善則刑賞及之至于門閭巷服御飲
食皆齊榮辱之殊以動天下好善惡不善之心
外此而羣羣貿貿不能爲善不能爲不善之衆
則又待其將老而爵以隆之廩以贍之蓋民自
六十以後一日皆若所尊且養也天下之民亦
各有其老之將至而各知其將有祿爵于後也
民之望老如農之有秋如近世諸生之薦明經
有官職于是民自少至壯莫不愛生惡死重畏
犯法思養其身以獲後利而天下自此安靜無
可慮是故敬老尚齒爲聖人治天下之一事而
推廣言之可以得夫政治之大備矣後世民之
爲善爲不善無以榮辱于人又無爵祿以待其
老自是賞善罰不善與夫敬老尚齒之旨不行
下朝而猶萬一不廢于鄉鄉之人有好古君子
出焉其力不足以罰不善而猶足以賞善于是
知某之有善行而且高年齒也則率厥衆而爲

之壽亦幾幾乎王道之易矣邑之有某古狷士
也未嘗治儒術而望重于儒行未嘗登仕籍而
聲烜于仕林其生平敦信義重然諾其尊人蚤
去世弟妹婚嫁悉爲已任歲擇師教若弟卒觀
厥成廬產皆已力皆以公諸弟其弟亦克恭厥
兄一時急難禦侮簋豆和樂有古獨行之風正
恐今之治儒術登仕籍愧此者尚多也今其年
且六十其鄉人思以壽而問言于余余感夫古
昔聖王賞善罰不善與夫敬老尚齒之典不行
于今日而重成夫諸君子卓行古道之志以無
失勸民爲善之旨是爲序

薛諸孟評

尚齒是古今第一美政自力則

料不設進士多少年之獵華遺本者言及
重農尚齒譁然笑之矣予爲里中長者壽
序每申此言千里外何幸又有嚴子

壽劉廣乘文

庸人雖百年存。非必有故耳。不然必觀其所授之才。才盡則已焉。必觀其所立之志。志滿則已焉。以言才則孔與顏亦各畢其能事。也是故呂聖蹇叔老益有爲。以言志則葵丘已前葵丘已後。兩小白焉。彼睿聖武公暮而靡盈。卽壽相也。乃今知所以壽先生矣。先生以崔應起家弱冠。負風譽。然且醇靜澹泊。如無所挾。不類少年輩。爲才所動者。廿年已來。居官幹寔。所在有蹟。近民必見其惠。近主必行其直。治邊則戎馬不迫。其郊治腹則稼穡皆宜。其里庶幾古社稷爲悅者。須臾以物論解節。命下之日。卽理歸舟沿路成詩。如獲初懷。此何故哉。凡人之可進不可退。可退不可進者。惟其才有限也。果才則無不能。無不能則無不可爲。又安往不自得焉。憶子總角時。一日從估客扇頭讀先生詩。凡二十年。乃得周旋先生之門。先生既貴且長且賢于予。其學問亦博且與于予。予舉止踈慢。交勸若平等。

清獻文集

卷之六 壽文

八

清獻文集

卷之十 壽文

九

而先生顧謙謙如嚴賓之臨。經與之餘。旁及天下事。脩然如有不逮。予觀其門庭蕭條。僅御書嘉總不似近世畫錦堂中人也。久之出其生平所著書。若史言。史微。史議。及天象地輿。可百餘卷。卷皆短冊細書。行草參差。每卷注終始歲月于簡首。予默然心數焉。前此孔棘我園。不已于行之日。皆先生探奇搜秘之日也。它人伏處甕牖。屏營絕俗。所不必得者。先生乃于不遑啓處時得之乎。予觀其四壁皆書。几案蒙茸。夜寐風興。時或節勞振倦。亦以墨池漆板從事。予然後知先生所用心。蓋未有已也。它人視先生不啻九朝先生自視。正如一簣耳。先民有言。惟恭則壽。予讀周書無逸一篇。則又知勤乃所以壽也。若先生者。不既恭且勤乎。夫恭且勤。皆原于其不自滿人之畢竟。不自滿者。其初所願者大也。然則先生之志大矣哉。宋代名臣若杜正獻。富文忠。司馬君實。皆難老。今終皆本于多才而好學。夫人未有無故而好學者。猶之天不無故而

生才皆將有以用之也。先生固可退又可進者。
生斯世爲斯事而思盡先生之才與滿先生之
志雖百年吾知未足也。今其年纔五十有四。後
此可涯涘乎哉。

薛諸孟評

具經世才而壽者其延促皆大

有關係。勉彼蒼亦陰相之矣。此序吾正愛
其鄭重

清江文集

卷之十 壽文

十

李太君壽序

昇辛巳夏。受知彙旃高先生。壬午秋。客鄂渚。受
委成楚史。六閱月。不去其門。維時先子以布衣
肇祀于鄉。余啣命歸。如不勝也。頃之先生走檄。
以明年太君李夫人壽六袞。告吾楚北。古孝子
助敬之義。余黽勉爲太君一言。呵凍吮毫。遲思
數四。未克就。無何寇至。余家在一舟。沅芷澧蘭
之間。陽晃爲侶者七百餘日。始脫身來。天子所
則。病悸不寐。又兩月餘。憶自壬午冬。迄今。凡三
基。轉徙瑣尾。辛苦萬縷。日夜持先生檄。不去手。
蒙茸湯滅。微有字形。然後一言。余思宋代南渡
後。河淮無寧日。人主猶取張呂邵馬諸大賢表
章未艾。今國家之憂。非余所應憂。余幸得出大
賢之門。余亦言余所應言者。爰是櫟登走晉陵。
踵門爲太君壽。百拜稽首。宣厥懷來曰。子讀大
雅。至魯髦斯士。則以爲盛德至善之實矣。篇首
冠以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抑何遠而有旨也。夫
授徒講學。古昔五百年以爲期。至不偶也。國朝

自正統後，實始設憲臣，餽厥官，崇卑濶遠，士子遙望督學之顏，如帝天不可親者，三年纔兩日。于古師弟子之誼，無間。獨彙旃先生師吾楚，循循然，旦夕進諸生，往復若平等，才不才無倦色。援其尤者，俾筵俾几，歡如故舊。詩所謂古之人無斃，未有無斃若先生者。予私謂英才教育之樂，至今日克享其實，因以攷其生平俯仰天人父母兄弟，蓋庶幾兼全君子之三顧，惡知淵源正復在是乎？自聲野諱士宦彙旃尊人先生以家學師

漸園文集

卷之十一 壽文

三

先生王敬存誠，在宮自爲儀刑，自符領哲季者，既猶德音，而京室之婦，想當爾已。漢人有阿其所好，比其書于老明周易者，古今譏之，并不依復擬太君于文母，豈無見以居此乎？語有之，相士于窮相女于慙，先君子非名士也，彙旃先生肇祀不疑太君，非有聞于人也。余比于文母，予與先生各有其誠，然不欺者以相發明，如論古史如觀他人，未嘗以爲親，在則然，予所謂言子所應言者哉。

漸園文集

卷之十一 壽文

十一

薛諧孟評

彙旃二尊人多盛德之蹟，多盛

德之報亦多盛德之祥，如所咏白蘭等種

種者，不勝述也。得此古澹蒼練之序，可以

冠吾吳之囁囁兒女語矣。

歌先生功德不衰，其能不詠歌及太君哉？夫世之衰也，有名士，又衰乃有名女，周秦已後，嬰母知廢。陵母知興，以迨劉髮，留行鬻環，給軍皆不幸而聞于世者，太君處福履純備之日，朋壽偕老，漸暨曾玄，非有聞于人，人自聞之，大約聲野

壽王觀察文

余讀周書至無逸一篇則知勤乃克壽已讀詩至頻水之三章飲酒思樂用錫難老又知佚亦克壽因思以穆天子輒跡在山海享國百年並列無逸未敢也因思睿聖武公年九十有五髦而好學榮啓期亦九十有五鼓琴自娛兩者皆壽徵爾雖然難言也君子用世則夙興夜寐出世則帶索鹿裘恒獲一焉若夫以經營四方靡事不爲之勞臣又欲其偃仰自得常有閑泰則

淮園文集

卷之十 壽文

一

天授實然何容易哉荆舒有云才所以養生也學士大夫各展厥才以永年余不佞今日敬誦斯言爲我公王先生壽春秋善不勝書則一書從其重爾公衆美兼涵非可一二數從所重以言公公則古才人也公以北川世閥起家爾雅多識以蓄盤板幾穿煙雲並生遊宦三十載所至輒疑奎壁登峙臨流脩然以適也顧其居官幹實盤錯益利盡瘁正無虛日余楚人也解言楚事公以治行者金陵特簡廉禮維時澧城鬱

然榛莽中民散而兵驕公下車則刑于紀者一人而兵以輯爰是斬木開道招鶚集鴻而居之築壘伊始垣園更置買犢貿種分厘畫野日不暇給頃之狼角且奮烽燹環繞公身親矢石水陸交應八戰八克計薦以食胃以寢者九十餘日迺奏厥績公之勤非人所克勤然而橐弓幾何揮毫成軸澧則有詩岳則有誌畫攜壯士夜集詞流戶外之展自滿花間之屋漸多公之佚正非人所克佚也維時屈公三百甲子一萬八

淮園文集

卷之十 壽文

二

千日之期天岳閩郡若州若邑若衛諸大夫函馳山中賁予一言爲公壽予思公之治楚也和民民不敢犯威兵兵樂爲用臨下以簡吏不欺時謂舉贏財不匿辟國居然蕭韓名家仍是班馬轍跡幾遍桑野執掌不碍琴書公洵才也公之才洵天授也惟才故靡事不爲惟才故常有閑泰勤實克勤佚亦克佚天所分以壽古人者應合以壽我公豈有涯涘哉夫才之難也天亦知之天自生才天自壽之以公之多艱百折解

險濟否克有今日疑亦蒼蒼者呵護使然它日太微之旁歌南極者必我公也學士大夫觀于公得養生矣

薛諸孟評 引川壽考皆第一流人而表章

仍自有體

壽張總戎序 代其部藩作

古稱絳灌無文隋陸無武明乎兼材實難也乃若人言山西多將山東多相西漢無相東漢無將則雖天地亦有所不能兼耳以天地所不能兼而兼之人以古人所不能得而得之今人此則張公今日所繇傾動當時矣公發祥西北少事制科慷慨時艱遂投筆志弓矢轍跡幾窮山海因卜渚宮宅之控扼要會古稱用武地也重以養花種竹樓臺歌舞所在如意所謂靡國不到莫如韓樂始得此意焉爰是四方冠蓋之士乘傳至者莫不邂逅盡歡託以平生聲施當世此其繇已丙子夏冠薄荆一宿不知所往公功居多頃年邸裏震鄰龍臺無恙咸識所自朝廷聞而嘉之授以貴陽都閫之任爲今日萬夫之望矣更有說焉自昔頌召虎者錄異先世美方叔者攷詳素履古人重選將如此迨其後以大將軍嫖姚之從來武安西河之生平而任顯聞立功名非其質矣張氏世有勲勞紀在太常其

伯氏仲氏皆有聲詞苑公千塲縱博幾處報仇之餘亦復動準尺寸惠加嫺睦爲古獨行君子之事之二者皆古今千城罕事也某與公爲平生交維城抱疚竊喜良翰有人值茲覽揆之辰思一言以爲壽亦惟是爲天地公愛此才而不敢及其私

薛諧孟評 叙一人必使此一人聳頰掀動

張樸餘明府壽叙

青城老人邨有見五世孫者不知監醢厥後漸通五味乃僅百歲飲食所以生也養生家務節損以永年推之財利亦然國家而進理財之臣非氣運之福也匹夫而析秋毫血氣之衰也延與促非開天道人事寔然乃其在長吏則自清厥心而受賜便在羣生卽蒼匕者佑之矣余舞象時聞先君子言百年來未見廉吏余年亦近七十矣乃今僅見我公張明府也古史稱廉吏則范萊蕪寂著耳萊蕪故肥饒地匕饒則吏雖廉而給民亦不甚解懸于廉華小而僻土物外下無可生之財上無可言之利乃其田下下賦上上其困已甚前此積弊難言至公而熾毫不染众咸目之賦清則徃與俱清無蕪甲處矣俸入幾何數米斷飲蕭然如寒士鮭蔬負販者覆以公堂爲利杖笞無緩關市弗問饋獻盡屏莫解何以自給使釜中不塵也又有不解者廉則必亢公謹恪上官雖簡不缺廉則必儉公時有

頌賚于人。枉梁廟寺。靡不相助。廉則必刻。公恕而慈。且恕則易玩。而常有餘威。之行。獨使悍猾者。歛跡而平。民仍樂近之。又不解何以然。犀取照一過而得之也。蓋已正。則物自正。至誠則罔弗動。厚重不飾。則制人于無形。幹理有方。則事集而不擾。積迪不催而足。宿弊不革而除。民無比情之訟。情且不訟。士無非公之事。公并無事。貧者俯仰無憂。富者寢寤不驚。公亦優游有餘暇。退食則卷展。卽景則句佳。心閑物閑。城頭姑射在此日矣。維時屆公誕辰。僚若屬及鄉大夫士。以予智足以知公。又不阿所好。又敢盡言。不恤也不救。言于當世顯者。屬于言以壽。于思古史。但稱廉平。漢以後始尚廉能。野愛其平。而朝賴其能。公之能而適以平也。朝與野咸推戴矣。養生家每談莊老。七氏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莊生云。志潔如玉。可以久長。請爲公券焉。夫天道人事。或不可問也。然極其至。仍不爽若我公者。其至矣乎。公之鄉。自白沙稱儒宗。忠介

著清節。而文康梁公。其泉湛公。皆以冰蘗居高爵。介眉壽。梁公年八十。湛公年九十。有五浮丘白。崔競隆青。城久矣。今公之年未半百。後日以卓異。秉鈞且爲國家氣運之福。何但福我華人也哉。

年來應酬當路。概取宿稿。改換啗啖。成篇盡不入集。獨爲令君。寸寸寫照。紀實不虛。中心好之。然爾。自識。

伍相菴壽敘

嘗思聖人之言至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惑焉必如是然後知人人不可知矣安得盡天下人一一詳審若是哉曰此非概爲天下人言爲天下一二盛名之士言又非爲道廣泛愛者言爲平生耐久之交老而彌篤熟諳而洞悉者一二人言也吾乃今然後知伍公相菴矣公聲氣盈天下跡遍名勝旁及幅員之表而于予似篤予亦略從天下士大夫遊獨篤于公自尊公藤侯大人結言于予公遂以柳州先友之誼見收予因爲忘年交今可三十年相看皆老伴手持郭有道六十名家一卷公實異等予年七十又五公年五十天下士大夫爲公壽屬予言予正思爲公言不敢辭也夫人生五十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大半矣前此之在我者既著後此之在天者可卜矣公負宿慧擅蚤譽下惟勤敏家積萬帙詳確靡遺每予一字或譌輒代點竄質疑問難數百里往復如同研席圓居接應如理繁

劇日不暇給而下筆造次累幅不可了與人交表裏洞達晨夕素心賴以舉火者不勝數四方乘傳及擔簦而至者無虛日投止如歸它如排難解險然諾不侵一與尊公大人不殊予每怯其肆應而公無稍懈也視人者視其所不取視其所與公以獨善之身澤加于衆持公所行事以問天下其誰曰不然而因以溯其所由來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而不量力不隨緣則善不可爲爲之必不由中久乃敗矣伍氏以三不朽名家青箱累繫不啻江表七葉黜伐爛然紀在太常至滕侯大人而式廓其風公乃循循爾雅以世其業其天授與人力同符今其墳簞聯翩彙獻倡和王對綿綿未有艾也是以非有求焉而人日至其門非有畏焉而人不失其色非有得焉而樂此不倦蓋中心安之矣四座嘗滿春風遶席入其門者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人生天地如此受享而不克安將載馳載驅不遑啓處而安乎抑蓬蓽重局集枯酌泉而安也予且

觀公察公以語天下。又誰曰不然。天下士大夫果以予言爲然。則以是壽公可矣。夫此則五十以前公之大半事也。汾陽西平皆在五十後大展小者若內史之書。仲武之詩。名家皆在五十後。後此者伍氏三不朽再見于公。天或假予年以視以觀以察乎。予七十時曾自爲文以壽相。菴與予耐久之交。不作它人觀古所謂第二我也。爲相菴壽金以自壽。

先生每爲人作慶讚語必援據才德以爲難

讀潮文集

卷之一

壽文

十四

老之徵此唯詳及心術素履更不俟外引一人溢美一語而已。自津津不盡想於知交最篤者應當兩爾。毛文茂。

瀨園文集卷之十一

華容殿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案諧孟甫評

毘陵薛 耳仔鉉

甫訂

洛川劉 統秉三

祭文

合祭王席之卜馬文伯文

嗚呼自孫子雙玉死吾無與爲辯者是惠與莊相失也自白子仲清死吾無與爲護者殆坡公

瀨園文集

卷之十一 祭文

一

之思原父也最後王子席之死吾無與開口大咲者則子荆之哭武子也又月餘有小馬氏文伯之喪吾無與爲善者則子產之哀子皮也嗚呼諸君子知我哉亂離已來近再期苦冠苦兵苦荒苦疫吾同父十人存其三同王父十三人存其四其它小紅總麻之慘或埋或否更僕未易數吾皆不能忘情獨念此數子不置數子中仲清死差久子雙以壽終其使我不能遽去諸懷者則席之文伯兩君子嗚呼叩須我友從來

瀨園文集

卷之十一 祭文

二

久矣若兩君子者非朋友之謂古所謂第二我也予性沉鬱望席之則趾高予偶飛動見文伯則容歛予文好奇席之尚嫌其平予文就平文伯猶病其奇兩君子寔常我弦我以爲我平生之交蓋自編荆執荻以逮讀書作賦三十年如一日懷抱古今寢餐戲謔胸中濶然不慕一切乍見則咲口無已久別雖流言不入文伯常苦貧予不敢有餘席之博一第予不見不足此豈復有人我相者乎文伯之詩如三河年少風流自賞文伯之文如清輝麗蕤光艷無數草聖忽發狂鮮莫止顧其人厭厭如泉下不稱其才常以是爲若病席之之文之詩一如其人雄姿英氣千夫辟易中表畢肖而皆不壽何哉嗚呼席之終日咲今復咲否文伯終日憂今復憂否倡予和汝百惟填胸一棺戡身萬事都已不亦悲乎兩君子皆無父母有兄弟有文有子皆可以死國破君亡我等正以不死爲愧兩君子則何憾獨予之失兩君子不啻左右手所謂嵇阮既

去爲時羈縻。酒壚塵柄。邈若山河。人生幾何其能堪此。憶昔予初生女時。兩君子皆有二男。席之求婚于予。予不協。以許文伯次子。非有擇焉。天作之合也。予不敢以兒女淚哭文伯。流離之餘。山川悠阻。爰是合二子于堂而祭之。吾井邑以外。凡爲吾友者。舉不相聞。近再期。聞王子柱河。袁子子來。相繼死之二子。則皆有母。皆無子。皆無兄弟。不可以死者。伯虎有句云。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倘亦與兩君子及孫。

蕭子雲

卷一一 祭文

三

子白子。結伴泉路乎。則猶然故鄉也。其並受吾祭。未可知。嗚呼。諸君子知我哉。尚饗。

薛諸孟評

哭二人便令二人欲生。又幸引

數人皆欲生異哉

祭李含章文

崇禎十五年壬午秋七月。昇同吾友李子世格。客武昌。聞老伯梅孫先生大變。昇與金子先聲。曹子國楓。薛子世望。抱持世格。踊而登舟。暴雨如注。蒼黃分袂。慘然不憚者。十數日。因與諸君子約。闢事竣。卽溯洄江陵。如古禮。行外姪事。諸子皆如約。獨昇以楚史留武昌。四閱月。始歸。經理先君子。秩祀鄉賢。可二旬。無何病甚。不粒食者。又十日。然後走奚。更宜一言于先生之靈前。時先生卒。哭且既塋矣。不與祭。如不祭。故不敢言。莫不及期。故不敢書。日嗚呼。先生知我哉。憶昔昇生于世。二十有七年。屢試不第。而失。蓋父又三年。失吾母。自吾母歿後。不第者又再矣。昇則鮮民耳。須此區區者何爲。獨爲此一二。知我之人。不敢怠。追所訓一二。知我則先生其一也。憶昇以丁丑喪吾母。戊寅讀書江陵。昇則窮人也。是年窮最奇。日食粥糜。下箸皆薑韭。而未嘗告飽。坐卧市肆中。呶呶之聲。與屠沽相失。

所寒暑雨，不啻中露。一夕床足頽，墮地疾呼，鄰人驚起。又一夕雨集，几案皆浮。明日赤脚泥中坐，鼻比訓生，徒何其奇也。以是病濕，跛不能履者三年。寔維先生飲我食，我得不饑，解衣致炭，得不寒，結松爲棚，得不燥，床折則新我榻，泥中則席我地，夙夜所需，皆先生物。予以是病腰足者三年，畢竟獲瘳，則先生實維生我矣。當是時，昇年三十有二，未生子，不知可憂也。先生憂之，爲捐不貲，卜一妾，主僕婢妾可五六口，館穀屢

月而歸，惜也。其婦五年于茲矣，未舉子，假使幸而生子，則實維先生子我矣。嗚呼！先生知我哉，或謂子曰：「若知交滿天下，中心藏之，獨一阿恪先生愛其子，因及其子之友，人情然也。夫止慈止孝，均之聖人事，正復不易。若乃知己所在，蓋難言矣。才如子建，通如山簡，慧如靈運，而父皆不以爲子。何況及其友哉？嗚呼！有文不朽，有子不死，况復文人爲文人子，如先生者，亦復何憾？獨是先生視予猶子，予不獲父事，區區思博一

第不可得，而聞變濡滯，不及期，又不與祭，昇乃不得爲古人矣。嗚呼！先生知我哉，欲報之德，同我二人尚饗。

薛諸孟評：鼻比主人非深相愛重，則此數武地，便同羈絆。吾是以思壬戌至庚午，館所邑間，雖一一非其地，而相體恤如舍章者，尤感銅玉趙子。

祭劉公文

嗚呼詩有之。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當時天下大亂。不思壯士思高年。洵有旨也。天寶後見開元。故老如見慈母。先氏有言曰。亡國之野。無耄耋焉。若爲公今日發耳。邑自喪亂以來。存者幾何。親朋可數。屈指求一七十翁。不可得。公近八旬。以難老稱。或畏或壓。或溺。不得其正者。不知凡幾。公獲全而歸。以令終。稱無不破之巢。而喬木無恙。無不蕪之園。而倉箱未敗。無或完之卵。而箕裘累葉。嗚呼盛矣。余等不哀邑中喪亂之人。而哀斯叟何也。語有之。富而不仁者。涼于德。仁而不富者。薄于福。二者均之。歿而無可思。公以世閥爲吾鄉之望。其介如石。其溫如玉。古所謂醇乎其醇。衆善無名者。庶幾近之。喪亂以來。蘆中之子。投止如歸。居然衆人之母。于是頃兮尾兮者。非鄧氏不舉火。維公之富足以仁。維公之仁日益富。燕子貽孫。令聞不已。禮福稱其德者。母哀余等。姑一嗚哀爲今日大亂之天下。思舊人爾

人爾尙饗

薛諧孟評 亂離中有如此人。洵令人思固已。乃尋嘗高齡者。予亦深喜與談。憶丁未戊申間。予疴疾。輟學往從七八十歲談嘉靖間高祖方山公事。每語人曰。此老若予齒時。曾詢老者。是百四五十。年也。如此層累而上者。再四便可脩一代史。披此益懷斯言。

黃目三集

卷十一 祭文

此葉北圖配補

祭高先生文

世之畜豕雞謀田宅皇皇爲子若孫地者非必
有害于人。人屢憎之爲其爲俗人也。陶元亮王
無功等輩非必有益于人。人敬且愛數百世不
衰爲其人不俗也。嗚呼若高先生豈俗之人哉。
夫俗之人營營白首略無閒泰者大約惟富貴
與榮名已耳。無財而貧不可謂不欲富。無才而
賤不可謂不求貴。無實而寂寂無聞不可謂不
好名。先生以世間處膏潤不事生產養花供石
之外囊無贏美是不欲富也。弱冠負奇質擅風
譽泊然不爲干祿之學顧惟注方書究內典以
自怡是不屑貴也。腹笥萬卷制作種種藁成輒
焚是不好名也。先生豈俗之人哉。先生守己以
禮接物以和邂逅相遭必有遺惠于人。僕隸已
下臨之皆有溫然之容。令子令孫後先繼起庶
幾有功德以及人有福澤以遺後。嗚呼富貴榮
名自有造物者存豈必皆爲俗之人得以先生
所得干造物者如此世之營營白首略無閒泰

者所得能幾何哉。先生風流洋溢及于予邑。今
幸窺窬予里中也。石門玄石之隈乃得有古高
士之墓焉。歲時憑弔爲邑中增一威儀矣。爰聚
一言爲先生誄尚饗。

薛諸孟評 憶先方伯又損先生當予髫齡
時呼而告曰小子識之我輩酣嬉花月旣
以自快又得清名如里中某某者終日牙
齧感感亦已不堪又得濁名將奚從哉與
此文之指頗近故附述之

祭顯考資予府君文

維皇明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己丑朔哉
祭日甲辰不孝男嚴首常首膺首傳首傳首知
首務首位首昇謹以豕一羊一列筵灌酒于故
顯考資予府君之靈柩前而告之曰嗚呼自我
父有子若孫羣羣然男女婚姻可千餘指世人
咸以爲人生快事矣定則何嘗一日食子若孫
之報哉乃終其世受子若孫累耳我父主信立
義貧而厚施庶幾實行者稱者七十年死之日
無知與不知皆流涕此非不孝輩所得言凡不
孝輩所言者兒女子事耳我父病亟視死若歸
惟我諸父至則一墮淚不孝輩進床哀號語咲
如常此豈兒女子所得而哭者然不孝輩則何
能不作兒女子言也凡不孝輩所同一大恨不
得比于人子者有五我父家世食貧壯志未展
年二十餘卽破產購經史延師友以致望兒曹
七十不倦竟無一人博一第觀厥成者一也又
不能謹身節用盡庶人之力乃至生無以養死

無以禮二也險途墮巷不愛其身惟疾之憂無
日無之三也擇言擇行爲家訓辱或至以正不
行四也兄弟讒閤相怨一方高堂無歡五也嗚
呼此豈可以爲人子乎哉然此猶共同者也亦
有其私焉我父待子若孫愚哲長穉莫不如一
安得有私然在不孝輩則各有私也首則常兒
常見日兒幸爲長子是謂家督禮不異居兒家
在二十里外至則如客兒之恨也次膺兒膺兒
日兒于諸兒中最多男行且抱孫以此貧于諸
兒見終日爲人父爲人祖不得以爲人子兒之
恨也次傳兒傳兒日兒貧甚于諸兒病甚于諸
兒而居近于諸兒兒賴有我父亦甚于諸兒有
子二人時時供我父色咲以爲歡兒何能忘我
父也次偉兒偉兒日兒弱而善病長復無嗣頃
且喪妻兒之劬勞我父較甚兒再婚我父力疾
顧謂兒日汝常有後兒何克受此次知兒知兒
日我父無私于兒獨若有私又于兒之二男諸
女若有私兒長女嫁值父死今長男婚次女嫁

值父葬。兒念此。何得無恨。次務兒。務兒曰。我父有諸兒。幾稱全福。不幸而有兒。兒既廢書。又弗力田。使我父生而有憂。死難瞑目者。非諸兒之爲兒之爲也。次位兒。位兒曰。兒造事而窮。田盡轉徙。奴婢逃竄。不可勝數。性復不馴。有媿色難其爲我父憂者。不可一言盡也。最後昇兒。昇兒曰。兒不幸爲父少子。兄以此事我父之日。寡于諸子。居家不事生產。遇人不款曲。以遺父慮。數年來。且以其身爲四方之人。父病且篤。尚未聞兒萬死矣。我父暮年而有兒。兒且有室八年矣。四壁皆借。一女在祿。不知兒且何終也。嗚呼。痛哉。不孝輩羣羣然。無一人足以報我父萬一者。人生至此。亦何得以多男爲樂哉。我父少而至孝。長復克恭。偕我伯父七十年。相好如一日。同月而歿。同日而葬。同穴而封。命也有性焉。兒輩從此善事吾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以是不至損我父孝友家聲。以是報我父萬一。至于積慶所在。或及兒身。或及兒之子若孫。所不敢知。

則天之所以報我父者。兒輩尚祈食我父之報。非徒報我父也。至戚不文。爲之痛絕。

蘇東坡評 袁中郎曰。古今文字。以家書爲

第一。以其字字真也。八嚴祭父文。便是父

後之家書。安得不快絕乎。吾目中惟見

袁中郎倪鴻寶祭尊公兩田先生文。與此作

相匹。

卷三 情至無文却是至文

祭顯妣周孺人文

嗚呼母氏以萬曆丙子四月十二日于歸嚴氏迄崇禎丁丑四月十六日告終凡六十有二年上事姑及祖姑及曾祖姑下視子若孫若曾若玄九族之內及見其八田廬邑宅身歷六遷生男若女十有六人今其存者裁九人計子若孫若曾男女婦孺可二百人嗚呼古云母氏劬勞未有劬勞若吾母氏之甚者也自我王父蚤世我伯父母年方成童我父母尚判髮當時風雨

淵閣文集

卷十一

祭文

五

飄然內外解險有至今言之心悸者矣自癸未止丁未歲一生育一切湯藥哺乳不假婢子之手每當初昏將旦呱泣滿室母氏或負之背或坐之膝左右手持一人之身而携抱男女可四五人有如人間送男大士然厥後見諸兒婦不任母道纔生一二男女輒覺勞苦未嘗不自舉此以爲訓也此不孝等輩漸長次第就學我父歲禮三四師我母躬治巾饋後寐先興靡有虛日足時父既食貧歲累不淑母氏邑勉有亡艱

難萬條有不可以言語盡者晚年婚嫁且畢庶

幾無事而頗復諸孫一如諸子凡不孝等嫁女

未嘗不結其禱娶婦未嘗不治其儀也居未亡

人者五六年床前膝下迴遶匍匐甘苦幾何入

口復出告終之日通體骨節寸寸痛苦呻吟日

夜不絕蓋吾母之勞瘁所從來遠矣嗚呼痛哉

母氏撫視諸子若孫均平如一有淑人君子之

風其事姑則爲順婦待諸婦則爲慈母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身死之日鄉里有哀至流涕者無

異昔日之哀我父其聖善未可一二數也不孝

等輩造事皆窮奉養無力母不求名兒非克顯

此恨何極當此三旬有五潔治道塲奠或來臨

我父先我母亡且五年同極之恨視母有加亡

兄域林亡弟嘉卿亡姪仲修節婦羅氏皆我一

門之痛並受三日之祭自祖以上旁及諸父下

逮姻婭凡在未盡之親俱期于赫來臨生死茫

然言之聲絕

醉歸孟評

太翁之繁太母之

情可謂各極

告顯妣周孺人文

維皇明崇禎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二十八日、
主孝孫嚴循章、孝男嚴首膺、傳首備首、知首、
務首位首昇、謹告故顯妣周孺人之靈柩前、時
以寇氛震鄰、一日數驚、移柩入山、淺塋石佛山、
祖塋側畔、未卜地、不敢書向、未卜日、不敢書朔、
造次不能成禮、不敢書祭、風鶴之餘、我心憂亂、
言之不文、亦不能發明聖善、宜寫哀哀也、母氏
有知、與特俱宜、爾謹告、

祭七兄士千文

年月日、恭服弟嚴首昇、偕男嚴弼、清小馬彬、張
士彝、謹潔壇場、集比丘衆、爲兄士千禮懺而哀
之曰、嗚呼天地大矣、有愛我如兄者乎、有知我
如兄者乎、有信我如兄者乎、初可愛兄愛之、乃
至不足愛、猶愛也、初可知信、兄知之信之、乃
至不可知、不可信、猶知且信也、兄成就我如父、
姑息我如母、受業如師、折衷古今、相將戲謔、如
好友、乃至爲兄友者、皆愛及我、爲我友者、皆敬
事兄、辟兵十年、相倚爲命、如未分形、此爲我言
者也、同母十人、子若姪、又十餘人、不報之施、無
猶之好、靡有擇焉、諸同母中、獨兄未有男女、不
事生產、然我父母、生養死塋、強半皆兄力、兄之
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兄、爲人諸父、皆然、不獨在
我、則然也、兄至性似獨行、濶略似狂、不苟似介、
放言似詼、而亟難喜施、直內方外、不侵然諾、緩
急足爲人恃、似古大俠、頃者滄桑極目、頭顱盡
改、兄獨得全而歸、之死靡他、情也、其才不獨

使有國家者得而大用之。汲長孺。朱虛侯之流也。或且爲吾代許樂陵。楊椒山並未可量。子與氏云。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兄其人與。吾不敢阿吾兄。吾亦愛兄。吾亦知兄。吾亦信兄也。兄福不稱慧。命涼于德。淹滯塲屋。老而無子。國亡家破。大難爲懷。賴三十二子。以解脫一切。乃至寢餐狗之。爲生平之癖。此外不掛一絲。其獨喜一阿弟平子。則其二癖也。吾有兩女。如兄女。頃生一子。如兄子。屈茲三旬。有五。偕子若婿。集諸衲伴。爲兄薦之。我父我母我兄。我姊昔時坐滿。今我子遺泉路。有知想爾團樂。其咸來臨享吾薦。

薛諸孟評 情至之語又能繪乃兄慈願不

肯只作兒女子語

瀨園文集卷之十二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家譜孟甫評

洛川 劉生韻雲門甫

行狀誌銘

顯考嚴公子予府君行狀

府君諱夢良字子予漢子陵之裔家富春自後唐同光遷華容歷宋迄元族最大分八支里中

瀨園文集

卷十二行狀

一

稱八嚴國初伯霖公說爲皇祖故人以客星微終于金陵自洪永迄弘正爲詞賦名臣者踵相接數傳至沱溪公泮爲諸生事繼母以孝聞性豪爽嗜酒顧輕財喜施而家益饒每大浸則溫小舟載米計戶口多少給之週逮十餘里而還或有爲公病者公曰吾耳目所不及吾力所不繼處吾自止未爲病也聖人不可學姑學其次特施濟東正苦無具耳庸何傷一夕發集于門裝獨良久而去時人異之年四十九即棄世

野史爲酒社每出不隨奚奴惟騎一驢醉則候寐墮背而歸夜闌曲折悉如人意號爲醉驢云年四十九卒子二人長諱夢蒼字子來以醇謹稱次即府君府君生而母蔡氏夢有箕星入室之祥因名曰良幼有奇慧善對偶句投書勤敏不與羣兒嬉戲沱溪公卒年甫十二遺貲爲婢子竊去伯考集諸父姻黨于堂亟欲治盜以自白府君從容止之曰無所需此可付勿道爾在坐咸嗟異之待母病十年以孝聞是時予叔祖瀨園文集

卷十二行狀

二

之嘗以其身爲人解紛秋毫無所私故其言足以服人雖矯悍彊疾之徒無不望顏而改容日行險阻之地未嘗挫辱蓋其才力有過人者抑所謂忠信篤敬義類可行者歟南支有善倫者顧乃益貧府君爲捐金賑之好言以勸其人卒爲善士而家且饒歲時饋問府君不絕又西支守正北支守泰嚴氏兩孤子也貧且病府君爲之典藥授屋結廬畢姻一如已子凡三十年而兩支蕃衍可百餘指其生事敬歿事哀于府君者亦不啻子若孫也每族衆忿爭必待府君一言始平甚至相夷反口亦非府君不定或在百里以外則傳語而其議自寢其服人如此初居河于門首有金穴電光徹夜拜而卻之已乃移居南山養花種竹深自得也是時有文子叔登者喜談陰陽讖緯日星雲氣之學往來山際講論不已因與結婚兩人以王孔自擬不媿也叔登家頗饒而府君苦貧叔登善酒獨酌徑醉足跡不履城市者三十年府君不勝焦葉而興顧

不衰間與城中諸叟結社而飲然皆不喜接見上官每邑令長至必慕而相訪求一見不可得晚年叔登應舉鄉飲酒禮而府君屢辟不就兩人異同如此男子九人皆諸生女一人適文孝廉煥卽叔登季子男孫及外孫三十人女孫十餘人男女曾孫二十人日夕周旋膝下大約訓子以嚴有弗率則重怒經年不一面而弄諸孫善戲謔或稱字不名以娛餘年嘗語人曰予年二十至六十皆爲人父向平五湖之願必待昏嫁予以是不得縱觀天下名山巨川僅一沅洞庭佳衡嶽月餘返棹憩君山之上旬有五日常不虛此生爾疾革遺命幅巾野服修布衣之儀以飲臨終拱手微笑與諸兒孫言別無踟躕意惟伯考至一墮淚時伯考年七十有七以哭府君盡哀病不起猶覆麻衣于被上月餘亦卒明年同日同穴而封鄉人稱爲真兄弟云生嘉靖甲子四月十八日終崇禎癸酉正月初二日年七十葬石佛山祖堂右畔配周氏子女十人皆

同出崇禎壬午全楚十五郡諸生請于督學高
世泰崇祀鄉賢華邑得祀于鄉例皆顯者獨府
君以布衣聲動全楚爲國朝三百年甚盛事焉
予不孝不能大其間以顯先世餘慶謹錄其實
以俟博採者如或過情非人子也是爲狀

薛諧孟評 昔人稱鄭康成云丈夫以布衣

雄世豈徒然哉請移贊嚴先生

新都令王任野墓誌銘

昔嘗與先君子指數生今之世不及親聞且見
古人行事者凡七廉吏其一也往僅一見予邑
先賢安義令事甚奇廉倍于古予私敬之爲作
安義令傳然惜其奇于廉而實短于才所居間
效既去而其民不思但在今世則必以安義爲
巨擘耳予友王杜河與予交近三年一日走一
僮持先尊人新都公狀句予一言予燒燭讀之
然後知其爲廉能吏也予竊慶百里之內十年
之間得親見安義令矣今又得親聞新都令爲
何幸也公初任東安博士卽有異聞與諸弟子
員交接量貧富爲辭受諸弟子有忤于邑令長
者公陰爲之援多所保持諸弟子心知爲博士
之德而莫敢聲謝也已乃還新都令時新都方
奢寇屠燼之餘城中僅蓆屋數十家公車下卽
存問孤弱遺吏封戶爲文千餘言以祭邑人號
泣傳誦聲蜚不絕居官至不舉火所入俸盡
以賑乏拒亡而不足已復請于監司又丐于隣

邑又勸諸大戶爲布施經紀營度一切做富鄉
公滕鄆州故事全活以萬計林年百堵皆作道
且列樹已又開灌縣河救民田設尊經閣造多
士至今不能廢也考滿治行爲西蜀第一御史
奏未及上而卒臬司胡太守李爲之治後事比
輓歸新都老小遮祭于道隨至家乃還者四百
餘人嗚呼自予與杜河友見杜河食貧家產不
及中人則已心知公爲廉吏也然未知其爲循
吏且爲能吏有如此此又加于安義令一等矣

瀨園文集

卷十二 誌銘

公少負異才長益博學所著詩若文如于卷任
東安時嘗爲輔臣某代草賀表表入上大悅一
時都人士爲之紙貴凡此皆安義所短者若其
寔行敦篤事繼母以孝聞待弟如子睦姻任恤
雖貧不悔則安義所同也公少時夜行失道遇
一老叟負歸到門忽不見嗚呼廉吏之生不偶
如此無惑乎今之世罕見且聞耳公諱某字某
石首人年二十六舉孝廉九科不第爲東安廣
文三年遷新都令又三年卒于官生隆慶某年

月日卒天啟某年月日年五十又四配張氏生
二子卽予友杜河諱嵩祚以某年月日葬葬之
先三日杜河屬予誌且銘予啣命不遲刻燭成
篇而不能盡公之善也更爲銘曰
維公廉公維公循公予聞之不死者子不朽者
文兮維公之子實爲文人兮廉吏而不可爲而
可爲兮凡今之人

薛諸孟評 誌得體銘古傳

瀨園文集

卷十二 誌銘

八

鄔孝徵先生墓誌銘

荆自崇禎壬午始大亂士大夫不相孰何近十年庚寅春予被編策蹇入郢憇石壇二三友人載觴聚首于江干旅次微雨生寒空江莫渡淅淅極目蓬蒿各殊相咲也已而相泣不自得也私念舊時假道城西未投止輒有如干故人痛飲江上今座間主人幾何矣良以鄔子孟嘉芒屨素鞵偕長君緝康至訊之則知其有尊公孝徵先生之喪既大祥矣袖出玉沙戴君狀屬予

瀟陽文集

卷十二 誌銘

九

一言以誌昔予過石壇亟問孝徵其室則遷其人則遠今讀戴君狀不啻親見其人且得友其子若孫予不文不克辭也公先世江右人居石首可五世父旦配羅氏生公甫四歲見背繼配王氏育之髫髻輒有異慧弱冠拜臨洮司理陳繼宗之門經義理學咸得其旨各大振赴童子試纔壯卽擢盤遊京師試順天得食餼遂坐卓比講學授徒戶外屢滿萬曆戊午公年三十八以落第倦遊歸省尊人頃之尊人捐館舍十載

天涯一日而克盡人子大事命也有性焉哀哀

之餘亦殊自慰維時公已抱孫終事服闋仍北游則舊從生徒通籍數輩矣公之業益尊賢經問字者日益衆再歸再還京師壬午以歲薦就壯直新安司訓居歲餘適會甲申四月十九日事因變姓字祝髮與衲子六離結伴無復人間事以羈人終于新安客舍公豐幹美髯端慤有致胸無城府而崖岸自若居京都公卿非造門罕識其面其所與交契者若湘潭李騰芳大興

瀟陽文集

卷十二 誌銘

十

金鉉江陵蘇惟霖皆大夫之賢者指不勝屈出其門者若都憲朱之馮侍御高景相得彰甚也揮使馮衍祚以轉漕客死都門公爲之殯友人李蔚溺于涿鹿公殮之且歸其櫬更爲其子娶其事王太君以孝聞待異母弟妹以友聞配謝孺人適公五十載琴瑟靜好不及十稔其爲公昆勉有亡事舅姑諄子若孫者四十年公得脫棄遠遊先公殯四載公櫬歸乃同窆歲于日以予觀孝徵公行事其少而能游似烈其老于游

似曠其克交天下士似快其落落無所遇似介其古處似有道其以羈旅終似不獲已今世咸能稱之予不具論予獨憶公生承平無事者五十年丁天下大亂者十餘年當承平時它人戀棧豈守牖下不能去園田兒女于百里之外而公杖屨走萬里濶絕數十年興不衰迨天下大亂昔之周旋井闕者觸體慨不可問而公克全而歸既棺且槨異室同穴保艾爾後嗚呼命也有性焉天之所以予公者不偶今日者滄桑極瀟園文集 卷一二 誌銘 十二

目予于公重有感焉公諱萃字孝徵生萬曆云云予誌其事因爲之銘

銘曰公非有求而老于遊一官爾耳載沉載浮它人爰居公嶺未休白骨在野公獨首丘于萬斯年維爾令謀

薛諸孟評 每紀一人必使其人形神躍躍

是問史才

伍公墓誌銘

伍公趾薛諱起宗松滋人荆平時伍氏之裔自少泰琇生忠襄公文定繼司李伙茂才公光祿丞緒五傳至公七生而頴異弱冠聲大振年三十以明經授藤令俗惑形家言死不獲瘞有百餘年者公下車勒令歸窆俗爲變它舉事皆有蹟邑人祠且碣條列爲書至今傳澄嵐異政焉舉卓異以外艱旋里下能奉母辟地巴蜀十年始還松僑居龍岡湖北居以何擊丹金陵歷姑蘇會稽所至輒有故人與周旋歲餘購書萬卷歸築室湖邊養花種竹好事者日至其門轍跡亦時在人間當路亟見公也亦不爽不惠道廣泛愛以應之人人得盡其歡于公也公不事逸幅遇人不款曲外和而內辨洞燭人隱往匕面斥人過退後以情恕故人雖憚而終親之性慷慨喜施于寒士特以舉火者無虛日尤善解人紛料事多奇中類俠且哲然晚嘗特善過格尤長者事憶予以二十年老友已亥春過訪公時

小恙延予坐床頭。戲語予。屬以後事。予咲而頷之。且云。何以處燕公也。嗚呼。何意市替而公歿。果有今日事乎。公生萬曆甲辰春。卒順治庚子秋。是年冬。祔葬忠襄公塋畔。忠襄公會玄如于。人無難色。咸執紼負土勸厥事。則公之孝友睦姻所感也。配周孺人。先公十二年卒。子二人。長篤蚤世。次子友臨。又次崔。辛丑。予束芻來湖上。輓公。因誌墓。且爲銘。

瀨園文集

卷十二 誌銘

三

又

銘曰。公生于荆。如人中龍。官于粵。如雪上鴻。隱于蜀。如雲中雀。遊于吳越。如鞍掛角而無踪。噫嘻。我公克開厥後。奕世聞風。

葵陵陳九山墓誌銘

人生土壽九十天之與我者厚矣。假使九十年優游息偃。無所可用。又或賢勞盡瘁。無了手日。均之爲此。生惜耳。勤與逸。要當及時。如嘉猷然。始芽苗。繼敷榮。久乃冷然結實。蓋自春徂冬。自朝至夕。應時領取。不厭一刻。亦各有攸宜也。乃其後不顯。亦世則冬盡復春。人生所望于天地。

瀨園文集

卷十二 誌銘

四

又

者如是。乃至是耳。吾楚鄉大夫鹿野陳君介子。友伍相菴。始先尊人九山公狀。屬予志墓。時公捐館四十餘年。久从祀于大成廟。鹿野亦年七十餘矣。滄桑數易。孺慕不衰。血淚淋漓。如侍床易簀。時予讀之心動。爲起敬焉。竟讀。則知公際遇明盛。生平不識兵甲。二十而蚤譽。三十而高第。四十而強仕。七十而懸車。閏七。可三十年九十而令終。七十年而祖豆官庠。經營于方剛。逸我以垂老。既賢且達。有文有子。蓋人道盡善而受享于天地。毫髮無憾也。公諱禹謨。字嘉猷。一字九山。世居夷陵。歷傳至公。少穎敏弱冠。遂博奧。受知當路。隆慶時薦賢書。筮仕鄭州刺史。以蕪能稱。有治河功。遷松江丞。攝華亭。以救荒著。一時名流若杜士基。喬時敏。朱正色。咸出其門。左移兩淮運副。隨遇忠州守。所至勒石立祠。以外艱歸。事後母。撫異母弟。一皆古獨行事。起復補涿州。遂勇退。以岩壑終。當時天下全盛。吏道清而尚風節。持公論。公居官廉。七乃久。

久乃差饒。故井里姻戚咸任且恤焉。園林如意。琴書贍備。結社登臨。仿佛宋廣平富彥國晚年事。日以詩畫草聖自娛。四方乘傳擔簦而過者。自造其門。如范堯夫。然人以得一識面爲幸。又如錢塘老小。得蘇學士隻字。寶重欣喜而去也。不病而終。後十年。祀鄉賢。十有八年而天下始亂。天之所以與公。豈偶然哉。長君任半刺。仲子官近侍。皆先公逝。然皆不失爲壽終。監司鹿野。則其季也。君家太丘。年八十四。終其子紀。毀瘠服。除不替。古孝子之事親。無滿意時。今鹿野若尚有不滿者。而哀亡不已。公壽九十。又思以予言。壽公于千秋。予之言不足以千秋。適藉公以千秋。予言云云。

銘曰。此一南極何壽而昌。歷事六朝。天下平康。生而功德在民。歿而俎豆于鄉。

瀨園文集卷之十三

華容嚴首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宋諸孟甫評

昆陵薛 耳仔鉉甫

洛川劉 絃秉三甫 訂

疏

三湖寺疏

荆之北去城百里有三湖湖方廣可十餘里中
有洲大可數雉洲中有寺不知何時建始也今

瀨園文集 卷一 三 疏

湖且淤爲原高洲數拳而洲乃汚然沼于湖中
陵谷失常使人有桑海之感僧某思墳土故址
俾洲與寺歸然如異時而予一言爲募僧之
志殆善其事則勞蓋亦愚矣自昔如來立教特
重建塲結界一事其制尚不在山下不在隰土
不附沙石不附陶布豈既定別于平原穿取地
皮五尺以下黃土和以雪山白牛微糞及旃檀
爲塲其用心蓋在百世之後應主遠也然而無
垣頽壞畢竟不免雖佛力有不至焉辟則商人

十有三遷不免衰秀周人考卜宅鎬不免黍離

自古然耳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能何況區區

今日之比丘乎且夫菩薩之有塲塲亦如衆生

之有廬宅均之傳舍也由三湖觀之則天地之

有陵谷且然以天地所不能久者望之菩薩以

天地菩薩不能久者僧乃乞衆生之力以久之

其愚豈有量乎雖然此可以愚而不可以不愚

者也僧之志蓋善也彭殤可齊孝子不能不哀

王亡同歸忠臣不敢不諫天下事豈可一一而

瀨園文集 卷十三 疏 二

達觀也哉世之人結廬卜宅未有肯作傳舍觀

者亦既愚矣獨達觀于菩薩塲塲以爲不愚可

乎夫爲高于陵爲下于澤可爲而爲者也湖既

墳復爲沼洲既沼復爲墳不可爲而爲者也世

之人可爲不爲僧某獨乃不可爲爲之僧之志

誠善其愚不可及也

薛諸孟評 洛桑幻影耳一切世界皆當人

願力所成託何得云哉

劉秉三評 大音爲可爲而不爲者發

鏡如募歸菴記

僧寺自東京白馬寺始。迄隋始有寺田。六波羅
蜜布施第一。爰是民之欲富者。思爲僧。非僧或
無以食。無以居也。僧民之祿也。異時待出家以
上賓。隋授沙門以學士。至唐乃有開府儀同三
司者。近代給牒得優免。與官府抗禮。爰是民之
欲貴者。思爲僧。僧民之爵也。先代度僧。皆由考
試。中試者給牒。披剃。僧亦有賢良方正。博學宏
詞也。後世例以輸粟給牒。僧亦有筭。筭郎耐金
。瀨間文集 卷十三 三
侯也。石頭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爰是民之
好名者。思爲僧。僧亦有甘陵二部。及洛蜀朔及
近日東林也。其有不得志于僧者。一杖一孟。惟
意所向。僧中之穆。天子可馬太史。天下皆是也。
蓋自是天下名山。強半歸僧。僧住山。必峰。必巖。
必阿。佳處輒爲所得。老樹怪石。精廬淨几。入其
室者。輒有異懷。爰是大人君子之不求富。不欲
貴。不好名。倦飛知還者。咸用爲僧。僧又民之歸
也。華之有東山。古名山也。或峰。或巖。或阿。佳處

可尋常得。而精廬却少。鏡如上人。思選勝結方
丈。爲投老地。題曰歸菴。匪鏡如定歸。余等輩咸
有歸爾。顧其費不貲。將行脚。控之四方。一日持
一帙。袖王瓜十枚。貸余一言。爲募。鏡如豈亦不
得志于僧者乎。世有大人君子。與鏡如遇者。其
待以殊禮。而俾其有以歸。歸而有以居。有以食
也哉。是第一波羅蜜。

劉秉三評

奇文欣賞。好語動心。此爲極至。

劉雲門評

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皆

瀨間文集

卷十三

光緒

痘母菴疏

癸未冬被縑遊江北凡五旬可三百里遇僧輒止甲午春底龍市投止痘母菴菴前後皆市在水之湄由市入菴過橋數四隄柳週繞種竹編芻曲巷不見其門小舟時橫其岸予顧而樂之題曰慈航菴以痘母故稱慈以在水故稱航菩薩衆人之母也般若大海之筏也主僧岑于更于菴旁募得場地數畝治蔬筍思建靜室其中句予一言予嘗以金剛滅度兩字比中庸化育之義不滅不度不化不育也由痘母言度也有也靜室則滅也化也儒者云人生而靜則靜又衆生之母也檀越輩既布施祇樹園地矣何難爲僧作室

薛諸孟評

痘亦人生一大關也予三十前

痘病愛子矣西青溪惺惺中慄幸而貞兄

憐官故予遇九子母室及痘母因緣未有不爲貧歎者平子生了還想亦爾爾

渚塘募緣疏

邑之南汴流三十里出湖口爲石山從石山而西又五十里歷渚塘至赤城沿路皆漁家夫四民之業可爲者多矣若耕若陶若樵舉足生生何必于漁五戒之中戒殺爲首而此固犯其首戒矣雖然漁猶賢于屠也生于澤者不得不漁亦猶生于山者不得不樵非其天則然其所限于地者然也一閭之市無不可爲而獨爲屠則其人與生其人之天總不可問矣夫禮佛者或用沉水然皆以牛骨易之人知沉水足以供佛而不知殺牛非佛之心也或者交道接禮孔子受之佛亦不問所從來歟今梅菴僧將募緣渚塘赤城之間欲以草草汕汕之所得供壇場之需亦猶是也吾聞之古有屠刀成佛者矣于漁何惑焉

陳斗翔評

善說摩竭提國方便義

南山募緣疏

南山在水中央如滌如洲居然洞庭之湘山匡廬之孤山也度其地惟僧可得居耳周旋二百里求一比丘不能得僅皇功一道場然類且久矣此其俗豈復佞佛者梅菴僧向之募緣則何異乞金子管幼安而求賄于楊王孫也哉嚴子曰不然如來善用人新發心正在是耳西人不知有父見孝子而敬之東人自食其子見路人子而愛之天下事豈必其然而後然哉夫婦之

海國文集

卷一三疏

七

愚見所罕則其心易動五都之市獲海外一人則傾國而悅之桃花洞裏盡仙侶也得一尋常百姓覆以爲異吾安知南山之人不罕此僧而異之而悅之乎且夫緩急人所特有也嗟然之子終日告急于人人無應者素封一旦之急告之人則人樂應之何也知其後能爲報故競爲施也予十齡前住南山見其人忠虎其田忠鼠又其山無泉或十日不雨則負汲十里外始獲飲食浸假一日頂禮如來而虎可伏鼠可拱和

風澍雨可特時得皆如來刺枝予深爲責此債矣南山之人其以予爲不誣乎又非但罕之而異之悅之已也其從此新發心行見皇功道場燦然起而梅菴僧滿載歸闕

薛諧孟評 人情不經見則喜喜則樂從其

求今民家列肆盈園至戚丐之或不卽得

而暴兵排闥入取之如寄馬上捆載累累

被掠家號呼求免不可得而路逢廢像破

衲多手擲授之安可測乎

海國文集

卷一三疏

八

非石疏

卷一

于江陵得秋子于齊安。得不答之二僧。與予同
庚。交最深。非有求于予。予自求之。秋子頗屬文。
喜作詩。而不答。則苦行頭陀也。二僧別予可五
年。莫知所至。此五年內。未見有二僧若者。頃于
西郊。得六融于梅嶺。得非石。六融髣髴不答。而
足跡幾遍天下。非石庶幾秋子。而限步自守。竊
以爲此二人。易地乃相當耳。今六融且倦遊。將
結室老于石佛山畔。而非石乃思行脚。去武昌
圓戒。將製新淨衣。及諸戒律儀。莫措也。一日持
一瓜。句予一言。予于此思古今世之殊也。古人
非崇高富厚。不思捨身出家。西土二十餘聖人。
皆王侯本支。故布金千頃。雖萬億不給。它如一
孟一杖。動破中人十家之產。而今所爲僧。則百
畝外之餘。夫九職內之閒民。貧不自存。窮而無
告者也。故此輩羣然皇皇。叩人門戶。而不諦夫
人。至于能爲僧。僧至于能受戒。庶乎可以無求
于世矣。今乃以受戒。故求于世。辟之買山而隱。

自是高士事。而買山不可以無資。是故天下人
不敢居然求人。人亦不能終日應人之求。獨爲
僧者。一切取。非其有。而不窮彼其所挾持。其有
辭也。若乃僧如非石。則非有求。人人自求之者。
哉。

薛仔鉉評 具大辯才事事無礙

大融號

華自萬曆季年已來，植越競盛，郊內外精廬錯列，如闐闐然，顧皆廣田大宅，桑麻黍稷，視民間世業百倍也。比丘輩力稼穡，課租庸，其勤且勞，亦百倍民間，獨西郊一庵，屋小而地狹，門限以外，非其有，密林短壑，拳然于它人十畝之間，以故諸所爲僧，皆老死，不出鄉，而菴之僧六融獨與其徒振音，走四方，予嘆曰：此僧中之閔仲叔，孟襄陽也。每出，必句予一言爲先容，似甚有求于世者。比歸，叩其囊，則蕭然。一日遊義陵，獲華嚴一部，又一日遊維揚，獲檀香如來一座，皆色然來告，有虛往寔歸之喜。予視其德已甚，夫僧之視俗，猶方輿圓之不同器也，必不俗後可爲僧。若六融，庶幾不俗矣。乎其生平自幸，以得受戒于華山三昧和尚之門，爲不虛此生，適予卜舟澧水，六融將去金陵，思再見三昧，請三藏以畢若事，與其徒追予及舟中，句一言，予應之曰：汝方丈內佛數座，經數架，無容膝處，入門限外

誰爲汝布金祇陀園，搗蕁經閣乎？以予僦居城隅，門限以內，非予有，而駕言出遊，無虛日，抑豈有求于世者乎？如來三十二身外，今日更得客路身，說行腳法，二僧相視大笑于舟中。

薛諧孟許 結得矯矯可以作一切行脚僧

津梁

黃子娶妻緣疏

閨門之內。曾幾何人。亦各有心矣。可以有不可。以無者。婦之于夫也。可以無。不可以有者。嫡之于妾也。當其有。則苦。有祇見無者之安。當其無。則苦。無復思有者之樂。夫之于婦也。予家居過五六日。輒思脫棄。走四方。迨出門。幾千里。未期年。又復條歎。有曰。歸意。竊以自病。非獨予病。則然也。天下人皆然。每見宴爾幾何。且反目矣。鼓盆差快。又膏續矣。長楚興嘆。樂子無室。東山聿至。其舊如何。唐人詩。往往多尋僧訪道。茹芝買藥之致。然其佳者。十九皆遊子故鄉。室家兒女之句。又豈獨今人。則然哉。江州黃子。棄家來吾邑。近十年。思更娶。為偕老計。好迷既得。告于予。傲王處仲等。待阮生。何集社中。十數子。具厭費。黃子今日寤寐求之矣。能保後日鍾鼓樂之乎。予等皆有妻妾之奉。不當令黃子獨苦。果受室家之累。亦不應令黃子獨樂。也是為號。

石頭菴華嚴疏

往予客石壇。同食子王子。遊郊外。從般若至六解。諸祇園。靡弗至。往來石頭之門。未嘗憩止。焚垣不具。頽然數椽。故無足觀。蓋僧家之蓬華也。去今可十年。一日。兄菴僧露項赤腳。儵然衣百結。持敗帑數葉。將募緣。購華嚴經。句予友蔡子一言。予從旁應之曰。老僧倘為石頭菴計。華嚴似非所急。自昔如來。宣示大眾。則以建壇若象。製衣若杖。為首務。今僧所居。不蔽風雨。所衣不蔽體。而紛紛經典。乃爾乎。僧曰。不然。彼一時此一時也。古道不行于今日者多矣。何獨于僧而疑之。以彼立教之始。不尊不信。神而明之。想當然爾。近世比丘輩。慨乘華轂。加尊稱。傳食王侯之門。富且貴。乃在吾徒矣。其次亦皇皇檀越。非名公鉅卿。富商大賈。不生活。于是為僧者。正以人不得衣食。為高何言之陋乎。且夫釋氏之有華嚴。亦以發揮古聖人功德。比之儒家之有尚書。古之讀尚書者。則有典衣襲柴。授受周內者。

矣未聞擇地擇時必有所待也今有人廣厦鮮
衣中未必有或且繩樞桑戶扉穿剝折而呻吟
不輟子將安取乎予唯唯避席謝曰僧之言是
也前言戲之耳

薛諧孟討 掃空一切翳障

源目二八

卷一 二

二

重修大士像疏

上已後辟兵奇峰山有虛室數間愛之遂休夏
焉路因虎絕非五六人持仗不得饋餼鎮日惟
鳴鳥可聞耳高松古栗晝陰交合洞庭在眺冷
風四至癸兒輩皆重棉而余蓬跣其中不覺也
久之瘡君子至百餘日不去自顛毛凡甲以外
四大種種尺寸之膚舉爲吾患求所謂外其身
而身存不能得一日瘡小間伏枕側臥橫斜視
書忽融上人持一帙至枕畔其生平奉事大士
一座烽燹之餘塑像癡缺將重新焉而乞余一
言余思夫五蘊皆空故自在度一切苦厄而比
丘輩輒以色聲求之于是四大爲患雖佛若菩
薩亦復不免夫緩急天下皆有也凡民有疾痛
苦厄則心口呢誦求救大士今大士如是癡缺
安知不亦苦厄疾痛安知不向衆生救苦救難
乎舍衛城中次第乞食是如來度衆生是衆生
度如來未可知也融上人曰我座大士于國中
俾法身再現我願畢矣聽世間善男女護持供

養不必復爲我有。予首肯曰：善哉！善哉！上人所謂外其身而身存者哉！予將延大士于奇峰虛室之中。

薛諸孟評、筆端大士悅現

龍岡文集

卷一 三

天

募修接引佛疏

自古聖人王天下者，後人不廢其典禮，俾其子孫得爲公侯，保有一國，稱至厚也。夫聖人自足不廢，無待其子孫；以聖人有天下，尚不可久，況其子孫之有國乎？迨其國廢，而典禮與俱廢，是已末之存，不足以存夏商。杞宋之亡，則足以亡夏商，此亦厚者之過也。君子于其既亡而興滅繼絕，以過救過，又始終不失爲厚耳。今夫佛吾不知果有否也，以世俗所傳考之，大指一歸于空空色不已，乃復空空，此豈可以眼耳鼻舌求者哉？胡然而爲而爲，肯爲頂爲趾，肥瘠黑皙，立坐指顧，一如人形，何愚甚也。爰是兵火亟魚久之，皆爲佛患。凡人所病疥癬盲聾，或畏或壓，或溺佛亦與俱不免，當其燦然新也，佛之存爲假存，及其頽然廢也，佛之亡若真亡，其假存也，雖愚者不必果敬，其真亡也，雖明者莫不蹙然哀之。爰是起而新之，以愚救愚，在此日矣。抑有疑焉，華嚴云：一切水火風災，皆于佛身不能爲。

害佛方解脫苦難。以渡衆生。先不能全一身。則其說不信。擅越章度。佛苦厄。佛亦爲之宜。男延年持報求施。不已。陋歟。夫鬼神之有塑像。猶生民之有魂氣。不自知其所在也。佛未嘗如此。以求人人自不得不如此。以處佛。亦如興滅繼絕。非聖人則然。君子所以待聖人。則然耳。崇禎乙亥冬。予讀書石磯山下。至法華菴。見接引佛。頤然立其上。爪指曲折。半如虫。鏤疥癬盲瘡。無不有之。兼以頰瓦壞垣。畏壓溺。亦似不免。予時心動。不能一朝待。又三年。僧密印始募緣。及此。密印其不失爲厚者哉。嘗見古今意氣豪爽之士。不惜破產捐生。以急人困。一日身自罹厄。無一人爲援。可嘆也。佛以接引名。令其如此。而莫之救。非情矣。且夫天下而無佛也。天下而有佛。則施報之說。何遂無之。投金于水。不病燥。投帛于火。不病濕。苟有其施。皆獲其報。古有祀聖人以求有後者。况接引乎哉。

劉秉三評

未免戲論。雖然。以此義度脫一切有情。沾慈惠。何不可。

募修無相長老肉身塔疏

佛住世能無色身。其去世能有色身。是故東陵無相長老。三百年。能有相。衆生不愛無相之無相。愛有相之無相。則衆生相也。畢竟無相不壞。有相壞。且問衆生安在。衆生相在。無相相在。

薛譜孟評 簡而趣

南山僧受戒募疏

予友非江居士曰。今日是比丘。必受戒。受戒必募。募必踴躍。必確道人矣。予咲曰。募矣。未知果

募否。非江曰。更有空持踴躍。經年未募者。踴矣。未

募否。而予皆不問。皆應之。何也。若果以受

戒。故募。則發心爲戒矣。若以募故受戒。則募爲

戒。因不亦可乎。乃若募不必戒。踴不必募。此尤我輩醉翁之意。而釋氏所謂無記性耳。語未畢。忽南山僧叩門。予等大咲。亟書此付之。

陳斗湖評 諸記大略似東坡小言

不受戒募疏

盡華之僧皆受戒。戒則必募。普賢菴一僧不受。戒。予嗟而異之。羣戒必偽。偽戒不如真不戒也。海南諸生盡修禳。獨老符一人不修。坡公愛之。羣戒不如獨不戒也。假使戒則募。不戒則不得募。此又與于偽戒者矣。如是作不受戒募緣疏。

毛子霞評

說戒說禳便是。不端不祥。何論。

真偽何論。羣獨學者受持此文。不必三登。

卷之三

九上

隱上人疏

普賢僧去後。道人榜圓門曰。受戒不募緣者入。不受戒募緣者入。募緣受戒者。毋入。一日隱公到門云。老僧不受戒。不募緣。復何如。相與大咲。松下沽酒燒豕。竟日乃去。取素筵書此以贈。如是作不受戒不募緣疏。

薛諸孟評

又足以戒彼承虛接響者。

漸覺文集

卷之三

瀨園文集卷之十三

終

募說戒疏

楞嚴云。辟如國王討賊。須知汝賊所在。梵網說戒。捕賊也。彼說戒者。手持百藥。療衆生病。如何不見衆生。募人說戒。翻是說戒人。募人聽戒。翻不可得醫。乃求病。乞不求醫。且問汝家。寶幾何。容得賊麼。

同雲疏

求之歟與之歟。與不待求。已定不與也。釋氏但言布施。不多言募化。見及此耳。雖然。使與者不待求。祇資圓。不乞食。何見舍衛城中。有善男女。饋餽千二百五十人者。使求者定不與。則乞乃不得食。千二百五十人。不既饑且死乎。聞雲僧將募。予止之不可。爲說四法。曰無心無急無多。無再其異乎人之求之歟。

洞庭廟號

鬼神之盛一也。深山大野。廟貌冷然而輝煌金碧。香火血骨。常在江湖。與都會者。非神有升降其居。使然也。在山若野者。爲農。爲雨。爲福。在江湖者。爲商。爲風。爲成。農不如商之饒。雨之福不如風之威。動人也。若夫都人市。則喜飾爲麗也。洞庭古廟。在大江之濱。寔負巴陵郡城而玲然。與山野等。譬之則是居要地。不作咸福者。抑高士之市隱者。又當加敬矣。重建土木。錢行者任者。其共勦厥成。予等樂觀其盛。

瀨園文集卷之十四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家諸孟甫評

昆陵陳憲冲斗翔甫

洛川劉 綏秉三甫

題跋贊銘雜文

題周子楚書

自昔天子購求遺書下至僉父牧豎亦復滅朝
炊覓人數字而士大夫可知已近代已來書日
益多至挾書求售于人不可得虞卿不窮愁不
著書卒乃以著書故益窮平生五千卷一字不
療機坡翁且然況其它乎周子著作如千種前
後梓行于世者三十年無虛日獨楚書一書近
六十萬言費不貲遂儻儻爲枕中物耳蔡司李
爲宣言當世狀如募疏往古未有也歲餘無有
應者寔類吳中高子區畫壽梓且爲題序遂紙
貴一時嗚乎周子不幸而著書古今著書如周
子者抑又何幸哉

薛諸孟評 爲得鄭重淋漓爲未鳴雁者立

言須有此地步

代筆文稿跋

漢賁雖廉子公尚得爲關內侯何至賣文自活
其不爲州里所稱宜也并其文後世無傳者理
應然爾揚雄且爲莽大夫不嫌失節而謝蜀人
萬錢不受良見及此歟予平生不習文尤不爲
人代筆嘗語人曰代筆而談文辟如傭書人談
書法耳頃者不解何故四句之內多至三十餘
瀨園文集 卷十四 雜文 二
首意或療饑畢竟無救于饑君子哉造物不威
人之惡也昆山之下以玉抵鵲鵲不能得而仍
拾吾玉賢于得鵲矣予故存此收入集中示不
賣云

薛諸孟評 又如此軒渠自謹

講五大部經書慧然卷

西土二十七聖人大旨與我魯東家相表裏所
不逮者立言耳若經若律若論皆蠱惑或香複
其文辭不爾雅爰是有注疏有講說亦皆門內

外間未覩堂與也。假使金剛楞嚴經班馬蘇韓之手。當又有加十年來。山河大地盡殊觀。余投老岩壑。證無生因果。手疏五大部經。如有所得。思向人說。無有處所。癸巳改歲。寓沙河漢壽。荆主僧慧然。苦行且久。昔住哀石公柳浪湖。十五年。既受戒於天童。杖錫幾遍天下。聽覽頗多。願集比丘僧尼及十方善衆。建場設壇。聽予解說。予欣然諾之。秋以爲期。不愆也。所懸于魯東家者。予欲無言耳。

薛諸孟評

釋和子勳誇西土文章之妙而

方頂書生又欲蔑之乎。子以各理還迎。文而文。朱不肯假借。羅什房融可謂平心判。斷雖然。謂班馬韓蘇能加之。畢竟不公。若使西伯標旨。周公潤色。吾尼山夫子摩尾相對。當更爲迦文露面目耳。

書蔡野卷

釋氏初肯國王子弟出家。以實富貴而棄之。乃至乞食。自一絲粟及百千萬億。有求于人。人輒

應之。何以故。彼既捐棄所有。則人不得吝所有也。抑有說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釋氏反是。如來令比丘募化十方度。十方也。爲人也。而愚者以爲爲己。十方布施自度也。爲己也。而以爲爲人。則衆生相耳。雲上人住緣夢巷三十年。精舍淨几。皆手自經營。非有求于人。頃乃以大浸。控十方築百堵。其所需非絲粟比。亦非百千萬億之侈。其用意殆爲己。亦非無益于人。其生平無求于人。一日而求人人安得而不應之。

薛諸孟評

以供養泰色身以功德饒施主

蚤已四相紛然矣。如此說法方是真實法

書劉某卷

玉沙有劉氏。所謂故國也。其紀綱某。則劉氏喬木也。某自高曾及其子若孫。七世事劉。忠義如一日。先賢謝中丞曾錄其實。贈以詩。里中詞人咸致和。並其主觀察公及二子公姓公族。概稱字。不吝箋箋贈貽。如等匹然。未作捉刀人觀也。

爰是某簡藏卷軸若干而旬友人請予一言予思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其治人人張許自負也頃天下大亂盈眸皆長樂耳劉氏雖故國有震且業中葉時見而託寄盡在某某年八十爲劉氏撫孤幼者三觀察公其一也君子人歟漢史李善得載列傳其卽五代史唐六臣宋史周三臣意乎予今日重有感于喬木云

薛諸孟評 此中安得無人如此中有李善

及阿寄焉太公并某輩我輩甘爲之奴安

瀨園文集 卷十四 雜文 五

敢附等匹哉

書方忠臣傳後

往讀宋元逸史知崖山之役不傳者尚八九人若吾友方仲美其先公閩門仗節死家屬十一口合塚而瘞稱最烈則并逸史未傳也自古受命之主多謫言先朝不二心之臣此唐六臣周二臣深有感于殷有三人之旨歟予既悲公之大節不獲與文山盛傳而特敬仲美能表車公于十世之餘公可謂有後矣報忠臣者以孝子

置其然乎

薛諸孟評 崖山死義豈盡元史諸之既經

喪亂荒荒莽莽不可復問矣予一從弟夢

見有高生者自訴當颶風發時夫婦同沉

怒濤中安知無是事乎

題日者蕭血生手卷

今人見日者則色喜知其必諛耳諛則服以爲必驗既不驗猶服也不諛則噴以爲必不驗既驗猶噴也予不盡然不諛未嘗不噴既驗則服

瀨園文集 卷十四 雜文 六

矣年來戰北蕭子血生乃不幸而言中今來見

我子既驗之後爲作詩一絕云何堪僂眼看輕

肥摩揣賢良策未非十載讀書方信命聞君剝

啄亟開扉

薛諸孟評 供世直哉

周滄石小像贊

有文不朽有子不死况復文人爲文人子時斗百年地三千里未得爲徒以諸澠水

薛諸孟評 高簡而不失之傲

徐子與遺像贊

家在顧渚簪溪更隱白露天中齊弁州于浩淼
傲滄溟以凌空擬次山之惡圓借東臯之嗜窮
椒山恃以不死分宜怯其匪躬噫嘻九十餘年
不改其容昔讀其書兮今見其人萬民之望也
百世之風

薛諸孟評 子與頌上遂有三毛

周葵仲像贊

太湖天目之間乃有血性男子慧業文人意氣

瀨園文集

卷一 雜文

八

山可移精神大于身聞一善見一善未嘗去諸
其口與其心非其義非其道不敢私諸所親與
所尊噫嘻出處山于萬死兮諾天如以平生此
道今人棄如土兮不圖尚有典刑

薛諸孟評 磊磊確確表其大節與古今共

評

漢堯銘 有序

癸酉夏讀兩漢書近于輒隱几欲睡因制

一甕長可一竿澗繞盈寸危坐不敢息類

古人警枕之義周旋九旬感而銘之

踞膝崖兮走獨木降帷幄兮過三伏觀古人兮
日不足始劉項之爭秦終吳魏之分蜀

薛諸孟評 是境是案

東陵銘

年逾三旬客東陵始置厘等爲之銘以其
器不馴雅故以東陵名特丁丑十一月朔

財聚惟汝財散惟汝汝敬哉與苟得寧妄與○

我生雖莫立二十借四壁三十須爾力四十不

瀨園文集

卷一 雜文

八

爾或老去戒在得

薛諸孟評 切切

固齒散銘

非漆非墨將齒爲雪爲灰爲屑俾齒如鐵齒兮

齒兮磨方堅兮涅方白

薛諸孟評 齒之于人大矣

瀨園文集卷之十四

十大阿羅漢頌有序

甲辰春二月吳江僧普泰擬蜀金水張氏
筆意畫十大阿羅漢圖。集思閣道人作
頌貽予。乙巳夏雨中簡視和之。

第一尊者。跏趺正坐。蠻奴持短鋤立。鬼使稽
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

趺坐爾耳。何鬼何書。文字語言。人天不殊。未知
幽開種。何居亦復看。無亦復答。無。

第二尊者。倚石側坐。手執琉璃器。貯舍利十

頤園文集

卷十四

九

數。蠻奴捧函立。

此十數枚。何處來斯。如彼少婦弄它人兒。定知
吾兒亦復如是。爲問尊者。腹中何似。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上有白猴獻果。

執盤受之。

大道無私。烏獸草木。猴寔愛果。而思植福。安知
非果駕猴而來。授尊者腹。大家自在。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若老人問。侍者合掌

立。

老人相對。水落石出。屈指可數。形語若木佛法
無多。匪三則七。老人悟否。侍者拱立。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坐。有龍女出水中。
奴遞書與之。

而河而洛。則吾家事。安知水觀不亦如是。萬頃
茫茫。胡不憚煩。何似吾家。予欲無言。

第六尊者。倚獅子。欹坐。顧侍者。剖瓜獻之。
得無所得。想非有想。雙手擎住。未來既往。獅子

匪石。不跳不吼。相與無與。瓜破臨口。

頤園文集

卷十四

十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龍出吐珠。尊者手中。蠻

奴持錫杖。神人捧鉢立。

我無求龍。龍無求我。出口入手。珠無不可以無
所得。而爲癡龍。彼珠在口。何如口空。

第八尊者。跏趺側坐。有神人湧出于地。捧盤

獻珊瑚明珠。侍者取如意擊碎。

彼果神人。應解人意。擊碎種。來何事。不期
他受期我。且施因無受相。而擊碎之。

第九尊者。手持數珠一串。童子汲水蓮池中。

侍者具火烹茶。

手口經營心且安。在一百人。願將合內外。彼水火茶。是一是三。三般缺。一各不相干。

第十尊者。手持一卷。目觀口誦。神女焚香于前。

佛購文義。罄捨所有。多學而識。將無同否。卷展香焚。手目口鼻兩耳。無事而皆有事。

第十一尊者。合掌趺坐。童子焚香于右。

應須且坐。作非七想。何事手鼻焚香合掌。海上

廣園文集

卷一四

二

逐臭。巖端撒手。此等輩人。遊亡何有。

第十二尊者。趺坐入定。枯木有神。騰出其上。

大蟒出其下。

刀山火坑。安隱快樂。何如枯木盤旋。不若浸假非意。爲歌利王。寧獨人間。子畏于匡。

第十三尊者。倚石微咲。有虎過前。童子怖匿。

竊窺侍者整衣于右。

整衣微咲。何憂何懼。童子無心形。因物賦。虎來恐怖。虎去自在。啼止得咲。無有星礙。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誦咒。胡人橫短錫于左。

有蚌一角。若仰祈者。

地下天上。人非人等。畢竟何處。得太安隱。不安隱故。如或來訴。何知此間。正在持咒。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歛袖側坐。胡人拜伏。

于地。蠻奴持拄杖。侍者合掌立。

無壽者相。如白髮。何有壽者相。如白髮。何現。老人身。得拜且杖。纔知海中。不屑天上。

第十六尊者。正坐執如意。天女散花于上。

廣園文集

卷一四

三

花落花開。天上亦然。天上散花。在人間。人間

花散。在天上。彼正坐者。得非七想。

第十七尊者。仰視雀舞。其一下集。侍者手拊

之童子。取果實。投水中。

爰翔爰集。爰得飲食。辟如高士。殘盃冷汁。彼仰

視者。目隨雀落。若猶仰視。非仰視雀。

第十八尊者。倚樹箕踞。右手支頤。左手豎拂

子。童子剖榴食。

四大非有。乃得箕踞。支七兩手。各便安處。若榴

既剖色香味齊聞有道人却取橘皮

跋

予舞象時先慈呼爲南海兒云夢一老嫗指懷中先兄曰此非汝子汝子在南海亡何兄煬而生予予年三十製僧服今六十葷酒斷絕片薑下粥矣或南海九蓮不妄也竊咲蘇公以鄒陽後身傳會五祖甚不倫今特紀實不欺爾

秦秋子和尚偈

夫一日

一夢得金覺來意適一夢得金覺來惘惘須知兩人都不曾醒

雲雨半空人間重陰何知天際萬古皆晴人自

苦雨天自得懺

大聲語聲語自亦同聽不助明也或助聰而審

音者匪替不工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目鼻所忌舌不敢即彼鴿

止苦目鼻與處

寄靈巖和尚偈有叙

五識不能作業業自意作然眼耳鼻舌身皆能作業業不獨意又皆自作業業不從色聲香味觸來也積油萬石積草萬束自然成火則知根自生塵匪塵動根辟如盲人無色色非無又如盲人有色色非有眼自為之耳如人痛齒齒落痛除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安得六根都如毛髮毛髮亦癢都如麻木麻木更累盡道聰明誤人畢

洞目

卷十

竟聲暗不得因居成偈大家演說不妨

看水作石夜行失足水石尚可看石作玉

夢擊鐘鼓覺來耳鳴匪聲入耳耳寔生聲

海夫逐臭蘭芷落薄俚儻司衙司得賞惡

天若成美果卿罵訖不成人惡儀秦口吃

病自舌入禍自舌出不食不言其能未日

臂折而安背貴而危形色分定天性從之

汝聰汝明世人欲殺飲之今之彼聲且暗

天不促矢鋒不爾鋒大家放手無心得同

六根同寓各不相知多是主人合合離離
聲來耳邊耳往聲處聽而不聞問誰中路
黑雲勞勞白雲鳴鳴同在人間不風不雨
落花乘風同枝各去彼無風時花不一處
夜半遊魚午前睡路彼多心經心乃無著
注目方視耳忽聞聲彼耳目力孰輸與贏
十鐘齊鳴左右耳受彼能分辨孰佳與否
左手癢時而右或痛各自經營辟如羣動
舟人竿末岸上脚輒無人我相如癢他癢

清閑文集

卷十

二

十人軒軒呼一姓字以一人寤彼九人寐
如數他寶自無半錢心知在人手目欣然
實為我有與人同賞爾時思實獨不如兩
鴈喧菰柳鴉寒集枯何知苦樂何哲何愚
怪見異聞衆且忘食耳目奪口虛常勝實
持棒撥腋棒不能癢換它人手癢在棒上
如熟稔心而既類看彼穗脫時天半為偶
竟不如夢何慮何思何慮何思乃爾前知

瀨園文集卷之十五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諸孟甫評

洛川劉生韻雲門甫

訂
毘陵薛 耳仔鉉甫

論

關西孔子論

聖人不可學而至。學聖人者。去聖人一階者也。是故常爲聖人所不爲之事。以爲聖人在是焉。

瀨園文集

卷十五

一

爾矣。魯男之學柳下。光武之符高帝。推之黃帝。進老聃以退。五帝官天下。三王以家。如河與洛。義與文之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如堯與桀之異。趨如袁與鼂之異意。較然其不同矣。而後得其所以同。惟其有所以同者。是以較然其不同也。西河氏使人疑已于夫子。則賢者引咎。至獲天譴。漢儒稱楊震開西夫子。震乃不疑而居之。夫震亦學孔子。而有得焉者。何以知之以其不爲孔子所爲。而知之。夫孔子之大而化之。不可

知者。豈非以其庶不至于貧。忠不至于犯。好賢

無其名。疾惡無其怨。是故終其身無患焉。所謂

不爲已甚者乎。今使生孔子于楊震之日。而州

郡之命。應不應。未可知也。暮夜之金。受不受。未

可知也。姦臣女戎。爭與不爭。未可知也。爭之不得

而死。與不死。尤未可知也。死而雜木布被。勿蒙

勿祠。然與不然。未可知也。生前鱸魚。死後大烏

卽天道之處。聖人不必盡明。若是也。凡此皆所

謂已甚之行。賢者過之之所爲。而聖人不爲。爲

瀨園文集

卷十五

二

聖人所不爲者。是亦聖人焉已耳。且夫古聖人亦不必其不可加也。康子之召求也。子貢曰。卽用以孔子爲招。孔子亦嘗曰。回之信。賜之敏。由之勇。師之壯。但賢于丘焉。何獨至于楊震而難之。予嘗讀史。至智氏之敗。而信才難也。輔果灼見于事先。智國力爭于將萌。却疵逆揀于垂成。豫讓盡忠于既亡。數子各執一焉。不可得兼。假使合爲一人。雖聖人豈有左焉以觀楊震處亂。則事關君。靡事不爲。死而後已。不既兼之乎。或

曰此夫集其生平而爲言也。諸儒稱震在明經博覽講學聚徒之始。不已太乎。夫大道未明。聖賢無所差等。擬太玄于周易。比叔度以顏子。漢儒往往然耳。各尊其師。推之夫子。賢于堯舜。亦猶是也。不尊則不信。一以爲阿其所好。一以爲神而明之。諸儒亦不獲已也哉。

薛諧孟評 可商者宜曰。關西聖人不宜曰

關西孔子。夫人人各自爲聖。雖堯舜禹文

王周公不可互相稱也。况震乎。自漢以後

清園文集

卷一五論

三

日

尊聖人而達之。未免反卑孔子而近之意

概以孔子之地位。方可稱聖。而不知學術

如賈董馬揚功業如蕭曹丙魏皆聖也。但

未至于孔子耳。子每謂三代後若漢武與

光武皆確可擬舜禹文中子可擬子夏而

宋儒皆貶之。不知周程朱之皆可謂聖人

而皆未可謂孔子也。噫

關西孔子

姚姒千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者。聖人之最少者也。天亦似乎愛少子焉。故其所得。視前之聖人爲獨優。後此之賢者。不得爲聖人。猶之孫不得爲子。曾不得爲孫也。何居乎。關西孔子楊伯起乎。曰震亦學孔者也。孔子之道。十火得其七。惠得其三。若震者。處濁世。事昏君。介焉如石之死靡他。亦既聖矣乎。曰古之人。不少一震也。何若乎。震之獨爲孔子也。此不可不論。其世者也。

清園文集

卷一五論

日

漢承秦餘聖言中絕。學者三年後通一義。幾踈章句。輒以儒者自居。授生徒。動乘輿士之狗潔自持。不可得而衣食者。遂凡名世。朝廷之上。凡十餘帝。大半與姦臣嬖女終始。日以不得一言極諫之人爲憂。而震以一人之身。前後兼取而居之。當是時。不獨人得而異之也。始以鯁魚終以大鳥災譴人主。澤及五世。天亦不能不加意焉。安得不羣羣然孔子之也哉。曰然則諸儒之爲此言也。其見者小也。太玄之勝周易。黃生

之爲子淵。辟之則博陸之爲阿衡。文景之擬成
 康。往往然也。我觀于震而思夫漢之所以亡。有
 自來也。君子非其名不受。非其名不以予人。然
 後賢者出而天下安之。然後國家不受人才之
 患。是故衛青退處武夫。日磾自居夷人。隆中比
 子管樂。留侯不言黃老。人臣爲朝廷計。未敢以
 過高之名自居焉。始震之聚徒講學也。年五十
 未受州郡禮命。非有表見于世。諸儒何據而孔
 子之彼震也。亦何得使人疑已于孔子而云然
 哉。夫晉之東漢之末。一時人材大抵皆以好名
 而空人國者也。晉之人相輕以成其名。而漢之
 儒者往往喜于譽。吾聞之。易之似鳳者。卽爲羽
 垂之孽。聖人惡似而非。震之孔子。奔之周公。操
 與懿之西伯。皆似也。春秋傳曰。聖人謹始。故紀
 功則于其元。論惡則于其萌。震之有功于聖人
 也。在漢興諸儒之後。而其以聖人首惡也。在新
 莽魏晉之始。嗚呼。漢匪孔子興。乃以孔子亡。學
 者一言一動。有關人國。如此其不淺也可畏也。

夫。
 薛諸孟許。非惟伯起爲聖人。卽黨錮諸賢
 與孔文舉。欄正平輩。亦皆聖人也。黨錮諸
 賢。似商辛之比干。而孔欄則似武王之夷
 齊。聖賢地位。豈以禍福爲差等耶。準此而
 論。更之之爲孟子。周茂叔之爲顏子。程朱
 自處于曾子于夏間。而朱子且駁駁欲
 其自處于曾子之位。但未化耳。蓋考亭氏程功不
 足。而朱子之未建子淵此傳世之公論
 又何足怪乎。

樊噲論

樊武侯一將之材也。鴻門之會，髮髯相如，繩池平原門客故事耳。乃其後，拊闔直入高帝卧内，奪宦者于枕上，定廢立大事，則所謂可以託孤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非但一將之才已也。然則噲于留侯，若是班乎？此鴻門于博浪，若合符節而羽翼太子，尤有同揆。當時與留侯共立太子者，叔孫氏一人耳。叔孫固儒者，無足惑。噲豈亦儒者哉？吾或焉。吾或夫噲于呂氏以姻婭故，定立太子，安劉滅劉，意甚不可知。後日者，起陵而折廷爭，平勃號召壯軍，則噲幸而死耳。噲不死，左袒右袒，吾不得知也。不然，何以拊闔未幾，盈庭側目，遂且百計置噲于死地而後已？當時諸臣或亦逆知呂氏終無足忌，而獨忌一噲歟？觀祿產棄軍時，噲妻顏怒其失計，厥後誅諸呂者，并皆殺。噲不死，處此將奚若？歟？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吾于拊闔，有未知焉，不然，噲豈亦儒者哉？

皇甫規

漢季黨事大起，天下賢士大夫多斷髮變形，更匿名姓，以逃死。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乃自請坐朝廷，知而不問，規爲此，亦甚不可知矣。或曰：此卽先時越界迎喪之故智，而覆用之，其自數者，適所以自脫。此高允所以願與崔浩同罪也。如是者，規有餘詐，或曰：將以感悟人主而出脫李膺、王暢等輩也。如是者，有餘忠。予考其生平，一陷于梁氏，再陷于徐左，幾死者數矣。未嘗以自懲，每旦出司敗之門，夕犯人主之顏，此其人豈復惜死者而巧于脫？乃爾觀其後日食應詔，直書黨人姓名，訟之上前，蓋亦非它周旋道術，行無輒迹者可比。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規則直臣也，而又好名，惟直故倖而免有所不安，惟好名故以不得豫黨人爲耻。語曰：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于生者。當是時，有破家者，有解綬者矣，有爭死者矣，推其心，莫不以其身得豫黨人爲耻。

何怪乎規之以不得豫爲耻也哉。自古國家開創之始。人臣多喜立功及其末也。莫不喜立名。喜功者如病方萌而亟投藥焉。漢初之賈誼晁錯是也。喜名者病已不可起而醫者進而求立效焉。適速之亡耳。漢末之甘陵二部是也。夫朋黨之患。足亡人國。從來久矣。于唐吾無惑焉。若漢西之堪猛。漢東之李杜。元祐之洛蜀朔。實皆以君子之盛。敗壞人國。揆之上天生才之意。大不可問矣。而要其病皆始于好虛名而不求濟

漸園文集

卷一五

一

于實事。若規者其又好名之善者哉。尤可異者。當時朝廷無慮皆中常侍等輩主持。乃得以蕭齊處謝朓之法。處之知而不問。深爲得體耳。予觀黨人中。有不應避而避者。張儉也。尊自己作而禍及萬人。獨何心歟。若規則可以避而不避者。然二人者皆賢人也。皆無損于令名。亦皆以善終。君子不幸任亂國事。聞君知所以處變矣。薛諸孟計。予于此論。以威明亦李杜承耳。故既受之復惜之。而不知西州三明之

應若敵國屹若長城。雖痛嫉之深惡之。終不敢動捏也。故文臣好名則小人必害之。武帥好名則雖要人亦憚之。武帥而孤立者。雖憚之猶思殺之。武帥而爲舉世所倚重。莫敢誰何者。非惟憚之。終幡然從之。規之上書殆有所恃耳。厥後董卓遂盡職中貴門。而唐文宗甘露之變。劉從諫朝上書。執士良。夕不敢肆。強臣之能制小人久矣。

漸園文集

卷一五

七

岳州志論二十四首

一郡邑 二封域 三山水

四秩官 五封建 六選舉

七賦役 八水利 九城池

十衛哨 十一戰守 十二廨署

十三秩祀 十四倉庾 十五郵傳

十六津梁 十七機祥 十八風俗

十九古蹟 二十塚墓 廿一寺觀

廿二宦蹟 廿三人物 附僑寓仙佛鬼神

清江文集 卷一 五論

廿四志餘 記事人詩文

郡邑論

論曰洞庭分楚之半。天岳諸州邑。又分洞庭之半。天下皆稱水險。又稱水利。岳之有洞庭也。以險則覆為盜藪。以利則徒嗟漂溺。且山與水不相及。江與湘或不相容。瀕湖故為澤國。大湖稍遠。又為巖邑。時平則苦歲。時危則苦兵。周秦已來。迄于今。沿革可攷。東自巴丘。西極慈姑。繁漢錯壤。在城在野。所至皆古戰場也。傳曰察地之

宜。則天時與人事在其中矣。例應首列。以志古今興廢之跡云。

薛諸孟評 拈一洞庭便得楚地要害

封域論 附廨署

此疆爾界。畫野為域。非但邊徼則然也。或區分以相別。或交錯以相制。先王具有深意存焉。岳之北倚長江。南濱洞庭。西極獠穴。東通吳會。其大略也。容城南平。有時鄰國為壑矣。東陵以西。有時移民移粟矣。華之同土異租也。湘之同民異庸也。澧之原與隰齊科也。慈石之潤狹適絕也。區畫為封疆。封疆之內。條分縷析。為廨為都。相去幾何。風景攸殊。利病因之。謹志以示有分土之責者。

薛諸孟評 全楚編出中有金針

山水

楚詞驅予車兮洞庭。馳予馬兮玄石。止與岳陽周旋爾。古者封爵錫之山川。亦如民間相宅。然非但地利。亦且適觀。以予縱覽楚游。若亦僅之

有玉局。諸宮之有小宜。星沙之有太傅。皆藉文
人爲江山重。而江山如岳。則覆能爲文人重者。
才美如燕公。賴石門玄石爲助。而它可知矣。幕
阜東青。天門西碧。上下與洞庭並尊。不啻灃蘭
湘芷稱勝也。

薛諸孟評

推起江山聲價

秩官

岳故濟土也。土瘠則民勞。民勞則吏與俱勞。理
應然。爾予放勳業如鄴侯。忠勇如武穆。通敏如

顏真卿

卷十五

古

元凱。發機如士行。諸賢千載爲烈。指不勝屈也。
它如魚龍不礙子方。江山通助道濟。人或思以
岳困之。終乃覆以岳顯。則知盤根錯節。適以發
明利器。語曰。爲政在人。予于岳之官秩信然。

薛諸孟評

不誇烈而論情是善品人者

封建

自昔封建諸侯。王非展親。則報功。其富之貴之。
意什三。其惟翰惟屏。意什七。岳自元宋以上。封
號茲土者。或寄爵關內。或食其采地。概不可考。

僅大明封華陽郡。簾寔有灃陽耳。灃雖饒。非有
天寶物華。池臺歌舞。足以親之愛之也。本朝故
事例。不獲有爲其困。緩急不能得其力。亦無復
翰屏意。而華陽乃以衣粗茹澹。禮賢好學爲家。
風世濟厥美。亦足動後人。弔古之思焉。

薛諸孟評

獨表一郡藩卓絕

選舉

荊州之貢。羽毛齒革。概不產于岳。而人材得與

十五郡頡頏。克生王國。代有其人。抑何盛也。明

顏真卿

卷十五

主

興立賢無方。賞卽刀筆。舉足自見。而東陵最盛。
餘邑皆以舉子業起家。廣漠若瀟湘之涯。崎區
在嵌巖之險。人跡罕到。皆冠蓋里也。辟之蘭芷。
杜蘅。非有擇地止薪幽谷叢生云爾。

薛諸孟評

善爲岳陽說閭閻

賦役論

戶口田土物產

岳之饒者。大約惟稻與魚耳。水盛則土病。兩者
或不相兼也。外此惟木棉。桑。差有常業。故
有常課。若乃地不產梗梓。而以大木征人。不習

羽獵而以翎毛貢。容安不費而責以絲。巴黔貢山而科以漁。自古病之。諸如此類。難繼之物。概加折色于丁糧。難矣。難矣。華之田。下下厥賦。不啻上上也。湘之民。岩居而力役在水也。我獨何害歟。攷明興三百年。在洪永開創之始。戶口田土宜未繁也。而其數較多。迨成弘已後。宜日增也。而履漸減。會典所載。天下皆然。岳其較著者。此曷故哉。蓋其初。縣人與土。以有賦與役。乃賦役增而入土。日以耗矣。亦凡有茲土者之鑒耶。

瀨陽文集

卷十五

六

薛諸孟評

讀之爲惻然興憫

水利

水經所注。大者江漢。小者若雲。若夢。若沱。若澧。若羅。若昌。若沅。若湘。咸岳屬也。岳誠澤國矣。宋永熙初。造程灝等八使。察農田水利所在。皆有陂湖。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則決湖溉田。澇則決田入海。故雨不病。岳之邑。以東澧以西。水自山谿中山者。百泉暴集。勢若建瓴。其在華興安。則汪洋千頃。城郭如筏。未可以古法從事。

正統時。特簡水部王士華。同方伯塞賢。駐境築防。利賴二百年未艾也。頃大亂之餘。防盡潰。聚既維魚。田卒汙萊矣。考隄防始自戰國。蓋與水爭土也。圩田湖田。始自宋政和以後。所爭又在隄防之外。雖地力嫌于過盡。然亦戶口繁增。使然予爲岳拭目以俟。

薛諸孟評

每紀一節。必爲斯地計百年利。

善仁人之言

城池

瀨陽文集

卷十五

七

月令孟秋補城。仲秋修城。類古防秋之義。無非爲不虞地。爾項闕獻兩寇。未聚衆及岳諸屬也。每偏境輒造僞令。一人單騎。持僞符至。則城先空。數日矣。僅郡城堅壁固守。二百餘日。累攻始破。不虛設險意。其它諸州邑。皆委而去之者也。迨寇既據城。則嬰城守死。官軍不能攻。殆又倒執于戈。授人以柄乎。是不如石門安鄉。不設城池之爲愈也。噫。

薛諸孟評

衆生命墮。災切中。故至死而不

語可憫也

衛哨

深山大澤國之防也。岳郡襟帶洞庭長江環控天岳巴丘故設衛及哨所以守險其分以巡哨容城也爲洞庭然也。湘以下爲大江然也。澧之有所也爲繁諸蠻然也。九與永大庸安福添平麻麻加嚴焉爲蠻漢錯壤然也。房陵石門慈姑湘中不設脩無須防也。當萬曆五十年民不知兵則坐食屯田之利。迨崇禎末衆寇交偏則

瀟湘文集

卷十五

二

兵亦瑣尾與民不殊蓋極治與極亂皆虛也。顧安所得不治不亂之日而食其力哉。夫無事則空存府兵有事則哨啁噉騎洵古今通患云。

薛諸孟評

亂矣猶不知兵郡邑吏之廢其

民而終棄之非一日矣

戰守

岳于楚居上游澧在岳稱交地兵法利不利甚明也。城守則子敬初始艦則武穆著績黔中以西爲險野南平以東爲易野勝負無常形惟

人所爲耳。崇禎癸未閏寇自江陵蔽江東下。郡

城堅壁百餘口。城陵磯畔十日三捷。寇自豫鄧

焉郢以來長驅如入無人而僅一挫于岳岳定

有險可用也。澧苦寇與岳同嘗集衆數萬據上

流負絕壁并攻澧無恙澧之險豈亦與岳等耶。

九谿永定稱絕險初爲逃秦者所歸然其苦兵

爲最劇。南平容城兵法所謂散地也。亟則烏獸

去耳而坐困屠洗華之癸未七月七日殺人盈

野川谷流血洞庭之渚積屍以萬計詎得咎地

瀟湘文集

卷一五

二

歟天下事誠在人爾

薛諸孟評 探本至論

解署

貴治賤廉遠堂高在垂堂端冕之先則

解署爲具瞻之要已詩不云乎君子攸臚君子

攸寧得可荷也岳之羅以東澧以西皆傍巖築

室有在其板屋之數焉。屏陵容城宛在水中誅

芻蕘狹略與關不殊頃者兵火之餘皆壁如

圭蒿萊莫問君子之至于斯也時訕則安之可

以觀廉焉。時麻則次第葺之。或且新之。可以觀能焉。

薛諸孟評 不拘一法是爲善救時

秩祀

有道聽命于人。無道聽命于神。此不然之論。夫神亦以爲人也。岳之祀先聖。旁及先賢也。達之天下也。所以爲士。其它廟祠在。南岸廣平之間者。爲農。其在江漢之游。洞庭之渚者。爲商。民情然爾。巴丘之二妃。近于誕。澧陽之姜女。近于野。

類編文集

卷十五 論

三

紀信張巡雷萬春康保裔等。卽忠義于岳。無與所謂。非其鬼而祭者。歟。若乃房陵之謝晦。容城之朱泚。不應血食。而能爲神靈。其中必自有以姑從衆。以爲寧信其有耳。

薛諸孟評 寧信其有耳。此以泚之亂壽長

安。嘆亂唐室甚于壽之在宋也。

倉廩

岳之倉廩。始謀甚良。其後乃滋蠹耳。存留之倉。多屯糧。納者以通關坐對。預脩之舍。多帝幄。主

者以積耗坐買。皆虛也。事覺則罪止死徙。無復還官者。何益哉。又各常收舍多傾圯。稅長賃寄。加派納戶。名爲倉帛。自昔然也。項烽餘益不可。同貯米之費。浮于米價。傳曰。何必改作。此則未可與魯之長府同年而語者哉。

郵傳

大岳諸州邑。當江湖黔蜀之會。大約惟平江地稍偏。往來未甚劇。然大京一驛。代湘與巴奔命。臨湘之水陸並馳。不下巴陵江以西。自容城至

類編文集

卷十五 論

主

澧水日行九十里。多至百二十里。始得一傳舍。荏苒彌望。人煙稀濶。蹄跡承平三百年。不乏也。矧茲大亂之後乎。澧以上。西極慈姑盤紆絕險。又皆五丁斧鑿所得。不然則漁人間津處也。昔非人境。今皆九達。征夫寔難。候人正復不易。頃者買馬置郵。議無虛日。真如葉舍人。不有居者。不有行者。均之不可爲國。抑相濟母相病可乎。

薛諸孟評 愚中與書畫並羅羅筆端

津梁

古者雨過除道。水洫成梁。王政之及于道路者。無虛日。非但便民。寔且防民。而官吏之勤怠。亦于斯徵。岳之屬山川悠遠。負山則百泉時集。瀕水則巨浸稽天。以故伐檀繫石。造舟爲梁者。無幾何。輒壞。居人無千金素封之子。亦無富商大賈來游其間。捐貲好善。而一皆取具于官。是故一輟之舟。方丈之橋。非官府莫辦。寔非民力莫辦也。我行其野。而知岳之勞已甚焉。

瀕園文集

卷一 五論

三

薛諸孟評

婉折

機祥

天道遠。人道邇。自古難言之。然其灼然可見者。不可誤也。漢儒錄異。必于其地。故志于郡。志于邑。重所見也。春秋書災異。不書符瑞。今故志因。不志吉。又古言。人不言事。應。今或偶舉一二。以明天人相與之意。余考岳郡。承平三百年。怪異不絕。書頃者。烽燹蕩然。涂炭收視。正使平。平無可錄。而在可知。不可知之間爾。

風俗

舊稱荆楚風俗異。同揚州。疑于文勝也。岳獨以質勝。火耕水耨。佐以陶漁。無千金膏腴之子。亦無饑寒瑣尾之民。其大較也。范曄叔謂華之民多舟居。在岳爲最貧。而柳子厚稱南州之美。莫如澧。余視其地良然。頃者劫灰之餘。作平等觀。華洵貧。未見澧之獨美。八州邑彌望一色耳。是在主持風教者。與岳更始矣。

薛諸孟評

無限感慨

瀕園文集

卷一 五論

三

古蹟

君子之慕古人。如孝子思其親。見似而懼。聞似而懼。不必其果然也。考岳古蹟。疑者什七。信者什三。事非有益語。或不稽。但以爲古人所在。輒撫錄焉。乃若文正之堂。武穆之松。忠宣之草堂。襄敏之遺宅。四賢享祀于北門。五字分傳于南。邑則甘棠勿剪。千載如一日也。今雖燼然無餘。哉。必有按圖索形。起而新之者。好古者之力。應然。抑古人之力。使然。

薛諸孟評 二語蔚然欲喚起千古

塚墓

鹿車荷鍾庶幾忘死而未忘骸伯鸞之放也預
爲厝元亮之達也自爲誌重念及此矣君子過
墓而哀如親見古人厚之至爾余于岳郡志及
塚墓大約惟賢者必志顯者或志僑葬者志御
葬者志稽野如華容之女兒墳傳聞如慈利之
驩堯塚以迨楚靈王申亥湘妃二喬徐安貞等
輩概志以存疑若平江之杜子美慈利之周赧
瀨園又集 卷一五論 言

王安得有此哉削不錄

薛諸孟評 存信有疑恍恍從薛荔風雨中

弔之

寺觀

岳自崇禎癸未來民爲官署彌望皆蓬蒿耳乃
至塑像亦具刀藏遺跡皆爲瓦礫益三教之防
俱潰矣今于郡志旁及寺觀俾遺址可考以俟
來茲凡以之二教例爲明之良臣所不道且國
家力不及此而一聽民間之自爲廢興以觀

生齒之繁焉可以觀民力之暇焉可以觀民心
之善焉殆既庶既富既教之日歟道雖小吾以
觀其大

薛諸孟評 仙佛神祠皆生民好古之思也

矧楚俗尚鬼足徵盼鑒哉

宦蹟

自古才人皆爲王國而生要亦各宜其地各教
其時惟其地與時咸爲人所難而才始顯岳之
以宦蹟著者更僕未易數余舉其大者周璠魯

瀨園又集 卷十五論 言

蕭檀道濟岳飛以軍功著杜預陶侃陳頤以定
亂著王士華治水陸邦禦早以救荒著崔陽楊
敗王瑞以弭盜著張資何宏陳忠憲等以奏免
租庸著張說滕宗諒唐介受譴畏訊見補之陳
恕不卑小官凡皆爲其難者而皆適足以自見
其才假使諸君子遭遇平時處衆競之地正復
平平無可稱耳項岳之地與時視昔益難矣聞
俾阿衡事美有商是所望于後來者

薛諸孟評 遷謫之地能著宦蹟如從天中

來者不禁留聲光于人間乎

人物 列女 舊寓 仙佛 鬼神

弁州論明興二百餘年可爲大臣者二人忠宣劉公其一也以予縱觀楚材經營如江陵直節如麻城優容如長沙剛果與溫醇如江夏二子咸有其人然而狐裘羔袖瑜不掩瑕者有之求其立立不已毫髮無恨者獨涇州楊忠烈巴陵楊文襄華容劉忠宣三君子才難不其然乎而岳居其二抑何盛歟其它理學則數平江清介則稱東陵湘中之剛方容城之博雅澧水之端嚴各習爲風又况夫迹名軌寂內足于懷不聞其聲不見其人者哉有不產于岳而繫以岳者陶朱之祀于華因范西戎墓也有產于岳不繫以岳者楊文襄寔生巴陵而舊志列在流寓也有不產于岳不繫以岳而皆爲岳有者僑寓經過諸名賢也才之難也有婦人焉故記人物者例及列女外此若仙若釋若鬼神其初皆人類其究皆人事也并附及之

薛諧孟評 雜楚有材自古且云况我明之

赫赫

志餘

志脩矣山經野史不勝採焉潛德遺行不勝書焉奇字佳句不勝摘焉事非馴雅語失倫次而好古者弗能置則志之春秋魯以外紀所聞及所傳聞而班史自漢以上旁及古今人表爰是有應志于岳不應志于岳者間一及之爲博古者取

涇州文集

卷十五

志

瀨園文集卷之十六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家諸孟甫評

毘陵陳憲冲斗翔甫

洛川劉 絳乘三甫

封建問

或問自古天下莫強于秦莫富于隋莫大于元皆以汎民亡國漢西之赤眉漢東之黃巾唐之黃巢何代不然蓋秦以前無民變民變自陳涉

瀨園文集

卷十六 封建

一

始此易故歟曰此其變自廢封建始也治國易乎天下難也漢志云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蓋諸侯各守其封內田可計畝人可計口貧富不甚懸絕姦宄易于稽察拾才辨官盡得其實天子居尊而行簡天下自無亂民

聖人之所可及者不以利貽害其所不可及者不以害廢利商周皆以諸侯有天下皆不廢封建非不知其害也爲其利大于害不可廢也秦則見害不見利耳

薛諸孟評 上下千古言言鐵案

問封建何利曰有三大利無民變一也無內篡二也無外猾三也羿浞之禍正統絕者四十年周之共和十四年而天下帖然不思亂自王赧訖秦始皇三十五年無天子虛其位而人莫居者何也各自有主也辟如巨萬之家散分諸子亞旅疆以各以諸子爲厥主而以家長爲共主故家長死其家不動郡縣則以巨萬歸一人也咸觀望一人爲動靜天下所以患土崩也內或不

瀨園文集

卷十六 封建

二

饒常長諸侯之議其後外有邊防則聽燕趙之各爲守自秦罷侯置守天下始有匹夫之患至漢有莽操之患宋有金元之患皆三代所未有間亦有之而比羿浞于操懿比犬戎于金元相去甚遠所區區爲患者諸侯耳然其大小相制彼此忌憚包舉王莽旁有問其罪者矣以德則如商如周料各三千八百國之人心而後舉事以力則如秦人蠶食殆盡如獲如意後之諸侯必得其德如商周力如秦優游于三千八百之

人心百戰于六國之餘然後起事亦不足慮也矣。

封建以下制上也非但以下衛上也湯資三千武資八百有諸侯在天子不敢無道也郡縣則以上制下者也夫以下制上而桀受幽厲皆亡于暴未見其爲下所制以上制下而秦漢唐宋皆以昏柔困憊受制于天下天下之患非慮所及也

封建則可井田井田則可選舉爲其察之詳也

禮記文集

卷十六 封建

三

後世不封建而選舉誣矣黃巾赤眉皆德行孝廉之選宜也不封建因不選舉而科目遂有劉蕡下第駱丞流落之弊

封建則可井田井田則可肉刑爲其教之已謹也後世乃不教而殺乎

郭偃論晉以大國在側得不亡當時天子忌憚諸侯諸侯亦衆相忌憚小國尤忌大國不敢肆志妄舉則吏治民安

問封建則世卿古凱之矣曰但自封建不須世

卿其卿大夫郡縣官仍以選舉科目行事可也郡守縣令自封內選授守令得自置佐貳以次選擢今舍廵必受爵于王朝跋涉萬里往返數四然後得官欲責小吏以廉難矣難矣諸侯既得自專任官其才能卓絕治行優異者行古貢士于天子之法士之有才者始爲鄉士中爲國士終爲天下士漢世自功曹起家至三公亦甚善也

問古者天下萬國不可考至周而鄒滕邾莒輩

禮記文集

卷十六 封建

四

纔如今日一小縣也今必倣古歟曰不然姑以近代分天下十三道爲式封建十三諸侯世食其土征其賦役官其俊秀于京師無與而春秋享祀歲貢終王之禮要未濶絕依然富有四海之內又歲貢士于天子天子何憂乏人

侯國之才堪天下者貢于天子官京師天子亦擇資深望重之士山爲侯國守相如賈誼董仲舒皆出爲王相任至重也諸侯昏迷不共厥位守相得請于天子變置

問王弼州有言曰二百四十年耳。弑君三十六，王室四亂，天王數出，臣射王，子蒸母，其始也逾十里而錯，天七雄之既，歷數世而民鮮歸，下死者則封建爲之也。封建固足法歟？曰：朱子言之矣，其要只在得人。予所議則天下僅十餘侯，惟侯一人得世其爵，侯以下卿大夫，則擇置自天子卿大夫以下，郡守縣令，則侯與卿大夫行選舉科目，考察黜陟，不如古世官不易也。柳州之承宋儒之辯，膠柱爾漢，有叛國無叛郡。唐有叛將無叛州，今但使天子治諸侯，則漢無叛國，唐無叛將矣。寧復有叛郡若州歟？夫春秋未作之前，人倫不明，經義未著，雖易象周禮十五國風之書，弗宣子延陵季子之賢，概未獲見。故二百四十年，民衆焚焚乃爾也。弼州乃以封建執咎，可乎？秦漢以來，臣弑其君者有之，天子下陞中書或罷白骨盈野，往往有之，豈亦封建

問柳柳州有言曰：股資三千以黜夏，周資八百

以取殷，故仍古不革，非公之大者也。曰：何以有興滅繼絕？

胡五峰有言：郡縣可以持承平，不可以支變故。封建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尹源有言：唐之弱，弱于藩鎮之強；唐之亡，亡于藩鎮之弱。

薛諧孟評 是是

問三代以封建而延，秦以郡縣而促。封建洵足法歟？曰：非也。唐虞之祚，不逮秦隋；漢唐之幅員，不逮蒙古。天下之延促與大小，非所計也。自古

藏園文集

卷十六 封建

六

豈有不亡之國，但當其享有天下時，封建較便。爾曰：何便？曰：財易輸也，才易官也，則便在下。犬牙之制相維，天子之事行簡，則便在上。

問：封則應封何人？曰：議親議功而已。親非天子之子，若弟功非軍國元勳，不封。親必察其賢，功必觀其讓，居其國不靖其位，百姓不安，則議徙。何況後嗣？

周之同姓不征，或者皆爲諸侯。詩曰：宗子維城，意深遠也。秦兄夫三代皆亡于諸侯也，而懲之

封建廢天下乃有土崩之患漢懲秦非劉氏不
王故呂氏之亂朱虛東牟定安劉然高祖分封
地過古制兼恃誅呂功勢益熾賈誼始議衆建
少其力孝文不從孝景遂有七國之變曹冏所
謂寬之過制而急之不漸也自主父偃策行宗
室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新莽之禍烈于呂
雉而無復東牟朱虛其人至爲符命頌恩德由
權輕勢弱不能有爲故也文叔中興玄德興時
始終賴宗子力焉曹魏闇于大計法禁過嚴盡
順風文集 卷十六 封建 七
非以劉景升袁本初父子爲覆車竄之閭閻權
均匹夫至使人監守禁制飲食不相存問如廁
中人間一試用而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僅置百人之上故司馬氏一旦作賊旁若
無人善乎曹植之言曰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
晉者趙二魏非姬姓也蓋察見其微矣晉懲魏
而諸王得與大藩總強兵乃至擅誅伐相屠滅
其失較甚唐懲晉宋襲唐宗室盡處京師故天
寶靖康之難殄瘁殆盡予嘗大言其概以爲得

同姓之力者周也受同姓之患者晉也受其患
亦得其力者漢也不得其力不受其患者秦也
魏也唐若宋也

國家不得同姓之力與前代同而非前代比也
秦與魏之不得其力以無恩而今以有恩也唐
宋之不得其力以衰耗而今以蕃息也坐享祿
位不得有爲于其國則何益矣受同姓之患與
前代同而其所爲患則異前代之患在諸王驕
恣今之患在宗衆貧窶前代之患爲朝廷憂今
乃爲民間累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祿太厚太
廣給之則憂在民貧中尉以下八世爲庶人
太衆衆太衆衆聚而貧則憂在民暴爲今日計
亦仍以漢爲式可耳漢之善制其始者以置相
賈誼董仲舒之名儒出爲王相任至重也今之
長史昔之相也不從經生起家或以充謫貶之
選可乎予所議侯國卿大夫必由京師選授洵
慮及此歟漢之善教其後者以衆建衆建則力
分不能生變衆建則地廣人自爲生而民貧民

暴舉無患。予所議分天下爲十三道。道止一侯。則又當別論。

問封建始于黃帝。歷唐虞夏商周。不易也。何秦以後遂不可復歟。曰。亦思復之矣。而不得其法。又非其時。故不可復爾。漢靈帝時。四方寇起。劉焉以爲刺史威輕。乃建議改置牧伯。選重臣居之。當時刺史。如今直指牧伯。則中丞也。直指兼中丞之尊。州任之重。自此始。厥後曹操兗州牧。劉表荊州牧。袁紹兼冀青幽并四州牧。諸雄皆以州牧起。遂至割裂。唐代藩鎮之患。漢先得之矣。蓋非其時也。臨亂而封建。是增亂也。臨安之季。文信公亦思爲此。而終不可行矣。惟聖人受命與天下更始者行之。

薛諸孟評 宋以來更法則衆皆議之而構要人以掣其肘。非行法不阿者不足與語此。

瀨園文集卷之十七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家諸孟甫評

昆陵陳憲冲斗翔甫訂

洛川劉 紘秉三甫訂

語錄

人受福於天亦如受服於朝可容易得也應得則貴焉詩曰象服是宜又曰福祿宜之

孔子謂伯夷古賢人又云知柳下惠之賢孟子

曰皆古聖人亦各以其分量相度也先自知而

後方人也

孟子推尊孔子非容易事當時孔子甚不理人曰迄漢唐諸儒尚並稱孔墨則黜楊墨尊孔氏不啻埃塗拔識矣

薛諸孟評 其眼原是難事毋論用孔學術

也即班固以後文字能辨之乎

龍不見足尾不得稱龍謂其投蜺蜺似龍五色大鳥似鳳皆為孽孔子惡似而非少正郭莽操

皆似也鷲似鶴食似廉也

今人頗作得一半伊尹一介不以與人頗作得一半孔子吾之于人也誰譽又有一半孔子無不可

薛諸孟評 只揀劣處學

出世如元亮讀書不求甚解用世如武侯讀書喜觀大略理學如象山未曉處且放過上蔡舉史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背面赤明道云此便見惻隱之心不曰羞惡曰惻隱非但可耻寔可哀也

薛諸孟評 古人不屑于名位功績如此

漢初儒者尚博古故其文詞叠用故事乏已意它若說苑韓傳鹽鐵諸書但錄古人事便當著書矣當時競喜作賦窮年皓首以古文奇字為事因有白虎通諸書

凡編類纂要之書皆唐宋科舉之學唐以前無此便捷場屋公然竊取不可言文何況于行

陸象山云老衰而後佛入予亦付云西京黃老

東京佛

古今人才日減一日。非天不生才。由才人多岐也。商周已上人才。無巨細。皆爲王國克生耳。尼山門弟子。盡從政之選。無非學爲人用。不得已而有卜務墨胎。無道則隱也。忽有高論者。若巢若許。生逢堯舜。而集于枯爰。是有高隱一派學問。與朝市平分大半矣。嚴光周黨。當人心思漢。再覩威儀之日。而閉關自若。安望其扶衰濟否耶。此輩大旨無用爲用。而天下不得其用矣。外

漸園文集

卷十七

三

此老與佛二家分門。而辟穀深山。與苦空一切者。無間得手不得手。均非庸人事也。昔人謂儒門澹薄。收拾不住。但看顏魯公。李鄴侯。皆修練士爲世界撐持。多許假使二祖以後。下至汾仰曹洞等輩。全來付託。人國定有可觀。此二家又分去大半。

薛諸孟評

緒餘以治天下古言之矣。豈惟

二祖以後正法大敝。人爲帝王將相有

餘卽小小散聖。若陸法和魏徵何言不妙

絕千古

人各有其才。與其志適如。其志與才之謂遇合。臯夔遇也。龍比亦遇。巢許亦遇。三者易地皆爲。不遇世人。但以得時爲遇耳。學者須自立志。養其才。以俟遇。無其志。與其才。而夢夢然浮沉。得時失時之間。均之無所成。不足羨。均之無所失。不足惜。

薛諸孟評

龍比太熟。巢許太冷。故造物者

亦用之

漸園文集

卷十七

四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名卿大夫如蠅毛。皆國士也。獨管子稱天下才戰國繼之。二百四十五年。魯仲連爲天下士。或出或處。並立天地。仲連未始無用。管氏未始收心。各有以自見。各有以自處。

薛諸孟評

許管魯却是

用其所長。則無短矣。善其所終。則始不復惡矣。君子不幸而有過。有掩過者。管仲魏徵。雖掩許衡是也。喻掩瑕也有補過者。匡章爲人子。苟或

爲人臣也有居過者。孔明元規是也。惟小人不知過。惟小人文過。

士君子修身如塑像。然形容既定。時復增損。脫換以求可觀于世。置其身于古史列傳之中。而旁觀之會。須有始有卒。又須賢者不可測。其它夢夢。並不自知爲何如人。

薛諧孟評

三代以上多是追金珠王各成

模楷。三代以下則如泥塑塗金耳。雖然亦

有之。孔明君實元晦輩。金鑄長源子瞻宋

淵明文集

卷一 語錄

五

瑞璋玉刻故皆萬古

東山之樂也。聞者知其與人同憂。宜陽之寂寂也。見者稱爲大人先生知人哉。

能禮讓不能以禮讓凡人。惟爭則有能有不能耳。如何讓亦有能有不能。所謂降伏其心也。克己也。讓者禮之本。克己者復禮之實。難言難言。

薛諧孟評

身驗過方知

君子耻其言。問言如何可耻。凡人任是優爲之

事。且在事成之後。但自家出口。便覺可耻。何事。詞。何況事前。過其行者。定勝其名。醉白堂記。足明過字之義。

君子不器。勿作才人看。須知是君子身分。德性問學。並在其中。無入不得。遇事有爲。

無欲速。無見小利。聖賢分量應如此。事關天下國家。應如此。下面不達。大事不成。注脚爲衆人言耳。

淵明文集

卷一 語錄

六

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此具有至剛至大。與夫鎮靜寬閒。樂天知命之妙。當其平日爲正。不爲邪。而死生利害。久不分念。到此義命自安。且平生忠信。今日風波畢。竟可恃無恐。

君子之于君子。內和而外不同。君子之于小人。外和而內不同。總謂和而不同。

薛諧孟評

大有尺寸在

從心所欲。同通也。矩耶。所以爲方也。僅以行經。非反經也。

泰而不驕。周之赤烏。凡孔之樂在其中也。驕

而不泰。如莊列輩。輕世肆志。中無所得。又如齊桓葵丘。後得志。滿意其神。已昧。故曰不泰。學不厭者。未厭其欲也。望道未見于意。未足也。誨不倦者。旁通汎應。叩之不窮。

樂道人之善。有虛懷博採。不啻口山之致。所以有益孔北海。聞人之善。必演而成之。非私其人。其性情然也。樂多賢友。好在多字。佩帶似結。自處語默。無有不得。古人惟恐不盡交天下之人。以此鍾期死而絃絕。以迄後世。元白劉白之訊。又將朋友作忠臣烈女。親友不應多歟。另是一解。

成人之美。甚易。不成人惡。却難。好事贊成人。易。不好事力止人。難。一句是郭有道。一句是王彥方。如我自審平生。只作得半邊君子。能成人美。不能不成人惡。

為政以德。政是帝王之政。德是聖賢之德。如政在輕徭。禮自行其愛人之德。政在薄賦。禮自守其淡泊之德。即不為政。其德自爾。居其所者。豈

為衆星地哉。管子曰。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和。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復禮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克己。顏子自克己。至復禮。仲弓自復禮。至克己。猶之自誠明。自明誠。有深淺有頓漸。而功效大小因之。邦家無怨。天下歸仁。分量相趙矣。顏子作自家工夫。仲弓在聖賢門路上。作工夫。宋儒云。進人之速者。無如禮。鈍根人更得便門。所以教仲弓徑直作去。

顏回文集

卷十七 語錄

八

喜怒哀樂皆屬物起。然亦有自我起者。所得於天者然也。伯夷專用惡。傷下惠專用愛。莊周善樂。屈平善哀。是也有無可喜而樂者。少年游俠。或歌或謔。何嘗有得于心。有無可樂而喜者。措大下第後。伴伴作無我語。咲口不絕。並是任天率性。聖人都須以道教從事。戒慎恐懼。難言難言。

薛諧孟評

情識上端。頗能提撥。若本性

上夫不得于頭頭上。

袁石公云修行人始初二三年內其嫌他人不學好到入後方知自家不好處此語可解攻其惡毋攻人惡修惡之旨

薛諸孟評 石公研磨若此豈得徒以風流

文來目之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此定論也盜賊爲小人市井亦爲小人耕鑿亦爲小人利在則小也素隱行怪辭爵祿蹈白刃豈爲利歟而以爲小人行險小人無忌憚張湯死無餘積豈爲利歟而古今以小人絕之爲義所不在也

瀨園文集

卷一 語錄

元

薛諸孟評 小人非盡奸人匪人也一事局

局一語沾沾一境憤憤悻悻凡心界不如

君子之大皆是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見國家亦自有用小人時君子可大受小人可小知明明並存分陰分陽各效其職並行不停陰維陽則不祥亢陽則不祥耳古今天下不能一日無事非小人不容則君子不容小人但看陰亢陽亢均爲災

異

薛諸孟評 勿川以言必患兼容以言因材

須力能制之乃可

小人天地之害氣也非人不害廢事不害假如論兵事應和則小人必議戰應戰則小人必議和和與戰非盡便于其私也彼自敗事不成事或其心實債事或不曉事

薛諸孟評 數十年來議論翻覆竟喪人國

蓋小人喜自立黨羽有天下趨之亦喜壞

瀨園文集

卷一 語錄

一

人成局自露已長初不知其貽禍至此

賢者貴者皆爲君子賢不必貴不失爲君子貴不必賢不得爲君子世以君子爲男子之稱而周南舉以稱婦人惟其賢爾

薛諸孟評 既是小君宜稱內子

可以託六尺臨大節不可奪兩可字事前語非事後語云世間可以辦此者要他素行是个君子人莊助信服汲黯先主托武侯正是如此若觀晉欺人孤寡是何等生平應得爾耳

薛諸孟評

君子人踐踐霍霍皆可肯不可

霍光託孤矣不得爲君子卽不得爲可託荀息臨大節不奪矣不得爲君子卽不得爲不可奪何也爲其不學無術知經不知權也須是尊德性道問學人

人一也觀者不同事一也作者不同

事垂成如其初壞心小皆濟心蕩皆潰

三百篇之言孝子者皆哀亡思遠以不得養其

親爲恨子夏却說不能竭其力道其常也其言

漢文集

卷一七語錄

二

忠臣皆經營執掌之事子夏却說不能致其身道其變也事親易略于安常事君獨難于見危

薛諸孟評 于二事大有體認不肯草草

蓼莪九我皆姑息之愛耳尚未言及責善揚名之大且遠考然已是大問極矣常棣則而言死喪患難之事既安且寧便費究圖蓼莪言其常

常棣言其變因知孝弟深淺

子之愛親必不如親弟之愛兄必不如兄

情一也理在則情足貴焉古今慈父母不傳而

傳孝子夫愛其室者不傳傳義婦爲其存理也理一也情在則理足存焉獲羊而證者不直隱者直爲其不情也

薛諸孟評 足見庭闈上顧復特殷閤閣寵

昵必篤黃口紅顏直視親恩夫恩爲固然

耳

聖賢論人皆舉人所不見者言之叔向之周折

也而曰遺直子產之猛也曰遺愛夷齊之不忘

舊惡柳下之不易其介皆如是解也子路惟恐

顏回文集

卷一七語錄

三

有聞有過則喜無宿諾亦如是解人知其勇不知其怯人知其氣盛不知其心細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其惟人所不見乎

聖人扶陽不扶陰實或不存則存其名十月爲

陽月則四月應爲陰月而曰正月者扶陽不扶

陰也

水旱非天意也天有陰陽猶人有水火極脩極

無天之病也或曰風雨露雷皆爲天吏史鯨厥

官豈人主意

薛諧孟評 以此為天解可已

陳北溪曰人有質純粹而稟氣不清者如溫公恭敬力行篤信好古資質正大而識見不高明為二程所不滿亦有氣清而質未純者曾連李自是也曾參贊勝曾點氣勝

薛諧孟評 宋儒類得偏氣正叔亦未免獨伯淳迥殊耳

義文未言太極也孔子言之周子又曰無極而太極予嘗以純鳥先飛解此夫惟未發時可以下手臨發而求中節可乎

老氏未始有夫未始有始釋氏空空皆求其所無極也得道者見得無極有聲有形不得道者並不見陰陽何知太極

宋儒云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古人好名故喜聞過今人好名故不喜聞過

薛諧孟評 古人事事從心上過審過楊龜山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

火日光在外金水光在內金石之聲自為之谷之聲它為之

海水凝則冰浮則瀾散則復為水天地之氣聚為人物人物散復為氣死生之說也動物本天植物本地

皇極經世不用金木水火土五行而用水火土石四體何也五行後天也用也四體先天也體也金出於石而水生於土五行在其中矣

石寔生火獨曰木者從其多者言也其實石者

火之源而木其流也石實生水金之生水不多于石何獨曰金生水邵子用石去金木亦以此耶

皇極經世十二卷總元會運世紀堯至五代年來事迹以陰陽剛柔論天地日月星辰為天四象水火土石為地四象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

辰為夜天之變盡矣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地之化盡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

飛霧化物之章。霜化物之木。宋儒多牽合之。病如以明通公海四字分配水火金木亦如此。類風雨露雷皆屬地。此貼實語。

月去日。則明生而運。近日。則魄生而疾。日月相對為望。相會為晦。水之克火。揜而克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克水。必隔物焉。君子用智也。

管子非但天下才直有格物窮理學問。管子才掩其學。子產學掩其才。

爭者取利。讓者取名。讓者未嘗不利。爭者不必得。各古今但有爭利無爭名。果好名必不爭。各莫不美于爭也。

薛諸孟評 爭者皆為利耳

邵子云。臨大事。然後見才難。天下未嘗一日無才。其能成事而歸於正。則難。小人有時有用。君子有時無用。均之才難也。

五行之質具于地。而氣行於天。其質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火金陰。陰陽相間。猶東西南北之對待。其氣行之序。則水火土金水。而

水火陽。水金陰。陰陽相因。猶東西南北之流行。

統言之。則氣陽而質陰。錯言之。則動陽而靜陰。

伏羲以河圖畫八卦。禹以洛書陳九疇。河圖相生為序。水木火土金左行。自北而東。而南。而中。

而西。復始而北。洛書相克為序。水火金木土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於北。河圖數

十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左。四九右。五十中。奇數。天偶數。地陽生于子。天一生水也。陰生于

午。地二生火也。天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偶。贏而奇。乏也。洛書數

九。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肩。六八足。五居中。央陽奇陰偶。天二十五。地二十。凡四十五。奇贏

而偶。乏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數同二十矣。河圖圓。洛書方。圓者對

待以立。其體方者。流行以致。其用河圖。體圓而

用方。用存乎偶。洛書體方而用圓。用存乎奇。並

行不悖如此。道不同不相為謀。自聖人然矣。河

薛諸孟評 不相謀最得疹疾之氣生于強

人從已耳

邵子立差法陰常虧陽常盈河洛之五皆居中其餘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何也陽不可易陰可易也一六皆北三八皆東五皆中爲三同陽不可易也圖二七在南書在西四九在西書在南爲二異陰可易也二四以生數言屬陽以偶數言屬陰七九以奇數言陽以成數言陰

海國文集

卷一 語錄

二

來刻石爲碑南朝始有誌銘是時六朝尚文詞故迭死亦然且華夷錯壤士大夫多僑居應爲陵谷遠慮歟

胡致堂曰天非若地之有形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朱子曰只是个旋風上輒下堅道家謂之剛風流括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者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王普云必有

神人能凌倒影傍日月而待參其間雖弦晦亦見全明觀此三說宋儒好奇不殊漆園吏及于仲任等也

薛諸孟評

說皆有之而皆未盡大抵法

界內事凡心想所到皆一一實有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爲雷陽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爲風張子曰世所謂雷斧則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隕于地則成形矣凡氣聚爲形形散復爲氣道家燒石投

海國文集

卷一 語錄

三

井聲卽爲雷形與聲皆氣也

露結爲霜露滋物而霜殺物可解也雪之威盛于霜霜殺物而雪不殺物不可解也又高山無霜露何以却有雪

薛諸孟評

露之溫氣微于雨而霜之肅氣

烈于雪試履霜踏雪便可驗之又霜多在百卉未凋零時而雪則無物可殺猶飢後食其戈耳

朱子云冀州是天地中間一佳風水又以黃河

長江。鴨綠。爲天下三大水。當時已後。知五百年事矣。

古。龜。用。牲。血。龜。久。不。靈。續。以。生。氣。立。尸。亦。衆。龜。意。

張南軒曰。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諸儒以動靜分真妄。其論不一。要知動亦有真。但妄較多。靜亦有妄。但真較多。人至於妄動後。靜時不知悔。不知耻。不知懼。則夜氣無復存矣。入廟而敬。過墓而哀。乍見孺子。入井而不忍。

謝書文集

卷十七

一

閑居不善。見君子。厭然。則又似靜。妄而動。真入。至于見君子。不知厭然。則非可勸之爲善。須再。輪轉幾週。生死來。予親見有人。自稱已惡。云某。事某事。以爲本事。如此人。何曾夢見良心兩字。

薛諸孟評

此等說見韓非中。不害與近日。

李卓吾輩實導之。彼直以福善禍淫爲誰。

人語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子。所。謂。善。德。人。物。未。生。前。言。孟。子。却。從。人。生。以。後。言。

性善如何足以服人。

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已非性。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其說較是。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古今人物殊異者。氣有盛衰也。西北東南人才不同者。氣有厚薄也。于是性聽命于氣矣。氣質之說。起于張程。豪傑之士。生其時。其地。不與其時。其地。同非氣。所能移。便見本事。便見學問。

薛諸孟評

此非性而何

謝書文集

卷一

三

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其說近是。

周子云。無欲故靜。明道云。中有主。則實。實則慮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二說皆妙。主人在內。外客不入。故謂實。外客不入。主人自在。故謂虛。

薛諸孟評

如空中光。水中味。是實。是虛。亟。

須自領

真西山言。仁如蓮實。中么。上蔡比之桃仁。杏仁。謂其中有生意。使却克伐。怨欲不行。未必爲。

仁

程子以无妄言誠。其次不欺。中庸誠者是誠。誠之者便是信。主一者謂敬。一者謂誠。朱子曰。漢以來以誠慤言。程子始以實理言。

薛諸孟評 誠慤自實理中出

仲尼言仁。孟子更言義。仲尼言志。孟子更言氣。程子曰。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太極無極。亦是後來層層添設。聖賢多。則道理多。周子添進去。孟子添出來。

龍圖文集 卷十七 語錄 主

朱子謂會點如鳳皇翔于千仞之上。曾點有康前底意思。却不說康節。有曾點意。宋人勇於自信。故相信也。四書五經小注。動引某子。將同時等輩人。如古先聖賢印証。真篤信好學者。世間不學人定。是卑。今慕古貴耳賤目。

薛諸孟評 謂佛與聖人皆天生。不可學已

曠曠矣。又疑已到此地。便可自恣。尤害後

學不淺 出

晉人相輕。宋儒相重。皆以自高也。

朱子謂孟子極尊敬子路。想當然爾。難在推尊顏子。

薛諸孟評 東方朔亦極敬子路。豈獨孟子黃山谷謂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程子謂邵子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學者且勿尋孔顏樂處。只須參想二子胸中。

王勝之常乘月訪堯夫。見其獨處燈下。必正襟危坐。却妙在為人。直是無禮不恭。上蔡曰。明道坐如泥塑。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龍圖文集 卷一七 語錄 三

薛諸孟評 二公皆善會動靜

介甫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又曰。管仲言出令常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作不順人心事。何故。後來介甫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予嘗謂漢代獨行威格異類。馴狎鷲猛皆容易事。明道感動介甫。是難事。

薛諸孟評 實日伯淳亦兼放成之說。最妙

查一一平實商量。則其人竟受而人主之

信之亦不堅近事亦有類然者可爲痛哭
上蔡喜記誦明道反之以爲玩物喪志然自家
看史不蹉一字又熟記當時天下事明道爲已
上蔡爲人

薛諸孟評 明道則可上蔡則不可

黃勉齋曰富貴貧賤之際夫子只許顏淵子路
兩人一是有涵養一是有氣概

太極一圖周子手授程子程子終身不言朱子
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競談性命
濂圖文集 卷十七 語錄
而天下大亂何以故

薛諸孟評 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

周子主靜程子主敬皆朱子發明之許魯齋曰
庸人見利不見害見得不見失須知見害不見
利見失不見得並是庸人主敬主靜人幹出萬
死一生事來

尹惇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不對而出
告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矣張南軒曰廷對
最宜直言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文信公

初對策識者便許以忠肝鐵石矣予生平量而
後入差堪諫詎顧不能待常默自許心云若得
廷對便當痛陳時弊直寫懷來誅竄惟命無餘
憾耳吁何可得也

薛諸孟評 不肖之負 先帝者非一端而

廷對其一也當日僅叙前代得失以及本
朝一同年過之曰子幅且將竟矣揭視祇
餘二幅遂草草出矣思之悵然不肖既誤
廷對與少洩于部郎而以汴守出矣職守

所拘僅抒于行移中詳問悲夫
濂圖文集 卷十七 語錄

古婚禮不用樂肅其事也後世盛古樂矣哭則
不歌鄰喪不相後乃歌嵩里矣朔望必割牲盛
饌其名曰舉後世或於是日持素矣予生平不
能素先兩大人亦然丙子春因母病祈于神同
母持朔望齋七月之望嘉魚道中一茹葷去家
可千里比歸訊母氏同日茹葷

薛諸孟評 爲庶物留 綫生氣亦得勿拘

古禮

貧賤兄弟暮年嬌妾可以無怨學。者須知如此居心應物。

聖賢看得生死甚大。故云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要不虛此生。終日經營都是將得去的。又是留得住的。格致誠正。將得去。齊家治國平天下。留得住。請問其次。曰。言行亦留得住。良心亦將得去。又問其次。曰。詩文亦留得住。讀書亦將得去。其他夢夢。惟日不足。却空手回耳。老僧輩以田園兒女爲留得住。持齋念佛爲將得去。哀哉。

薛諸孟訂

卷一七

主

亦留得住如秦政隋堅便是前車

知止是割得斷。知足是看得破。原是兩件學問。有手雖止而心未足者。林下官情是也。有願知既足而不能去手者。長樂老是也。妙在知止者不足亦止。彭澤是也。尤妙在知足者不止亦足。辟世金馬門是也。知止知足者孔顏樂處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也。矣。知足所以居心。知止所以藏身。

佛圖文集

卷十七

樂

儒制方野國梓亦不傳于世

去利以免害。一智者事耳。犯害以興利。則惟聖者能之。聖人不可學也。以天下與人而天下不亂。以天下自私而天下不議。弑其君取其有而不爲賊。遷都危事也。重費也。而商周率意爲之。出妻不得已也。而孔氏世世爲之道。則在死而箕子不死。口以傳道。春秋天子之事而匹夫爲之。曰以止。亂奔說之早愈。離愈戚而得人。陟虎之此其官。世其祿而得人。山後觀之。皆前事。

也。秦漢以來乃平平耳。唐做封建而亂。宋行井田而擾。何況其它乎。蓋一人之身不得古人之本。則不應同其末。而天下之勢。事事不如古人。則一事難復古耳。

亦有身不修。家不齊。而治國平天下者矣。齊桓晉文。漢高唐太。皆是也。大學于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後。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否之爲言非是也。雖治不足道也。辯王霸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言本亂者未必不治。瀨園文集 卷十七 語錄 三

也存王。黜霸也。文法與枉已者。未有能正人同。古置吏以養民也。今置吏以取民也。考滿給由。但以催科完賦爲準。書生輩動責居官者爲循吏。爲廉吏。無非根據孔孟耳。請問于祿志殺富。負利達妻妾。產泣等語。今日書生輩用得着不。

薛諧孟評 已父此禍矣

今人頗知慕古人。而不樂見今人。中古人何也。一由于不知人。其視古人。若天人。不知其猶之。人也。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故輕之。此其人不

足責。一由于好勝。慕古不形其短。同時則駕其上。郭有道好善。却見得當時人士皆去已一階。以廣大教化。主自居耳。裏所怯。則貌凌之。此其人足責也。更有無足道者。古人則空相慕爾。同時便有飲食筐篚之費。擲黃金。留上客。自昔難之。此等尤不足責。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氏此語爲不知言不善養氣矣。尼山之謙謙自下也。而猶龍氏尚病其驕猛。安有知言養氣而大而夸之疾視。瀨園文集 卷十七 語錄 三八

橫臆自負厥長。乃爾哉。

薛諧孟評 責得倒然。孟子實有不得已。在魏萬任華走萬里。求與李白遇。華陰令白遇其門而逐之。有知有不知。有知有不知也。古云被褐懷玉。破褐尚可言也。不有懷璧其罪者乎。

薛諧孟評 華陰令想是俗吏耳。安可責以

任華地位

虞翻得一人知已不憾。柳厚知已者如麻。過矣。過矣。元亮聞多素心人。亦殊失言。素心人恐

無多。

顧命一篇。當造次顛沛時。燦然大備。人心自不
動。掇周之以文。勝天下也。譬如家長。有爵令終。
子孫森羅。情文備至。觀者嘆美。無復哀慘意。

薛諸孟評

人主患不廣大。想當爾爾。

孫子曰。近日主司策問五首。漸短漸不成文。可
笑也。嚴子曰。此非但其力不逮也。古人隻字應
接。輒恐泥遺人間。不肯滲漏秋毫。其自待以天
下後世如此。今人何曾作此想。

頤園文集

卷一 七 諸錄

三

薛諸孟評

古人在在作身後計。非爲名也。

貴此心

輕安子孫亦逢古耳。今人誰知之。

誰信之

秦所坑儒。非儒也。當時儒者不爲仲連。則且爲
子房。秦安得而坑之。並所焚書。非書也。九經聖
人之言。至今具存。

薛諸孟評

書之得存。蕭何實收錄之。故不

經項羽再焚耳

然歸于煨燼者多矣。

常懷官兄弟。便及友生賓客。妻孥夫子。更補出。

父母其順爲盡一堂佳氣。

徐穉名士也。而以爲人傑。諸葛武侯人傑也。而
以爲各士。古人觀人。另眼如此。古人作人。不測
如此。

薛諸孟評

卓哉斯言

大學所惡於上一段。是以已心推人心。民之所
好好之。則直以人心爲已心矣。所謂對聲伎未
嘗笑。見野蠻與嘉禾。則嫣然正。如父母於子。凡
子之得喪。皆其得喪也。

頤園文集

卷十七 諸錄

三

薛諸孟評

善道古帝王魂夢中事。

女奚不曰其爲人也。而之爲人也。夫子僅自許
僅一許。則古人認定自家。是如何人。應如何爲
人。其它夢夢。因物賦形。爾。

俗人如春。屬然俗事。如衣食。然我口應接我日
經營。與人無異。却另自有个精神意思。在是謂
爲人。有子其爲人也。便是爲仁。大學爲人君。爲
人父。爲人臣子。更見實際。

貧賤困人。與患難不殊。不枝不求。何用不臧古。

人正爲貪賤地也。生理在其中。伎求非但有損却無益。

不技不求。詩人爲遊子地也。夫子將此爲貪士地在。貧如客。可發一嘆。古人曲體人情。乃爾。

人生天地間。須有以自見。君子淡沒世而名不稱。可嘆也。如秦舞陽甘羅出世。卽逢其會。後此。

便乎乎矣。又如師尚父。唐且轅固。垂暮始展。是論年也。或文人投筆封侯。或武夫折節讀書。

是不論業也。畢竟人生自見在用其所長。又在清園文集 卷十七 詩集 三

強仕先後間。學者遇事有爲。善不可失。勿自限以年。勿自限以才。尤勿悠悠忽忽。虛過盛年時。又勿失其所長。

薛諸孟評 無限憐才

悠悠忽忽。不見已所短。亦不知已所長。有美不克自成。是爲自棄。老大徒悔。並亦不知悔。

高士傳九十餘人。皆取其終者。中多眉壽士。雖執節如夷齊。去就若兩。不錄。

怕人罵。是小人根器。不顧人罵。是小人本事。作

君子並不在此。

薛諸孟評 須審伊所罵者何事

鷹隼之視爲瞿。害物者患爲物害也。君子不害物。亦懼爲物所害。故曰良士瞿瞿。

怕人罵。不顧人罵。是兩樣。小人須知勸遣人罵。亦非君子福。

放辟邪侈。因無恒產來。每見富人于謹慎如執玉捧盈而貧。無卓錫者。反豪富。若公子窮鬼弄人。乃爾。

清園文集 卷十七 詩集 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言施也。葉公子高曰。惟仁者可好也。可惡也。言受也。不仁者不可與往來也。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爲友善。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可謂至交矣。若乘車我戴笠。他日相

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何其相許之廉也。古人貧賤之交。無過望于富貴。

如此分金贈綈。已足後世。事何况王貢彈冠。

薛諸孟評 古人不輕責人。故多全交

朋友一道。惟貧賤則然。無責之于富貴。安樂則然。無責以患難。生存則然。無責以既死。取長略短。厚往薄來。則可交盡天下。受用朋友一道。

薛諸孟評 最討便宜法

端木推服子淵至矣。一貧一富自若。後世有無通共。傾舟分產。到是外道。

薛諸孟評

古人相知。輒能相諒。如不責人。

以死亦然。且子淵可以財贈。亦不成子淵一矣。

清園文集

卷一

語錄

三

昔人謂司馬遷高才。恨其不博。遷非不博。但不確耳。古人不確。不謂博。

聖人之尊也。予楚人也。讀春秋。輒內中國外楚。推之吳人。越人亦然。任是季孫陽虎之裔。亦為天子唾罵厥祖。

薛諸孟評

觀此可以自警

小故也。焉美。又小盡也。曲逆用以祈平城。白登之國用莫大焉。其為游辭統也多矣。

風來水面曰文。未有不動可言。文者經典如大。

學首篇正大端嚴之至矣。未乃以本亂末。治一語反收反結。更以厚薄薄厚。情趣語動人。便是風致。

水經注皆諧而誕。段段引用他人他書。任人疑信。便不傷雅。學者不妄語。是第一項學問。間有不確者。須云此語出自某人。

爭是得。非受。非得是手。愛得憎。受憎得愛。

道生天。天生地也。博厚則高明。地生天。歟。曰論功用。博厚則高明。論元初。高明則博厚。但看聰。

清園文集

卷十七

語錄

三

明唐智生出客。敬執別便。得此解。

薛諸孟評

非大見識。人不肯以無事處事。

天地父母之用心一也。儉且吝者。常富。富無用處。只如父母積金。但陰厚無用兒子。其善擇擲者。定為所怒。

薛諸孟評

善擇擲者。不特損利。亦將招禍。

不可不戒。若如魯子敬之指園。范堯夫。

土生金也。人闢埋金于土。而是還歸造物耳。幾。

見既埋之金。復為入有。

五行有父子無祖孫水生木木生火火則水克之
火生土又尅水

薛諸孟評 非無祖孫也大抵生太過則以

尅者挽救之如父象著而子玉抔則以祖

之土剗尅之寬嚴性性一一如是故須法

祖

火之餘爲煙火所生爲土煙土之性皆涼

美里夏臺湯武亦是激成後來亂賊強半激變

爲之

濂園文集

卷十七 語錄

三

薛諸孟評 可以警駭主不可以警不賊

漢志神仙十家隋以下遂三百餘家此外復有

釋氏殆千萬家矣學者不能洞徹性命達觀生

死乃有此等妄想

古人有其實不傳空傳其名足令人慕者夫子

列朱張于逸民是也

學者有志爲人須變相又須令相變相者王侯

將相須有泉石風致迷縈而處須有公卿器男

子如處女如阿婆女子有丈夫風老人宜有與

趣少年又宜老成推之盛德若愚深藏若虛

道德學問不露圭角也合相者正不得邪雅不

得作厚不得薄譬之婦人貞淫假借不得

薛諸孟評 陶鑄世界須見此手眼

莊助推服汲黯將黯所未遭之變未作之事虛

空換過看出他本事來亦猶端木氏夫子之得

邦家者一段見解學者須如此參想舉變事暗

君居亂朝如何如何龍逢比干君臣相得又如

何如何

濂園文集

卷十七 語錄

三

薛諸孟評 神識曠視如是如是

好學人動以古人許人如劉向以伊管許賈誼

杜甫以伊呂許武侯然由他終日與古人周旋

將古人底蘊窺破故易言耳不學人看太白東

坡等輩如天上只似我輩看義農然肯信今人

中有古人

薛諸孟評 子美直以伊呂自許豈止許武

快也大抵古今人各有得手未必古迷勝

今奈風俗具耳

慈得有一以慢其二此語亦鄙甚以德受人
不得爲德矣齒又何足道人人皆得者齒也獨
自氣像者齒之多壽者壽三化以上假氣及此
矣

薛諸孟評 氣壽之明此向上事也若世法

商量豈容小子與先生並行非自撓謙乃

誤人男女耳多壽多辱想非時上下序禮

未備至成周則履眉叟非天子所敢均禮

者矣予是以益信文王周公賢于三壽者

聖賢文集

卷十七 諸錄

爲此也

順園文集卷之十八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宋諸孟甫評

昆陵陳憲冲斗翔甫

洛川劉 紱秉三甫

入外語錄

周子無極而太極求其所自始于無有也老氏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佛氏空空焉窮所有
子無者義同而意異儒者意在有二家意在無

金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却是無極而太極

薛諸孟評 有何歧別

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上句非

想下句非非想上句法空下句空空上句安心

下句無心可安

薛諸孟評

一大藏亦復如是

從法門入者博文約禮從戒律門入者克代怨

飲不行出門如見大賓使心如承大祭從宗門

入者為人出已而由人乎哉吾有知乎

也

薛諸孟評 如是如是

煩惱稠濁衆生度日之具也故云苦海人人有
一件欠缺事胷中只見不足如來引入歡喜地

薛諸孟評 證此便了更無他

克已是我無我相施相天下歸仁便無人相受相
克復在五識已上歸仁則駸駸六識已後一日
克已所謂臨期得手也正七八識過關處出門
見賓使民承祭明明是箇禮字已所不欲勿施

薛諸孟評

如是如是

二

于人明明是箇克已顏子仲弓且有自誠明自
明誠之分顏子合下便作得去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直指人心是佛也從宗入也仲弓則在戒
律上作工夫耳一正其內以養外一制其外以

存內入門既分成功亦差邦家無怨視天下歸

仁分量相越矣仲弓六識顏子七識明白可見

又有誤解者克已似忍辱布施復禮似持戒禪

定六度無有次第此處顛倒難說來問許多方

便

華嚴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此便是復禮歸仁克己。六識復禮七識歸仁八識

薛諸孟評 分明極

六識皆附物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全依我起。所以獨仁。夫子教顏子下手七識。仲弓下手六識。皆在其人前一步指引。

薛諸孟評 不曾親詣安敢如是判夾

七識有貪癡無異。何也。我愛則我不愛。我

今人眼耳鼻舌身病。則知憂懼。鄉里皆往問之。

讀書文集 卷六 人語錄 三

愛性人亦莫問。不知心不在焉。

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但看死人。活人同此。

眼耳有見聞不見聞。便知心爲主人矣。人君

兵不擇將。人臣憂國不正。君亦同此。

薛諸孟評 此主人又須無敵于前無顧戀

于後

八識首眼耳九思四勿首視聽。此二根引賊。又

日作賊

養心莫善於寡慾。色聲香味。即慾也。小人養小

體衆生受用。祇在此耳。更有下此者。眼昏耳聾。手口拮据。以身徇之。視彼養小之小人。正復縣絕。

薛諸孟評 警切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佛氏言之。不言修性。揚雄言之。

周子無極。與胡文定同師。霍林寺僧壽涯。故其

學主靜。又曰。無欲故靜。朱子服膺周子而不信。

服壽涯。後人狙豆周子。而壽涯無與壽涯。其至

讀書文集 卷六 人語錄 四

德也已。民無得而稱焉。

宋儒云。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此與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古不相謀。物交物。一合相。則

儒釋同解。

程子曰。學必日新。不日新必日退。未有不進而

不退者。惟聖人無所進退。此便是十不退之旨。

金剛經從人空至法空空。空。既不著有。又不執

無。以破相爲宗。了空爲義。說一切法。旋立旋破。

故云。我喻。

六波羅蜜布施色持戒聲忍辱香精進味禪定
解智慧法六度如乾之六龍各各登岸也合來
却有終始有漸次

孔以無怒爲剛故曰剛近仁金剛以般若爲剛
則剛近智孟子至大至剛集義所生則剛近義
亦各言其所得

楞嚴二十五聖人取其從耳入者一切經首皆

冠以如是我聞論語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聞朝

聞道皆從耳也顧諟天之明命立則見在與則

見望道而未之見則從目修身以道修身則道

立則從鼻金剛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

所得慧眼未嘗得聞如是之經則以眼聞故云

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夫子聽琴

見文王則耳通于目也

薛諸孟評 六根圓通事有違隔

比丘上乞法于佛以明已真性下乞食于人以

爲人種福乞食乃爲人耶舍衛城中千二百五

十比丘乞食是比丘求衆生是衆生求比丘

乞食爲人布施爲已乞食引人空布施自求空

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下手

了手都只如是到此不言應住但言降伏惟天

下至誠爲能無妄

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以滅爲度可解

化育兩字并物之終始之義

薛諸孟評 來既無生去自無滅所以云實

無衆生得滅度者

不動念不是木石不關情不是澹薄且問有念

不動無念可動何者是非想非非想

華嚴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

一切惟心造如來到頭只是降伏其心心可畏

如此認心作主是應任防心作賊是降伏衆生

夢夢何知焉

貪我相嗔人相癡衆生相愛壽者相四相分貼

四業。問癡業云何是衆生相爲其庸懦自棄故

人不立志不力行空手回石念此汗下

問菩薩其始既發心度衆生其後如何皆不得

能度衆生心如何卽非菩薩無伐無施窺見此
中本事矣

薛諸孟評 當初發心時已無自相矣

維摩以火喻無我水喻無人火必藉薪無有自
體故喻身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我無
人無我是克已無人是由已不由人邵子火生
于動水生于靜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
以體爲本用爲末故靜

不住味者受諸飲食當如服藥或好或惡不生

龍圖文集

卷一 八 評錄

二

愛憎黃藥師云有識食有智食隨順給養爲智
食恣情取味爲識食

臨濟師云佛有六通謂六根不爲六塵所惑卽
是無依道人雖是五蘊穢陋之身便是地行菩
薩

施受并財名曰三輪三輪俱空彼此無妄菩薩
是是布施不若布施相布施無相福德亦無相

薛諸孟評 有施者著耶

問施空菩薩自家事受空它人事我空施相能

使人空受相故云彼此無妄真是菩薩世界

布施財利如有財爲妻子用般布施教誨如自
訓子弟一般是則非我非人無人我相明明有
施有受無施受相便是聖賢天下爲家天下爲
身之義而其說較妙子偶食餅子兒子與外孫
皆三齡餘外孫倚膝下索食須臾兒子至并枕
持去此卽有人我相無人我相之分其天然也
薛諸孟評 以父子喻人我相之空依稀似

面矣

龍圖文集

卷一 八 評錄

八

華嚴在無所住與金剛但應如所教住同以人
治人改而止

華嚴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此無相實際
也顏子四勿足以爲仁視聽無妄耳目非有行
其庭不見其人便是心齋坐忘矣無體則有相
有體則無相色身卽凡夫卽有相法身卽如來
卽無相

論語信而好古智度論佛以大海信爲能入華
嚴經信爲追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金剛

經前是無量壽。後此無量福德。方能淨信。是說佛何過自尊大。乃爾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信六道衆生。本來無相信。一切衆生。盡得成佛。是名淨信心。便成就第一希有功德。又云。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不驚無疑心。不怖無懼心。不畏無退心。驚怖畏三字。盡衆生相。與人皆可以堯舜曰。世子疑吾言曰。吾何畏彼。曰。豈欺我哉。正爲衆生說法。

卷一人 諸錄

二

川云。正人說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歸邪。法無邪正。人自得邪正。則亦待其人。行耳。何以法爲妙。在不係于法。却不可以無法。此爲筏喻。祖師輩。示鉢相傳。臨時說偈。不盡可解。而當機立解者。亦解其人耳。譬如忠恕解一貫。只向自家解。只向夫子生平解。非謂古今道盡此也。所謂無有定法。如不可說也。

六祖云。錢財現世之寶。般若在心之珍。內外雙

修。方爲全德。須知錢財。布施兼不得。般若。兼得錢財。五福之內。有富。大德必富。可想。來福德。

五祖云。自性若迷。福何苦救。六祖云。功德在自性。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又云。自悟自修。是自性上功德。問。自悟自修。如何是功德。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功德何可量。

金剛若復有人。于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受持爲他人說。有漸次否。

卷一人 諸錄

+

有分別否。不向人說。不爲我有。所以發心。爲他人說。畢竟不起。能爲他人說心。此古之學者。爲己之義也。自悟自修。自性上功德。任他瀾漫。六虛。只了得自家事。如何居得功德。于人。譬如富人。權取子母。緩急通于他人。只富得自家。受不得人感激。聖賢不矜不伐。薄責于人。都只是爲己之學。起念清白。不能自昧。所謂爲政以德耳。客財但損人身。以財布施。居功德者。直竊其入之心。吝法教者。但不予人以智慧。以法教布施。

居功德者并其人智慧奪取爲我有乃知能度衆生心真凡夫心也

薛諸孟評 此段棒棒見血針針按穴可以

掃空魔窟矣

金剛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真佛法不可說可說者卽非真佛法也大凡聖人之言皆爲他人言未嘗自言自言則不可言矣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

須陀垣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

難離文集

卷一 人語錄

二

法是各須陀垣佛無可入但不入六塵卽是入佛此入門下手事四勿所以爲爲仁之日也無可爲但不爲不仁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所謂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此是倒說來復則不妄又是順說去

蘇轍曰入流非有法也惟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須陀垣入流果能無往矣未能來殆可以爲難仁則不知乎斯陀舍一來果能來矣未能無往君子而不仁

者有矣夫可見四勿非但下手事直到頭事聖人所以重言無妄也阿那含不還果非徒不往亦無來至阿羅漢無生果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此四果深淺之義

薛諸孟評 詳析如是

涅槃經云須菩提住空虛地若有衆生嫌我行卽終日端坐不起嫌我坐者我當終日立不發處一念不生諸法無評如此以解無評卽唾面自乾之意不必其果然也須菩提證真空無相之妙得六萬三昧無評三昧爲最各爲第一離欲阿羅漢此以知君子無所爭之難

薛諸孟評 離慾則無評凡人有評皆爲慾

牽耳

華嚴辟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金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住六根心何自生夫不假六根而生其心此真心也只如遺腹子思其父非有所屬非有所戀而念茲不忘安得不爲良心若音容笑語則路人概若別離何况吾親此假合真

合所歸分也。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曰。吾住世四十九年。未嘗說著一字。汝請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世尊所在說法。却說他未曾說。非但無相。亦即此再轉法輪也。藏國策云。人生之所行。與其死之心異。

須菩提問。說是經。深解意趣。涕淚悲泣。古人聞善。則拜。問過。則喜。尚未沉痛。夷子憮然。差有此意。

摩訶般若

卷十八 辯解

三

十波羅蜜。布施第一。布施却是爲己之學。非爲人也。空已所有。割已所愛。可與入德矣。大約布施。去利忍辱。受害一是博施濟衆。一是不欲無加。故曰非爾所及。智慧也。慈悲仁也。方便從心所欲。不貽矩也。不退無妄無息。不貳不已也。慈如愛才之謂。悲如憐才之謂。

薛諸孟評 聲聲入骨

金剛歌利王一段。當于楞嚴十四種無畏功德。添之。我于爾時四字。極自勘認。不知爾時是信。

心是用力。舜之并廩。文之美里。當如是觀。舜文之怨。在君父。如來之于歌利王。亦以君父故。推之天下人。都如君父。都如兒女。無人我相。都無恩怨。文云。仇方孔云。報怨爲仇。夫言耳。

薛諸孟評 如我自執刀反傷身。何真恨之。

有

無我相。只似支解他人。無人相。只似我自支解。我無衆生相。只似他人支解他人。無壽者相。則生處可齊矣。如來能忘支解。凡夫念此。亦應受。

摩訶般若 卷一 人語集 古
人語。罵爲婁師。德呂聖功。一輩人學問。

薛諸孟評 透頂透底

涅槃經云。凡夫著色。乃至著識。黃蘗云。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趙州云。我見百千億个。盡是覓作佛漢子。于中覓箇無心的。難得。察禪師頌曰。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南人不夢馬。北人不夢舟。是住色生心。黃帝夢諸相。高宗夢傳說是。不住色生心。涅槃經云。凡

夫爲色係縛生而取者亦復係縛何也。彼其心且爲目也。

察禪師云問。若心印作何。顏心印何人敢授。傳如何。心印作顏如何。不敢授。傳奇矣。

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卽無所見。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日。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此喻似尚未確。大約住法如人面牆。不見其它。不住法。如立四虛。無有不接。

金剛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後日

分。此明明是日亦不足之意。若復有人聞此經。

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此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矣。一是博施。

濟衆。一是欲立欲達。而論語言之爾雅。

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

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此看。明亦得忍辱。一解學道人一朝之患。俱看

作前生帶來。安得不逆來順受。

見住之人。聞人毀謗。如飲甘露。心自清涼。不生煩惱。則能成就。定慧之力。不被六賊盜竊。家寶先世造作惡道。今生如何得有般若。此剎復之義也。惡到盡。頭復生。善根所以畜生立地成佛。

薛諸孟評 是是

大涅槃經。自未得度。先度他。懺法。先度衆生。然後作佛。

佛先度衆生。然後作佛。大士等輩。先度自家。後

度衆生。羅漢獨了生死。不度衆生。三昧云。羅漢

亦有癡痴。大約已到智慧地位。未能慈悲也。法

華云。鈍根樂小法。卽羅漢也。爲小乘緣覺之人。半爲已半爲人。爲中乘菩薩。普度一切衆生。爲

大乘佛。兼度菩薩。爲寂上一乘。

薛諸孟評 一念起處。次第歷歷

楞伽二。無我。謂人無我。法無我也。若無有法。何得無我。若既無我。何更有法。法若無我之花。無我者。又無法之花。

薛諸孟評 無我無法。法爾如如。

凡一世界必有一佛設化故云佛世界楞嚴云
琉璃光法王子觀世界衆生皆是妄緣風力所
轉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
無差別此羣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
塵顛倒衆生同一虛妄

佛告須菩提爾時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
如來悉知此當于圓覺經下根靜觀一段參之
凡人五根相對尚不能明微色發聲然後喻何
況心念聖賢察言觀色莫良眸子已第二義矣

楞嚴經

卷十八

七

此如來神通化不可知然求處亦即格物
物格之義此所謂物格也聖賢學問初推已心
以得人心久之人心來通我心矣天下歸仁抑
亦先覺俱如是解所惡于上毋以使下一段是
格物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是物格一是推
已心以度人心一是即人心爲我心大約凡人
用心至誠無妄處自然關通如赤子有欲慈母
能知又如孝子事親指臂俱可感動何況心念
佛之爲此所謂物與無妄至誠如神耳

法華有初善中善後善謂初發心善中修善法
後即破善法平等無事

薛諸孟評 凡法皆具此三義

古德云了此平常心是道飢來喫飯困來眠經
云人若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石霜云
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枯木寒灰去一念萬年
去如大死人去

張拙秀才泰西堂山河大地三世諸佛是有是
無答云有張云徑山皆言無堂云待先輩得似

楞嚴經

卷一

八

徑山時一切皆無即得大凡未見性人如何便
說一切皆無

微塵是因世界是果自作自受微塵妄念也世
界身也

一合相物交物也聲來耳邊耳往聲處

薛諸孟評 虛空始得槌碎

佛眼云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縱不說亦自
分明

薛諸孟評 如是如是

漢明帝時佛法東來僧尼將萬人創白馬寺以居之後代有私造寺院有私自住持之禁

先代度僧必由考試中式者給牒披剃待以賓禮洪武時立例納度上銀伍兩則免役官府待以賓禮又將禪教瑜伽開爲二門禪門受戒爲度應門納牒爲度賜各寺院額田三五千少至三五百法不許賣買僧內牒已終身優免關津無阻俗人毆辱者笞罰或至斬手

或夫爲僧妻戴髮妻爲僧夫戴髮謂之雙修

雜錄

卷一八 語錄

元

士祖以下馬祖百丈大滄南岳輩皆自住山然後爲帝王所知不聞有詔仕之說

古帝王遣近侍訪山林苒宿迎歸供養故有內道場頃僧尼不許入禁門矣

戒經云君王不拜父母不禮鬼神不敬沙門之尊如此待師體九拜

香嚴悟道則逢禮馮山馮山大慈恩遠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處更有今日康佈學于李挺之諸日願先生微開其端母竟其說

薛諸孟評 此意最妙所以大悟小悟

呈露也

五夏以前習學律儀五夏以後聽教誨高日優婆塞而後沙彌沙彌後比丘比丘後菩薩以學問爲次第

首座乃秉佛之位堂頭不能日日上堂首座代說其學問亞于堂頭

古帝王創梵剎選有道者住持今人主造寺費百萬選童子住持謂之替修住持位伴佛祖非三二十年苦行博煉宗乘者不能何得以童子爲之

方丈卽住持之位後世住持不能說法別請法師代主其席今擇有世緣者立方丈而法師稱法雲房謬甚

出家二事曰慧曰忍參禪爲慧勤勞供衆爲福六和八風磴坊丹霞三年槽廠馮山與座雪峯飯頭百丈有一口不作一口不食之戒外道亦云無暇剪爪

薛諸孟評 確切

世尊如來爲母說法。六祖遺金奉母。五祖出門養母。睦州織履供親。敬脫擔母聽學。孝行鈔云。大孝釋迦尊。歷劫報親恩。釋迦成道。父母及眷屬七萬生天。

摩訶波若波提。乃佛之姨母也。求出家。佛不許。轉免阿難爲請。佛云。女人出家。減我正法千年。若女人能持我八敬法者。乃可出家。八敬法者。百歲比丘尼見二十歲新戒比丘。禮拜供養。二十歲比丘見百歲尼。不禮拜供養。如是猶減正法五百年。

薛諸孟評 防後世漸解結釋縛一一具足

此條中

沙門違法律者。罰跪香罰齋。甚者出院。出院同死罪。律制被棄比丘。不與同宿。不敢立于人前。古者喪家。師僧往弔。登座說法。以資亡者。其次遶棺念佛。無跪拜禮。

石頭道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邸。

叢林有書記。錄一時聞見善惡事實。及堂願示眾法。要如朝廷史臣然。

坐禪如有氣死人一般。

法華云。有能竊爲一人說一句者。是人卽如來。使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

文殊乃釋迦九世太祖。猶坐佛側。行弟子禮。迦葉阿難。法門昆仲。阿難稱二祖。青原石頭。同師六祖。石頭復爲青原之嗣。聖賢于師友何論班。輩子輿論交。不挾長後世。以忘年爲佳話。惟老而好學者。可與語此。

飲食睡眠皆爲欲界。畜生餓鬼地獄。皆有趣。便得看破生死。

想有境。思無境。想能于境取像。思能令心造作。想以虛爲實。思以無爲有。此與吾儒字義小異。懷忿爲恨。不能含忍。恒熱惱。故不卽論語忿思難。思難之後。尚有餘恨否。

殉自名利。不耐他榮。聞見他榮。深懷憂感。此種貪痴俱有。而專屬瞋者。大學冒嫉之旨也。世間

不貪不痴人儘有器識此惑不破

思者徐而細故慧者急而麤故吾儒用得思者釋氏用得慧者

或一生行惡臨終善心猛盛卽爲強業牽而生善處或此世行善先世惡業熟故卽爲熟業牽生惡處一業一果如影隨形可畏也聖賢一息尚存不稍懈見及此歟

陳斗翔評

三世幻業定不定果一一呈露

五識不能造業業自六識起所謂意業也世間

清風文集

卷一人語錄

三

亦有眼耳鼻舌身俱作業者則形色天性也

一地中三種心入住出也君子無入不自得則

三心俱淨

五八無執六七有執予謂中人以上六七無執

中人以下五八有執何也有帶質有本質生之

謂性形色之性

隨緣生識多緣多識生少緣少識起如炷與焰

展轉生燒又如東蘆互相依住大海隨風可悲

也夫

去後來作先主公衆生未知生死何知主公未

知六七識何知八識養其大體爲大人者奉八

識爲主公者也雖一瓢笠居然世尊若乃聲色

貨利如夏癸商辛陳寶楊廣等輩雖貴爲人主

祇是世間賤丈夫飲食之人耳

俗人終身營營皆爲子若孫地儒者三不朽亦

爲身後計道家長生釋氏無生乃爲不死計到

是聲色貨利飲食之人受用現在

善惡云但爲一文一字一句一義生難得想能

清風文集

卷一人語錄

三

離會海內所有可見成佛成祖只是一好學之

人耳不如丘之好學自許外一許君子一許子

淵何曾多許人

薛仔鉉評 三世佛般若性光此際可一刻

同證

清風文集卷之十八

肉胎千小兒。爲千佛。此便生知。不關苦行。猶進佛出家六季。得道。菩薩出家十一季。成佛。當出家時。已得手矣。

雲中雞犬。空中打麥。任他成仙上天。脫不得本來。

釋氏明心見性。學者且問此心安在。此性安在。聖人言。心不得。則言意。言志。言思。言慮。言性不得。則言情。言才。言氣。言明。皆感于物而動者也。請問念頭不動時。何者爲心。爲性。喜怒哀樂未發。不睹不聞時。心如何。性如何。又如何盡其心。知其性。學者且勿言明心見性。會曉得心。不明性。不見否。又曉得心不在焉否。

卷一人語錄

三五

人但知眼耳鼻舌身意爲心。賊也。不知六根。尚是外賊。五臟。又是內賊。如膽有勇怯。腎有貞淫。肝脾有怒喜。如此則心不在焉。非心之賊歟。釋氏防外賊。道家防內賊。外深而內淺。賊退而後不見心。而後見心。衆生之心。終日爲五臟六根用。五臟六根爲主。心爲奴矣。

心思強半。从眼耳得。故以智慧爲聰明。詩云。不聰不敬。止所父直不聰。單用耳根。孔氏耳順。與釋氏同音。朝聞道。非聞之人。自聞也。即諸經皆冠以如是。我聞之義。于每構一題。不甚得解。文成後。與入講論。乃足以發者。口慧也。有時經營不就。下筆涌出者。手慧也。又見友人黎子方孫子。雙旋。捷疾步。始成篇者。足慧也。夏子晉頭動肩聳。通體推擺而成者。觸慧也。此語近戲。却非戲。死生大矣。達者輕之。烈士尤甚。袁子云。自我失。不如死。故春秋甚于戰國。人命如蟻。商人買首。卿大夫之賢者。亦朝不保夕。愚矣。愚矣。老氏乃著書。輕一切而重此生。

卷十八語錄

三六

鄒衍言。禹貢九州。在東南隅。名赤縣神州。九州之外。更有八州。每州四海環之。名曰裨海。外更有瀛海。禹治水。益紀物。壘天窮地。三十五國。山海經。淮南地形。皆未言。鄒子妄言之。出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三千五百餘里。上有玉泉華池。張騫窮河源。無所謂崑崙。玉泉華池也。按周時九

州東西南北皆五千里

或言自天至地六萬餘里。或云九萬里。日月星辰去天一萬里。去地八萬里。故曰天之高。星辰之遠。日表高八尺。每尺一萬里。爲股。表影爲勾。股之末至勾末。爲弦。此量天法也。莊生鵬飛九萬里。誕甚。釋氏須彌山。高出日月。則天上矣。日表立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八萬里。縱橫皆一十六萬里。天地大矣。何以閩廣日便覺近。便較暖。疑天地未甚大耶。曰此地氣然耳。于天何與。只如一邑內有寒溫。生物有遲速。土性然也。豈亦日近日遠耶。假使閩廣以日近故燥。則應在卯辰。午後去日遠矣。何亦燥耶。

續集

卷十八 語錄

二十七

或云地盡東西近。而上至天遠者。見日出入大日中小也。祭物近則大。遠則小也。有云盡東西遠。自地至天近者。日中則溫。出入時則寒也。火近則溫。遠則寒也。寒溫却不關日。有時直燥于晝矣。陰燥于晴矣。大小亦不關遠近。鏡與火。近小而遠較大。其光氣然也。古鏡照人。微小乃道。

家聚形之法。故任衰之術。老人爲小兒。

雷有形體。可見雷。卵雷肉。可食。或云氣也。非人間所見之雷。或云雷之變化者。上天爲雲。雨如蛇魚之變化爲龍也。雨雪皆雲霧上蒸爲之一本于地。顧何以有不雲而雨雪者。且有雲則無霜露。霜露又何物耶。予親見草莖之露。自下而上。但何以有雲則無露耶。有風則無霜露。應然耳。

續集

卷十八 語錄

二十八

或云天南高。北下。地北高。南下。豈天地相去。北近而南遠耶。何以北寒于南耶。又云。天夏高而冬下。故日有長短。似或然也。假使夏不高。人物何堪暍耶。一噓。

日月星辰去天一萬里。風雲雷雨去地總數千百里耳。皆地自爲之于天。無與。天則萬古晴明也。日月星辰光下于地。自上于天。顧安知日月星辰之上。不亦有風雲耶。不亦有倒上雨雪耶。漢人云。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月。月一食。皆有定期。未知今亦然否。當食不食者。古不當。

食而食者凶。

春秋有連食者梓慎云二至二

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至月朔自正。近日歲差。得此可定朔矣。定朔以

日月食驗。

鼻天子。路史云象也。丹朱因象封有鼻。亦自稱

帝。予嘗嘆堯時十日並出。堯舜禹啓。四天子。稷

周契商。舉唐益泰。又四天子。并朱與象。共十天

子。應得十日耶。

易云日中見斗。日不明也。內傳恒中恒星不見。

瀨川文集

卷十人語錄

三九

恒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安得恒明不見星。

又有雨耶。如字不應作而字。

質星。就視之石也。不潤。从姪循恆字和夫云。星

徑百里。則圓三百里。質星五。宋地幾何。堪容此

乎。計千餘里。歷損人物多矣。何不覓于三傳耶。

語亦可錄。項戊申山東地裂山崩。破損數郡。元

史書山走。歷溺人物不次。杞人憂天。愚矣。星

質地震且裂山走。不可憂歟。以其未必。然又無

可。如何。又人人同。故不發耳。嗚呼。安危樂亡。

如崇禎末季。在朝在野。或有前知者。豈非以其

未必。然無可如何。人人同。然而莫之憂。實大可

憂也哉。

吾邑東山有彈峯。上有兩石。如磨合爲底蓋。開

可數十丈。中可繩牽而過。則是蓋乃懸空也。其

它大數十丈。層疊三五塊。架閣如經人手者。道

山可得。

古聖人萬世不易之理。亦有可變者。只應以十

二節。定十二月朔。不須閏月。閏月但就月圓缺

瀨川文集

卷十人語錄

三

耳。任其錯行。如今十二月之四時。可也。人謂全

以四時爲準。于月之圓缺無涉。乃錯時以就月

乎。近來曆差。閏亦可前可後矣。或曰日食必朔

月食必望。非閏則無定期矣。亦何必定期。只作

天變修省可耳。災眚豈皆有定期耶。救日救月

亦兒戲虛文爾。○行夏之時。亦可商。春秋用周

政。以子月爲春。仍當以寅月爲春。而以子月爲

歲始。日以子爲始。歲安得不以子月始。子每疑

星家。子丑月生人。應作來歲推算。因以推人。頗

驗二說耶舉大畧將詳考說建諸天地以俟聖人

丁未春岳丞夏釋光倅林謨潛與子小飲林云聞有總戎董某季十八生子咬脇而出二十外再生兩子皆孕六月而上季會過出而相見夏云渠官蜀時有娶婦三月而產者訟于渠鞠之其婦未嫁時依于嫂匕變爲男也因離婚配其嫂屢生子至今存于語二公嘉靖時大同女季十七變爲男隆慶時陝西民李量兩變爲婦

嘉靖集

卷十八 語錄

五

人生子朱史亦多有此乃知書可信也

江陵赤岸市秀才戴則之崇禎己卯四月初二日生男至十八日婦見其婢入室云失火以兒付婢出而寂然向婢索兒婢正紡績不知也路人見一媼抱兒走入方家從方索之方適生男床下一衫則戴物也市有聖母廟疑卽此于崇禎己巳秋生女石首南門民有養女者久之其母夢其女云再生華容殿二房卽欲來訪復夢云且待端陽至庚午五日女亡錄此以驗之

類圖文集詩錄

華齊嚴青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諧孟甫評

洛川 劉 絃秉三甫

劉生韻雲門甫

詩話

詩文初無定質輕重厚薄各有攸宜耳題有大

小詩文亦有大小如郊祀如朝會應制豈得作

輕便語如詠物如玩月如酬僧如携伎便嚴重

不得手美集中有似王孟似郊島者即景即事

應然也漢武征伐巡狩舉止全類秦皇班史筆

力亦便似馬遷矣後人斷斷分家分派將無占

夢

薛諧孟評 小兒強作解事後顧間尤甚類

吾平子擬之

古人詩或多至數千首少至一二首或兼脩諸

體或端工一體今人皆不能也不能少而端只

得多且脩也然亦不須過多不須過脩

薛諧孟評 一生精采亦只在一二句耳聞

杜何句日不聞及殷衰中自誅褒姒

南華離騷哀樂過人李杜亦然太白才名傾動

人主快意一時其詩往往多麗詞金玉瓊瑤窮

極人間天上矣子美輶軻寂落饑寒流離乃至

負薪採橡餬糲不給也詩皆荒村破屋勞苦之

詞一苦一樂並行天地為詩中兩大門戶古今

為詩者非登臨宴樂達觀遊戲則歎貧傷老所

遇輒感耳惟兩人克盡其致

薛諧孟評 卷十九

陳斗翔評 亦兩人性情為之李當貶竄夜

郎亦復何樂而能酣歌蠻塢杜即曲江侍

從正足自豪而轉多哀愴

李詩縱酒好色神仙荒唐語語皆亡國敗家事

杜詩却有個身修行自天子至庶人瑩無不宜

之實在詩皆佳

杜詩記實李詩凌虛亦分二派

詩不在多不在敏不在勤也不佳耳杜老三十

年作一千四百首一年不滿五十首陶元亮一

年歲作一二首自庚戌九月至丙辰八月六年始作一詩又皆獲和詩杜與陶不必盡佳後人誇多闕捷何爲

子美遲思太白敏捷杜之存者皆三十後詩而李詩較早杜年止五十九而李年六十四宜李詩多于杜矣然杜詩一千四百首李止九百何也或醉鄉分其半也才人遠如東坡近如元美無所不有其生平似無虛日皆望盞而醉想當然爾元美嘗曰家弟敬美咄咄逼人近頗嗜酒

差足寬耳

詩佳者不註自解自妙其次注然後解其妙最下不注則不解既注解輒索然矣予昔年誦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之句初不知秦淮後庭花何謂也顧把玩不已稍長讀史益覺其妙詩貴出現如此

宋廷濟詩逢遇劉庭芝庭芝落花句甚劣而宋欲奪之彭淵材詩不逮子固而謂子固不能詩何歟

十九首皆從離別生死兩端立言迷爾動人人生關情無踰此兩端者從此看破浮名珍惜同心無主無名汎衍多篇使古今人移情一遇

五言古風有記事實者杜陵是也有虛衍無著者十九首是也予謂任是虛衍亦須有寔際警異處開豁人懷忽然而止另出不意陶詩往往得之今人動以淡遠韻致爲古風彌望一色庶幾聲音笑貌云爾

劉季三評

十九首與杜正有自然與鍾鍊

之別

漢魏人自爲四言與三百篇無預只如以前後赤壁此度子虛羽獵各不相干而國朝論者銖兩求之謬甚

詩簡則潔潔則貴如七言下三字須出上四字意外并上四字內亦有拗折勿將下句作上句注解古詩亦然

元次山清刻有異解亦苦其直易詳盡無餘可尚又往往題倦于詩使觀者失望于詩又有詩

覆于序之病人皆喜其序予正嫌其却多一序也序與詩宜互見又不宜重見詳略異同亦自有法

近雖收煞宜老古雖煞句宜豁沛翁云如雜劇然要打輝出場然亦兒戲不得宜令人快不宜博人笑

薛濤孟評 快語

詩大厥寓但得國語亡人無親一說耳亡人無親亡人無黨無人道及

卷十九

五

鄭真人論子產成人歌子舉皆頌人美而不留姓名家父巷伯刺人直書名不諱皆古人事也後世以詩文影似陷文人者讀古人詩否皇甫卿士一篇直指姓名彈劾後世并無此詩人子有生賀死熊黃荆楊賞之句本此

偷襲是詩家首禁尤勿襲摩詰摩詰佳處強半襲舊又每得佳句輒換用數次查見集中何堪後人再說勾子之變不堪拾狗矢不能臭爲其至于再也

極銘母曰胡傷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然大長三字一層深一層已有朱程氣禍長甚于禍大語更細密

杖節惡乎危于忿忿惡乎失道于嗜欲惡乎相忘于富貴三件不合伴使人不意末句非商周人語

麥秀歌欲哭則不可如何不可彼發童兮不與我好兮謂受諫無今日也訊予不顧何校滅耳罪大惡極則責以不聽人言

卷十九

六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言衆惡也或言衆好婦死腹悲惟身知之五倫盡足貌悲盡要人知採薇歌命之衰矣看得自家大于商周似天爲夷齊生武王

賺賺之德不可以矜而祇取憂小有善亦如小有才然學道人于此果然

火滅修容火不滅尚不必修君子不可及在人所不見人見君子時正無甚異耳

中心翔翔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二心字

得奇

山有木兮木有枝。以喻友生是人本質帶來生而有之。木有佳惡枝亦因之大小亦然。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友亦因之。

黃鵠歌死者不可忘。妙在不說情却說理。具有勉勵同心是究竟是圖之旨。語極嚴正。

優孟歌身死而家滅。食吏無非爲子孫成家耳。不知厚積適以困之也。多藏厚亡。聖人每以警人。且天之報施有于其身。于其子孫者。報其人。用意所在耳。使其人有知。悔此意之失。又使後人鑒之。不復用此意耳。大約好名與要權固寵者。禍其身。專利者禍其子孫。

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

色如土。後此而生因此而起者。其理常若先此矣。王國爲賢才設矣。大亂爲功臣發矣。大變爲義士起矣。爲猶生鼠耶。爲鼠生猶耶。

房中歌。孝道隨世四字甚有旨。勲名氣節非其時皆足以失身。皆不孝矣。嗚呼孝哉。案撫戎國

自古郊祀之詩多及于武功。三頌皆然。

戚夫人歌。母爲虜子。豈得復爲王。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爲子慮也不恤自死而恤其子父母之心也。

帝孟諷諫詩全是直諫。

勞情誠子詩。渾是自贊亦未廣耳。哲人老益靡盈。常以已所優者戒人。而勉人以已所不然。方是暮年進境爲人子者。亦不須臨墓厥父。漢武自比泰皇。不欲太子似已。非曼倩所及。

長卿且死何取于封禪。當時詞人得與天子倡和樂見所長至死未艾也。漢唐文人所見多謬。往往踰閑。彼何知封禪遺譏。千載平古今種種正論自宋儒始。

文舉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直寫本色。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不求功亦不立名。富貴浮雲貧賤亦浮雲矣。軒輊夷呂似覺功名大于節義。漢人學問未甚明道也。前篇覺豐功美節盡如泡影。一絲不掛。後篇忽向兒女輩作人情語。

其真率如此

老杜北征篇亦有允碎可裁處若乃陌上桑孤
兒行瘡江小吏妻等詩並不成詩全似包子輩
擊鼓而歌者古人初不求工故不工後人求工
故工何獨尊古爲

文姬傳志節今念死難雖苟活今無形顏開胸
爲臆無耻之耻無耻矣死生亦大矣端木氏所
云不能死亦復何諱文如楊雄武如李陵皆欠
一死何獨文姬

續古文集

卷十九

九

文姬悲憤詩載本傳昭明不收子瞻以詞氣太
露直疑其僞琰詩豈遂露直過子瞻耶子瞻收
之可謂能自立者胡笳十八拍則僞無可擬
古樂府玄冥云兆民反本抱素懷樸寄而有旨
日爲改歲人此室處便有不和往來意因思冬
心之善

陌上桑僅有行者見羅敷下擔持髭鬚五字可
賞十五女郎得四十夫婿語亦不檢孤兒行頭
多蟻虱面目多塵不似成人語既云兄嫂令我

行賈則成人矣通篇瑣瑣無足存只須末句
書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合荷不盡

甄后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以賢豪奪素愛
亦美事也古人厚望故人與薄責故人皆厚道
也

詩小道也而遇物抒懷或慈或俠或憤或適萬
物皆備具有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實

繞樹三匝憂從中來等語曹氏父子兄弟登見
靈運芳草亦未歇玄暉故山芝未歇亦是謝氏

續古文集

卷十九

九

一家

惟此痴心顯明滅否是殆不如阮處是嵇勝阮
處

張茂先之博也下筆生澁疑于杜撰它人博則
失之熟

元亮稱夫子爲先師非漢魏人所及尚想孔飯
庶其金而則仍是孔補狂態也千里雖遥孰敢
不至問如何敢不

脩石不儲饑寒交至似以粟易布也偶以穀買

布誦此一咲。又年來病下血。禁火酒。思元亮不種杭。將無同歟。

嚴氏趙宋之季。辟世彭蠡山中。遂成一族。至今在水中央。仍是人境。無異也。因思桃花源。亦皆入境。且爲辰武通衢。亦如蓬萊三島。漁舟日至。而或以爲迷不得路。或以爲欲至不可得。人間地上。誕異如此。何況天上。及它神仙幽渺者乎。後人不逮古人。放言其一也。陶令真致人。忽類齊諧。一寫人外之懷。

陶淵明集

卷十九

七

陶公乞食。情欣新知。歡比家貧。事故人更得算。末句宜報以相貽。真有句氣太敗興矣。深恨蒙秋非句亦劣甚。

聞多素心人。多字未妥。然好友有時在一處。末句奇文共欣賞。則素心人卽文人。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視閔仲叔輩。人不可得衣食。更妙。爲其活且真也。

六籍無一親。若復不快飲。等語。謂人須讀書。不讀書便須飲酒。不讀書不飲酒。枉過此生矣。將

酒與書作一般看。一般有趣。一般有益。似我等又讀書。又飲酒。定知此老首肯。

陶公終日爲兒子慮。慮及僮僕衣食。詩書何其真也。將兒子食苦。愚拙種種煩惱。都作下酒物。何其達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

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春花映何限。感郎獨探我。施者受者。皆有獨得。

晉宋後。子夜讀曲諸歌。南朝人用心微渺。因思宋元填詞。皆一時風氣使然。古人分疏女戎兩

陳國文集

卷十九

七

字紫陽注。衛所由減。在室家之壺噫。

唐人用風末。天末。蘋末。木末。謝靈運日末。鮑照川末。古人喜用末字。詩中用受字。初字。容易得佳句。雄字。狂字。定無佳句。

昨發浦陽。泊今宿浙江。渭惠連結句如此。似它人起語。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將一人名字分對。亦罕見。

鮑照來時。聞君嬾閨中。嬾居獨宿。有貞名。宦遊人。嬾稱嬾居。耶。焦仲卿妻。稱夫爲故人。邵陵王。

給狂夫不如妾夫云不如狂夫亦妙
融寄謝閨中人努力加餐食閨中人努力加餐
亦異

葉落依枝葉落去枝矣是有依枝時

王融秉燭觀泉謝瞻滅燈看月與盧綸彈琴當
五更杜老花下復清晨春來常早起都是一派
閑忙人

簡文帝持此傾城貌翻爲不肖軀中郎文若輩
盡此十字

海書卷之

卷十九

三

鮑泉蓮寒池不香應是池寒蓮不香倒與翻詩
之病亦有不病處

王臺卿何須照床裏終是一人眠似月瞞人又
似月助歡兩解俱妙江總空床明月不相宜可
注此句

江總山水中人何應爾耳豔情詩近填詞大約
陳隋間七言多卑調間有似宋元處

陳子良選別詩落葉聚還散征禽去不歸以我
窮途泣沾君出塞衣字字不吉臨文不忌如此

後來行不去

章懷太子一摘使瓜好如何好

薛諸孟詩詰得好

王績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題拙甚朱仲晦答
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問便似佳

子昂秋園卧病詩懷挾萬古情憂處百年疾登
幽州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
悠獨愴然而涕下其懷抱有如此者世間書懷
感遇懷貧悲老而止者寒蟬之夜號耳

海書卷之

卷十九

古

柳客行止皆無地中四句風雲月露四見亦
未加點明月高秋遇愁人獨夜看夜字亦須換
通

沈佺期愁至不知心佳甚淚來空泣臉則醜甚
惜不成聯

閨朝隱鸚鵡猶兒篇序全不成文唐果無文也
唐詩序概無佳者惟右丞一人工部亦不如

無公一雁雪上飛是佳景非佳句冬日見牧牛
人擔青草歸題佳詩不佳須擬和

玄宗祭孔子用棲棲何爲語以刺爲贊也嘆嗟傷怨四字叠用亦病

玄宗送賀知章歸四明序豈惟崇德尚齒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人主勸人高尚主人歌驪駒矣世間戀戀者動稱主眷其定人主苟嘗不喜人致仕觀拔河俗戲序云俗傳此戲必致年豐故命北軍以求歲稔本要作戲假借大名目也首夏花萼樓序云軍國餘閒佳辰易失所謂及是時榮樂正如是耳末云我有嘉賓

顏回文集

卷十九

七

君臣相說又是大名目

盧鴻草堂諸序唐人腐過宋儒矣摩詰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李頎爲政心閒物自閒徑似宋人詩

儲御史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削去中二聯作絕句甚佳自說由于官清田家多不自說年豐

右丞謁璿上人序云上人外人內人不定不亂二語可爲我輩在家和尚法門上人用謁字亦

不俗宋之問浣紗篇贈陸上人亦不拘劉緩敬酬名士悅傾城敬字亦不應然此皆詩人不及後儒處亦比後人通方處

丘爲柴門獨掩扉門扉二字未加點後人遂云不妨請問如何不妨右丞示蕭甥老夫何足似卻公不易勝首尾錯見亦礙一篇之內不應重複亦不應矛盾

古人事詞在經史中如嘉樹怪石在山海中移入詩文便如在亭園中盆景矣右丞園亭小工

顏回文集

卷十九

七

鄒園亭大採取花石者須于山海勿于園亭又須于大園亭勿于小園亭

王昌齡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母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潛頎外以諸公兩字略之製題不可不知此法賈至與李白巴陵同題同詩至題載裴九無李曄白題有曄無裴各任所好不須周旋也曄于白爲族叔故不應略亦不可不知李白汴州郎官湖序記張謂姓名餘杜公王公皆不各名不足書也詩中但舉張公逸興只以四座

醉清光一語安置杜王二公最得應酬之法。候誰在矣。張仲孝友。古人鄭重陪客久矣。

昌齡著書在南窓門館常肅肅。將肅肅換却寂寥等字。另有領會。荷葉羅裙一色裁。占佳人著藍綠裙乎一咲。

高達夫看君解作一生事。人人領會此語。人人皆有可觀。美才應自料五字。足相發明。

常理爲傳兒女意。不用遠封侯。已先得悔教夫婿覓封侯矣。此一意。唐人翻弄不盡。可得十餘

續圖彙集

卷十九

七

佳句。予嘗謂婦人而勢利者。其不肖與男子等。却又多一愚何也。男子富貴則遠別離。且多使妾矣。婦人奚取焉。古高士偕隱人。何等得算。唐人香奩外。如王諶張潮等。悉心閨閤。亦自各家。惟李康成劉方平。徑似詩餘。不可不防。

孟雲卿丈夫苟未達。所向須存誠。此至言也。人窮則詐。發人深省。須知詐乃益窮耳。聖賢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正有積誠意。

李白留別廣陵諸公詩。自家寫照。作列傳初擊

劍乃作賦。因思報國不得志。而守真采藥以飲酒垂釣終此。君自少至老。事事無成而無入不得。想其胸中寥漭。不在人間。如孤雲野鶴。

李詩字字真。却字字幻。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與我身後名。不如一杯酒。興會所值。偶然逼真。無適莫也。抑所謂考其行而不掩者歟。忽神仙忽兒女。忽狂咲忽涕淚。不可端倪。

汴州郎官湖序。自識遷于夜郎。予嘗云。白之于永王。非王鄭之于祿山可比。故不諱也。其云樂

續圖彙集

卷十九

六

天下之再平也。幸肅宗之正其罪也。假使天下不平。則白不遷。不苦于遷。而樂天下之平。夜郎負罪。視凝碧池頭執安也。其曰郎官湖。猶鄭圃僕射陂。何其虛。未云將與大別山相磨滅。又何其狂。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只此四句便妙。此後瑣瑣索然矣。

一斗合自然。如何是自然。但看賓之初筵。矜飾不自然處。便得其解。勿爲醒者傳。與謠語醒眼。

看醉人二家交戰孰勝

曹瞞在亂賊中罪浮于羿浞新莽唐人概作古人思之爲其能文也亦猶揚雄潘岳也

劉雲門評 如蕭衍又兼得般若一班爲修

閑難知慟哭行啼入府中正不作嵇康琴夏侯色等語真率可取

杜詩避人焚諫草與不復同苦辛俱進幾層苦辛一層同苦辛又一層不復同苦辛又一層諫

瀟園文集

卷一九

二九

草一層焚諫草又一層避人焚諫草又一層妙在却自然不費力

新昏垂老無家三別題自妙而詩詳盡無餘苦無獨得處

贈蜀僧問丘師兄詳家聲及通家世誼無僧家語古云僧不書姓此却以各家姓氏爲重

齊魯青未了青未了三字之妙妙在齊魯兩字

綿亘兩大國比千里百里等字更奇特與重矣

予髮喜却變白關生黑蘇侍御詩可烏鬚耶

老夫傾倒于蘇至矣人知老杜真確不知其詠且誕有如此者

壯征自是大制作其取義多本于東山然亦不須許多有數十句可融爲一二句者有徑可刪去者瘦妻面復光六句是也瑣細無謂處人競賞何故

庶往同饑渴與不復同苦辛孰妙

麻鞋見天子單說鞵極善點綴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題甚可鄙堪爲客子低

瀟園文集

卷一九

三

頗應酬之鑒

秋行官張望數詩農圃奴婢零雜事皆莊皆詳不作游戲語其筆性然也東坡作制誥仍軒軒自適各不相及

能事不受相促迫句亦拙

志决身殲軍務勞無處告訴只顛狂步亂句人皆賞此故摘之

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近于俚不可不防

倉庫慰飄蓬僑寓倉庫亦異事亦快事

文房何幸暮年方有後舉家相對却沾巾子美
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足相發明予生平無
快意事僅年四十三初生男淚出不可收因思
詩人之確予淚下老妻及兩女皆淚下益信舉
家相對之確

春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自寫閨中人可乎

尊酒家貧只舊醕酒醕叠見未安貧家有新釀
安得舊醕

後人秋興必八首老人會飲必九人可咲

卷一

卷一

三

劉文房五七言近體清其圓雅可爲後人式絕
句尤妙古體排律皆不逮張謂七言律與文房
同調

文房有別李氏女子詩嫁女何須詩送別

秦系老年惟自適生事任羣兒兩語徑是老人

丹
丹魏孝文云人生須自放安可終朝讀書亦是

唐人相贈詩皆稱名元白倡和皆稱字

歐陽詹翫月詩序俱陋序云翫月古也諸陳之

居修厥職事尤堪噴飯下士臨摹古人無得于
心一至此

論古人詩則論古人不須非咲今人匪但薄也
亦淺小矣胸中寥濶眼底自無呈礙不但詩文
作人亦然古人可非咲處亦不下今人詩厚物
也作詩者往往失之薄不可不防

王維鄭虔張通陷于祿山並囚皆工畫崔圓使
繪壁得免死辱詩甚矣

鄭畋女愛吟羅隱詩一日窺隱貌寢遂輟吟乃

知標格過于詩亦有旨也詩亦自有詩貌

唐人蔣奇童薛奇童皆不傳其字里乃知小慧
不必大成也予嘗謂詩不在多不在斂作詩亦
不在蚤匪但讀書應多才人年少未必遂得性
情之正

滅燭聽歸鴻。目妨耳耶。

賞心惟良知。借詩人語作道學解。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送別十里。何須許多路費。詩有要沒理處。杜詩倉庚慰飄蓬。遊子有倉。如家居瓶無餘粟。瓶字用倉庚二實字。眼奇甚。

趙忠教得四部稿。一覽立散村姬。楊大季目杜詩爲村夫子。後人未以趙楊故。廢王杜也。詩文安得人人盡賞。要知杜詩不化處。全無意味者。

漁父

卷十

三

十之五六。每爲人兒子及太夫人作詩。兒子猶可。太夫人詩。何尼入集。元美四部。與東坡同。但有榮。卽入集矣。十存二三可也。迷者可百餘種。作者何得百餘卷。論語二十卷。尚不皆聖言也。近如錢牧齋。王覺斯。頗似嵯峨等輩矣。亟須選手。李西涯樂府。詠史百餘篇。首篇中。生有兒命。不如大七得處。君傍二語。甚可賞。閱其全帙。後七楓落吳江矣。

李白病亟。枕上手集草稿。授李陽水爲序。後人

知有白。何知有冰。白亦不意其盛傳耶。嘗云身後名。不如一杯酒。此時却用酒不著也。

蘇文過于王。然元美考古。辨博波瀾。處子瞻不逮也。至其詩。過蘇遠甚。其人品學術。尤醇正。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興史。同有用。非但采風。且以郊祀宴饗矣。國史有官祿。野史亦乘黃車。而詩無端官。漢惠置樂府令。但採歌謠耳。隋欲置詩學士而止。何也。雖然。假使爲詩設官。因爲官作詩。大至矣。

漁父

卷一

三

戲謔是詩人本事。先生如達。却將始祖。母比大羊。何其不倫。履帝武敏四字足矣。歡字亦可刪。魏文帝體歌。何嘗行。直寫介弟得意事。視人間賢子弟。藉父兄榮耀。目漸且諱者。更覺軒爽。卽視其兄顯達。其弟發憤。思與齊等者。亦覺孝友未嘗分形。

願得無人處。回身與郎抱。娼家公然對人。便無味矣。史稱范希文。司馬君實。及諸儒者。皆有優子事。其云平生無不可對人言。此或不必與人

言耶。

六朝自天子王侯，縞流羽衣，高隱仙釋，皆工香奩。此女戎也。當時五胡猶衛之有狄也。傳奇始于宋繼百季來滋盛。

蘇詩擬陶，七公書穆天子山海經詩文，却不用一字。東坡入眼，即勝矣。予嘗目蘇爲勝詩，其題與序尤冗，全未加點。

杜詩自二十六始，蘇以丙子生，詩自辛丑始入集，亦季二十六，子已刻詩序，亦云自二十六始。

瀟園文集

卷十九

三五

古今人集偶合乃爾，子則妄矣。

元美晚季手東坡集，不置又亟稱歸熙甫。予少喜東坡，晚乃薄之，歸熙甫似只耳耳。

復州伎小兒偏，只如薄盛選，取蔬筍，捐鐘鼓，喜絲竹耳。此君落簿諸生時，目無井里，果然井里名流不逮也。一第後，遂思墜倒王李矣。一時風氣使然，王李受享兒孫過多，應掃此科。近日吳越起而譟之，復州亦又幸矣。

錢牧齋評勝，可脩文料，方之元美，不化不雅，不

變，一是生料，一是熟料。

二十一史，文人自誤者，則佳而著名。史館開局者，無尚名，文亦零雜。劉子玄脩國史，不獲如意，退脩家乘。歐陽五代史佳，唐史不佳，應然也。唐史退讓，宋公爲首，當時賢之。正避訛，咲耳。作史者，尤忌人主與宰相取覽，非但史也，凡文皆然。有乞荆公文求增改者，怒而索還，子則任人點竄，用之，而藏稿入集，一用原墨。

予五言古，得之漢魏，不自知。適閱漢魏始覺也。

瀟園文集

卷十九

三六

近體從中唐出，則自知也。七言常有蘇黃能事，而不敢僣與，諧及詳演不止也。古文則惟左史內外傳，非我所及耳。出入班馬，俯視唐宋，橫覽任意，予于詩尚有憾于古文，無憾也。今世無細看吾文者，故難言此。

明初處士梁寅等三十二家，終三百季可百人，謝茂秦猶指紳中元美也。二人同時，亦不偶。

瀨園文集卷二十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語錄 人外語 詩話補

古今學術或相因或相反以成一代之運自春秋戰國爭得喪重名利而莊列之學出焉醞釀漢魏間迄晉始現世蓋從東漢節義三國功名而以達觀曠懷破除一切者也此一副學問出終唐之世藉爲詩料且爲詩人之旨趣之性情

瀨園文集

卷二十

一

遂成風氣矣終唐之世三綱五常君子小人之辨剥極無復存士大夫概以飲酒好色煉丹遊禪登時驕寵爲正宗無或知有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者宋儒所由興也宋儒之于唐亦猶孔氏之于春秋人道之亂既極因而立教于其極衰在此知其極盛在此也莊列熾于晉唐孔孟著于宋明宋之理學全著于明七盛于宋亦猶唐甚于晉也釋氏云有一世界即有一佛主持此不可知而吾儒有一學術即釀成一世界則其

可見者故術不可不慎也

商周皆累遷都商在中葉有震且業不得已而遷周之遷獨太王爲不得已文之去岐武之去豐成之營洛豈非得已歟平王不得已而東遷履取敗亡矣人家卜一善宅則子孫必盛子孫盛屋宇多則氣洩而地脉傷宅乃衰矣周得地利旋遷五行志所謂避衰也

瀨園文集

卷二十

二

射禮戰國時已廢射文教也非武備也取士以射所謂禮讓爲國也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勝者不驕不勝者不伐養成和平之福久矣自射禮廢而一切造士取士之術皆競長短爭得失以自鳴蓋自成童就外傳以及應試立人朝皆相形不相容安得不敗乃公事

仲由喜聞過古人好勇則喜聞過今人好勇則人不取告以過學者須事比只覺得自家不是看自家不過

名與實相濟而道始行名盛則退讓其實孔子也未盛則年據其勝孟子也天生德于予文不

在茲乎。處其時。孔亦自任矣。不尊不信。只得爾耳。古今又人自伐過量。概無足咎。

牛之味在心。牛大而心不思也。羊之味在胃。羊食草以時也。養生家寡思慮。節飲食。于此可參。上藥三品。神與氣精。七氣二字。皆從米。善穀者過期。不善穀者不及期。鄉黨所謂食氣也。

陰陽並運也。晝夜寒暑。坤乾剝復。如男女然。不相悖也。相悖則災異矣。陰者陽中之陰。不妨陽者也。小人者。君子之小人。不妨君子者也。易曰。

包荒。貞吉。門內君子。外小人。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除却開國承家。皆有用。小人。時子曰。大受小知。君子小人並用也。或曰。開國言創承家言守。小人無一日可用也。

鄭端簡公十歲。通經史。其尊人吾核。數指古今賢不肖人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學者三十以前。須時。七分別君子小人。遇人則云。某君子。某小人。不妨與同志私議之。遇事則云。君子處此。

如何。小人處此如何。久之自家脚跟既定。便不必分別。以渾涵爲學問。

或問。眷屬姻族中有小人。如何處分。曰。克類盡義。則不可。若乃窮奇恃机。便傾別族。父不以爲子。兄不以爲弟。何況姻黨。問父兄小人。子弟如何自處。曰。古人自處得有。

君子小人不可假借處。父子兄弟亦假借不得。何況朋友。不知其人。觀其友。

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似才所以爲不。

濶園文集

卷二十

善。又云。不能盡其才。似才所以爲善。盧鍾云。才所以爲善也。大才得大善。小才得小善。子嘗云。才大則爲善。小有才則爲不善。又云。才大者乃爲福。小有才者適以才禍。

人言後身多在初生時。蔡邕爲張衡後身。衡死。日邕母始孕。才貌相類。較有理。

孟子莊子同時不相見。道不同也。孔子適周。見老子。何也。道大也。或曰。時孔子年十七。志于學矣。未立未不惑也。爾時驕心猛氣。聰明深察。

定知不免故老氏云七也。列子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諍。謂又何也。

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木本分而支合。山本合而支分。

子瞻不能酒。李伯時畫醉東坡。亦如摩詰作雪芭蕉也。雪中可得蕉。子瞻可得醉。不更佳耶。山谷乞伯時作子瞻像。吾輩會集時。開宴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楊用脩入謫滇南。金陵人一日雅集。掛所貽詩于座間。以兄一客用脩以是

日終于滇。

草木之長在昧明間。竹外及花開尤甚。匪但氣候是在。人所不見。時學者閉戶有得出而人覺有異。

顏淵季路言志。都願自家幹好事。夫子云。我老矣。何能爲。只願世界好。老者安之云。七。敷天之下。無一不得所之人。無一不美之事。此老迂濶願大莫酬如此。

詩至工。部書至魯。公書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

矣。能事畢而養生焉。東坡此語可入養生篇。書其心。盡其才。子與又一說耳。

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不能書。則時磨而吸之。亦如素封輩。厚積而埋金。小兒輩喜爆竹而杜耳也。

事有不可類推者。秦皇造橋。移鐵鑲不得。刻石爲孟賁等像。祭之。鐵乃移。若助力也。亦已誕矣。秦嘯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因令愚者祭樗里。遂可得智乎。李洞鑄買鳥學詩。正類此。

顏回文集

卷二

六

安期生嘗以策干項羽。七。不能用。羽之成敗。仙人亦不及料也。何不干漢。

東坡性不惡事。云如食中有蠅。吐出乃已。老子云。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并平生好與人說明讀此。汗下年五十四。病幾死。後此一切得喪是非。皆作既死觀。死後豈能與人明白耶。

巖縣李札兒家。自昔恒獨民戶。灑掃之。惠州朝雲墓守者有餘家。清明奠饋。如祀先祖。兩者皆過當事。不知又如何處札軾墓。

子瞻自云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慳耳而文以
其名曰儉素昇平生喜作好事與友人輩有無
嫌共五十後不能為此因思此老之不欺因思
然之在得。洵聖人之言可畏也。曾與劉戶部書
云以不可以約之人當戒之在得之時日夜惕
防廉耻二字亦自供也。

古今升斗尺寸殊異不可考或以馬力負載驗
石斗多少而尺寸無可考但以七尺之軀五尺
童六尺孤及三寸舌推之善飯者斗米孔明食

二四升爲少亦可推。

水經注每旁及與經無涉遂成一種快書其注
泚水云予訪舊使著書人博且確番心乃爾

周禮鄉老六十者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

十六豆老人飲食日加耶養生家惟節飲食乃

與古人養老異何也或老人艱于食故多味以

從其便。

史何遠語人云卿能得我妄語謝以一緡衆
共伺之不能得宋儒五年方作得一個信字成

子年近三十自知多言不能守口却在此處作
工夫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則五十後學此。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皆貪則富者獲罪皆貪則
廉者獲罪亦逐勿得衆受勿辭善行無跡不令
人忌則長壽事。

釋氏戒除淫生骨節士大夫持此一種學問入
宦朝廷安能無事矣但看古今用黨與同勝負
過後作手等觀何當毫末如蟻閭穴耳君子小

人同歸占夢或曰安社稷不得不爾曰一治一
亂何預人力微刑舒遂無靖康耶。

人生得喪難堪處惟應得與既得耳人未有不

得爲天子而泣者項羽則可泣也某讀書不博
一第而不去諸懷爲其應得也兩生男幾成人

而失之則既得者也。

梅福讀書以養性袁固謂經以退賊。

于園白玉河國人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七有
光應然也觀漢津過三山龍門聞水聲曰下必

有玉。機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則玉又有聲。七非
機津之耳。不機光則泉識之矣。香玉則玉有氣。
玉食則玉有味。歌玉則玉有觸。可類推也。京房
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
五色。異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賢人亦有光也。
蘭車音識。遠君才。賢人亦有聲也。

水經注。天門山云。有志者居之。隱者乃為有志。
耶大人先生。今以稱上官。阮嗣宗為孫登著大
人先生論。又云。隱者念一之所人。七有入山之
志。無樂此心不一耳。

先武時有清河太守趙高。前守舞于興。為鬼訟
高之罪。宋云。臣不勝鬼言。洵怪事也。趙高姓名
相祥。水太某。小人耶。予里人有名桀。字紂卿者。
又予過寧州。逆旅兄弟一李林甫。一李義甫。錄
此博談。

子午潭漲。朝夕潮。可得養生之理。予嘗謂月
令本草。導引各自便宜。各不同也。

高奴縣清水。肥如肉汁。可變肥水。清水多有而

肥可燃。則水生火也。凡折枝微燒。則芽苗盡發。
火又生木矣。

德人班丘仲。賣藥百餘年。死人棄其尸于水。收
其藥。仲詰之。其人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
人知我耳。去矣。仙人亦須人知耶。王喬呼採薪
伊永昌曰。我王喬喬也。勿取吾墳上樹。神仙亦
護墳墓耶。鹿鹿公在岑山上。呼宗族六十餘人。
上山。遇瀑布。水得不漂。設唐公房。仙日。壻出未還。
我獲同。階雲路。約以智。卿智水川。居之無繁霜。
蛟虎之志。神仙亦知有宗族兒壻也。但不知壻
中打麥。何更須麥。又雞鳴天上。狗吠雲中。何似
是。是。鳥。不變化耶。一咲。

古人多壻其宅。似自晏子始。後人名曰清節里。
魯人魏夫子。家次居者百餘家。命曰孔里。習池
習臺。蔡邕。謝安。家。摩詰。亦生朝川。何事形家言。
楚莊王。伍員。漢女。習柳。皆有釣臺。獨以吾家子
陵者。

使子。朝。解。放。之。也。或曰。封焉。

南陽有湯水可救瘥熱米飯愈百病死三疊湯側有寒泉炎涼異致渾流同谿天地生成如此何況東隣西隣南阮北阮

楚僮富而仁中國人乃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耶石紐鄉禹所生開山圖注云女狄慕汲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鷄子吞之十四月生禹七非縣子也玄鳥生商巨人跡生周不足信此正可信縣豈得生禹也今其地百里不敢居牧有罪者藏這年不爲人捕得則共原之言禹所祐也

漢書

卷二十一

十一

湘鄉石魚山石有魚形者燒之作魚青腥石鷲遇風雷則羣飛羅君章云今鷲不必復飛也今魚亦不必腥石似魚則腥可解形色天性矣廬杞丁大全皆藍面想當然也因思類似堯額似皋如陽虎何

石有生質有化有變如石鷲石魚石人及羊豕牛馬諸物類或成形于天地之始耳如戰馬如佛像皆後天地而有者安得先天地而具乎望夫石往七有之有情之至化爲無情也予住石

門山七中有屋七後有石七與屋齊十餘年來石高于屋可尺許屋係壘壘非或縮也石寔長矣予因有長石詩戊子春桃花山石大可畝許度壘過溝橫移半里石走又不足異

學者執聖言以定衆論刻舟守株也聖賢立言背馳者未見蹈仁而死有殺身以成仁言行不掩者孟子見梁惠王不見諸侯何義

愛之欲其富爲愛衆言耳愛孤竹於陵可得而富乎尊其位重其祿國家養親王宗室皆爲不賢者地而賢者聽之

君子求諸己是君子不求人知處是君子終不可沒處

君子不器要知天下亦只用得君子一件著君子亦只作得一個人成夫子却將他不曾作的事與他作不得的事都許他作李綱治兵是也呼盧用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八字爲咒奕基取蛻龍牙置局旁則占勝心手之間有鬼物焉詩文亦然筆花文石富亦爾耶

魚與熊掌二味不可並食並食傷人故云不可得兼以喻生與義相妨時

大而化之至不可知乃爲聖微箕不死而聖夷齊死僅得爲賢夷齊事正平也耳王季便奇于叔齊太伯三以天下讓不令人知亦非伯夷比由與賜皆許召忽夫子獨許管仲便見聖賢分量周公弟管叔兄假使後之君子處此定不敢加非果加非必旋自伏劍便平也賢者事矣此聖人之不可學魯男子所以不爲柳下也

續古文選

卷二十

三

聖人之言亦有不驗者三桓之子孫未微也且魯三家視齊田氏晉六卿何若而誅錮終日歐義和以齊七政定四時成歲而湯也洪水九載天清而地不必卑也孔氏世有聖人世出其內夫也而婦不必婦也身修而家不必齊也尹吉甫伯奇失也子也而不得爲父子又何也

許謙就學于金履祥履祥曰子來三日而猶夫八豈吾無以感發子耶謙乃惕然又曰理一而分殊不患不一所難分殊耳孔孟難于一貫難

于反約後之學者乃難在博耶三日能令人異何進人之速歟

蔡元定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蕪以讀書學者稱西山先生仙與釋皆以出家爲上在家次之吾儒亦然身濁則心不得清心跡合并絕俗而後有得學者須有苦致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可見富貴人不樂也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不識監醢溪中多枸杞後路稍通漸致五味而壽衰矣五味

續古文選

卷二十一

四

是以養生乃損壽耶凡物之所以生者所以死也事之所以成者所以敗天下國家之所以興者所以亡天地如此化育終始萬物循環若寒暑晝夜而物莫悟也噫

父母責子以善爲子也非自爲也其責以孝則自爲也古云父母愛子不愛其賢而愛其孝不能無私也時如敬天者吉不敬天者天怒之天亦不能無私也夫不敬天不孝父母而它可知矣雖私亦公也天下豈有賢者而不孝哉人之

責爲人子者以孝則爲人子也非爲其父母也
死者之外人所長惡也現球國王所居壁下後
聚諸儒以爲佳

曆者天之侈民而師曠自曜其目宮者五行之
一而關暨自宮杖筭者民之不幸而代筭以獲
利者以得筭爲幸利之所在誰復思害此等明
匕以害得利矣

古人不盡山科目故公然求知于人自獻其身
是則求爲可知聖賢已開此徑矣張方平守成

卷之二

十五

都薦雷簡父知雅州蘇洵携二子講雷匕荐之
方平方平與歐陽修不相能曰我何足爲公父
子重爲作書治裝送都下講修匕大喜方平知
人天下以此高二公後人知二公三蘇安知有
雷太簡邪予三十前受知于崑山王中丞無錫
高學使長與周儀部竊自耻不復爲四十後則
非有求人匕寔知之兵荒之餘饑來驅我耶復
寒寒謹自供云

梁太祖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讀書

不得示第其子遂有天下讀書亦如禹稷躬稼
耶錄此博笑亦足勸學須知是盜賊不是帝王
仍非詩書之澤

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年二十餘便受一貫可
見顏魯聞道皆蚤學者之于道有定質焉不論
年也參蚤聞道而云以魯得可見蚤慧亦無取
也顏氏家訓云曾子七十始學何也

孔子五十學易曾子七十始學荀卿五十乃學
公孫弘四十方讀春秋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

卷之二

十六

論語顏氏家訓

遊子無官可作終日彈鋏如無田人向多稼者
叔遺黍稷穗耳因思魯平公將見孟子樂正子
力也魯欲使樂正子爲相孟子喜而不寐分明
自喜耳後面好善拒人千里等語本意盡露矣
不知子之武城子游如何發付與友人

李白云君平既棄世匕亦棄君平無道則隱惟
有道乃可隱耳但看巢許何待受用天下無道
如饑寒何古隱者微辟不就今隱者如益避啓

何人問及古隱者不受饋遺今則假貸不得矣

與友人
談語

繼始祖子別之後者為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宗
子死族為之服齊衰九月繼高祖之後者小宗
也五世則遷者也小宗死各以五服七之秦漢
後無世卿故大宗不立人各以其同高祖之長
房為小宗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祭土猶
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為父而可以祭母天地
不合祀合祀自新莽始唐宋因之明初分祀洪
武十一年始合嘉靖復分

禮儀典

卷二十一

十七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言可懼也坡公云務
為忠厚人人自重耻言人過言可耻也由孟子
言為不智由東坡言為不賢蘇進于孟矣人苟
知言人不善為不自重為可耻則庶幾矣
夫子教我以正未出于正此實語也父之愛子
甚于自愛常以已所不能者望子已所苟為者
責子

人解語

四十不惑三十未免惑也惑將安立歟曰此定
生慧也它人明則誠故先擇善後固執夫子誠
則明耳或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三十亦見不
及此

盡心知性知天有實落否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盡心知性也仁義禮知信配水火金木土雨
暘燠寒風便是知天

姓字从心从生無所任而生其心則性矣盡其
心者知其性生心之謂性心有形質性無形質

龍圖文集

卷二十一

十八

心太極性無極大學心有所則不在不在則心
死矣故無所任則心生衆生營七我勸他將心
放生

圓覺真空之說曰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上句是
兩動下句是一動一靜皆見動不見靜物交物
時根塵合相有此兩境泰破兩境便知自在
予嘗以妻子注無人我相要知我等待天下人
須無人我相待妻子却要有人我相要曉得妻

子。仍是他人。與我無干。便無罣礙。獨了生死。
有友語予云。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須知兒孫亦
是他人。此解甚達。顧此詩。愛亂而作。項承平三
百年。人家常有高。曾。物。一日亂起。遂歸他人。而
處堂夢也。詩人蚤見其然。故可嘆也。

謂天生地。謂天積氣。皆不其然。安有千萬年不
散之氣耶。乾爲天。爲金。惟金不壞。坤爲地。爲土。
土生金。地生天也。博厚則高明也。風雨露雷皆
自地成。而上潤乎天。張衡靈憲曰。星體生于地。

懷素文苑

卷二十

十九

精成于天。列位錯時。各有攸屬。體在精先也。

修鍊之士。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
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日月一體。如魂魄然。附
麗以行于天。

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卽孟子盡其心。不能盡其
才。二盡字。心盡則無心。無心則知性。知天才盡
則無才。無才則不能爲不善。性善情善。獨才爲
不善耳。才盡則性情得矣。

手足口以形用耳。目鼻以神用。皇極內篇云耳

目口鼻以神用。予列口于形。

布施但取其舍已。非爲人也。佛以頭施人。以眼
施人。或爲人也。至投身餒餓虎。何益。

不住色聲香味生心。然也。聲非色味。比香又非
聲。此。

佛鉢容一斗。食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
華供萬斛。終日不滿。佛何獨苛于富人耶。又云。
願終日香華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亦便如言。
將無爲吝者地歟。

懷素文苑

卷二十

三

鄆縣姚精爲吏所殺。掠其二女。一女見夢其兄。
以明日自沉江中。喪後日至。果得其尸。則是一
女活時。先報夢也。夢非盡鬼神事。人與人往來。
皆先有夢。但不能期必。貽人以夢。此處便可參
禪。

文與可死後。崔公度見于建康城中。曰。吾聞人
不安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如餅。引至
眉間。坡公云。與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出廣長
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人多言。

者爲長舌饒舌。不妄語。乃更得長舌果報。耶舌亦何取太長耶。

鄧都縣山都觀有老鹿。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當與林逋崔參看鹿。與崔亦好客。耶尋常人家。則鵲好客。不好客者狗耳。客于鹿。崔鵲無益。狗且得食于客而忌之何也。

禪與玄皆有功于吾儒。克伐怨欲非所以居心。卽非所以養生。非禮勿視四句。在禪爲定。在玄爲靜。

續古文真寶

卷二十一

三

三教皆從人所不足處下手。禪從愛入。玄從病人。猶之衆愚參魯師。過商不及。進由退求也。各有一種無明煩惱。以求解脫。各有一受病之處。以求養生。各有一入手。各有一得力。三教各有門路。辟如一部本草。各有宜忌。

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一貫并無一。反約并無約。毛猶有倫。無聲無臭。

佛也。乞衣食。豈非凡夫。凡夫也。愛自在。豈非佛。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如來浮雲麼。曰。

青天。

應住是知止。降伏是定。靜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應是得。

無有定法。是周旋中禮。從心不踰矩。

尊重弟子。如尊重佛。待其人而後行。安得不尊重。辟如衆生有不孝。無不慈也。

無有過去未來現在。心則心在。若心在過去未來現在。則心不在。便不見心矣。學道人須見心。

杜正獻每嘲張方平奉佛。一日讀楞嚴。因謂方

續古文真寶

卷二十一

三

平曰。恨其已晚。

元順帝自言。李好文教我儒書。多年不曉其意。聽佛法。一夜卽曉。

元世祖信桑門。以儒道二教爲外道。貶孔子爲中賢。史臣諱之。

李士謙云。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予謂并已不知。爲是近日功過格。則利而行。勉強而行耳。釋氏諸經。皆有意爲善。却無施受相。

詩話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婦人亦堪晤對。是爲女士。是爲女史。亦可謂女友。故曰琴瑟友之。

丘靈鞠文名初盛。後頗減。王儉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可反躬而後工之論。

國風疊七者。皆一層深過一層。如不素殯。殯殮字妙于餐食。言現熟亦不食也。何況特設與子同澤。妙于同袍。近身宜澣者曰澤。更加親愛也。逝者其塋。妙于逝者其亡。人或謂亡能不塋乎。

海國文集

卷二十

三

老人不能行樂與亡同也。且坐視其樂而不能樂。更苦于亡。傷哉老也。榮啓期九十而樂。有幾乎。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鳥無所依。而求友也。卽常懷每有良朋。谷風將恐將懼之意。

元亮尚想孔伋。庶其企而不得之子。望得之孫。老人生愚子。定作此想。苦懷出以詠諧。便有致。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下之。五則沒身居之。詩曰鳳

鳳于飛。亦集爰止。取義如此。

子瞻大才也。其詩皆小詩。楊用修博學也。其文皆小文。

李白初爲隱逸士。以賀知章薦召見。杜甫則賦賦自薦。高自稱道。歷叙怨預以來。守官十一世。及祖審言。皆以文章顯。自許以揚雄枚臯。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甫狂于白矣。白晚年大肆性情。于以耗壯心。而遺餘年。蓋老而狂者。甫則釋狂耳。兩人總狂士。狂各不同。

海國文集

卷二十

三

予有千億子孫。聚百畝百萬。萬壽一帶河之句。荆人摘以咲予。比解之曰。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兩人對酌。傾幾萬觴。耶。抑是時。趣價過高耶。

楚辭自漢王逸章句。迄宋洪興祖補注。見無咎。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朱子刪定集註。前此劉安班固賈逵之書。皆不傳。隋唐間。訓解五六家。又僧道騫。能以楚聲讀之。皆不存。向有七十二家評。頃崇禎末。增至八十四家。受享與

諸經等。予嘗謂吾家子陵。獨自高舉。非有利賴古今。而洞然幾于孔孟。亦猶離騷之侔于諸經也。

東坡云。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坡公與騷不同。道不爲亦定不能也。其不欺如此。嘗云。揚雄故爲艱深。以文其固陋。雄與騷同類。輕雄而遜騷。語正不謬。坡不爲雄。非不能也。然讀揚子諫不受單于朝書。亦非不能爲坡者。朱子云。楚辭平易。又何說也。

淵園文集

卷二十一

三

朱子以興比賦。注楚詞。陋矣。招魂句。是比。却以爲直。謬甚。興比賦。注三百篇。亦陋。

李賀熟讀楚詞。應爾嘗云。居南園。讀天問數過。忽得文章何處哭秋風之句。亦詩中佳話。

李白云。屈宋長逝。無堪與言。白狂而適者也。乃與古幽憂人同懷抱。

死生亦大矣。屈平不能死。託神仙導引飛昇之術。以寓意。假使當時有釋氏一途。卽覺頂去矣。道可受兮。而不可傳。不傳從何得受乎。此語聞

道矣。

賈誼年三十三卒。惜誓首云。惜余年老而日衰。殊不祥。予友孫初明。字勇凡。往七爲此。曾祝一老人云。八十抱長孫。六十抱長兒。人生壽命長。萬事不厭遲。明年三十二卒。豈亦自知耶。其句自佳。

楚辭談天談鬼。及神仙縹緲。樓臺歌舞。六傳田獵。好鳥芳草。才子佳人。縱酒好色之事。六合內外。荒唐無所不有。洵千古風流之祖。蓋屈子離騷。

淵園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再放。嘯七書空之所爲。如近代傳奇。劈空起怪。自無不平也。後世遂以彭咸懷沙。謂原果死于水。殆占夢矣。只如李白動稱神仙。遂得爲仙李耳。

莊周以無爲有。戰國以虛爲實。漢人不逮先秦。子虛烏有。亡是公等。不若莊周戰國實錄姓名。爵里。亡不能爲有。虛不能爲實也。後人之誕。不及古人也。離騷誕于南華矣。

漢宣帝讀楚辭。嗟嘆。以爲皆合經術。學者讀書。

當如漢宣之讀楚辭各得自家事宋高宗置胡安國春秋傳于座右二十四日讀一遍却不知報仇雪耻亦奚以爲

人與人遇各有相知不相知也三百篇爲賦及

麟及鳳不及龍離騷芳草不及梅古今人未嘗

以此短龍與梅亦未以病詩與騷昔人云離騷忘却梅

文武吉甫立功萬里却借孝友張仲爲增重包

繁膾鯉簡歟陸歟或西北興味歟

三百篇十九首皆無名字並無題無叙任後人

以意說之

楊柳無百年者有人作古楊詩人曾嘲之沙祇

國有七尺楊千百年不增不減可以解嘲

杜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皆勝地却無詩七皆

蜀楚甫少年詩不錄也詩之時與地亦有緣也

杜甫年二十六迄三十裁存詩十二首予童而

爲詩亦自二十六始收入集至三十二授梓成

帙妄矣四十前有句或不成篇後此成篇不得

佳句七與篇亦難兼也明初有古風無近體後

來近體有句古體無可存者

端木詩傳以中庸九經分配小雅諸什而以鶴

鳴一章配修身冠小雅之首洵謬妄也或曰鶴

鳴兼修身親七尊賢之義

歐陽氏黜繫辭朱子補大學皆有腐氣

諸經傳篇章次第先後皆有意義獨論語失次

時習章應居首吾十有五章應居末鄉黨應居

十九篇諸凡門弟子自言非與夫子答問者應

附後爲二十篇顏淵死在十一篇同仁又在十

二篇曾子年最少而叙在首篇大約曾子年百

餘歿時諸賢俱盡矣此書當爲曾子弟子集成

秦觀詩與字皆似坡公而坡大喜齊已效齊蘇

州語以贊而希棄斥之後出其故學以進大加

賞蘇不逮齊矣

張巡守睢陽詩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生死

頓沛時會心乃爾游戲乃爾詩人放達應然以

放達故慷慨赴死無用而有用矣誠哉詩尚全

亦可異也詩力然也

詩文不在多見無咎集百卷猶稱難肋正不須
百卷後人曾記誦凡詩文多少否謝逸作胡蝶
詩三百首極佳人稱為謝胡蝶咏蝶至三百首
安得佳王仁裕詩萬首號詩客子近日王覺斯
詩亦萬餘首它人多則熟易覺斯雕刻艱深快
高尺許亦異事

易與春秋不令七十子與關蓋難言也迄宋二
千季矣殘斷誤脫不知凡幾胡氏一憑已意斷
聖心可乎只將美惡不嫌同辭一語無意者皆

顏氏文集

卷二十一

三

有意不知何意者端定一意矣一部論語美惡
明白何嘗同辭季孫陽席不稱名顏氏子同衆
例稱名也與字何軒輊左史書名書字姓氏爵
里一篇之內異見焉豈皆有肯歟如伐戰侵國
敗入取滅執救次聘朝會盟等字義甚明白又
如諸侯虎皆稱公楚稱王而書子外雖大皆稱
子滕侯杞伯稱子而宋同魯稱公則明也有肯
耳晉侯執曹伯晉自應稱侯而云稱侯者著曹
之罪也則曹何以稱伯于桓公十八季字之不

放過何以放過堯我君桓公莊公閔公不書卽
位定公無正月應作夏五觀或脫誤耳餘皆書
卽位獨于宣公書卽位云遂其意真堪噴飯宣
公書卽位正如堯我君桓公應紀者耳此類不
可勝數竊疑文王周孔應斷伏羲未必誠然今
經生家盡遺胡氏子惑焉

顧車馬是不吝無伐善是不驕可見不驕難于
不吝也子路無人相顏子無我相無我難于無
入也

顏氏文集

卷二十一

三

顏子得一善魯氏登季問道一以貫之皆由心
得也子貢一貫在多識後反說約也亦有自誠
明自明誠之分

子夏談精一之學每云商也聞之老子再傳爲
莊子莊子受業于子夏之門人蓋老爲源而莊
其流也君子儒小人儒防之也老子父姓名李
乾母登壽氏名鬱宛

史記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聖門如海無不
有之矣李斯云田常殺宰子則子未預于叛子

之死與由之不得其死同也。索隱曰：陳恒殺關止，止字子我，誤爲宰我。

伯益皋陶之子，五歲贊禹，事舜，不僅二三歲。耶安所用之，舜臣五人，陶父子成列耶？世稱老吏斷獄，乃用嬰兒理刑耶？古人妄言，乃爾後人敢否。

三分天下有其二，殷應伐周矣，以服事殷，致殷不疑而安其危，乃爲至德乎？爲尊者諷者諱也。凡立言者，各因其時與地耳。孔孟古今日月也。

續圖文集

卷二

三

但因春秋戰國以立言，魯三家與天下古今何當毫末？且三桓在魯，非如晉六卿、齊田氏而重防之耶？不因時與地立言者，其易與老子乎？漢始稱被古稱褒衣，長一身有半，長音掌，量也。○文莫燕齊人謂勉強，○隱几另是一物。○裘牧仲裘本姓仇。○卒爲善句，士則之句。○林放問禮季氏族是一章中有放出冉有入五字。○惟恐有闕，韓退之作聲聞解。○吾與女弗如與字，猶女與同也之與。

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却不向門弟子言，何也？論語多問孝，何須問人？子處變或遵所聞，何得日用飲食皆然？且何以不問弟？

王政四民，尚漏其一，詩有之矣。人無兄弟，胡不依焉？讀之惻然。會見有一少季子立，不欲厥父置側室者，子曰：此人，不友可知也。予一生爲人弟，恨未爲人兄，爲兄，妙于爲弟也。晚并無兄，甚覺其苦。或曰：从子多矣。予曰：差些。

用世人任他功成名就，對高隱人惘然自惜矣。

續圖文集

卷二十

三

子路拱而立，當時日暮路岐，偕伴相失，茫然無有是處，假使立刻丟手，作山中人，便大勇矣。後來何至不得其死耶？高隱外，禪堂僧室，仕路人進門多半長歎一聲，此一教正是一劑涼藥，稍匕探討宦情，自令百凡放手矣。朝廷安靜，多少太公封齊，誅高士在譚華士二人，謂其開不爲上用之路也。周公開而非之，身執贊，下白屋士，齊魯開國如此，漢初魯尚有兩生，生也。齊則富貴利達成風矣，仍得一魯連匕之東海，不幾閔

子汶上乎。連亦大賢矣。

孟氏以匹夫出遊，車從數十百，所至傳食。後世開府儀同三司，駕出不逮也。管晏蘇張皆用于時，未必如此。孟氏惟無用故然。假使用之，未必天下之民舉安，便索然矣。虛勝實空，言勝實事，古今一也。

齊宣王子湣王，伐燕王噲者，湣王，非宣王也。湣王稱東帝，秦昭王爲西帝。齊割楚，伐宋，侵晉，欲以併周鄒魯諸侯，皆稱臣，則反手王齊，未妄也。

然非所空言矣。

所惡于上一段，以己心推人心也。所好也之所惡也之，推一層，即人心爲己心，父母以其子之苦樂爲苦樂也。教我以正，未出于正，又進一層，已可醜，子不可醜也。直父母之心也。

齊莊襄王夢呂杞植字梁戰死，妻哭城頭，距趙及秦築長城數百季，地數千里，貫休作賦，以爲秦李西涯詩亦然，豈皆未見列女傳及樂府耶。

讀周文集

卷二十

三

人皆可以爲堯舜，誕矣。後人却有過聖人處。禹治河，自積石，張騫却窮河源，騫登神于禹耶。古今事勢自殊，後人勿以聖人自限，又何況泛也。古人事。

子路喜聞過，禹拜善言，分量皆大也。見小者，只覺得自家是，只覺得人不如已，所以緊接大舜有大焉，莫大乎與人爲善。

久假不歸，惡知非有，他人不知，并自家不知，便似性之身之矣。五伯皆不久而歸，比有二義，一

讀周文集

卷二

三四

是莽操現出本來，一是省憐，不能自欺。胡氏謂齊桓葵丘後，不能久假而歸矣，僅得一解，紫陽竟不說明。

讒佞二字，王克分作二人。孟子譏諂則一人也，佞譽譏毀善已者佞，不善則譏，事上則佞，同列則譏，分施于人者也。而佞背譏合施于一人者也，皆一人之口也。亦有性專佞，性專譏者，兩人也，皆小人也。人不幸而得小人之性，與其爲譏人也，寧爲佞人。人不幸而遇小人，與其遇佞人

也。牢。遇。趙。人。

古禮三百威儀三千五刑三百科條三千出于禮入于刑人自頂至足皆有禮亦皆有刑。七重者加于身外連及家人宗黨戮及其屍罪不容于死也。禮亦有封廕享祀。

陽貨欲見孔子全章總是个不與之言。隨口答應難語如然相見如未見也。孟子不與右師言未嘗言行事正用此法。

老人語少季則誠以勿樂所謂無以太康職思

濂園文集

卷二十

三

其憂少季則勸老人勿憂所謂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亦是天然常絃少季宜近老人老人宜接見少季曹氏用冠者童子取妙

人生惟少與老不曉事少季自家生事不知憂老人自己無生事却爲他人憂皆不曉事也問何爲他人曰自老人看來兒孫亦是他人孫豹人云聖賢受辱則懼。七我有以攷此也。隱士受辱則喜。七人不知我也。惟壯士與苦志人。胷中有个功名富貴受辱則天寔成就之。

讀書是人生受用事古人讀書以輕富貴後人以取富貴。人生三十前以取富貴四十後以輕富貴皆樂事也。大約人五十後事。七有古意四十九季不獨遇君子認錯。

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無錢則耻且憂焉安之者賢不學則不耻且憂焉不安者賢。

古用玉以封侯祀天地至重也後以砌階甃井矣用詩以郊祀宴饗也後亦棄用之吉甫亦詩人視揚雄執較孔安國掌唾壺何迥絕歟造帝

濂園文集

卷二十一

三

以代簡牘書也後以它用希自可用也乃至厠溺皆是造帝者豈爲厠溺地哉用文人者無不至文人亦無不至總非天生文人意。

有溫玉寒玉價也非命也攻玉者就樣製爲仙佛可也乃爲狗豕玉亦有幸不幸歟。

有玉九寸製子母猫母純白身負六子雜色眠抱板附皆因樣就玷爲之亦見玉之瑕瑜皆可賞胷有用也用人當如是也。

人家藏書幾何又讀得幾何細看注解能得人

間未見書矣。予四十前，但領大畧，未曉處亦如曉得，不暇讀小注。晚乃及此，雖四書五經偶觸輒不放過，較有得也。左國楚騷，馬史蕭選，諸注可得。孔刪秦焚之什一，若李杜駱丞諸家注，尤熟食店，便易充饑。名園花卉，自是中觀也。它人耻謫于却公之後，學晚季喜用古諺及小品隄防，傷雅鑒于子瞻矣。

瀟園文集卷之一

華容嚴首升平于市著

昆陵薛 宋諸孟甫評

劉 絳秉三

洛川

劉生韻雲門

甫訂

談史

黃帝且戰且學仙。先得秦皇漢武之同然矣。兩者何以相因。是善戰是善學仙。

一薛諸孟評

有在死因有長生。如寒暑之相

瀟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為用

三苗為亂。舜歸請于帝。竄之何嫌。何忌。必待歸。請臣道。應爾。順命為上。有功次之。可破。便宜行事之口。

薛諸孟評

想為東事發

流其工以變北。放驩變以變南。遷三苗以變西。殛鯀以變東。唐虞有司。冠無司馬。刑即為兵也。治內不治外也。天官畢為邊兵。附耳為說臣。附耳入畢。則兵起。佞人不可居內。尤不可得志于

外也。

薛諸孟評

佞人畢竟居內者多大抵丈臣

輕武臣內臣。賄外臣而遊客資。務其同人

主安得不孤立乎。

欲殺不可得。即求臂在側。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也。後世孤臣孽子。不學。遂自殺耳。二子乘舟刺

宜公並譏二子

一薛諸孟評

二子除非效重耳。出亡耳

堯試舜以二女。舜內行彌謹。只內行彌謹四字

瀟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便為帝王有餘。此便是恭已正南面之實室家

之壺。雍雍在宮。有肯哉。

薛諸孟評

二女亦不可狎。蝶

諸侯暴虐。神農氏弗能征。軒轅征之。神農弗逮。軒轅歟。元愷堯未能舉。舜舉之。四凶堯未能去。舜去之。堯弗逮。舜歟。堯子日雖有聖人在上。不害為王者之受命。理固然歟。堯或留此以俾舜有功。故禪以天下。而天下安之。蓋禪讓之難。倍于征誅也。

薛諸孟評 此神農氏乃帝嚳周耳

五帝迄夏正統絕者四十年而少康中興後之言中興者自少康始虞君思之功爲大夏之再取人天下者輒滅人祀獨何歟

薛諸孟評 大關係語曹馬猶存大體至蕭

陳而相先夫可謂也

帝啓執中而天下服顧其立子也長不以稷德不以堯而以荒淫之少子摯何哉堯之不立丹

瀨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朱懲于摯也大伯仲雍之讓王季自稷與契始也王季之受讓自堯始也

薛諸孟評 廢立之始漢武以昭帝母爲堯

母誰知曾孫之爲堯哉

姜原周姜大任大姒邑姜周所由王也褒姒周所由亡也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聖人之言可畏也歷弧箕服定亡周國自夏后氏之衰已定矣當其時尚未有商也而蚤爲亡周之地天可問乎自褒姒入而中后廢姜

易妻矣伯服立而宜臼亡易樹子矣申侯弑君

宜臼弑父犬戎滅中國合古今五大不可之事

而見于一日豈偶然哉平王東遷政由方伯秦

乃得爲諸侯以有岐豐實亡周國何其信也

薛諸孟評 平王而後周已滅矣春秋之存

周猶綱目之存蜀漢也

穆王君牙阿衡二書特正僕臣厥後造父爲御

轍跡遍天下不知伯冏尚在官否也微祭公謀

父爲卿士幾不知所歸然則小臣不勝正也賴

瀨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四

有大臣之正哉誤于所明其毒更甚于所蔽也穆王自防之而自犯之矣

薛諸孟評 又一軒轅氏耳大抵英武天子

多自天中來故所好亦往往相似

文王年四十七爲西伯時帝乙七年丙子至康王二十六年戊子一百三十三年刑措四十餘年善人爲邦百年勝殘去殺如此亦知刑不易措公孫脩學古有術也自武王已卯至平王四十九年凡四百一年爲春秋之始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戰國策二百四十五年，其四百八十七年爲綱目之始。

夷王立于諸侯，始下堂而見諸侯，此國家不蚤建元良之鑑，後世門生天子之漸。

夷王威行荒服，而楚子熊渠僭立三子皆爲王。

商頃公首壞王制，并邯鄲，不問其罪，亂本治末。

厚者薄，薄者厚。

厲王之初，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

天下無它故，以好利任榮夷公，遂大亂，好利而

瀨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五

誘生監誘而國畔，雖有芮良夫、召穆公，無可救。

聚斂之臣，善者亦莫如之何矣。

厲王奔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圖之，召公以

其子代太子，先得公孫杵臼之同然矣，逢丑父

楚子綦紀信，韓成遂如故事，然臣子事窮勢蹙，

自同一揆，非必臨摹古人也。

商有天下三十世，周三十七，商之中興者，中宗

祖乙、盤庚、小乙、武丁，凡五王，周僅一宣王耳，而

曆過于商，宋儒以爲周公文章煩縟之所致，其

說近是，然當于其開國本始辨之，周自后稷公

劉古公王季文王皆有功德，外如太伯、虞仲、

釀，非一商則玄王相土二人而已，左右商王，

又止阿衡一人，故不相及也，開國其元氣也中

興，則救藥也，壽命延促在元氣不在救藥也，然

商三十世皆能爲主，而商僅守府，亦未見其過

于商善其本者，或不如救其末，辟之祁氏、羊舌

氏、霍光、蘇武而皆無後，張湯、杜周而有後也。

秦襄公以東遷功得爲諸侯，遂有岐以內之地。

瀨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六

此古今功臣之爲患也，讀終南之詩，思桑扈之

有遠慮矣。

六國相臣皆宗族及國人，獨秦用客，亦當時得

失。

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一身五遷，公劉太王文武

成王五遷，建都重事也，聖人大智也，以大智謀

重事，然且屢變不定，足醒世之輕謀執一與夫

過而憚改者，參、秀、黍離、商周畢竟不免而人

宅動爲身後人遠計，何愚也。

薛諸孟評 平時可遷亂後不可遷縱遷亦

不可入弱地

武王伐商出關而復還操不征權臨江而不濟此何等人何等事亦復輕舉如此越滅吳晉伐孫皓可爲舉大事者法

薛諸孟評 近日遂授柄與人

得天子卽位年五十矣尚有童心立五十五年崩無逸云勤乃克壽逸罔或壽可以反無逸矣山有樞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將無然歟

漢圖文集

卷之一 漢史

七

褒姒之生如后稷然初皆以爲不祥而棄之一爲厥初生民一爲實亡周國不可測也

薛諸孟評 開基神聖與妖淫禍水總付之

一笑平子於此其塵外曠觀

百里奚之薦蹇叔曰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從明哲知幾處信其爲託國託家之人其于朋友寸寸領會爲後自其事之地善與人交矣穆公不用蹇叔之言而敗奚言益信

薛諸孟評 方是知已管鮑亦然

不棉出西域南海諸國卽古卉服一名吉貝宋元始有此古惟絲麻葛褥而已故非帛不煖天下之利賴日生日過于古而古人利賴亦日減得失相當也占和早禾亦宋祥符五年自安南入

里克之處獻公中生也爲人父言慈爲人子言孝乃身弑二君及一大夫何哉

薛諸孟評 古人有一生祗爲一人不肯薄

移彼此者其于名義禍福泊如也非後世

漢圖文集

卷之一 漢史

八

賁顧所及

荀息以身許獻公立奚齊不逮周昌達矣信不近義死道也

薛諸孟評 荀息誤矣不失爲忠

晉公子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趙大夫時之未至自若以處嘗摘此二語書座側人生天地間惟以不可知三字居心爾

伯宗直諫三郤讒殺之樂書又譖殺三郤巷伯六豈不爾受旣其汝遷君子不足以威小人仍

以小人恐小人也。天道人事，往往如此。樂氏尋亦滅宗矣。

祁奚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可謂忠耳。而曰可謂不黨，從其平生，是是非非，梗槩處言之，非為君國始然也。古人作人如此，取人亦如此。

昔自靈公既弑，其後成公、景公、厲公皆嚴刻待其臣，臣懼誅禍作，悼公後日衰，六卿專政，人主御下無術，而剛柔同患，剛則殺身，柔乃亡國。

古稱轉輸謂通相輸也。漢唐宋皆然，頃始長運。

海國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九

非古也。

薛諸孟評 臨德二倉收貯法亦不失此意。

齊桓公始伯，楚亦始大，楚不大，齊不顯也。大楚以伯，齊伯齊以服，楚天可問乎。

召公諫監謗，民之有口，財用衣食，于是乎生，口可生財，奇甚。芮良夫諫專利，謂天地百物皆將取焉，天地何所須利與。

穆天子為卅朱之子，盤遊無度，乃轍跡在天下，乎古今邪正類分，非皆臨摹而若合符節，想或

然與。

雖書而歿，不為無恙，既葬焚煙徹于上，可解生順歿寧與罪不容死之義，可省後世閻羅地獄等語。

薛諸孟評 須知形骸不過瞬息。

里革諫則諫耳，而更其書而斷其咎，乃足動聽，乃傳千古。後人非不作佳事，而舉止平平，乃不傳也。華為直臣，亦恃有好，是正直之大臣，故內傳，以直書為季文子事。

海國文集 卷之一 談史

十

君作故三字可畏也。悞後人罪大于悖古人也。孟獻子囚其子七日，為不儉也。敬姜逐其子五日，為不恭也。恭儉父母之心也。

薛諸孟評 周公遺澤乃爾。

擇瘠土而居之，偏枯語杜撰得奇。周原膺應何說與。

周語多直諫，明周所由衰也。受諫無今日也。魯語詳敬姜與仲尼重禮教也。敬姜等于仲尼古，人重女德至矣。齊語但為管大夫作傳，亦如吳。

世家止爲延陵季子作耳。詳管子明齊所由興也。重功名也。晉語首欒共子重節義也。武公殺哀侯。欒共子死之。欒共子哀侯之召忽也。

管仲伯以管子天下才。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請殺而以其屍授齊。才人居亂。世畏爲人。知不啻懷璧然。平生學問。十九在善藏其用。止餘一二分幹人事。

作內政。寄軍令。不使敵國知備也。十五鄉之士。無事則書生。有事則從戎。古用兵。皆寓諸農。齊獨取諸士。卽吳之賢良。越之君子。管也。非名義非土著。不爲我用。後世乃驅市人。募無賴矣。十五鄉之外。另有間燕之士。

管敬仲。公孫僑。商君。淮陰。武侯。荆舒。此等蓬壘而處。將他人軍國事。終日營度。具有成式。在胸中。藏器于身。相時而動。其庶幾乎管子參分國中。乃得周詳其伍分鄙野。漸澗踈矣。周禮亦但行于王畿。安石乃以治天下。雖法之善奉行。豈盡得人耶。

瀨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士

伍之人。祭祀同福。禍災共之。今鄉井分立壇社。建醮猶有古意。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無行曰罷。鄉評之嚴如此。

薛諸孟評 保甲則太苛氣運使然

四隣既親。然後爲游士。八十八周游天下。夾吾已爲戰國人導師矣。遠交近攻。秦人却本。此而反用之。

獻公烝于齊姜。生申生。宜其姓。賢不祥也。衛公子伋亦然。

瀨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士

申生小心精潔。志重不忍人。乃爲優施窺其微。可爲自愛者之鑑。乃知然後可以有爲之難。爲驪姬謀者。優施二五數人耳。尚有史蘇郭偃士。爲猛足。丕鄭里克。僕人贊狐突。先友八九人並荀息。亦非亂黨也。稔知禍至。私相語。莫爲之所。君子小人勝負。如天定勝人如此。

士薦策申生以逃。里克諫獻公。而誠申生以敬以孝。狐突杜門不出。臣子處君父之變。當以士爲法。處人父子之間。法里克自處法。狐突。

驪姬後迫公曰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蓋晉
自曲沃成師以來未有若申生克讓以死者亦
猶周自泰伯以後一家仁讓無如管蔡之戎心
者周公之不疑管叔獻公之讒疑申生其家風
使然也出其意外也

聞申生之于獻公靈均之于懷襄畢竟無怨否
以君父天也天何嘗不明不明者雲霧中隔耳
以雲霧故怨天可乎并雲霧亦莫如何聽其自
起滅而已臣子處此主敬存誠勉勉无妄可也
吳侵楚令尹子常爲伍員誅費無忌員庶幾甘
心矣必辱平王之墓而後快耶

驪姬集

卷之一 漢史

三

驪姬殺申生公曰未有以致罪焉知其無罪而
殺之何也君父殺一臣子必須加之罪以有辭
于衆此殺人之難廢太子之不易也厥後鳩酒
重肉事甚淺拙公亦故知姬謀佯受蔽焉然則
與姬謀太子者優施二五也獻公也吁奇甚矣
里克開驪姬謀稱疾不朝不忍殺申生又不敢
敗姬謀中立以免兩得之實兩失之矣克未

與立故邪正未分未可與權故輕重無等士爲
勸申生爲災太伯則兩得矣

申生曰有罪不死無勇也如無罪而死何可以
無死未之聞乎雖然有罪不死再不肯也無罪
而死再賢也不直而勝再曲也直而不勝再直
也

薛諸孟評 公殺華法

號公夢虜收使國人負夢魏明帝有石負圖文
曰大討曹詔班天下爲嘉瑞新莽岸崩而伐何

瀨園文集

卷之一 漢史

古

奴門鳴而質得人

舟之僑去號適晉六年號亡百里奚適秦乃可
適晉可乎適晉是與伐號也官之奇諫而去以
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亡人臣當以奇爲法
里克將殺奚齊告荀息荀息曰吾有死而已爾人
各行其是亦如伍員中包胥然二子皆不失爲
賢也假使晏嬰延陵季子處此皆不爲也亦皆
不失爲賢

起而哭退而不私重耳假仁也夷吾並不能假

文公在程十二年，乃行過五鹿，適齊，過衛，及曹，宋，鄭，遂如楚，終乃赴召于秦，十九年，遊子樂過侯封矣。

薛諸孟評 四病攷妍

子犯與公子沈璧質于河，公子非勾踐比，子犯之于公子，亦非范蠡比，甥舅之間，患難之交，二十年之外，而不相信如此，此見君臣相與之難，而功名之際，不易居也。韓彭等輩，何曾夢見。

姜氏洞識時務，如武侯子房然，其博與尤未易。

源聞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也，倍負羈之妻，留心行路之人，便知興廢，生才定難，乃復錯生婦人中耶？當時雖賢士大夫，似未讀古人書，而婦人淹博，乃爾何也。

箕鄭之救饑，以信視夫子之去食，存信青甚也，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價之有，視自古皆有死，其義更全。

八疾如戚施，蓬條，侏儒，跛聾等，皆有用，天下人何限，而多方用此耶？後世則有狀貌甚偉，聰明習勇而無用者。

卻缺能蓋父愆，文公能用有罪之子，曰季能求賢于野，察人于微，進賢于出使之頃，皆古道也。卻氏再傳而八，卻五大夫，三卿，寵極而驕，幾于族滅，求為冀野之田父，婦子來饋，可得乎？君子以是思重人之高舉于伯宗也。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諸侯之忌有諫臣，患之也，苟患之不聽，則易位也，人主使賊殺諫臣，猶知避其名也，方之龍比，猶愈歟？天子可以無不為，諸侯畏其聞于鄰國也，鉏麇之觸槐而死，亦如杜原款之傳申生以死，皆計及身後名也，古人好名，乃不畏死，今人好名，臨以死生，則敗矣。

源聞文集

卷之一 談史

六

范武子之杖擊文子，文子之戈逐宣子也，伯宗之妻戒伯宗以難必及子也，一也，禮讓為國，惟晉庶幾焉，文公之初，卿大夫克讓，僞讓也，以致治也，文公以後，卿大夫克讓，真讓也，愛亂也，民不能戴其上，婦人為其夫得志地也，不彼不求，何用不滅，婦人為其夫失志地也，賢且智，古婦。

人也。

古人問謗譽于路。此爲已之學。後人因以恩怨

矣。
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耻不爲卿也。古
不賢不顯。皆爲無後。非賢無以顯也。不然。耻爲
大夫。貪甚亦鄙甚矣。

晉厲公見殺。悼公年十四卽位。晉乃復振。年過
七十者。公親見之。稱王父。爲其賢知事也。人生
不七十。不知事。老將智而老及之。可嘆也。

海國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七

君陳爾乃順之子。外文王宣昭義。問晉悼公使
張老延君譽于四方。王霸同好名。而虛實自殊。
卻至以不用樂書之謀。成功鄢陵。書遂忌至。遂
譖殺三卻。遂殺厲公。鄙夫不可與事君。無所不
至矣。臣子處軍國之大。安得顧忌媚疾。坐失事
機。卻至自無可悔也。范武子文子事厲公與樂
氏。卻氏同朝。則惟恐其子有令名。而祁奚事悼
公。同朝皆魏絳。羊舌赤。張老。韓厥等輩。遂舉其
子。自代。諸臣能容奚之自世。其官也。知人所以

論其世也。晉之先。狐偃舉其兄毛矣。內舉正不

足大貴。

奚之察午也。自少至壯。細大之間。處處屬意。愛
其子以愛君國。人子以其父爲知己。生我知我
人生第一樂事。鄭子國有子如僑。而怒之。視此
何如也。

薛諧孟評 父子兄弟自相師友方是名言

風範

范宣子以世祿爲不朽。此爭田本色也。宣子與

海國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二

蘇大夫爭田。謀于諸賢。皆止之。獨孫林父。叔魚
二小人助之。世間有爭田人。則有助人爭田人。
讀此能無媿歟。宣子乃益蘇田而與之。和二小
人。殊無謂。

辛俞三世隸樂氏。從之崩。平公義之。俞與平公
皆未明大義也。大義弑父與君不從也。然樂氏
其祿山。辛俞尚不爲慶緒思明也。

皆祐死。范宣子謂其子鞅曰。吾有嘗伯朝夕顧
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汝專則不能。謀則無

其將若何。古人託其身于友。以不得一友為憂。後世士大夫。何曾夢及。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此戰國人競喜好事而為之。為俠客。春秋賢者。恐懼省察而為之。為善士。晉厲公無德而功烈多。以殺其身。人事然也。秦景公無道而年穀孰。鮮不五稔。天道然也。

韓起倅人也。故憂貧。叔向賀之。以三樂八卻。安危延促之理。告之。動以身家。遠慮為愚。人貪人言也。若夫貧富不足繫懷。則難令起知。並向亦

濳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九

未必知也。此等皆為名卿大夫。以故莊列一派學問。應時而出。遂絕世獨立矣。

叔向勸董叔勿娶富人女。宋劉愚之女。耻作富人妻。天下富人不皆然。曠耶。後世婚嫁所用心。觀此自失否。

薛諸孟評

古名士皆矯俗。今名士乃俗之

尤耳。

少室周與牛談戲力。弗勝。致右焉。讓力難于讓

德。讓戲難于讓其

張老之諫趙文子。叔向之諫平公。士苗之諫知襄子。皆以父。古人進諫求謀。多以父。亦是動人處。以示急也。密也。

白公勝初一好名竊德人耳。終為大亂。聖賢深惡此等。見及此也。莽操皆然。故曰德之賊也。

越地惟廣運百里。故小惠小忠。周密乃爾。削地適以得民。

勾踐禽荒酒荒。一浪少年耳。乃能辛苦。天寔成之。

濳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吳諸樊兄弟。可謂一家讓矣。一傳而公子光夫。緊遂弑奪矣。宋宣公繆公之後。而有馮也。讓不中禮。適為亂階也。非堯舜禹不可以天下讓。非周不可以一家讓。且夫太伯虞仲之後。而有管蔡矣。

延陵季子。所至必聞其政。居其邦。必交其士。大夫之賢者。傾蓋必有忠告之言。各有益于人。如外道所謂說法度世。然飛鴻踏雪。隱現人間。其猶龍乎。尼山而下。古今第一遊子。

專諸獨忌骨鯁之臣。華督先攻正色立朝之人。淮南之快汲黯以直諫一也。國家得一盡忠抗節士。潛消多少。亂萌。詩云孔武有力。邦之司直。信哉。

李札之處閭廬。晏嬰之處崔杼。一也。晏嬰叔向。各知齊田氏晉三卿之亂。而私言之。私自爲計。不失爲賢者。何也。孔子忠而不殉其君。君子不敢不愛其君。不敢不愛其身也。

越滅吳。誅太宰嚭也。漢之戮丁公也。漢非知有

越故事也。

漢書文選

卷之一 談史

主

賈舉之于齊莊。則臣視君如冠簪也。主屢弗之于齊襄。何如也。爲人臣者。宜以賈舉爲鑒。爲人君者。不得概以弗望人。

齊桓救燕。復割齊地以予燕。救衛。復厚贈衛。衛人以有木瓜之詩。救人于厄。人未及報。而復厚施之。春秋之霸者。即戰國之俠客也。狄侵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邢不亡。齊不重。持危不如存亡。待邢亡而後存之。假仁義也。至不仁。至不義也。

也。

古所稱知己者。管子僅一鮑叔。知之。它皆不知也。鮑叔亦僅知一管子。它未必知也。鄭侯之知淮陰。太白之知汾陽。皆如是也。初。倍公使叔牙傳小白。辭疾不出。叔牙知管子爲天下才。而不知桓公之霸諸侯。何也。

鮑叔之薦管仲。召忽之歿于糾。管仲之不死于糾。相桓公皆私相約于僖公立傳之日。未嘗負心也。初。未許糾。安得以爲負糾。安得以爲未仁。

漢書文選

卷之一 談史

主

假使仲不受傅糾之命。先自出亡。待小白立而事之。則無可議矣。君子所以慎始進而貴知幾也。夫臣子處君父之變。道在能死而非其人死無益也。道在可以無死而非其人不死亦無益也。惟仲也可以無死。惟忽也可以死。夫召忽者。詐糾以死于十數年之前。而不移。蓋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之士哉。

晁錯言五伯皆不及其臣。桓公劣于諸伯。主曰。管仲之力也。桓公死。五公子及易牙豎刁爲

亂宋襄公立太子昭者皆仲脊以昭屬宋襄爲太子也孝公卒開方復爲亂仲之于此三人何其前知也而桓公暗甚矣

崔杼謂晏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聲名足以殺身亦或以全身亂賊敢得罪于君不敢得罪于民田氏之厚施于國是也得其民雖得天下可也

田乞發陽生于橐中而立之當時何樂乎爲君何敢乎爲君

瀨間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三

魯之公室早三桓強自宣公始也子以母貴宣公以庶子見輕于國人當時太子死則立母弟不則立庶子之長者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以故人人得以計倖爲君遂弑逆不絕書

聖人之言有不驗者三桓之子孫未微也

哀公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求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孔子功效往往不如門弟子子貢賢于仲尼並其聲名亦不逮何也道大也小道必有可觀大道無可觀也萬曆時有論詩者

不喜子美喜摩詰王元美曰子不喜摩詰也子美詩中有數摩詰在

薛諧孟評 地位高則愈不易踐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宸濠之亂許忠節之父聞江西有變卽爲位易服哭之誠信之也誠知之也夫人至于爲可知爲可信則賢矣

羊舌職之說詩也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善人

瀨間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作福作威如此可解勝殘去殺教民卽戎之義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八佾之舞禮樂在大夫征伐猶可言也禮樂不可言也

成公二年鞏之戰晉強齊弱晉直齊曲而晉懼齊驕宜其敗也

晉梁山崩伯宗問禮于重人國家典籍卿大夫有所不知道路負重之人諳此足以見學問之樂也其卿大夫執塗之人切問而樂從之古之道矣

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誨
咨難爲謀穆叔注此五字極是紫陽不引用何
也

季文子相三君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不以爲康
以爲忠人臣行已所以事上也

古之火正以辰月令民放火是謂出火戌月禁
民放火是謂內火今日反是

叔梁紇秦堯父皆以力相尚堯父之子丕茲卽
南宮适也能事仲尼尚德南宮括尚德之言人

瀕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五

皆宜言獨非括與夫子所宜言故夫子不答忌
諱此耳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子駟開盜不傲而出

尸而追盜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

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充守備成列而

後出尸而攻盜于北宮兩者子西爲是宋子罕

之備火也庀刑庀兵車馬享祀無弗庀故不窮

于幾子產年少多才而作事周諄乃爾顧如奔

奔何張華列兵救火臨摹古人耶

晏子以大夫行士喪禮管子借拔邦君管晏非
有優劣而性之奢儉孰有必至奢則不孫儉則
固賢者不免也性也君子不謂性有言哉諸侯
之制降于天子一等唯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用士禮

士鞅料樂盈之敗以其見罪于國人也而盈以
家亂敗母害其子非士鞅所及料

晉以羊舌肸與于樂盈之黨因叔向樂王鮒見
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語人口必

瀕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美

祁大夫向之不求活于鮒恃有祁奚也卽無奚
亦不應活于鮒所謂因不失其親也向可與立

矣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
不棄譽其獨遺我乎君子不恃人之好我而恃

其自好不畏人之棄我而畏其自棄祁奚盡其

在我而叔向已得。不死矣。不見叔向而歸叔向

亦不告免焉而朝。所謂古之學者爲已也

薛諸孟評 盼不輕受人恩如此

楚棄疾不洩君命聽其父。子受戮而繼而死孟

子猶父邊海之書亦子與

齊崔杼伐我北鄙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亂賊爲隣國所覺察而其主尚莫知伍員爲旅人吳傾蓋知公子光意吳君若臣未知也悲夫

薛諸孟評 謀逆者必圖于本國而洩于隣

崔杼弑君陳文子察之最早而安受其成論語謂焉得仁有以也莊公有舅臣八人雙臣四人皆能死此八人四人不傳而晏子傳君子知所

陳文子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以處變矣陳文子處此在勇臣雙臣之下却在晏子之上而論語常有晏而左陳豈無謂與陳文子去齊事不見于傳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與焉掩子木歸功于父讓賞于子

春秋時有一言不合撫劍抽戈者亦有賦詩見意遂解大難者有弑父與君覲顏爲人者亦有周旋失禮不得其死者天道人事洪纖疏密不測如此

薛諸孟評 所以有左氏兵法

子言維楚有材晉實用之令尹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當時皆世卿大夫非族則姻不然則客也鄉舉里選未之聞

叔向云敏以事君必能養民勞吏卽循吏也

子產爲楚子料晉必許楚料諸侯必來料魯衛曹邾不來天下大勢俱在胸中乃爲博物也管子天下才吾于子產亦然管子有其才子產有其學

陳文子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申豐云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爲災語極有理而發明所以一歸于藏水則未矣然吾讀王劭改火論因憶申豐論水爲有旨也聖人作用小大莫測天地位萬物育實有變理陰陽之事豈是說玄說妙

亡國敗家必自小人始造物布置小人比長養君子更不測也叔孫穆子之于豎牛雖智者不及察矣高宗之于傳說文帝之于鄧通穆子之于豎牛皆以夢合也高宗恭默思道故正勝邪

後人皆妄想乃爲鬼所愚此君子慎獨正心之大

解揚曰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古所謂祿如此論語兩祿在其中俱應如此解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以爲善于禮司馬侯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春秋時所服爲有禮者皆儀也司馬侯以實政爲禮故禮足以爲國允乎知禮矣

作丘賦鑄刑書叔向詒書責之語皆切至復書

瀨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九

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聖賢爲其可繼爲其可傳故動求自全非所論于救時者子產固有說以處此其自居下聖人一等亦猶屈平自處聖人以下也其自知審矣古人處朋友雖不用其言而感且敬有加焉聽言者當以子產之叔于向爲法管仲子產衛鞅王安石皆救時器也而治亂得失不相及則所見有公私居心有謙滿而所與之徒有邪正也

昭定天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國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伍氏皆特筆也齊之多見貶于春秋自景公始故以爲民無得而稱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向不得其解項見市井無賴罪過不容于鄉里亡命京師輒得官始解此書楚子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是也薛諧孟評果爾後世無人不紂矣

孟僖子卒時孔子年裁三十五則知其爲聖人且以孔子之窮也而稱爲達者所見加人一等

瀨園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矣屬其子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孟僖子可則效已矣聖人未嘗不喜人宗已也申亥以父故盡忠靈王忠臣孝子兼舉矣顧不得爲慈父二女殉葬何爲者

楚靈王卜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妄想者多得禍要惟禍至故生妄想所謂禍來神昧也區區兩字有天下而不與矣

叔向論楚子干、因及桓文俱推論及母族亦循大任有身東宮之妹之吉而以寵論則未矣抑國人于此觀望焉

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辟地流弊至此予每首肯封建讀此乃自失矣

叔向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滅仲尼曰古之遺直也合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觀之知父子兄弟差等知所以處父子兄弟之變

晉穆子圖鼓三月不受叛不受降而待鼓人告

漢書文選 卷之二 談史 三

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此卽武侯服孟獲之意也而以爲不賞姦不賈怠迂而有旨矣其云吾聞諸叔向也古人虛心受益待同時等輩之人如先賢然可謂好學者矣

子產博物而不知天文梓慎禪龜知宋衛陳鄭將同曰火而僑不知也龜請用瓘擘玉璫子產弗與鄭卒火龜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又不可亦不復火大約公孫執拗與荆舒等但有曉事不曉事分耳天道逆人道通龜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此輩不中者甚多人樂道其偶中者耳

薛諸孟評 四十年來所見星相往往如此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僑可謂自知矣子太叔不能猛以爲猛難也僑獨以爲寬難

子無我廷林註廷恐也揚之水人寔廷女廷字作恐字解更妙

楚子西讓國幾幾延陵矣夫子不稍假借春秋

漢書文選 卷之一 談史 三

論其人之賢否不論其事之美惡也子西有讓國之祿有料敵之智有定國之忠而子曰彼哉彼哉其事雖善其人不足數也

昭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二氏何應無後保艾爾後無有後艱詩人

冉三爲樂只君子慮之見及此矣分祁氏之田

以爲七縣分羊舌之田以爲三縣何多田乃爾

宜自滅也二氏初以聲氣應求及其子若孫乃

以黨見滅君子朋黨之弊如此

召陵之會，衛與蔡爭先，祝佗私言于其弘，祝佗之佞與子產之辭，何以異？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蔡叔兄康叔弟，而佗以尚德屈之，予謂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而命之以蔡，是康叔之姪也，弟不先兄，姪豈宜先叔？佗尚少，此一段機鋒。

薛諸孟評 蔡叔有罪故挫之

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可註靜女之三章。

讀史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章

齊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驛以與其弟，曰：「是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死于雷下。」齊侯得其尸，重禮葬之，予以爲旌，敝無存者當如魏明帝葬平原懿公主，取甄黃合葬法，求高國死女娶而葬之，則無恨于地下矣。人之好爲貴族之婿，有甚于生者，可笑也。

墮三都，誅少正卯，亦有鄭僑之風。三月而治功成，則風厲然也，可爲服官之初者法。

勾踐陳于檣李，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遂自剄。

古用兵，川閭多用罪人，不但令其以功自贖，并使其甘自效死，爲荆軻聶政之事，不可解也。

子郢賢于季札，遠矣。外有剽贖，內有輒假，使子郢受靈公之命，此二人能相忘乎？讓國不足賢，賢在知幾，卽季札亦然也。以夷齊而有中子，以公子光而有札，以賁輒而有郢，賢者之生，往往處于衆不肖之中，柳下羊舌亦然矣。

桓僖災，南宮敬叔子服景伯諸人救火，皆安詳周匝，大有可觀。今人無事，輒踈略錯亂矣。

讀史文集 卷之一 談史 書

哀十二年用田賦，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則是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漸爲戰國也，蘇秦云：「臨淄七萬戶，下戶三男子，二十萬，則人盡爲兵也。」

宋向魋之兄曰左師巢，弟曰子碩，子車獨牛，稱賢者，魋作亂，牛適齊，又適吳，卒于魯，莖諸丘與四海之內，皆兄弟。子夏授旨以走也。

楚平王太子建，自宋奔鄭，鄭人甚善之，與胥謀。

鄭鄭殺之建自取殺非伍奢可比其子勝必報
鄭悞矣而直之孫成敗因之故勝終不得舉事
于鄭也勝在吳而子西召之葉公止之不聽勝
果請伐鄭于子西子西許之及晉伐鄭而楚又
救之與之盟如以勝為不才則不應召之既召
之而故略之而傷其心何也于是勝自屬劍而
語于期之子平日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
將以殺而父平以告子西子西不悅而卒與子
期死于勝手畢竟殺勝者葉公也不知人之害
與知人之利較然也彼哉子西惜夫子不及見
也自公勝亟報父仇好仁也好復言好信也殺
子西子期好勇也與平語好直也而總不好學
乃大蔽至此六言六蔽端為由言由亦幾何不
為白公耶

靈王章華之樂致餓死野人自古以淫樂亡國
者必有幽囚困辱之苦樂不可極也

齊田氏晉六卿晏嬰叔向私相告而莫為之所
太公知魯周公知齊而皆不能為之所以聖人

防未然不能得也况以賢者而爭極重之勢哉
肥義聞李兌之言乃以公子章田不禮為憂告
信期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古今庸人夢夢
然立人朝而不知禍福將至其誰知之亦勿
思可為永嘆

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齊田乞救范中行氏輸
之粟亦如衛州吁結鄭共叔段各從其類也魏
文侯亦為田和求詰侯于周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諸人安在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人國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公曰告夫三子何其愚
也

薛釐孟評賢者自謂不同于庶僚故不救
田常後宮以百數賓客出入不禁有七十餘男
田氏以客與亦以客亡出入後宮者客耶住建
共者客耶

薛釐孟評妻然

田和方欲求諸侯而康公適荒淫不能政乃遷
之海上食十城以奉其先祀亦如有窮后羿甘

事亂臣賊子，往往適達亡國之主，天實爲之矣。
烹左右春阿大夫者，何不并烹毀印墨大夫者。

薛諸孟評 是是是

魯亂，孔子適齊，與陳文子有以異乎？處昭公之變，與晏子之處崔杼，延陵季子之處專諸，有以異乎？時孔子亦曾當仕有官職矣，孫文子謀亂于蘧伯玉，伯玉遂行，從近開出，聖賢處變同法如此。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孟子去齊，若有不豫色然。

續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魯來孔子，祿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後去衛適陳，絕糧，孟子辭十萬，亦彷彿此也。造物求富，聖賢不可得，乃以聖賢之窮，咎造物可乎？

子長作列傳，極善形容，使人如見其人。至孔子世家，則漫漫記叙，不見佳處，亦不能斷制一二語，得其要領，智足以知聖人之難也。詳及會稽骨節，及墳羊肅慎矢，諸項細事，以言六藝者，折中夫子爲至聖，皆文人淺見，所謂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者，與孟子列傳，其行事置勿論，論當時人士及諸侯，而孟子自見知人論其世也。先以商君吳起，後以三驕子，稷下先生，承意觀色，立談輒合，而仁義困滯，自應爾耳。取仲尼陳蔡以方孟軻齊梁，軻死不憾矣。

中國于天下，居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貢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宜尼書不遇，跋提河矣。天下之大也，學者須作如此心，眼亦足解憂釋恨。

續文集 卷之一 談史 三

薛諸孟評 橫舉無邊縱計，無盡思之荒蕪。張儀破合從，以爲親昆弟，尚爭錢財，固也要知六國之兄弟實處，胡越同舟，外禦其務之勢，當時無有以此悟六國者。

蘇秦張儀各自以爲不及分道而馳，一如伍員申包胥故事。此亦千古朋友之準，後世必待志同事合而後友矣。

平原好客，好其立見者，信陵好客，好其深匿，不肯自見者。于魏得侯生，朱亥，于趙得毛公，薛公。

侯生朱亥成救趙之功。毛公薛公補背魏之過。

薛諸孟評

信陵識趙于平原。何嘗數十倍。

黃歇以死當秦。歸太子于楚。欲得一楚相止耳。既相楚。慮其或失。乃無不至也。鄙夫無所不至。全在患失時。國家處小人。使貪使詐。其利更大。只在事後處分有法耳。

范雎奪穰侯。穰侯方專政于秦。蔡澤奪范雎。雎時以鄭安平王稽故。懷疑懼。爲雎難。而爲澤甚易也。雎說秦王。王長跪數四。乃先言外事。以觀

海國文集

卷之一 談史

元

王之俯仰。而後敢言內。妙在遲也。澤說雎。開口卽云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妙于用迫也。雎猶豫遲久。然後歸相印。蔡澤相秦數月。謝病歸相印。爲綱成君。取之若拾。而棄之若遺。爲雎易。而爲澤又甚難也。審于盈虛消息之理。以奪雎。亦以自全。古今仕路人。不可不讀蔡澤傳。

廉頗藺相如。皆有功于趙。廉所效。皆實事。大事而藺每從。國家虛處細處。以死力爭。未嘗不大。且實于廉也。兩人各不相及。故爲刎頸之交。廉

可以將。藺可以相。

子長列傳七十。獨略節義士。自伯夷外。僅一王蠋耳。而附見田單傳末。則蠋與單均有功也。忠臣義士。一死報國。明知無益。不得不爾。若王蠋者。豈爲無益哉。

燕太子丹之處樊于期。一如信陵之救平原。虞卿之于魏齊。不畏秦強。不恤燕亡。受其窮而來歸。可謂俠矣。荆軻感動于期處。不以燕有德不可負。但以秦有怨不可忘。戰國人用意。多主報

海國文集

卷之一 談史

學

仇。三國人多主報德。其節俠相等。而戰國以利三國以義。莫謂後人不如前人也。

李斯廢封建而郡縣也。已乃欲廢聖人之書。小人而無忌憚也。當時而議廢六經。黜儒生。猶後世議廢佛書。逐方士耳。學古者有罪。而因罪及古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與處士橫議。吾爲此懼。遠見及此矣。

薛諸孟評

賸賸漢一概欲抹殺寧分彼此

救扶蘇立胡亥之事。實趙高爲之。而詳見李斯

傳中當時趙高始謀及此。獨忌憚一斯耳。卽胡亥惶恐不敢聞命。亦以斯故。乃卒爲高所劫。史以爲高無足誅。誅在斯焉。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尚不得爲大臣。斯乃以大臣從弑逆乎。始皇崩所賜扶蘇書及璽皆在趙高所。丞相安在而疎暗乃爾耶。

古高士讓王辭國乃得輕世肆志焉。假使身有國家則居然無逸之主也。二世乃欲以南面王適志乎。二世謀肆志于趙高。高說以嚴法刻刑。

漢書文選 卷之一 談史 聖

自古荒淫暴虐相因而生。相扶而成。王者之心可畏如此。

薛諸孟評 既與人同樂乃使人獨苦安得

不亂

古今奸臣專國終日與直諫爲難。趙高說二世開聲稱朕羣臣莫得見面徑從人主下手省多

薛諸孟評 貴陰顯有此風

相臣得斬宮寺古制然也二世恐斯殺

告高假使斯徑殺高二世不得罪斯明矣斯但知畏死不知求生悲夫

薛諸孟評 天也

趙高既劫二世令自殺引璽佩之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古今集有天下者其難來不可勝紀而闔寺畢竟未有此輩終日窺竊神器祇如鼠闔太牢而已

秦國張耳于鉅鹿時耳子敖將兵萬餘人遠巡觀望不急父難耳不責赦而責陳餘友朋相許

漢書文選 卷之一 談史 聖

過于父子足徵兩人刎頸矣

春秋時郡屬于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也戰國縣屬于郡所謂上郡十五縣

也大約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特效之耳

段產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令狗無吠

已小人之疑君子以不肖狗吠耳狗見人皆以

爲賊也

薛諸孟評 快語

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

也諸客皆爲揚名煖獨爲之免死亦視其所乏者以自效也。

唐睢之敢怒秦王也時年一百四十歲矣應不畏死顏魯公自諫自誌其墓不屈而死年亦七十四矣老而不死謂老不投命也老人須知。七國惟楚偕王遠在春秋之世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故孟子稱梁偕稱王。

顏回文集卷之一

後漢

五

顏回文集卷之一

終

瀨園文集卷之二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昆陵薛 宋諸孟甫評

陳憲冲斗翔

甫訂

洛川劉 紱秉三

談史

漢以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項王以精兵三萬人破之。古今用兵，皆以少克衆，此其一也。漢王推墮孝惠魯元車下者三，太公呂后皆相失。

瀨園文集

卷之二 談史

一

視父母妻子何其輕，迨後或言蕭何亡，遂如失左右手。嗚呼，古有讓王，逃爵棄天下，如敝屣以全父子兄弟者，獨非人哉。

楚非漢敵，僅酈食其，陷何、周苛，三人見及此，三人可謂聞大勇者。樓煩楊喜遇項王，瞋目輒辟易，漢祖面數十罪，激其重怒而不懼，此處有大過人者矣。

項王垂盡時，將酒與妾與馬三者，踟躕一會，英雄人殊有致也。自刎以謝馬童故人，而童遂與

司馬呂、楊喜、呂勝、楊武五人，各得其一體，皆封侯。童何無故人意耶。

薛諸孟評 宋樂皆至籍較季固自情厚

高帝紀削烹翁分羹等語，附見于項羽紀中，項紀削去十罪，附見高帝紀中，甚得體單于遺高后書，語極醜慢，班史詳載之，是謂不知大體。

漢高剛了楚事，即奪齊軍，淮陰其勅敵也，奪軍者三矣，見幾謂何而悔，乃在崩微之言乎。

項羽思以富貴歸故鄉，鄙甚矣。漢高竟以驕其父子兄弟，尤非人類。齊東野人之言，蘇秦等輩之事。

瀨園文集

卷之二 談史

二

薛諸孟評 笑得盡情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思同起豐沛之人也。敵國破，謀臣亡，人主畏功臣甚于敵國耳。詩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不殞其仁，而頌其勇有吉也。嗚乎，武王桓桓哉。

惠帝不見愛于父而歿，而盡孝，與其弟不並存，而曲全友愛，漢代獨行自孝，惠始呂氏之禍，階

于戚姬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戚與呂同爲人主之鑒

薛諸孟評 獨行二字以贊人主甚奇

平準書法生弊弊復生法事變循環而人才因之論者謂封禪書可補武帝本紀却在平準也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生財不得其道而用小人無所不至矣史以濁法以酷民以流亡盜賊以徧天下此平天下所以究言理財也周禮爲理財之書皆理其出而漢皆理其入且周皆本于農事而漢一切不經輪莖既傷而趙遺乃以農事善其終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 論史

三

武帝時財之出與入皆無算其出也招東甌及兩越開西南夷滅朝鮮皆從北伐匈奴起見其通西南夷也千里負擔十餘鍾致一石六石四斗爲一鍾是八十九石而致一石也此語足悉古今清運之苦矣而因有捕斬首虜賞賜之費所虜之人及胡降者皆得重賞縣官給其衣食廬產而因有養馬之費外此又有方士封禪

巡遊之費河東隴西郡守至以不辦自殺它如池臺舟車旗幟輿服廟祀又不勝紀矣當時惟河決數處每處名數萬人歷二三期未就費各巨萬十數又山東水災捐賑假貸不足乃徙貧民于關西朔方新秦中七十餘萬口給產業衣食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費以億萬計此三事差爲當耳其入也鬻爵鬻罪繼以鹽鐵鑄錢制皮幣又繼以酎金及募助至告繇算舟車而天子乃同于盜與兵天下騷然甚于秦季矣桑弘羊乃始爲平準不益賦而用以饒平準者以天子而行負販之事也猶愈于其盜與兵也于平準書內因及張湯見知之法與腹誹諸獄具見貪酷一原與爲富不仁飾用愛人之旨篇中忽云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篇末備卜式京弘羊天乃雨一語結之有旨哉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 論史

四

漢故事供億南單于歲費九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東漢自永和羌叛費八十餘億桓靈時段熲征東羌費四十四億以爲極廉

外此又有巴蜀百粵之費不知幾萬億矣以人
才計之匈奴則有王恢衛青霍去病李廣李陵
郭吉蘇武谷吉陳湯甘延壽鄭衆寶憲耿秉陳
龜等輩矣西域則張騫李廣利馮奉世班超耿
恭班勇矣西羌則趙充國辛武賢馮奉世來歙
馬援鄧訓段熲張奐皇甫規矣巴蜀百粵則陸
賈終軍路博德唐蒙矣皆人傑也以漢之物力
與其人才爲中原用何功弗奏乃終日經營域
外而不知憂在蕭牆之內也予嘗謂宋以仁宗
之賢明神宗之勤敏端范歐富諸名臣前後數
十人假使國家閒暇明政刑作禮樂庶幾三代
之盛而北苦遼西苦夏僅足枝梧可惜也夫宋
則求其無事不可得者若漢非可以無事者乎

薛諸孟評

宋本屏弱不足訝若我

明備

賴兵力不減西漢而自決藩籬思之邑邑
漢武一切遠略皆爲匈奴然也東拔穢貉朝鮮
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
西通月氏大夏烏孫以分其援北益廣田至胘

雷爲塞匈奴皆不敢言文景因仍忍耻和親似
留以待後人而武帝似知後裔漸已不振而躬
任艱大歎

嚴尤謂繁匈奴無上策者周得中策薄伐至于
涇陽漢得下策秦之長城爲無策矣劉瓛謂周
得上策處之六服之外不能爲寇亦不必爲臣
秦之城守爲中策漢初終日和親至孝武中國
又安胡寇益稀宜疏而絕之乃其始也竭人力
以征其服也竭人力以養之是爲無策矣取之
論快于尤予嘗謂漢初不應和親孝武不應窮
征宣元後又不應以稱臣朝獻靡費不貲凡三
失之矣東漢分南壯單于順逆不常議擊議和
無虛日然其事稍減

薛諸孟評

二說皆有見

隋何蘇張之流也漢高目爲腐儒假使見程朱
等輩更作何觀

淮陰既誅英布心恐復醢彭越徧賜諸侯布因
大恐謀反當時惟恐功臣不反反則誅之有名

非真爲後世憂也。錄其封王過制而乃吝之既與之後耳。

薛諸孟評 勘破肝腸

淮陰初與漢祖言天下事一切從項王爲人定楚漢勝負料人也。武侯之逆睹陽足則料事也。淮陰開口卽以不能任屬賢將短項王不自嫌疑漢高亦不以爲嫌皆過人遠矣。

申屠嘉幾斬鄧通宜也。其于冠錯亦曰吾悔不先斬錯漢初丞相權重乃爾宜其危也。

漢書文選 卷之二 談史 七

匡衡治經以不中科故明習然則中科鮮明習也可愧中科者可戒窮經者。

袁盎謂吳王安得豪杰誠令吳得豪杰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姦人故反。豪杰兩字三代後無所屬至推以予盜賊得盎破之。

韓安國周旋梁孝王于景帝竇太后之前忠厚之至其包荒田甲尤寬柔之教也。而平生學術本于韓子可謂善讀書者。

文帝日夕卽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何其速也。諸侯四裔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何其遲也。其遲有體其速也有術。

詔令天下悉思朕之過失思而後見之過不自知人亦不知也止于至善矣。五行志言天譴告賢君不譴告亂君當時災異叠見卒無驗天寔助成之。

景帝初令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沒入官武帝平準非買賣歟。

漢書文選 卷之二 談史 八

薛諸孟評 居積以紫賄者宜如此重創。孝武後受遺詔輔少主皆大將軍丞相祗空名不預焉。內將外相不殆綠衣黃裏歟。

宣帝詔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親一也。尊重于親故刑因諸禮刑之輕重與制服同。

漢世民有行義及力田皆賜爵貞婦順女帛。洪範天子錫福于民見之實事矣。

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倉公云。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忠厚禮教。國家之穀食也。

有蔡氏女志。在古今人表下中。再父母皆不類。巢許支父等。有道亦隱也。皆爲仁人。豈卽禹顏同道之旨歟。下隨務光。無道則隱。乃降一階爲智士。

薛諸孟評 刻畫分明

夏已前不傳中士。夏已後上上士無多矣。非其人不能得其事。非其時與地不能得其人。則曰古之人何易言哉。

漢書文集

卷之二 談史

江

程嬰公孫杵臼。豈中材歟。亞魯于顏可也。閔冉仲弓。與顏齊等。而魯獨亞。未可也。江上丈人。愈于子胥。而鮑叔下于管子。何也。召忽爲智。管子爲仁。可乎。處申包胥于子胥之下。尤失輕重。覆楚易復。楚難才且過之。況忠與叛乎。屈原漁父。魯連皆仁人。陳軫非蘇張倫。皆有旨。

共工氏霸而不王。五帝時有霸者矣。唐虞前有征誅。商周後有揖讓。太伯延陵唐寧王是也。

鄭昌比刑于諫。諫以下正上。刑以上正下。國朝官制。惟臺省爲阨。要諫垣察內。御史察外。臺省正。則百官正矣。顧皆故事空文耳。

薛諸孟評 其中豈無人惜爲陋習所染如館職之錄粉本也

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吾于詩若書。得養生焉。

春將出。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如此尚有亂民。否尚憂民。幾否。

漢書文集

卷之二 談史

十

而隱其旨曰勸農

三年耕餘一年食。故三年考績。九年餘三年食。日登。故三考黜陟。十八年餘六年食。日再登。二十七年。餘九年食。日三登。日太平。然後禮樂成。爲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也。古練兵課吏。皆寓諸農。而以養爲教。如此比。及二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不日待其時。日待其人。其言也讓矣。

漢至文景何加焉。日教之。孝武不興禮樂而事

兵刑漢運之薄也。祖宗之涼于德也。

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民勞且貧。主暴而後不亡。何待漢昭宣以前百計生財。元成後始議節儉。聊矣。

漢時東萊加海租。魚不出。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與合浦去珠復還。同宣公十五年秋稅畝。冬蠶生。然則年饑用不足。盡徹乎。非但足用。亦祈年也。近世巴陵長沙皆取鯉。後獨取巴陵。而長沙遂不出鯉。古物力

藏書文集

卷之二 談史

二

爲民生。今乃爲君生也。天定爲之矣。

薛諸孟評

瑣瑣事亦可思

昭公以前。天不見災者。無可救之人也。定哀乃見。爲有孔子不用也。不時不見。天亦待時歟。故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天生孔子。非爲定哀。宋儒發明聖學。而宋亡諸儒亦非爲宋生也。三百年來一切受宋儒之成。則天生諸儒意也。

佞人祿功臣。修天山血。天血幾何。堪終日雨耶。

禹治水後。無水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砦礫。始改故道。九河漸堙。此言北也。南條江漢千萬年可也。

農家出于后稷。鄙者以爲無所事。聖王則知稼穡爲寶。隱者也。而鄙人矣。高士亦須知。

天文非泄密者。不能察。非明王深思不能聽。以不密之臣。諫不明不思之主。始以天變詔求直言。終以直言賈禍。激成不測。而天驗矣。天變可畏。非但爲人主言。並爲人臣憂國者言。

藏書文集

卷之二 談史

三

劉子政讀書屬文。皆有好奇之累。初以黃金可成動宣帝。不驗。乃下吏其失。在文非關行也。子駿屈公穀重左氏。大得春秋之旨。而身爲亂賊。其失在行。非關文也。讀書當如歆。作人當如向。父子如兩國。可以咎性。文行如兩人。可以咎才。

薛諸孟評

品向歆甚確

元帝內重周堪。乃欲以佞人楊興爲助。何須人助耶。諸葛豐以短堪猛免矣。復左遷堪猛。後三年。旣徵復堪猛矣。又希得見。使因石顯失事。卒

爲恭顯所殺何也明而不斷旋大不明暴主有不可測而庸主有不可解其自言曰朕迫于俗不得專心哀哉

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小往然後大來非君子所能勝也豈惟事關否泰權在人主乃然哉楊墨不息孔子不著文章道德亦然矣辟諸夷夏文德如孝文武功如孝武無能爲焉待其自亂自弱乃坐收臣款爾

朱建不苟合不見辟陽侯母喪假貨時陸賈說

續國文集

卷之二 談史

十三

辟陽購以百金後建遂脫辟陽于死傷哉貧也使建不終至失其身以事親乎文帝時建竟以辟陽故自殺陸賈佞人耳未知愛友之義李氏藏書于朱建不誌其殺身于狄梁公不誌其焚夷全失大指

伍被初諫淮南詞甚明矣後不得已與爲計謀寔巧諫也卒獲誅事關不軌獨有危言正色耳不聽則告變不則竄跡可矣衡山王賜謀逆長子夷告變王自殺夷亦以坐告父不孝棄市漢

法誠善夷亦應自救爲夷計初不應告應先自寬耳

文帝語張季以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遇賈誼則問鬼神之本誼亦具道所以然之故其待賈生高遠矣劉子政稱賈生以伊管愛其才也馬遷列之騷賦孝文訪以鬼神并才人之病而愛之矣賈生不器知賈生者不一古今才人如賈生者猶以爲不遇何哉

薛諸孟評 顏子不主杏壇賈生不入槐府

續國文集

卷之二 談史

十四

豈非二缺陷

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禦吳楚何蚤見也誼傳末附文景武數十年事誼言盡驗筮蔡不啻矣當時顧以年少輕之不知世所稱老成遠見者見及此否也

文帝問馮唐何自爲郎鼂錯對策直書選已名姓某某可想朝廷正大簡易無諱之美史云時賈誼已死對策百餘人惟錯高第此兩人知名以不同時故其皆無成亦以不同時故假使相

助爲漢制治防亂更變法令必有可觀。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此真人臣之言劉氏安矣而鼂氏危此真人父之言後世皆如此爲人父不皆如此爲人臣。

鄧公奇計人也故惜智囊于死後世人才不逮故不容耳才相等而不容與不相逮而能容者非至愚則大賢。

虛懷如文帝且方憂危而不能卽受馮唐之言此直言之難也公衆辱我獨無間處乎非人主

清園文集

卷之二 說史

五

所宜言顧可爲進言者法石建屏人切言廷見如不能言景帝親禮之。

汲黯慕傅伯爰盜之爲人二人寔非黯比出入禁闥補過拾遺黯量能受官自知審矣黯前十世爲卿大夫卒後子若弟同時至二千石十人入之生也直信哉班史曰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後賈山自下劇上鄒陽枚乘游危國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

高祖令故項籍臣皆名籍因盡拜爲大夫鄭君

以獨不奉詔見逐何以教後世爲人臣者彼丁公何獨見侈耶。

韓安國貪利所推舉皆廉士廉能容貪大賢也貪能推廉亦不失爲賢者且夫人不能不爲貪夫亦已矣何至不欲天下有廉士哉。

河間獻王好古實事求是予嘗書此六字于座右。

江都易王建以禽獸行遂謀不軌自古亂賊非良心正氣盡喪不至此東方朔云淫亂之漸其

清園文集

卷之二 說史

六

變爲篡。

蘇武年八十餘病卒古稱難老此老尤難史于武卒後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並附麒麟閣十一人于傳內武非但忠臣寔功臣矣武子不軌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廷尉及光皆是也光一似預爲地然。

推明孔氏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始仲舒漢之濂溪也以無程朱繼其後故其道未尊耳劉歆乃以師友淵源短之何其陋。

也學無常師。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恐尼山所從來。苟不逮游夏者矣。劉向比賈生以伊管。比仲舒以伊呂。惟好學人動以古人許人。其父擬以伊呂。其子短之。文人立異如此。

薛諸孟評

父之識高于其子何啻百仞一

公孫弘年六十始徵爲博士。又以不合意病免。數年老姦巨猾非朝夕矣。自古小人爲害獨弘。無迹。小人未有不敗。弘年八十終丞相位。死後猶使人思錄及其子孫。弘之久假全在家無餘。

瀨園文集

卷之二 談史

七

則君子觀此知所以自守矣。汲黯廷諍布被弘。便自引咎。小人觀此知所以待君子矣。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面折廷爭。尤可爲進言者法。弘以宰相好客。進賢繼相者。客館丘墟。爲馬廐車庫。奴婢室。安得不令人思。其曰人主病不廣大。阿諛武帝也。人臣病不節儉。弘自諛也。

班史等仲舒于公孫弘等。汲黯于卜式。後世不以史故。誣董汲。覆以董汲故。咎史陳壽不爲丁

氏作傳。而丁自傳。史亦何足輕重。人學者立名于後世。由已不由人也。

薛諸孟評

欲以筆札進退人者。徒自取辱

耳

衛霍未嘗薦賢。張湯公孫弘未嘗不好士。

師出不可無名。貳師取馬爲名。可乎。以馬故興師。萬里天下騷動。而臣莫之諍。民莫之變。又不幸而有功。王心自此蕩矣。

子雲不死。書不傳焉。遷死後。書稱出。文人受用。

瀨園文集

卷之二 談史

八

在身後

衛青無所獎薦。獨薦一主父偃。數言上。上不省。亦輕青甚矣。偃上書。朝奏暮召。見天子。自得士。士亦自得于天子。洵盛事也。

漢代丞相如王訢。甚無爲。傳國至曾玄。無患何也。

陳萬年以善事貴。近顯其子咸。以抗直劾石顯等。顯萬年嘗教咸以調語。至夜半咸不受也。三代後父兄之訓。子弟者皆聖賢所首戒。安得如

陳子康字咸之爲人子弟乎惜其以殘酷取患令

人反思夜半之言爲可聽耳厥後咸以賂陳湯

求薦舉坐免頗與萬年事丙吉相似然則咸終

失在諂非不聽父言之過也且其治倣嚴延年

其廉不如宜其敗矣賢者失節罪大于本不肖

君子從而責脩小人因以口實想天道亦然也

望庶奪適王季武王是也太伯非伯邑考比故

夫子特表彰之封孔子爲股後奉湯祀稱福之

議自匡衡始福以成帝無嗣封孔子後必獲福

漢書文集 卷之二 漢史 三

聖人之于天道或然耶杜陵有孔子釋氏親抱

送之句本此耶漢儒尊聖適悔聖矣

霍光以去病任爲郎無它表見所小心謹慎耳

武帝遠屬以周公負成王之事金口碑焉旅漢

廷從牧豎隊中卽日拜遷知人則哲學者無謂

三代後無聖人也景帝以衛綰敦厚可相少主

孔明云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屬臣以大事人

臣立朝須體認及此宋儒主敬存誠漢人已見

實事但未立此各目耳

薛諸孟評 予友張二無每以謹慎二字推

古今第一流

莽何羅謀逆金日磾心察之何羅亦覺日磾意

臨時日磾未見何羅則心動何羅見日磾色變

主賊對觸彼心有物我心便動此處可以參禪

趙充國無踰老臣一語似賈生終軍少年喜事

輩及觀其下手務遠斥候行必戰脩止必營壁

小心萬全宜其自信自任也天下事不萬全不

敢自信辟如關基賭勝高不如穩爾充國少好

漢書文集 卷之二 漢史 三

兵法通四裔事從貳師出征身被二十餘創金

城方略時年七十六蓋閱歷多矣又得羣相端

揆同心共濟學者察此無輕任軍國事

薛諸孟評 老成機略千古共見

浩星賜說充國歸功辛武賢等此長者故事充

國不嫌矜伐爲朝廷直陳兵事又加長者一等

矣聖賢勞謙學問爲容容厚福人受用視此何

如也充國自分年老爵位已極因敢爲此其子

卽遂死于武賢之手蓋功名之難居也

陳湯本吉。昔求使外國。廷議往往難之。此後世人臣有計自脫者。當時躬自請。亦後世借以困人者。當時持重。不以予人。是時天子喜立奇功。遂有一時奇才。若甘延壽。陳湯。傅介子。常惠。鄭吉。谷吉。段會宗等輩。判命作難事。人主求才。何患弗得。張騫出使。十三年。萬死得還。亡何復去。復還。歲餘卒。此等視中國若鄉井。如好遊人。不能自禁也。其心眼大矣。以視懷土戀棧豆者。何如也。

領國文集

卷之二 藝文

王

段會宗威信著于西域。其不爲烏孫所害。明甚也。陳湯應發明此理。爲立功萬里之臣。增重。顧以胡兵五。當漢兵一。及客主遠近之勢。爲言。匪惟不善進忠。亦疎于自爲地矣。

雋不疑戒暴勝之。以威行。施之以恩。永終天祿。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此卽平反之報。永終天祿也。其處假衛太子事。明于大誼。根據劇蹟。謂春秋是輒。不必春秋果是輒也。此非宋儒所能處分。

匡衡舉王駿。後駿免衡丞相。鮑宣薦復丞相。孔光。後宜復推辱光。皆古人平常事。

酈漢兄子曼容。名過于漢。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不過六百石。可謂高士。不識何以必滿六百石。

京房進諫。一一從元帝所明者。語之。使其自悟。自悔。自不可解。鮑宣直言不諱。指名以進賢誅不肖。而哀帝能從之。使人臣直質如宣。委婉如房。何患人主不明。小人不退。

領國文集

卷之二 藝文

三

王莽徵鄒相。爲太子四友。病死。視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以相遺命。概勿受。此其子意也。相能爲此。寧復爲四友中人乎。相則傳。而其子不傳。其名字亦班史之間也。

非弘占石立柳。生誠驗。乃至上書勸人主。誰差天下賢人。退禮帝位。伏誅。何其明于天道。聞于人事。

薛諸孟評

古今占決多有差訛者。如天啟

未毋思輔藩王入繼是也。

累孝王朝。司馬相如。見從遊。皆詞人。棄官遊。一官不敵。友朋文字之樂也。

楊敞爲丞相。其夫人與朝臣。參決廢立大事。趙廣漢爲京兆尹。突入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殺一奴婢之罪。兩者皆非近代事。

于定國自廷尉史。累遷至廷尉。閱數十年矣。乃迎師。學春秋。執經北面。脩弟子禮。仕而優。則學。歟。宣帝立。太后省政。霍光令夏侯勝授太后尚書。勝卒。太后爲素服五日。以報師傅。視定國又

瀨園文集

卷之二 談史

三

巖刻如趙廣漢。坐法伏誅。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乃知得人心。不在寬厚也。

尹翁歸。初遇田延年。自以爲才兼文武。大言以動聽。終以謙退。甚得名譽于朝廷。其善自措置如此。

韓延壽教民禮讓。化行俗美。而身爲不法。坐棄市何也。

史丹伏蒲。朱雲攀檻。齊名直節。雲以氣勝。丹則

以情勝。悲哀媚嫵。使人主心動。言之無罪。

刺史自漢武帝始。十三部各一人。六條察吏。以下大夫之秩。彈郡守侯王之尊。乘傳行郡國。如近世代巡御史然。漢二百年。多賢能吏。刺史力也。霍方進罷之。朱博復之。靈帝并其責于州牧。而漢以亡。州牧今之中丞也。以撫兼按。權重而位尊。故袁曹劉等。皆以州牧起。而漢以亡。

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

瀨園文集

卷之二 談史

三

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是時丞相往往以天變自殺。亦本周書。冥理陰陽。寅亮天地之義。而苛謬甚矣。漢人猶以丞相封侯爲美事。何也。公孫賀頓首涕泣。不受丞相印綬。應然爾。

杜欽杜鄴谷永。皆託身王氏。爲內應。而撻發天子過失。及後宮婦人小臣之罪。丁傅之在哀帝。權勢不逮成帝之王氏也。杜鄴于諸王。則爲腹心。于丁傅。則爲骨鯁。柔茹剛吐。枉已正人。可乎。

抑有說焉。后父重于帝舅。杜欽所云漢故事也。丁傳應乘權而諸王應謝事。于是漢廷悉心以防丁傳而王氏之患出其所不意。造物亦多術矣。

九江太守戴聖禮爲小戴禮。列于六經而行治多不法。刺史以大儒優容之。聖之子以羣盜爲賓客。蓋修身齊家治國無一焉如禮。何而其書受享千古何哉。

哀帝封董賢王嘉終始不可見怒于帝假使嘉

漢書文集

卷之二 漢史

董

無薦梁相等一段疑事。帝亦無以罪嘉也。君子秋毫失足便不可活。詩云各敬爾身可畏也。夫孔光定嘉獄。嘉臨死猶薦孔光。光甚有婉于嘉矣。故事將相不對理。陳寔嘉獨不咀藥。請廷尉雜治。臨死猶進孔光何武而退董賢父子死後。帝以孔光代嘉爲丞相。何武爲御史大夫。用其言而殺其人不可解也。其言孔光何武之賢則知進董賢父子之不肖則不知退尤不可解也。大約昏庸之主亦或好賢但不能惡不肖亦如

嚴刻人能惡不善不能好善耳。能好人能惡人是一件事。是兩件學問。

劇秦美新刺新也。諱新也。新亦覺矣。不然何不與國師公同顯而寂寞爾耶。先儒比雄于晏子。紫陽讀書觀人不能得之牝牡之外。遂定以莽大夫。雖然雄亦無辭矣。雄以文受榮名以行受惡名盛傳千古皆爲過情。

薛諸孟評 雄白是應五百年之期者與文

中子皆確足繼孔子後

漢書文集

卷之二 漢史

王

楊雄諱不受單于朝書。便與鼂賈不殊。雄能爲明白正大之文而故爲艱深也。其發明武帝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皆以制匈奴尤經術士也。

薛諸孟評 自雄時至新莽且幾幾百季矣

何得美新何嘗爲莽大夫

劉歆謂雄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雄笑而不應。當時學者非干祿之書不讀也。自武帝立五經

博士開弟子員。勸以官祿。迄元始百餘年。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益祿利然也。此語可入貨殖傳。予嘗謂朱儒君子儒。漢儒小人儒。

班史循吏傳僅六人。文帝時一人。宣帝五人。它無一焉。自武帝立刺史。六條弊吏。宣帝復核名寔。乃得良吏。察吏不嫌過嚴也。是時刺史守相。輒覲見問。或璽書勉厲。增秩賜金。爵至關內侯。公卿缺。以次用。光武手蹟。賜方國一札十行。細

續圖文集

卷之二 漢史

三

書成文。吏安得不良。後世則空責吏以不良耳。後世得一良吏。則賢于漢吏矣。爲其無所爲而爲也。更有不可爲而爲者。尹賞病且死。以嚴酷訓其子孫。此豈祖父之訓。抑予嘗謂今人耻不爲貪吏。古人乃有耻不爲酷吏如尹賞者。

班史論酷吏。謂張湯死後。罔密事叢。九卿救過不給。則不仁毒在百姓。而害乃在朝廷也。國家何需此輩爲哉。張湯杜周子孫貴盛。故別傳此。

史家所禁而孟堅自道何說焉。

酷吏必有其才。西京強半皆庸才。效郵矣。必有其守。田延年陳咸貪而酷矣。必抗直持正。張湯佞而酷矣。必有其不善之性。乃或慕時尚貪功名矯情而酷者矣。三世將兵。道家所忌。重殺人也。班馬于循吏。酷吏不詳。天人感應。但陳朝野利害之定。非爲吏言。爲選吏者言也。人主可以鑒矣。史稱俗吏尚嚴酷。然則酷吏卽俗吏也。光武寬法令。汰獄吏。故桓靈聚歛甚于西京。而酷吏稍減。

續圖文集

卷之二 漢史

宋

薛諧孟評 俗吏二家笑得倒

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死。兩關氏以姊妹讓立其子。則又足媿中國男子多矣。

單于稱臣。秦以來未有也。于平帝中。年見之。周宜以四夷賓服。稱中興于漢。平無稱焉。爲無其實也。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景帝不得不讀老子。自古豈有不得不讀之書耶。漢重母后如此。因以有

外戚之患宦官之患

以博陸而有其女以葬以操而皆有其女有性善有性不善也王氏如音如立如仁如元帝后爲新室文母者及莽女爲平帝后者皆忠于漢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之所以王亡也西京之初有呂雉其衰也有二王東京之興有郭陰其衰也有曹后是違何說哉三代後王與亡一切異乎三代之故匪但人事天道亦然也

續國文集

卷之二 談史

五

莽初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莽之毒深于操爲其假德也厥後悖虐乃至殺其子及嫂及兄子光及諸父立又母死不爲服造物者俾其自賊骨肉以發明其初原非孝弟以明其爲人也孝弟而好作亂者畢竟未有

漢朝野無一人察莽者僅新都相孔休一人蚤見于哀帝之初何其哲也厥後以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天下皆狂矣陳涉以匹夫倡亂不終歲而亡事至漢

小然而智愚響與翟義以郡守倡義立劉信爲天子天下莫之應者秦失人心而莽于譽得民秦坑儒而莽外交英俊取悅仕者故也義覆宗掘墓翟氏乃無後由君子觀之翟方進乃爲有子矣

古之身自得國自失之者羿莽曜堅衍存易嬰也莽初干人譽篡國後法禁煩苛逆取順守附悖馳矣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言雖得天下必失也不能一朝居也觀莊蒞動禮

續國文集

卷之二 談史

五

等語皆爲有天下者言

莽避火時猶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班史以莽爲聞人故居之不疑以此欺人遂以欺天以此篡國遂以救死可乎聞人爲患至此聞達是非之辨乃國之所以廢興存亡矣莽至漸臺從官尚千餘人尚自居天德所謂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者乃遂至死猶然欺

薛謫孟評

此孔子所以誡少正卯也

班史叙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于

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
造門學者無輕言著述述難于作也子雲傳甚
詳美亦其私耶

續國文彙卷之二

類圖文集卷之三

華容殿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諸孟市評

毘陵薛 耳仔鉸甫

洛川劉 結秉三甫

談史

高祖以好俠養士王而伯升無成兄仲以稼穡
老而世祖以此興特異則事殊乎亦見真主不
易測識耳世祖任真自得能不踐迹世間優孟
古人者皆莽操也

薛諸孟評 摹倣便非英雄英雄即有二

同者皆暗合耳

呂太后不宜食配高廟上文帝毋薄太后尊號
曰高皇后配食地祇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西
京不議及此自光武始者以有王氏之亂令人
重誅呂氏也

明帝慮及寡婦依獨女之苦用意細碎可謂既
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矣章帝賜懷妊者

胎養殺人三斛亦小惠亦異政

文帝遺詔以日易月至安帝始聽大臣二千石
刺史行三年喪是也桓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則謬甚矣非所以重三年之喪乃以寵異中官
也此輩正不令識字禮豈為此輩設乎

桓帝時歲饑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要
知有事之官奉可絕官無事又絕奉與饑民何
異

建武元年車駕至洛陽是時官室燒盡百官披
荆棘依墻壁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餓死墻
壁間或為兵士所殺此日官或不須作也

光武廢郭后立陰麗華為大不美事然詔稱異
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自知自愧矣
陰后推讓固辭明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不美
之事適足以發明盛德君子以是知漢祚之長
也世祖廢郭后詔稱官闈之內若見鷹鷂有呂
霍之風后或不盡無過時方重懲王氏不得不
爾耶鷹鷂兩字為古今腐婦傳神

薛諸孟評 光武朱仁皆賢主皆廢后並后

廢又皆郭氏亦一奇

明帝馬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馬后恭儉一門退讓爲漢代外戚之首皆其學問使然霍氏一不學無術遂至妻奴女兒無一可者后自撰明帝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不欲令後數親后宮之家殆古之良史矣

明帝詔諸子悉半諸國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

瀟湘文集 卷之三 藏史

王

等乎此語令人有無窮之思守成之主較儉于開國一以推尊君父不敢比德一以隆重介弟加于待子皆古道也

馬后云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聖賢自強小人行險盡從此作出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有志者事竟成

鄧后爲貴人時謹事陰后勞心曲體和帝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日乾夕惕聖賢都從苦人凡人不能爲聖賢惟不能勝勞也其云作德心

逸日休爲善最樂是又一說

自古婦人無不信鬼神者鄧太后能罷淫祠城逐疫候子之半孫多讀書故東漢諸皇后本紀若馬若鄧若梁皆本于好學知書梁更圖畫列女子左右以自鑒戒大約劉子政傳列女功在東京多矣

後漢禮儀志逐疫臘日理亦有之攷幽風鑿冰注解及隋史王劭傳深析改火之義皆王政也

後世鑿冰改火人事未究而一聽命于神矣大

瀟湘文集 卷之三 藏史 四

兵大荒大疫三者相因而成陰陽之故明白可見非有鬼物而人事實然

薛諸孟評 鬼物亦有之太平世其鬼不靈有以安之也

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詔斥之因詔羣縣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免兼令屯田羣臣不敢復言至三十二年卒封禪讀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奇峭屈曲身在天際百官連延二十餘里乃知帝王非有他或聊以自娛爾登高臨流

縱酒好色神仙飄渺之事爲詩人美談而人主以爲首禁何樂乎爲君

流星在建武十年爲貴使在永平元年爲外兵善言天者言人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隗囂起兵天永囂少病蹇故云云亂賊輩服念此謠無復非望矣

河圖秘徵篇曰帝食則吏酷主蝗虫蝗蟲貪苛

漢書文集

卷之三 漢史

五

之所致也頃來苦蝗蝗所至必苦寇其所不至寇亦不至

薛諸孟評 殊不然戊寅己卯間江南蘇松等處無寇而飛蝗蔽天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瘟後漢自桓迄獻書大疫者八九

漢侍中比二千石無負選舊儒高德博學切問之士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宰相以人事君宜

盡心此參乘之人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因莽河羅謀逆遂出禁外王莽時復入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扳佩刀驚上奉伏誅侍中復出外如莽郭二侍中者其高德安在

世祖小長安之敗單馬遁走顧及姊姊而高祖彭成之敗遂墮孝惠魯元公主車下亦二祖異同之一端

光武任使諸將多訪鄧禹禹之得居元功在此此卽蕭相國功狗功人之定論也予嘗謂蕭何

漢書文集

卷之三 漢史

六

轉餉鄧禹任將兩者實控用兵之要

馬融初不應鄧騭辟召客涼州既饑困乃悔而嘆息應之又以上廣成頌見忤滯東觀十年從此不敢復違忤執家遂至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爲正直所羞錯始于不忍須臾之饑遂終身爲失節之人學者審已自量苟知此生必有可觀便從窮約時自護自愛一介取與早防于躬耕之日爲有莘耕夫不妨假借爲一代阿衡則假借不得此之謂志伊尹之所

志王述足當自止。窮則通方達乃持節。亦是便門。只恐此一便門未可嘗試也。融性奢侈。生徒女樂受用已甚。自然不耐饑困。自然是失足之人。

薛諸孟評 因不甘小耻而召大詬者不特

馬融

蔡邕荀爽皆流落不偶。爲董卓所迫。應徵哀哉。申屠蟠獨非人歟。邕事母以孝著。侍病廬墓感格異類。以失身卓故。世俗傳奇者。遂并不令爲

顏闢文集

卷之三 談史

七

孝子矣。邕立朝正直。力除君側之惡。生平未嘗失足。以高名爲卓所慕。初亦僱蹇稱疾。卓怒而致之。三日之間。周歷三臺。而邕乃失其本心矣。學者有才可挾。不患莫已知。患在受知者非其人。如文若伯喈。身陷亂賊之黨。何以自解。又如子胥淮陰。有初鮮終。知我正復殺我。其咎皆始于不知人。不知人故錯受人知。不患莫已知。患不知人。應如是解。

邕在司徒王允坐。聞卓誅勳。色而嘆。允勃然叱

之。卽收付廷尉。罪誠有之。得無已甚乎。坐上客卽刻加。亦如王允其人者。亦不宜與久坐。邕殆不知人也。

左雄薦周舉。復薦馮直。直當罪。舉遂劾雄。雄悅。皆非人情。韓獻子戮趙宣子之僕。軍法從事。殊不同體。不可不辨也。近世門生座師如父子然。攘羊而註。豈得爲直。

虞詡增寵買衣。皆長于用虛用寡。假使以衆擊寡。衆知更何等也。詡平賊于朝歌。平虜于武都。續漢書

卷之三 談史

立朝恩謀君側之惡。而不能得。至于自繫廷尉。以奏張防。微宦者孫程張賢等。幾死防手。乃知攻小人較難于外。敵與盜賊也。詡刺舉權戚。九誼三刑。而終老不屈。庶幾邦之司直。

蓋勳與蘇正和怨。梁鵠欲殺正和。訪于勳。勳以正和忠良。不可正和請勳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勳處此有三善焉。不乘人危一也。惡而知其美二也。不乘急以市怨。免旣夷旣釋之譏三也。一善二善。小人

所不能爲三善君子所不必爲

臧洪爲張超死陳容役爲臧洪死漢末人士頗與戰國相似亦苦無謂臧洪之守武陽耿恭之守疏勒與睢陽平原之守共傳千古歟者枕籍莫有離叛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實見行事聖賢不誣人也

漢不行三年之喪故陳蕃以母喪棄官便傳作佳事又喪無定制賢者得以過厚于是有以蕃喪去官如陳仲弓者有以姊憂去官如會稽太

續文

卷之三

九

守陳重者有行服二十餘年如樂安民趙宜者有以師喪棄官如魯國孔昱者

薛諸孟評 固不如後世畫一

張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各士無往者陳寔獨弔焉處鄉黨慈然要不謂之愿人不可後復誅黨人以此獲全遂閉門懸車棲遲養老年八十四卒于家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百數其立碑謚爲文範先生其受用如此要知文範非有求于人者每三公缺議者必歸

之則累微不起而折節張讓聊以免死也君子之于小人或有不妨假借時爲國家事則不妨趙汝愚之于韓侂胄是也爲他人曲全則不妨本朝康海之救李夢陽折節闖理是也于進則不可免死則不妨謝安之于苻生陳寔之于張讓杜預之于趙權貴是也君子不敢不愛其身死生亦大矣未必所惡皆甚于死也果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杜喬獨不往以視寔于讓其正不正甚明其禍福亦甚明吁其可爲後學師則均也

續文

卷之三

十

薛諸孟評 見此輩而非有于求正復何害

若借以清變如楊一清之于張永功轉不

小耳

喪禮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要知父母得正以壽終則人子可無恨也陳太丘年八十四卒于家其子紀毀瘠不已臥血絕氣殆將滅性至于服除不改不亦過歟朝廷因是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蓋上與下相率而僞而漢運可知矣吾不

意漢初舉孝悌其流弊至此極也

李固以諸生試策即直言乳母及梁氏及宦官順帝皆行其言所至輒有平寇功所薦舉即擢用累官至大司農從此固之言益用位益尊而怨益衆冲質之間飛章累加桓帝初下獄門生訴枉者貫械上書比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梁冀乃殺之而後快也其臣好盡言其君太從諫其君子負虛聲盛羽翼肆志無忌而其小人莫不操心慮患重足側目而思所以自全何怪

續文獻集

卷之三 論史

士

其勝負若彼哉

梁冀鳩弑質帝李固杜喬即應聲罪立誅乃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舉動迂緩固生平失在徑直處此又失在迂達也悖逆如冀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桓帝既立明明德在梁氏怨在李杜而喬乃始議削梁氏封乎

荀爽賈彪皆各士不相能李熒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在二子皆君子不必和同在熒皆爲友不必解紛熒不妨並交二子二子亦

不妨並交熒處朋友之際須理會此三人

段熲平東羌凡百八十戰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而曲意宦官以保富貴然則操縱立功無非爲富貴地也人主知所以奔走天下士矣小人之威甚于寇敵壯士不怯百萬之師而怯一夫之口人主知所以爲君子地矣漢稱京州三明威明皇甫嵩然明張奐皆抗節宦官卒以壽終紀明段熲身死獄中家屬徙邊君子亦知所以自處

續文獻集

卷之三 論史

三

劉秉三評 節節委曲周至可謂善論古

段熲初擊鮮卑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已僞退設伏虜追熲因大斬獲坐詐璽書服重刑以有功論漢法拘牽錯謬若此當時深文重禁以防閭外熊虎之士而不知憂在帷幄之內也

蔡邕手書奏靈帝末祝以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陳蕃疏奏竇太后末云願出臣章宜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兩者用

心同善亦同歸受禍而陳蕃爲居正也君子事
闇主與羣小爲壘不明白正大以聲其罪而陰
私行險豈有幸乎蕃之敢爲此言者恃已有德
于太后而太后不納蕃自是危矣人臣立朝作
事豈可有所恃而爲之哉初桓帝欲立田貴人
陳蕃固爭乃立竇后靈帝立竇后臨朝累詔封
蕃蕃固讓前後十上章竟不受封而竇武一門
三侯則蕃賢于武遠矣蕃恃此以誅王甫曹節
趙婕等后竟不納竇武是竇后父節甫等居然
竇武之集 卷之三 漢史 三
加兵不忌也何忌于蕃自古母后臨朝則中官
用事實武陳蕃尚不能得之于竇后况其它乎
陳蕃之敗闕下對壘何進召四方將帥以誅中
官事未成而身先見殺袁紹因之盡捕宦者無
少長皆殺之官中遂爲戰場董卓因之廢帝迫
殺太后及舞陽君王允潛結呂布殺卓而卓部
曲將李傕郭汜遂族誅王允合謀爲亂催劫天
子汜質公卿亂之生亂無所不至雖謂漢之亡
自陳蕃始可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詩人所歸

直窮亂本與自古國家之亂始自小人而君子
激成之天欲亡人國則或哲或愚均爲厲階耳
當時邪正相攻循環不已各無照類天發殺機
亦何烈與

薛諸孟評 何進之誅中常侍朱溫之廢宦
官所謂一蟹不如一蟹

王甫責讓陳實語皆可聽以張奐之賢新還京
師爲節甫所欺率五營兵殺陳實則陳實平日
聲望可知也果冀飛章誣李固固亦不盡無過

漢書文集 卷之三 漢史 三

何進謀誅宦官其弟苗止之曰始從南陽來以
貧賤依省內致富貴後張讓等誅進曰天下憤
憤非獨我曹罪也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清
忠者爲誰此語可爲古今長嘆子與氏集義所
生正爲此日地耳當時諸君子枉已正人安得
不敗又錯在動欲盡誅樹衆敵以速禍東京閭
寺如鄭衆呂強蔡倫良賀曹騰等皆賢者豈亦
盡誅耶

杜密去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託同羣劉勝

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舉以諷密密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密累官至太僕皆無所表見獨居鄉一節傳千古不衰士大夫居鄉里何可苟焉

黃允以雋才知名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其妻夏侯氏隗不知人矣擇婿當如是耶夏侯氏大集賓客三百餘人中坐搜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于世婦則悍甚矣且隱匿穢惡平昔何無一言此婦可棄也但非黃允所得棄耳

獨行之士感格異類孔融一門爭死使遇盜賊虎狼皆釋之矣而不足以感動朝廷詔書竟坐褒焉孔融愛太史慈之才則餉遺其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退稱所長予嘗謂文舉守正不阿似汲長孺慢陸魏武似輕薄少年而誘益後進便忠厚周密

如長者賢者不可測也其長厚未有效驗而輕薄遂至棄市妻子皆誅悲夫

融女七歲男九歲皆有異慧操盡殺之爲其慧故殺也操好融文辭嘆曰楊班儔也以金帛募融文愛其文而族誅其人真賊腸矣孔禰之外又殺邊讓操亦文人也皆殺文人乃爾

孔融禰衡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人但知衡疾惡不知亦復好善融從何處見得所貴爲人朋友請以此融薦衡于獻帝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古之人主盡知天下名士之實如等輩聲氣其真率如此融生平敬衡而侮操何故又稱衡于操操之不足以重衡融應見及此衡之不容于操融應料及此乃多方周旋爲操通暢于衡爲衡謝過于操何爲者與才人愛憐才人惟恐途窮往往已清而不厭其濁已正而不苛其枉乃以姑息失之矣

皇甫嵩前後疏諫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五百餘事竊疑過多且百孔千瘡不堪處

處下藥務在得其要領耳。當始細心而不知大體。

董卓既廢少帝爲弘農王立獻帝弑何太后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鉞領上書追理陳蕃賈武及諸黨人擢用子孫國家自棄賢才留遺奸雄以收入望藉兵資糧之外另有此一事卓擢用羣賢周璆伍愛韓馥等馥等到官與袁紹同盟討卓瓊璆陰爲內應此等洵賢矣哉瓊璆竟死卓手畢竟嘉遜爲得

漢書文選

卷之三 漢書

七

卓遷天子西都長安因盡徙洛陽人數百萬于長安步騎驅感積尸盈路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子遺前此長安遭赤眉之亂焚滅無餘而洛陽又爲卓所焚滅後李傕郭汜相攻天子東歸長安城空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兩京同歸灰燼矣黍離麥秀古今一轍也精華既竭仍還造物想當然與

呂布志在誅卓卓使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家募收其珍寶布處此難矣哉有道人書呂字

布上以示卓卓不悟此一道人可誅也悟卓何爲

卓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子孫雖髫髻男皆封侯女爲邑君卓既尸膺盡滅其族董氏之尸盡爲灰卓母年九十亦斬首後李傕等葬卓于郿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飲一棺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天亦怒卓其矣曷爲生卓也日以亡漢耳天實生早以亡漢而復誅卓不已天可同與

漢書文選

卷之三 漢書

七

附錄五

漢書文選 卷之三 漢書 七

令人

漢初天子不具鈞駟將相乘牛車獻帝東歸亦乘牛車人約喪亂之餘馬盡盜賊有今日有同然矣樂北三思焉斯小試足發明中興之盛也

董卓築萬歲塢于郿高厚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公孫瓚丁易地高宗以爲門樓備千里積穀三百萬斛以待天下之變哀紹以地道攻之

引火自焚。紹兵趣斬之。兩事可爲恃險之鑒。亦知地利所以戰。非以守也。

丹陽人竺融。好浮屠。每浴佛。輒布席四五里。飯萬餘人。厥後殺廣陵及豫章兩太守。利其資貨。入山爲人所殺。融盜賊行耳。而佞佛。乃爾卒爲人殺。佞佛不效。而盜賊效矣。

許荆兄子世。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願以身代。怨家謝而去。可以勸天下爲人叔父者。劉矩以叔父遠。未得進仕。遂絕州郡之命。朝廷先辟遼

東書

卷之三

七

乃舉矩。可以勸天下爲人姪者。戴顓爲人弟。張鶴齡夫婦。爲人兄嫂。成就高隱。又加矩一等。漢舉力田。卽周書惟土物愛。厥心滅之義。仇覽聞陳元不孝。驚曰。吾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然則惡人定不力田。孝弟力田。相因也。

中興後。宦官始于鄭衆。怪于孫程。曹騰。卓超。五人。王甫。曹節。張讓。趙忠等輩。然則鄭衆之賢。天

上以亡漢也。天欲使王甫等輩亡漢。以生鄭衆。

使宦官權重。又生竇憲。使鄭衆有功。當竇憲時。人盡知外戚可憂。以西京爲前車。而不知其乃所以爲宦官之憂也。

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尚載二千餘兩。自此後。三倍于前。及董卓移都。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囊。王允收而西者。裁七十餘束。道路艱遠。復棄其半。二安之亂。焚蕩無餘。嗚呼。此其間著書不傳于後世者。可勝道哉。

光武正旦。會羣臣說經相詰義。有不通。輒奪其

漢書

卷之三

三

席。以益通者。戴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武夫爭能。容或耻之。競炫學問。至于爭奪。憑則陋矣。開國之初。正旦之始。殿上如闔雞走狗。然宜其後朋黨凌角。凡百君子。皆有競心焉。但看瘦羊博士。便知禮讓爲國朝廷。自此安靜矣。

陳斗翔評 可謂直推刪本

建武中韓歆請爲左氏立博士。范升爭之。未央。陳元上書訟左氏。乃立博士。當時古文尚書。毛詩春秋左傳。皆不立博士。然此三書盛行後世。

而蕭索不遺文章之行于世有楚有久又各有其時其楚者遠傳其久者不遠傳想當然爾何休單思公羊十有七年遂作公羊學守而謂左氏膏肓教梁廢疾左氏固不同道教與公相去幾何而臧否乃爾學者愛憎古人多不可解何惟今人相對有知己不知己之殊遇與不遇豈盡運命使然耶

李善以蒼頭哺養其主人李元之子續乳爲生鍾以此官至太守造物位置善爲蒼頭卽爲太守地也賈者何地不可自見乎善旣爲太守還李元冢未至一里脫朝服持鋤去草身自炊饘餽以祭盡哀數日乃去始終不失爲人奴善可謂素賤行乎賤矣

至行之士感格異類長者所謂偶然耳漢時詔求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此豈可詔求亦豈可限以數乎獨行傳中語語齊諧矣

向栩狂生也有時教授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

路冉有有時騎驢入市乞句遇諸乞兒共宿於府果辟不就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栩可謂大德不踰矣以視近日假道學周旋中禮要譽鄉里而立朝唯唯者何啻宵壤宋梟欲以孝經平涼州向栩欲以孝經平張角其誣則一然而栩則有爲言之也竟以此殺其身

薛諸孟評 栩直以此爲朝弄耳

劉翽富而喜施道路死亡者常以馬易棺脫衣飲之又逢知故困乏于路不忍委去日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卽聖賢從井救人之論其富而博施濟衆也其貧且爲從井救人庶幾宰我子貢之流乎錄此博笑

桓帝欲誅梁冀乃如廁獨呼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衡以單超等對人主自誅一罪人不可得假手臣下私怨耶

梁冀旣誅自三公胡廣等坐阿附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當時充朝苟容而守正者誅戮

已盡也。意。

陳龜爲度遼將軍。臨行。疏數事。一切施行。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賜吏民爲龜著明功德。兼明朝廷信任。以重其望也。時主昏政濁。梁冀又與龜隙。而重遼防。如此。後冀請龜代以种嵩。却愈于龜。漢末內朝。演竊而遼郡得人。本亂而未治。

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薦張奐代已。而退居中郎。將後。奐果有功。規真不逮也。惟真不逮奐。而能

海國文集

卷之三 談史

圭

退處。與下。乃見古人自知明。而虛懷好善。實心謀國也。反覺才高而自下者。猶易。而此爲難。涼州三。明論將材。則規不逮奐。奐不逮頰。而論人品。則奐頰俱非規倫。此選將之難也。

郭太符融。謂仇香。旦起。太拜香爲師。此一夜內。何運動人。至此。學者從此處理會。便知語默動止之微。可以自驗。可以觀人。觀香傳。寢居必正衣服。妻子事若嚴君。則知太所由下床拜矣。李膺誅張朔于合柱中。諸常侍休沐。不敢出官。

省岑。誅張汎宗族賓客二百餘人。張儉破侯覽母塚。范滂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如此安得不殺身亂人國事。此等不智。並亦不賢。且大不敬。不得爲忠。

薛諸孟評 有一字禍機曰激

黨錮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予兩言以蔽之。曰。奸名太盛。疾惡太嚴。兩者不至于殺身不止。黨禁煩而黃巾起。亦猶周舉逸而民歸心。民之

海國文集

卷之三 談史

圭

向悖在士大夫也。

范滂母語滂曰。汝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讀此。則知容容之福。則知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之爲聖人當時婦人女子而皆有名心焉。漢安得不亡。國家自初盛迄中晚。未嘗一日無小人。一自君子激之。而黨如盛。禍始大。則好名之過也。易所以吉。包荒也。滂年三十二。張儉年八十四。若儉者不既名且壽耶。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
謝蕃蕃不止之滂投版棄官去郭林宗讓蕃蕃
乃謝焉滂惟自異故不同衆屈于蕃蕃亦惟自
異故耻以衆人禮待滂假使滂與蕃相知則
咎在林宗矣三者皆古人事也滂爲人屬吏豈
得概不屈正不應爲蕃屈其待蕃亦異

劉秉三評 若子和而不同如是如是

賈淑爲林宗鄉人世有冠冕來弔林宗母適葬
戚直至以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戚直欲
林宗不受淑弔乃可乎無此待弔客之禮無此
處鄉人之法淑聞而自厲終成善士則並非惡
人也

秦阮儒七百人漢黨錮死獄中者百餘人死後
廢禁七百人前後共八百餘人宋時姦黨僞學
三百六十八人秦之禍烈于漢漢烈于宋社者
子三大厄也秦儒不及漢漢不及宋要皆一時
民望天之生才何心乎唐白馬驛投黃河者三
十餘人

西漢書評 承平時荒侈驕恣之風

聖帝開西邸賣官立庫貯之遂至賣公卿矣貧
者到官倍輸則賂官也近世京債非賂官歟初
帝爲侯常苦貧及卽位因爲此此貪吏情實人
性亦被爾耶

大姦如段熲罪不容誅而死後呂強猶議其功
憐之人主知所以待功臣矣

張角等謀亂竊入京師覬朝政漢之亂在京師
而變乃發自郡國總由中常侍盤結天下刺史

卷之三 漢書

七

牧守致民怨思亂耳呂強請先誅左右貪濁者
太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賊平
聖帝方悟宦官可殺而偏殺一呂強旣悟黨人
無罪而又聽諸常侍譖呂強以爲與黨人共謀
朝廷讀霍光傳不可解也張角之亂言者皆以
爲宦官致之且又與通謀已得張讓賓客與黃
巾交通書及皇甫嵩等平張角乃以功封張讓
等十二人爲列侯尤不可解也

西漢書官先謂然然後之官其棄官者迫遣之

鉅鹿太守司馬直辭疾不聽吞藥自殺夫殺
人使爲貪吏何其悖也以不爲貪吏殺其身又
何其廉也直死帝爲暫除修宮錢直亦有功仕
路哉漢末重高尚君子以此高尚盜賊以此蠢
起漢以此亡

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陳寔大位
未登魏于先之古人服善至此古人足以服人
至此

西蜀八校尉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大將軍

漢書

卷之三

三

皆領屬焉何其重也靈帝崩何進徑使黃門令
收碩誅之又何其易也漢末宦官勢雖盛往往
一司隸校尉及刺史太守誅歿有餘宦官皆盤
結人主不出官省休沐寔不足爲患而天下種
種之患盡由此輩生

獻帝作糜救饑民察侍御史侯汶乾沒米豆之
弊親于御坐前量試殊非亡國之主乃知小惠
無當也是歲九月秦復生樵民得以食亦非亡
國之徵獨怪米豆幾何民饑且死亦復乾沒天

下乃有如此御史

郭汜常醉宿于李傕汜妻恐汜私僮婢妾乃以
藥計間之汜因疑僮遂相攻至于天子轉徙長
安灰燼生靈屠洗禍福之來其兆甚微女子小
人足亡人國可畏也夫

弘農東澗之敗帝露次曹陽楊奉董承招故白
波帥李樂等及南匈奴古賢王共擊僮等夜渡
河天子困于其臣賴盜賊熒狄以不死亦異甚
矣

漢書

卷之三

三

呂布拔戟斫几怒陳登登定與操結謀取布也
不爲動容徐對數語布意乃解情實而色不敗
中亂而貌能整此辯士伎倆也學者從此理會
亦足以出險金生矯情鎮變

薛丹銘評 劫破底蘊

呂布寡謀袁紹遲疑曹操多智而決機法一而
兵精能用度外之人得失迴絕矣呂布失在中
無主而一聽人言袁紹則持牢拒諫矣許攸田
豐沮授數子實有忠謀于紹數子見宜速戰紹

則持重以失機見宜遲久則又輕發以大敗紹何怯于成事勇于敗事也。

兵家皆以少勝衆如淝水昆陽赤壁陳倉不可勝數而官渡尤甚曹氏之衆僅居袁十分一兵既少糧又盡士卒又叛紹之土地道幽險莫測而操竟敗之何也則紹剛愎不聽人言著著俱錯然也且紹衆叛操衆亦叛叛操者卒而叛紹者將叛紹者爲許攸張郃深謀之士而叛操者則劉辟等輩耳爾時劉脩關羽志不在紹出

漢書文選

卷之三 談史

三

守汝南與劉脩既遠許攸爲審配逐去張郃復爲郭圖譚奔僅一沮授而操殺之僅一田豐紹又自殺之安得不敗自曹氏用許攸計夜破烏巢燔其糧而袁氏食盡矣爾時曹氏亦食盡但曹少袁多之食之兵多出于少也大約多多益善非各將不能又大約兵少利遲久兵多利速

戰
薛諸孟許歷歷魏魏

沮授盡忠于紹爲操所執以叔父母弟縣命袁

氏圖歸操殺之關羽謀歸劉脩操不違其志何也羽之精誠足以動操也且授料敵如神投智而羽勇操忌智不忌勇也羽不負脩謙又報操策馬刺顏良于萬衆之中而後可以歸脩匪夷所思

官渡對壘時許攸家犯法審配收擊之攸遂奔操此何等時而法不稍貸耶

操攻袁尚圖審配于鄴李孚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殺此亦可爲守城者法

漢書文選

卷之三 談史

三

廢袁譚立袁尚者審配也譚因攻尚者郭圖爲之也操敗尚因斬配後斬譚又斬圖本初有知當首肯矣亦使後世人臣知挾私以誤公者足以亡國亡國則殺身可鑒也處譚尚兄弟之間若王修者可法也劉表所與譚及尚兩書可讀也

操既破尚乃祀紹墓哭之流涕與脩哭表一耳不得謂操詐而脩信也紹與操同起關東誅卓此自可哭與其後事不涉也猶之與韓遂交馬

話舊也。古人雖至怨仇，敵國不廢故舊朋友之意如此。

德公之子山人爲武侯妙夫，其拜床下不止年。德然也。古人何嘗過自尊卑于？人武侯安社稷，庶幾大人而德公則天民也。功名之士敬慕高士如此。

操辟懿懿辭以風痺，操怒而致之。操所忌者，呂布諸袁而後，僅蜀若吳耳。詎知乃在一少年布衣耶？不但操不忌懿，料懿亦無意圖操與亡何。

顏回文集

卷之三 談史

三

可測哉

薛諸孟評 操必欲致之，便知其人本足忌。古以隱居放言自全，孔稱乃以放言殺身，可見古今惟賢者一揆耳。其口變日甚者，小人之待君子也。孔稱放言及于父母，可罪也。仲尼不死，顏回復生，亦何傷？而以爲大逆不道，漢時動稱孔墨非有差等。魯國顏子，關西孔子，尋常舉以勸人，欲加人罪，偏知鄭重孔顏。張尚論飲酒以孔子百觴，稱孫皓皓怒，謂孔丘不王，而以方孤。

殺之，操人以孔子而怒又何也。

薛諸孟評 怒其意非怒其言也。

孫權語亮曰：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當時雖有百萬之師，置勿論。但論主將，以此知將重于兵，而智勝勇也。魏非蜀敵，亦如楚非漢敵也。顧亮用兵非所長，而丕又謂脩不曉兵，奈何？操稱八十萬，脩料不過二十餘萬，願得精兵五萬破之。權僅選三萬人，予之。瑜自許破操，豈料有東南風哉？英雄逆觀成敗，先于未布筭，未下者時，另見幾先，不易測也。

顏回文集

卷之三 談史

三

孔明筭止三分，公瑾至死猶在天下。吾于亮，參其智于瑜，多其志。

丕才遠不逮植，植任性不雕飾，丕御以術，矯情自飾，大約才人無偽，庸人多詐。

孔明平生之交，惟崔州平、徐元直、董幼宰、胡儼、糜子、皆直。直三益，首友直，直不易，友直尤不易。

亮之擒縱孟獲，馬謖之策也。南中之捷，因以有。

祁山之敗大約誤運籌有餘臨陣不足料小敵
有餘對大敵不足

姚敘通文武之士亮許以博雅以人事君乃
為博雅公叔文子可以為文也

懿計孟達八日行一千二百里計公孫淵屈指
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休息計一年
而足皆便捷如意獨對壘武侯輒持重乃爾用
兵者知所以處勅敵矣宋儒謂淮陰以少年為
人所輕故常勝而亮以虛名為人所防所遇皆
漢國文集 卷之三 談史 重
勁敵故無功以予觀亮不大成功大約作事遲
而下手穩耳懿更以穩禦穩歛軍依險遂為司
馬氏家法厥後師若昭用兵皆以深溝高壘不
戰屈人

亮之論李平腹中鱗甲不虞復有蘇張之事蘇
張甚于鱗甲凶人可處詐人不可處

孟獲觀亮營陣謂若桓如此定易勝耳懿案行
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非其人不識也

亮臨歿與楊儀費禰等布置退軍節度逆知魏

延不從後延果日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延雖
亦至者也姜維楊儀等秘亮喪以退軍自處
于亮以下不歸也古人虛心幹實事如此
蜀人所在求為亮立廟漢主不許不知何以不
許羽不逮亮而能為鬼神千百年不替人之死
而血食亦有分定也

亮死曹叅遂無不為外寧必內憂然也無秦皇
漢武之才之勢而徒有其無道然且不亡者陽
卓陳羣高柔辛毗蔣濟高堂隆等之力也說不
解從不改雖不盡用皆優容之此國將亡之主
也或甚而至于戮諫臣則亡國之主矣以魏明
之明敏有謀略而無益亂亡可為後世人主聰
明自恃者之鑒高貴鄉公通諸書可為人主好
文者鑒

楊阜見人主之非輒勃然觸之輒與人言之陳
羣終日言未嘗及人主之非上事輒削其草兩
者皆是也要知君子之過人皆見之人主有失
應宜示天下俾在位咸諄之且朝有諫臣不足

安天下之心耳。諱過是甚不美事。人臣能入主
諱過尤不美。古今焚諫草者多矣。予概無取焉。
改過美于無過。從諫美于進諫。正須表彰朝廷
之盛。

司馬懿不篡也。與諸葛君齊等矣。李克用功名
大于汾陽矣。何至千載為人唾棄歟。豈惟克用
劉裕亦然。此等薄福不獲受享。古今

薛諸孟評 晉王終身為唐可謂沙陀中忠

義士何云為人唾棄

瀨園文集

卷之三

漢史

三

能防未然之人。即能救末路。桓範是也。而未然
不知防者。已然終不悟。曹爽是也。範徹底見得
而卒與爽俱斃。又何也。

曹爽辟王沈羊祜。祜語沉曰。委質事人。復何容
易。況不聽。爽敗。沈謝祜。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
億中而不以蚤見。自居過人遠矣。後議伐吳。令
祜卧護諸將。辭曰。功名之際。臣不敢居。其生平
焚奏草。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總是一副學問。
有其光。不用其光。王夷甫輩。止何可冷。祜見

也。

陳斗翔評 晉人好談老易。若叔子乃真精

于老易者。

張繹料諸葛恪之見殺于吳。而卒為司馬師所
殺。何其暗于自全也。其智于料人處。適足殺身
耳。奸賊輩防其料已。必不相存。古今占卜之流。
若管輅等輩。皆不善終。由此故也。君子不幸遇
亂。臣賊子須憤憤自勵。令其不忌我謀。又令其
不與我謀。

瀨園文集

卷之三

漢史

三

薛諸孟評 神龍變化固不可測

亮死。蔣琬費禕皆退處。以為不如前人。魏延姜
維及吳諸葛恪外。吳蜀人不復立志于霸矣。天
下事。昧可知耳。才之大小。無與于成敗也。延維
皆無成。吾取其志。恪與維俱以乘勝誤事。此
等戰勝而敗。以視亮戰敗而有以自全。相越何
遠哉。

晉以賈充正法律。未知何法以處弑君父者。

孫休為孫綝所立。綝復欲廢休。休數加賞賜。恣

紉所欲或有告紉反者執以付紉紉殺之而一
旦與張布丁奉收紉斬之神思安閒以諧謔訊
其罪夷三族及諸同謀者大約曹芳曹髦之子
司馬氏孫亮之于紉皆以不審自賊而休獨以
謹慎退怯得之一如司馬懿之處曹爽也人主
去一亂賊其操心慮患不啻孤臣孽子哀哉漢
文卽位夜拜宋昌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平勃
等功雖大其權去失于魏芳髦吳亮休益思其
智

順昌十八集

卷之三 談史

三

樊建不與黃皓往來君子人也卻正與皓比屋
周旋三十餘年潯然自守以書自娛不爲所愛
亦不爲所憎君子人也和而不同

華容殿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家諸孟甫詩

毘陵陳憲冲斗朔甫

洛川劉 絳秉三甫

談處

人主暴如孫皓而以陸凱宿望特優容之人臣立朝瑯琊不務人望如此自古衰職有闕盈廷結舌無對各失一二重望者

南園文集

卷之四 談史

一

魏之憂憂內憂與吳皆憂在外無內憂吳主不下禁紂而國不即亡則強場有人陸遜抗父子是也

薛肅孟評 可以識上下大局

李惠劾山濤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惠君實以爲刑賞兩失之不知却是兩得

羊祜與陸抗常通問遺吳主以詰抗而晉未嘗疑祜祜又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爲之衍弋王多毀之而議不及此亦佑之白

不受滿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殷周夾河建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竟成之文人喜作難事也

晉武立皇后楊氏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

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于宗廟異日

臣得免禍帝許之而珧卒不免禍也吳主以張

儼爲司直中郎其父上表曰若用儼爲司直有

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後儼事發父子皆車裂

南園文集

卷之四 談史

二

知禍不避空言無益也

杜預爲度支尚書救荒有目下日給之益有明

年之益有數年以後之益如此暇裕惟多聞識

人乃能爲此

晉既平吳王濬王渾爭功濬自以功大爲渾父

子所挫不得志范通責濬不善居功是也雖然

果有功矣鮮有能讓者濬自言其福不能遣諸

胸中能降百萬之師不能降伏其心洵難言也

識者處此有先不居功乃爲垂見耳伐吳之

議自羊祜始帝欲祜臥護諸將祜辭以功名之
際臣不敢居唐彬爲濟先驅所皆至下度孫皓
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詐稱疾不行予嘗謂議
功必先讓事讓名必先讓實于祜與彬見之矣
羊祜卒祜中朝權貴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
夏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祜與
預無優劣預自信聲望不達祜不得不爲此可
與權也

薛瑄評 大將在外不得不爾

卷之四 談史 三

院誅楊駿父 議廢太后爲庶人張
華議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
子重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皇
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
卒廢爲庶人華豈所謂言孫者與不能直又不
能然亦足哀也賈后既誅太后父復誅太后母
龐顯隔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藉額上表請賈
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當時無一人力諍此
事者其它小小不可事便人人直諫

惠帝太子于宮中爲市使人屠酤其母本屠家
女故太子好之自古宮傳推晉代爲備太子幼
有令名而長而廢學所爲如此大約宮傳皆具
史實

劉殷幼孤貧養母祖母以孝聞人生有曾祖母
可養而不孝非人也王哀之哀近情也近情非
難事也切哀故傳也陳紀之哀過情也過情未
爲賢也以紀故傳也人不可以不爲孝子而非
其以不傳也孝子亦無所須傳也

卷之四 談史 四

劉秉三評 至情之言

齊王嗣疑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欲殺之成都
王穎爲辯理得免死機兄弟感恩于穎矣時趙
王倫伏誅問專政問伏誅穎又專政驕奢甚于
周機兄弟便當同盧志力諫則所以報知己耳
乃與謀不軌身爲亂賊之黨卒爲亂賊所疑而
殺其身不亦悖乎機亦思穎爲何人可恃爲知
已穎起兵討長沙王又者何事可據臂作前鋒
機自殺耳于穎何與

薛諧孟評 每訝阿附權貴者自命為功名

之士祇自陳功而取名耳安得有功名

陸機陸雲孫拯機之友費慈宰意二人拯處死生

之際皆可觀而大節既差舉無足存自古文人無行未有若晉代之多而甚者則尚口之過秀而不實也

兄終弟及常事也晉始各太弟豫立之則奇事矣惠帝太弟熾為懷帝每宴會輒論衆務考經籍傳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閱此信知人之難而知人至尤不易也

陳頴遺王導書以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中興大業乃在一二循吏耶封建以前天下大勢在諸侯則郡縣以後大執應在守令亦有旨也

劉曜陷長安吉朗自殺無何麴允自殺索綝請降于曜劉聰以為不忠斬于市麴允索綝作事相等而死乃分霄壤死生果未易也三人同時死而死者最上稍遜次之又稍遜乃為大不肖

此三言生何足愛而人品懸絕乃爾

薛諧孟評 此可以定甲申三月之案

周訪知王敦不臣私常切齒由是敦所忌者訪與祖逖也訪卒逖亦繼卒而敦乃無所憚不知溫嶠都鑒諸人已足辨此天生才以應變世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姦雄不能窺人國之淺深也

郭璞知敦必亂已預其禍甚憂之乃知禍不避是不善全生也生或不可全也厥後既知命盡今日日中矣罵賊可也而孫言就斬又何其不善處死耶

陶侃在晉其大節足重其大才足用而史尤服其細以為綜理微密侃處晉頽俗矯清譚廢弛之弊其用心實然與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亮用心極是而下手輒錯不聽人言臨敗而走顧以後事委鍾雅禍自是作更委它人乎時既伏誅亮泥首謝罪上疏

自陳儼辭不許。又欲遁逃。山海詔有司錄奪舟。船乃棄外。鐵自放。若待他人發之。則亮罪無辭。一。自家說出。便便古今氣平。亮善居過也。

亮請許郭然。詔與陶侃同討。默既伏誅。亮還蕪湖。時郭然不受。亮平生大誣。在處蕪湖。一事。後據精。可觀。初阮孚以亮年少。爲憂。宜其過然。後改遷。孚嘗謂亮有過已後。著著皆善。以視古。今有男已後。著著皆錯。者何如哉。厥後鎮武昌。大興城。復上表陳謝自貶。則亮之居過。乃以寢。

卷之七 月 漢 史

七

亮善居過也。

亮善居過也。惟過疑侃。故事敗之後。畏侃已甚。嬌。亮善居過也。惟過疑侃。故事敗之後。畏侃已甚。嬌。亮善居過也。惟過疑侃。故事敗之後。畏侃已甚。嬌。

趙王勳將營新宮。續成苦諫。怒欲斬之。徐光一。言而勳因賜帛。稱百匹。稱百斛。難在欲斬而忽。賞又難在新宮終當營之。而言自可賞。然爲進。言者可以無網。殆之賞。罷營新宮可也。

成王李雄病。太子班親爲吮膿。雄死。班盡喪。禮。班弟越。因班夜哭。弒于嬪宮。春秋見人失禮。輒斷其必死。如成太子班。竟死于禮。古今賞刑。失宜。卽天道亦然也。

蔡謨除匈奴。三年不就職。詔書累下。終不受。一。日自且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免爲庶人。當時謨議北伐。謨累以爲不可。其生平學問。惟持重有所不爲耳。不善料成。善料敗。不見利。但見害。以爲守身。亦以此謀國。不大得。亦不大失。世是是幸矣。窮鬼下手。獨何諱與。

春王勳生。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諫諍之士。接踵而死。可以爲難矣。勳舊親。取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然未有。棄爵他適者。可見其大辟地。果足爲賢此等字。死不去也。王述始食。終康。爲其既富也。始福急。終乃克。系。爲其既賤重位也。

相溫過王敦墓云可見可見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四聖祠此輩亦有衣鉢也王雱稱衛鞅爲豪傑之士亦此類也

薛諸孟評 溫猶有詠氣

晉時經營燕秦僅一桓溫差強人意而用心莫測朝廷不樂其成功奸人在內大將不能立功于外者岳武穆也奸人在外朝廷亦不令之立功者桓溫之枋頭也均晉與宋所遇之不幸也却超說桓溫爲伊霍以立威權溫以帝奔素謹

晉書

七

無過而床第易誣乃播浮言于民間遂諷褚太后廢帝奕爲海西公立簡文帝百官集議朝堂莫有識其故典者震慄不知所爲王彪之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定于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朝廷以此服之彪之爲亂賊成謀而得名晉朝不已傷乎如彪之父彬不畏死以責王敦乃爲可服耳時溫欲廢武陵王晞彪之以爲未有顯罪廢諸王必待顯罪乃遂以床第之誣廢天子可乎彪之讀霍光傳亦曾細數

昌邑王行事海西公齊等乎何其明于小而暗于大也

薛諸孟評 海西公不如簡文此舉未爲誤也

簡文帝不豫召桓溫入朝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立昌明爲皇太子遣詔溫依周公攝政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所毀之改詔曰家國事并集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未敢立嗣曰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太子卽位太后令溫依周公居攝政事已施行彪之封還詔書事遂不行彪之何曠曠海西公而不撓于孝武之初或者事有可爲有不可爲與

薛諸孟評 先後皆見彪之風采

桓溫弟冲代任盡忠王室謝安欲請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臨

朝今上年十歲，豈得令從嫂臨朝，僕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裁決。彪之所持者大體，安所酌者時宜，和而不同矣。

孝武初，詔求文武良將鎮禦北方。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憂服之。超從玄展履問極細處，知其可以委任。古與觀人于微如此。時超以其父情，位遇下于安，常憤邑形于辭色，而虛衷服善。若此，吾謂卿而不同，先得宋代元祐慶曆之美矣。若堅凡十七萬之師，如晉何哉？

超爲子桓氏父，情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篇書授門生，待情哀婉，時呈之。皆與桓溫往反密計也。情遂不復哭。超此書何故存？蓋豫知死日，聊却以不忠爲孝。所謂養口體者與。

謝安以官室與陋，後人謂人無能，何鄙甚也。王彪之止之，彪之卒始作新宮，五月而成，亦自簡。

秦工堅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朱彤以武臣授教于書生，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乃止。彤言未可廢也。假使徑以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爲將，可與天下事知之者一人行之者又一人也。所以有軍師有謀主。

周虓始終爲晉，不屈于秦，屢謀反而秦王堅義之，不加誅。堅每得反者，輒宥之。故其臣狙于爲逆，王猛專以嚴而堅專以寬，猛在堅不妨寬，猛死堅乃以寬收矣。但觀慕容垂終始猛之百計殺之，未爲過也。

苻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禍來逼人，可畏如此。禍患之來，有乘人之解者，有鼓人以銳者。薛諸孟評：真是八十萬人命盡耳。

晉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此等且難作人，何況天子太子，且難何況末造身弑國亡，宜也。聰慧如武帝亦復不免，何哉？

晉穆王世子有疾，沉醉，世子元顯諷朝廷以已。

代之道子醒而後知之怒無如之何久之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馬填轅東第門可張羅蔡京蔡攸父子權勢相軋此先得之矣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上諸郡免奴爲客移置京師充兵東土騷動孫恩遂爲亂自安帝卽位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盜賊遂起矣

晉有數戶客戶奴戶者有罪沒爲官奴也客戶者公卿以下以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爲之會稽王世子孫東郡免奴爲客入京師充兵而孫恩始亂

周禮三歲大比遂大夫典冊舉其地治者此舉力田之始也三登曰太平綱目書大有年者六漢唐宋之季皆屢凶年

八家私田各百畝中公田止八十畝其二十畝爲盛會九分取一而縮二十畝故曰十一

秦始聽民得自買賣田董仲舒議限民田北魏始均田唐有口分有永業賈似道行限田之制官民田逾限者抽三之一爲公田似道以已田浙西萬畝爲倡得公田三百五十萬畝爰有官佃有莊官而天下耗億大約官田賣之民則勒令買買之民則勒令賣官與民交易未有不病者也

朱熹社倉不異青苗而民獲利者青苗取錢社倉取穀青苗在官社倉在民青苗在天下社倉在一邑理宗時社倉亦獎官無本可給而民困積欠熹門人黃震黃幹別買田六百畝代其息做義倉法非凶年不貸貸不取息矣吳世忠論積貯其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予謂漢常平隋義倉韓琦廣惠倉朱熹社倉亦如安石青苗皆以利民者害民乃知因民所利之美而分人以財博施濟衆之無當也

薛誦孟評社倉法直是民則米會耳得其

趙寶良貴順帝詔舉武猛大長秋良貨獨以無
所薦受貴是時宦官競賣恩私而貨獨以清儉
退厚自守

臨敵易軍。臨軍易將。兵家所忌。馬賢討西羌。又
忌在寒易時。馬融皇甫規逆知必敗。皆身自任
事。輒將皆不用。何哉。頃熹廟諸臣。嗷嗷文熊經
墨。雖是有一人自承受者。國家遇有人言某人
負某事。卽應以斯事責斯人。庶朝廷安靜。臣子
得以並功。漢末尚不乏人。其臣果于自任。而人
主尚特重。乃爾今日。皆迫令從事。安得不敗。
薛諸孟評。攻熊經畧不妨效。上殿爭但諸
人自爲王化員。游說與魏崔剪。忌安得不

東漢之初調京衛以征四方其末也召邊兵除

事有賢于古人。乃不達古者。太王傳國于季歷。受而不辭。唐高祖初以世民爲太子。因辭不受。有勝心不同。而同其事。同其失者。獻公欲易世子。申季使伐東山。高祖欲固太子建成。使擊劉武周。兩欲易太子。以戚夫人故。唐高不易太子。而漢高欲易太子。此豈非古今之異乎哉。

蘇軾論能精故

蘇軾言曰。舉孝廉二十萬人。而拔一人。天下僅存數人。計戶口算也。是刻是濫。

風馬牛不相及之法。其封以內上下如家人。緩急呼通後世。天下凋遠。古法盡廢。而獨行均輸青苗。所以病耳。人人不爲古人。一人尚可以爲古人。事事不如古。則一事難以復古。

薛諸孟評 是是

藩畝滄汜川以達帝畿無須漕運矣納秬納結

以此

自古方術談天下禍福不爽而卒鮮善終東漢傳十數人皆壽終觀北郭先生廖扶以父死于縣譴爲吏不應辟召朝廷就問災異無所對善自全矣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正爲此等發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則盛世事

折像有貴財二億家僮八百人曰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盡散以施人世衰可憂獨在富人子有衣裳子有車馬正哀此富

人但得其一說

美善而有疾妻道婢問英下床答拜此與營焉妻美而夫拜之何以異順帝備禮徵英稱病不起強爲入殿不以禮屈恭與慢何懸絕與當時如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竟無它異殊無謂也黃瓊死各士會葬者六萬餘人王莽大誅宗室賢備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天下豈有六萬名士九萬賢者之理宗室四百尤可嘆也

薛方達萌聘而不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屈

同爲高士以視殺身竄跡者分量較大舉止亦除就以外戚劫致并丹設麥飯葱葉之食并推去之更致盛饌乃食高士相對皆簡畧此處却又貴尚就左右進葷丹笑以桀駕入車就乃夫輦戲譴而虐矣當時諸王侯安往不得富貴而羅此輩以自辱是亦不可已乎

戴良母喜驢鳴學以娛母母卒兄伯鸞居廬毀粥非禮不行良飲酒食肉哀至乃哭俱有毀容漢末且有晉人風旨矣良五女隨便許嫁陳家

七籍皆貴良五女皆隱均樂事也趙韓王二女

皆爲冠何也
姜詩母嗜魚鱸不能獨食詩妻龐氏力作供饋

修呼隣母共之妻爲孝婦母亦不俗舍側忽有

泉湧味如江水日出雙鯉以供二母之膳赤眉

經詩里池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且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豪其安全近日赤眉不畏鬼神何知孝子後舉孝廉顯宗語曰大孝入朝

凡請舉者一聽平之乃皆拜郎中

東夷有賦于方黃白赤玄風陽九種論語所稱九夷也有君子國其人不死衣冠帶劍食獸使三文虎在旁天性柔順易以道御安知君子居之不如是解

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顥追之兵馬接嚴授力諫戰敗衆悉走授力戰死授惟自信必死敵故力諫它人有走可作退步何妨默默

虞翻爲朝歌長故舊皆平詡笑之今日故舊尚

有遺

唐虞之祚不逮秦隋三代之幅員不逮漢唐論人國盛衰者無在大小與延促也

外戚之患宦官之患皆緣于女室宋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而皆無其患且其待外戚甚厚其處宦官甚濶疎以視前代終日防之終日爲患者何如哉徽欽非有女室而宦官爲患矣

唐之兵三變府兵也曠騎也禁軍也府兵始自西魏後周備于隋而唐因之天下十道置府六

百二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居重馭輕似有

前知焉其制無事則耕于野其番上者宿于京師有事則命將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

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久乃漸廢張說始募士宿衛號曰曠奇時開元十一年也此古

中貧民爲兵之始也天寶後曠奇又廢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爰是方鎮強而京師弱乃特重

禁軍禁軍卽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北衙天

子建征戎者皆納資隸軍代宗幸陝魚朝恩

以神策迎遂收爲天子禁軍德宗幸梁神策兵

以定難恕死罪內統于中人稟賜倍贏冒濫至

十五萬以禁衛假宦官以死罪貫兵將則亦何

所不至爰是方鎮不軌始自河朔三鎮終以梁

劉秉三評亦有川藥大藥而一病

復生者

自武后用酷吏獄始繁大理獄至鳥雀不棲玄宗二十年刑幾錯乃有雀巢其庭樹李林甫用事復起大獄史稱玄宗喜邊功國用耗盜賊起而獄訟繁獄之繁推原于邊功此平準所以有續衣直指也

三代後國家制度一切仍秦叔孫通賈誼董仲舒劉向概無成新莽欲成之非其質矣至唐太宗始有貞觀禮高宗增爲顯慶禮玄宗定爲開元禮皆爲唐禮冠若衣凡千餘年用其制者十之七八亦大有功于世

唐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參議得失參知政事諸類皆宰相職也因李靖有疾有平章之名因李勣有同三品之名謂同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也勣以太子詹事同此開元後常以領他職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用兵則爲節度使崇學則爲

大學士理財則爲監鐵轉運使甚則爲延資庫使至于國史太清宮之類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筮伎術皆備宴見太宗召名儒草制乾封後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又置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內宴則居宰相之下品之上其弘文集賢學士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其尊重文學之士至矣國朝宰相于翰林院到任本此意也

宋以前注疏皆章句耳秦延君注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可笑也

自漢以來史官分列藝文爲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藏書最盛于開元共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古聖

人之言不盡傳而俚言俗說狠有存者有幸有不幸也

黃巢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假使得第又作何等盜也

宋代民變皆在蜀皆張詠安輯之詠初治益州以嚴後復治益州知民信已乃以寬因時也子產猛子太叔因之以寬王導寬庾亮繼以嚴審已也

歐陽修論禦賊謂兩府無備直待州縣破方換官不知當時所換何等項仕路有智畧者輒選調安富地其猥瑣限于資格者乃授以殘破郡邑安得不亡

元末賊起皆招降且授以官爲賊者事成爲王爲霸不成亦不失爲守令爰是蜂起矣然不自元始也宋人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

唐史大謬者僞周篡唐敬業舉義而以反名魏元忠不能爲灌嬰并不能爲隗囂殊失其正也

在公者無一高起王陵又無平勃而狄婁等周旋亂賊古今以大臣稱何哉王求禮請闡懷義可謂耿諫然無問貞與淫其爲亂賊一也亂賊不討而規責亂賊以小善小惡是謂不知務矣僅一武攸緒不失其正耳假使舉朝行遁如攸緒武曌其能一朝居乎而詞人如陳杜沈宋等輩咸以知遇得意以至工部詩中爲厥祖曲護遂至今無人正唐史之謬也噫

駱丞殺婦屠兄弑君鴆母八字亦失輕重須以駱君寢病神器聲罪而餘但賄綬爾引用朱虛侯可也霍子孟可乎

中宗復位難誅其母五王若別立太宗子孫廢中宗誅武后唐祚更安持義尤正或曰武后無足異也女皇氏非歟曰唐臣事周可歟

婁公狄公姚張郭李皆君子也不和不同李林甫楊國忠皆小人也不同國忠之傾林甫也元載之誅魚朝恩也以小人攻小人也豈不兩受既其女還也亦猶安史以賊殺賊以亂止

亂也

薛諸孟評 氣運日下盜賊大逆材力皆不

遠古人豈惟朝士

黃巢入長安僖宗先出走矣城中何以尚有宰相官吏宗室也或為輜重所羈或恃降賊為活也巢盡殺之快事也官軍入長安巢走既見官軍掠金帛妓妾行次不整仍還襲殺之復據長安古今官軍何符節歟

唐高祖謂臣于突厥石敬瑭父事契丹未知庸
漢高祖微盧彭漢何等稱謂也戰香積誅朝義
樂世蕃皆藉外師郭侯佐命亦請結回紇大食
雪南天竺諸國漢以未治本也召諸州牧除宦
官是也唐以外治內也宋則本治而未自亂內
治而外自亂也本與內未必治也

陳斗翔評 語語有斟酌

仁宗為富鄭公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
為者假使介甫子瞻得此惟所欲為矣弼處之
猶如也過人遠矣

弼之北聘也初以開懷與語感悅北來使者遂
盡得情實終以開懷動其主所謂言忠信斯可
行者何其不誣歟

朱全忠弑昭宗投清流于黃河矣徵司空圖何
為圖出山就徵又何為靖康時召處士尹焞何
為焞至京師又何為慶元初傍于朝堂學者不
必自相標榜學者標榜何預朝堂事又何暇及
此

神宗惟恐不用兵欽宗惟恐用兵兩失之矣人
主自難也高宗不應議和檜却主和寧宗不
應恢復侂冑議恢復亦兩失之失在小人也天
生小人以害君子債天下事也

田承嗣為安史立四聖祠侂冑追奪檜爵謚何
也侂冑之追奪檜爵謚也史彌遠之誅侂冑也
亦猶王淮之劾朱熹也侂冑既誅乃復檜爵謚
夢之中又占夢也

臨安水五六書矣廟省玉牒無存惟丞相史彌
遠府獨全彌遠府與靈光殿有以異乎天可問

淳祐元年加周程張朱封爵從祀孔廟罷王安石
從祀論至是始定矣論則定而國已亡也噫
端宗飛旛時陳宜中與陸秀夫議論不合諷言
官勅罷之海上尚有言官尚作如此搬弄

匡山覆舟時特封伯夷叔齊何也宋亡三年而
信公始見殺十年而登山始自死從容就義爲
夷齊易爲文謝難

漢同項城秦然後滅項唐亦尊大李客以定京
師漢武始於說友諒乃議北伐矣北征之師
前發而議禮考文延儒者祀先師立太子修女
誠編存心錄一如定鼎後國家閒暇時事矣禹
在位十年湯未三年武王七年漢高十二年唐
高九年宋藝祖十六年洪武三十一年漢唐宋
明四德太宗皆二十二年天子正統若符節
然

古今著書之多者無過梁武帝近二千卷儒生
未逮也况人主乎簡文帝八百六十餘卷元帝

釋五百餘卷魏國輝城將陷釋焚圖書十四萬
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梁四帝皆著書皆不
傳而昭明太子之書獨傳著書非人主事人主
著書亦不傳匪但有損亦無益

宋常朝則文武分左右大朝會則左右合班以
進武臣以經義詩賦求試換文資文臣有材畧
臨邊制閫者換右職總戎事名爲兩得實兩失
也

萬曆之末言官率詆人主事事與人主相左甚
至墨吏乾沒者概無問而奪及上供之額崇禎
末年禮下庶人刑上大夫衆相傾詆而莫敢一
言犯人主之顏柔茹剛吐想當然爾三百年來
以直諫著者皆它曹非諫垣也而垣日以重非
善營者弗獲天下豈有營求以犯人主之顏者
哉古明王皆以直諫遷官頃乃遷官以求直諫
其可得乎噫

劉秉三評諫垣中自有楊大洪吳明公熊

衡山輩何堪無賢

韓魏公不分別君子小人而片安石進歐陽修
敬禮富弼抱文正不居道學而授張載以中庸
授秋青以內傳二公隱者也

陳氏翔評 評得奇

夏商之亡以暴主周漢唐宋之亡皆庸主也夏
商以庸主亂以暴主周漢唐宋以暴主亂以
庸主而庸主不可繼以暴暴不可繼以庸也

新莽之姦足以愚天下天下咸以爲伊周非莽
之姦足以愚天下也天下羣與爲姦也但看真
正伊周曾有幾十萬人上書否或曰天下安得
有幾十萬人曰黃巾赤眉不崇朝百萬矣
楊龜山題蔡京之召受知非其人也胡文定薦
舉蔡京所知非其人也楷惡未萌京罪既著且
其身太子失人龜山之失浮于文定

薛尚益評 終卷卷

論帝王之典征誅爲正論生民之利禪讓爲福
五代五十二年五章命而吏無失官民無失業
禪讓故也革命一如世及也

安定胡氏以是爲馮道有力焉近日李贊妄許
馮道本于安定其妄議溫嶠原于南軒贊破除
道學非刺宋儒而竊取其議其亦狂而不直也
賦

開元之盛四郊未靖无妄之疾也小人以邊功
開釁百病俱發矣勿藥有喜者藥之爲憂矣雖
然憂在內而外及之者憂不在外也憂在外而
內及之者憂原在內也

高宗在位后李世勣成之也其後敬業舉兵不
克賊族發世勣塚毀棺可爲人臣不忠之鑒世
勣不忠敬業未爲不孝也

盧懷慎之伴食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祀姦
邪而祀子元輔以貞潔著謝車騎曰我乃生與
與安得不生靈運物不可以終通亦不可以終
窮也譬之以苟卿而有李斯爲弟子以李斯而
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也

意文山之弟壁子陞皆仕元于文山無損焉並
譽若陞無傷也考文山子道生佛生皆死流離

中治命以壁于陞爲後則陞無足責也于弟無傷于乎未必無傷也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此義宋代進士齒錄獨紹興戊辰寶祐丙辰二錄至今存于崇禎丁丑冬親見于岳陽方孝廉架間戊辰以朱熹一人存丙辰以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三人存二錄賴四君子以存可六百餘年理應然也戊辰三百三十人丙辰六百一人共九百三十一人此九百三十一人獨何幸歟

永沐相乘如魏八族晉二十四友唐八司馬八

關才夫于宋五鬼皆一時害氣所鍾不偶然也

安祿山史思明同里先一日生故長相類豈或偶歟

袁紹勒兵捕宦者張讓等盡殺之以于計

朱全忠誅韓全誨等七百餘人人知古今君子

難而不知小人成羣正自殺也人不幸而爲

小人其勿爲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南漢狀元及第及雅士名儒俱先下奎室然後

得人用事殊可哀魚朝恩兼判國子祭酒司

馬遷入爲中書令皆斯文之不幸也

觀微盧程由道士出身湯惠休賈島蔡京由僧出身劉勰劉之遴張繼饒德操棄官爲僧賀知章鄭銑郭仙舟棄官爲道士古人入世出世無可無不可所謂有達材者歟先入世後出世則爲佳話先出世後入世者人或訛之已亦爲諱此亦士君子厝身之義

瀨園文集卷之四

終

源園文集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談史卷五

自成康以上溯洄至公劉后稷周德日衰周才口盛

周以德取天下矣王宮京城寸兵衛何歟後世德不逮周而撤去京營又何歟語曰以不仁取之以仁守之却不其朕以德取之以兵守之

名則也後世以兵取之則應以德守之故秦隋之不逮漢唐宋明者繼世不逮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難得之必失之

漢高見蕭相國治田宅則喜收民譽則下獄朱真宗嘆曰人心遞屬太子奈何君忌其臣可也父忌其子豈人情乎勢利所在失其天矣蔡京與其子攸權勢相軋會稽王道子與世子元顯東錄西錄則曠輒乃復見歟義獻書法相忌兒

嚴爾父甫

左氏喜談兵談鬼皆緣于好奇左氏愛奇事司馬子長愛奇人古今人何可勝傳奇則傳耳人不奇雖列傳何益

漢初人尚帶戰國氣主父偃徑是蘇秦朱買臣仿佛范雎總以勢利傾動井里眷屬死不憾矣漢高亦以此得意項王亦以此自刎沈雲卿不接比鄰王茂弘輕視中原皆有失人之識文章非有遠近可私也

歐陽永叔不談文字郭汾陽喜接見詩人皆不可過知伯以國士待豫讓亡主亦尊賢也豫讓無一言救知氏之亡賢者無益于國也

三國人才仿佛戰國而公私邪正迥絕其事同勢同其人品獨不同戰國自小人三國自君子學者立身行已安問所遭遇乎假使儀秦輩事

共主佐太平正復營上問極耳

三千三百

漢東西九千三百有二里南北

四比萬

有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八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明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論幅員則唐過漢七過明七過宋論歷季則漢過宋七過唐七過明論國家之盛衰則明遠駕于漢七駕宋七駕唐何也自其君若臣失道與否而治亂多少爲衡量也如論人品然論其爲君子小人不論其得喪與修短也

魏玄成身後以杜正倫侯君集敗不知人也玄成亦不知人此以思知人之難

終唐代爲患者宦官女主塞外藩鎮奸臣諸王宗室太子公主長公主兄弟內嬖方士草寇更僕未易數也靡人不爲患靡事不可憂無安土無寧日歷二十君逼奪于其子者三爲婦所乘者三爲賊所逐者五爲后所弑者一爲宦官所立者九所弑者三所廢者二爲強臣所弑者二爲方士所敗者七貞觀開元本亂而未治總無足數矣蓋無道之君輩出而強盛亞于西漢宋

義賢君而積衰不振

孟德宗憲宗敬宗武宗宣宗始治終亂一人之身昏明迥絕聖人每以無倦言政有肯哉始治終亂者唐主也始勤終怠者漢與宋主也始開終明者秦穆公漢武帝也惟三代之主令終有似積終于始此何以故惟其表裏如一所以終始如一太甲之怨艾成王之懲忿亦走終于始

唐文宗憲宗敬宗武宗宣宗咸中興皆以剛明果斷得之文宗恭儉有餘剛果不足遂配極矣所謂赧王無虐而西走也中興之主與守絀迫與卽與開創亦殊宜剛不宜柔宜動不宜靜宜喜事不宜安常開創容或大度而中興必務剛察也或曰熙寧非欺曰此又宜守成不寬中興者也

唐內有聚斂之臣外有盜臣無道極矣不亡亦不削何也則藩鎮使然也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爲牧豎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以節度當時外之

唐虞者志不過節度刺史無甚不軌而閹豎
奸賊在內者亦但倚勢聚歛無弄操意其起而
亂唐者即其適足以支唐者也夏遼金元秦韓
史更難以支宋者亂宋此唐宋亂亡之辨

唐置中書按察使議者苦其煩擾不如精簡
今刺史姚崇爾今止擇十使猶恐未盡得人况
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稱職予以是思
天下之大可以一人治也天子擇相七擇使臣
使臣之職一人得則衆人得矣近代直
省作廢置重輕便官得其人如軒輊
等天運無私者可愛惜也有以故事從事無
能為有古者應運以長奸滋弊者有覆為民病
為禍色官最者國議及廢置蓋至直指廢而
天下利病不可同矣噫

房玄齡不以已長望人此處德性學問在有諸
已求諸人無請已衆諸人之上聖賢終身用
相若彼宋及此對自厚而薄責人真宰相事
機斯盡定雖房杜不言功主魏善謀房杜

讓其直英衛善兵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
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李世勣死惟以門戶為憂以房杜不肖子為誠
其孫微業共敗滅族發世勣塚斷棺人生身後
之慮惻然爾世勣一言憤事是自作孽敬業無
咎也房杜以不肖子損門戶世勣却以子孫賢
滅族

高宗將立武昭儀褚遂良以奉遺詔故叩頭流
血只應料衆言之何得獨為君子不令無忌世
勣其時當朝廷時盛承文皇諫行言聽之後
輕易視此惜哉遂良以書為進身而立朝正色
持大體柳州叔文之黨何傷

駱丞敏云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
兩語甚不緊要曾擬改作云人類泉狐女中操
弄生民所未見也盡人得而誅之後此應端以
獻君德國聲罪而淫虐諸穢但點綴方得體
武后乃生太子弘賢者之生不可測也弘以賢
故見賊于母有此母歟何況小人不若君子

文入無行李義府許敬宗爲最而敬宗多壽且有後許遠其曾孫也陳子昂周受命頌亦罪浮于莽大夫矣敬宗晚季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其孫彥伯爲之代筆孫亦樂事爲祖代筆尤樂事行已既差概無足錄

劉洎馬周薦李義府二公不知人也王德儉許敬宗甥嬖而有智爲義府謀表請廢后立朝儀遂相濟爲姦如此乃爲有智所惡于智一至此于義等獨以親串因緣詩云姻婭何符節默坡公語曰謀不當爲裴延齡婿于訝其已甚讀此乃服其當君子不幸遭此惡緣須屹然自立較若黑白如叔向之于魚柳惠之于鄭心跡俱潔乃得耳

張柬之年七十始舉賢良作十年太好事便足千古矣不知此七十年作何如人何如事傾動狄姚乃爾學者須從此處摩揣平生

聖曆三年庚子狄仁傑卒年七十一永昌元年己丑東之季近七十則東之長仁傑五季餘矣

太原之千襄陽南北澗遠故相知甚晚耶子考東之應是乙酉生仁傑庚寅生武后甲申生天生武后一年隨生一東之矣徐比七年始生仁傑爲用東之除武后之人天生人才爲國家用不可測也孫策周瑜張巡許遠生同年安祿山史思明同里同一二日生項崇禎先帝同弘光帝及八賊國賊皆生于萬曆丙午豈偶然歟孫可望李定國及劉艾二將係壬子癸丑甲寅乙卯接連生遂爲盟兄弟四人背盟永曆敗亡如東之郭祀事

姚崇薦張柬之曰其人既老惟亟用之遂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玄宗許張嘉貞入相嘉貞曰太宗用馬周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古人愛才及其未老及其未死亟欲得其用才人自愛亦然遂直白不自嫌疑乃爾

蘭寺爲帷箔嫌疑設也唐代狡童緇衲皆得出

入后宮。何所須。此乃令此輩得爲患乎。宦官之患。多由女主。宋有女主。而宦寺不能爲患。有治人。無治法也。

太平公主。關決朝廷政事。間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畫可而已。有如此宰相乎。時宰相七八五出金門下。可咲也。終唐代爲患者。宦官。邊外。權相。藩鎮。諸王。太子。皇后。太后。公主。長公主。駙馬。外戚。但有一項。卽受一項之患。本亂末亂。者。二百餘年。如疆疾。人生世五六十年。閱訟岸獄吏。皆無虛日。不如無生。

處士來見。常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命斬之。宋璟曰。必斬月將。請先斬臣。乃杖流嶺南。卒爲周仁軌所斬。要知處士不須上書。處士上書。亦不應言及宮闈曖昧事。此非所宜言。後之爲處士者。宜以月將爲鑒。爲大臣者。不可不以璟爲法。此等語。大臣正不必言。小臣言之。大臣力護持之可耳。

嚴善思。三世皆年八十五。自古圖識之學。善終。

者。解嚴氏。三世眉壽。以其通儒術也。數兼理也。又善思爲御史司刑平。活前後近千人。

武后遷上陽宮。姚崇獨流涕。東之等咤之。後五王被害。崇獨免。當時東之等。何不徑以王允處蔡邕之法。處崇耶。涕泣武璽。罪大于歎嗟董卓。以璽罪浮于卓也。是時舉國狂迷。認逆作主。崇亦戀上作舊主觀。非愚則許。豈可以爲大臣哉。姚崇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士馬儲械。無不精熟。上每事訪崇。應答如響。任人國事者。不當如是耶。宋之向敏中。若是班矣。世間雅量坐鎮。以爲相度者。觀此何如也。

張說之於姚崇。以君子攻君子。說未可爲君子也。崇畢竟出說。不能如婁狄。如郭李。亦不純爲君子。二公君子而不仁者也。崇引薦魏知古。知古密以崇子請託之私聞。崇因自首其子。上欲斥知古。而崇保全之。崇能容知古。不能容燕公。太可容小。兩大則不相容也。李吉甫能不銜陸贄。不能銜裴拍。則小能爲大。恐大不能爲小。

悉也

朱璟致仕仍賜全祿退居洛二十五年卒季七
十五古云容七厚福此君正非容七者李林甫
重閣複壁絡版甍石一夕再徙家人莫知其子
岫泣而懼禍觀此乃知禍福自求之有旨

徐敬業舉兵魏元忠擊之元忠暗于大義未讀
淮嬰傳耶後來瀕死傷周無足憐亦無足錄

張昌宗誣魏元忠引張說爲質說可知矣說將
入宋璟墳以正言願與同死張廷珪劉知幾復

貴之說即欲稍苟得乎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德
賤有蓬生麻中之嘆

唐懷慎清儉克讓自以才不及崇事皆推崇當
事讓崇身退薦璟而身受伴食之譏可謂大臣
表古今人才崇璟易得懷慎不易得也

林甫國忠祿山三賊也當時諸君子安在乎微
林甫莫攻國忠微國忠莫罪林甫乃至國忠防
祿山之反祿山聲國忠之罪小人攻小人而天

下大亂矣自古國家小人和同則爲蠹小人相

攻則生變君子用小人則爲小人所用君子攻
小人則爲小人所攻

孝友一以貫之者也明皇待諸弟則仁愛待諸
子何不仁一日殺三子能爲人兄不能爲人父
何哉

李光弼臨死將吏問後事曰吾淹軍中不得就
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立功揚名不如服勞奉
養大孝不如小孝也予嘗謂大孝不如小孝大
隱不如小隱

張說德岳州時蘇頌爲相頌父瓌與說善說因
作五君詠其一詠瓌也候瓌忌日使人獻頌七
因薦說上洵小人頌不失爲君子悅之以其道
則易悅也

李拯美風儀善奏對上歎曰卿門地人物文章
皆當世第一揆初爲元載所損既爲盧杞所惡
所謂其不善者惡之遂爲第一人矣不必門地
人物文章也

劉子玄年十二父藏器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

怒加之楚督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潛聽輒
辨析所疑踰年通覽群史遂以史學名家經與
史不相兼如此可見兼博之難又可見經難于
史

李輔國年四十而閹事高力士侍東宮謀誅楊
國忠圖興復遂專掌禁兵小人不可令其有功
也太上皇居興慶宮輔國離間徙居宮中上皇
自是不豫天下疾之自古人主父疑其子肅宗
乃以子疑父亂賊總出群逆爲謀耳明朝裕陵
南宮七年景陵不相猜忌真是孔孟學問虞夏
世界

常蘇州掃地焚香楊公權左右圖史凝塵滿席
兩人各自有致皆可爲法

長國家務財用人臣所首禁然如管敬仲劉士
安自是大學問非桑孔比士安七歲舉神童乃
向此中著脚初受職畏爲人牽制遣元載以書
乃得盡其才各士皆出其門總欲以行其志而
儉約自若所謂清之不濁者歟

渾瑊擊吐蕃平安史及李希烈皆非專功瑊功
大于平朱泚有功非難七在居功德性學問在
汾陽難候之間予嘗謂金日磾渾瑊天初錯生
在域外卒爲中國豪傑士地亦何足以限人甚
至有銀生在女子中者仍與丈夫輩並傳千古
李抱真之于王武俊非如汾陽之于回紇有宿
昔志同也且聲望不逮爲汾陽易爲抱真難馬
燧去而徐廷光亦然當時藩鎮群起而叛人心
莫知所向皆不得已而爲賊故一言反正同一
機燧時存小於汾陽而單騎退敵者馬燧李
抱真皆有太於汾陽而單騎者李鄴侯之于陳
州也其事皆難于回紇

李抱真持王武俊而泣武俊亦泣左右皆泣抱
真因趨卧帳中熟睡此是信得過不是判得死
後來年六十尚餌丹丸而死非知命達觀者而
身造賊壁熟睡帳中難矣哉

唐承五代南北朝之後見隋煬帝弑父與君如
家常事故數夢太子孝友如建寧王不得其死

讓皇帝何賢且智也。郭侯處建寧廣平之間。周旋孝友。已復訴建寧之寃。感悟肅宗。保全廣平。又爲德宗保全太子。允矣大臣。

咸陽人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既吐蕃果入寇。果敗。上欲立廟。贈起司徒。郭侯不可。郭侯善談黃老事鬼神。而拒邪淫。乃爾深爲得體。人臣立朝。另一學術家。修未可盡獻于庭也。近世有相臣。以華嚴治蝗蟲者。各省設醮。豈非慶厲其。

韓滂聚兵修石頭城。致浮議。其子皋爲考功。不敢歸省。何不泣跪。爲父請命耶。郭侯請以百口保。況云滂之用心。臣知之最熟。滂之有泌。信乎朋友獲乎上矣。盧杞亦以百口保朱泚不反。君子小人智愚懸絕如此。

僞周時。非但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又有山林隱逸。則并不煩目薦矣。國家不幸。有一變。則人才因之剝落。故一變生而元氣一損。僞周唐賊也。爲唐大變。而以拾人才。反使後來用之不盡。

唐之得有天下三百季。以此。亦不幸之幸也。雖然。爲賊所收之人才。亦不才甚矣。

贊參忌陸贄。頃之又出李巽及參貶。巽奏參交結藩鎮。上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叛臣乃以爲辭。贄處此。爲公廢私。非泛泛容忍。勿概作長者觀。贄嘗疑李吉甫有黨。出之。及貶忠州。宰相故起吉甫。而忠州刺史吉甫益厚贄。君子哉。吉甫矣。吉甫執政。用裴垫所疏三十許人。因力薦垫。及垫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銜之。乃徙垫吉甫能不同。而和于贄。不能和而不同于垫。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以此思人。已異同之難。

德宗之于陸贄。歌詩戲狎。朝夕陪遊。當時目爲內相。天子嘗以筆行呼而不名。亦如玄宗之于李白。而祕謀定傾。秉鈞持正。則非白可比。畢竟一裴延齡。隔之有餘。以此知正不敵邪也。

自古小人喻利。乃其本事。獨裴延齡不得已而背利。其史稱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取宿姦老吏。

與謀以固帝幸劉子翼心計精敏長于理財而深惡聚斂之臣君子人也

陽城處士以鄴族薦爲諫議大夫日夜痛飲獨爲延齡譏貶贊等一事抗疏城具有不蜚不鳴之意所爭者大所爲者難是其立朝許身之概李懷光解奉天之圍莫大之功不能居而以賊終此居功之難也不矜不伐卽爲聖賢盡頭學問於我遂爲亂臣賊子有餘道二仁與不仁可

自古小人害君子輒加謗誣盧杞之困顏真卿李揆正以推重困之謂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夷後重海內人所信服用以宣慰李希烈李揆有難重遣爲吐蕃會盟使揆卒于行

自古小人未有不害事者非盡公私邪正所由而小式自僨事不成事奉天之圖盧杞所議四鎮無是也惟君子知人小人定不知人李泌以

何也

史稱顏清臣師古五世從孫其祖不傳而傳其五世以主從祖亦如漢史杜篤傳及其外高祖辛武賢古人論人重其類如此賢者之生不偶如此

顏清臣坎廪始以楊國忠繼以唐晏李輔國元載楊炎遷貶無虛日終以盧杞日日與小人爲難初困祿山卒死希烈始終以身殉盜賊天生此子正氣七十六季不獲展眉一日而受享乃

相于官

平蔡越功賊寔踈計恕亦行險無他以賊攻賊其向導得也用一健賊李祐又善用賊謀又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泗曲以抗光顏而恕因乘之平蔡之功光顏分其小半用兵者凡遇古人奇計克勝及單騎退敵事類須細詳其所以然臨事不得嘗試不得恕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廐廝役悉用其舊近口多有如此項敗者要知恕亦不須爾耳

率百兩換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其可人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二分增一嗚呼時事可知矣以視崇禎末年何符節也聖賢經國不得已先去其後去食後世但知足無不足食也不足而足焉民乃無信矣

錢穀實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皆落第因劾貶職或勸徵奏文昌紳所屬書徵取書焚之焚書報長者事假使嚴子處此取書繳還文昌紳不能為焚書事

古跋尾造吏進錢及種車于杜黃裳伺門累日適綠輿自宅出从二婢青衣藍縷問知是相公夫人還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踐節此可作者則不孫注脚清廉足以遏亂克敵耶抑能使驕倖僭竊者內訟不自安耳且問吏還告歸何也

昌黎以佛骨表出潮州遂上表乞哀無不至盛稱朝廷則佞入矣奏請封禪則邪說矣吾不知封禪去佛骨幾何也而以文字自薦無耻之至

來歷坐得喪安得不以南華為古今第一學問如潮州表亦不須存葉入集

漢功曹猶唐科目也後魏李孝伯辟功曹不就曰雖云鄉選高第要是郡吏耳李德裕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云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官唐人輕科目故李杜等皆不由科目往也挾著作人京師投謁名賢譽薦天子為出身地或徑自薦之天子之前亦甚粹白也近世非科目出身不貴千百季來索筆求試不得則公然泣下無復知有廉耻事以視古徵辟不即應者何如

李文饒薦白敏中敏中使黨人斥文饒陰事貶竄之韓厥戮趙宣子之僕兵法則然也周舉之劾左雄亦已過矣攘羊不得為直可以類推君子不應為此面斥其非可也不應白簡至假手黨人攻發陰私尤不容于諫矣抑有說焉知已無禮不如釋其其中必自有以凡有德施于人者宜加體焉恩多成怨此又不可不知

武宗三季仇士良請老致仕明季籍沒其家士良擅專二十餘季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其語中人輩云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戒玩好省遊幸吾屬恩幸薄矣惟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毳獵聲色蠱蕩上心而後權柄在我也後世人主宜勸此語于座側宦豎入官宜誦此爲鑒

文宗時李石輔政稜有風岸士良刺之幾不免遂辭位去昭宗時全忠貶韓偓後復召爲學士遷樞密官偓掌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二公可爲人臣事闇君處亂朝者法國家初盛不之高舉士而戀七昏濁者至以身殉不肯去官不可解也

唐初愍五季南北朝弑逆之禍故數易太子太子權輕自肅宗張后之後未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主尊號者也文宗武宗宣宗既立太子或皇子而宦官廢之皆因椒房無主皇子無威寵上

宮彌留宰輔隔在外廷中人遂爾無忌耳武氏以母后竄竊神器而唐之亡乃亡于無母后也噫

舒元與自言所上書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古今無八萬言皆精粹之理然文宗八萬言不報而爲壯丹賦泣下亦無當也唐代人主重花月輕國計猶然六朝爾

鄭縉第進士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其公然求郡知其不爲墨吏縉移黃巢後郡數陷盜終不犯鄭使君寄庫錢何感入至此昭宗進爲宰相累表遷讓生平善戲謔作滑稽語既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詼諧三月餘移疾乞骸致仕縉古之大隱也

元白至交也裴晉公劾稜而友樂天樂天亦不以爲嫌

宋初設通判于諸州以解節度使兵權置諸路轉運使而天下租稅始上供除却唐季兩大病

宋代道學開國之初曹魯公彬躬行其實夷公
介而謙謹厚醇雅近于迂濶趙韓王由學究起
家却無道學意

朱太祖自云風夜畏懼防非寧慾此卽道學之祖蓋儒者事而人主爲之矣予嘗以漢惠帝爲獨行朱太祖爲道學

宋太祖欲任曹翰取幽燕趙普慮及取後不可
翰死後無可代果可取何患不守翰死後何

思無大難此過計天下寧復有可作之事此其
六州之危也

仁宗立嗣韓魏公等皆請之皆不悻獨喜包拯
言者拯去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拯亦
無子故仁宗不忌諱于拯也人情徃亡然兩進
言于人者可以類推矣毋以已所有者勸勉人
勉人以已所不足者可也

寇準數短王旦。旦專稱準。與婁師德狄梁公同。范仲淹攻呂夷簡之短。夷簡任用仲淹。與汾陽。

臨淮同此中。具有德性學問在。明朝西楊之于東楊。隨事古人。全無痕迹。萬曆時。王錫爵疏。立東宮。給事葉繼美等。以論錫爵坐貶。錫爵力救。乃免。皆大臣事。吾悲夫。立人本朝而嫌疑忌。至相攻伐者。

嘗讀趙韓王傳。有一線山蹊。仗學究十瓶海物。到書生之句。人生惟未濟。可以度日。既濟便索然矣。君臣相與尤難言也。

陳希夷謂錢若水有仙骨。一老僧熟視以火符

寓兵于農民兵則可應募之兵且耕且戰可乎
陳恕獨見及此洵爲老成恕薦寇準自代準臨
事躬請恕判恕亦不讓一一判之君子處人國
事如此和衷者亦少

范延貴過金陵張詠問曰沿路見有好官否延貴以邕令張希顏對卽日同延貴薦之詠一能之耳此一事可爲大臣予季三旬過澧水驛中

丞劉可訓時年七十四矣坐甫定即問頃見天下有何人可任天下事否老人林下番心乃爾太宗取士臨軒顧問多罷季少者或教冠準增準準不可近代例皆減季獨無錫高世泰齒錄從實書萬曆甲辰生亦僅見事

準通判單州得召見因與商廢太子事外臣遽謀及此當時君臣相與可思

丁謂機敏有智能詩能文善談譚事釋典流落貶竄下臺季既無班白者人亦服其量臨終半月即不食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有如此才而行已不置吾深惜之

丁謂有可黜之罪王曾之黜丁謂假借山陵陰陽家言非其罪也君子不得已而以計傾小人所謂任術也仁可術義亦可術也

英宗住宗人姓也育之宮中懇辭皇子之命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後議濮王禮蓋諸臣泥古非帝失也以視明朝世廟用必公私通絕是真道學矣明朝祔陵景陵無猶

愚至世廟遂無仁讓意國家元氣漸減也

仲淹罷知饒州元昊反請行改知延州此難事也古今貶謫者多走險以自見知希文不爲是也後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季羌人呼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辭不拜不自嫌忌人主能容舉朝無言王興朱觀不嗔後人臨摹不得其自請延州與不拜邠州皆不易也

競渡佛事土木三者可以救荒自希文始須知其越則然耳競渡四時皆然非但五日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拊股語韓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四諫力引石介仲淹以介剛正必以難行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叩頭流血無不爲主無失德朝政修舉安用此也此足爲調羹變理注脚大臣處人國事不令人痛快也

種世衡築青澗城取泉鑿地百五十丈始至石將石屑而出之一畚償百金教民習射雖僧道

婦人曾令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久之的輕重如故而漸厚而小世間作事畏難者與作難事惜費者不可不讀此

有業而不盡其才以不敗者蘇軾不得執政也。有不幸而盡其才以敗者王安石得執政也。安石而空談則軾亡而實事則安石也。軾得秉政即爲安石。紫陽此語不誣。守身至正秉心無競者其難乎。文則軾勝轍行則轍勝軾。問老泉如何曰亦非正人亦悞人國事

孫河素與呂夷簡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憾聞此遲十年爾如此虛懷受過海大賢事予性屬劣却喜聞過諸凡流言入耳輒深思易慮而受之其言之無當者然後語人云此言實不知我委曲無怪其然

國家因事任官則擇能吏勤吏付之杜正獻自言平生未壞一官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不暇情此術亦異

濮王與禮司馬光呂誨范純仁大防等議不稱

皇不稱親韓琦歐陽修等議降服而不敗父母之名亦以爲皆是也既主修琦等議而誨純仁等遂嫌勅詰待罪求貶琦等亦竟不晉之何也國家和衷以處國是用其直者不應受賞不用者亦不應受貶此古今大謬事

獨之此使但以開懷與語得之忠信可行蠻貊獨見遺實事矣獻納二字千古以爲美談獨乃以爲憾事累加官懇辭不拜過人遠矣

開天寶國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獨處之穆如也假使介甫子瞻得此惟所欲爲大不安帶矣執政遭喪起復遂爲故事可嘆也獨弼五起不出云兵革變禮不可施于後世

真宗丁未歐陽修生降知滁州徙頴州季四十八鬚髮盡白以視丁謂貶竄十五季髭無斑白

修乃不知邪季六十六卒致仕卜居頴州一季憶自滁州稱醉翁號六一可二十季空存其意耳逸我以老僅得一季可惜也文彥博季九十

一任將相五十年。致仕尋卒。張齊賢年七十二。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日與親舊觴詠。亦僅存餘。吾皆惜之。宋廣平致仕居洛。二十五季。人生當如是也。富鄭公章十上求退。可二十季。壽八十。

契丹金縢。時以天子修貢爲辱。方平言。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平之戰。才一勝耳。和與戰孰便。錄此以識宋所處之難。大約相臣有餘。將臣却少。謂指若曹瑋狄青。神世衡。參七可數。李允則可謂選材。臨陣。月乃亦非其任。張方平言。真宗以前。士但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思其不知政也。自設六科以來。士爭論國家長短。朝廷動搖。語洵有旨。頃者天啓以前。士子不談朝事。崇禎後。各挾欲上之書。開口莫非封事。予亦不免讀此。乃自失也。詩賦取士。不思不知政。今日議廢八比。亦似不必廢。

蔡京奉八十。輿僇州。至潭州。死。子孫二十三人。

分輿遠地。遇赦不移。京之多壽。所以積不善也。子孫二十三人。所謂餘殃也。金人入洛。令軍中毋驚司馬大師家。入汴。索蔡京姬。敵國利有小人。不利有君子。而公道自不可沒。抑所謂有此不受歟。

康王卽位。宗澤開金人割地之議。疏請躬負矢石。爲諸將先。時季六十九矣。何其不自量也。比之趙克國。無輪于老臣。事更難爲。及觀其下手。則全在用人。招降巨寇王善。楊進。單車至營。泣令。遂得百萬。人何事不集。它如岳飛。趙世興。皆臨刑。釋而取用。其知人善任如此。自古未有知人善任。而不克有爲者。澤之老而自信然也。某每以崇禎末季流寇事。歸咎秉鈞督師之人。無錫高督學難予云。責人斯易。假使身任此事。何從措手。予應之曰。左元戎擁師百萬。翱翔河上。搜牢更甚于賊。予但跪泣元戎之前。則事立集矣。督師終日與之抗禮。將相忿爭。安得不敗。臨敵忌將。則諱疾忌醫。非自殺歟。高首肯者。

久之

古人老而從戎者不獨宗澤趙克國也因思呂
尚八十餘武王九十餘湯代夏九十餘伊尹亦
八十它人并身家事數斷久矣此等方為戎首
聖而不可知也明太祖糾合諸少季起事更不
可知

韓侂胄可斬也以侂胄議恢復故斬之函其首
以遺金人可嘆也侂胄悔過遷善乃議恢復而
適以債事適以自殺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歸邪
也抑成敗係乎誠偽信然

陳同書生耳孝宗光宗皆知其名禮云古之太
金盡知天下良士之聲如此且獄訟皆判于太
子亦非近日事

鄉人宴會末胡椒置羹飯中為敬遂至殺人遂
累陳同陷大獄當庖人末椒時豈意構禍至此
耶事幾可畏如此但此等宴同亦不須赴也

胡椒請宋熹以待學子惟脫粟飯後絃遂至論
熹子罪脫粟乃至十罪耶此等亦復同業可見

道學門徒之謚

人不足適也此一句書紫陽讀否攻侂胄可也
區區為一唐仲友耳其債天下事可乎

陳俊卿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此為修
史定論亦惟論史則然

真德秀史彌遠不並立也顧彌遠卒後德秀及
魏了翁崔與之等衆君子相繼為相號小元祐
亦復無救何也侂胄十四季彌遠二十六季共
四十季矣雖有善者如之何

史嵩之而以蠱毒殺人古今小人害君子者嵩
之最烈而不居其罪彌遠其从父也豫卿其从
子豫卿以書諫亦暴卒自古邪正不容容君子
之絕小人未必能以義滅親小人害君子則不
知有骨肉矣為小人骨肉者不可不知

濟王竑為寧宗皇子刻已思竑彌遠見之言語
筆墨何其不密也彌遠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
知故僅廢得不即死彌遠小人而有忌憚者殃
宋代小人概無漢唐弑逆事晉夢炎殺天祥却

欲活訪得夜氣尚存當時小人誤國如槍低車
似道皆有夜氣前此王呂章蔡等無夜氣

孟拱戰功在襄陽間兼治水全才也忠而有能
清而和溫而厲尤全人矣盡瘁王事却接見遊
客焚香掃地贊易談佛人間好事無不作過

羅檢來前道乾祐山天書冠萊公辭之召入中
書唐門生止之公不擇卒得竄此二箇生不應
失其姓名可嘉也兀木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止
之此一書生亦不應失其姓名可誦也

吳房美作長二千傳指蚊蠅也槍怒而竄之頃
黎子方陷于賊歸來作四蟲吟以蚤蠅蚊蠅蝦
喻數亦甚佳當與凝碧池頭共白也

趙時賞劉子俊皆假為天祥以代死元人執天
祥與子俊各盡其偽遂烹子俊此紀信韓成事
也君父所不獲得之臣子者天祥何感人至此
人之欲善何至此極耶紀信韓成君臣之分尚
未定而代為死可以為難矣

希夷論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知來如鼓往矣

三既定而人事合之熙寧元豐舉朝占夢秦韓
史賈洵妖孽豈人類歟

史嵩之起復明亡不肯去也賈似道却終日以
去要君至理宗泣而下拜晉之真一妖也理宗
視辛亥不更昏亂歟

德祐元帝五月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謚此
目國言在漏刻間何暇及此亡等又何以傾動
人國至此帝昀居山舟中陸秀夫猶書大學章
句勸帝來代道學結此一果是時官民二十餘

萬身船舟中帝昀舞象之子何知天子何知死
社稷皆棄為之噫
張邦昌大逆也賴呂好問令之奉璽立高宗轉
禍為福自古學問人能防于未萌敗于既錯救

于亡敗如好問竟起死肉骨矣

願園文集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談史 卷六

歐公論五代禍福倚伏總由善惡何言之陋歟當時五十餘年天地人皆發殺機盈天下皆禍也安所得福也。在深山大澤中耳。天子寔賊頭。將相皆無賴亡命走死地如不及何得言善世。外如陳希夷藏器如趙學究庶幾福人善人宋初開科應試止三人不成一字五十年天下無一書生悲夫。

五代史王鎔傳前後左右或恩或怨皆殺機也。買首而後已危矣哉。惟嵌巖中乃有活路耳。鎔等祗金革走死地却又鍊藥求長生正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踰垣斬首袖之而出可咲也。又此等鍊丹輒聚集女色共與色皆死具而亟亡生耶。

太祖即位諸侯之強者皆稱帝李茂貞但稱

岐王而妻爲皇后近日荆楚風俗婦人尊稱過于厥夫觀此一咲茂貞年六十九以疾卒諡忠襄自古豈有白頭賊此賊頭白矣。

溫韜掘唐諸陵惟昭陵最固宮室閭麗石函鐵匣悉圖書而鍾王筆迹如新遂傳人間鍾王非此不存非此不顯洵神物也歐公作溫韜論以周太祖收拾不然一語似有旨似無意文情最妙東坡不及。

齊克讓愛朱瑾妻以女瑾因親迎伏兵虜克讓自稱晉後有如此人類耶後卒不得其死也乃爲厲鬼自護其骨得立祠其墓上土可以止瘡如扇鵲然皆足紀異。扇鵲墓土可治病

郭崇韜閩門受戮康延孝疑懼反自古功臣計必退一策不則竄跡可耳而必不能爲哀哉。李守貞發兵賞賜有掛甲錢班師有卸甲錢范延光云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明季馬卒一錢步卒五分。

沁州刺史郭饒子復州刺史延魯父子皆以廉平自勵當時天子將相皆以賄賂困敝民力而郭氏父子以善政得民心亦足紀異顧予憂蟲之見謂此時作好官何如不作官

王進由盜出身以善走得官至周太祖爲節度使卒贈太師當時仕路如此

晉高祖起太原安重榮將赴其招其母與兄止之重榮卜之以射一發而中後果驗也及重榮反其母又止之又以射卜亦一發而中其母乃

蘇軾卷六

三

許之竟斬首可爲信卜者之鑑重榮曰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爲之爾三代取天下以德不以力秦漢後鬪智不鬪力七者死道也

孫吳享祀武烈以其初爲長沙郡王奉祠于湘古人重循吏雖王侯不以易也宋太宗云翰林清要朕常憾不得爲天子亦思爲翰林耶

東坡議呂恭爲裴延齡壻竊訝其不情將令恭出其妻耶王敏弘妻弟桓玄要之敏弘曰我不能爲桓氏贅壻別船送妻彌年不迎徑有此事

元順帝時集賢學士蘇天爵興華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時比之包拯而無救于亡國可爲人不足適政不足諫注脚

劉文靖名因至元二十八年被徵辭疾與宰相書詳懇出于至誠自道原非高隱爲病所廢適見其高也歲餘果卒年四十五其書不欺矣要知欺更好

元成宗賜家鉉翁號處士以壽終鉉翁可入高士傳可爲亡國臣子法

陳師中使言者劾陸秀夫張世傑曰此如何時以臺諫論人唐僖宗入成都衆朋黨當亂難時拜求田令孜提翰林學士漢獻帝時御史乾沒賑饑米尚書餓死墻下臺諫詞林御史尚書四者皆古今顯官要地美缺也錄此博笑

金主亮畫臨安湖山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出師六十萬全似符秦國人立完顏雍兵敗無歸何其符節歟

元制江南人十等一官二吏貴之也七匠八娼

九橋十年賤之也。儒乃在娼之下，丐之上。

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爲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二門，輕重有差。因思伏蒲直入皇后內宮矣。

邊外之長技在騎，中國在車。七制既失，又在火政。

陳湯云：胡兵五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猶三而當一。漢人喜事，凶奴以此耳。後此漢兵十不當胡兵一矣。

卷六

五

屯田起自趙克國，盛行于三國者，其時民盡爲兵，田盡爲屯也。法之盡善而有利無害，古今一揆者，惟屯田。非特持久，正復應迫，畫野措具，不過旬時，百穀所宜，四時皆有，生熟百日，不可勝食矣。以天下之大，起科民間，築舍既定，郵傳濡滯逾年，饋餉不至也。三代以上，寓兵于農，又以封建故，納粟納極，各在五百里內，無所需此。虞書猶憂以命皋陶，以刑代兵，有司寇無司馬也。苗民逆命，禹徂征，相卽爲將，偃武修文，以德

代兵也。治內不治外也。商書于戈省厥躬，治本不治末也。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守多于戰也。文王西征北征，亦止城守，未窮兵也。曰不殄厥愍，曰號曰喙治，以不治非如後世求得歡心，稱臣款塞也。宣王而始攻伐矣。蠻荆方叔，淮夷召虎，玁狁吉甫，皆以相爲將也。玁狁極北，蠻荆極南，征伐玁狁，蠻荆來威，以聲爲實也。文之伐密伐崇，宣之出征徐方，皆自將矣。不大聲色，王猶允塞，猶然以德不以兵治本不治末也。

卷六

六

三代後，燕趙秦築長城，自守爲得體。趙李牧居代，雁門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積數歲無所得，表皆以爲怯。已乃一戰，十餘歲不敢近邊，爲古今邊將之首。趙克國，擊先零，臨摹李牧耳。有由余，則有韓王信。中行說等輩，夫有女戎，則有和親矣。有單于入朝，則有天子蒙塵矣。並行不悖，並育不害。天地本大也。陽勝陰，七勝陽，皆愆也。

唐諸臣突厥以起兵，則庸蜀羌蠻，微盧彭濮，故

事也。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嗚呼！通外謀逆，乃爲聖人歟。吐蕃入長安，代宗走陝州，吐蕃仍立唐子孫爲帝。契丹亦冊立石敬瑭矣。靖康時，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已又立劉豫爲齊帝，皆無志于中原，中原入其手而不取也。

趙克國遷先零于內地，馬文淵徙當煎于三輔，遂爲東漢患。費至八十餘億，五胡亂晉，亦猶是也。宋徽宗以禦邊則減于金，借元以禦金，則減于元，中興外不可取其利，不可得其力也。明初汪胡爲崇罷中書省，置直文淵閣，夫以任相非其人，因廢置相何其誣歟！直閣得上通，不得下令，得陰攝，不得明攬，畢竟位尊而任重，自若也。金華青田後，楊文貞、文敏、文定、李文達、彭文憲、商文毅、劉文靖、謝李文正、張文忠、楊文襄，後先稱盛，迨張桂以片言握國柄，顛倒天下，而相權以重，極于分宜，無所不至矣。鄭楚才美以駭客，無足觀，後此者不思二百年之利，藉口一

日之失，將衆分其權。天子又將獨斷，于是相臣陰據重任，而外借衆撓以飾短，相諉相推，而天下自此有廢弛之患。論者謂先朝如文靖、文清及冊徙永嘉、安仁、南海、貴溪，用不一途，議破資格，不知國家視此至重，故常得其人，其必由詞林也。謂取士帖括不諳經術，俾之讀書，又或纂修國史，卽魏相好觀本朝故事，意培養數十年而後大用法，盡善也。法久而虛則無其實，法人而英則盜之偽，惜哉！

宰相選任宜專，仲長統劉頌、蘇海父子之議善矣。明朝宰相權極重，于萬曆之初嗣後乃極輕矣。自戊子至庚申三十二年，幾二十相，自庚申至丁丑，未二十年可五十餘相，倏立倏易，竟同兒戲。而天下廢弛以有今日，可爲嘆息。萬曆時相愈尊，位愈虛，百疏求去，屢徵不應，迨崇禎末年，賜帛者踵相接，可四五人，端揆一席如坑穽然。正、漢初，頭首涕泣不受印綬之日也，而經營故土，復不乏人，何憂也。歟！語曰：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既非其人。不應得爲大臣。既爲大臣。安得不以國家鄭重此席。培養數十年而後用之。既已用之。又復疑之防之。甚至殺之乎。假使培養。端揆適得元兇。此亦百年不數見之事。安有旦暮。次弟受誅者乎。自古相臣。不患攬權。患在戶位。如林甫杞梓。有幾人。其餘皆以庸。七伴食。預入國耳。

明有宗子宸濠。湘齊之變。有遶外川蜀之變。有黃蕭養。劉裂李牛等之變。時七有事而天下無可憂。至萬曆。宴然無事而天下乃不可勝憂矣。人七負國而無一可指之人。事七敗壞而無一可摘之事。亡何而盈天下皆極壞之事。與壞事之人。繼起而斥不勝斥。欲起而更之不勝更矣。漢季皇甫嵩。跪陳至五百餘事。宋元各臣。有條陳五七十餘事。或七百八百餘事。或斥千餘人者。百孔千瘡。無處比下藥之理。付之無可如何矣。

萬曆之季。臂肘相掣。卽詔命不能行。銓司濁混。

不似後來之著明。而獎巧而密。大司農仰屋而屋。宋驥蠹自若。州縣積逋不可問。將作竭天下之力。無斷手日。宗法剝敝。帝室與民力兩困。九塞之餉日增。兵日耗。京營盡子虛也。遶外跳踉不敢問。貫索積寃不剖。豫徐冀兗間。往往奇民。擅管陳倉之貨。窺郡國短長。謂之通家。法不及及。及反噬。窳後礦稅一務。天下騷動。而京師士大夫佚遊自娛。日以問候往來。飲食應酬爲事。古所謂去國十年。風俗大變。競相宴樂。百職皆廢者。維此時矣。大約漢病宦官。唐病藩鎮。宋病西北。各藥其病。各救一時。萬曆無不病而全不見病。故病發而不可救。乃終日防易儲。請講學。無事自擾。吠聲不可了。何憂七歟。因神廟五十。年積弛積弊也。後來乃以嚴察失之矣。重禁之下。必多頑民。上之所防。下所競赴也。崇禎之季。是也。

張平敬以議典獻典禮。遂得秉鈞。其心非其言。秉嘗不是。所奏或問一種。近三千言。上下古今。

足折羣議未容易也。孝宗有武宗十七年何謂
無嗣無嗣者武宗也。古昔帝王如漢惠帝唐中
宗無嗣者甚多。只合繼統何須繼嗣。兄終弟及
歷代多有。必欲繼嗣孝宗則抹却武宗矣。而可
乎。予于漢王則主韓歐二公之議于興王則主
孚敬之議不忍失父子以得天下也。但以予設
身處當日朝廷則奏議之後便繳敕詰引身而
退死不受賞以免千古迎合新主之嫌以明大
公至正而無私且百疏力救貶黜諸臣彼自各
得其一耳何可加罪予每怪韓歐二公不盡呂
誨范純仁呂大防等聽其罪貶若孚敬之因以
進位乘權尤同狗竇矣。

太王寔始剪商文王以服事殷而屬武以大事
曹孟德司馬仲達皆不自帝而爲其子謀何獨
不容于誅歟。倘讀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
入因思伯夷歸文而不事武苟或事操而不從
操則所爭在親于其身否耳。君子不入有二義
是其嫌已也。孔父是也。畏其與謀于已也。苟或

是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它人不妨好學人便
不可何也。民之望也。亂臣賊子忌之。若敵國。叔
之則角翼卽君子不人之義。

張子謂伯淳優于正叔其救世志切其于今日
天下事儘記得熟記得事熟何足差等聖賢此
處亦須理會范文正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
任料亦老秀才耳。江陵張文忠弱冠讀書承天
寺遇四方遠客至輒問地方利病風土人物後
來相業強半從此中得來。昇年三十日闕朝報
手編入筭四十後不復預聞天下事自分無用
耳。

胡康侯治春秋三十年至六十有一始就殆前
知繼宋者吾邑孫中丞穀天啓辛酉典試粵西
策議正統時遼左初動遂見及後來事崇禎癸
未辟寇寶陽八月十八夜泛舟語予云寇無足
憂也。在外其或繼周者外也。明年寇果敗遂爲
順治元年。

希夷爲明逸卜筮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爵

累素爲將帥姪亦應地理耶

陳協數進阮步卒酒自是可人阮舉協修九龍
壘果成功阮亦不悞如此賄賂授受總不妨

梁孟皇以八分體贖死于魏太祖王維鄭慶以
高貨進

曹爽窟室董卓公孫瓚高臺一深一高以避死
皆不免此等寔自求禍而復思避之晚矣

陸機遇王弼墓與言玄至言史則弼不甚欣解
生前未辨此也此卽未知生焉知死印證

談史卷六

十三

霸產涇渭雖不在祠典以近咸陽秦漢都得比
大川之禮山水亦有幸也

石勒追東海王越數十萬衆歛手受害尸積如

山劉裕一人追擊孫恩五百人每見其敗如此
五百人總無一人回頭看耳

周桓王時有一湯扶風湯冢是也劉向言殷湯

無葬處杜預云在蒙縣薄伐城古帝王塚不可

考後人厝骨思爲久遠計愚矣

爲梁冀後魏爲李陵後每見小人盜賊或竄

或迷蹤皆有後其種類原不殊也有北不受豺
虎不食小人殆有甚矣

堯陵北山甫墓南二冢間有伍員祠三人不同
類而會集一處天道地道何居

吳伯武少孤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年遇於縣
市文章欲歐伯武心神悲慟因問知爲兄常棣

是究是圖此處究圖不盡

苗丘訥馬爲蛟所取入水三日夜殺二蛟出雷
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蛟不如雷耶

談史卷六

十四

建寧宮階陛咸以玉爲之華林園南園古井悉
珉玉爲之每憶秦漢宮闕山陵輒思近代日益

貧人室亦日益儉古今各不相及也宋元來何

見有神仙土木聲色事宋徽宗花石禽鳥明武

宗遊遊荒淫仍是三家村浪子耳

蕭相國買田必窮僻宅不治垣日後世毋爲勢

家所奪且問相國田宅至今姓蕭否不如且與

子孫受用現在何問過去未來

金甌錄數十萬印瀨園集以療飢也而不售適

得窘六日閱宋史穆伯長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鏤版印數百帙入京終年不售嗚呼韓柳異世且然何況予當世耶

羊叔子杜元凱皆有名心焉二子豈不自知其不朽而患無名歟鄒湛附羊公空存一名姓何益赤壁二客不列名何其嚴也二客亦不求列名高甚矣

一瓦礫耳人以貽李賓七寶用之甫四年而役劉徹墜毀之乃匣埋于京師韓昌黎銘之古人

談史卷六

十五

以意輕重物無定質也劉徹何緣亦列姓名始失體至云用以試春官登上第尤可鄙

胡廣條見中原淪沒痛切于身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地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此可爲我輩處亂世法士君子性情當兼晉人宋儒學問當具入世出世孟瑛靡事不爲而掃地焚香著書談禪延客蕭然若事外可法也

張晉公談禪理頗齊得喪有遺世之致今茶片銀錢大小龍圖皆始于丁謂咸于蔡襄以丁謂

故遂爲病民一龍團耳病民幾何哉君子惡号下流論人者亦須惡而知其美宋初君子不全君子小人亦不盡小人

楊駿遺孫登布被登截破于門大呼曰斫七刺七旬日託疾詐死孫氏兩布被此比平津更佳自古文史與書算卜筮諸家同科故孔安國侍中掌璽壺揚雄侍郎執戟自馬遷死宣帝以它官領修撰而太史遂專占候唐玄宗初置翰林院供奉以文詞經學下至醫卜伎術脩游宴賦

談史卷六

其

詩後乃侵尊掌制諸有學士之名是故詩人文人官下僚應然也乃曰詩能窮人文人命薄不亦誣乎

衛宏注漢官儀云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自唐及宋皆以宰相總監國史後人辦其誤云漢百官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位三公而丞相之上無官矣奉常官屬乃有太史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大醫爲六令丞司馬遷所云太史公者尊其父耳寔太史

也。相監修史人主觀史自是後世史職一

秦得五十二一人可當五十人也。齊得十二一人可當五人也。皆从地險言之。

建文帝臨難高舉垂老歸骸可爲亡國之王式。自天子至庶人素患難者並可式當時遁去四十人。洵蠻人也。君子不敢不愛其君亦不敢不愛其民。可以無死也。方正學以身殉足矣。何至十族。何德異姓革命。當又何若。予每不責臣子以死。惟不能死又相之則雖敬仲玄成無足齒耳。

談史卷六

十七

方正學離間燕王父子。正人說邪法也。秦檜議恢復邪人說正法也。

紀妃孕泰陵時受厄于萬貴妃。六歲始令萬知。頗似漢宣明主出世不劫如此。

議大禮楊慎王元正等撼奉天門大哭聲震闕。有何可哭。未知二百餘人果皆墮淚否。

萬曆諸臣終日爲易儲擾七。欺神廟寬柔以沽。

直耳。此怒劉光復時。何遂無一人譯解耶。土木之變。泉正盈廷。乃以軍國大事任閣振一手壞之。如英國公寺與死于敵。何不以死爭一。是而看溺乃爾耶。英宗北狩。百官群起族誅王振。仍是天下有道。

明自弘治後。國家閒假矣。正德樂樂萬曆怠放。天啓亂望也。崇禎求治而得亂者也。不應卽亡。語曰。罪已者其興也勃然。罪人者其亡也忽然。懷宗至死罪人不罪已。哀哉。金陵夢七。乃合亡。

談史卷六

十八

國之肩後此則羣盜劫主。仿佛唐末昭宣。勿作是昂觀。

張差攝學身無寸鐵。一風癩止耳。無可深求。假使真正逆謀。何得如此輕易。當時承平日久。門禁疎濶。乃爾也。紅丸亦罪止李可灼。不應株連。光宗戀也。李選侍李進忠等。豈利于易王乎。移宮亦婦人女子之常。熹宗願不快于選侍。無漸可防。三案皆君子激成之過。

楊爵被逮時。適飯麥蔬。卽與按臣同之。食畢卽

行匪但慷慨亦示諸官校以無有也臨行不內別則行囊可見家囊亦可知矣君子持正有術衆人不識也吾邑忠宣劉公遇盜室中蕭然盜嗟異之已見酒多瓮公盡破瓮以示無它明日客至不得酒告以故客曰何不晉此曰此等適有良知不可令其醉也其機警如此

周忱乃爲王振周旋何況項文耀信于謙安得拒絕語曰貞不絕俗爲君子者不可不知

兵家皆以少克衆不但兵不可多將亦不可多

談史卷六

正統己巳如晉之敗泌極將相之選矣

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作官快事在敢爲非矣

從昏飯牛至直半何得直半飯牛分明要路耳吾將與爾適楚國以楚恐齊也齊人爲其所迫矣奚適秦咸欲適楚兩飯牛人作怪

子胥初見王僚三日直語無殺者仍是蘇張本事想其胷中有許多材料方成蓋世之氣此人

有蘇張之智洩冶屈平之忠

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曰慎無救其言也善之時乃爲此言乎能惡人也武侯興軍救不妄下威克允濟也內傳云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氏比之多幸國之不幸故勝殘卽戎皆善人本事喜怒哀樂四字集事動衆用怒居多張說自岳州入朝戎服見上官并州兼脩國史勅賁瑒卽軍中論議李衛公出將入相書不去手

秦檜三世領史職許敬宗有孫代筆

談史卷六

二十

宋太宗自己至申不釋卷詔脩太平御覽一千卷一日讀三卷餘亦佳話也

寶太后事黃老景帝不得不讀老子關令尹喜疆令老子著書不得已著道德二經

留侯八難左相十漸條分混同不及鼂賈治安兵事疏列清楚便見文人本事宋元後條陳愈清人臣皆由程朱注解起家耳八比非細心莫辨子嘗謂唐宋詩文疵謬處惜未由此出身

漢時胡兵五當漢兵一封樁庫乃欲以百繒易

胡人消。或甚不速耶。難矣。

一筆勾。何至計家哭。果一家便哭。何得不勾。臂公失言矣。

寇準王且君子也。却有天書封禪之累。呂夷簡亦非小太。却廢郭后。侵竄公夷簡。以壯使困富公。却得人。不悞國事。

楊雄載酒同奇者。劉歆子棻。唐人云。淮王載酒過。則莽百季前矣。焦氏筆乘云。雄作甘泉賦。夢陽出。取而納之。明日遂卒。則秦美新者。谷子雲

談史卷六

王

也。郭天門與子書云。西漢無子雲。存一疑案。

子瞻云。張湯宜無後。可也。楊雄宜有後。雄何功德耶。雄受千古惡名。而文學足稱。亦非無實盜名者。

薛周季未七十致仕。子瞻贈以詩。此何足錄。坡公一生坎廝。不能丟手。正坐此愚。

王陽九折阪回車。後元帝徵之。卒老病卒于道。不知長安道。徑是九折阪耳。

范文正作秀才時。無一事不理會過。胡虜侯當

世亂後。無一物足嬰其心。某平生磨合此二語。

庚戌元日。書此揭屏。忽憶二公壽止六十四。子季適然。笑而去之。書此以誌吾愚。

祿山宴凝碧池。梨園樂工。皆泣。雷海清擲樂器于地見殺。又明皇所教舞象。皆怒目不動。祿山盡殺之。王維鄭虔自不爲此。

董卓徵申屠蟠等十數人。獨蟠不屈。竟無害。壽終。梁冀三辟周舉。竟不屈。亂賊何嘗逼人。人自棄家耳。

談史卷六

三

宋恭姬季六十矣。計娶居二十四季。猶以傳姆不俱。宵不下堂。爲嫌。時因文姜之辱。力矯之耳。頃吳中有一名士。陷于賊。吳人矯之。皆爲頑民義士矣。吳中名流。初因此人成文名。後復鑒此人成義名。此人亦有功于吳也。

稷下七十六人。史稱千人何也。越君子六千人。君子多乎哉。齊姦人六萬。亦不應許多。漢末天下各士以萬計。各士卽姦人也。虞書彰厥有常。吉哉。周書克用常人。其惟吉士。則非常人。卽凶

人也。常人卽論語有恒。

春秋所稱五伯，憂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孟子則楚莊宋襄秦穆也。憂商亦有霸矣，論語無此字。

古三十曰壯有室，老無妻曰鰥。舜季未三十，曰有鰥在下矣。二十而冠，天子諸侯則十五而冠，以娶必先冠。垂于儲貳也。魯莊公三十六歲，卽位二十四季，而未娶，亦足紀異。時制于文姜，必娶母家，而齊女待季未及耳。

談史卷六

三三

人之慧與愚者，皆不自食其力，而食于人。周末以學，尼山三千是也。不知何以得爲令宰，戰國以客。若四公子各三千，田氏任俠六萬，稷下千人，淵游思之，則齊桓游士八十，勾踐君子六千，從來久矣。漢則郡縣吏及賢良方正等科，魏晉爲九品中正，自隋至今，用科舉而盡天下皆爲諸生，合計天下廩增可八萬，附學可百萬矣。頃乃大減原額，文生裁一二萬，天下大縣有童子應試多至二萬者，願取十五人，何以爲士。

子地亦惟德行文學政事言語有儒者風，筆耕舌耕，待聘待徵，祿在其中，正未可量耳。石田亦各有秋。德行文學之士，取給于天，不給于人也。然原額不久自復，與戊春與諸姪孫語。

人生輒輒寂落，命也有性焉。蓋德性學問，于是徵矣。或竟以是終，或用晦而明，語曰福善禍淫。要知君子亦素患難，非皆自作之孽也。不疚則無入不得引咎，則內力益深，茹苦耐久，凡皆爲其難者耳。偶錄于左，俾君子知所處焉。高士傳

談史卷六

三四

皆錄其安且吉壽而康者。予乃摘其坎廩无妄者。維時岩棲二十餘季，借以自況云。戊申。文王姜里七季，諸侯皆從之。四。○唐中宗在房州，一十五季。○明朝裕陵北狩一季，南城七季，共失位八季。○建庶人幽大內，五十四季。○晉公子出亡十九季。○范蠡浮江湖十九季。○伍員至吳退而耕野五季。○列子居鄭圃四十季，無識者。○魯仲連辭平原君去，二十餘季，不復見。○屈平被放，九季不復。○蘇武杖節十九季。

○杜根爲酒家保十五季○韓伯休賣藥長安市三十餘季已入霸陵山又十季○周紹竄隱杜門絕人事門巷荆棘十餘季○何休磨錫十七季注春秋孝經論語○夏獲剪鬚易形入林慮山中積儲三季○袁閔土室十八季○蔡邕亡命江海十二季○趙岐逃難四方賣餅北海市中數季○戴孫嵩複壁中又數季共九季○管寧坐木榻五十五季未嘗箕踞○楊彪稱脚掌不復行十季○范太宰繁寢所乘車不言不履

談史卷六

三五

地者三十六季○鄒文西園七季未嘗出入○陶弘景隱句曲山四十季○顏延之屏居不預人事七季○房琯少好學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季○陸贄貶忠州十季注方書五十卷○柳宗元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凡十五季卒季四十七妻蚤死子四歲時元和十四季韓愈以是季貶潮州刺史四季還京○呂蒙正爲父所逐居僧岩龕九季登第○司馬光論新法居洛十五季○蘇軾自惠州徙

昌化七季始徙內郡○蘇轍築室于許縣頽瀆遺老不與人接終日然坐者十季○王定國坐東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裡五季面如紅玉○呂祖儉安置韶州讀書賣藥草履徒步其文爲大愚集遇赦量移高安三季卒○劉安世爲章惇投荒七季蔡京相復連謫七次卒季七十八○陳瓘謫合州五季○鄒浩竄昭州五季○張九成謫居十四季庭磚雙趺○趙鼎安置潮州五季杜門謝客不談時事復移吉陽軍三季子汾

談史卷六

三六

侍行○韓世忠解兵謝客遊西湖十餘季○李嗣山中絕世四十季○張綱以檜致仕卧家二十餘季○劉子翬隱武夷山中十七季○辛次膺爲檜流落二十季○林大中爲侂冑屏居十二季○魏了翁謫靖州築雀山書院杜門六季著五經要畧○郝經拘于宋十六季撰修續漢書○洪皓在金十五季歸貶英州九季○文天祥土窟中三季一云在燕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三季○謝枋得變姓名入山麻衣躡屨已又

賈卜建陽市、屢薦辟入京、不食死、凡十五季。○
夏原吉諫文皇壯征、繫內官監、籍其家、三季。○
黃淮同楊溥獄中十季。○岳正逮獄拷掠、枯謫
肅州、六季。○劉大夏戍甘肅二季。○王守仁龍
場驛三季。○楊爵在獄七季。○楊慎戍滇南三
十六季、受蜀聘修志、又修雲南志。○舒芬甫通
籍、卽諫南巡、已復議大禮、杖竄不次者十季。○
沈束獄中十八季。○王世貞居喪三季、始茹葷
御筵、十季始具衣冠預燕會。

談尺卷六

三七

予乙亥冬、坐郊外菴百日、戊子休夏、奇峯山
一頂二百日、皆止十餘步、頗有建陽西山意。三
十季末、閉關、每以歲計矣、學者雖履安吉、須
懷苦致、因意古聖賢事、錄于右、其歲月不可
考者、未錄、漏遺自多、明季無信史、故闕。

經鋤堂詩稿八卷
唱和詩二卷
花信詩一卷
北上錄一卷
集唐人句一卷
詩餘一卷

〔清〕葉奕苞撰

清康熙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序

余老歸空門濶疎翰墨歸
子元恭過而詫曰鹿城婁
水才士蔚起以探珠採玉
爲能事緯蕭之人至矣能
終爲驪龍之睡乎余笑而
不應近示余賞花諸記得
呼子德下斷句詩禪誦之
餘挑燈長吟癢二狀如不
自禁久之乃已少時葉子

經鋤堂詩序
錢一

九來以近刻詩見詒開卷
見德下敘讀之而嘆斯所
謂崑山之人以玉抵鵲者
耶元恭之甚我宜也九來
爲童子時背碑覆局賦詩
驚動長老長而學益殖才
益老杼軸性情鈎貫風雅
爬梳於物情世變七言歌
詩尤爲夔厲如健馬在御
蹠二不能止要其天才激

經鋤堂詩序
錢二

越鬱負秀氣挾剔剽賊傭
販之病合於自狀呼葛二
子之序庶幾似之皇甫持
正稱顧逋翁之詩謂吳中
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

錢三
經鋤堂詩序

鶴唳與虎丘天竺佛寺鈎
綿秀絕出其中間翕輕清
以爲性煦鮮榮以爲詞故
非尋常所能及崑山一峰
秀出海上奇石空中玲瓏

漏穿文人才子飲食其輕
清鮮榮之氣玉壺金膏湧
出筆端穿天心而出月脇
誠有如持正之所云斯世
之割剝補緝剪紙花畫死

錢四
經鋤堂詩序

水者宜其日刼相倍而不
能以幾及也當勝國末楊
廉夫以風流儒雅主盟江
左崑士之傑出者郭翼義
仲袁華子英呂誠敬夫皆

出其門而鐵雅之道益尊
余昏忘失學九來以禮先
一飯俾序其詩有深媿焉
狀鐵翁老不解事酒後耳
熱塗藁醉墨猶欲與諸子
掉鞅決勝余今爲啞羊僧
憑軾以觀文戰風檣陣馬
鯨呿鰲擲髣髴齋鐘佛火
間日晏而歌聊以送老其
暇逸過廉夫遠矣書以序

經鋤堂詩序
錢五

九來之詩竊以自幸元恭
又何以甚我也

順治辛丑涂月虞山蒙叟

錢謙益序



經鋤堂詩序
錢六

序

自余兄弟少時偕里中同志爲
文會卽與葉子九來相善其時
葉子尊人白泉先生治別業於
城東南陬曰繭園鑿土爲池壘
石爲山種松栽竹雜植花卉於
平岡曲磻四時濃蒨之色不絕

經鉏堂集序
徐一

於目白泉翁黃冠野服時時坐
籃輿往來從諸賓客挾伎奏樂
登眺於其中而葉子輒能發爲
詩篇以佐其親之娛樂余每當
文罷酒闌乘月過之葉子卽淪
泉烹茗以相待管絃初歇風露
冷然宛如昨日事也白泉翁捐

賓客葉子受別業四分之一懼

先志之湮沒拓而新之疏泉鑿
石復爲亭榭軒閣地不過數畝
居然勝於舊觀葉子茂材高等
累次不應有司試朝夕於其中
讀書賦詩雖無向時聲伎絲竹
之盛而四方賓客之過吾邑者

經鉏堂集序
徐二

未嘗不一詣繭園主人欣然倒
屣剪園中蔬韭嘯詠竟日以爲
常沉澁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自
少爲詩歌古文紙貴吳下自屈
宋蘇李以迄金荃香奩諸體辨
之至精家有賜書殘編遺簡蒐
討鑽研不遺餘力登樓送別廣

筵曲讌葉子詩必擅場才思敏
妙下筆千言滔滔不竭其家聲
焯赫羣從兄弟方以學行功名
顯於中朝顧獨偃仰數畝之
宮絕無意於榮進有問之者輒
笑而不應葉子蓋真以適志爲
樂而一切外物不足以動之者

經鉅堂集序
徐三

歟余考典午人物如王逸少流
連景物游目騁懷一觴一詠可
謂翛然絕塵俗矣而其抗論時
事言發必中謝安石隱於東山
比跡箕穎有終焉之志及出而
經世聲施無窮夫其徜徉山水
之間有性情與經濟存焉而非

嗒然塊然者之無足關有無之
數也葉子方杜門却掃而吾中
丞隴干公俞分守單使君之請
舉葉子博學宏詞應

天子明詔葉子其能長守丘園
乎余因序其集畧述少特游處
之槩以逸少安石爲擬告以卷

經鉅堂集序
徐四

舒進退無所不可毋徒適一已
之志爲樂其諸兄聞之當以余
爲知言也若其學有根柢發榮
揚葩所著詩若文海內士大夫
皆已傳誦故不具論云

康熙戊午夏六月同學棘人徐
元文謹序

序

鹿城葉子九來余世誼也甲戌歲尊大人白泉先生爲余邑外史余初試遊庠肯方角卯先生教誨余如父視子至今薰葭佩素苜蓿留香憶同昨日事耳三十年來拜

命吳中復與白泉先生暨九來朝夕聆塵言每過蘭園風雨話舊語語猶擲金石九來因出所著詩集示余其所爲詩類多家庭唱和之什則青玉遺細昆季後先之吟則紅綾分餅與夫友朋誌韵月浮幽澗之觴花鳥怡歡春滿曲江之句此洵言出

吳序

性情皆從三百篇得旨意以余視九來骨賦梅花神清秋水明月胸中青蓮舌上不啻開府參軍今復出矣宜推爲騷壇執耳何多讓焉余本風塵勞吏荆棘硯田久矣溯疇昔白泉先生之教余者不可復得豈惟不能詩并不能讀詩幸九來以詩示余余強爲之讀因強爲之序猶如登葉氏父子兄弟之林花鳥朋儕之下而共爲之分卮唱韵洵人生聚會文章一樂事耳則葉子經鋤一集寧止後來詩學之宗今日虎溪之苜蓿昔年蛟穴之蒹葭安在非白泉先生家學之環映哉是爲序

康熙五年上元日糧漕使者前上年家弟吳江偉

幼兼氏題



吳序

序

吳門同學弟尤侗悔菴謨

古之人不得志于時往往發爲詩歌以鳴其不平
顧詩人之旨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抑揚含吐言不
盡意則幽愁鬱抑之思終無自而申焉旣又變爲
詞曲假託故事翻弄新聲奪人酒杯澆已醜壘于
是嘻笑怒罵縱橫肆出淋漓極致而後已小序所
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至于手舞

一 尤序

足蹈則秦聲趙瑟鄭衛遞代觀者目搖神愕而作
者幽愁鬱抑之思爲之一快然千載而下讀其書
想其無聊寄寓之懷愴然有餘悲焉而一二俗人
乃以俳優小技目之不亦異乎予生世不諧索居
多恨灌園餘暇間作彈詞辟如學畫不成去而學
塑固無足比數矣然當酒酣耳熱仰天嗚嗚旁若
無人者其類放言自廢者與若吾友葉子九來門
地人材竝居最勝方以文筆掉鞅名場夫何不樂
而潦倒于商黃絲竹之間疑其游戲及之耳雖然

以葉子之才荏苒中年風塵未偶豈無邑邑于中
者忽然感觸或借此爲陶寫之具未可知也是則
予所引爲同調者也嗟乎歌苦知希曲高和寡安
得徐文長搥鼓康對山彈琵琶楊升菴傅粉挽雙
了髻來演吾劇者雖爲之執爪所欣慕焉彼世間
院本滿紙村沙真趙承旨所謂戾家把戲耳何足
道哉何足道哉

才子江屬身

二 尤序

序

詩有自朕之音節焉非學詩者可以篇章句字尺寸而求之者也夫尺寸而求合其不合者必多若近代之所稱詩家吾得而見之矣其卑者竊取一二唐人之近似以應給一時之贈荅酬唱餽補綴牽率支離其高者亦好自用意而學問蹇淺鋪張幹旋氣力滋費彼是二者之病吾亦不得而指之也讀之自首至尾一唱三嘆嘗覺引于吾之心思者有隱隱弗貫之憂而歷于吾之口齒者有格格不諧之患是則真病也夫病者不知其病而隱

經鋤堂詩序

朕以深卽合者不期其合而率朕以至是所爲音節之自朕者非歟自朕者道也則音節非粗也蓋存乎氣體風骨之間者也吾友葉九來氏以名家世德妙年敏悟揮灑篇章動盈凡篋典麗而多風流逸而有則予獨謂九來之于詩絕去近代作者二病而于自朕之道無不合非譽也九來蓋得乎中唐之旨趣而氣體渾成風骨蘊藉殆或過之者有識當以予爲知言矣昔人論顏謝優劣一以爲縷金錯繡一以爲初日芙蓉而樂天之稱微之則曰筋骨軟于綿合是二言以言詩氣體風骨之自

朕者道朕可悟而亦可以知九來之詩也九來雖未絕知遇於時而好與林泉逸士遊退朕不勝衣恥以門第矜詡人卽其所刻詩方盡削其酬應于名公鉅卿者而獨存夫抒寫性情之作其詩可知其人可知已夫詩韻事也而能之者類非俗物今使有人胸中靦靦趨勢慕利與市僧屠沽人無異而強與乎騷壇風雅入分章蘇州李青蓮之一席以共爲此灑朕出塵興會流連之事欲其矢口涉筆糞土陳腐不滌而自去微妙清虛不集而自來必無是理由此言之彼詩道之合于自朕者固不

經鋤堂詩序

得于詩求之豈徒不得于詩求之也哉吾論九來抑可以概天下之爲詩者矣同學弟呼谷德下撰

序

九來方童子時賦詩卽驚其長老年十七八薄游
桐廬渡錢塘登嚴灘跋涉山川浩賦興懷歸而出
其詩數百首引商刻羽含金吐玉居賦一時作者
也吳門林若撫詞場耆艾少時及見湯臨川義仍
相與酬唱過崑山讀九來詩爲之歎伏連床刻燭
窮日竟夜卒之氣盡而止蓋九來自少時詩名已
滿吳中矣十餘年來以試事三至金陵同行諸生
簡鍊揣摩期得一當九來視之若無有也方上雨
花臺問桃葉渡吊晉代之衣冠悲故宮之花草得

經鋤堂詩序
卷一

詩盈帙歸示同志九來天才橫溢文彩爛狀他人
嘔心着地慘澹得之者九來出之蕭然故縱筆所
至絡繹奔赴如羣濤之歸壑紛狀以解若秋風之
着木蓋他人之所造者人而九來之所遇者天也
用人者勞而鮮成用天者逸而易工其爲道寧獨
詩云爾乎九來所賦詩度已逾尺不能盡刻也刻
其一二行世而問序于予予爲綜其大略報之旣
而慨賦告曰吾子之辱交于予也子之兄水修實
先之時予之年二十有五六矣子之兄視予十年
以長吾子則少予十餘年也俯仰歲月爲時幾何

子之兄委骨中野者幾二十年予以流離世故亦
抱白首無成之恨蓋年之壯者旣已死少者復已
老卽吾子亦成壯夫視予曩者交子之歲齒已加
長矣狀則身世無嘗之感譬之駒馳電激良足悲
也而吾黨所以垂令名圖不朽者豈徒雕蟲篆刻
爲足矜乎九來爲人虛懷尚往樂善不倦聞斯言
也必有喟狀而興者矣同里葛雲芝撰

經鋤堂詩序
卷二

序

玉峰爲吳中勝槩之一其山翡翠其水詰曲其人
惠外而秀中殆別具秀靈之氣者歟余弱冠請婁
東經過信宿以不得交諸君子爲憾忽忽二十年
復浪跡過之徐子原一作平原留因原一得交葉
子九來九來固予二十年寤寐中人也一見若平
生惟出經鋤堂詩集漢魏三唐體無不備亦無不
工諷詠數過令人辟易予每謂人無至性不可與
言情人無至情不可與論風雅今九來詩中如雲
蘿日月慟哭鼎湖魍魎龍蛇傷心原上此惟九來

經鋤堂詩序

忠孝性成故一種纏綿悱惻之致淋漓紙筆而遇
物紀事攬勝贈言直是情深一往非徒拾靈均之
香草巧杜陵之殘膏已也他若花信倡和則寫幽
懷之芳訊托松筠於友聲花間餘響則古調寄其
雋思冰腸發爲麗句天地間友朋之樂應莫過於
九來文章之樂亦莫過於九來非別得秀靈之氣
而能若此哉沈約八詠後人以之名樓炤映千古
况吾九來以英姿博學字挾烟霞他日玉峰之巔
定有以花信得名者接踵酬和其炳耀又復何等
予行矣溪山如昨花信長存以二十年前之相思

更爲後二十年之相思布衣野老再整舊遊斯時
也九來當別有以教我武進年家弟薛眉撰

經鋤堂詩序

序

余第九來自弱齡時操觚握槩掉鞅詞壇迄今二十
十年海內文章之士歛手避之不敢與齒或曰九
來其不可方物者歟吾嘗從之游不見其常讀何
書也入其室史集紛紜筆硯狼籍而已乃其作爲
詩文諸體畢具雅誦成河子墨如霧斯何術而朕
與或曰九來夙稟殊姿人莫能及故縱筆所至文
采爛然蓋用人者勞而鮮成用天者逸而多功也
余曰不朕余家自文莊以來代有名人伯父水部
與先人奉常兩先生總角時即以詩名驚其長老

經勛堂詩序
兄一

壯登仕籍剔歷四方所至輒有撰述晚丁世變投
老故里子山江南之哀臯羽西臺之慟以爲身將
隱矣焉用文之故生平吟咏多不求知於世朕而
流風餘韻漸染熏灼一時羣從子弟斐朕各有以
自見而九來更魁奇桀出於其間則其以詩稱於
天下也豈無所本而朕歟九來之才及時用之薦
於清廟陳於明堂乃爲相稱顧一不得試而徒發
爲山巔水涯娛憂紓怨之言則其詩之窮而益工
進而不知止也又曷怪歟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
修厥德朕則自茲以往予之與九來相勉者或更

有在而不僅區區修詞之末歟九來集成索序余
以九來之詩固不待予言而傳也若其所以能詩
之故則非予言莫之能傳也兄方謫謨

經勛堂詩序
兄一

康熙戊辰冬高陽丹臣氏置

經鋤堂詩稿

總目

卷之一

五言古詩

卷之二

七言古詩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卷之五

五言排律

卷之六

六言詩

卷之七

五言絕句

卷之八

七言絕句

卷之九

倡和詩

經鋤堂詩稿目

卷之十

詩餘

經鋤堂詩稿目

五峰試水玉蘭園
 管竹可謂
 經鋤堂老無浪訪
 世遺記性
 成親出獨石
 以改作茶肆
 多上采風
 依經鋤堂
 范集日
 海言可款也

經鋤堂詩稿卷之一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五言古詩

雜感

日涉牆東園門雖設長閉高梧響殘秋不風落幽
砌感時婉無成昔人警川逝抱膝欣有托長嘯出
烟際

老松巢獨鶴飛鳴遠孤亭中有忘世士讀罷南華
經撫琴一再嘆無絃誰能聽媿爾九臯上聲聞達
杳冥

經鋤堂詩卷一

鼓琴向子期伏歷遇伯樂黃金鑄斯人九原胡可
作山鷄笑丹鳳神龍讓尺蠖從來知己希孤懷寄
寥廓

久釋徇物憂近得軌幽僻籌燈理殘書古人永今
夕黃唐既莫逮歲月徒朕積呼婦熟新蕸霜蝨月
中聲

未富却憂貧既貴頗忘賤虫虫紛枝求末路奚能
見寵辱不旋踵疾若橫江電何如掩蓬華天真葆
獨善

北山有奇石珍貴等璠璣無端巧匠斲乃至滿其

初膏煎及香熏自取良足歔願抱荆山璞賤同櫟
與樗

苦雨

十旬不見日林花委空堦西隣賣美酒安得舒我
懷白田停鵬鴛飲啄鳴啾啾鳥知田不耕官賦從
何賠屢書大有年未厭狼與豺况藥捕蒔候商羊
復爲灾吾欲叩天關鞭起羲和來

勝公自古南歸見過

勝公本儒生理學素淹貫挾策干諸侯風簷氣浩
瀚獻玉足屢刖投珠劍頻按嘗笑守錢奴成名驕

經鋤堂詩卷一

里閭脩狀標人羣迴似摩霄鶴抱膝工苦吟操觚
美柔翰山水宗王維畫馬師韓幹但聽浮圖言判
若河與漢羅拜古佛前袒裼巾獨岸忽焉乾綱崩
四海盡糜爛氛祲縹蒼穹日月失昏旦匿影陽城
濱北望日長嘆汨羅彼何人抱石水汧汧仰見樹
頭烏反哺思古諺庶幾歸空門織蒲有公案初駐
桃花庄家務手勅斷小女寒裙啼暉子出門喚掉
首乃西行不復更回看勇猛割塵緣天花雨爛熳
神龍乘烟雲良馬脫韉韉被登萬峰逃名若遠
窟剖公了妄因今之可與璨證寂契心源一柱砥

狂瀾相依叩元要三年逼捷叙注思而發赤轉語
背決汗覺地忽洞明耳目皆奇觀草沐時雨榮春
入層氷泮是時歲大饑山廚減午爨偶隨出岫雲
憑眺恣游翫歷訪耆宿問行脚豈畏懷古南甞安
禪收公試拈讚何異漆投膠不殊火叢炭譜系續
傳燈密印授夜半東還拜老親登床寧破幔母問
爾從祖擊鉢又何侃恭簡公督學于廣過曹溪手碎六祖鉢師言有
無空道不在圭瓚頓漸自殊姿儒釋總弗叛枉顧
南陽廬開示鮮欺漫遠憶納交時予髮燥初冠嗟
跼竟無成單衣不蔽胷終朝嘆栖栖長夜歌曼曼

四 經幼堂詩卷一

穀八口寄授徒一身兼作僕不辭灌漑勞漸習耰
鋤熟破塊滋土膏陳罷除草宿鋤鑄棠液金筍織
淇園竹抓疏鑿嘴利刈割鎌聲速桔槔竟忘疲穠
臧豈知熯夕陽猶策饒曉雨便支斲區畫井田意
三覆月令錄因高卽成坡就下轉分瀆經緯縱復
橫疆理直與曲糞土沃瘠曉雨露心煩潯辨種長
以葵疾惡去惟蓄新柔既充腸掩冉亦衛足此味
敢未知同類廣其族毋駢蒞茁紫指摘蔥抽綠蘭
蕁或扶疎鈹芑自叢簇熟腊剖竹茹冷淘制蘆服
藟菌鏡可拭蒿莖帶堪束秋茹再摘稀夜韭頻剪

促爰得蒟醬馨寧厭蒜鹽濁下體遺葑非寒齋具
首藉浮瓜手互副獻芹背嘗曝茸絲雜饌鱸莖羹
薦庖肉雨甲蟄春雷烟苗展冬旭馬帶并莖長雀
弁莢葉禿元修名固奇諸葛氏兼辱江沙擷青蕪
雪深煮黃獨卷菰能拔心決明狠瘳目自適野人
趣安問有司蒼天應繁此徒歲足飽人欲釋奠愈
逡巡時祭必齋肅澹泊庶明志辛若用室慾相營
利詎專厄陳顏豈感周顒嗜韭菰龜蒙賦杞菊百
事根有餘萬錢箸莫屬小摘供嘉賓大嚼誇餘腹
難符鼎養尊却食田園福聊以卒歲年庶幾佐饌

五 經幼堂詩卷一

粥負鍾願隨翁爲隣不用卜

蘭園小厂成得曲字

老鶴凌雲翔輕鷗喧雨浴迴轡鎖松陰小亭墮澗
曲萬籟涼思紛半日浮生足柯爛樵人歸青苔沒
棋局

雨阻法海寺孔君升留飲

涼颼拂重窓寒雲翳平楚屢絕行人蹤塵接山僧
語葉響掃還積泉飛汲堪煮正爾思壺觴忽焉具
雞黍野性謝禮法新知托爾汝祛彼市上塵藉此
化城雨

征婦怨二首

明月天上圓江雲忽掩魄好花枝上紅秋風忽奪色似妾深閨中嫁夫面未識五更束裝去一年斷消息思君空灑淚痕視羅襦積小姑不知愁自向門前立

木槿豈崇朝合昏寧及曉恨妾如花容嫁君苦不早庭中一步地形影難相保何況萬里天夢多書信少掩門理舊鏡成粧亦草草只恐君夢歸謝妾顏尚好寄語遠征客秋夜令人老

題嚴子陵釣臺三首

六經堂詩卷一

冒雨溯桐江爲訪釣臺勝灘灘春漲高舟人阻遊興須臾烟霧收風趁一帆正山靈如待人黛潑曉粧靚攜杖披荒榛依稀露樵徑拾級登兩臺長嘯萬壑應跋彼高士踪適我野夫性

兩臺峙百尺坐釣寧求魚寄托在天地長與木石居豈無經濟才極目悵淪胥文叔應符讖氛祲已掃除幽懷良已遂何用蒲輪車君房號知己乃有敦迫書何況千載後過客多躊躇去之恐不速清風常晏如凡貴游大賈例不上釣臺

富春辭崔巍古祠奠其麓桐江浩瀚奔萬丈映飛

瀑松栝皆十圍不知何代木鳥語奪笙簧新香山果熟採擷供几筵再拜申肅穆莊莊漢原陵已恣牛羊收較此空山中富貴諒非福

西洞庭山消夏灣

巍峰墮層雲怒濤飛千尺激蕩成深涯回環有阡陌林薄紛蔽虧陰寒晝疑夕歲序闕炎暑居人絕締綌而我遊其間秋聲起震澤萬木爭化工凌霜變紺赤豈無千歲松如蓋擎烟碧于茲鼓遊興舍舟倚短策小憩窮縈迴狂吟振險僻緬想西施嬌此中陳舞席宛轉白苧歌清風生兩腋霸業忽周喪廢爲狐兔宅并無好事人沿洄訪古迹使我發浩嘆孤懷詎能釋

七經堂詩卷一

送杜公弼武移居浦口

吾公真天神七十氣如虎歸隱杜里門讀書分部伍肘後藏陰符絕口不言武花間綠玉杖點綴眉眉古招客細論文衛霍誠僉父且笑東陵瓜狗名若貪賈交予稱忘年曾不問風雨床頭出真訣字字沁肺腑喪亂獲苟全相依幸安堵豈期公遠邁移家棄鄉土淮南丹旣成雞犬皆飛舞落日炤長江清風生遠浦公當念吾曹吟詩不辭苦

月夜虎丘聽湘洲歌

天肅秋雨餘月迴疎林表斜暎鶴澗平倒影劒池
小迎風笛倚樓遏雲歌待曉竟與世相違此樂吾
生少

越閣對雪同方慢亭賦

層樓四炤中而面入圖畫迴風作意飛攢樹凌空
灑人境滅幽踪詩題署閑話屏曲歌轉嬌爐紅酒
殊快倒頭便穩睡那問乾坤隘

擬古二首

讀書了大義恥爲章句儒挾策干明主立談顧盼

經錫堂詩卷一

殊振衣白虎觀載筆承明廬親知境咽進寮友綰
紛趨休沐宴私第樺燭炤曜瑜蛾眉發皓齒清越
廢笙竽文鴛戲綠沼眷戀相嗚呼繁花艷綺繡錯
落榮庭隅百年鼎鼎間遭遇焉可無何必倏天素
岳石長稿枯

石城古名郡襟帶漢江流綠楊含春風搖蕩盧家
樓中有窈窕人相傳名莫愁香奩謝脂粉宛轉頻
回眸臨風理瑤瑟泠泠纖指柔屏圍不問夜帳暖
焉知秋頽陽鮮還響促漏逝更籌寶鏡爲誰妬曉
開霜滿頭及時願行樂毋使櫻頰憂

泊宜興南門

清宴樂未央丁丁玉漏歇再拜辭主人瓊樓掛殘
月南山綫吾行停桹不得發桃花夾岸紅開鷗波
上沒沉醉隄狀驚春風蕩筋骨山中謫仙人許共
六丁謁丹鑪藥大還何止換鬚髮願言棄室家守
靈運精窟

江行偶狀作

夜發龍江關平明抵京口波濤撼殘夢推篷但搔
首仰視天宇寬俯察地德厚長江亘其中萬古自
東走龍虎紛鬬爭形勢決攻守德險本相輔智力

經錫堂詩卷一

亦何有投鞭與沉鎖識者笑已久目送冥冥鴻停
歌且飲酒

志士必悲秋江行况凜冽蘋末號長風蘆中起殘
雪四顧心茫狀浮雲互興滅爰念祖生鞭破浪亦
人傑豈必恥蕭曹妄希追稷契士生固有用小大
貴自決

夏旱苦熱遣懷

頻年苦溽暑一雨解其嚴今夏火用事酷於十日
兼登高眺四野土脉鮮膏粘彌空騰絳雲赫赫崑
岡炎安能沛雨澤滋潤沐蒼黔稿葉卷庭砌倦鳥

爭隙檐東海揚沸英萬族遊釜鬻老龍久困憊護
珠墮隻髯高松首咸俯弱艸如火熾秧孫况柔脆
曾無零露沾恒暘曰咎徵乖我三農占鄙夫生穹
壤奚啻增毫纖鼠滿過河腹其欲實易厭王道重
邦寧本根在閭閻力穡旣無望應早議養恬舊漕
折百萬昨聞價議添有司急課最奚暇寬網鉗頭
額盡焦爛若受隔日疔九昏渺萬里何止堂與廉
願挽太液波霂霂極焚煥

立秋日孚若殿開新詩同至次前韵示二子

清晨北窓下晞髮誦楞嚴已而抱膝吟幽事頗相

十
檀
鉢
堂
詩
卷
一

兼須臾烈日涌撫几汗膠粘斗室類困廩四面威
殊炎方憂孔席煖遑問墨突黔亭午涼颼發一葉
振短檐耳目輒清快樂於魚出鱉爰念我良友孺
子扶風髯吟壇張偏師滅敵似楚燭溝澮逼江海
營邀升斗沾义手共聯韵徐步或分占憫時效諷
諭賦物狀洪纖忽遺錦兩幅止我貪無厭久宜叶
廊廟尚爾汎里閭想君搖筆時寄興在熙恬讀罷
浮大白不覺酒量添贈投取磨厲削儼鎚鉗詩
道痛淪胥誰能不受玷所期扶大雅砥行起頑廉
臨風一浩歎不復苦如悛

經鋤堂詩稿卷之二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七言古詩

春夜詞

海棠洗露胭脂濕。雕欄轉燭迎風泣。鞦韆新繫鴛鴦繩。花枝壓髻嬌無力。閑數漏滴睇遙天。東方星稀催管絃。畫屏幾曲白如畫。花外日高人未眠。

看勝公畫龍作

僧繇畫龍惠聚寺寺在馬鞍山巔舊有僧繇畫壁今廢兩晴翳雲護珠睡何人戲點露。虛鳴破壁飛騰水。涌地丹青活

經鋤堂詩卷二

去爲老翁時吹鐵笛過吳淞。勝公好奇拏小棹。往往獨聽當秋空。日落山銜半江紫。翁仍化龍抱龍子。鱗甲未動號長風。閃爍宛似畫圖裏。歸來坐我南陽廬。伸筆便寫領邊珠。乞師點睛任飛去。嘗爲蒼生霖雨助。

古謠

一東一西牛女星一聚一散鷺鳥亭一來一往寒塘螢一顛一倒金井瓶。

題張平山畫虎

張公畫虎天下稀。落筆響于林葉飛。此圖更得負

嶠意雙睛兀似秋鷹。饑空山懸之百獸。匪狂斃折木霧四塞。白晝樵夫不敢入。那曉官衙多白額。

悲哉行有序

乙未九月二日嘗熟陳丈崑良過蘭園酒半譚甲申三月北都事甚悉且曰悲哉南狩之不果也因記張尚書召對一事作悲哉行

日落荒城炤古寺。柴門欲關客始至。西隣濁酒東園蔬。促膝篝燈共揚觴。感今追昔甫銷魂。搔首停杯更裂眦。朔風獵獵夜未央。唾壺乍缺燈花墜。酒酣抵掌語漸深。縱譚甲申三月事。是時天子未

經鋤堂詩卷二

蒙塵。是時百官猶具位。賊兵衝突如無人。朝秣泰中暮燕薊。羽書日達大明宮。項李邦華遂發南遷議。當時繼者李明與成德一言微中至尊意。三日

被章示。和公相公纍纍皆北地。安土兼營兔窟私。猷云社稷何輕棄。天王聰明不苟作。力沮諸君排闥志。可憐客良主張尚書國維以木兵同周宣與下諸微懷宗出之

性命直爲君再賜。客從醉後隱諷之。請扈東宮下河渭。或封永定於留都。其意益與南遷類。尚書領之將面陳。假寐朝房來范景文後魏德殷勤話發密奏詞。慨切敷言俱大志。范魏問張語乃云公尚

書皇悸轉爲謀請勸江淮助餉天子欣狀寫勅

書手署東南總督字大厦將傾山欲頽兔脫乃爲

枕中秘張氏寢陳說乃借勸諭爲名以總督浙直山都門一朝告急閉九

門羽林健卒真兒戲至尊之意思南巡自擁京營

八十騎十八夜半懷宗以八十騎至齊化門詔稱上傳檄唐範兵入援守門者不敢擅啓御

封轉而之他天漸明寺人中有識懷宗者詔傳民乃亂不忍宣勅驚萬民乃

號上傳檄援使吁嗟鎖鑰皆御封門門叱止回六

轡忽崩天柱折地維滿城都樹李賊幟煤山龍馭

奇難攀母后儲君咸守義死者百一殊寥寥亦有

公卿笑相調裂冠毀冕輒繼之榜掠諸公甚憔悴

三 鍾堂詩卷二

大索十日無他求白璧黃金及酒罷乾清皇極置

冶鑪火光灼灼雜烽燧維時客詐稱黃冠四月一

門放百官士庶勸進狼狽出城猶惴惴北望號呼

崑良以道裝潛出都烈帝魂南歸願睹中興瑞誰知阮大馬士復登

壘江左不得如晉季嗚呼靈武卽位古何人南渡

臨安豈百二猶朕河北有賢豪何況金甌尚完備

頑皇 求治本聖明心膂股肱半撫貳天乎不祚

又何尤玉兔金烏走如駛庭中草已十回青白髮

鬢髮亦可畏不覺添燈話自長樽前空落興亡淚

贈橘菴鷺鷥

有客以鷺鷥遺葛師者雌雄各一置橘菴庭中

脩如也師語苞曰此散禽也僕本散人宜爲伴

惜無廣池畜之呼童貯水缸中投以小魚兩禽

飲啄自得閒立早蓼花下若不知有江與湖者

子其賦之因贈十二韻

爾本十洲三島之仙客心閑任鍛凌雲翮羞將毛

羽競鴛鴦笑却樊籠繫鸚鵡鶴唳翻嫌難自容鷗

猜不覺爲人測江湖放曠天地私葭露蒼茫風雨

適每乘明月下漁磯幸免斜陽傍鷄柵芸芸春草

立無聲寂寂蘆花飛有迹自謂優游終歲年豈知

四 鍾堂詩卷二

遭遇遘泉石片玉遙貽君子心寒霜忽墮伊人宅

未因失水漫呼號且喜得魚無撿擇廣庭蕭散恰

宜秋短蓼翩翻堪永夕主人譚笑結深盟童子周

旋効微力何必林塘始快遊苟無烽火卽樂國

次函白吳丈韻爲予題勝公畫鳳

憶予初生歲已巳崇禎御宇歌喜起丹山老鳳朝

陽鳴錫以嘉名蓋取此中更喪亂鳳德衰却隨燕

雀投蒿萊九苞六象儼抱負攬輝不下空遲回勝

公高舉出塵表寫贈一幅扶桑曉紅雲四際碧落

空翥羽橫天萬里小伏雌敢埒麗家雛勝公此圖

絕代無其意畫人不盡風評跋乃有南村吳莫將
皮相多所可山雞陸離勝于我朝遊弱水暮砥柱
幸脫金籠鸚鵡鎖

題畫寄弱水潘君 有序

甲午春弱水赴季黃門幕相得懽甚明年秋黃
門上封事遣戍遠左弱水從焉天下義之丙申
七月晦日約之方君過余笨菴搜箚中得弱水
畫余覽之泫然泣下語約之曰以若所爲極難
耳人謂弱水癡吾不敢從衆也間關萬里生死
一身當此干戈蹭蹬之日安知其或歸或不歸

耶題數語以寄之

十日閉門秋作惡雨如漏天風走壑東家躑躅西
家怙滿城喧鬧迎婚樂時誤傳天心人事兩茫狀
醒卽書空醉卽眠方禮忽來驚畫夢縱譚舌底生
雲烟撫摩床頭三尺水昨夜不平吼不止架上抽
書試幾行囊中探盡存幾紙一幅寒林矧眼明未
懸獵獵秋窓鳴凍壑無聲飛鳥絕宛似蛾眉夜半
晴兩崖相去望咫尺中有尋詩訪友客蹇驢督速
孤杖遲轉眼千峰萬峰隔吾聞昔有過關圖七賢
高踪絕代無意中彷彿類此畫驚人好手誰爲乎

猶憶此是潘潑筆坐我 文莊舊賜宅索酒頻澆
塊壘胸一樹一人畫一日人言潑似虎頭癡其癡
果不合時宜匹夫好譚天下事不肯醒醒爲人知
亂後變遷陵與谷揮毫聊當窮途哭吳郡空傳卞
潤甫杭州那數藍田叔慷慨欷歔隨季公謫去遠
陽東復東萬里一身報知己誰識中原老畫工寒
上雪花大如掌胡兒射落雙鵬響夢裏應思葉竹
堂蕭蕭白髮同愁長一代興亡鴨綠江羈人遷客
淚淙淙生綃好寫三千丈寄我城南聽雨窓

白或如彈琵琶

經鋤堂詩卷二

戊戌五月十二日鷗莊忽來四絃客朱纓縵首短
後衣箕踞花前地爲席自言此技世擅名獨遭喪
亂更有情十年出入遼陽鎮絃中輒寫邊關聲仰
天嗚嗚訴未了春狀一聲驚山鳥輕攏慢撥續續
彈白晝虛堂寒料峭初如落葉卷空村既焉萬馬
脫韁奔細於幽窓泣嬌女雄似百折來崑崙千聲
萬聲一指作譜出興亡事如昨僕似江淹本恨人
回思十載淚雙落君今落拓何所歸投老虞山學
息機他時載酒一相訪勿逐羣鷗下釣磯

張昭墓

陰房鬼燐飛似織鴛鴦泣露空村黑松耶柏耶吼
酸風白日有路行不得荒蒿離披壓斷碑狂雨洗
剔無人知朝羊暮豕縱蹂躪石虎倒臥從渠欺噫
嘻九原不可作富貴功名真寂寞桓王墓上野萊
花亦向春風自開落

秋夜雨

秋夜雨秋夜雨豺虎耽耽踞前路網罟密密圍深
浦人生正少雙飛翼忽聞朔雁凌空語陣雲高結
蔽東吳殺氣遠經亘南楚蘆中固有不羈士天涯
半屬思歸旅聲聲滴破望曉心向壁殘燈花自吐

經鋤堂詩卷二

秋夜雨秋夜雨范湯水旱君休數白田浩淼秋未
齊朱筆縱橫便輸賦可憐十室九室空荒涼新被
兵過處黃童白叟相嚮悲有口難訴此情苦秋夜
雨秋夜雨大江此日血漂鹵只有吳淞鷗社長一
幅蒲帆得其所劉伶李白不願醒臥看蒼蒼天倒
壓星河滅沒日月昏杯中有酒生佳緒秋夜雨秋
夜雨何時住瓶鼎無林尊空升米汭騰五十五

江聲

江聲鼓聲交撼城黑雲障日城欲傾迴風捲旗陣
脚動肉泥三尺飛縱橫城中父老淚嗚咽主將宵

奔救援絕萬民命繫一絲危半幅降旗字明滅府
前新令嚴秋毫家家酣睡白日高樓船一夜向東
下官軍漸次臨城壕指名納叛盡誅死周遭打糧
四十里獻俘都是下江人明日飛書奏天子

經鋤堂看月示陳祐

去年看月梅花館纖手擎杯歌緩緩履綦交錯醉
橫陳此樂每誇人世罕今年看月經鋤堂嚴城報
析愁茫茫烏飛匝樹不肯下馬嘶齒相誰能防去
年月比今年好今年人比去年老馮姬遠隔澱湖
南不知華髮添多少年年高會有陳生急管繁絃

經鋤堂詩卷二

間嘯聲江南徵兵生隱去綠林肆虐秋裝輕蕭齋
獨坐思君久踏月叩門執我手相對各驚離亂顏
況生幾不免虎口生乎生乎勿復悲中原格鬪似
諸棋當先一着惟有醉塞翁得失人焉知

將進酒

天高不可問把酒聊獨吟休聽漸離筑罷鼓雍門
琴人生勞勞不滿百何用抑鬱煩幽襟吳姬歌趙
女舞香幃繡幕沉黃土白帝死赤帝興項劉至今
同日稱曜靈俄景爲誰駐醉鄉之客皆厭醒有酒
但須飲莫問濁與清一飲但須醉莫計死與生中

山千日尚云促劉伶携鍾宜呼僮死便不埋非恨
事猶勝江淮戰骨秋縱橫

文果十笏菴拜觀崇禎皇帝御書

春雲晝昏花亂謝寶光克閤不待夜推蓬遙識故
人居草菴十笏荒山下入門就榻斟醪醴主人醉
歸客未醒夢尋光怪杳無迹微聞四壁蛟龍腥平
明山童呼客起跪捧琅函尺幅字拂袖俄驚翰墨
香繞廬但覺雲霞紫客將展卷主欬歔轉述禎

皇御宇初四方承平萬機暇臨池榻得晉人書相
公聲譽如姚宋三月歸田天下重獨留介弟直承

九經堂詩卷二

明南薰一曲專供奉不時宣入君恩深坐愛秋涼

小殿陰百尺松風吹解帶片輪山月照彈琴御書此二

天顏有喜先臣見暖閣才人呈筆硯索傳內府

白龍箋珠璣一斛攀初遍須臾滿帟烟雲生御

手親勞賜震亨肇歸邸舍賓朋美掛向山堂題魅

驚一自蘇臺走麋鹿十口伶仃身竄逐可憐車旆

歷平津何有牙籤與玉軸蒙恩感果負之趨御書

匪山家得死兵亂百死一生少坦途與君拜觀疑在夢摩

挈雙眼淚俱枯苞聞果言長太息不負君親由膽

識當時有果數十人基置中原決辦賊皇極乾清

一炬中國書零落玉熙宮鴨頭九帖今安在內府舊藏

大令鴨頭九帖虞世南臨樂毅論舊藏米芾文賦亂後朝士以百錢得者經餘不知所往

廟市喧傳顏魯公果乎且盡一杯酒萬事不堪更

回首金魚玉梳出人問石馬銅駝難世守莫謂雕

蟲士不為真龍片甲尚離奇丹書綠字從來貴試

看神禹嶠嶠碑

酷吏

酷吏來一路哭廉吏薨淚痕續同是哭聲哀怨分

今朝慘賊不堪聞轎車遙遙徐上墳滿城牽紉白

如雲天平天乎公無子有子安能盡若此廉不可

為而可為桐鄉之民報公矣見今郭公卒于官邑民營墓建祠馬鞍山

鵲築城已亥夏上海縣鵲聚田中為巢如城橫亘數里

鵲築城築城寧拒兵老鵲戟尾向風立雛鵲伸脰

銜泥行東城迎旭開西城返照迴南城戶深北城

塞陰陽背向如人推爾曷不為樓樓高風雨愁爾

曷不為橋雙星待渡遙東南之波沸似鼎願爾城

堅不受警

海卷波

東海卷波天咫尺大魚小魚似人立飛雲壓水水

醺墨羣龍無端怒相擊明珠墮空非一色若或禪

之役其室曾聞龍與三靈俱鳳麟不至龜無書今爾之聞何爲乎今爾之聞何爲乎

奉和 家大人移太行石于吟埭側韻石背

有古銘

女媧補天操異術鑿死混沌甫七日團沙聚礫訖
鬼工電掣雲崩失其一精光夜墮太行山萬五千
歲苔爛斑震川好事似米芾梯雲躡嶠偕南還西
園鉢師作夷舞太僕贈衛文節西園一石自記云形質倏倏類師率屬夷旋轉作
舞漢將栢栢類罷虎又于開門劉尚書宅購一石
晉時對之肅然俱飲客學官龍頭何足數龍學官

十一 經錫堂詩卷二

石云是朱 故家凌替廿年中花鳥凄其散曉風此
石不濡亦不熱吳淞西下歸家翁一朶如雲停素
壁豈辱秦時巨靈劈秋雨凝寒翠作衣陽春扇暖
花爲席玉山拜石舊名壇顧阿瑛東坡銘石置壇側柯并丘題曰拜石
吟罷人人洗眼看崑崙崑崙直北天猶缺精衛勞勞海
未乾

茶菴看花歌次徐孚若韻兼示馬殿聞

柴門雖設不易開閭閻積雨浮青苔春花落盡卷
簾坐二妙聯袂從何來塵寰豈淹高士跡已蠟城
南看花暇忽移柔櫓代輕車蕩破碧雲天一色精

舍繁華競洛陽嬌紅膩白相低昂地遠何人與披
拂皎如空谷幽蘭芳勞嬌燕懶風吹亞省識當時
王與謝奉誠園裏草長青啼鳥啁啾怨遙夜底須
急管間哀絃行樂應從少壯時海上三山渺難至
肘傍斗印空爲期百年鼎鼎遽虛客人事茫茫搔
首立歌呼把酒問高天不覺淋漓衫袖濕月轉梧
桐曉露明銀燭再跋移履更背吟杜甫收京句飲
律幾盡改辭痛飲非人情驚黃宿釀蟻浮綠擊壺
共唱山鄉曲鏡中霜鬢漫相侵何用虛名互奔逐
婁江之水忽西流反覆滄桑不斷愁明日殘花猶
爛熳與君重典鵲鴉裘

十二 經錫堂詩卷二

勸酒寄張盈水兼示顧五一

燭龍燒空雲覆門吳淞塵飛赤日昏巫咸不能朝
帝闕一訴少婦三年冤時苦旱仰頭呼天天已醉我
獨何爲醒惺惺彭殤一蹴等浮塵富不如貧賤勝
貴眼前茫茫集百端無過痛飲更加餐松花竹葉
春醪熟明月倒掛朱欄干北山酒徒張與顧盡日
銜盃墮雲霧岐路空師阮步兵比隣嘗笑畢吏部
霜絲滿鏡難回青與爾總角稱忘形及今不樂又
何待桑田漸次成滄溟

經鋤堂詩稿卷之三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五言律詩

西湖卽事

小艇渡西陵秦樓盡日凭
笳與穿柳妓瓦鉢倚松
僧三月天如鏡六橋水似綾
不知蘇小墓花落幾
人登

崇禎皇帝輓歌詞

甲申五月
此後題是題在五月

聖德推天縱皇圖邁數屯
不虞騁小醜遺恨悞庸
臣日月雲靈翳河山涕泗淪
萬方仇不共遏密轉

傷神

經鋤堂詩卷三

英敏同高帝憂勤邁列宗
葬無蒼阜竹昇異
鼎湖龍今古成奇烈乾坤聚鞠凶
吞聲聞野老攀
送欲相從

寓蕭山韓氏

將母嗟行役因君慰少留
質同孺子廡賦媿仲宣
樓故國春風恨他鄉夜雨愁
最憐逢驛使烽火逼
蘇州

哭長兄水修

死孝兄何悔如予淚似泉
乍愁虛大被深規捧遺

編吾父遠仍阻家書久不傳
倘聞中道計辦踊欲
呼天

數奇昔所嘆壯志已蹉跎
魑魅人如許龍蛇歲奈
何全家憂喪亂兩子困沉痾
不忍歌棠棣傷心原
上多

老人石

馬鞍山西有石踞峰巔
偃偃如人舊名判官峰
今易之

深山木石居甲子不勝書
傲俗衣冠古憂時髣髴
疎丈行追岱嶽故友憶
匡廬若問滄桑事麻姑應

讓渠

經鋤堂詩卷三

賴氏

賴姬年十五樂籍價連城
竟體百花和新眉兩葉
輕帶愁含薄怒嬌語出
微醒偶度尊前曲聲聲奪
嘲鶯

集桐君山分歌字

看盡客帆過廬空繞薜蘿
孤雲爭鳥疾遠岸入天
多勝濟青藜杖愁生白
苧歌仙踪那可問玉策閉
岳阿

出桐廬西門題柴翁屋壁

山壁環無盡綠花忘路遙幾家開澗戶一老下溪橋問訊驚人世淹留隔暮朝自朕生隱意不用賦相招

九龍松

桐廬山北岡有松一幹九枝枝皆幾圍高見數里外俗名九頭松予起句得龍字易今名

似待春雷蟄仙廬老臥龍天青寒欲雨江白迴生風未散香山社還辭麻帝封六時清籟發餘韻雜疎鐘

富春山謁嚴先生祠

經鋤堂詩卷三

少讀祠堂記茲來儼舊游猿驚人語到鼠探酒樽羞萬木懸殘照孤臺俯急流漢家崇世室可得似羊裘

送徐次桓歸嘉興

同客遊方劇先歸別自難一舟衝雨住百舌送春殘故國連芳草名園過牡丹鴛湖明月美子到家看

同弱水潘丈瑞五葛先生過維摩寺

一逕盤雲山珠林聳碧空苔荒秋過雨樹老畫生風細見尚湖草靜聞吾谷楓祇應塵外客到此詫

相逢

送朱西瑄先生代崑邑上水荒狀之京師

寄君億疋命匝月到長安鄭俠圖初上包胥淚未乾山河愁裏過朝市醉中觀不以鄉閭切寧忘行路難

荅若撫林先生宿笨菴有贈

相見卽忘年淹留少俗緣等身詩作史若撫所著詩稿甚富又手句通禪酒煮殘燈下花開小榻前老懷禁不寐話舊一潛朕

和金丈孝章十七夜月與若撫同用遲字

經鋤堂詩卷三

秉燭遊深夜何嫌得月遲行營弦正滿粧閣鏡纔缺雁語江題字蟲吟戶網絲低徊聞短笛更與客相宜

慧山

斜日半山明尋幽不計程貯泉呼小艇拾葉試孤鐙詩思因秋遠客衣旁暮輕管年曾翫月歌舞到西城

上方橋

零落南朝寺遺橋氣象雄萬山當落日獨客向秋風駟馬題何衆龍龜駕或同眼前樵牧者歸自孝

陵中

大功坊

甲第冠侯王南都第一坊賜田恩過漢開府勢逾
唐喬木今何在故宮時共荒居民閑指點短策繞
長廊

舊院

唧唧草蟲秋當時歌舞樓繁華存想像興廢足淹
留自落迎風鈿空垂帶月鉤蕭蕭楊柳樹不復繫
驂騑

大江舟中閱張籍詩用其語作起句三首

經勳堂詩卷三

江天詩景好雨後趁長風擊楫氣何壯投鞭事已
空龍歸山氣黑鴉散夕陽紅隣舫同鄉客聞歌開
短篷

江天詩景好一雁下新晴賈客乘風坐漁人逆水
行山河今日淚蕭秋向時聲萬疊波濤壯添予白
髮生

江天詩景好泊處荻花香作客欣秋健懷家苦夜
長潮平漁汎月風定雁呼霜野店開新釀停燈古
樹旁

京口夜泊

初下金山寺還依鐵甕城收帆爭隙地沽酒辨殊
聲江靜蟲逾急天高月轉清旅愁方不寐巧笛故
多情

石農荒江草閣

一棹問翁家江隨小閣斜榻淹留客雨燈落殘
花濁酒難浮蟻荒村少聚鴉巡簷梅信早如雪遍
汀沙

宿沈與可洞瀾閣

矮閣墮寒流欹眠似小舟酒醒漁榜起村曉寺鐘
收密雪攢枝瘦空香帶月浮自賦詩興發不必在

經勳堂詩卷三

揚州

送張鶴民歸吳門

十日滯婁城無人識姓名屐恨山寺遍囊薄夜船
輕別我衣初授還家月始生琴憐鍾子去橫膝久
無聲

聞雁和家敷文

愁多方倦聽啼嗷忽驚秋月下離人浦霜高故國
樓久無兄弟信各有稻粱謀弋者胡狀慕風塵萬
里投

贈載西上人

絕意住名山諸方媿爾閑雲輕多上衲雪滿一開
關放鶴思難日猶龍出世間年來更無事趺坐看
潺湲

送尹孝廉珩還楚

十年卑廩客裝束動離歌老淚懷人切鄉心逼歲
多斷水揚子渡落木洞庭波歸去看三戶淒涼更
奈何

乙未除夕

都忘髮種種此夕被愁催剪燭銷殘漏罔爐試小
盃家貧成婦嬾身賤畏親衰海上新增戍偏傳畫

角哀

虞山西行舟中漫興

雨聲愁夜泊曉起快山晴應接孤帆駛沿洞雙槳
輕小橋村店酒古木社祠鶯便買幽棲處何人賦
耦耕

憶南村

有序

余居甲子巷東面城背寺去闌闌稍遠而酬應
雜沓甚苦之偶讀陶九成南村雜興詩不啻身
在柴桑栗里間也問憶乙丙之交避地渾川鄉
依先世之敝廬不復知有城市焉遂效白香山

思酒元微之生春體以最憶南村處爲起句渾

川鄉在吳淞江南故亦以南村命篇云

最憶南村處南村小涇東耕烟十畝綠春雨一燈
紅籬短初栽檳池平屢灌菰荒蕪誠久矣轉瞬十
年中

最憶南村處南村檻獨凭春風牽渡艇夜火集漁
燈已老門前樹相期雲外僧自嫌貧過嬾傍屋起
魚舂

最憶南村處南村深柳堂晴多蜂釀足雨小燕泥
香寂寂人三戶招招水一方彈琴修竹畔不數輶

川莊

經鋤堂詩卷三

最憶南村處南村戶日扃浸堦苔甃碧映水竹扉
青世論鳬猶乙仙歸鶴是丁孤鴻分影後嘹唳不
堪聽

與先兄長別
于南村故云

最憶南村處南村遠市囂柳陰魚巨口松下飯長
腰傍寺雲迷徑開籬水拍橋優游堪卒歲自署玉

山樵

最憶南村處南村石戶農自無名姓著不覺往來
慵卜雨憑鳩喚收禾學鷺春早輸官賦外惟問綠

醅釀

最憶南村處南村落木秋日斜江上寺葉滿竹間
柳遠碧天如水空青月似鉤搗衣聲自切嘗醉不
知愁

最憶南村處南村颺酒帘赤欄風約柳白屋月鉤
簾社散投兒賁客來典婦檐總饑驅未得腰折鑒
陶潛

最憶南村處南村放犢歸花深紅印屐草暖綠露
衣一笛長風裏三江落炤圓比隣多酒伴踏月上
漁磯

最憶南村處南村釣雪天絲輕膏墮何帆重不移

九經鋤堂詩卷三

船天地容孤往江湖幸苟全故人雖貴盛狂態只
依朕

再哭大兄水修二首

門外烏頭白人間馬角生如何南去雁無復北歸
聲絕學悲誰紹孤忠不自明悲吟良木壞先萎故
園荆

反兵古猶恥偃息予增羞十載春如許七人骨未
收出門遺訓在微服亂民仇一劍鳴中夜精光射
斗牛

先兄臨行以遺囑
付也旁解其異

送陳謫公還保定

雁到朔風乾知君客思闌將離頻看劍長望祇憑
欄日落吳江動秋高易水寒驅馳南北志乃力是

加餐

丁酉江寧旅中志感

勞生樓櫓內獨往悵何之交誼他鄉見旅愁此日
知整裝防雨驟停策畏途岐回首城南寺傷心是
別離

訪鷺峰寺東上人次頤與治先輩韻

吾師真道侶茅屋寄香林閑掃夕陽下空觀枯樹
心解吟酬和少苦行歲時深憐我栖栖者爐香對

九經鋤堂詩卷三

鼓琴

次李文賓侯韻題靜較書寓

似燕尋巢至依稀記昔年別深愁轉劇喜極醉應
先小閣蟬聲裏低欄鶴步邊添君一個榻盡日炷
爐烟

宿石公山僧舍

落日射危湍扁舟宿更難路盤山一曲寺掩竹千
竿濁酒迎風散孤衾近水寒遊仙乍有夢併與荒
聲殘

堂成 家大人命名經鋤呈一二知己

小築面南城經鋤有賜名車停閣長者堂肯規諸
兄隱逐藏書蠹遷非山谷鶯相期春酒熟揮塵恣
譚清

次韻荅龍仙先生

舍傍十笏地結構類僧菴嘉友宜捫竇先生好命
驂雪晴尋古寺花發坐空潭近買林通鶴應門似
一男

贈樂菴和尚即熊魚山先生

明史標遺直吳山契上乘衝寒行市鉢持靜守龕
燈萬里家無著孤雲去未能平生湖海氣消盡一

枯藤

戊戌除夜得漢糕
戊謹信

兀坐省今昔真令萬事慵祝親餘百歲學古足三
冬野況昏庭雀新聲曉寺鐘只看吾友誤浮譽竟
何庸

貽友

詹尹無煩卜聊堅誓墓情門依千尺樹坐聽一聲
鶯老只攜詩卷貧難廢酒鐙栖栖經十載塊壘幾
時平

崑山令太原郭貞惠先生輓詞

康吏果無後始疑天道非銘旌今日定魂魄此中
依長夜號風雨空山薦蕨薇崑岡徒產石不共鬱
林歸

己亥春送徐公肅計偕

主聖急賢才春闈八月開彈冠寧後禹臺築自先
隗乍雨留帆泊微風助雁催故人京洛遠復把幾
時杯

送陳躬一計偕

十年艱一第頭黑未蹉跎難別江南酒重聽塞北
歌書成春雁遠帆卸夕陽多珍重崑山玉王明汲

網羅

雜興和龍仙先生

携枕傍深竹臨風夢自清息機翻抱甕懷舊或班
荆日月皆行旅乾坤方用兵可容高隱士長聽一
聲鶯

半塘寺

朱閣吐烟際遙鐘出半塘古碑無一字老樹有千
章露重蟬聲咽苔深鶴步荒不因尋客到安得曉
乘涼

避兵新涇

擔書嘗苦少載酒不嫌多盡日惟危坐臨風一浩
歌江晴浮玉柱天濶瀉銀河幽事吾能解隣翁贈
綠簑

絡緯終宵織勞生夢黯驚殘荷間露氣落木戰風
聲四野方虞盜三吳未罷兵欲知天下事早起入
巖城

已亥冬泊呂城

投宿向村市曉烟縷縷斜陣容餘破甍兵氣伏哀
笳叫月一行雁迎人數點花淒涼當歲盡惟有醉
忘家

飲洞庭翁于止齋

與子忘形久情深密坐中劇憐春燭短不放酒盃
空古調朱絃在新詩白雪同梅花因待我一半強
禁風

贈雪節先生

投老與無敵倚欄時苦吟鳥聲春樹遍山色晚窓
深遠寄看花眼愁兼聽雨心不嫌人剝啄載酒一
相尋

送瑞五師卜居山中四首

西磧偏宜夏奇峰雲不如布帆辭客去茅屋傍僧

居高臥叅同契閑吟賦遂初由來孤往與此日免
躊躇

豈作終焉計耽幽愜素期青山真得主絳帳乍違
師廢籠書千卷空床酒一卮乘閑謀著述正及隱
居時

卜築報山靈悠哉有德馨堦間蔓草綠屋小障松
青愁謝龜焚甲貧招鶴笑丁祗應懷舊友矯首對
雲停

自媿心誠雜相期未暇從詩成昨夜雨夢斷隔山
鐘揮塵推何點聞鵬憶戴顓好因葦菜美一棹返

吳淞

過韓蘄王墓有感

討賊名初振勤王志未酬錦衣殘虜識巾幗大軍
羞萬乘南遷誤兩宮北望愁若知和意決暫緩戮
苗劉

穿碑山雨後蒼蘚蝕峭頭虎氣斜衝日鳥啼獨吊
秋山河百戰在丘壠數朝修聞說棲鴉嶺荒涼客
更愁

阻風泊江上

艤舟尋往跡廢盡不知名燈底離家夢江中閱世

情月殘星幾點天曉鶴初橫欲賦公無渡愁深句不成

渡江二首

舟人從黃天蕩亂流而北又亂流而南揚帆拍浪與陽侯爭一日之命危矣

一葦凌風上中流天地昏聲疑屯塞馬影只見江豚破浪由來志垂堂何足論張皇誠自哂他日恕章惇

不從詹尹卜忽幸此生殘翼日魂無定當時命却安臨深違古戒走險得奇觀試與閨人說聞之皆

膽寒

經勳堂詩卷三
十五
門時月鹿爲
予卜不宜從江

觀象臺

誰與司占候高臺尚有聞星河誠歷歷躔次劇紛紛秋入難爲夜江來不斷雲但供遊覽勝窺管亦徒云

立秋得流字

庭空忽報秋逆旅倍堪愁林響一聲葉笛飛幾處樓長貧依薛缺少賤負吳鉤况有懷人夢如江東向流

寓齋雨後次前韻

莫問秣陵秋城空少莫愁詩新催好雨夢遠度高樓開戶塵疑扇寒惟月代鈞煩襟今始靜大火覺西流

次前韻答王調臣

倦客意先秋相逢話舊愁日斜嘗放步天遠漫登樓掃黛眉雙鎖凌波襪一鈎所思獨不見題葉寄東流

渡澱湖

返照漾蘆花光疑一片霞斜飛鷗破水輕點雁排沙隔歲通羣盜前村存幾家欲窺身世夢一枕任

浮查

經勳堂詩卷三
十六

題夾紗燈寄洞庭山朱珩璧

佳節快新晴張燈妬月明遠攜春影亂高炤夜吟清綵薄驕珠串紗重奪水晶遙思山閣上縹渺似蓬瀛

同暢亭出東門由玉虹橋而南步占二首

山城圖畫裏遠步逐晴香蔓艸迷離綠餘花黯淡芳得閑因少賤耽僻自清狂擬築沿江宅兼葭水一方

野趣緣君發相忘步屨勞江村平楚斷山寺隔城

高頌酒嘗思杜吟詩只和陶百年猶一瞬何必長
東臯

呈幼洪師

半載離函丈驚看鬢忽周艱難成往事容易到今
朝白日愁來短青山夢去遙無如澆斗酒塊壘一
時消

狂風中流渡翻憐把晤奇天心應自悔物論更無
私官冷秋期遠門寒暑到遲齋居沉醉後譚笑莫
侵時

宿百花洲

經鋤堂詩卷三

不以修琴出曾非賣藥來維舟偏傍市攜策更登
臺白衲隨時服青尊徹夜開百花洲上月空與招
蓀若

舟中雜興

山村隣舍少相對掩荆扉犢健垂溪飲鷗閑截渡
飛愁因官賦迫亂使客遊稀安得從漁父輕舟鱸
鱖肥

石湖烟霧清岸幘曉涼生掠水家家燕迎風寺寺
鶯枕前茶甈細筆底墨花輕遮莫塵中客勞勞強
榜名

書所見

一水路真迷如遊罨畫溪晚涼珠箔捲新浴錦屏
低鸚鵡傳言密鴛鴦鼓翼齊遙憐求鳳侶只隔數
峰西

喜雨次老杜韻

羣情思得雨聚立望江雲作勢摩空遍知時著物
紛殺根蘇最急花氣潤將分特與開書幌高眠不
斷聞

靈岳繼起和尚住虎丘祖席

道心曾不繫來往一簞瓢相國開弘願名山示久
經鋤堂詩卷三

要毒龍眠咒鉢神虎嘯過橋總使喧歌吹人皆悟
寂寥

懷確菴丈在楚中

樂道久娛親南遊爲故人錦囊收句苦長缺諳家
貧蒼耳猿啼夜湘江鳥弄春可知鄉夢遠欹枕憶
鱸蓴

閏七夕

天上相思切人間作合奇銀河常渡處烏鵲再填
時欲補誰家巧曾憐吾輩癡天涯瓜果伴長望恨
愆期

經鋤堂詩稿卷之四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七言律詩

岳武穆王墓

漠漠寒雲樹拱南，歸狀尺土似僧龕。一時願贖身，皆百千古心傷字。只三石馬不嘶埋，宿莽響泉如淚咽。空潭無由更吊冬，青樹回首中原恨不堪。

于忠肅公祠

一木曾支大厦危，無端身僂世人悲。功存青史君王悔，志類金縢母后知。日落漁樵開古殿，春殘風

經鋤堂詩卷四

雨見靈旗當年弗阻南，遷議九鼎安能到此時。

落花

甫聞啼鴂唱山薌，褪粉殘鬚似蝶狂。晴逐馬蹄迷遠道，雨粘燕嘴葬高梁。劉郎前度空題咏，杜牧重來暗斷腸。最惜繁華渾似夢，年年寒食立斜陽。

其二

淺紅深白總關愁，盡逐東風汗漫遊。委棄尚隨桑婦手，逍遙曾覆釣人頭。影飛隋苑勞金剪，夢返吳宮閉玉鉤。堪笑一時矜艷麗，翻同遷客共悲秋。

奉老母攜四弟避兵渡錢塘

羽檄紛馳動地塵，移家南去畏迷津。跡隨斷梗潮偏怒，愁壓寒帆月又新。艱大一身投此日，蕭條數口累何人。敝廬只在吳淞上，不及東歸理釣緇。

隣居詩和以發朱先生

卜居樂有素，心人隔水茅堂互。主賓共採芝，苓寧佐漢總。聞雞犬不通秦，候檐穉子收耕具。待渡方舟下釣綸，況是柴桑多酒伴。開來爭席坐江濱。

村居

一曲山香乍送春，荒居又見物華新。狂蜂掠野趨朝整，小燕思家認主頻。故土漫如流寓客，中原應

經鋤堂詩卷四

有未歸人。埋愁無計須沉醉，盡日臨風岸葛巾。

次韻荅友人

病隨落葉寄荒城，繾綣難爲五岳行。梁上燕辭今日社，窓前燕作去年聲。愁腸對客渾疑醉，濁世吟詩豈爲名。四海只今方重武，已將筆札誤儒生。

泊富陽城外

同邑朱鍊庵爲邑令

晚晴輕卸一帆風，山色江光儼畫中。上水預愁灘勢險，孤城早掩柝聲雄。兵餘月自荒荒白，客裏花偏裊裊紅。料得親知公事罷，也將歸夢到江東。

同徐次桓飲客星亭

亭中立碑板自唐以後至臺山葉相公而止

釣臺名勝少人遊
臺畔危亭四望收
碑自李唐終
萬曆祠從炎漢足
千秋山花亂點狂
奴態村酒難
消故國愁安得與君修
汐社白雲源口繫扁舟

久客桐廬呈張無近丈

桐江新漲碧連天
乘興如拏剡曲船
鄉夢忽添春
雨後客愁多在夕陽前
深山遠燒疑烽火
濁酒頻
澆怕杜鵑續灑西臺憑
眺淚栖栖爲賦倦遊篇

山中看梅

蟠螭纔過又銅坑
十里花枝炤眼明
近寺有僧烹
茗待深山無伴杖藜行
風傳笛裏飛難定
月到床

三經鋤堂詩卷四

頭夢不成便欲移家學
小隱林逋彷彿是前生

靈岳西施跡

風傳屨響度烟蘿
石畔纖痕印襪羅
巧使國亡維
舉足隱疑仙去只
凌波支笻野叟秋尋逕
曳屨山
僧夜出坡對此
珊瑚魂屢斷當時掌上又如何

題石農荒江草閣

占斷村西一帶幽
傑然小閣俯中流
漁歌唱遠人
歸市雁影飛空江
滿秋送老豈辭吟更苦
好閑猶
覺夢多求只消紫蟹黃
鸚鵡與肯信人間有白頭

呼德下丈爲母夫人延僧誦經

六時梵呪儼祇林
花散遙天地布金
半偈乍開京
葉動數聲齊和曉
燈深延塔草供忘
憂色繞樹烏
飛反哺音何必盡
揚三藏秘已酬
畫荻向來心

白髮

撲髻霜華點點明
羞開鏡匣炤無成
十年世事供
高枕一夜秋心到
短檠梳向寒風和
淚下剪同芳
草帶愁生總饒著
就安仁賦三十先
衰魂暗驚

贈保定陳僖

踏遍天涯求友聲
遠煩倚棹過柴荆
十年一劒依
貧賤千里孤燈話
死生獨訪異僧江
上寺偶淹貴

四經鋤堂詩卷四

客雨中城才追老鐵
多吟咏地主慙非顧
阿瑛曾遇異僧約至慧山
崑今又與諸公同鄉

集橘菴分秋字

尊前意氣動吳鉤
白雪新翻白苧謳
大略已窺天
下士不才先署醉
鄉侯坐殘落木林
邊日笑振荒
山雨後秋自是主
人能好事一時賓
客盡風流

次韻黃蟻

結束踰躓似壓襪
莊周曾夢劇顛狂
影迷蜀府葵
邊日翅帶姚家花
裏香青鏡曉寒如
捧額綠衣人
如莫爲裳飄零飛
逐霜中葉不及遊
蜂釀蜜房

睡燕次韻

六六珠簾對對垂春殘無力日初遲
魂依王謝俱成夢身在江南有所思
細雨泥香營壘後落花風暖哺雛時
漢官總有人相妬猶勝飄零向路歧

和韻荅遂生叔

堂前紫竹數竿存遠挹清風七葉孫
雨後玉山青作障春來絲柳綠爲門
行看草長侵棋局坐愛花飛點酒尊
不是阿戎猶可語橋東真隱與誰論

先文莊公弟
橋東府君後

寄張水菴丈

五
詩堂詩卷四

十年僵臥類袁安祗對蕭蕭竹萬竿
物態似雲嘗任薄君門如水益加寒
五噫志苦拈新句半偈緣空得靜觀
吾亦墻東遺世士願乘籬菊雅盤桓

端午前一日允文齋贈妓

虛齋剪燭按梁州一面紅粧惱客愁
倚醉亂飛銀鑿落含嬌伴艸玉搔頭
屏間擁扇團秋月簾底鈎裙妬海榴
明日若教逢萬楚五絲難續祗堪憂

無題次李丈賓侯韵

十二闌干水一涯烏啼碧柳莫愁家
座間風月清談劇枕畔琴書遠夢賒
寶鼎湯熏雙睡鴨芙蓉爭

放並頭花何人買笑千金擲紅板橋西酒旆斜

雨中張牧菴過蘭園

頻年張緒劇風流冒雨來探叢桂幽燈底雙鬟別
有態花前一曲更何愁天香泥客同清酌夜漏催
人易白頭我久愛問君莫笑新盟數點是沙鷗

橫塘舟中題弱水卽景畫

推篷隱見塢層層十月晴暄霧鬱蒸烟鎖斷山欹
似笠風吹寒水薄千綾開箋寫出霜村樹洗盞沽
尋野店燈乘興明朝登縹緲各誇濟勝謝枯藤

閉門

六
經錫堂詩卷四

人間反覆徇浮名又見崎嶇上玉京
負郭有田雖在水閉門無事只聽鶯
風前舞蝶狂堪哂雨後天桃笑欲迎
斗酒破除煩惱鎖醉眠蓬戶卽蓬瀛

雨中修水居看牡丹分歸字

紅壓朱欄香染衣却從春盡占芳菲
艷疑洛浦凌波至嬌似巫山行雨歸
故國亂餘栽處少名園幽絕到人稀
開樽若許狂驚座願比遊蜂簇錦幃

已亥秋日次韵

偷安不覺十年餘又見波揚撼里閭
滿地荆榛停援騎連天秔稻促儲糶
憐知已床頭劒難遣生

涯枕畔書惆悵吳淞垂釣客漫漫烟霧少鱸魚

其二

江上風傳未解圍湖中竊發羽書飛豈同陳涉孤
鳴起却逐田文狗盜歸村杵月高聲斷續城鐘風
急報依稀苦吟杜甫憂羣盜漁父今難守釣磯

其三

一時郡縣異龔黃下邑蕭條倍倍嘗漸化甲兵由
耒耜轉驚風鶴是冠裳高秋卷籜聲何疾衆草欺
蘭骨自香閒殺中原王景略不從捫蝨遇秦王

用韵荅馬殿閣徐鶴心

七 經綢堂詩卷四

玉山宜夏復宜秋索句能銷轉輾愁四野戈船連
震澤崇朝烽火逼嘗州紫髯似戟干雲志青髯如
絲撫鏡羞憑吊阿瑛觴咏處不應辜負月當頭

用韵荅默齋葉先生示漫興詩

硯北閑身作蠹蟲狂歌咄咄類書空吟師一字方
知苦怯敵五言未敢攻氣數孰窺前路黑物情翻
喜夕陽紅何當投却班生筆萬戶侯緣兩石弓

新涇

三里雲山開畫屏數家村落聚寒汀不開瘠土人
都善未是窮鄉亂少經雨後隣燈雙杼出風前漁

艇一絲停吾生只合田園住好卜溪南築草亭

其二

偶來便樂土風嘉一片黃雲漠漠花對面晴山催
買宅當頭涼月慰離家詩成永夜吹燈寫酒熟前
村著屐賒海內總饒兵未息欣從父老話桑麻

婁縣村

在東郊古婁縣址

井邑推遷城郭非井無遠鶴向秋歸名從王莽江
聲遠戶食張昭墓木稀衰柳枯篁生廢壘群鴉孤
雁宿荒磯麻姑能指滄桑處新隸雲間屬縣畿

華亭之半為婁縣

八 經綢堂詩卷四

寓萬竹園贈白燕

園在聚寶門西中山王賜地也今屬他姓歲有白燕

巢其中同張甥佩將寓居園亭感而有贈

猶識朱門歲歲歸梨花別院自相依卷來珠箔叅
差見化去瑤釵顛倒飛月底呢喃營舊壘霜前零
落理殘衣漢家紫領今何在極目昭陽花影稀

次橋菴先生留別韵

來詩有才名江左思吾子者舊襄陽憶爾兄之

句感懷奉荅

盟堅丘壑謝澄清殘燭尊前話別情四海共誰懷
故國孤墳何處哭先兄酒香雪屋寒浮蟻花墮風
檐暖送鶯欲候出游踪跡秘修琴時或到江城

次韻贈侯丈月鸞

陶門蔣徑沒青莎訪舊天涯一再過黑髮共憐經
亂少丹心獨許炤人多詩筒稠疊添名債酒盞荒
涼長病龐我亦吳淞鷗鷺侶不妨偕隱織漁簑

月鸞留飲疊前韻

朝來春雨濕新莎小隱東陵喜客過三徑蕭條塵
事遠十年華落醉時多總無兼味淹談興雅有閑
愁減睡魔遮莫便拋金鎖甲風前倚嘆著輕簑

集隣園觀劇戲題長句呈徐映薇先生

泛宅東過番畫溪歌嬌舞艷玉山西魂消十斛何

九經鋤堂詩卷四

能換手散千金未是迷蝶共趁花翻翅舞鶯還穿
柳盡情啼青衫白髮爭喧笑不覺尊前醉似泥

其二

名園纔過二分春排日徵歌喚比隣眼底落花嬌
半面掌中飛燕妬前身閑情未玷陶公賦感夢如
逢洛浦神不是朱家真好客那能消遣最閒人

其三

一發狂言首盡回兩行紅粉不須猜當場傀儡燈
前笑入破關山笛裏哀人世舍君皆夢國仙家除
此少蓬萊厭厭一刻春宵短不許南城漏點催

其四

道歡行樂慣逢場其奈中年易感傷紅燭替誰偏
墮淚盡屏留客似迴腸花鬢柳眼紛相逐燕語鶯
啼著底恹湘瑟曲終人不見酒醒差覺夜初長

過陽羨訪徐映薇先生留飲樂孺堂觀劇

扁舟乘興故紆回曉逐銅山爽氣來仙路有花迎
客放碧天無雨爲詩催屏圍絳蠟呈新調月泛清
尊出舊醅欲識主人情意重綵雲纏住不教開

留別映薇先生次前韻

一片雲停艷雪迴天涯詞客不虛來無端舊夢新

十經鋤堂詩卷四

愁迸半爲裏綠急管催雨洗海棠紅似燒風梳江
柳綠于醅春深只合張清宴三尺蒲帆未忍開

以惠泉餉無上人

遠汲名泉餉一罍出山猶似在山清莫愁吟苦難
消夏更喜經閣正及晴竹榻有香留活火松窓無
夢守孤鐙底須鴻漸方能品乍對涼風兩腋生

送楚上人還秣陵

來似孤雲乍出山幾年無着共塵寰逢人眼只三
分白閱世頭將一半斑吳苑錫飛春並去秣陵帆
却鶴齊還六朝舊恨江空在惟有羣鷗上下閑

登燕子磯

海雲扶日萬條紅，陡地身疑帝座通。
歲月漸消蓬影裏，江山仍在畫圖中。
新洲遠護金陵壯，舊事空傳鎖鑰雄。
此日登臨非宋玉，不能擬賦大王風。

其二

孤亭如笠俯危湍，一抹天風六月寒。
人在東吳看不遠，江來西蜀勢初安。
摩空鴻鵠穿雲去，出水蛟龍笑窟蟠。
自是隔年征戰地，那堪凭吊久盤桓。

白土山

十里山形似劍橫，此中列陣亦奇觀。
天教棄甲如

十一 經勳堂詩卷四

兒戲，人說投鞭正膽寒。
一鼓便擒雲黯黯，重圍難突水潺潺。
只今殺氣橫江上，欲住孤舟不忍看。

方正學祠基

甲午秋拜祠下今廢盡

十廟曾無一廟存，先生祠廢底須論。
祇憐遠客秋歎過，但見長江浩翰奔。
大義不磨光日月，孤忠猶耿塞乾坤。
日斜倚徙秋風急，木末亭前一斷魂。

早秋夜坐

疎星幾點掛簷楹，秋爲人愁月最明。
雁未北來那有字，江偏東下不論程。
橫床影伴琴將碎，伏櫪聲隨驥欲鳴。
底怪醉中多感觸，只緣身在莫愁城。

贈袁籙庵先生

宦罷惟餘漉酒巾，少年豪俠豈知貧。
思窮殘局消長日，句積枯瓢送好春。
小劫避來名屢易，故鄉看去夢應頻。
開門尚有舊詩在，苦破今朝問字人。

秦淮舟中口占

盡日擎舟入畫圖，銜盃索句自歌呼。
水當古渡偏能曲，柳亞高樓不覺孤。
一帶夕陽侯主第，數聲秋燕帝王都。
誰家巧寫前朝恨，短笛臨風響隔湖。

贈如臯二冒穀梁青若

玉樹丰標百尺臺，煩襟對爾忽焉開。
久聞鄴下雙

十二 經勳堂詩卷四

丁譽果，掩雲間。二陸才桃葉，可憐前渡住。
時二冒有所楊枝應與過江來。
楊枝甘氏歌兒名秣林凋葉秋將老，當有新詩續庾哀。

中秋出場二冒招集湖臺看月分得風字

天人對罷氣如虹，投轄開憑水檻風。
客在南京應易老，尊當北海不教空。
一年端正相逢異，萬里清幽四眺同。
莫惜更殘吟興切，明朝分手又西東。

殿閣示北游詩稿

帝城秋盡逐賓鴻，句滿奚囊格調工。
助得江山歸夢後，興當杯酒客愁中。
孤琴未碎時堪撫，匣劍雖

埋氣尚雄魂我竿騷無一字秋蘆戍影看江楓

報罷
庚子

誰言酒足解半愁強逐疎林倦鳥投滄海有珠空
娒夜廣寒無桂不悲秋總辭泥飲渾如醉若使逢
花豈掩羞最是朔風頻送雁聲聲攪夢度高樓

詠雁字和王虹友韻

直抹斜飛似八分象形會意劇紛紛秋高塞北言
悲賦春滿衡陽叙別文千載縱橫迷鳥跡一時矜
重失鶩羣平沙印爪消殘雪猶抵蘇家織錦紋

其二

經鋤堂詩卷四

無事中央四角回碧天萬里一行來憑誰摹榻非
真本任爾收藏少劫灰月底雙鉤江影亂風前狂
草朔雲開若逢漢武長楊獵不數相如有賦才

其三

言從沙漠到瀟湘欲紀遨遊道路長世自同文師
急就人將重譯備遺忘磨崖半洗前朝翠題增全
爭內府黃幾度夕陽江口望愁多歷亂不成行

其四

隨陽南下涉江關彷彿哀同庾子山削草豈法人
點寫書空不與世增刪秦碑漢板消亡後鍊畫銀

鈎想像間遮莫子卿勞繁帛不教代奏向鸛班

其五

八法難稽何代分空勞譜釋自紛紛直從禹穴探
奇字竊比倉書煥大文數點蕭條憐故國萬重連
綴托同羣吳江楓冷平如鏡倒影嘗留波磔紋

其六

萬峰歷遍一峰回榻得東林岳麓來點畫離奇疑
汲冢文章零落想秦灰遠爭羽檄峰前到顯示魚
書網底開總使楊雄勤較勘汗青頭白嘆無才

其七

經鋤堂詩卷四

驚寒聲動下江湘森森如攤萬卷長錯落儘教文
士駭縱橫輒使俗人忘傳來神品驕飛白奪盡天
工笑硬黃不信翻朕還洛浦慣摹粉本十三行

其八

自有文移度玉關年年憑吊舊河山暮雲相失詩
難就春草初生夢未刪豈似塗鴉滋物論却留題
鳳在人間相傳朱鳥關兵氣投筆應從出塞班

宿陳承吉村居

獨掩衡門蕭寺傍風簷鈴語撼匡床村雞爲客偏
催曙庭菊如人故傲霜薄醉轉因愁易醒遠懷真

與夢俱長若圖此夕開吟景應似王維輞口莊

庚子除夕

雪掩山城花信稀半生落拓與心違年光暗逐江
流去世態輕隨雲影飛杯裏春生忘小戶鐘邊夢
斷杜深機家貧贏得團圓坐始覺斑衣勝錦衣

人日呼德下顧荀若陳承吉方約之馬殿聞
諸公葉岳心先生集經鋤堂分得騷字

草堂依隱在東臯有客題詩寄與豪亂後知交艱
寂寞座中譚嘯續風騷驚心寒勒花愁信極目春
生海漲濤莫歎流光隨鬢改且懸綵勝醉香醪

寄陳其年用花信詩韻

經鋤堂詩卷四
十五

隔歲尋花度早春黯然此際獨傷神卷中脉脉愁
中句畫裏嫋嫋夢裏人小榭雲停描舞影高梁風
裏送歌塵最憐家住吳淞畔雙鯉無由寄笑揮

元夕

十日春晴燈滿城夜闌猶聽踏歌聲花爭火樹叢
叢驚風引珠簾處處輕節自上元行樂始人過中
歲覺愁生就幽更就空山月辜負姮娥妬獨醒

家大人過經鋤堂夜譙有歌者

雪後茆堂淑氣回高燒樺燭逢金疊朋良不速知

心至親老忘機笑口開遠岫月生綠語久空梁塵
拂試歌哀及時豈少承顏樂何必斑斕學老萊

殿間人日有寄漫荅用花信詩韻

偶從勝裏憶看花又試東風換歲華渴似相如消
未得愁於宋玉賦空誇錦箋小疊燈前字銀漢難
期月下槎不待君詩已惆悵倚樓芳草徧天涯

用人日韵荅雪筇先生

衡門南北隔林臯還往詩筒與轉豪曉夢不禁風
剪剪夜吟偏對雨騷騷離營語自穿庭樹舊燕歸
應滯海濤行樂莫愁來日少攜筇好爲問村醪

新柳次劉震修韵

經鋤堂詩卷四
十六

絲絲葉葉間殘梅縮却離情未忍開春市倚風旗
上下曉堤掠月馬遲回憐誰青眼凝愁注如殺纖
腰試舞來若使風姿長似此不教韓翃賦章臺

新鶯次馬殿聞韻

柳未拖青蜂未黃交交如織美笙簧不因好友遷
何急已帶新愁語自長上苑隔簾驚曉夢高人攜
酒送斜陽誰家公子閑羈勒金彈空拋出建章

樾閣東偏新葺小樓落成

樹杪烟開結繡薨綠波一曲抱東城夕陽古寺誰

能盡芳草平原無限情滿座雲霞飛彩蝶半空絲
竹轉黃鸝幽居已遂仙人好何必崎嶇訪島瀛

雨窓

積潤難期一夜風春光消盡雨聲中窓含遠岫層
層翠堦綴繁花點點紅金管玉簫何限恨鬱箋錦
字底須工知心只有庭前柳裊裊輕絲不向東

吳修齡和花信詩後又賦綺席惆悵各二首

索和次韻荅之

綺席終宵不自持眼波微注勝通辭遙翻珮玦傳
幽怨徐引歌珠擇好詩十步異香烘錦障一羣嬌

經鋤堂詩卷四

蝶占瓊枝自從座上狂言後不復人間憶水嬉

其二

紅蠟難灰昨夜心曉窓憶得轉沉吟不堪夢並巫
山遠其奈情如渤海深閑換舞衣消月午暗修錦
字背花陰只看風信番番異惆悵經年直至今

其三

曾聞靈瑟鼓瀟湘回首江天渺渺長眉黛爲顰嘗
帶暈口脂無語輒生香碧天浩劫停金母滄海窮
塵阻玉郎惱斷簾前雙蛺蝶花時偏助謫仙狂

其四

銅山玉阜兩迢迢漏斷鐘沉又一宵埋恨不逢千
日酒牢愁空盼百花橋阿環無恙憑青鳥美玉多
才託紫簫休笑方平戀指爪潯陽春雨漲寒潮

次韵酬吳修齡見贈

材不材間却任天浮名久已媿前賢簾頭月到春
三五塵尾風生酒十千夢異文通驚綵筆業同子
敬守青氍何當粉飾加題詠忽今驚駘著一鞭

東洞庭山姜文卿園中黃牡丹一本放五萼

羣賢賦詩爛熳盈帙予亦效顰遂得四首

兼柬朱丈

經鋤堂詩卷四

姜圃風華勝洛陽洞天端合貯花王葵心逐日全
輪的菊影臨秋自遜香細辨姚牛分第一姚黃之
家黃迴看魏左讓中央魏花左花一時點筆成佳話
盡爲歐公記發揚

其二

一叢嬌壓玉樓春亦牡丹別種版白猩紅敢比倫宮額

乍窺安後正御袍將進髮來勾風前道貌停仙于
露底天香洗太真此日倘煩重置驛江南陰雨劇
愁人

其三

國色亭亭始號花洛陽人呼梅李之屬曰花玉臺金
屋豈徒誇平分五岳真形數占斷三吳好事家蜂
使未稍團宿露驚兒纔釀暈朝霞可知十畝幽閑
地填咽春風七寶車

其四

百尺朱樓縹緲間朱文府壁家縹緲樓與文卿園相近閑停歌舞意
開珊應聞甘草添隣圃牛家黃之次好爲新鶯啓
客關多葉檀心欺倒暈重臺蠟蒂綴連環托根豈
是平章宅看到明年更破顏

送學博張先生

經鋤堂詩卷四

官冷何當老鄭虔鱸堂春暖又鶯遷一帆江路迎
殘日數仞門牆隔遠天花下酒人愁主去帳中經
學向誰傳垂竿只在吳淞岸矯首輕絲雙鯉懸

送任丈松屏還宜興

別易翻悲傾蓋遲酒壇詩壘媿新知江城一棹衝
烟住山寺孤燈話雨移問字鱸堂勞遠夢看花蟾
窟有前期愁多不奈臨歧望纔上河梁滿髻絲

懷子吉四兄五月盡作

年少深膺侍從恩攀髯無路刺驚魂宦貧貴酒惟
空券家遠裁書敢細論青草夢生新歲句白雲愁

隔舊江村桔槔滿目煩機事盡日書空自閉門
任丈松屏用韵留別有白雪紅絲之句再疊

前韵荅之

弱水茫茫鶴背遲夢魂輕度少人知樓高未許花
先墮波撼曾聞柱不移一笑待君寧是幻三生悟
我尚難期總饒石氏珠千斛豈及中郎賦色絲

夢遊仙四首暑中作

水晶宮殿玉闌干鯨甲風生六月寒吸露餐霞凝
道母衝雲走霧困仙官蓬山藥滿遊忘遠瑤海波
狂渡不難忽報雙鬟騎鳳到阿環特與問平安

其二

經鋤堂詩卷四

鶴背輕駛過幔亭長春花霧畫冥冥田皆種玉曾
無稅客屢偷桃未有刑炙得龍肝消綠醕孽將鳳
紙寫黃庭冷朕一派鈞天響時倚珊瑚柱杖聽

其三

試將火宅納水壺豈賴雲箋赤篆符萬里空馳悲
穆滿八行曾約待麻姑花能不謝三珠樹身必俱
飛兩鳳雛判得藥爐供世用點金布地濟三吳

其四

碧霞城畔月如鈞一曲仙韶倚翠樓輦載赤龍雲

數疊橋塢鳥鵲水分流杜蘭香嫁應爭羨綠華
歸未斷愁何事西山呂貞九終南能到不能留貞九郡人善詩藝引之術去冬之終南今春復歸西山自云曾遇仙而返

次韵徐孚若夏日園居雜興兼示馬殿聞

漫將樵唱荅農歌敢問天心奈若何禾已焦頭空
待雨魚應頰尾不沉波一竿閒計慙青簡半榻新
涼翫綠蘿無事早輸官賦後不嫌地僻少人過

其二

詹尹何煩更卜居蕭蕭梧竹稱吾廬貧偏好客嘗
除酒壯不逢時久廢書杖指家山朝氣爽鐘來隣

經鋤堂詩卷四

院夜窓虛

余家蘭園去
蕭蕭寺最近

吳門偶爲修琴到便溯興

亡自閨間

其三

魏君拾宅作祇林

徐氏別業在西
鄰今拾爲僧菴

曠達從教白髮

侵習嬾本非通籍罷耽幽恰遂住山心藥爐棋局

供晨課蟹簪魚罾就晚陰閑笑顛狂雙峽蝶春歸

猶自向花尋

其四

夕磬晨鐘度六時玉山尺幅畫中詩蜂無襍稅輸
岸蜜蝶自忘機觸網絲萬頃綠秧抽甲短一籬白

荳試花遲江南引領思霖雨底事蒼蒼使我疑

其五

江城兵過景荒涼一逕蕭條深柳堂矮閣向山街
落月疎簾隔竹捲殘陽新愁字字推溫李舊恨年
年有謝王欲就南村訪扁鵲盡抄肘後活人方呼參同吳鹿
臣皆以醫名

其六

北垞南村半酒家糟床新壓間綠車柳邊小艇浮
如葉荷畔孤亭閒向花終隱已判同北郭齊諧漫
喜續南華相期酬唱消長晝遮莫嚴城逼暮笳

經鋤堂詩卷四

得勝公雲門寺書

寺在福建
莆田縣

南遊汗漫得機緣書發雲門路幾千定裏家山猶

在夢講時烏戶盡通禪榕陰綠遍移雙屐荔子紅

初譜一編那識故人頭半白空餘四壁類楊元譚

七日近夫成博殿間鶴心過經鋤堂分得五

微

巷陋孤棲與世違喜看嘉客款荆扉樹延殘蠹爭
捫腹樓對斜陽共曝衣愁裏尊空頻告貴閑中棋
變未忘機何當挽却天河水都作人間暮雨飛時

早久

經鋤堂詩稿卷之五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五言排律

刈稻了詠懷

幸不事干謁惟茲二頃田全身皆帝力引領是豐年
何取禾三百應謀酒十千呼隣國社席念祖肆
烝筵向氏安知盜龐家久似仙學耕行素位完賦
得高眠四部原編混三江故道遷輓輪難運海災
祲只由天拜手徵無易熙熙謝屢蠲

御試榜發家子吉獲第一喜而有寄

經鋤堂詩卷五

省解膺殊眷臨軒策至公沙淘金愈鍊石剖玉仍
鑿作賦時無敵懷材遇不窮羣真空冀北名獨秀
江東家譽推眉白廷標奪錦紅雁題將上增桂折
舊裁叢紙以連珠貴詩因夢草工聿追惟祖德仙
籍註陰功

集靜較書寓分賦一物得百欄裙

手自拈刀尺新裁百欄裙軒軒飄鳳尾疊疊卷螺
紋觀襖風聲小承衫花影紛遠疑吹澌水細似裊
春雲箱底情堪驗燈前句不文淋漓恣揮灑莫認
是羊欣

秋日得吳季子漢槎戍所庚子長至日書情

寄吳中親故詩感而次韵却寄

別去秋初閨書歸夏已遷感懷當至日悵望隔江
天淚盡愁愈迫腸迴恨忽牽聽猿依朔塞看雁欠
陽驪未決還吳信重思入洛年騷壇推執耳文譙
喜隨肩綵筆珊瑚架敦盤鱗鮮南皮方結客北
海又張筵落日春聯轡清風夜鼓絃家傳青草句
人詠玉臺編鹿宴文章薦雞林姓氏傳無端仇血
射忽爾獄波連玉售還遭刖膏明益被煎悔逢國
士遇耻被路人憐約法生猶貰投荒志未捐麟難

經鋤堂詩卷五

辭桎梏桂已禿腥臙鏡炤頭真禿坑眠腹尚便沙
黃迷萬疊月白怕孤懸戚戚瞻雲舍淒淒因雪邊
苦吟驚節序短夢越山川痛定欣殊幸觀空得苟
全兩親歸破宅諸弟力荒田初詔父母兄弟俱謫今以赦歸婦少
猶難到新詔妻從出關家貧豈易還休嗟失塞馬莫怨制
江鱸世道裁鳬頸羣情縮鷺拳 聖朝頻肆赦吾
子獨迴邇琴遠哀中散樓空憶仲宣駒馳爭隙影
燕處在烽烟魯頌詩三百函關道五千底須綿積
嘆三覆古人篇

經鋤堂詩稿卷之六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六言詩

題藍田叔西湖圖二首

遠郭半遮僧寺近山亂住漁家烟鎖橋楊柳霞
烘岸岸桃花公子踏青寶馬佳人拾翠香車日晚
輕寒欲雨步頭爭渡喧嘩
雨後松濤戛玉風前荷露彈珠酒旆招人爭挂渡
船待客空呼古寺高歌妓和斷橋沉醉僧扶一枕
便忘身世月明夢醒南湖

經鋤堂詩卷六

吳江西門外看桃花謝吳漢槎招飲

此地不知有漢拋船信宿忘歸若肯攜尊洞口不
教落盡斜暉

山家

春暖前山櫻熟午晴隔塢茶香婦報新蕪既熟北
窓醉覓羲皇

簾底雙雙紫燕樹頭兩兩黃鸝不管春糧秋稅向
人竟日空啼

朱珩壁縹緲樓

上客珠爲跡履侍兒雲想衣裳盡日開尊北海前

身待詔東方壺內都忘歲月鏡中不點星霜靜對
朝烟暮靄儼然一幅瀟湘

題麥扇遺容君

斜抱招風似羽輕揮待月欺葵情比麥秋初熟不
隨絢棄涼時

山中訪俞丈無殊不值

一逕苔深鶴睡萬山花落鶯啼借問主人何處抱
琴纔過前溪

自題花信齋

短砌長欄受月重簾被幃侵風一帶高山枕上數

經鋤堂詩卷六

條流水絃中書等全身現北賦窺半面牆東天放
斯人無事白頭嘲殺楊雄

自題小像

補漏人嗤艾子移山世訝愚公敢辨白馬非馬寧
好假龍似龍月落溪頭能釣日斜廡下停春既醉
渾忘身世北窓自謂羲農

眼底淥波萬頃胸中碧嶂千尋混世不求不伎守
身亦保亦臨滄海何妨清淺太行總任崎嶇一卷
黃庭抄罷焚香抱膝長吟

經鋤堂詩稿卷之七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五言絕句

子夜歌

雙槳采蓮去香搖綠池水郎待折荷花儂待摘蓮子

尺幅繡鴛鴦綠絲顛倒扣幾回欲剪裁只恐分飛驟

悼鶴

人民一半非別我得先幾何日秋空唳重逢丁令

經鋤堂詩卷七

威

桐廬縣謝阜羽墓墓上有許劍亭

七里瀧烟平荒亭一劒橫傷心呼汝社惟有杜鵑聲

過貞白上人舊居

雙扉向寺開風暖鶴仍來日暮城南路當時幾溯洄

秋日

秋影滿庭綠寒催補敝裘不知秋信早針已作魚鉤

題畫

楊

亂山獨樹下枯坐悠悠者茅屋鎖層雲春深畫如夜

題織簾居呈顧學士先生

一榻秋陰裏丹青與古謀老聞塵世事容易白君頭

薦嚴寺翫月示馮姬

松徑間凌空欄危滿袖風不因齋磬發疑在廣寒宮

雨中紅葵

經鋤堂詩卷七

龍烟真婀娜著雨更離披媚似凝脂頰微酣欲睡時

殿閣西齋

修竹半墻陰攤書一醉吟已無塵客至何必向山深

弱水畫仙女送子圖

足底騰丹鳳懷中抱石麟可憐沉浩劫轉瞬墮埃塵

菊隱爲陸翼王賦

細雨疎籬側斜風破屋邊終朝勤灌植不許俗人

隣

秋士翫秋花
淒霜見素志
漫加屈子餐
更助陶公醉

次韵和唐人絕句二十首

李白相逢行

仰頭方傾蓋
舉手各揚鞭
遙指青樓妓
相攜醉那邊

王勃羈春

客裏千重恨
春歸不共歸
如何輕薄絮
點點向人飛

孟郊看花

吟斷長安陌
總無閑客過
酒醒花炤眼
惟我淚痕多

駱賓王挑燈杖

炤短翻勞助
藥孤不憚熬
底須勤自諱
身處近脂膏

白居易秋夕

金井飛涼葉
玉墀堆薄霜
夢長蓮漏短
輾轉合歡床

岑參歎白髮

不以悠相迫
青絲改爲何
故人方貴盛
底事白偏多

賈島劍客

一劍千金裝
長鳴忽求試
中夜起摩挲
報人意中事

施肩吾不見來

鬢淚拭千回
五更有夢來
推窓怨殘月
空炤合昏開

李賀貴公子夜闌曲

裊裊燭花低
瞳眈報曙景
上客揚金鞭
馬嘶秋露

冷

顧況田家

愁水復愁旱
家家罷早炊
預徵編急餉
祗畏納官遲

王灣閨月七日

銀河一線微
織女渡偏稀
若識今年閨
前宵不待歸

皮日休閨夜酒醒

醒來百感集
顛倒孤衾裏
忽狀念酒功
遙聞寺鐘起

元稹合衣寢

愁坐不成寐，倒頭燈畔寢。夢覺整寒衾，袖長拂繡枕。

李商隱青樓曲

寶鑑護芳容，消得幾回老。不忍上青樓，傷心路傍草。

錢起遠山鐘

不斷上方鐘，無風韻自淺。欲知到枕遲，只爲出山遠。

韓偓半睡

經錫堂詩卷七

夢到方知倦，愁來強奈寒。背燈消半睡，獨夜有誰看。

薛瑩美僧

不共二雲去，當前事事非。何須白少傅，始願空門歸。

時太倉王元達僧號願雲在雲居山同邑李木公僧號二勝在雲門寺故有首句

曹鄴甲第

遊人門外過，勒馬不能前。曾見平津閣，春風滿菜田。

羅隱遇邊使

十年征戰少無事，憶邊城掩袖還相問。春來戍客

經鋤堂詩稿卷之八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七言絕句

長門怨

金屋飄絲網戶蟲玉堦飛葉上簾櫳可憐歌舞當
時月不合重來炤妾宮

嘉禾道中偶見

草箔分蠶桑葉肥柴門臨水浣羅衣只嫌俗殺官
船鼓驚散水禽著處飛

閨怨

經鋤堂詩卷八

秋到空房淚不禁淒涼況有隔隣砧一輪月似臺
前鏡鏡炤紅顏月炤心

十宮詞

吳宮

水殿新秋白苧涼四圍繡幃睡鴛鴦越來溪上兵
齊到猶伴君王醉象床

楚宮

巫雨巫雲自暮朝渚宮翡翠戲蘭苕君王若不思
殘夢神女還應妬細腰

秦宮

露拂阿房五丈旗鑾輿行幸有誰知真人望斷凌
雲至盡悔蓬萊采藥遲

漢宮

一賦真能動至尊平明車駕幸長門後宮解向文
園買爲少黃金不敢言

魏宮

銅雀香殘閉鄴宮天桃泣露怨東風不須洛浦求
神女只在陳王玉枕中

晉宮

永巷燈殘向曉開殷殷歌管隔樓臺阿誰不夢羊

經鋤堂詩卷八

車過醒後羞看護壁苔

齊宮

奏罷笙歌困宿醒恐隨風舉掌中擎欲知西苑開
新市却要黃鸝步步生

陳宮

春深三閣翠重重遮斷西來江上烽愁殺夜長方
倦寢五更偏報景陽鐘

隋宮

目送龍舟擁絳仙夾堤垂柳鎖愁烟孤眠一夜頭
堪白經得東遊別一年

唐宮

羯鼓爭催上苑春
雲鬟風髻獨撩人
長生殿角看牛女
不管三千翠羽輦

題陳皇士小像五首

雙闕依朕煥帝居
傷心曾列侍彤墀
開圖省得雲深處
已是茫茫十載餘

伏闕

輦電追風總異材
不煩買駿築燕臺
雲屯豐沛

龍興地樂府先歌
天馬來

視馬

皇士爲太僕視馬于滌陽

戰馬驚塵動地時
口銜丹詔不勝悲
滿朝人憶于忠肅

江北江南事可知

奉使

皇士奉使視西湖南于公祠

三經堂詩卷八

細雨殘燈繡佛前
裁雲補衲意蕭然
肅肅不及遼東楊

徹底穿時僅十年

枯禪

忽憶千崖萬壑秋
孤雲依杖伴君遊
君朕飛瀑從天下

界破青山一轉頭

觀瀑

寄家媚初

三月京都紫氣新
金羈白馬踏風塵
若看春草叢叢綠
應憶池塘夢裏人

題畫

屋後飛泉百道來
山翁拄杖破蒼苔
渾忘世上春將半
炤見隔牆紅杏開

此葉上圖配補

送圓上人入之金陵

一杖惟挑衲上雲
遠行辭我下斜曛
石頭城裏蕭條盡
只有齋鐘依舊聞

渡太湖

天放遊湖十日閑
湖邊深塢樹初殷
一葦上下鷗羣裏
臥看東西南北山

元氣空濛接大荒
四圍山碧水湯湯
東南一寸吳江塢
界破閒雲挂夕陽

仲春雪中同弱水承吉約之尋無上人不遇

離垢菴前好畫圖
青溪碧嶂總模糊
山僧多事去尋鶴

閒却殘香著爐

三經堂詩卷八

妓席偶贈

百媚真從一笑生
含桃著雨闌輕盈
也知惱斷當筵客
不語偏傳無限情

問隣家張樂戲東

檀板催花送玉卮
流鶯驚起最高枝
隔樓一樣多情月
偏炤狂生獨坐時

陽羨徐映薇先生攜女樂湘月輩數人過崑

侍家大人觀劇次韻四首

東風吹柳闌鶯黃
春日春人正擅場
薄髻叢叢歌

此葉上圖配補

緩緩就中絕艷是凝香

千金一曲敢初成解得歌時萬態生拍遍闌干花

正落泥人腸斷不分明

脉脉歌情曲外生一迴舞態一迴輕只應天上容

他住何怪曾傾下蔡城

搖曳翻身下舞筵蟬衫麟帶尚回旋無端白我青

絲髻惹起閑愁到枕邊

前題次盈水韻六首

淡晴天氣半山黃十二雲鬟爭晚粧鸚鵡簾頭催

畫鼓不容按譜一思量

經鋤堂詩卷八

山縣春深綠滿堤畫堂擊鼓日沉西風流太守休

閑計手點紅牙板眼齊

映翁有自製傳奇

簇錦重茵一片香新歌少誤傲周郎百年來日無

愁短坐客花前皆醒狂

杏梁取次動歌塵迴雪停雲掌上身不信石家珠

一斛便能換得眼前人

錦筵特地向花開絳蠟高懸七尺臺欲續張衡觀

舞賦銷魂鶯燕湯相猜

袁叟看花劇可憐一般三月斷腸天細吟不想花

枝句此夕寧輸二載前

袁籀菴有自見嬌容不想花之句

南庄雜興二首

每因官賦促行田十月村春攬夜眠壁上殘燈窓

外月招人枯坐類逃禪

北望家山南望湖最相宜處住狂夫不知何事淪

塵鞅碌碌悠悠失故吾

次韻效香奩體

連宵數雨滴分明閑倚熏籠夢不成料得玉樓花

睡醒也難禁此斷腸聲

贈沈較書次韵

秉燭追歡敵畫長疎簾斜捲逗星光尊前爾我都

經鋤堂詩卷八

如玉唱罷新詞各斷腸

畫竹

烟梢風葉耐春寒筆底蕭蕭一兩竿似在湘江曾

染淚斑痕千載不能乾

題許野徐氏壁

畫堂紅燭解迎人不爲花留十日春曾駐彩鸞歌

子夜至今梁上少凝塵

送容君

五更殘夢度嚴城無奈春宵不肯明回首一程腸

一斷到家經得幾多程

雙河

雨漲雙河路渺茫柳邊小店酒初香試看一帶山
如許比我春愁若個長

留別容君

山雲如幕障東流望斷河梁脉脉愁身似落花飛
別浦心隨殘月上高樓

偶成四首

星槎渺渺隔霜天探得支機石一拳若使銀河人
可到斷教無事憶張騫

皓齒明眸金屋姿無端執拂侍庭堦憐才千古惟

經鋤堂詩卷八

青樹誰續春秋西狩篇

五行五色詩

烽火頻驚赤燒空眼看土木偶爭雄流光似水黃

金散白盡黑頭青鏡中

土木偶用國策

六經詩忌用本解及別音

蟋蟀那得識春秋書蠹詩瓢管樂羞意氣近來思

易水不逢元禮罷登舟

題乘桴圖爲太倉陸道威丈

萬卷圖書幾尺桴眼無俗物即蓬壺仰天一嘯空
今古始信人間少坦塗

決狀東下向扶桑晞髮殘春咏載陽欲蹈魯連曾
有語任人側目笑真狂

山東岳下經燕尾溪

路遍青山不厭頻暖風側側扇流塵一灣燕尾溪
中水曾泊南州歌舞人

同帳亭盈水坐西山峭壁下題酒家壁

百尺危巒不可梯衝雲時有一鶯啼無人解得偷
閒坐只在東岳二里西

想得和倪來清

名灝桐城人

薰風拂拂蕩珠簾涼透牙床短夢添想得夢來無

經鋤堂詩卷八

限路高唐雲雨夜厭厭

花房紅露滴如珠一片春愁抵太湖想得夜香燒

罷後隔窓腸斷欲棲鳥

歌臺寂寞閉韶華空號蓬山第一花想得乘涼隨

女伴倚欄偷眼望仙槎

無端鸚鵡替人愁翻出金籠語不休想得曉寒方

欲寢誤傳郎到急梳頭

又和盈水疊前韵

生憎雙燕入風簾不覺愁痕滿鏡添想得倚樓歌
一曲碧天如水靜厭厭

曾探鮫室辨真珠，隔斷紅牆萬頃湖。
想得更殘拋枕坐，強支憔悴伴啼烏。

綺牕雲淨飲朝華，燕蹴香泥蝶蹴花。
想得畫裙翻似浪，未經湔浣待仙槎。

纖眉容得十分愁，那肯隨波逐浪休。
想得背人輕訴恨，不防鸚鵡在前頭。

題孚若近詩

徐郎風格逼初唐，萬斛流泉百和香。
不以愁深嘗惱影，斷難字字叶宮商。

孚若有惱影詩

經銷堂詩卷八

序

家君水部公與先叔父奉常公隱居不仕花辰月夕輒召子姓長筵促坐徵僻事射隱語以行酒既而命題授簡分韻刻燭兩先生交相酬倡往復不窮如是者歲必數舉或謂科名之士必由帖括葉氏之所以教其子弟者謬甚兩先生弗狀也七八年來叔父棄世家君嘆曰墳荒之器不可以獨吹于是復設宴即宴亦不復賦詩蓋傷之也亥之役初菴四兄以詩賦受知于

世祖皇帝世又以爲兩先生之所以教其子弟者

經鋤堂倡和序

固自有在嗚呼是豈知兩先生之志哉兩先生友于之愛出于至性借賦詩飲酒以進後人皇計吾之所以教子弟者或于是焉遇否也今年春初庵兄里居無事好爲詩歌于元日得七言長句四首苞屬而和之自後適時寓興屬物命篇率用是韻積而成帙大有類于兩先生昔日之樂者夫才有工拙性無顯晦吾兄之才十倍于余而余敢于往復夫亦性之所屬自忘其拙也嗚呼苟非兩先生之教漸洽甚深烏能使余自忘其拙若是哉壬寅

秋葉奕苞自序

經鋤堂倡和詩

元日偶題長句四首

葉方藹

得歸南浦樂漁樵寂莫柴門度歲朝庭雀晝喧知巷靜林鶯曉轉覺春饒老親色爲斑衣喜稚子顏逢令節驕若旆熏爐閑自遣端居幽興未全消喧歷朝市總無關噩夢紛紜彈指間開卷恰如添益友閉門即是臥深山梅花官閣應相笑桂樹幽品好自攀不見西隣劉給事何人念我酒錢慳劉事送予詩云還朝應不遠莫費買山錢

經鋤堂倡和詩

來客直是龍胡墮下人萬里還愁雲蔽日三年真見海揚塵昇平盛事吾能記飽飯軒渠大第陳滔滔日月下江河壯歲雄心半折磨季重舊游知己少子山新賦亂情多椒花柏葉空陳頌土梗桃符任刺訶猶有未忘憂國慮占年思聽大田歌

和

葉奕苞

十載行歌學負樵偶開新曆識三朝元日爲歲朝月朝日朝江鄉鷗泛春聲早山寺鶯啼物色饒已分疎狂爲世棄敢將貧賤向人驕蹇驢閑跨尋詩出不覺經

時髀肉消

柴門寂寂底須關春滿林阜十畝閒媿我無聊棲
北郭多君不出隱東山書當蠶處疑相析花欲殘
時喜共攀早起占年寒作雪忽來豪句破天慳
莫嫌踪跡遠楓宸貴錦堂高拜老親花底潘安真
孝子飲中李白謫仙人支願坐送一輪月舉扇行
遮十丈塵勞祝昇平看星紀文昌何日掩常陳
依朕民物隸山河矯首仁漸與義磨四海共承
新詔久孤臣難忘舊恩多年光暗逐台階轉世路
空餘醉尉訶給事贈言知不妄清時應廢五噫歌

繭園看梅再疊前韻示九來

方藹

經鋤堂倡和詩

幸免空山付爨樵托根仙苑伴晨朝何知却月凌
風貴自愛飄香砌粉饒芳意垂垂羞雨妬幽懷脉
脉背人驕相逢莫漫傷憔悴靜裏韶華未肯消
遶籬春色不教關身在瑤臺瓊島間驢背便疑踏
潮岸鶴飛直認到孤山三年北客憑誰贈一樹南
枝獨自攀好倩東君勤護惜風光莫爲野夫慳
驂鸞那復扣仙宸咫尺芳姿夢影親曉日城頭姑
射女朝天馬上號夫人使我琪樹終輪艷縱有瓊
花合避塵最美碧紗烟帳畔清宵玉體自橫陳
襍霰輕陰掩絳河清魂芳質暗消磨劇憐綺艷當

春減恰喜寒香撲酒多着眼如羞還獨笑羣眉有
恨禁人訶年來江左蕭條甚誰唱新聲玉樹歌

和

奕苞

自擬孤芳伴野樵芬菲那肯逐花朝粉凝微雪臨
風瘦香徧疎林裊露饒官閣興高聊共遣羅浮夢
好爲誰驕開年花信初番至憶別殘寬黯黯消
最是江南勝玉關春光先與到籬間薄粧似倩宮
中月高臥只宜湖上山盟許歲寒迎客放時違陽
艷謝人攀不須巧笛愁搖落採取囊錢一破慳
風格脩狀住玉宸霜娥月姊自情親看來獨立誠

經鋤堂倡和詩

高士解得相思似故人紅杏曲江慙艷魄芙蓉小
苑避清塵好同雪月稱三白倒甕應澆五合陳
未隨驛使渡黃河荏苒年華易折磨雪到南枝消
未久香從東面發偏多廣平有賦何容誚和靖無
家莫漫訶十畝栖遲君暫逸巡檐一醉且高歌

春夜同詠菴兄觀劇三疊前韻 奕苞

生涯落拓向漁樵又瀾賓筵接暮朝樂事但愁春
夜短風光偏覺廣場饒簾勾海燕低迷倦梁遶宮
鶯宛轉騎若使追歡長似此不憂霜鬢不全消
醉鄉塵事了無關幻出鶯籠轉瞬間百戲襍陳推

角抵一年佳節競鰲山典衣沽酒邀新賞折簡呼
朋踐宿攀何事顛風催怪雨韶華若爲俗人慳
共嘆龜年侍帝宸霓裳幾疊夢相親調移風管迷
新曲影側烏紗儼舊人笛裏殘梅消歲月杯中浮
蟻隔風塵欲知滄海三遷事邀取麻姑細指陳
新粧傀儡舊山河壯志尊前自耗磨舞隊比花情
態少看場圍燭淚痕多郭郎鮑老休相笑白髮紅
顏敢禁詞筵散曉風吹落月隔林惟有早鶯歌

和

方藹

行吟祇合和山樵曲宴徵歌度暮朝中酒多時偏
四經鋤堂倡和詩

酒昵討春到處覺春饒燈光月影紛相妬笑靨羞
顰各自驕便有愁城寬似海只應都向此中消
醒醉誰參夢覺關幻緣起滅刹那間何須秦帝能
驅海忽似愚公解變山過眼風光空旖旎得時花
柳且追攀劇憐人事難如意啼處偏多笑處慳
曾聽簫韶奏紫宸鈞天餘響自情親阿誰優孟真
佳士若個何哉是舊人環珮清宵猶望幸魚龍甲
帳久生塵茂陵園寢聞歌吹玉盃傳來事已陳
春侍 鄧南海子
得見內庭諸秘戲
霓裳一曲轉星河刻羽含商細琢磨善舞當筵長

袖少關情滅燭絕纓多紅牙湯按詞人譜白眼應
寬醉客訶自笑江州老司馬青衫濕盡爲聽歌

仲春山游四疊前韻呈詒菴兄 奕苞

一桁晴山斷探樵但逢遊客開花朝贈非芍藥風
猶古醉有葡萄價自饒紅曳晚霞鴨背遠碧粘新
草馬蹄驕誰家巧弄高樓笛不放愁痕鏡裏消
深林啼鳥自關關斷送春愁一望間曲徑盡通城
北寺亂峰絕勝郡西山帘依弱柳家家暎杖指繁
花樹樹攀天與風光若川買杜囊羞澁未曾慳
層樓突兀似仙宸亂後追疑夢境親迂怪漸成孤
五經鋤堂倡和詩
往客嬉游真屬最閑人風生寶馬飛空影雲護珠
簾隔暗塵對景欲吟才已盡苦無佳句擅梁陳
危峰絕壁捫星河坡老題詩永不磨
西山一線天
有題句傳爲
東坡先
幾見桑田東海淺但聞薤露北邙多青衫
生筆
總我行吟苦白眼逢誰倚醉訶枉憶當時魂屢斷
尊前一曲雪兒歌

和

方藹

春山峰影悞歸樵谷口雲封暮復朝展齒數過苔
逕潤杖頭頻解酒盃饒花繁細語流鶯倦風試輕
翰乳燕驕回首飛塵清望眼三條九陌一時消

何必深林學掩關天開丘壑畫圖間紅粧結束多
過寺綠樹人家盡遠山心寄高雲應獨放身輕絕
欄試重攀繁華風物都非舊只有烟花未肯慳
絕頂高樓逼絳宸下方百里望中親千門烟火疑
寒食廿載山城少醉人西第賓朋留宿恨北邙冠
蓋起新塵憑君試問流光迅昨日鶯聲今已陳
燕將殘墨記山河懸壁青苔手自磨謝傳庭前葦
跡少顧宗伯羊公碑畔淚痕多郭令休嫌野性逢
時拙幸免山靈向客訶獨立蒼茫雲霧滿數聲樵
笛起悲歌

六經鋤堂唱和詩

山中掃 大父 仲父新阡五疊前韻呈詞

菴兄 奕苞

慈憐佳城禁采樵東風送棹不崇朝空期鶴表歸

來杳方信龍山氣脉饒大父新阡在烏龍山長嘯

已忘身後慮大父營曾王父新塋于同丘有言墓

能諱悲啼都似膝前驕宦遊多少思寒食君獨南

還恨轉消

水勢龍回潯墅關天留宅兆在人間牛眠舊拓王

官谷叔父自營生壙于光福馬鬣新封鄧尉山烏

鳥春寒爭反哺紫荊花艷許同攀江南盡道風光

好底事清明陰雨慳

陟降遙應在帝宸劇憐誓墓有衰親謂家大人十年腸

斷慙猶子四海心知少故人南陌鶯花紫淚眼北

印難露起歌塵忽逢冷節添惆悵剪韭烹蔬再拜

陳

支分南渡異江河晉宗在江南者碑表隴岡待子

磨百里溯洞寧思遠萬家置守不嫌多掃松後至

空鳴咽予阻兵負弩前驅有此訶訶卷北歸告墓集句清

明成故事先文莊初歲清明輒集臨風灑淚一高

歌

七經鋤堂唱和詩

和 方藹

世澤真能感牧樵蒼松翠柏拱昏朝兒孫肇影千

層立襟帶湖流萬里饒生喜歸藏先有託貧餘景

物尚堪驕先大夫自營生壙常曰吾貧無春秋霜

露無窮恨三載羈愁暫一消

沙迴水曲似層關吾祖神靈妥侑間晝靜蒼龍歸

大澤天清白鶴返空山湯驚節物時頻收猶憶悲

啼樹共攀積善好憑先德在家門餘慶未曾悭

廿年出入侍彤宸載筆憑誰記老親敢向先朝誇

一節祇應 聖代作全人心懸白日寧埋炤骨屍

青山肯化塵欲託巫咸問消息天門無路許披陳
松楸無恙並山河片碣風前淚滴磨澗詫榮枯天
地異猶留清白子孫多設羅門在寧嫌閉下澤車
開好避訶澹泊敢將先志墜騰騰抱膝想行歌先大自題小像云無端惹個滄桑夢老却騰騰抱膝身

春日連雨六疊前韻寄詒菴兄 奕苞

一夜苔封迷遠樵冥冥山氣鬱連朝無多好景過
偏迷有幾閑人恨自饒園竹乍抽龍種瘦野花空
放雉媒驕羣公聊試爲霖手坐使寒門白日消
蓬門無事設常關索索昏昏醒醉間果令恩波翻

八經鋤堂倡和詩

太液何妨鍛羽困家山行來巫峽多時夢望斷瀛
堂若個攀不信江南湖敞甚烟花三月爲誰慳
綵筆拈題試紫宸謝庵以春雨詩御試第一那堪對景更情
親草生謝客池邊句霖作商王畫上人一盞暫酬
彭澤典重裘初脫洛陽塵輕輿花底高堂健情表
無煩令伯陳

天教洗甲挽銀河盾鼻何人草檄磨麥欲秀時翻
浪急花將開過法光多 聖朝極備應無咎遷客
連陰有大河遮莫西山來爽氣負樵相挈和夷歌

和時予寓虎丘

方蒲

積雨空林斷采樵樵櫓願隱几坐朝朝山堂雲過客
衣濕澤國春添海霧饒臺近生公鐘更急江翻伍
和浪還驕無端身世騰騰裏九十光陰半已消

長日清齋學八關客身孤寄翠微間塔前漲急添
新溜窓外烟橫失舊山丘壑違人甘獨老鶯花憶
汝阻同攀連牀聽雨當年約底事今朝聚首慳

拋却朝衫出紫宸青山簿領便情親陰晴較量猶
容我霖雨功名儘讓人東閣書繙朝走蠹西窓燭
剪夜添塵凌雲獻賦君休問舊恨何堪一再陳九詩及余獲試時以奉雨詩受知先帝事

九經鋤堂倡和詩

誰能一手障天河淨掃層空似鏡磨曉望芊綿芳
草長夜聽狼藉落花多樓孤百尺容昏睡石冷千
人廢笑訶出浴扶桑看不遠西園擬唱艷陽歌

詒菴兄約遊洞庭山苞以事阻不獲從七疊

前韻寄之

奕苞

謝公遊屐濕漁樵岡復溪迴度暮朝但喜青藜嘗
作伴那愁白髮不相饒醉餘得句應神助到處題
名敢自驕聞道層湖春霧滿爲君登眺一時消
十年味道透玄關興寄長林豐草間挾妓試茶過
法海寺在莫麓下訪僧賭奕上包山包山寺僧絕雲高古如善奕

鳥心同遠媚日殘花手自攀詩酒儘堪驅使在風
光寧爲勝游怪

縹緲孤峰盡絳宸羣山羅列座中親碧湖長泛輪
漁父綠字重探失丈人開口笑應酬美景舉頭愁
或墮驚塵何當偕老東山下說禮懣詩俎豆陳
嫩嵐晴掃正山河萬頃澄光似鏡磨福地可知塵
事少洞天瑞合散人多隱無陶甕浮家計出豈周
顒謝客訶落日蒼茫應念我何人倚杖和君歌

和

方蔭

何年許作北山樵劇雨耕雲度暮朝短笠長鏡情

經鋤堂倡和詩

獨好浮家泛宅典偏饒休辭犢鼻供人笑便着羊
裘敢自驕欲釣連鰲苦無計茫茫烟水恨難消
千年林屋有玄關笙鶴歸來杳靄間石室銀房傳
勝地玉書金簡副名山北連岱嶽雲常接東望滄
溟日可攀林屋志云北接岱嶽東通滄海擬問靈威今在否生成
仙骨不教怪

縹緲峰高傍帝宸青天尺五舉頭親雲生柳毅祠
邊樹花老劉根廟裏人釣客歸攜黃帽雨林僧關
拂素衣塵欲憑絕頂收諸勝盡遣羣山作下陳
曾凌牛斗溯天河萬里滄波好濯磨鳥鵲橋傾佳

會杳龍鼉浪跋惡風多漂零故國無消息跌蕩天
門有禁詞與汝相期老岳畔逢人莫和飯牛歌

江右康小范集小齋賞牡丹卽事八疊前韻
詞菴兄在吳門寄之 奕苞

蒼苔沒逕斷山樵長者車臨破一朝酒可定交忘
夜永花當傾國見春饒光浮錦幄遊蜂泥香護瓊
筵舞燕驕贏得新知共譙賞片時披拂興難消
托根寂寞傍柴關邀勒春歸一笑問望裏必如停
洛浦夢餘神女在巫山好因遠客迎風放爲惜流
光盡日攀自是花中嬌第一待君評跋莫相怪

經鋤堂倡和詩

平空鶴背下仙宸國色名花綺席親燭底艷迷中
酒客尊前嬌奪倦粧人歌顰欲飲凝寒露舞態空
描漾遠塵應似玉樓雲雨散絳羅高捲醉橫陳
畫闌賞徧轉明河銀燭金鼎易耗磨種問姚黃真
絕少詞追李白更無多漫勞仙客思君歎難免花
神向我訶九十春光將晚晚休從搖落始悲歌

和

方蔭

永拚蹤跡混漁樵忽訝軒車枉一朝謝客來逢遊
屐少盧鴻歸剩草堂饒焚魚久自知吾儂題鳳還
應任爾驕御喜過從小阮在識君旅恨若爲消

蚤年詞賦動江關飄泊虛名滿世間別後夢魂縈

潞水客夏送小范出潞河到來面目是廬山饑時乞食人爭

笑興至詩成衆莫攀期爾春山共攜手招提明月

不曾慳

綽約仙姿降玉宸傾城名士本相親慈恩漫憶題

詩客洛浦重逢作賦人遲暮春風留艷影飄零夜

雨惜芳塵乞將好詠酬佳麗舊日羅郎句已陳時九

來庭前壯丹正開

濁浪滔天怯渡河閉門春色任消磨牀頭酒盡空

瓶臥窓下塵封退筆多布席敢忘室再掃留賓猶

經鋤堂倡和詩十二

記食三詞唾壺莫便輕拋却伏櫪能爲老駟歌

秋早喜雨九疊前韻寄九來 方藹

偶向松間拾墮樵冥冥雨氣變崇朝樹頭鳩聽喧

呼急庭曲蛙添鼓吹饒綠野稻香田父喜青門瓜

熟故侯驕閑來試向西疇望節屋呻吟半欲消

間閣層層虎豹關綠章新奏上台間倒連忽似驅

滄海盾寸還看起太山乍喜雷車輕不試前月中

數何妨日取蹇違攀皇天仁愛寧無意肯惜恩波

一掬慳

步禱 先皇出紫宸庚子夏京師大旱先帝自宮中步行至天壇禱雨是夕

甘霖立降百神羅列駿奔親龍衣再滌勞 明主玉饌

時虛念兆人前殿頻頒罪已詔後宮稀奉屬車塵

精誠對越誰堪並不數桑林六事陳

驟疑決溜似翻河永夜聲隨漏滴磨占畢占箕誰

最切雨珠雨玉此偏多漫愁廢杼紋人治應有遺

鈿神女詞爲喜西成功不細共君擊壤和衢歌

和

奕苞

溪南問荅狎漁樵喜見商霖積暮朝庭樹破紅寒

信早田禾回綠歲功饒隔江牛馬馳光亂近海蛟

龍舞影驕未向西疇閑眺望杞人憂慮一時消

經鋤堂倡和詩十三

莫疑真宰開層關鞭起雷公吳越間浩蕩恩波翻

北海溟濛朝氣失西山爲亭急欲因農記閭戶何

妨謝客攀此日輓輪誠不細皇天寧爲 聖朝慳

遠憶 先皇格帝宸日中步禱必躬親入章雲漢

存前烈六事桑林範後人蓬島路窮青鳥使竹宮

秋滿紫壇塵只今擊壤霑遺澤擬叶謳歌再拜陳

每從遙夜矚天河厲氣妖氛盡掃磨萬物向榮綏

早久三秋志喜較春多豈無茅屋詩人歎遂有江

村社席詞小笠長鑱生計足寂寥聊試答君歌

方藹

十年征伐到漁樵露布喧傳定一朝狐鼠賊庭犁

忽靖左山鯨鯢京觀築應饒海清閭尾波常謚星落

旄頭夜不驕欲向大江詢舊事沉沙折戟鐵先消

毛錐一寸那相關馬上功成掌握間學士朝朝趨

北府將軍夜夜獵南山燕齊賓客風塵滿豐沛助

名日月攀投筆出門還自笑封侯骨相是天慳

聞道 今皇御黼宸黍蕭躬奠爲尊親黃旂紫蓋

環 天仗虎步龍行識 聖人四姓小侯陪後乘

三朝元老拜前塵延英開講知何日誰把周王訪

落陳

經鋤堂倡和詩
十四

競傳貸粟有監河爾華林令未磨草疏馬周逢

主少輪財卜式助邊多黃金買駿應偏貴白璧投

人祇見訶莫笑烏鸛惡毛羽德衰猶勝鳳兮歌

和 奕苞

縱觀世局有仙樵基置中原在此朝銅柱日高狼

鬣暗珠崖波靜蚌胎饒雁飛絕徼隨陽遠馬放平

疇待戰驕指數封侯談笑取祇憐胛肉已潛消

腐儒高論總無關一代勲名鞍馬間增寵自應燒

瀚海持籌那不鑄莊山侯王甲第連雲聳子弟丁

年向日攀莫訴皇天愁骨相如君遭遇未常慳

九天閭闔啓楓宸元老雍雍負屨親西序琬琰承

聖主南郊稷黍嗣 真人租蠲似漢煩前詔刑

措如周接後塵拭日太平勞黼黻書生無事萬言

陳

休言世運俟黃河空有文章自刮磨家散饋邊謀

國易名隨降卒告身多雕蟲硯北羸人笑射虎山

南受吏訶君是鳳池鸞鷟侶何端輕和寧生歌

贈支鍊師十一疊前韻呈詒庵兄 奕苞

何時淪謫玉山樵萬劫迷途度一朝紫府有天歸

路杏丹丘無雪索春饒漫推甲子年難定自守庚

經鋤堂倡和詩
十五

申氣不驕壺內沍沍開歲月多將殘局幾回消

虎豹憑陵司九關金書玉簡渺茫間爐中不死是

良藥圖上真形皆好山萬古飛鴻離世網一時神

駿絕人攀可容盟就玄雲錦戲擲丹砂破老慳

上元細字降仙宸許會蓬山卽世親有約便從青

鳥使無求翻笑白茅人取桃絕巘初成實搗桂寒

宮盡作塵一笑紛紛利名客公狀齋醮綠章陳

擲杖猶龍渡絳河黃庭無事更研磨劉郎沒世迷

難寤許椽全家累尚多星斗壇高勤對越鬼神夜

靜儼揭訶還思並坐東岳石醉影欹斜共嘯歌愚

弟昔年俱從
鍊師授內養

和

方藹

玄圃山頭學采樵，鞭龍種玉度昏朝。
三千閬苑花常艷，十二層城春正饒。
西去音書青雀杳，東來驂駕赤虬驕。
麻姑別後時相憶，笑指滄桑話未消。
追逐羣真叩九關，偶狀游戲謫人間。
玉冠晨戴來重闕，鐵笛秋吹響萬山。
壺裏有天應許到，洞中無樹不教攀。
蓬萊賂得還輪卻，翻笑筵前阿母慳。

金簡標名在絳宸，玉皇香案五雲親。
休嫌弱水飄舟客，曾作蓬山駕座人。
桃實偷殘天上樹，榴皮書

經鋤堂倡和詩
十六

破壁間塵思景只，合華陽睡搗藥吹笙一夢陳。
何難蹈火更馮河，億劫多生自不磨。
杖化龍來傳客少，牀看虎伏畏人多。
飛符獸對清宵永，祛鬼時聞白晝訶。
前度純陽原是汝，可能還續悟真歌。

八月十日聞補上林丞之 命十二叠前韻

寄九來

方藹

疎狂本合老漁樵，驚聽除書下一朝。
舊恨朱顏臨鏡改，新愁白髮上頭饒。
烟霞應負徵君誚，松菊從他處士驕。
此地相如曾獻賦，年來渴病幾時消。
薄祿棲遲學抱關，置身材與不材閒。
繙書夜永時

剛靈拄笏朝開飽，看山鳳隱赤霄空。
有恨龍歸滄海竟，誰攀腐儒航艤成何事。
官運從渠笑爾慳。羸馬重驅入紫宸，
宦情漸與圃農親。乘田本願師尼父，
抱甕翻教學丈人。種豆南山喜有地，
栽桑東海欲生塵。倚鋤白日窺霄漢，
天闕森森虎豹陳。朔風問渡古黃河，
役役勞生自折磨。青草池塘入夢杳，
白雲廬舍繫情多。孤裝羞向長安笑，
窮客從他候吏訶。觀理堯花無恙在，
劉郎重到敢高歌。

和

奕苞

皇恩未許老漁樵，鸞鵲天書降此朝。
地爲相如題賦勝，隱同方朔解愁饒。
故園舞鶴休輕怨，長路駝驢更易驕。
莫道宦途如九折，身宮磨礱幾曾消。

經鋤堂倡和詩
十七

半載投閑共掩關，雲泥祇在屈伸間。
不容問舍求南畝，應免移文到北山。
天上碧桃須辨種，月中丹桂漫追攀。
漢家游獵由來盛，雨露寧于侍從慳。
絕艷驚才動帝宸，宸重看捧檄慰慈親。
中朝最憶龍頭客，小謫猶爲鶴背人。
曉歷金門疑待詔，秋期玉輦恨生塵。
今皇端拱延英殿，有賦難因諫獵陳。
蕭騷雙鬢閱關河，一往雄心豈耗磨。
朝右令惟通賦重，江南人正左官多。
召高漫入山公啓，宦薄何

醉亭尉訶春到池塘先憶我夢中佳句向誰歌

東寺七佛壇于中秋前後連夜放燈十三疊

前韻呈訶庵兄

奕苞

亂後東禪臥醉樵浮圖勝景廢崇朝風迴鈴舌空
林徧雲度檐牙色界饒寶地琉璃還普照化城絛
管更誰驕有好事者攜歌者集寺中嬉游點綴昇平事雙向空

門百感消

莊嚴窄堵鎮禪關破暗幽彈指間纓絡縵垂疑
火樹幡幢突兀異鰲山光空十地終無染影局諸
天不可攀莫謂江東仍陋俗鋪揚佛事未曾慳

經鋤堂倡和詩
十八

香雲花雨遍高宸絕頂平臨下界親火乞長明停
鹿女城當不夜罷難人靜看雁下鳴三匝關比蛾
飛聚一塵拂拭南朝碑板跡蘚痕彷彿篆齊陳
戒壇良月掛銀河萬里迴光共羯磨爭踏紅蓮塵
影亂乍燃綵桂劫灰多他生度滅傳燈續此日禪
狂向佛訶身似維摩病居士支願閑聽梵王歌

和

方藹

古剎荒榛剩牧樵誰移法炬微昏朝金盤借月容
偏麗寶鐸無風響自饒翔遍虛空鐵鳳迴銜迴海
嶠燭龍驕迷途到處都成障不遇燈王那忽消

六時梵唄掩禪關寶氣宵連碧漢間靈徹珠眉同
火月照開天眼遍河山蓮花影忽從空躍桂樹枝
忘向夕攀莫恨漫漫正長夜光明此地未曾慳
莊嚴法界遍香宸士女嬉遊永夜親極樂東方成
化國長明西竺有夫人影搖星漢紛疑墮寒映琉
璃迥絕塵閑却嫦娥靚妝而攀花欲語向誰陳
如星萬點被恒河億劫燈傳此不磨鉢底魚龍潛
聽久枝頭烏鵲暗驚多道人見月無須捐客子尋
珠不用訶肯許彌陀共龕坐夜深法曲當高歌

經鋤堂倡和詩
十九

經鉏堂唱和集叙

盛唐以前詩人唱和每和意而不和韻蓋恐局於韻而意或不達且傷氣格也余謂浚腹拙手固不能無此慮若在能者更可見奇蓋韻定則路狹路狹則思深思深則句妙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其理然也乙巳仲冬偶與葉子九來閒步尋花得七言近體一首九來和作倍之於是更唱迭和題襍出而韻不易旬月之間詩筒往來如織闢捷爭妍興益陡發遂合得五十餘首九來清辭迴句卓然名家余才盡筆枯難與詞壇飛將爭雄聊復效顰自

歸經鉏堂唱和詩叙

宜藏拙會九來欲付梓人不能止也書以志一時之興塵鑿鉅山人歸莊漫題於萬家基

經鉏堂倡和詩

冬日偕九來縱步尋天燭蠟梅還過其齋小

酌卽事

歸莊元公

冬月欣逢景氣溫寒城佳致在林園勾回丹實經霜老馥郁檀心計日繁幾處名花娛白髮兩人歸路踏黃昏解劬還可催詩句剪燭何辭醉綠樽

和

葉奕苞九來

至後陽生步屨溫尋花典劇扣鄰園梅先臘放金英綻燭侶天垂玉露繁老至豈容虛歲月閑來便擬共朝昏知君不獨看花癖兼有生涯在酒樽

二之經鉏堂唱和詩

坐我春風笑語溫追陪盡日徧名園登樓詩句逢

王絮遇王宛仲插架圖書問李絮過李元使令瑟

瑟寒香浮白月離離朱實照黃昏相期秉燭遊方

始敢惜狂歌勸一罇

九來見和看花詩再疊前韻寄之莊

午晴閑步趁微溫挈伴尋芳到幾園暮齒漫同年

少樂寒花不似艷陽繁更留蠟屐探名勝相望衡

門數曉昏羨爾詩腸常自潤吟成不藉酒盈罇九來

素不能飲

和

奕苞

南榮兀兀負暄溫習懶忘窺董子園髻髮未經遲

暮改花香還釀早春繁城邊騎過寒門掩時過海

野外鴉歸老樹昏最喜詩筒慰岑寂吟餘不覺盡

芳鐔

寒夜獨酌九來復和前詩叩門見貽三四叠

元韻奉東

莊

然燭固爐酒取溫雖云多病異文罔牀頭書卷人

俱冷瓶裏花枝影共繁研沼玄冰停彩筆詩筒白

雪叩黃昏衰年血少愁無寐長夜還須盡大鐔

朝旭殘陽儘自溫娛情不羨仲長園及時新醞露

經鉅堂唱和詩
二之二

唇好晚歲芳華入眼繁小巷荒雞驚獨夜空林寒

雀聞初昏拚將老去殘年月分付詩瓢與酒鐔

和

奕苞

寒夜茆齋借酒溫頭陀差異給孤園

元公自號
普頭陀
昂

藏自訝雞羣少老辣人知桂性繁惟事廿年書咄

咄俗心千古嘆昏昏只看絲筆凌雲氣合符他時

饗上鐔

嚴冬霜薄覺晴溫學帶經鉏且灌園屏上輿圖窮

地險匣中星斗麗天繁愁城漸喜詩攻破夢園何

知世天昏埽石待君看鶴舞更將餘興托琴鐔

枕上五疊元韻

莊

寒宵挾纈是奇溫布被還希獨樂園忽見愔紗如

月白懸知屋瓦著霜繁風聲止暮無冬夏香篆祠

堂自曉昏

余居為先墓丙舍
中堂奉五世神主

最是隣雞催盥頰雖

寒且復緩開鐔

和

奕苞

紙帳蕭然布被溫知君誓墓樂田園莊周夢蝶名

言在越石聞雞勝事繁記取萬家羅左右

元公題
所居曰

萬家基

有詩招二仲數晨昏柴門幸接先賢壘
余在震川先

生墓後

蜡臘相期酬一鐔

經鉅堂唱和詩
二之三

饋元老酒一罍天燭二枝七疊韻代東

奕苞

長几攤書蚤夜溫微病况復侶文園

元老
載來號

珀香方醺折得珊瑚暖正繁殘歲同雲將白雪寒

城向水易黃昏與酣落筆酬新句好對名花醉綠

鐔

奉酬六疊韻

莊

已將詩句代寒溫雅馴還來自庾闢杜甫襟懷花

下遺陶潛紙墨醉餘繁青天有眼仍如夢白日無

情易向昏珠玉屢投難再報論文遲爾共清鐔

九來見過云頃酒恐未佳復餽一甕七疊韻

奉謝

莊

陳編暇日漫重溫似覺揚亭勝董固不耐窮經人
坐老何妨載酒客來繁離憂楚士悲偏醒傷亂詩
人戒彼昏厚意督郵換從事驅寒便可注汗罇

和

夾苞

恭人飲酒亦溫溫每向鄰沽過小園漫遣白衣青
甕少恐消綠蟻碧香繁步兵既醉窮途哭吏部佯
狂破睡昏自是清流宜中聖濁醪那許污清罇

同九來訪瑞五留午酌隨偕過殿開夜飲八

經鉅堂唱和詩
二之四

疊韻

莊

訪友西城日正溫習家池又辟疆園劇談已覺玄
風暢痛飲還祛俗慮繁勁節松方標晚歲暗香梅
漸入黃昏初春定振尋山屐雙寂軒中倒百罇

山居以雙寂名
軒屬余書扁額

和

夾苞

玄亭側席坐方溫乘興追隨醉習園射覆互爭新
令巧談鋒橫前俗詞繁高人避地尋山誌用陶隱居事
太史占星聚璧昇月令仲冬獻歲看梅應踐約爲
君載酒勸壺罇

和

馬鳴奎

殿閣

栗烈風生毛褐溫幾竿修竹庾家園客來未怯清
譚短興至何愁素髮繁賦羨閒居移歲月論疑樂
志忘朝昏山春不負登臨約應許同開臘蟻罇

自述九十一疊韻

莊

詩格常卑李與溫終然詞賦讓梁園白描狗馬知
非易並奏絃匏不厭繁粗抱文章還寂寂暫離琴
酒卽昏年來江海多風浪賴此吟然五石樽
廿以雄飛讓趙溫茹芝或可躡東園却看桂樹山
中老何處桃花洞口繁我怪山魃飛白晝人憎渴

經鉅堂唱和詩

且叫黃昏屈生休向天公問千日醇醪一夜罇

一生不試只溫溫敢羨香山十畝園苦恨絳桃無
地着劇愁玉樹幾時繁梁鴻自是緣天令馮衍非
關爲智昏無可奈何安若命却從幾婦索瓶罇

和

夾苞

志恥平生在飽溫十年不字賦田園錦囊漫學嘔
心苦瓦缶還嗟聒耳繁樹列謝庭慚子弟綵承萊
氏慶晨昏不材敢望登清廟他日輸君脩六罇

十二疊韻贈九來

莊

美爾雙髦奉清溫板輿還復徧家園吟詩揮翰幽

情適踏月尋花樂事繁庭際紫洲爭挺拔懷中玉
樹異童仆功名唾手何須說晨夕蘭燈與桂鐫

奉謝元老

奕苞

鯉庭尚魏學冬溫筮得天山樓蘭園小園名壯歲髮
因經亂改平居愁爲苦吟繁馬牛泛應空人我脉
大無知慰曉昏君自愛深忌醜拙却將猿象比山
鐫

借九來蘭亭刻本十三疊韻奉還 莊

名蹟烟銷恨賊溫

五代時賊溫籍發昭陵蘭亭雖出人間尋毀於賊手空餘

石馬汗陵罔緒馮僅得形模似潭絳徒勞剗刷繁

經鉅堂唱和詩
二之六

寒枕暗翠嫌指直殘燈細仿懼眸昏二瓶未踐借
書約應爲良朋怯酒罇

和

奕苞

芹臨響榻廢涼溫裨帖心傷狗寢園六本賜摹誠

貴少諸家聚訟不勝繁流傳玉枕疑他贗指點金

針教我昏

元老常語

若使二瓶能損惠不妨花下

共開鐫

病中十四疊韻

莊

病來試藥遍涼溫小間還能自灌園談緒惟將三
理析歌聲猶若五音繁香鑪細篆消餘倦茗枕清

風洗積昏心肺焦然良有以從今須戒卯時鐫

和

余創月寒閒閣故有起句

奕苞

昨從舍鵲辨寒溫謝客樓遲閉小園試口始知良
藥苦折肱難泥古方繁貧兼原憲慚多學禪異維
摩覺衆昏好友相憐勞問訊園鑪聊與潑殘鐫

十五疊韻自歎

莊

痘褐糟糠半飽溫生來從未冇田園懷中良璧憑
誰剖鏡裏秋霜看漸繁志士西山悲白日騷人中
道歎黃昏濁河自古催人壽斷送餘年在酒罇

和

奕苞

經鉅堂唱和詩
二之七

緇袍狐貉等奇溫齊物莊生在漆園求價始知懷
玉美待時休訝髻霜繁床頭書卷三冬足扇外塵
飛十丈昏梁甫吟成空抱膝孤鴻日送盡餘鐫

十五疊韻奉贈元老

奕苞

彼美人兮似玉溫何時束帛貢丘園學從周禮徵
言足志在春王筆削繁樞下壯心逢酒發霧中老
眼向花昏采芝拾藥多閑樂傲殺王侯賜上鐫

又柬九來十六疊韻

莊

臘天裴廼把經溫輪却王維樂輞園大抵遨遊隨
興到將毋唱和覺辭繁觀心寧待金針度相士還

愁水鑽昏歎息歲華同逝水行看椒柏點芳罇

和

奕苞

寒向蓬窗臥晏溫非君誰復款中園亂餘世味山
雲薄病裏年華鏡雪繁唱和祇緣憂情悄遊遊還
勝醉昏昏新年樂事惟觴咏預掃詩壇辦酒罇

謝元公惠所書詩卷疊前韻二首

奕苞

丙舍朝陽洗硯溫雲烟落紙動丘園能兼野鶯家
雞美壓倒秋蛇春蚓繁客據畫船要碧水童知寒
具撤黃昏非邪南董君何讓遠嗣鍾王薦一罇

經鉅室唱和詩
二之八

摩挲盡日麥光溫四壁龍蛇滿小園柳氏元和脚
樣少褚公卽日髣髴繁人如鳳羽歌衰已詩總驪
珠探睡昏我媿道州真作手乞君擘窠勒窪罇

九來謬譽拙筆及拙句十七疊韻奉酬

莊

擁火濡毫墨瀋溫平生以此常田園若教拄杖青
錢足應厭堆床素紙繁書法要則心早正文家還
忌氣全昏驪龍雞鶩休虛舉身後名難易一罇

歲暮雜咏疊韻之十九至二十九

奕苞

東軒初旭照清溫手把殘書笑兔園身隱始知一
慮得天高難寄四愁繁喧庭小雀春將動赴壑驚
蛇日易昏却埽杜門無限樂瓶花灼灼對琴罇
鶉衣毛褐勝裘溫寄傲東華五畝園租入儘償官
賦少逋逃常折券文繁紛更獻替緣星變浩蕩
恩施自 大畧若使閭閻沾實惠可勝鼓腹酌深
罇

我道常存日曄溫杏壇何川關祇園由來日進心
齋澈大抵風生口語繁坐井那知天宇曠返轅應
識路岐昏野夫兀兀安無事嘿送殘年洗瓦罇

經鉅室唱和詩
二之九

公近與浙
人講學事

水漸廿里土膏溫書畫船移訪廢園歲晚得閑生
計少故鄉如客道心繁村頭梅放春香暗江口鴻
歸水氣昏羨爾風流解吟咏游筇到處競開罇

公游真義村村西界溪爲
金粟道人玉山佳處故址

客至無肴酒罷溫忽傳修脯餉荒園秦庭爲馬失
應久鄭野翻蕉夢正繁聊試秘方參藥草空臨名
帖道朝昏獻羔祭非殘年樂擘此真堪佐大罇

張無待惠鹿
脯下首同

纔收獵網火燐溫片脯遺來仲蔚園啖肉我愁爲

繼少聞聲君訝觸機繁無神游書上義似經易爪

青麟美轉憶山羊紫霧昏劉阮出天台洞儉歲庖

厨驚異饌漫煨柑熱汗罇

太息任華失飽溫豪家空自廣田園前波未讓後

波急今雨不來舊雨繁市上飯牛歌夜旦山中觀

權悟朝昏不材拚作橫溝斷擁腫誰離瘦木罇

趨庭色養湯思溫親老還能日涉園逐疫鄉儺朝

服改祈年蜡祭薦羞繁三江月落漁波濶四野風

高豹霧昏我在飲中稱小戶團闔別歲強盈罇

灰死難然不復溫由他廊廟勝田園臥遊畫壁雲

山遠流出詩瓢玉雪繁春草欲芳爭碧色夕陽殊

好近黃昏山妻預釀屠蘇酒醒眼拚澆最後罇

蕭齋大被待君溫底事遲遲返故園關塞鴈行橫

浦斷池塘草色向春繁身遠官闕還瞻曉親倚門

閒好定昏計日渡江悲眺遠何人促膝共開罇憶家

未還里

雪比幽姿玉比溫徧隨花雨散祇園蒐遺世亭

亭遠目斷愁予渺渺繁洛浦微波凌素襪江皋雜

珮響黃昏自歸淨域柳檀侶勝却寒香撲酒罇西

祇園庵看水仙花

歲暮雜咏十八疊韻至二十三 莊

讀書失記只須溫鈔纂從來卻免園行挾秘書直

復快胸藏武庫豈嫌繁考文析義心良苦鑑古徵

今識未昏最是平生豪興處一編漢史盡千罇讀

矮屋霜消日色溫江鄉寂寞少林園祁寒菽麥成

畦少積潦魚蝦入市繁遠市鐘聲清昧且野船羹

火照黃昏荒郊酬酢殊稀簡且就吾宗酌一罇真

義村同

嚴冬物候接春溫梅柳爭妍橘柚園倉庚秋糧徵

納急篋篋歲餽往來繁開行送雁三江冷獨立看

雲八表昏濁酒牀頭幸不乏瓦盆何必讓金罇

青瑣舊物坐常溫清淨終輸祇樹園聒耳街頭驅

疫鬧驚心門外索逋繁臘朝家祭仍逢戌蜡日人

狂直到昏名士風流須痛飲縱教無客不空罇

畏避風寒向火溫更無餘典問花園就喧狂草揮

頗健呵凍寒梢掃不繁雪少誰爲祈隔歲星回自

解驗初昏蓬憲小酌良酣適親舊仍開別歲罇

面陽先壘氣常溫餘壤青青是菜園鹿觸久嗟松

栢少牛眠不驗本支繁人貧兼病消殘歲鬼笑還

啼關夜昏臘盡馬醫皆不候且從荒寢薦穢躑

歲暮元公先生過訪兼示與葉九老倡和諸

作次韻奉贈

嘉定孫

翹 似

春近蓬門喜漸溫
竭來高屐叩荒園
吳裝莫訝琴書薄
郢曲俄驚卷帙繁
劍氣微茫星座暗
珠光汨沒澗波昏
相看幸少窮途淚
伏櫪雄心付酒樽

酬孫凱似二十四疊韻

莊

一曲陽春氣自溫
况兼下榻在名園
人間俗事殘

冬積天上愁雲向暮繁
皮禮書編傳祕要

似尊

善鑒書法與公詞賦掃塵昏
客中更有消愁物
花著論頗多

經鉅室唱和詩
二之十二

滿寒林酒滿樽

除夕三十疊韻

奕苞

隔歲春還淑氣溫
一番風信到林園
屑頭細檢同

花盡蓬鬆纔驚似雪繁
四野星辰橫碧落
九衢燈

火闌黃昏老親健
飯團圍坐徧語兒孫
醉一罇

和前題二十五疊韻

莊

東風將至氣先溫
薺麥成叢丙舍園
幾處灼天列

炬熾滿城殷地燦
聲繁哀年冀緩難
號曉此世寧

須大吹昏

古書除夕大噪新年多疫癘火盜

美爾承歡能盡醉
鮮

民安得倒深罇

終

序

微之在江陵以夢游春詩寄樂天題其序曰斯言
也不可使不知我者知我者亦不可使不知樂
天知我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子讀其言未嘗不
嘆古人交誼之重也夫門柳全低簷櫻半熟此何
地也更深悄悄晨雨濛濛此何時也戲調微拒柔
情暗通此何人也轉面流花登牀抱綺此何事也
長慶一編祇載酬和之作而原倡不傳今以會真
之言逆之則七十韻中約略可想見而曾不少爲
知已諱元白之交固如是夫鳳雛葉子心醉遇雪

花信詩序
劉一

之曲日成迴雪之容與迎風動影情事迥別然而
來今飛燕去矣驚鴻未能葉葉相當花花相對因
之獨慮成端沒情多緒試探綵筆遂滿香牋不旣
與元才子作同工異曲也哉獨惜子與鳳雛之交
誠有如樂天所云肺腑都無隔形骸兩不羈者旣
不能同枯黃絹之辭爭長烏絲之價又何敢以艷
色空花浮生焦穀之語相期三復乎仍借微之之
詩爲鳳雛進日閑倚屏風笑周昉枉拋心力書朝
雲鳳雛以爲狀否錫山同學弟劉恒震修題

序

古今來文章之士何以獨貴于管人耶方其泊狀
靜處與人無異也及其有感而發清詞逸翰波委
雲屬喜者有所舒而不至于蕩怨者有所寄而不
至于鬱此文章之士所以貴也葉子九來少負異
才與之游者亦不見其嘗讀書也几案之間史集
紛紜筆硯狼籍而已乃其作詩文諸體畢具洛誦
成河子墨如霧直堪方駕古人何止壓倒時輩花
信二韵有爲之作也同人和之彙爲一集層疊婉
轉萬變千妍如出水芙蓉臨風欲笑如明霞天半

花信詩序
馬一

映日彌鮮反覆吟覽能不爲之咨嗟稱絕乎借令
無文之子始則不能自持旣而展側無慘以底于
沈鬱困殆豈復能爲清詞麗句以自遣哉且我尤
有感焉古今艷麗何可勝數如楊太真者千古尤
物也及其驚羣馬嵬風流漸滅矣讀清平三調猶
得想見沉香亭北笑斟玻璃之態則美而易渝者
色也美而嘗新者詩以易渝之色得長新之詩而
可以永存詩顧不重歟百年之後花信中人不可
復問而九來與諸子之詩風華炤耀競爽不衰豈
獨何能無感也同學弟馬鳴鑾殿聞撰

序

文章措詞隨作者手筆而命意則必確有指歸詩也不然寓言十九比興兼資不獨詞無定則即意亦不可以一端而取如平子同聲寓意深厚而讀者見其柔懷婉態可以爲艷情致堯香奩本出艷情讀者以其落花詩歎亂憂亡而若香奩亦爲隱思徘徊之所寓夫朕則作者之意不必自見而可以感人讀者亦不必見作者之心而皆可以有得子瞻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風騷以來其道固朕矣九來葉子才情英敏洒筆萬言今之春作

花信詩序
吳一

花信詩二章同人步韻又得若干首皆清新婉麗比美西崑或欲推原其詩之所以作予則曰情生于文文生于情九來與同人各自有其意詩則因題而偶合讀者亦不必盡知其所以朕而幽思綵筆可賦可比其堯朕而喜愴焉以悲者亦不必盡出今日作者之心也同學弟吳爰修齡撰

序

草木之有花也無與於人而人顧有好焉其將作也刻時日以望之其既盛也招賓朋置酒食以樂之其過時而落也則又爲之期曰明歲日至且復觀焉花既歲不爽其約而人歲以其約赴之於是春時號曰花信而能言之士爲之咏歌葉子鳳雛家於玉峰之陽齋前無物不備而艸木之英爲最富三春花事甲於吾吳子之春緣花有異遇乃作花信諸刻清新俊逸兼庾鮑之美從而和之者無慮數十家競華爭妍燦若雲錦讀之者如登春臺

花信序
宋一

而望香國盈吾目者無非芳艸矣昔靈均先生自言曰吾滋蘭九畹樹蕙百畝朕而上官子蘭之徒視猶蓬艾也今生於葉子之齋者期之而有信信之而有詩花未常祈請於主人而主人之優禮於花也亦至矣或葉子之別有取夫花也究而思之爲艸木者何所與於其間哉使靈均先生復生聞余言也必且自暢於蘭蕙之前而離騷可無作矣鳳雛曰志子言以質明歲之來遊者雲間宋徵與敬基甫題

經鋤堂詩 別集

花信倡和

辛丑春和劉震修顧華峯無題七言律十九

首後更得二首南村吳丈摘首章落句題

曰花信辱諸公和教隨到付梓故無倫次

葉奕苞

鳳雛

綺窓籠日不勝春結想名花轉損神筵畔柘枝迴
舞伎渡頭桃葉待歌人空攜燕脯探珠窟難覓鸞
膠掩玉塵曉鏡半開慵獨炤只緣花信有長羣
金谷春飛爛熳花閉居憶得舊風華蜀絃祇許文

花信詩

君聽楚佩應從交甫誇香護萬重迷錦障河迎八
月見靈槎青青昔日章臺柳可有長條拂水涯

和

吳

冲南村

看殺名花金谷春風吹現洛川神選歌亭榭多
同調私語屏山別有人格是和思嘗對月官教離
恨便成塵西飛燕子知儂意爲寄心期解翠輦
醉裏佳人夢裏花雲山疊蔽京華崔徽怨抑書
中盡小杜狂言座上誇記得夜深假舞席悔當秋
半泛仙槎永豐依舊荒園柳搖蕩春風天一涯

呼谷 蔡園

阮肇親遊越嶠春陳王曾見洛川神未知遺世仙
眞子何似傾城國色人霞想衣裳生彩暈風生咳
唾落珠塵何端坐覺遯山遠弱水三千翠黛嬾
灼灼盈盈儼似花自看明鏡惜容華託教溫嬌媒
嘗如買向相如賦最誇金鎖正羈鸞鳳翻銀河空
望海天槎高唐只許通幽夢浩蕩春魂未有涯

張

丙雪節

鳥亂魚沉並惜春詩成那得不傷神渡頭芳草明
朝客帳底梅花昨夜人只爲悶愁浮綠蟻却教清

花信詩

夢繞紅塵孤懸兩處天心月炤著眉尖一樣顰
及時臥酒並吞花嘗恐腸啼促歲華好事只愁容
易錯多情元屬少年誇柳條綠暗看隋樹星斗光
搖識漢槎乘興扁舟湖水濶不知何處有天涯

劉雷恒

震修

風流空羨夢遊春綽約曾逢姑射神雕玉輕翻鸞
絕世綵雲低按暗窺人不堪多阻湔裙水無計能
邀度襖塵遙想霓裳歌舞罷幾番淺笑又長羣
待將金谷貯名花不負仙踪羣綠華顧我有情如
有約未曾曾相傍只相誇離魂欲斷春堤柳遠信無

憑秋漢槎二沈兩山吟望處低巒輕浪已天涯

陳容 婉素

文園多病夢遊春句裏腸迴暗損神未換明珠金
谷伎幸留玉枕洛川人疎簾香裊綠絲篆小兒琴
飛瑟瑟塵若問章臺情幾許雙眉待盡不勝顰
層樓十二箇名花彷彿雙成夢綠華金屋貯來嘗
自惜玉臺詠後爲君誇夢翻楚峽神妃雨望斷明
河使客槎歌扇舞衫綠底恨盡屏開處卽天涯

陳大成 集生

蓬萊不鎖艷陽春底事空期巫峽神催破舞衣閑

花信詩

此夕待開粧鏡爲何人月沉露索千尋井香度風
簾一片塵眼見雙眉還細細分明容得十分顰
春遊無客不迷花枉濕青衫髻吐華樓未墮時真
帶恨佩曾留處特須誇好歌桃葉橫江楫急溯支
機犯斗槎吟殺玉山千萬仞可能舉目到天涯

馬鳴鑾 殿閣

漫道江東劉採春也逢入夢洛川神游龍舞燕詩
中態懶粉慵朱盡裏人語向花叢嬌乍轉步來香
印不飛塵劇憐京兆添眉黛未減溪邊西子顰
綺閣生成解語花驚籠那數舊鉛華綠珠笛意誰

同調碧玉瓜期祇暗誇粉蝶香泥沾舞袖銀河機
石待仙槎章臺走馬青青在可許垂鞭盡水涯

范能章 爵九

眼波眉翠暖於春贏得陳王賦洛神未寄裁衫稱
隱士已看高髻號仙人釵頭共指生如縷足底難
描印絕塵其雨朝陽情緒似幾回排遣又含顰
一番春事一番花脂暈香酣闔日華天上芙蓉看
欲醉杖頭鸚鵡號非誇河流意切忘衝柱海沫情
多不讓槎美玉未教乘鶴去赤城原不在天涯

吳爰 修齡

花信詩

不將逸致付拋春寄托文心略有神幽夢每尋巫
峽雨高懷管賦洛川人花開上苑難探指鶴過滄
洲易隔塵惆悵詩成珠玉好却慙東郊爲西顰
日南空自覓名花歸到瑤窓見麗華夜舞燈前皆
面軟曉粧簾下獨心誇悶愁欲挂開春柳往事猶
期隔歲槎別有清才置吟咏不妨游思自天涯

朱用純 致一

閨苑情知別樣春傾城一見已傷神小名道處徐
遮扇襟佩投時數顧人只擬彩蟾嘗在月那期弱
水忽揚塵相思欲待題桐葉飛去還愁益翠顰

花看賣笑已無花碧玉安能鬪麗華待結鴛鴦燈
底社定教風月臂邊誇臨河帝女仍回馭似海侯
門枉泛槎不分此生同覆水故將花信訪天涯

徐履忱 詞

紫陌鶯花艷暮春惺忪午夢轉傷神繡簾珠箔垂
深院華燭清尊照麗人度曲暗彈銀甲淚催粧慵
拂鏡臺塵柳絲也解憐才意鎖盡相思翠黛顰
爲信人間解語花倩誰描出舊容華吟成杜牧真
疑夢待嫁王昌不自誇湘女含情還鼓瑟繩河無
路可浮槎彩雲此日雙鸞舞搖蕩春風未有涯

張對揚

花信詩
五

連朝聽雨暗傷春憶得迢迢洛浦神草怨天涯立
馬客月窺簾幙倚樓人淒翠欲散林間雨苦調低
飛梁上塵窓外梅花開幾朵一回閑笑一回顰
濡毫染卷只探花拂檻東風看露華萬種妖嬈空
著意一枝婀娜最堪誇人間自有絲毫幙天上何
須月泛槎閑倚玉樓渾似醉莫將離恨付天涯

葉方蔚 數文

賣眼芳心早擲春相看脉脉黯離神臺邊楊柳難
攀客洞口桃花却賺人枕膩空留粧閣夢衣香曾

惹舞筵塵歌眉最憶堪憐處一到關情別樣顰
腸斷難將命乞花湯憑綵筆贈芳華獨諳鸚鵡籠
中恨誰許鴛鴦被底誇神峽迷離行雨地明河飄
泊問津槎沉沉雲海尋仙遠較取懷人尚有涯

王 楹 虹友

關千十二碧城春曾此相逢姑射神自是江郎能
賦別可知賈氏解窺人尊前金縷迴歌袖燈下霓
裳拂舞塵誰道桃源無路入一回花落一長顰
明於秋水麗於花杏子衫輕映月華誰遣黛蛾頻
自歛故將桃臉向人誇宓妃枕上陳王賦織女機

花信詩
六

邊漢使槎願得乘鸞共仙去玉簫聲遠隔天涯

許 旭 可中

簡點年光又及春花時先願醉花神遙從河畔傷
青草猶憶風前遇可人身使不逢空寫恨魚箋欲
疊畏生塵綺窓新得籠鸚鵡說盡春來幾度顰
聞道蓬山千種花一枝誰許占韶華羊家條脫眞
堪贈鮫室明珠未足誇繡幙香生迷錦扇銀河浪
起失仙槎此情除是來天上不到山巔與水涯

王 燭 調臣

脉脉東風暗送春似關春事轉傷神香飄冷砌如

縈夢月到疎簾正憶人
扇底歌聲描舊恨鏡中舞
影度空塵祗緣杜牧多情思
贏得雙眉盡日顰
草滿園林蝶滿花
每臨青鏡惜年華
巫山有夢雲
輕散洛水無媒賦漫誇
自昔漁郎迷玉洞至今海
客望星槎愁儂豈忍空相憶
契濶春風各一涯

李可汧 元使

踏遍桃花洞口春
乍停游屐轉傷神
雕闌玉砌仙
家路霧鬢雲鬟夢裏人
白月似描歌扇影
青衫曾染舞衣塵
憶從十二峰頭過
處處朝雲鎖翠顰
晚晚休歌陌上花
畫屏錦幃貯韶華
不覩宋玉憑

誰賦許嫁王昌
豈自誇瑤島翻雲來
鳥使銀河衝
浪候星槎生憎蒲暖鴛鴦睡
護殺橫塘水一涯

張立廉 永卷

賦得秋懷似送春晚來
尊酒酹花神柳絲幔裏傳
潮信桃葉溪頭待渡人
斷嶂欲飛三峽霧鳴泉誰
拭五絃塵陶家試草閑情句
也向人間浪笑顰
一葉隨風拂浪花
溪山如拭謝鉛華
錦箋題字心
先醉綵筆投懷夢敢誇
采葛漫傳迷遠岫
支機曾記泛浮槎
蒼涼笠釣汀蘆曲渺渺
愁予澤一涯

丘鍾仁 近夫

錦箋題遍爲尋春
筆底含愁信有神
江漢乍逢留
珮客武陵曾學問
津人判澆好酒難成醉
恐放名花易作塵
底怪王孫惆悵久
青山相望不勝顰
廣寒迢遞一枝花
錦幃何端阻舜華
燭淚互爭筵
上墮蛾眉暗向鏡中誇
黃金合買長門賦
銀漢空紆博望槎
若使琴心能早慰
茂陵春恨已無涯

王玉裕 成博

百和烟霏小院春
每逢良夜黯傷神
江花有夢翻
新譜薛錦多才贈
故人燕妬主釵愁
覆水鸞分寶鏡暗
封塵青青柳色催腸斷
十二山高翠黛顰

花信詩

傾城久已並名花
不信當年有麗華
草可忘憂誠
浪語禽能比翼漫相誇
玉堤好與重題葉
月窟應期再泛槎
惆悵東風無賴極
陌頭狼籍怨天涯

徐開任 季重

金谷園中樹樹春
梨花帶雨倍傷神
洛川有珮思
公子蜀國無絃賦
美人共道君心堅
似石誰知妾命薄
如塵多情最是繁臺柳
也效雙眉日夜顰
含愁著意訪名花
那惜千金買麗華
芳草無言心自醉
細腰多態口難誇
香生玉露浮仙掌
夢入銀河泛客槎
從此蘭閨消永夜
底須遺恨向天涯

俞南史無殊

飛花歷亂不知春，空使東阿賦洛神。
青翰舟中虛繡被，九微燈畔憶瓊人。
鮫珠贈後還成淚，羅襪行時未有塵。
獨凭妝樓自無奈，遠山應向望中顰。
風雨江皋泣落花，可憐無計駐年華。
夢回孤枕誰人覺，愁結雙蛾何處誇。
玉兔光沉淹桂魄，銀河浪起阻星槎。
那知悵望闌干外，偏有文鴛戲水涯。

施謹先又王

弱柳鶯藏九十春，一番花信托花神。
廊迴芍藥低金鎖，院隱薔薇舞玉人。
輕眼似凝仙井液，小腰虛

花信詩九

染月梯塵蛾眉不及枝，頭色開落年年有笑顰。
行行偶折隔牆花，得意相看掩月華。
送客春風原易醉，去年人面已難誇。
言多欲覓銜箋鳥，路隔空思泛海槎。
祇是仙源尋不見，芳蹤何處更生涯。

毛漢祿詔廉

驟雨斜風斷送春，園林寂寂負花神。
窓中艷思迷彤管，樓上簫聲倚玉人。
蓮渚有時臨釣檻，玳筵何處下歌塵。
綠知獨坐懨懨日，恐使東家欲效顰。
碧闌干外遍飛花，滿目愁雲掩月華。
詠罷獨憐池上酌，粧成私向鏡中誇。
芳時已阻雙魚信，秋夜難

期八月槎，繡戶自應同寂寞。一宵風雨即天涯。

方禮慢亭

近水遙山次第春，洛川姑射總名神。
鏡圓昨夜燈前夢，釵卜當年畫裏人。
杜牧無勞歌綠葉，羊權有約奉清塵。
倘能縮地酬相憶，消盡從來翠羽顰。
紫幃金鈴強護花，花應解語想鉛華。
狂非中酒生人妬，窮已工詩好自誇。
精衛永填滄海石，斗牛遙挂碧天槎。
而今恐有人先渡，桃葉空期水一涯。
風羅

陸希傳孝曾

花信詩十

紅樓窈窕暗生春，倚盡闌干獨愴神。
金管傳心張靜婉，珠簾託怨李夫人。
使惟青鳥能通信，佩有靈犀可辟塵。
一自黃昏風雨後，爲誰宜喜復宜顰。
梁珠宮裏護名花，邂逅仙姬萼綠華。
舞袖漫將鴻影亂，歌聲應向彩雲誇。
漁郎有棹還迷洞，織女支機欲問槎。
此日靡蕪吟未得，斷腸楊柳徧天涯。

劉霖恒沛元

滿堂羅綺自生春，偏惹陳王賦洛神。
爲雨爲雲終是夢，傾城傾國屬何人。
歌翻白苧應留恨，舞亂紅絲去絕塵。
惆悵無因魂欲斷，每逢花信一長顰。

妬花風雨落殘花漫識人間有麗華織女天衣皆是想江郎彩筆獨相誇渡頭有意邀同棹天外無媒不見槎長向東風問消息春情吹散已無涯

董黃 得仲

朱欄紅藥怨陽春邂逅陳思賦洛神孔雀屏移歌扇影水晶簾映卷衣人同心空結西陵樹油壁難邀南陌塵懊惱吟殘眠未穩鏡臺獨倚翠蛾顰誰家曲按後庭花知是臨春張麗華百和香烟錦障繞七盤舞影柘枝誇人間但有高唐夢天上曾無博望槎寄諸蓬山原咫尺王孫何自憶天涯

王晨 子房

花信詩
十一

與郎約太幾番春宛轉空房疑鬼神不定河山無遠別也知天地屬情人筵前裙冷千條月壁上絃封五尺塵自此家家花信喜妾家花信不勝顰知君看遍洛陽花只賞瓊枝正歲華盡美無方堪獨指於人何事足相誇虛疑相國周行記真有天孫博望槎想到橫陳銀燭滅身心重覺共天涯

尤侗 展成

靜掩蘭房自作春博山心字禮花神舊題紅葉充書記新教易衣號舞人荳蔻曉風舒玉藥芙蓉秋

水動香塵生憎十二峰頭色學得嫦娥一半顰同心何處剪烟花斗帳春深擁麗華艷影自應香案供小名曾向玉臺誇青鸞空寄三山信鳥鵲難邀八月槎夢入秦樓留未得愁魂無賴繞天涯

葉善徵 德明

殘山剩水隔年春一度盤桓倍愴神新綠對啼閨處烏淡紅花看醉時人無心出岫雲連夢有句留題袖拂塵二十四番風起後眉尖消得許多顰曾從傾國咏名花寂寞長門冷翠華清淚只愁風雨妬香魂還逐艷陽誇雁歸望斷春前信鵲報期

花信詩
十二

憑海上槎憶自故園遙落後醉鄉深處覓生涯

張憲 漢度

翠閣凝粧值早春巫山巫峽更爲神雙飛剩有釵頭燕竝炤難尋鏡裏人紅豆擲來移錦席紫騮歸去暗芳塵莫嫌青鳥無消息明月流黃幾怨顰綺筵燒燭夜看花皎皎雙星月竝華身是靈芸歌莫敵才同飛絮句堪誇水絃漫憶湘君瑟機石空投漢使槎金谷樓中猶自夢不知青翰已天涯

方南龍 起潛

老去逢春不覺春少年猶記拜花神曾趨小小松

間約幾下真真盡上人影每舞殘鸞鑑雪淚空掩
透馬嵬塵獨憐一曲如眉月剛學初描半許顰
昨歲移梅今歲花生成瘦潔朕穠華只甘崔護詩
邊死不願陳思賦裏誇霓袖爾寧埋月窟銀潢吾
欲借星槎誰知望斷蓬瀛路隔箇山崖又水涯

施丹 大還

日日關情未是春春來偏覺損丰神花前艷想常
留夢意裏除香自有人寶帳正須陪笑靨玳筵何
處認歌塵相違相憶難相見月眉眉稜每帶顰
五光十色勝名花忍向當年記歲華幾段行雲巫

花信詩
十三

峽夢一葦湖水芋蘿誇鍾情有媿虛金屋結想無
能泛斗槎倚徙燈前初就枕更牽愁緒繞天涯

路鶴徵 湘翠

翠袖連蜨湘水春胡天胡帝總疑神幾將司馬琴
中意一寄陳王賦裏人金縷歌殘香入夢羽衣舞
處玉生塵白門遙憶青青柳黛鎖烟封未解顰
粉靨丹房解語花小憐應得占芳華十重錦幄嬌
難貯一斛明珠賜足誇漢水有情曾解珮星河無
信浪乘槎望夫化作陽臺石暮暮朝朝詎有涯

任繩安 九章

楚夢空回不當春嬌歌艷舞黯傷神香消白日愁
金鴨淚濕青衫憶玉人尺素久藏蟲蝕紙鏡臺長
掩匣生塵年年風雨花枝瘦應怨東君感翠顰
共知解語愛名花只恐鵲啼負歲華客裏新愁難
自解夢中良會爲誰誇多情豈畏臨歧路乘興何
難泛斗槎日暮碧雲迴望合春風何處不天涯

錢曾 遵王

情懷黯澹入新春習習和風欲愴神柳葉似欺窺
戶客桃根還笑渡江人銀箏曲暗樓前月寶扇歌
翻陌上塵歷歷舊遊成昔夢相看贏得翠眉顰

花信詩
十四

綵旛常爲護名花誰向牆東記歲華隔座鸚哥嘲
亦好入簾燕子語堪誇七香曾占臨江佩雙槳休
衣鑿空槎忉利官中人盡笑莫愁湖畔卽天涯

陳帆 南浦

誰家陌巷可憐春步馬蘭皋獨愴神幾爲柳枝拋
斷句那堪穠李最愁人低鬟綠水驚釵燕轉瞬朱
樓暗麝塵早歲惜花還趁早霧中看去只含顰
畢竟琉璃臺始是花慣令腸斷鬢先華相思隴外難
爲別忽到窓前到足誇洛水通神驚抱枕天池使
客問歸槎春來不與花要約辜負詩囊未有涯

序、

鄞縣萬 言貞一撰

憶鶴詩者葉子九來在京思歸與其友人倡酬之作也葉子有園曰半繭在崑城東南阪茂樹深池重岡曲徑四時之景皆宜中有二鶴毛羽亦鮮潔可愛余嘗與葉子晏坐小有堂前有平臺覆以桐蔭鶴卽翔舞其上若以孤特自好之樂傲余兩人者及乎登樾閣憩唐亭二禽更飛鳴憂憂往來松表以相應和去年冬葉子應薦入都當梅開蘭茁時余曾三至其園肅客無人落英滿地鶴亦莫與

北
上
錄
序
萬
序
一

爲歡徒彳亍於竹林石磴之間而已則葉子於此自有不容不憶者然余觀當塗仕宦之傳誦德璋鶴怨之移則嘿焉知感披子瞻招鶴之記則慨焉懷歸若無一人之不出於是而後快者究竟好爵情長怡雲興淺亦僅託之空言付之懸想已耳余謂不然使其道德可以正時謀議可以靖亂雖過門不害爲慈絕裾無傷於季彼禽鳥又何知寧足爲繫戀無己者非是則進爲尸祿退爲蠹人徒沾沾欲與清遠閒放之鶴爲侶鶴亦豈樂受之乎葉子驚才卓識克紹文莊水部之學固瘡痍之民所

旦暮待之者乃當群賢競逐之時忽爲故山猿鶴之想而翛然遠引卒不負其初志焉則非余之所能測者矣草堂有靈且將重納桂風更延蘿月葉子其許吾攜書以共之也夫

北
上
錄
序
萬
序
二

北上錄 倡和詩一

憶崔

久客長安懷歸頗切故園仙驥時入夢中

偶賦此詩忽邀同志枉和到即登梨遂無

倫次已未三月望日二泉居士葉奕苞識

萬里蓬山到自難梳翎終日傍雕闌爲君一枕添

歸夢開過海棠春正殘

和

嚴繩孫 蔣友 無錫

相依端不愧耗耗別思遙憐此夜同客子不歸花

北上錄 倡和一之一

落盡數聲清暖月明中

施閏章 愚山 宣城

驕樓莫遣報春殘無那鄉心到藥欄遙愧故山林

下崔相思清夜數聲寒

徐 鉉 電發 吳江

玉山佳處每思君雙鬢羞隨鴛鴦羣爲向草堂開

放日早知清暖欲凌雲

李因篤 天生

江雲寂寞採芝春夢裏仙翎老未馴彷彿故山明

月夜松巢石室正懷人

朱葵尊 錫鬯 秀水

草堂閑在玉山南金石遺文許其探爲問飛來雙

白雀可能借一與蘇耽

宋實穎 既庭 長洲

閑園淥水碧于雲雀喚空庭人不聞最憶故山歸

去好一時鴛鴦莫同羣

陳維崧 其年 宜興

十載幽棲水榭東常將瘦影伴梧桐天風吹上休

辭冷清響誰令徹碧空

潘 耒 次耕 吳江

北上錄 倡和一之二

芒鞋何事馬蹄間坐對故人思故山羨殺雙行池

上雀九天飛去却飛還

吳 雯 天章 蒲州

雙雀翩跹傍翠微和鳴嘗向九臯飛春來冷落芝

田伴借問山人歸不歸

鄧漢儀 孝威 長洲

萬松高館閉朝暉誰掃莓苔坐釣磯莫怪玉山丹

頂客時延北頸向天飛

邵長蘅 子湘 武進

玉山山人偶出山惆悵仙禽隔緱嶺月明清暖夢

中聞松花滿徑松風冷

徐林鴻 大文 錢塘

芝田仙客舊同羣
赴隴徵書半席分
莫怨出山人
遠去清音原向九天聞

李聖芝 秋孫 嘉定

獨留清影立漁磯
萬片松花拂綺衣
怪殺蕭然三
徑裏不思矯翼九霄飛

孫賜 赤崖 常熟

三月長安花落遲
拂衣猶負北山期
可憐故苑春
如許只有庭前雙雀知

北上錄
倡和一之三

粵江水碧玉山青
清暖何人獨夜聽
長恨平原游
洛後幾回孤夢到華亭

姜宸英 西溟 慈谿

圓吭修翎共寂寥
早棲終日伴漁樵
誰知蕙帳徒
空後舞勢猶能憶鮑昭

秦松齡 留仙 無錫

才子閑吟對夜窓
經年離思過春江
薜蘿涼月天
街照不見離離影一雙

董俞 芥水 華亭

愛爾臨風清暖頻
紅塵作客忽經春
懸知碧樹芳

塘畔還向斜陽憶主人

范必英 龍仙 長洲

繭園難老鳳雛才
雙雀閑庭也自猜
傲却主人霜
翻健凌霄還得早歸來

梅庚 精長 宣城

舊日山園爲我開
林間雙影共徘徊
別來素翮知
無恙曾向春風舞幾迴

汪楫 舟次 江都

燕語鶯啼未可親
雪飛蓬集若爲倫
別來飲啄知
何似莫不堦前鳴向人

北上錄
倡和一之四

樓笋初肥綠滿枝
江南江北總相宜
連宵苦作楊
州夢欲向先生借雀騎

高層雲 二飽 上海

曲檻疎簾月似霜
舞殘清影縞衣涼
那知掩卷藜
燈夜念爾雙眠舊草堂

馮行賢 補之 常熟

碧池雲影共翩跹
閑夢何曾到九天
應盼主人歸
信遠一聲清暖破春煙

釋澈 鏡舍 寓報國

十年塵夢寄君還
清磬寥寥獨掩關
休笑支公情

未盡一雛丹頂在人間

釋然

秋高 寓興教

君隨鴛鴦入層霄仙客長鳴怨寂寥留與道人歸
作伴一龕燈火共松寮

陸嘉淑

水修 上海

鵲鵲鵲玉滿銀塘飲啄春流荇藻香別有山園雙
野雀夜闌長憶唳清霜

疑麕毛羽影差池應爲先生歸去遲肯羨稻梁分
鴈鶩堦前憶得向人時

陳

邀 子莊 太倉

北上錄

誰家吹笛月明樓花落天涯一片愁解識徵君有
徵尚不曾騎却到揚州

子虛詞賦麗如雲獨立昂藏自不羣夢到江南消
息好羽衣無恙正思君

北上錄

倡和詩二

後憶雀

時將南還聊以志喜辱贈過情感不能已

四月之初爽苞又記

雪後梅殘雙翅垂九臯聲斷少人知乘軒未必宜
仙骨且共鷦鷯占一枝

和

蔡方炳

九霞 長洲

閑將塵土汗征衣辜負桃花庵釣磯羨殺凌霄雙
健翮春來不向鳳城飛

北上錄

杜登春

倡和二之一
萬峯 吳縣

蘭巖雪羽白翻颺清暖無端達九天瘦骨爭如鴈
力健依然飲啄舞林煙

素姿豈是樊籠客此去孤高更絕羣回首上林鴛
鸞滿華亭清暖幾人聞

金居敬

穀似 長洲

昨日弓旌起上才山靈未免致驚猜惟有園中一
雙雀解先生意定歸來

孫枝蔚

豹人 三原

白雀雙雙下碧空曾將喜事報羣公還山此日真

難得也覺微君吉慶同

夢裏常看仙客形雀毛對舞鳳皇翎不知漢殿天人策何似浮丘相崔經

王士稹 阮亭 新城

夢憶園林正暮春松陰滿地雀巢新孤懷未屑乘軒寵飲啄蒼苔待主人

汪 琬 鈍翁 長洲

玉山人詩骨清白石紅泉寂係情邀得長身古君子不妨同作看花行

歸雲閣倚釣魚磯養取修翎自在飛好是五湖煙

北上錄
倡和二之二

水澗耻隨鵝雁共爭肥

黃 始 靜怡 吳縣

凌霄今已軼樊籠千里江湖萬里風自有丹山棲息好何須學舞向羊公

王鴻緒 儼齋 華亭

才子名高得賞音鳳池跋足重南金如何不羨乘軒寵却效當年文道林

李良年 武曾 秀水

白石青溪路幾重年年樓泊認雲松衡山太窄君休羨擇地須眠寂下峯

凝沙映雪爾何慙著眼紅塵懶未堪一片閑雲招

不下有人挾彈打蘇耽

綠淨春波濯晚翎花邊入夢柳邊醒浮丘去後誰

相識自有人間相崔經

宋思玉 楚鴻 華亭

霜翮婆娑別望遙閑情泉石謾凌霄從今賦苑繁華甚更有何人問鮑昭

高緝庸

孤懸片月破春烟雀暖晴江徹碧天解得乘軒累修羽不須飛傍五雲邊

北上錄
倡和二之三

毛 姓 大可 山陰

長因賣賦結秋蛇右臂支離類凍茄何似繭園仙驥好只將兵爪畫圓沙

毛際可 會侯

客窓清夢寂相關刷頂梳翎意自閑羨爾幽棲真得地乘軒爭似水雲間

陳 偉 萬公 清苑

塵夢能如雀夢稀愛閑只合守漁磯長身瘦盡胎仙骨不中人間但舉肥

顧景星 赤方 蘄水

霄漢多年志不違肯隨凡羽稻梁肥海天萬里無
繒繳不戀軒墀任爾飛

周 綸 廣垂 婁縣

嗟余短翮壯心違真羨凌霄風力微何事仙家騁
驥客却乘清夢故山飛

屠敦增 平湖

霞表高棲珠樹林鳳城一夢忽沉吟翩翩自展翀
霄翼不受紅塵半點侵

徐祖留 懷范 長洲

不將珪組累高情天與幽閑度此生料得故園清

北上錄 倡和二十四

夜爨聲聲傲却上林鶯

呼 谷 德下 同里寓濟上

鵬搏鳳翥事何難瘦影支離向曲闌舞盡春風人
不會要聽清嘖五更殘

踏徧人間行路難乘軒處處勝雕闌一丘一壑我
偏足共爾長拋腐鼠殘

杜玉真 十娘 順德妓

夢底青山畫不如九霄應悔下徵書總饒長鍛凌
雲翮肯逐鴟鵂拾餌魚

經鋤堂別集

崑山葉奕苞九來集

上杜公弼武先生二首

名文煥前將軍崇明侯自榆林徙崑

白櫻桃下紫綸巾四十年前百戰身
蓮聳碧峰關路近鳳銜瑤句蜀箋新
酒酣往事多興念世難移

家莫厭貧此夜空亭聞木落始知城市有閑人

陸龜

家曹唐李商隱諱用之鄭谷盧綸劉滄許渾

其二

龍馬精神海鶴姿清如寒玉直如絲
却憂身外牽纓冕獨向山中覓紫芝
碧草暗侵穿苑路青山常

集唐人句

對卷簾時物情多與閑相稱故國平居有所思

李

政漳錢起姚合李商隱劉長卿劉威杜甫

和錢唐陸子望遠曲八首

烟郊四望夕陽曛水盡南天不見雲
錦字莫辭連

夜織花箋好作斷腸文

陳尚美李白羅鄴皮日休

其二

郡城南下接通津遠別悠悠白髮新
月色更添春

色好南山惟與北山隣

柳宗元耿湔賈至釋皎然

其三

役盡江淹別後魂月樓誰伴詠黃昏
相思不見又

經歲生事蕭條空掩門

趙光遠李商隱劉滄韋應物

其四

昨夜秋風入漢關青溪流水碧潺潺
幽窓漫結相

思夢遮莫千山與萬山

嚴武釋靈一張泌岑參

其五

舊事無人可共論空留鶯語到黃昏
春風滿目還

惆悵寂寂花時閉院門

韓愈王貞白郭震朱慶餘

其六

青山隱隱水迢迢自古逢秋易寂寥
曾把禪機消

此病碧天霜冷轉無憀

杜牧劉禹錫韓偓胡曾

集唐人句

其七

宿雨初收草木濃空齋不語坐高春
欲知別後相

思意半在眉間半在胸

李涉柳宗元戴叔倫雍陶

其八

幽閣焚香萬慮凝曲闌愁絕每長凭
家人怪我渾

如病一望淒然感廢興

鄭畋唐彦謙白居易劉滄

和佟中丞懷東先生古意新聲四首

樓閣朦朧細雨中每驚時節恨飄蓬
風塵荏苒音

書絕人物蕭條市井空從古登高盡惆悵自今岐

路更西東主人不在花長在花在舊時紅處紅

韓偓

來鵬杜甫張泌廖匡
圖高適錢起釋懷瀟

其二

一場春夢不分明行盡江南數十程萬里寒光生
積雪千林嫩葉始藏鶯杜鵑不解離人意春草還
從舊處生風景蒼蒼多少恨况堪江上鼓鼙聲張
杜常祖詠鄭惜釋無
悶顧况劉滄盧綸

其三

老去悲秋強自寬貧居數畝半臨湍十千美酒花
期隔百二山河表裏觀世態炎涼隨節序人情反
覆似波瀾自傷衰颯慵開鏡幾許幽情欲話難杜
錢起胡曾盧宗回郎士
元王維司空圖薛逢

其四

是誰翻得雨淋鈴舊事淒涼不可聽祇爲征人多
下淚便教鶯語太丁寧由來碧落銀河畔臥看牽
牛織女星此夜斷腸人不見夢餘江上數峰青崔
融寶叔何蓋嘉運杜甫
李商隱杜牧顧况羅隱

贈馮姬和李賓侯韵

灣頭見小憐人壓看場圓秀色燃紅黛嬌情拂玳
筵懶梳明鏡下微笑画屏前去帶帶騰醉君家阿
那邊李賀常非月張說崔珏
戎昱權德輿柳宗元白

挽杜公

可是漂漂愛浪遊移家避寇逐行舟弟兄間世真
飛將二十成功便拜侯醉後獨知殷甲子姓名兼
顯魯春秋英雄一去豪華盡幾度高陰寄水流鄭
李嘉祐楊巨源李端薛
逢羅隱許渾譚用之

其二

物在人亡無見期蒼生望絕士林悲雲容物態還
堪賞流水青山空所思鵬上承塵纔幾日雪殘鳩
鵲亦多時此心不向常人說只有清風明月知李
劉禹錫杜牧李商隱
渾杜甫賈島鍾離先生

和顧中菴先生集句秋日襟咏六首末章附

呈楊子常先生

幽居蘿薜情蕩蕩一隅清獨坐悲雙鬢無能媿此
生野花沿古道晴翠接荒城漸喜交游絕人傳虛
隱名劉長卿盧綸王維宋之問
劉禹錫白居易杜甫賈島

其三

與道共浮沈終年半是吟青山空向淚芳草自知
心谷靜風聲徹庭寒月色深清秋望不極乘醉自
橫琴戴叔倫許棠劉長卿皇甫
冉駘賈王嚴維杜甫趙嘏

其四

詩思最相關風庭鶴翅閑殘陽過遠水一鳥向空

山離別人誰在蕭疎鬢已斑十年成底事語嘿此

林間顧非熊張南史張祐劉長卿
杜甫韋應物李昌符釋無可

其四

日暮掩柴扉山窓滿翠微竹深村路遠花落故人

稀失學從兒嬾多才與命違眼看人盡醉未息漢

陰機王維錢起張籍張祐杜
甫司馬禮王績陳子昂

其五

寥落舊花開遊禽幾處迴眼前無俗物林下有青

苔拂劒金星出卷簾秋月來久爲名所誤惟有冷

集唐人句

於灰司空曙李德裕杜甫宋之
問李端韓翃盧綸李商隱

其六

江海未寧身深居作隱淪一官今懶道五柳獨知

貧燭至螢光滅杯迎露菊新相逢盡鄉老俱是厭

兵人韓愈祖詠郎士元劉長卿
孟浩然杜甫張祐錢起

李三一先生有待年之妾某教以南曲小令

不欲也先生歿後事王夫人維謹長齋繡

佛不願字人一日呂祖師降乩于元仗之

齋云某係玉皇案下筌篲孺子侍兒執如

意者也誤殺一小蟲謫人世不甚久耳贈

之詩曰纖手輕拏如意頭幾曾宛轉試歌

喉待他坐破蒲團後一朵雲生返碧樓余

欲賡和前詩傳之好事恐以塵坌汙瀾太

清不果作偶集唐人句八絕資元仗一笑

云

曾在蓬壺伴衆仙偶朕爲客落人間幾時幽恨飄

然斷禪境真機去住間沈亞之雍陶
王初劉長卿

其二

許椽全家道氣濃步虛時上最高峰衆中不敢分

明語身在仙宮第幾重李商隱秦系
于鵠韓愈

集唐人句

其三

芙蓉肌肉綠雲鬟浮世塵埃久住難寂寞空庭春

欲晚玉峰晴色墮闌干元稹李羣玉劉
方平盧宗回

其四

何年絳節下層城水簾銀床夢不成猶有向西無

限事焚香洗鉢過餘生劉滄溫庭筠
趙嘏盧綸

其五

惟應野雀識高情碧落悠悠一水橫若信貝多真

寶語長生難學證無生方干趙嘏李
商隱許渾

其六

寶細雲和玉禁仙天桃窓下背花眠長憂一日歸
天土深鎖蓬萊一百年 劉言史徐凝 雍陶薛逢

其七

月娥嬌獨夜漫漫犀辟塵埃玉辟寒一自簫聲飛
太後翠蛾羞照恐驚鸞 王初李商隱 李羣玉薛逢

其八

步虛聲裏寄閑眠只住人間十五年檢與神方教
駐景香風引上大羅天 馬戴朱褒李 商隱韋綸

放歌

春風爾來爲阿誰黃蜂紫蝶相參差流年一日復

集唐人句

一日富貴榮華能幾時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
誰比數篋中有帛含有粟江南艷歌京西舞驕矜 勢力橫相干翻手爲雲覆手雨風光節物不相待 化作寒山一杯土紫澤無媒原憲貧仰面訴天天

不聞莫笑賤貧誇富貴古來名利如浮雲
李白李 商隱張

繼李膺高適王建顧况喬知之杜甫李 嘉祐岐風盧綸或昱白居易駱賓王

題朱珩壁雲津堂

堂中蓄歌姬十 餘輩近皆散遣

綠楊着水草如烟早是傷春夢雨天紅壁尚留香
漠漠懸知此地是神仙 李益韋莊劉 禹錫裴確

集宜興徐映薇先生樂孺室

鳥吟歌聲襟管絃坐來雖近遠于天楚王雲雨迷

巫峽望帝春心托杜鵑芍藥比容花比貌綠楊如

髮草如烟西園詩侶應多思却恨青蛾誤少年
吳融劉兼李商隱錢 起崔魯許渾關名

贈徐氏歌姬六首 有序

宜興徐太守蒹葭蓄歌姬如梨園色目無

不備列皆妙齡雅技也歌舞之暇蒹翁示

集唐數絕予同張子鶯水卽席和之姬之

演生者曰湘月旦曰凝香小旦曰花想若

貞玉尋秋雲菰來紅慧蘭潤玉拾綠則襍

集唐人句

色也贈詩不盡錄錄翁所屬意者

青春衣繡共稱宜不似當初傅粉時賺殺唱歌樓

上女願天速變作男兒
劉長卿劉禹錫 施有吾黃崇嘏

好是雲山韶濩音水晶簾外冷沉沉憶君遙在瀟

湘月碧海青天夜夜心
元結曹唐王 昌齡李商隱

右贈湘月

玉樓金屋艷歌新自是三千第一人皓齒乍分寒

玉細一聲留得滿城春
顧况薛能崔 仲容趙嘏

淑景融融萬卉芳一枝紅艷露凝香掌中舞罷簫

聲絕但惜流塵暗洞房
劉兼李白徐 凝李商隱

右贈凝香

見花難可比他人珠襖香腰穩稱身幾度艷歌清

欲轉綺筵無處避梁塵羅虬權德輿陸龜蒙趙嘏

新春催破舞衣裳欲捲珠簾春恨長風格祇應天

上有故來人世斷人腸李商隱王昌齡李羣玉章孝標

右贈花想

附蕨翁詩五絕

湘月

認取輕敲玉韵長似聞流水到瀟湘一聲聲向

天頭落猶在誰家遶画梁羅虬王建項斯施有吾

集唐人句

又

雲裏新聲是莫愁更疑神女弄珠游伶倫吹裂

孤生竹萬里月明湘水秋曹松李商隱孟浩然許渾

凝香

滿耳蛙聲正夕陽清歌一曲月如霜鸞箋象管

休疑思飛盡遙聞荳蔻香來薦劉兼高適韓偓

又

嘯志歌懷亦自如露風清宴桂花疏紅樓入夜

笙歌合一曲江南十斛珠杜牧黃滔曹唐陳陶

花想

未解知羞最愛狂酒添顏色粉生光緱山碧樹

青樓月照得歌塵下燕梁元稹曹唐韓偓鄭谷

映翁集唐詩落韵自狀寓巧於雅如天孫之

錦神光陸離非人間所有任公屏云花君飲

酒可一石映翁詩其實錄也細讀全什花君

之歌情舞態不啻頰上三毫矣他若翁之贈

外則云賴逢隣語曾相識漫學他家作使君

章孝標張謂贈淨則云忽似擬金來馬上飛揚跋

扈爲誰雄劉長卿杜甫皆係改粧覺其諱之非虐

也鳳雛跋

集唐人句

續想八首

黃昏歌舞促瓊筵解語花枝出眼前勝事宛朕懷

抱裏不知今夕是何年李羣玉李涉錢起韋綽

其二

罨画樓臺青黛山長生只守一九丹忽聞下界笙

簫曲十八年來墮世間元稹王建曹唐李商隱

其三

燈下粧成月下歌水精簾卷近銀河平生心緒何

人識怨入東風芳草多劉禹錫顧况韓偓劉滄

其四

幾人偏得謝公留
午夜清歌月滿樓
推醉惟知弄花鈿
思量何事不回頭

李羣玉韋莊
盧綸白居易

其五

一餉消愁直萬金
斷絃收與淚痕深
知君欲作閒情賦
傳得歌聲與客心

白居易王昌齡
段成式宋濟

其六

新詞宛轉遞相傳
活鳳生花動碧烟
解識春風無限恨
一生杯酒在神仙

劉禹錫張祜
李白譚用之

其七

夜聽霓裳露坐寒
醉垂羅袂倚朱闌
此時爲爾腸

集唐人句
十一

千斷十斛明珠亦易拚

王建劉兼李
羣玉司空圖

其八

繁絃急管兩紛紛
須向花間次第聞
坐恐玉樓春

欲盡枉拋心力
画朝雲

司空圖楊巨源
崔國輔元稹

右八詩淺深次第得
叙事體詞之渾成其餘技

也以一絕評之情如滄海
猶嫌淺路比蓬山不

恨遙若把新詩傳樂譜
世人黑髮一時消
策巷

必以余爲知音矣
營水跋

送王月媚還江寧就婚

水邊楊柳綠烟絲
握手那堪此別離
去路全無千

里客論交却憶十年時
故將別淚和鄉淚
莫遣佳期更後期
自笑無成今老大
不因丞相幾人知

巨

源年融李嘉祐高適
李商隱韓愈

山游四首

春暮新霽同黃楚昭陸大生家
初連騎編游東洞庭山諸村塢

近日登山覺步輕
春風還擬並鞍行
興過山寺先

雲到食繞溪泉看筍生
且盡醪醑消積恨
休將文

字占時名
細推物理須行樂
小隱甘忘世上情

王貞

白韓愈錢起熊孺登
唐夫柳宗元杜甫高駢

其二

雪綴雲裝萬勢輕
日高車馬隔塵行
林端忽見南

集唐人句
竹工

山色頭上應無白
髮生
心想夜閒惟足夢
才微歲

晚尚虛名杏花楊柳
年年好
惟有春風不世情

李紳

包何錢起釋中寤元
慎杜甫鄭谷羅鄴

其三

雲暖沙乾馬足輕
晴蕪晝踏不妨行
莫言春度芳

菲盡自別城中禮數
生仙對有花難問
種遠山初

出未知名今朝醉舞
同鄉老紫蝶黃蜂
俱有情

李鄴

錢起賀知章王建韓偓
崔道融盧綸李商隱

其四

登莫釐峰山中人指
示官兵勸湖寇處

憑高一望九愁輕
實少銀鞍傍險行
山下偶隨流

水出坐來疑有白雲生千堆戰骨那知主兩綬通

侯總強名歇馬獨來尋故事皓憐風月爲多情錢起

杜甫劉禹錫顧非熊陳標陸龜蒙李涉張泌

別山中親故用前韵三首

展齒無泥竹策輕願爲閑客此閑行花間醉任黃

鶯語江上幾看芳草生欲訪桃源入溪路偶尋樵

者問山名黃鸝久住渾相識道是無情却有情馬戴

杜牧韋莊崔魯王建盧綸戎昱劉禹錫

其二將游包山寺以湖中盍阻

醉于馬上往來輕無那春風欲送行狂折野梅山

集唐人句

店暖獨憐幽草磻邊生催身易老緣多事浮世除

詩盡強名一望青山便惆悵亂離無處不傷情杜甫

王維羅隱韋應物元稹杜牧劉滄盧綸

其三

碧天如水夜雲輕笑引江帆帶月行久客轉諳時

態薄晚愁多爲別離生惟憂野叟相回避不向山

僧道姓名明日獨歸花路遠春風相引與詩情溫庭

筠錢起趙嘏張泌鄭谷杜牧李紳皮日休

十聽詩和無錫彭鴻叟

巖瀑

夜靜春山空噴壑數十里烟霞障幾重依依猶在

耳王維李白杜甫李嘉祐

松風

偶來人境外對老萬株松風起春城暮潮頭振蟄

龍戴叔倫僧靈一杜甫曹松

聽葉

曲檻涼颿發殘燈獨客愁亂聲千葉下腸斷故園

秋許渾李商隱姚綸崔道融

簷雨

溪水曉來深今秋乃淫雨空塔下滴繁愁來共誰

集唐人句

語鄭士元杜甫蕭叔倫耿湋

月笛

遙夜獨不寐孤城笛滿林調高時慷慨感動一沈

吟戴叔倫楊巨源劉孝孫杜甫

霜碁

霜風驚度雁碁枰夜冷冷幾韵飄寒玉愁人不願

聽皇甫冉沈宇宋之問戎昱

晨鐘

遠鐘何處來蒼蒼竹林寺流響度疎桐無窮白雲

意李嘉祐劉長卿虞世南羊士諤

夜唄

水月通禪寂澄潭照秋景清磬隔湖關令人發深

省錢起邢巨
馬戴杜甫

蟲吟

促織甚微細千聲起四隣何堪好風景獨伴向愁

人杜甫張祐李
益于武陵

禽語

打起黃鸝兒知音兼衆語斷腸君不知秋風動禾

黍金緒昌杜甫
蘇頌耿津

送張丈無待歸東湖三首

集唐人句
十五

嵩雲秦樹久離居行盡關山萬里餘若問野人生

計事片帆歸太就鱸魚李商隱柳宗
元耿津李郢

其二

草暖沙長望去舟無窮歸思滿東流何人得似張

公子高臥空山釣碧流李羣玉方澤
杜牧李白

其三

日日持竿不歸桃花流水鯪魚肥酣歌自適逃

名久回首風塵甘息機趙嘏張志和
司空圖杜甫

過無上人城東蘭若二首

山下夕陽城柴門喜晚晴白雲依靜渚綠竹助秋

聲待月人相對觀空事不生大師京國舊身世兩

無情劉洽任翻劉長卿李白
李頎張祐杜甫許渾

其二

時寄一登臨多時草木深雲歸秋水濶鴉盡夕陽

沈浮世幾多事空門不住心寧知塵外意終日嫺

瑤琴徐鼎朱灣張祐許渾干
武陵錢起嚴維劉長卿

短歌

幽居觀大運死者爲歸人古人若不死不復同苦

辛世間多少閑蟲豸百年便作萬年計水向東流

更不廻南風吹山作平地陳子昂李白釋皎然杜
甫郊峭許渾韓偓李賀

集唐人句
十六

乩仙聯句四首 有序

庚子秋江寧族子言如觴予于秦淮之菴

花榭有洞神宮沈道士能召乩仙懸筆作

墨字題詩試之書三絕句予戲曰此三唐

牙後慧耳仙曰熟讀千賦狀後能賦未有

不熟唐詩而知其格律聲病者遂拈菴花

盡日隨流水句屬對予以柳葉開時任好

風應之仙曰善強予聯句足成一律以次

往復遂得數章其首尾率易者刪而不錄

若池光不定花光亂李商隱黃鳥時兼白鳥

飛甫三千賓客舊知已譚用之十二玉樓盡

曉粧薛才子舊稱何水部韓翃詩家今得鮑

參軍楊巨源千封薌花萬年藥元稹九秋霜月

五更風李商隱近館應逢沈道士韓翃當壚仍

是卓文君李商隱六時行徑空秋草劉長卿萬

戶傷心生野烟王勃可謂屬偶精確開闔變

化得風人之致節而存之仙自云長千里

富室女歿于乙丙之間今登華陽洞仙籍

中

玉對歌殘王氣終青春已過亂離中桃花盡日隨

集唐人句
十七

流水柳葉開時任好風吳客卷簾閑不語鄂君香

被夢難窮無情有恨何人見往事應須問塞鴻許渾

劉長卿張旭杜審言溫庭筠王初李賀羅隱

其二

萬里誰能訪十洲細推今古事堪愁漢家簫鼓空

流水晉代衣冠成古丘人在死前惟有別道于身

外更何求不堪吟罷重回首碧落香銷蘭露秋李商隱

薛逢李益李白白居易杜牧來鵬曹唐

其三

不知何事久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花紙瑤絨松

墨字粉霞紅綬藕絲裙曉殘夜月人何處對醺蕪

香鶴共聞惆悵舊游無復到落花時節又逢君馬戴

李商隱白居易李賀胡曾陸龜蒙房千里杜甫

其四

紅顏白髮遞相催肯信愁腸日九迴雲影斷來峰

影山薌花淨盡菜花開千年事往人何在萬里銘

旌死後來古往今來只如此子山詞賦莫興哀薛逢

崔魯盧綸劉夢得劉滄張祜杜牧吳融

附凡仙絕句三首

開雲夜夜自飛還須著人間比夢間試問繁華

集唐人句
十八

何處在六朝空認舊江山釋皎然韓愈李山甫羅翯

又

蒼楚迷雲暗不歸哀猿啼處有柴扉花時未免

人來往隔水殘霞見画衣胡曾李商隱許渾曹唐

又

得喪悲歡總是空十年塵事只如風偶將心地

問高士盡在南華十卷中溫庭筠韋莊劉滄劉兼

李刑部元仗思歸故山學道寄示集唐漫答

十首

星使追還不自由果爲名誤別滄洲百年地僻柴

門迥千里書廻碧對秋紫府有名同羽化長安不見使人愁自慙未得冲虛術劍氣徒勞望斗牛李商隱陸龜蒙杜甫許渾薛逢李白李中譚用之

其二

南宮郎署握新蘭引退知時自古難閭苑有書多附鶴碧甃何處更驟鸞露和玉屑金盤冷曉嗽瑯膏冰齒寒清切會須歸有日不如高臥且加餐李商隱谷李商隱薛逢韓偓包佶皮日休王維

其三

花時同醉破春愁君去春山誰共游人世空傳名集唐人句十九

耿耿自憐生計事悠悠陰成杏葉纔通日露濕荷裳已報秋一度相思一惆悵不堪吟倚夕陽樓白居易劉商戴叔倫劉洽薛能韓翃譚用之姚合

其四

但得身閑白日長東山毛褐傲羲皇風傳鼓角霜侵戟紅墮疎林葉滿床花若有情應恨望鬢因經亂早蒼浪尋思仙骨終難得盡啓金根第幾章許渾陸龜蒙李羣玉趙嘏溫庭筠韓偓羅隱韋莊

其五

朝看飛鳥暮飛還松桂花陰滿舊山欲識蓬萊今

便是了朕塵生不相關樽中美酒常須滿世上浮名好是閑瓊樹相思何日到銀鈎細讀當披顏李許渾周樸吳融朱慶餘岑參崔峒白居易

其六

倚闌愁立獨徘徊鴻雁新從北地來碧落有情應悵望玉書無事莫頻開江湖水落高樓迥城關秋生画角哀文體此時看又别自慙仍乏馬卿才溫庭筠李益李遠曹唐許渾杜甫韓翃白居易

其七

吟苦隣家必厭聞近來詩草半燒焚沈憂萬種與千種行樂三分減二分吳地征徭非舊日漢家封

禪用誰文勸君多買長安酒金醴從酸亦自醺鄭徐寅高駢白居易李嘉祐皮日休劉禹錫陸龜蒙

其八

十年江浦臥郊園別後秋霜點鬢根珠玉會應成咳唾榮枯安敢問乾坤不堪獨立思前事無數詩情要細論憑寄家書問廻報爲君惆悵又黃昏權輿譚用之牛僧孺王維釋棲白楊巨源許渾羅隱

其九

竹裏衡門掩翠微雨中移得藥苗肥往來未若奇

張翰先達誰當薦陸機瑤瑟玉簫無意緒白雲芳
草與心違此時吟苦君知否芸閣還應夢釣磯蘇廣
文吳融王初劉長卿開
吟時司空曙李中趙嘏

其十

鏡裏今年老去年把詩吟向次寥天公車未結王
生戰壯志仍輸祖逃鞭幾樹好花虛白晝一林黃
葉送寒蟬共知人事何常定爲愛逍遙第一篇郭

趙嘏薛逢張泌吳融
鄭谷張說劉禹錫

管子舜玉有憂生之語慰之

百年粗糲腐儒餐安得心源處處安白髮亂生相
集唐人句
二十一

顧老朱門先達笑彈冠浮雲柳絮無根蒂金玉松
筠舊歲寒獨有淺才甘未遇碧霄無伴却泥蟠杜
元稹劉長卿王維韓愈
譚用之司空曙薛逢

自題小像

陳祐寫像潘潛補景白石青
案幅巾道貌得山人之致

小來好文耻學武百事勝人健如虎去年上策不
見收漁竿消日酒消愁天生我才必有用白雲何
事還相留關塞極天惟鳥道塵世難逢開口笑百
年三萬六千朝真言三十是年少雲和草靜迥無
塵白眼看他世上人若使封侯龍額貴擬與兒童
別寫真李頎高適張謂高駢李白劉長卿杜甫杜
牧王建白居易曹唐王維岑參王司空圖

清明絕句四十首

以下十首丙戌清明
祭掃城內外諸先塋

春草青青萬頃田每逢寒食一潸然時危兵甲黃
塵裏愁見孤城落日邊張繼趙嘏
杜甫王維

其二

時諸父兄弟俱避兵
遠鄉同李父至

清明時節好風光地接荒郊帶夕陽石馬雙雙對
古樹祇應來者爲心傷來鵬吳李紳
耿漳韓翃

其三

陵谷依朕世自移城邊戰骨有親知桃花杏艷清
明近歲歲開花知爲誰李涉耿漳
羅鄴李願

其四

集唐人句
二十二

杏花榆莢曉風前風景依稀似去年吳國地遙江
接海清明幾處有新烟竇常趙嘏
韓偓張繼

其五

滿野蓬生古戰場新墳空葬舊衣裳烟濃草遠望
不盡回首東風一斷腸盧綸曹唐
鄭谷羅隱

其六

再到山陽事事非况逢寒食欲沾衣杏花結子春
深後不改清陰待我歸韋莊韓偓白
居易錢起

其七

山木蒼蒼落日曛手披荒草看孤墳雲臺事業家

聲在龍關遙擬獻文

杜甫劉長卿
劉禹錫馬戴

其八

石馬無聲蔓草寒恩當冷節賜餘歡功勳碑板今

猶在設祭惟聞飯一盤

薛逢張籍
胡曾韓愈

其九

避地淹留已自悲清猿啼上最高枝繞墳不暇號

三匝相望長吟有所思

韓偓劉禹錫
韓愈柳宗元

其十

楊柳青青江水平日光風緒淡無情千村萬落如

寒食一段傷心画不成

劉禹錫鄭谷
韓偓高蟾

其十一

春山載酒遠相隨黃鳥翩翩楊柳垂詩興到來無

以下十首已丑清明泊嚴
灘寄桐廬張敬庵明府

一事他鄉寒食遠堪悲

錢起高適秦
系孟雲卿

其十二

一川如画雨初晴杏子粥香同冷飭今夜子陵灘

下泊不曾聞有介推名

盧延讓曹松
權德輿李涉

其十三

虛負凌雲萬丈才誰知歸釣子陵臺路傍寒食行

人盡獨奠椒漿酒一杯

崔瑒譚用之
白居易許渾

其十四

拜謝畢
材墓

今日飄蓬遇古墳落花飛絮正紛紛可憐時節堪
歸去回首姑蘇是白雲

溫庭筠趙嘏
鄭谷皇甫冉

其十五

自嘆清明在遠鄉江風引雨人船涼浙中山色千

萬狀不是愁人亦斷腸

權德輿王昌齡
劉長卿戴叔倫

其十六

桐廬南望轉參差江上聞鶯禁火時回首故山天

外碧一年春色負歸期

嚴維崔道融
吳仁璧羅鄴

其十七

一百五日家未歸舊游因話事多違已悲節物同

集唐人句
二十四

寒雁恨不身先去鳥飛

趙嘏劉洽李
商隱韓愈

其十八

水滿清江花滿山翠烟如鈿柳如環看春又過清

明節故國烟花想已殘

儲光義崔魯
賈常盧鵬

其十九

多情長自惜年華寒食貧兒要在家賓館有魚爲

客久幾行衰淚落烟霞

雍陶王建
許渾韓愈

其二十

欲買嚴光舊釣磯杜鵑啼處淚沾衣使君地主能

相送一片春帆帶雨飛

許渾顧况岑
參僧法振

其二十一

以下十首庚寅清明祭掃
先祖龍山新阡暨游西山

墳前石馬對中峰重疊青山繞故宮
鴉聲中寒食酒一聲聲似怨東風

包信王建
趙嘏吳融

其二十二

夾道疎槐出老根不看秋草自傷魂
平生志業俱消盡惟有清風及子孫

韓愈雍陶薛
逢劉長卿

其二十三

今年寒食好風流水綠蘋香
人自愁莫怪楚吟偏斷骨夜臺歸客便千秋

元稹李羣玉
韋莊劉禹錫

其二十四

蘇州清明日士女齊集虎丘
看社會游石湖上方觀音山

集唐人句
二十五

寒食豪家盡出行春風倚棹閣間城
蝶銜花蕊蜂銜粉遙向青峰禮磬聲

盧延讓李嘉祐
李商隱崔峒

其二十五

高閣朱闌不厭游易啼花落水空流
平原繫繫添新塚貴賤同歸土一丘

李嘉祐劉商
釋雲表薛逢

其二十六

水國春寒陰復晴烟花零落過清明
山頭松柏半無主中有樵夫跣足行

李嘉祐崔魯
張籍杜荀鶴

其二十七

水生風熟布帆新遠寺經過禁火辰
前後登臨思

無盡大都山屬愛山人

熊孺登李紳
方干白居易

其二十八

一百五夜月明天上方臺殿翠微連
飄紅墮白堪惆悵須讀莊生第一篇

白居易李郢
章莊薛逢

其二十九

墳塚高低落照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游人記得升平事見話先朝如夢中

許渾杜牧楊
巨源韋應物

其三十

長擬求閑未得閑獨騎驄馬入深山
五陵年少如相問寒食離家麥熟還

司空圖盧綸
吳融崔魯

集唐人句
二十六

其三十一

寒食悲看郭外春每逢佳節倍思親
青袍似草年年定辜負穠華過此身

釋雲表王維
李商隱羅隱

其三十二

踏青過後寒食前春風不熱不寒天
新愁舊恨多難說泣把山花奠几筵

韓偓白居易
羅隱皮日休

其三十三

拜掃無過骨肉親淚沿紅粉濕羅巾
不知月夜魂歸處兩地各傷無限神

熊孺登許渾
白居易元稹

其三十四

高墳新起白栽栽一逕草荒春雨多丹桂石楠宜
並長年年惆悵是春過張籍許渾司空圖羅鄴

其三十五兩姓俱贈恭人

野鳥如歌又似啼近寒食雨草萋萋堦前莫怪雙
垂淚鸞鵲天書濕紫泥雍裕之無名氏曹唐李商隱

其三十六

杖藜徐步立芳洲此日一家同出游寒食非長非
短夜寂寥燈下不勝愁杜甫元稹白居易盧綸

其三十七哭先兄

雁行中斷惜離羣春夢無心祇是雲一頃豆花三

集唐人句

頃竹子孫相約事耕耘李白皮日休許渾李商隱

其三十八

一桁晴山倒碧峰吾將此地巢雲松桃花流水依
朕在一見清明一改容韋莊李白曹唐鄭準

其三十九

清明日出萬家烟萬事傷心在目前年少奉親皆
願達豈容華髮待流年王耒司空曙李端柳宗元

其四十家君年七十有二

綵衣東去復何言寂寂花時閉院門不用清明兼
上已敢將歌頌慶晨昏譚用之朱可久王維盧綸

叙

少時見秦少遊周美成諸家詩餘心竊病之以爲此咿咿兒女語也非壯夫所爲及讀歐陽子之書觀其文章行業正大炳烺庶幾孔子所謂文質彬彬之君子而於詩餘則豐美柔艷又不亞於秦周諸家朕後知辭人之語不足以累人而亦士君子之所有托焉者也余又早嬰多難坎壈韞結無如何率盡托於詩餘以發之日嘗得一闕及後年益進所讀之書日益廣則又見吾之耿耿不忘於心者亦行吾所當朕者耳其必有托而見焉良可已

經鋤堂詩餘序

也又何況詩之餘抑君子之所期學乎古人者曾止是哉於是廢向所作絕不復事凡十餘年於茲葉子九來猶以余未忘故習也將刻其詩餘而徵序焉曰子其深知是得失之故者盍爲我言之而不知余於詩餘如風之噫鳥之語乍響乍息氣適使朕豈果有得之於心者足以爲葉子贈且余卽能言詩餘之爲得爲失也若何葉子其盡善於詩餘也又若何則又烏足以重葉子朕葉子以卓犖之才其詩若文皆祖述唐宋大家詩餘特其兼能而風格婉麗又與古作者相頡頏猶且歆朕不足

已資其益於窮約無聊如余者則古人之道固有
大於此不啻百千倍者其孜孜下問嚮往之懷何
如哉天下必皆傾困倒廩以爲葉子益矣同學朱
用純題

經鋤堂詩餘序

序

玉樹新聲後庭長其秋怨銅鞮舊曲大堤寫彼春
愁况平翡翠珠簾秦后有卷衣之歎流蘇羽帳荆
王無送枕之歡則錦瑟空彈悵知音於帝子瓊瑤
獨佩盼同調於王孫未免愁思能無吟咏九來葉
千才逾武庫情似文園曲顧鸞林便是當年公瑾
歌傳鳳穴依肱此日王郎青瑣門中胡香一兩白
團扇底子夜三聲南陌七香之車不獨羅敷少婦
北堂九華之帳非徒碧玉小家競唱歡聞咸歌悞
惱爰寄青鸞之柬慰彼流黃載拙白鳳之毫形其
擣素遂使湘君解怨花開屈戌之屏風韓娥合歡
月照明光之步障巫山高去不入鏡歌梅花落來
豈同橫吹紅牙夜按應入延年之手白紵朝翻終
消靜婉之魂妾歌薄命之詞可以蠲忿歡和定情
之曲寧但忘憂華亭同學弟董黃律始氏題

董一
花間餘響序

經鋤堂詩餘 別集

崑山葉奕苞九來著

畫堂春

珠簾烘麝燕飛忙日高花暖生香客來鸚鵡喚紅
粧及早排場霞曳舞衫掩冉雲停歌板鏗鏘座
中小杜爲花狂腸斷蕭娘

鷓鴣天

玉笋金壘酒不空萬條銀燭照花紅乍從羣玉山
頭見又向瑤臺月下逢情脉脉意忡忡幾回無
語立東風人間柳數裏王夢遠在巫陽六六峰

經鋤堂詩餘
花間餘響一

南柯子

嫩蝶依羣舞嬌鶯逐隊歌就中若箇歡踈此惟有
一枝花華最情多未落如期客將開更惜他燈
前頻自歛雙蛾無計送愁歸去奈愁何

又

秋水眸間剪春山黛裏橫掌中一片似雲輕未抵
司空見慣不勝情淺笑窺金鏡長鞦弄玉笙可
知頑石證三生巧殺簾頭鸚鵡話分明

又

玉女空潭碧銅官遠岫青卷簾無事聽新鶯花裏

一聲屢響麗人行洛水愁曾見巫山夢未成平
華輕擲淚縱橫莫待綠陰子滿恨難平

解語花

嬌花露重寵柳風低九十春將半玉樓瓊館傾城
笑涉渺愁予目斷清歌妙舞把幾許黃金手散寒
漏遲頤曲周郎紅豆斜拋亂因怪司空見慣問
人間何處明珠能換三生一旦相逢後恨隔迢迢
銀漢年華去也空博得玉人留盼春夢歸如醉難
醒惟黯狀興嘆

鳳凰臺上憶吹簫

經鋤堂詩餘
花間餘響二

歌遏流雲舞迴飛雪此生行樂逢場信主人情重
又出紅粧何事嬌花不語多少恨倚遍回廊應憐
我沈腰瘦削潘鬢浪滄堪傷此情脉脉千萬轉
轉輾不抵愁腸念章臺鈿合也則尋常無奈尊前
紅燭偏替我垂淚千行從今後凝眸望遠想像高
唐

醉花間

休相約怕相約相約愁難却花信這番風巧藥還
相諠蠟臺雙淚落滴透春衫薄不語上鞦韆揪
斷紅繩索

謁金門

春燭短今夜玉樓春滿無奈悄傳消息緩半床歸
夢遠心字博山香爇一帶紅墻初斷何處哀絃
催急管不顧愁人懶

小重山

纔下珠簾猶萬重一聲殘笑出倩春風妬它狂蝶
探深叢朱闌外香影亂西東回首綺筵空舞衣
霞共落似驚鴻不消春恨在眉峰魂夢斷宛轉月
明中

菩薩蠻

經鉅堂詩餘
花間集卷三

兩行紅粉愁相語座中小杜狂如許不畏近前喚
擡頭看舞人佯羞回半面只許郎偷見紅燭替
誰愁風前亦淚流

又

小屏六六巫山影半缸花落春宵永殘夢雨雲香
傷人也斷腸曉寒鴛被薄喚起臨粧問蝴蝶一
雙飛此時郎不歸

更漏子

曲屏前迴欄亞又見花開花謝花笑客客愁花春
風追歲華髻將凋心自結眼底春山千疊鴻影

斷鯉書沉難灰一寸心

朝中措

秋燈頻剪夢難成魂斷玉簫聲轉恨當時情重相
期松柏西陵佳人何處風流惆悵辜負虛名獨
自倚欄長望不堪疊嶂縱橫

應天長

枕痕斜印紅千縷半鏡塵凝春晝午恨相依愁難
語照眼畫梁雙燕舞別多時心自許裊裊博山
香炷忽報落花風雨斷腸聞杜宇

眼兒嬌

經鉅堂詩餘
花間集卷四

綺筵春夢不曾收翻弄許多愁半年中酒一時落
魄算得風流青山疊疊水悠悠空自遶簾頭異
書攤案新詩拍枕儘我優游

歐陽炯有言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鏤玉雕
香擬化工而迴巧聲聲白雪字字金荃由來尚
矣吾家小鳳名落人間情鍾吾輩鬱輪袍一曲
足傾公主之歡清平調三章能轉貴妃之吟嬪
乃譜叶新詞調拈小令後庭玉樹還思上苑筵
間全部真珠宛在相公宅上人言癡叔未敢從
之自謂狂奴於斯信矣白門姪令綸言如跋

經鉏堂別集

崑山葉奕苞九來填

詩餘之二

漢宮春

登富春山釣臺 已丑

七里灘邊看兩臺，峽嵬倒插中流輕絲那得千尺
懸餌垂鈎得魚意緩但遵時寄傲羊裘非光武成
先生志溪山煙月堪愁 俎豆衣冠千載對夕陽
西下春水東流而今漢室衰草已不勝秋依然風
景問河山何異炎劉休歎恨飯蔬飲水從來富貴

經鉏堂詩餘
二之二

雲浮

前調

登泰山絕頂 癸丑

獨立蒼茫竟一空身世古往今來七十二君封禪
都在高臺金泥玉檢料此時滅沒煙灰恣俯仰白
雲變幻寥天秋氣悲哉 安得總無昏嫁便遨遊
放浪竹杖芒鞋朱顏鏡中易換空老塵埃清愁萬
斛怎消除淺酌淡杯生怕見吳門匹練江南一望
堪哀

滿江紅

題尤悔菴小像次原韻 甲辰

阿堵三毫竟傳山神情如許可知是酒壇詞壘狎
齊盟主五字撚鬚組綺繡千言叉手驚風雨儘疎
狂不患不夷間爲君處 才八斗誰分與愁萬斛
空凝佇歎劉蕡落孫山高踞萬里飛揚鍛鳳翽
一官落拓催花鼓燕同歸王謝舊堂前雙雙語

又

蕪盡田園並不種陶家垂柳但傲却青山綠水黃
童白叟欸段穩騎常放步接罹倒著空搔首問洛
陽冠蓋昔交游能閑否 未學得摸稊且瘖著

經鉏堂詩餘
二之二

雌黃口喜高堂強飯少君爲婦竹下 河點塵

花前沉醉劉伶酒彼通侯廟貌上夢外真攻狗

念奴嬌

丁未九日青浦諸越臣招集崑山登高山
爲九峯之一以二陸得名舊隸吾邑婁縣
境內後改婁縣爲崑山而此山反割隸松
郡今松又置婁縣或謂宜互更正歸丈元
公在座大聲曰山以人重惟吾崑合有是
山久爲諸公所占豈得以邑名讓之今日
以崑山之玉登崑山不負當年比德命名

之意舉座大笑蓋元公有圖記自署爲崑

山之玉云用蘇韻

偶來憑弔記拳石第一孫吳人物兄弟栖栖歸洛
下地却蒼厓翠壁比德名山因時置縣鴻爪還留
雪至今地主尊前未減靈傑 休道濁酒黃花龍
山勝會意氣如駿發天下英雄若箇在剩有殘陽
明滅蠻觸空爭與亡滿眼白盡蕭鬢髮只應薄醉
高談四座風月

前調

壬子正月廿有三日東洞庭山後看雪

經鉅堂詩餘
二之三

一天縞素試凝眸別是江南風物渺渺重湖水裂
處矗起斷崖殘壁已放寒梅欲開弱絮總壓枝枝
雪未能高卧數羨袁安人傑 若輩剗曲迴舟灞
橋策蹇狂態逢場發何似淡山禪榻畔萬境人踪
俱滅遣興無詩埋愁有酒莫管霜堆髮天貽好景
一更又吐山月

前調

與如皋冒穀梁話舊計別穀梁在庚子中

秋秦淮河上

室遐人邇似長江爲我兩人隔截相見匆匆疑夢

綵改盡舊時鬚髮萬里空期一籌未展祇賸縱橫

舌消愁何處孤蓬閑釣溪月 猶記白下高樓飛

觴刻燭兩耳歌呼熱駒隙吾生誠有幾經得廿年

離別把臂論心側身回首應悔求聞達今宵且醉

怕聽江上啼鴉

鷓鴣天

初夏沈逢吉管舜玉過小園

翠滿重簾碧滿池雙柑擘處聽黃鸝怕愁祇把杯
相勸懶筭從教局屢移 人欲去鶴先知空林罷
舞上塔堦明朝有約携琴過蓬逕荒苔手自治

經鉅堂詩餘
二之四

木蘭花慢

題顧云美塔影園園在虎丘之南

辟疆尋舊業記塔影在池塘想百尺樓頭元龍豪
氣搔首茫茫興亡事空滿眼剩虎丘片石恣徜徉
詩句向傳輞口畫圖直似柴桑 燕然誰勒大文
章分隸費精詳但日月消磨雕虫篆刻愁滿三倉
老矣一丘一壑任柴門不正閉斜陽知我頽然自
放每來留語匡床

前調

過徐孝廉侯齊欄上草堂

一年纔一到美石戶此中留似麗老襄陽不入城
府箕踞科頭看飛花隨曲澗向東風日夜出山流
詩序漫題甲子史才竊取春秋 每思千古有巢
由却謝放勳求總鳳鳥不鳴河清難俟吾又何尤
一幅紙攤兒背忍饑寒揮灑盡滄洲當世不無嵇
紹如公豈愧王哀

水調歌頭

同徐季重吳扶風築室馬鞍山老人峯下
丙辰

吾老猶能用天與半生閑消閑無計夢 屋外隔

經鉅堂詩餘
二之五

溪山喚取南隣二老偕隱此山之下卜築向煙鬟
行到水窮處茅屋兩三間 盟白鷗知自雀放白
鷗浮雲富貴惟我與爾肯齊觀仰面老松猶在試
問當年山麓登浪幾時乾滄桑身外事且共閑柴
關

昭君怨

小有堂閑坐

臺上松垂千尺臺下雀歸一隻看雀舞松陰晚涼
淺 月度空庭人醉露壓疎籬花睡花月並嬋娟
是何年

水龍吟

朱栢廬五十初度用辛稼軒韻 丙辰

寒來三十餘年惟君閑却持螯手幾回俯仰石言
星隕乾坤如舊衰衰輕肥少年同學舒眉伸首獨
栖遲不改節飄飄隨巷人堪得其憂否 姓氏高于
南斗論年華日之方晝屈伸至理他時得意風雲
馳走且共論閑良朋高弟勸酬春酒又何須執著
是非今昨固辭稱壽

點絳脣

陳其年集小園看梅卽席有作次韻

經鉅堂詩餘
二之六

春半園林尊前樹樹堆晴雪狂歌欲絕醉倒昏黃
月 喚起閑愁巧送誰家笛應憐惜韶光一擲況
是天涯客

永遇樂

健菴宮贊立齋學士步訪小園

五月江漢百年地僻斷客來路折竹撐門卷簾細
看溜決黃梅雨茫然可喜山童報道學士風流徒
步想當年與君兄弟往還戴笠如許 憑闌指點
板橋石屋別後粗添竹樹風物移情荷君念舊半
日偷閑住芒鞋藜杖翛然不致池上羣鷗飛去只

愁著一聲畫角催歸日暮

前調

荅徐鵠心見和前詞有池塘句好舊時殘

夢總被東風吹去之感兼荅萬貞一陳其

年李秋孫潘次耕諸寓客

孝穆才名詞壇掉鞅共嗟失路矮屋疎簾追涼閑

話風昔連床雨眼前同學朱輪華轂昂首天衢翔

步笑相看青衫依舊頭顱白到如許百年冉冉

可堪搖落對此江潭枯樹詞客飄零天涯多少王

聚依人住瓦盆濁酒休辭百斟脫帽狂呼歸去且

經鉅堂詩餘
二之七

流連葵榴似火江東日暮

前調

題馬思初編修秋水軒用前韻

秋水庭軒脩然塵垢是竹間路過客低徊杳無尋

處昨夜開風雨石床鬆几一縷香銷野雀窺簾徐

步焚銀魚吟髯細撚仙風定屬楊許回首觚稜

花磚永日爭道鳳樓碧樹底事歸歟鷗沙千頃甃

伴漁翁住肯恕狂奴墊巾蠟屐關入羊求來去且

消停坐花醉月朝朝暮暮

沁園春

攸聞上人招集鑾隱菴菴爲二勝和上栖

息處自和上入闕予二十年不至矣和宜

與陳其年韻

雙漿何來山郭煙消溯洄不窮記道林放鶴長棲

玉柱淵明縱酒頻過垂虹禪榻依然影堂如在無

限淒其老淚中閨天遠又鯨鯢息浪樓櫓低烽

隙間歲月匆匆看白社人成白髮翁更招尋物外

鄰園鐘鼓徘徊岸側古墓蒿蓬萬事傷心百年搔

首我欲凌虛問太空斜陽下看一江秋水滾滾仍

東王柱塔垂虹橋王氏兩園已爲僧居
吳張昭墓窆創始盡百世卷左右云

經鉅堂詩餘
二之八

聲聲慢

嘉定候大年天存過訪小園飡桃花下

四時最好暮春之初紅雨成陣飛花儂在武陵溪

口洞裏人家漁郎幕地滾入詫相逢情話桑麻憑

欄望有絳雲一抹萬樹晴霞君試近從魏晉溯

西秦至漢幾度春華眼底花開花謝羯鼓休搥千

年下上興廢正欲問識字侯芭且痛飲讀離騷窮

盡五車

瑞雀仙

宋旣庭劉震修陳其年潘次耕宋南金徐

季重徐立齋顧恪如干中秋夜集三友園

次震修韻

人間何處有此翠壁蒼崖爭奇競秀姮娥如勸酒
擁水輪端正來依窓牖停盃搔首嘆秋光平分時
候容吾儕一夕偷閑抵得十年話舊 知否升沉
圓缺月若有情共人消瘦韶年難又弱質衰于蒲
柳況天涯萍梗偶爾相遭肯負金尊在手儘逍遙
塵世茫茫且開笑口

御街行

送春

經鉅堂詩餘

闌干一搭粘飛絮門外紅成路子規何事盡情啼
僥得今朝春去欲晴又雨垂楊無繫留主見情緒
朱顏的的渾非故鏡底流年度恨春暗與帶愁
來不肯共愁留住鞦韆院落樓臺鐘鼓尚有追春
處

菩薩蠻

送友渡湖

平湖漠漠寒雲曉纖縵輕開雙眉巧何處斷腸聲
朱樓一笛橫 公將從此逝天共愁無際薄醉幾
時醒亂山無數青

擷芙蓉集 ☐ 卷(存卷三)

〔清〕周韓瑞撰

清初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摘芙蓉集 七言律

莆田周韓瑞退菴撰

丹霞釋今釋澹歸閣

東村別業

林木陰陰綠不除。瀝泉枕石稱幽居。花曾識面開
竹檻。鳥共忘機伴結廬。箱篋藏非干謁草。牙籤冠
是古丁書。六時綺語抽心織。未覺閒情獵古疎。

寒夜訪沙門枯木

喧寂地豈清心眼。披拂霜寒訪遠公。蘭徑人來棲
鳥覺。石壇步過暗泉通。偈。參。法。曲。雙。幡。白。燈。四。疏。

摘芙蓉

卷三

璃一道紅無孔。錐成知百煉。向人則說本虛空。

席上指蓮花爲寄

銀筵錦席漏悠悠。咫尺僊踪那可求。望闕風時雲
未。頭。赴。巫。峽。去。渡。無。舟。黃。蜂。戲。採。飛。簾。外。粉。蝶。頻。
不。戀。案。頭。料。得。蓮。絲。牽。不。管。一。心。擘。破。兩。心。愁。

千松巖

松濤作雨灑峻嶒。巖鎖軒窓緩步登。撒下方扶三
尺杖。尋遺跡。遇六朝僧。木魚斷續驚眠象。鐵鳳翔
翔伴大鵬。自覺鐘長今夜短。紅塵分隔佛前燈。

贈顧鍊師

超然少室真人家。知也無涯棄有涯。髮黑靈淵搬
綠水。頰紅廣野駐丹砂。字中可識符籙篆。席上應
開頃刻花。長得綸巾隨鶴氅。鑪錘不辨賦形差。

酬梁燕生

未遂巖棲走路岐。壁臺楮後復裁詩。猶殘那信鴉
能。粘。室。磬。爭。憐。鼠。已。移。窮。手。難。遮。風。破。齒。長。頭。直。
放。雪。淋。瘡。生。平。自。信。交。遊。刻。傾。倒。君。能。不。入。時。

觀劇

北海博壘會肅賓。銅梁楓樹夜鎔銀。齊謳已壓雲
璫舊。楚練應拖國色新。靚面如逢千載客。罷場却

摘芙蓉

卷三

二

笑一。般。人。風。流。倏。忽。成。消。歇。轉。覺。悲。歡。戲。劇。真。

春雨卽事

浪。十。年。光。似。九。濱。脫。繁。艷。裏。洗。輕。塵。關。心。半。夜。花。
鬚。不。快。意。疎。畦。菜。甲。新。霧。罩。窓。櫺。貪。睡。足。泥。吻。展。
詩。怯。行。頻。比。閭。老。叟。渾。閒。事。昏。黑。鳴。騶。去。問。津。

大風雨忽晴

芭蕉羽葆亂秋聲。飛慢搖欄亦過情。山鬼號風奔
洞壑。河魚泣雨落江城。枕方結夢燈難護。筆未書
愁墨已行。爛倒銀盤烏脚現。翠屏青照佛頭晴。

雨後聽濤小集

雨當力盡雲尤懶。聲入杯邊聽轉多。江海于今無
定岸。道途自昔少停波。空機鵲渚收天鼓。懸磬魚
花織水梭。心不隨流身更穩。愴然險處我曾過。

清明

舊塚新阡總北邙。延生大藥煉無方。爭看樹上榆
烟散。不道人間鬼節忙。骨朽鷄虫齊得失。形留麥
黍辨低昂。眼泉莫向錢灰滴。破屋疎棺尚露喪。

表郎山歸里見貽詩集賦贈

知伊鴈獨爾登瘡。衝口已吟欲和難。天寶詩中尋
杜甫。洛陽巷裏識袁安。夕光遠送人煙亂。微雨斜

頌芙蓉

卷三

三

侵御路寒。睡鴨金爐焚。一世既投綬。肯復彈冠。

酒肆

酒肆喧喧夜未闌。人間狹小醉鄉寬。繫心百事應
須置。拂意經時亦且安。卑卓何曾眠甕底。齊髡儘
日戀杯盤。晨烏散盡高陽伴。更就誰家窟室歡。

金魚池醉歸

春閒放在御街西。暖復輕寒不約齊。一水人來魚
自泛。六朝事往鳥頻啼。花繁勝錦朝青瑣。柳密垂
絲蔭白題。巾拂須添詩酒污。齋纔罷則醉如泥。

都城春望

朝下春明霽景浮。側身北望不禁愁。玉河派遠連
三輔。御路塵清散五侯。倚柳遮梅同色艷。迎風浥
露亦機投。年年祇有荒城草。獨隔陽和冷九秋。

李前渡過訪訂同遊浙東

朱絃度曲向誰調。剥啄聲輕破寂寥。蘿徑扁時風
轉細。葵心傾盡日還遙。孤裘煖老仍逢掖。鳩杖扶
人漫折腰。靈隱詩成難和答。起予傑句有江湖。

潛龍舊邸望白雪臺

昔拊園時地脉驕。山川圻裂嘆先朝。長年濕殿眠
狐兔。向夕濃煙醉黍苗。崗脊應連豐樂起。浪花好

頌芙蓉

卷三

四

綴莫愁嬌。至今白雪聞誰和。暮角城虛夜寂寥。

月華寺上方

野靄窠移鳩却住。寒鷗坐在鶴邊啼。卧聞瀑吼當
心冷。行看雲飛到地低。空性所依何景界。善燈未
照失梁齊。客來聽偈應無偈。明月投懷一破迷。

贈南歸客

卻釣鯨鱓屬脩鱗。作意山衣怕染塵。載筆原能聯
玉筍。叩墀早欲識金身。草頭露比功名久。陌上花
如富貴新。青雀朱輪周道坦。繞朝贈策豈無人。

鄂州秋思

遠欄檻外浪花開。楚客慚非伐賦才。黃鶴飛隨仙子去。白雲渡自漢江來。峒嶺墨揚神碑字。鸚鵡洲鋪傲骨苔。登望古今成往跡。風淒切起助秋哀。

同張赤菴都陽登陸由南康望匡廬仍返朱

溪舟次

都陽潯蕩色淒淒。盤磴匡廬路不迷。懶看湖中蘇地軸。遙聞澗底唱天鷄。寒盟孰約青蓮踐。躡屐難追雲運齊。再泊舂舂思險僻。香爐瀑布未攀躋。

度梅嶺

嶺背歌雲怯不晴。鷓鴣喚處指前程。似從木客穿

賴美春

卷三

五

巖穴敢向山靈道。姓名。傳。簇。軒。輿。經。古。驛。村。沿。澗。勒。出。孤。城。不。知。蕩。子。爲。何。事。頭。白。齒。搖。此。路。行。

湘江亭春霽讌集

藤。雲。陰。霖。漑。水。田。晨。光。乍。豁。瘴。花。舞。雲。方。岫。散。難。成。雨。霧。稍。山。籠。不。碍。天。淺。渚。漁。閒。睇。濕。網。長。堤。騎。去。拂。輕。鞭。航。交。錯。後。尤。無。偶。任。醉。江。亭。匝。管。絃。

雪友托鉢歸山值放生勝會留余信宿

老。慣。風。波。諸。苦。硬。禪。心。却。不。絮。泥。粘。饑。驅。鐵。鉢。沿。門。乞。閒。理。雲。綿。把。線。添。傷。殺。原。來。無。榜。樣。灰。生。只。隔。在。刀。尖。鱗。紅。羽。翠。同。生。復。佳。會。留。餐。笋。蕨。群。

潛歸乘拂丹霞

丹霞乘拂呼沙彌。大願航輕一宿移。座結跏趺傳舍衛。鎧穿忍辱串摩尼。珠璣唾後歸青簡。顛沛投來戀赤墀。合不成團分不散。瞿曇魯叟却同支。

又

把茅卓錫住名山。暗裏菱花解照顏。未久長教無肉瘦。全生不效採薇顏。石頭路滑原難到。鐵壁門扃竟許攀。執杖提籃飯字髮。騎驢免咲覓驢還。

又

風幡正論昔曾開。着紫迦梨秉拂來。聚合兒孫皆

賴美春集

卷三

六

釋種。龍。分。變。現。總。胞。胎。乘。門。乍。叩。如。無。路。地。穴。先。穿。更有臺傳得新頭。河象教。雪天燒并作。茶灰。

智猛山

墨石巖崗。猛蠻踞焉。頗蓄聚自饒。獵人欺。猛長出手。刃入其肩。搜沒小猛。慮加害。伏地求生。猛長回。以捍禦。盡力。憫。猛長曰。外侮至。則搖尾乞憐。內患消。則肩功請賞。非忠也。遂縛殺數猛。遷其妻孥於他崗。土人因名此山爲智猛山。

崖香隴。獨候搜空。捍禦踈時敗。乃公寨險從無山。

客到路深那解獵人通降旗已樹會輸款軍帳纔
開便見功手裏剛刀心裏判不教狡獪貌龍逢

九成臺宴罷呈諸從事

檻外蒲帆十葉輕。絳衣整頓笑閒名。嶺猿結隊裝
人語。水鳥羣飛作棹聲。竹露斜敲棋局濕。荷風遠
送酒杯清。可憐僂耳東遊子。賦筆淋漓寫九成。

閏三月五日重登九成臺

臺上虛明煖欲涼。春風兩度縮黃楊。蝦杯引酒巡
筵溢。腰鼓催香送曲忙。宦況江雲同倚薄。歸心水
竹苦爭長。獨留萬戶虞絃韻。又見韶陽對夕陽。

芙蓉集

卷三

芙蓉驛館

芙蓉路室日初明。似梗如梭不斷行。兩岸人聞都
送別。一江水看豈無情。東林宰相南嚴謫。西第將
軍北出征。莫漫空廊郵鼓聽。忙中白髮數根生。

送李雲浦任蜀中

無情直判路東西。罷酒催鞭信馬蹄。白首爲郎誰
得意。青衫去國就卑棲。五峰日射臨平暮。九折人
過叱馭迷。醉李前程須穩藉。杜陵亦在浣花溪。

廖昆湖太守告歸相訪貽字彙桐栞

空縈粉蝶對輕灘。夢卧蘋花客路難。風度樓高江

一曲。冷涇棹過水雙寒。金詵古字搜書校。堅粟米
絃觸手彈。鶴髮蕭蕭滄海暮。鎖將夢後隔長安。

夢遊丹霞寄澹老人二首

金風拂竹打窓紗。客裏還家未當家。枕不栖塵生
好夢。山如太古認丹霞。一僧實歷三朝剩。六入虛
教七尺差。面目藏遮今剔抉。尋源那怕混江叉。

又

會心遠處猶如近。不翼孤飛夢往還。六月袈裟無
汗垢。七旬菽藿有朱顏。詩城抽繭箋難盡。墨海奔
蛟筆未刪。高供伊蒲香積飯。似會頂禮也隨班。

芙蓉集

卷三

江頭閒眺

人眼既隔赤松遊。生計農情望有秋。路入傾危看
塞馬。巢營笨拙愧林鳩。談天舌漫誇三寸。播鼓墳
難剩一丘。升斗希榮徒磬折。青畦萬頃稻如油。

贈薛山人移居江村

春城畫靜柳含煙。林紫迎藍別有天。爲愛饑鴻未
稻隴。纔攜野鶴渡菱船。陣圖幟奪秦基後。戰壘塵
消漢渚前。解道江湖顏色倦。北窓窓下枕書眠。

湘江送客

釣磯實美老漁竿。倦齊人扶淺揖難。止有東坡留

鶴觀會無仲叔累猪肝。千山不雪三冬煖。一雨非秋六月寒。請看陰晴行。躡渡江心亦自起波瀾。

聞四無上人創新居有寄

南華寺外一山開。山後山前費剪裁。山下翻疑無路進。山中未說有花栽。稍疎檜栢防遮月。穩護欄杆好待梅。誰理虎溪千載案。芒鞋踏到野人來。

給事李元翰謫高涼

困眠栢榻日如秋。門外誰邀逐客遊。籬菊黃催陶令酒。木蓮白綻謫僊舟。三時手板憎雙鬢。一紙冰衙載百憂。不約嶺南君更遠。高涼脾睨獨登樓。

頽美詩集

卷三

九

風度樓春望

寺埭峭峰地脉驕。梯航上下望迢迢。遇僊路鎖雙江折。風度樓衡五嶺遙。燕掠芹新忙濕壘。蠶餐葉盡托空條。雙丸蹴盡惟崇替。鐘磬聲虛悟寂寥。

秋晚九成臺贈別凌屠公還五河

塵起滄浪合壁徂。仙居望到客舟孤。空泥已墜辭巢燕。翼瓦纔飛破殼雛。賣棹河須回泗水。垂鞭郡復背江都。漫尋鮑靚羅浮約。煮石無緣但憶鱸。

快心臺謠上作

虬形鱷吻豈蓬萊。近淚杯傾凍不開。劫火叢中羅

刹出笙歌沸。裏尉佗來朱欄日。角花低語碧藻池。頭石倒栽坐聽蠻姬調錦瑟。傷心轉宴快心臺。

蚤秋卽事

山背城頭雁乍回。碧梧葉脫伴苔莓。庭虛得月秋初好。署冷開雲午未開。貨殖雖登司馬傳。輕肥不上釣魚臺。空塘止水清千尺。彈鋏偏從叱馭來。

南華禮祖

蕊菰滿眼具袈裟。壽栢盤松咒石遐。六祖龕邊雲未散。九齡塚上日初斜。看山也筭前緣好。度嶺方知絕景奢。驛吏喧傳芻馬住。蒲牢警客禮南華。

頽美詩集

卷三

七

由平圖上雒州夜宿僧舍

多恐旁人笑廢儒。戀頭破帽貌如愚。守雌不厭時強項。射鴨寧知是守株。金口經傳餘貝葉。沙維榻借豈甌鉢。幾時界斷三緣习。領取牟尼一顆珠。

高紫虹舟次共飲

息漿釣簾舟服攜。午潮客舸漲雙溪。簪裾偶與樵漁伍。耳目寧隨雁鷺低。白水浮黃因瘴癘。青山看紫爲虹霓。蘭膏醉釐品餅潔。傑句還能急手題。

夜坐

瑟縮人隨夜氣閑。誰通旅夢到長安。孤燈落案思

前事細雨洒窓領薄寒黃紙除書心已淡白硃煉
藥願休殘熊旗鳥隼南如織肩戶驚同上激灘

湘江官僚餞別

一出郊圻瘴癘輕青航綠草遍王程菱江水淺爬
沙渡梅嶺山高擁馬行瀧吏迷方逢推轂夕郎要
地屬懸旌風頭乞罷離筵笛莫惹桓伊去撫箏

珠江羈旅

身輕不共鳥爭歸空憶山中長蕨薇伐叛先添諸
道成僞降未解十重圍泉貪莫染青精飯瘴黑常
開白版扉笑我閒名蒙靜置縱然矯翼亦愁飛

擬芙蓉集

卷三

十一

讀宋史至南渡掩卷

似風雪撲掠摧顏南渡胡然史不刪墮一宵齋求
寸土潮三日縮報諸艱計窮歲幣徵輸外國賣和
親反覆間乾轉坤旋陽九遘沉淵白鳥泣崖山

病鶴

練衣步斗比誰操清唳聲低隔九臯憔悴如因憐
鍛羽沉吟也自解投毛近人一點丹砂異避客雙
停素趾勞警露不貪真藥草無糧莫企曉鷄號

時有被論者復爲請補某職於其行也歌以

送之

雲路今當嶺嶠寬委隨解綬復彈冠開眸想見之
不易行步防登大劍難三已升沉誰喜愠一杆蚤
暮幾波瀾仰天欲語仍垂首那向高空寄羽翰

登越王臺

臺高峴岬出城垣眼底腐居本底村零露從教沾
寶甕浮雲遂欲蔽金盆包茅夕向藩封問魑魅朝
羈使節蒐舊是尉佗盤踞地萬山無隙望天門

流鶯

陰時飄泊祇含悲夜露晨風樹樹移調諧笙簧遭
按抑飛擠燕鷁觸藩籬間關縱失遷喬路毛羽還

擬芙蓉集

卷三

十二

如出谷時我自傷心君莫喚上林何處有棲枝

西邸

駝鈕親頒寵晏朝立盟繼緒頗榮驕城連帶礪桐
遮日殿瞰江村柳拂橋蠻女珠鞋幫綉鳳王官穀
帽尾盈谿霸圖漸入人謀秘強弩三千學射潮

野望

偶緣旅館爲閒客蹠步城頭野望新縞夜梨花清
似雪粘天蔓草綠如蘋峰迴鳥道懸行路驛斷鮫
門蔽要津倦力還將昏眼送雲邊恐有北歸人

劉中丞殉于軍詩以哭之

輕裘開府踐疆場。苦戰無援殲孽鄉。百勒未提傾
士卒。千金鎖鐵淬干將。飛寇不怕南峰隔。回首應
憐北闕長。清淚寄誰流。颺消秋風撲面墜斜陽。

題仙人煉丹圖

四十春光向鬢邊。是誰骨俗是誰仙。鹿門客隱知
何歲。琪樹花開不記年。一粒初投爭媚態。餘丹肯
食易昇天。生平懷抱從頭掃。獨任高齋枕籍眠。

送澹師入匡山

會看庵西瀑布飛。鹹酸默置各投機。藜羹管我三
時飽。肉食饒誰七尺肥。離垢何須遮錦被。無縫那

懶業齋集 卷三

去綴天衣。嶺頭木客專相待。幟拔雲門破鐵圍。

南華僧出六祖芒鞋架袋金。歷朝勅書展玩
瀑飛嶂疊護經臺。菩薩脣分法眼開。衲補生藏新
白馬鞋。單踏破舊黃梅袴。綸六璽知王勅。槽廠三
更讓爾猜。撇却南華西下路。寸田尺宅見如來。

贈澹歸大師

銅腥鐵澀不凡材。釋網堅牢鎖暗開。選佛場中稱
及第。看花隊裏見如來。何辭詩賦鏤肝腎。自別皮
毛絮頸顙。一座丹霞勞獨闢。卓錫湧出幾樓臺。

別山東王仲威

脫葉岐旁遍驛亭。聲淒侶雁羽未停。篙撐白舫灘
尤溢。水渡黃河浪亦靈。瘴癘無端同泛梗。高空甚
處更梳翎。萬人鼓噪度南嶺。潮送阿童應塔鈴。

湘江送方邵邨侍御

自東流日未沉。凌溪返照指前林。蠶成野繭桑
初老。稻刈秋田稗已深。涵谷能留元結記。衡山亦
解退之吟。巨羅好盡葡萄綠。十里猿啼萬里心。

羊城九日三十首 用趙鐵源太史韻

書啣金鳳光騰蓉水碧波雲。隔玉龍望斷
菱江紫路。所以行藏恍惚。致使遭遇離奇。

懶業齋集 卷三

太史一段憐才識。迤邐干逆旅。鄙人滿腔
熱血。悲謫墜於藍關。雁阻迴峰。燕巢空幕。
論鄉園遠別。飛越各千里。而遙念水乳相
投。尋訪切三秋之慕。時逢九日。客滯五羊。
攜手問仙踪。安期復有鮑靚行。杯浮菊酒。
隱之襟擬陶潛。人望榆鄉。停雲已隔。念紫
銀漢就日。未能還商桑。策等村却遇蛟螭。
走陸所可愧者。南渡北適。巴音與白雪。同
吟最堪悲者。零雨晨風。離雁同哀。猿各逝
云。

滿目蕭森已報秋。山川帶礪倚皇州。茅分鍾渚成金窟。槎泛龍編阻石尤。十郡旌旗迷舊國。千層草木亂新愁。白雲獨共安期去。踪跡經年少自由。

又

此日芙蓉憶舊遊。尺書昨歲下三州。投錢未敢當廉吏。截鐙還能憶故侯。有水難通梅嶺脚。無山更上峴峰頭。花黃雁白茱萸會。不及御梨一片秋。

又

心跡黍谷却行休。太史新來薦棘秋。駝鈕驚傳加藻衛。龍旂苦是遍炎州。清時敢傲三旌禮。白眼終

賴芙蓉集

卷三

主

輕萬戶。侯身傍金莖天咫尺。可能嶺外附仙舟。

又

編蒲脉絡病難瘳。少女噓風挽去舟。殿上頻驚形若槁。軍中競懾力舒鉤。從知瘴癘停驂誤。豈以迂疎借箸籌。矯語能官需不次。除書掛壁暗題留。

又

綠垣粉堵祇荒丘。誰說丹砂百歲留。霸氣煙消戈戟散。地形珠結沃焦流。樹看越秀黃初染。香種花田白未收。登眺諒難尋絕頂。乾坤何處翕雙眸。

又

護軍武騎半封侯。許國還能雪漢羞。血冷紅冰身罷戰。魂尋白骨夜呼秋。平蠻策拙遲傳檄。持節津荒滯置郵。聞擷茱萸災可避。登山斜插一消憂。

又

盆繚繭亂理奚由。百棘叢中足未抽。愛國何堪同石隱。賣名蚤自附清流。烹魚字有加餐在。相馬經無仰秣休。太息妖星纏嶺嶠。河車水碓盡牙籌。

又

唾掌扶桑捧日遊。恩波反向百花洲。虎門水浸寒沙現。鱷渚潮穿瘴海鯢。親舍連雲迷舊址。客圍採

賴芙蓉集

卷三

主

菊動新愁。朝衣可似萊衣麗。何處陳情許乞休。

又

淹沉已絕宦潯遊。舟楫無功水斷流。濶幕疏池通八節。亭思縮地覓三休。落英楚客餐常遍。蜃氣蛟人吐未收。莫自睂顰輕倒結。風波十代總浮鷗。

又

金甲牙鎗戰未休。重申密約在刀頭。星辰色轉天吳浪。角笛聲翻木客秋。肩主懸旌烽正照。水軍繫纛戍還留。擣砧冷冷霜中急。寄去征衣何處收。

又

長年三老訝閒遊。那識朝天阻石尤。地割鴻溝如
定霸。數奇燕領不封侯。迎霜尚鬱籬邊菊。闕火仍
開樹上樞。氣候侵人寒暑異。千山無處可埋憂。

又

局室何殊嶽瀆遊。過雲泥露石門幽。身經劇病惟
刪酒。客倦登高獨倚樓。市集丹砂勾漏藥。帆回翠
羽買人舟。骨貧耻向食泉飲。焚牒誰能呼馬牛。

又

新盟不掩東南路。怪事多生戰伐秋。巾幘將軍傳
掛印。椎埋子弟說封侯。鷹隼飽後防羈絆。馬騁風
癘美森集

卷三

六

前遇打頭獨對霜。華真苦節曾無賜。菊與鍾繇

又

泥黑沙腥蟹占秋。雄戈老甲橫行愛地偏。日暮吟
梁父。天遠烽高繫楚囚。出郭慚無人避馬。閉門穩
似客騎牛。汐潮湧湧原連海。莫向海中浪破舟。

又

赤滇舊是仙靈窟。耳語還能借一籌。燭理非貪竿
上餌。撫心冀脫籠中囚。蜚虫俯後薪爲炭。鴻雁賓
時鳥養羞。悶裏茱萸山不見。時從矮屋想擡頭。

又

節轉金風白雁秋。塵冠不整任科頭。歸耕顯托粉
榆願。納叛陰關社稷憂。蜀山行非坦道。滙珠海
望豈清流。戶局泛菊形隨影。也當登高遁獻酬。

又

珠海騰騰似葉浮。書生詎敢博封侯。兵微十郡旌
旗苦。餉轉千家杼。抽愁驍騎新傳疲重甲。將軍舊
識曳輕裘。藩籬今日渾凋敝。畫角聲淒戰壘秋。

又

更傷心處天難問。欲乞憐時骨未柔。破帽簷歌人
代整殘棋局。在手誰收籬邊九日無寒菊。嶺外經
癘美森集

卷三

六

年有啟裘雨翅低。垂思矯翼此身原。不是依劉

又

樊籠靜置機難測。百鍊剛仍不化柔。赤管初驚羈
瘴海。銀章屢苦攝監州。崗因霧散時開口。山以雲
埋懶出頭。萸菊含芳霜已迫。行當壘麴築糟丘。

又

凝霜吸露西郊菊。葉簇花開兩地秋。酒伴鳥啼殘
醉後。兵戈鹿豕幾人留。杜陵暫借飄零寓。詹尹何
勞去住籌。清夢昨宵歸晚徑。辟疆久已隔羊求。

又

快心臺上足心求。吹帽題糕節是秋。一曲霓裳歌沸耳。數行蠻舞錦纏頭。熊羆豹炙山呈膳。甲翠鱗紅海薦羞。銀燭無煙沉箭漏。殘杯儘自照王侯。

又

咬却檳榔破悶不。委心俛首匣吳鉤。行厨罷買長腰米。殘帛仍藏百結裘。霜勁聲貪搏俊鶻。日斜鼻脫。觸歸牛。杜陵客思逢岐路。萍梗應分一半秋。

又

帽側筇扶絕磴遊。幾巡呼酒記觥籌。筵中未有兒紅頰。曲裏誰贗鴨綠頭。趙尉臺荒衰草沒。鮑姑井覆片雲幽。自傷身在迷津內。爭渡還憐渡口舟。

又

伯郎一斗博涼州。鈍置年來笑土牛。履險還如臨鼎鑊。扶顛孰去貴由求。貼牆甕服惟藏雨。傍岸船空祇載愁。西觸崑崙東倒海。淒風遠送戰爭秋。

又

延壽杯傾琥珀浮。醉雖曲誤亦迴頭。髮疑抹漆眉連翠。唇畧含朱面半羞。無客行雲離楚峽。有人似夢到隋樓。莫生見慣司空感。擁出妖姬月下遊。

又

落鬼人間已盡頭。渾溪錯餌未諧鉤。一家九日分三郡。萬事五更集百憂。醉李會招傾國謗。凶吳正報閭閻警。南荒果有通天路。欲泛靈槎問斗牛。

又

羊城九日不曾秋。蒲澗西樵翠滌油。銀燭燒殘蠻女笑。金壘醉倒越王愁。勛傳到處傷顰尾。鳥問何時感白頭。北望沙灘乾似雪。月明一上海山樓。

又

雲萬何時是僞遊。眼中跋扈未曾收。洛陽令尹真強項。黨錮諸臣豈濁流。絮帽披雲天似夜。銅鉗掛額夫來集。日歲如秋。驅車蚤決臨河計。塞雁翻來越秀留。

又

力盡功名亦謬悠。居非陸處泛非舟。吟長自愛侵龍尾。夢短常思斷虎頭。幾夜驚濤翻血海中。天隕石爛星毳路岐不乏楊。朱淚斟酌逢人未敢流。

又

撒金巷裏風如舊。強鬪繁華未肯休。玳瑁蠻人頻押髻。素馨越女尚盤頭。塞塵路有能迴雁。驛館江無也宿鷗。坐欠仙城重九句。獨吟瓦枕對寒篴。

莫負盟過訪

幅巾暇整度秋天。苗首塘荒菊又鮮。肯爲紅塵緇素髮。卽將白壁伴青蓮。浮沉久矣輕三黜。詩賦何關補百年。釀熟糟牀新滴露。行厨蝦菜不須錢。

何鳴雨新除曲江問風俗

相過苦訊嚴疆累。官到韶陽卽自詩。傳舍空餘塵倚壁。訟庭祇有草和嵐。防苗結寨連城堡。逃稅遺黎雜點愁。絡繹軍書馳不住。汲長綆短合抽簪。

小雪聞雷

雷繞層樓電掃籬。阮生笑罷復攢眉。歲行豈但今朝異。月令從教小雪移。倚壁山青雙不借。通泉水

顧美齋集

卷三

七

白一軍持艱難飲啄渾無恨。窘步偏招鹿豕疑。

寄韶陽諸從事

夜不能眠自嘯歌。歟居蟹穴掛量羅。寒裳北望雲煙少。搔首東開日月多。直道于今成九折。前程未許渡雙河。亦知古調乖時久。豈獨炎州觸尉佗。

七月二十日初晴江邊宴上作

填河撮壤益奔潮。陸賈偏逢趙尉驕。白首原來仍落拓。紅蕖何事亦蕭條。窮愁運缺詩無補。魂魄根堅酒不消。靈雨敝門晴一刻。秋風又爲動芭蕉。

不赴潮陽呈同事

泥封一札下瑤京。百舌翻催嶺外行。共道公孫來躍馬。反給太守去觀兵。尋仙未授丹砂訣。却老仍思黑髮羹。豈有蕉衣蕭散客。重從槐穴問虛名。

又

治世遭逢纔自貴。述遭一歲病居三。文公碣石吹羊角。湘子橋傾逼鱷潭。憂患曾經恬百怪。干戈久歷謾多談。風高月暗寒無色。綠路通天盼指南。

答朱聲周

若逢菊放卽東籬。三道斜封久厭窺。腹不如囊難忍事。骨能繞指易趨時。陶情酒許杯中覆。引睡書

顧美齋集

卷三

三

攜枕上披懶去逢迎。非吏拙倚輶。擺未及衙鬚。

憶木蘭

此身直與木蘭遊。竹布單衫換敝裘。避瘴寧勞春雁喚。語冰肯共夏虫謀。撒金巷裏難回首。政寶堂前懶舉頭。願駕長風隨浪起。不教石髮絆行輶。

五仙觀

化作羊羣叱不歸。神龍社鬼護仙扉。和風間樹搖鈴鐸。密薜綠苔濕羽衣。九轉泥封丹竈畢。三年伴絕赤松依。無由耳語求真訣。再脫炎方織路非。

寄趙鐵源太史

荒壁無隣嘆索居。滄浪望斷已年餘。爲彈古調乖時好。長美崇儒似國初。白舫河通千里棹。青藜火映一床書。悲歌此地非燕趙。屠狗今應弔望諸。

阻亂

鞞鼓喧闐樹旆旌。綵蘭被褐罷行征。雲浮不盡迷南楚。楓落何由認北平。謀國寧無需顧收。籌邊正好問公卿。髭絲染遍逢岐路。捩馬枯荑斲到明。

柴荆

未必桃源避有津。庭閒徙倚問心身。文章自足怡三古。才智誰堪了十人。牀底長埋飛鳥舊。竿頭屢晒浣衣新。林慙礪愧年來謝。抖擻浮生幾毒塵。

揀芙蓉集

卷三

三

初涼

抽青樹。嫩葉翻黃。零落荷衣倒半塘。露滴無聲蛩暗和。風翻有字。雁成行。寒灰未着心先冷。伏火纔消氣已涼。天路綠。怪桎忽斷。解冠自學老蕭郎。

鄉人回憑達家書

結綬雲邊訝解紳。雨水殺草竟迷津。壺蘭不見魚書到。海國空勞雁信頻。破壁燈前雙瘦影。投荒法外一孤臣。浮踪倒逐天涯亂。歸問何由罄苦辛。

又

榆鄉仙窟闕干戈。羽絕鱗潛斷客過。南越樓船章頓燧。東甌壁壘富春波。朔禽孤影迷歸樹。鬼雀羣飛暗渡河。計日開緘應逐淚。浮沉半隔又如何。

憶弟

平沙細草訝行遲。兩度風翻踴此離。閩粵山川無道路。東南耳目有旌旗。年衰九節常扶我。夜靜孤檠好對誰。百感鑽膚難撥置。蕭蕭雁影獨淒其。

聞秋葉有賦

秋纔冷。怪朔風過。葉掃空庭。問幾何。檢理貂裘還自笑。乞求祿米本無多。枯魚一束教勸饌。市虎三

揀芙蓉集

卷三

三

菱湖晚眺

夫觸網羅失路餘。生輕去就。茫然欲返白雲窩。卒爾菱湖不當遊。野心散漫未曾收。澄瀾側帶孤城影。衰草平鋪萬里秋。寶剎鐘時奈木佛。蠻山壁處掛拳猴。夕陽欲墜西風咽。嶺外人吟已白頭。

世路

強然世路入欹斜。險過羊腸不用車。使鬼無錢淹地角。招魂有客出天涯。愁長雨發春前草。髮短霜開枕上花。咄咄所悲非一事。五更殘點亂蝦蟇。

陶士璫訊近况賦答

隴雲砌雪各披襟。子石溪藤對榻吟。望雁封書難
遠達。烹魚尺素未全沉。半生髮白歸何處。一領衫
青冷到今。叢桂廣寒秋自馥。吳剛砍却不成林。

新歲與謝傅公對飲

地。瘡。罨。肩。物。再。屯。隩。區。卉。木。盡。生。春。羽。林。倖。致。王。
侯。貴。簪。笏。潛。傾。貨。殖。貧。鮮。呼。苞。蘆。應。是。簫。筵。開。窟。
室。待。何。人。銅。壺。箭。急。時。如。掃。拚。醉。衰。年。露。電。身。

送所知赴嶺外軍

分。馮。水。驛。倍。依。依。紅。幟。青。笳。滿。日。飛。地。迫。蛟。宮。翻。
濁。浪。城。連。燕。尾。正。重。圍。當。時。神。將。籌。帷。幄。今。日。參。

擲筆來集

卷三

五

軍。屬。布。衣。三。令。封。刀。還。武。庫。樓。船。約。世。漫。戎。機。

寄南華四無上人

若。芳。招。邀。離。俗。景。南。華。嶽。色。尚。峻。嶠。寺。懸。木。榻。同。
誰。話。樓。俯。盤。松。獨。自。登。皮。骨。皆。衰。難。諱。老。髯。毛。不。
削。已。如。僧。迷。方。重。遣。浮。生。薄。空。美。龕。前。佛。祖。燈。

舟次蘆溝水

年。矢。離。絃。挽。不。留。榜。人。息。槳。滯。孤。州。水。中。髮。白。忙。
催。老。泓。下。風。清。急。作。秋。勝。結。千。奴。齊。竊。國。網。沉。百。
丈。獲。吞。丹。綬。溪。宛。似。蘆。溪。澗。何。處。還。轅。覓。菟。裘。

春日述懷

難。如。意。事。竟。誰。消。砌。卧。簷。歌。貯。寂。寥。清。夢。虛。紫。三。
徑。草。病。心。實。折。十。年。腰。車。脂。驛。路。逢。壬。雨。鏡。解。官。
河。駕。子。潮。惆。悵。枝。頭。鳴。百。舌。不。容。聽。得。蚤。鶯。嬌。

舟夜

一。舸。江。邊。夜。載。愁。殘。燈。不。厭。客。身。浮。離。亭。有。路。行。
難。盡。恨。海。無。波。聽。祇。流。手。捻。襟。裾。書。悶。字。冤。依。枕。
簾。襲。涼。秋。此。時。見。月。腸。應。斷。乞。放。清。光。照。別。舟。

澹老人葦茅相待余爲事稽延致乘來札

興。人。倒。換。劫。窮。時。引。手。瞿。曇。是。夙。知。欲。聽。談。宗。傳。
咒。鉢。背。排。覆。局。記。殘。棋。康。衢。不。信。逢。瘡。虎。狹。路。偏。

擲筆來集

卷三

五

能。遇。搜。蟬。垂。却。誅。茅。招。隱。意。頗。驚。繞。樹。覓。無。枝。

亂後經李子與舊寓

亂。離。膽。似。星。崩。墜。盡。室。驚。遭。倍。可。憐。傭。保。旌。旗。渾。
鐵。券。未。冠。耻。辱。甚。蒲。鞭。千。迴。骨。恨。華。山。下。萬。里。寬。
歸。渤。海。邊。點。數。陰。風。吹。草。動。含。嘶。舊。巷。馬。難。前。

哭父三首

生。灰。真。教。瘴。癘。分。孤。兒。不。盡。泣。斜。照。趨。庭。路。斷。雙。
昨。陷。陟。岵。山。枯。萬。木。焚。夢。裏。龍。蛇。新。歲。月。窓。間。錯。
亂。舊。詩。文。九。京。倘。可。從。先。子。風。樹。餘。哀。忍。再。聞。

又

局戶惟增詩思潤。名巖一壑便扶筇。長年夢繞丹
霞梵。破硯閒磨黑水龍。祇爲前修原寂寞。但教世
俗訝踈慵。暮雲哀壑悲無盡。忍看我生犯百凶。

又

狼藉孤兒泣向晨。一喪甚日得歸親。忍看蒲篲生
前草。痛憶他鄉化後身。自此燈寒禪裏夜。不知龜
冷雨中春。牛眠未獲封黃壤。腸愈分崩咽苦辛。

蒼梧江上四首

路岐堪訝又堪憂。戍鼓河干客舫遊。李先開公
日。曩夫椒欲報舊時讐。蒼梧萬頃寬圍浪。白帝三
冬盡過秋。鳳尾鸞輿巡幸處。湘娥清淚不勝收。

又

鬱伊萬事付淒涼。炎嶺新翻舊戰場。寒甃沉來釵
鳳黑。顏垣掘起劍蛇黃。木末掛樹天還凍。絮帽遮
人日減光。一自槐南卿不屈。晉林無路覓山王。

又

眉岫迴岑削不齊。乖時瑣尾路淒迷。江頭浪寂魚
方煦。嶺背林深鳥亂啼。惡竹抽梢全作刺。寒花帶
蕊半拖泥。渙梁斷後誰觀石。一曲蓀撓又過溪。

又

抗首星躔烟少微。會須解佩返初衣。波濤十代翻
難料。發觸三軍戰又非。何處常居生帶草。無方縮
地採山薇。鳬鷺浴罷乾雙翅。低撒霾風凍雨飛。

自潯陽至潁州作

波濤吼迫尾間驚。奪日噓空不肯清。羽檄傳來村
已盡。干戈戰後草未生。指天難掩君臣義。喋血翻
愆父子盟。水豹江豚相潑戲。秋風絕似去年聲。

橫槎問渡

度曲無絃抱嶧桐。老悲失路更誰同。迷津那禁三
人混。窘步寧知百粵通。髮編羣看霜積素。顏朱自
笑酒貽紅。朝宗水急低奔海。倒怪橫槎不向東。

題寓軒示同志

得聞鈍質悟圓閒。一切心馳盡野干。人事休來樽
俎借。行藏肯似桔槔看。憐蛾罷寫秋燈字。調鶴勤
分穎粟餐。苦竹修修崩石戶。不將蕭艾雜芳蘭。

暮春郊行

侵晨半霽草蔥芊。春欲遲歸意可憐。剗迹翻來書
土淺。馬蹄踏去印沙圓。野花冷落尋閒夢。戰壘興
亡付逝川。眼底浮沉知外物。白雲堆出亂山前。

留別略院成已

晨參晚梵識因緣。判就身依釋帝前。聚石爲徒真說法。抽簪自縛豈通禪。銅池露滴花間濕。金鐸風搖樹杪懸。把腕山門人倍悵。仍隨翼鳥下輕煙。

山人徐亮病肥客嘲之曰借問何由太瘦生。祇是從前作詩苦。則工詩者皆瘦而子獨肥。恐是徐凝惡詩未奉詔准勅耳。一座撫掌。

文社投名却到伊。搖毫擲簡笑肥癡。酒泉郡置消徐肺。飯顆山堆散沈脾。縱使短才抽圻線。亦如沒字樹豐碑。叔清精勅淮南進。安得人間又惡詩。

損美齋集

卷三

雨中卽事

窮居詎敢意豪奢。爛雨危垣半整斜。自省門扃無一事。已知路劇有三叉。移來衛足剛抽笋。開盡都梁又着花。晨砍生柴燒綠浪。龜中躍出幾蝦蟆。

古墳

冥煙卽目罩千峰。遙指鞭梢問舊蹤。冷落盤盂忘祭拜。蕭條窟穴闕蟲蜂。更無劍脫荒丘掛。尚有碑殘碧蕪縫。疑塚當年真計拙。滄桑那辨若堂封。

西軒題壁

許誰眼底爲閒客。却笑浮生認已全。鎮日鹹齏餐

脫粟安心笋蕨伴。枯茶造成石榔埋。何處賜與銀山併。喪家睡到濃時簾委地。公私絕不亂蝦蟆。

訪王詹渠

靈廓遙懸處士星。卑棲稔爾戶長扃。雖居近市喧闐處。却似層林遠僻亭。覆葉蠶眠難作繭。傍籬鶴瘦怯梳翎。淺簷矮榻安初服。笑指虛危井上罍。

華胥山下八月溪水暴漲居民淹沒倘終不止盡莖魚腹聊成韻語當衢謠告災云

疏排力不施神禹。昏墊旋迷入柱擎。離畢天當斷玉斧。國雷地亦失銅鉦。人民半就波心沒。犬豕翻

損美齋集

卷三

教屋脊行長恐難回陵谷變。一桴浮海學孤撐。

和四浙客入丹霞卽事

買山

買得崔嵬數仞崗。特來斬棘破天荒。菴羅背面開新徑。舍衛田疇坐下方。石鑿爲龕如築室。泉抽作雨似乘航。頑山一入文人手。換出玲瓏耀眼光。

建刹

入萬諸仙護六通。天教覺路壓崆峒。山形直下起無上。水勢從南不向東。樓礙星邊愁織女。窓推脚底度飛鴻。總緣締構懸瓢笠。生面新開似畫工。

浴佛

金容淨本無塵垢。香水蓮花洗佛尊。莫把人來窺色相。須知他不改寒溫。乞來正論除疑網。辨却風幡進法門。相對渾忘渠我相。經聲石磬禮兒孫。

繡經

住山莫厭蒲團破。投體先參白足尊。般若臺高應蚤築。廣長舌在不須吞。數聲譯出千音韻。萬派號歸一法門。指注雖非文字入。還從這裏破沙盆。

啜茗

竈邊火作鑪邊炭。山上泉烹世上鹽。兩腋清涼尤

蕲美春集

卷三

三

滿啜二平飽。滿莫欄空花浮細。蓋流霞脚香透虛窓。瀉酪奴獨醒應知人未易。高陽酒客竟屠酤。

啜菓

衣冠裹後任貪饕。啄腐吞腥氣倍臊。誓把胸中消筒寂。詎同井上咽蟬蟪。金蕉剝畢辜拳笋。石栗盤時薦碗桃。任取江南珍菓味。諒難比得此纖毫。

剃髮

桐葉休尋米汁煎。詩班一削一回妍。自從合掌皈文佛。懶摘華髭學少年。井露蒸貽難返黑。馬肝石拭枉留佞。數根千累則除盡。却喜秋霜不放顛。

談禪

一味禪參非五味。清規食粥祇長齋。比丘未解天中勝。坐客先知灰後佳。須向風幡爭處轉。莫將飯甕飽邊埋。火坑借得鉗錘力。春米閒時且運柴。

托鉢

暫拋梵筴離幡幢。空鉢何勞釋子扛。去掉孤撐連閤淺。歸舟十里九磨灘。行逢亥市驚成虎。扣入朱門謬吠尨。乞得流珠炊白玉。不須活汝決西江。

運柴

智劍隨身踏破煙。丁丁響處在高巔。斧斤未向山

蕲美春集

卷三

三

林伐。早木還如難盛年。肯食引狼休叫嘯。學飛鳥鵲任飄緲。烏頭一担誰相代。挑到回時又拍肩。

接衆

抗手何能回俗駕。招提佛計共躋攀。峰巒自解其中趣。轉相安知這裡閒。芍藥開時紅雨池。梧桐綠處綠雲還。龍吟低鶴新藏潤。盡道炎方少此山。

護生

落後池深地師通。欲回殺氣返鴻濛。莫因習想輕諸餌。得脫危機便出籠。識主猿龙收吠跳。放生鰲貽散西東。乘門悲願雖無盡。不救焚林竭澤空。

燒香

罷坐團蒲曉日烘。博山手撥火猶紅。一薰釋網如
絲亂。縱隔珠龕有路通。噴出龍涎齊吐納。收來露
液下虛空。蚤知膏血腥臊氣。不入達摩鼻孔中。

補衲

萬竅風噓浙浙飛。自憐乞士守禪扉。短長舊製真
離垢。補緝新文豈斷機。玉線金針縫幾道。蘆花紙
被配三衣。丹山吟卽西山餓。誰識重來舊採薇。

栽詩

剡藤比雪贈嵒蠻。綴玉連珠不放閒。險韻推敲無

韻美齋集

卷三

詩

新技住蒼結。構窻移山。轉非笨。僕能系了語。犯師
兄盡已。雖老仍同三。草健。蘇蘆蚤帶漢書還。

作字

雙竿院裏筆開花。恰好沉醉與自誇。躍出池來疑
渴驢。粘于壁云。穴棲鴉。墨能會意。供揮灑。字恐無
人識。整一畫。惟四素象。演贅倉頡後。嗣諸家。

洗石

補天煉兩聞人說。聚石何時見點頭。雪浪伊誰分
甲乙。雲根不解幾春秋。叱羊易化初平怪。射虎難
封李廣侯。洗出真顏辭土肉。寒山一片卽三丘。

登峪

可有銀函三舍利。寶餅蚤已近星毬。如穿洞。遂將
身。隱必合尖方。得碩休。叱取形高收。庾嶺芙蓉面
好插。韶州凌虛一借雲。邊倚俯視人禽屬下流。

奕棋

畫成十九度波瀾。精舍紋楸莫厭彈。叉手爭如開
手易。出頭那信到頭難。衝關奪角無多子。制勝乘
機祇一盤。迷誤當場如許客。爛柯未許採樵觀。

閉關

儒宗峻極昔稱尊。擲却衰冠閉此門。縮頸方驚天

韻美齋集

卷三

詩

歷頂屈身不是客。招魂五湖一任煙波濶。十地全
收。日月吞悲喜。長看無着處。自憐渠我尙雙存。

路

行人莫便起離憂。北際南陲任爾遊。疆域方思番
界展。山河孰念禹功週。昔曾割據分三戶。今又輪
蹄遍九州。不識鬪肩支幾劫。坤維倒塌水浮休。

送曠庭聞還江南

灑林整後迥清新。特與蠻方洗瘴塵。昨夜無衣披
故絮。今朝解組見斯人。南巡事往思來鳳。西狩時
乖泣獲麟。寤主縱能題孝武。末由屈後去求伸。

寶林菴主督課沙彌願合清規因作此以示

聽教者

山北山南不用過。灰生一擲迅於梭。叢林了澈三車少。方丈週遭十笏多。傲我青燐長作鬼。驅人白髮易成魔。寒爐鈍水工夫細。無孔錐知定屬他。

清明日遊梵天巖

路逢捷徑耻爭先。騎却疲驂搭破毬。青山藍時孤嶂聳。紅樓綠處百花鮮。鬼號鬼哭空中月。人去人來壟上煙。人鬼分明爭晝夜。慈悲釋帝益心憐。

渠尹氏海山樓

摘芙蓉集

卷三

三

海山結構越年時。生面新開欲鬪奇。高碍瓊宮愁日月。低驚貝闕動蛟螭。酒中呼酒真無筭。身後傳身那得知。多少人當榮盛際。涼亭燠館潯深池。

九日同陳鄧二秀才重登雲莊

此日詩應擊鉢催。雲莊掠伴又重來。題糕莫笑今無字。戲馬何勞昔禁臺。仙菊逢時人漸老。杜鵑看後樹未開。管絃席上清如語。帆落偏宜注酒魁。

對客

官無客許一身輕。舌結頭低說不成。金柝雖敲難料敵。赤符縱佩豈知兵。餘燼逐日依山轉。烽火連

宵逼漢明。多少熊羆披鎧甲。認誰灰土守羊城。

綠桐村

蔓壑榛開冷履霜。綠桐眼看似枯桑。幾宵石作支頭枕。強睡藤欹束脚牀。豈有梟雄思可結。從知患難。膽須嘗。避人莫說真名姓。畏壘山穿路未荒。

朱西玉贈布袍

阿誰持贈一袍寬。稱體衣裳庇耄殘。待詔常穿行雪履。蒙戎不廢切雲冠。客心已迫三冬冷。時令翻驚六月寒。椿蘭吳綿同軟煖。何殊赤暈照儒酸。

從遊過慰

摘芙蓉集

卷三

三

纔號防貼無窮痛。又結延陵空子愁。地遠君門司虎豹。林深狹路遇鴟鵂。參苓不療傷心病。肝腦誰梯苦海舟。淚灑垂垂乾土濕。一身如夢對從遊。

初晴見星是夜又雨次日約朱正甫送買冊

替送天中

雨餘青信蠻天漏。轉出踈星照旅程。水鳥栖時山鳥寂。夢花濕下菜花生。地當僻處衣冠賤。位不高時去就輕。滑倒休嗔雙屐屐。從難料定是陰晴。

高得賓彭綴山小集棋罷限韻潯歸阿字禪

師通至

結成蓮社免攢眉。冷煖心源各自知。白扇輕搖珠汗後。黃茅重結瘴雲時。卜將屯卦三張紙。關着樵柯一局棋。酒戒何須僧苦守。醉敲險韻亦相宜。

同高淑寬遊西樵索和二首

峯確西樵翠不孤。杖藜裹飯聽山胡。巖崖筍節翻風舞。隴畝禾根滴露珠。四韻原來又手得。千篇那用索腸枯。市人去盡農人返。共脫紗巾混酒徒。

又

病軀滯此十年餘。伏我山中眼界舒。村小從無錫犬放。林深遂占鹿麋居。參禪詎必求傳鉢。安步寧

嶺美蓀集卷三

知可當車寒窘真憐鄰。品癖和詩應得漫微余。

答陸協吉二首

貧來直到出無車。擬向巖壑學索居。否在何勞開口問。髮稀不用倩人梳。窓間自聽鷄談古。案上常聞鼠噉書。展莫天風吹海黑。騰飛未肯就淪胥。

又

盡不書時笑守林。撫心自笑本迂儒。謗成市虎三投杼。探得雙龍兩失珠。開甕聊傾銀盞落。合尖未造玉浮圖。曹源信宿連牀後。早晚青山映白湖。

雪吟

聒耳霜風利似鎌。卽離頃刻白堆鹽。都無寸地能因熟。何事人間去附炎。榻置一衾欺老儒。家留四壁闌清嚴。六花欲擬天花亂。冰硯纔書退筆尖。

觀潮

子潮落後午潮生。萬頃波濤呼吸成。炎女空勞填木石。陽侯突自撼澄清。魚蝦欲就天邊戲。雷電翻來脚下爭。一葉舂舂投滄海。黃河北塞海西傾。

歲暮詩

喚醒先春遇夢婆。彤雲艷雪祇隨他。人當老至安眠少。事到年來聒耳多。茅結三重思擇地。牕開四

嶺美蓀集卷三

扇想臨河。鴻溝蚤割榮枯界。側帽憑誰戴突何。

阿字欲遠參棲賢寄詩留之

夢覺關頭笑再三。西歸隻履反關南。一錫卓地原安穩。雙眼窺天儘鬱藍。墨海未乾應禿兔。詩城不夜好拍簫。朝昏靜禮膝胎像。誰必棲賢苦遍參。

遊完真觀半日祇啜醞茶戲題妙體道人壁

苦茶膏乳一般如。石室仙官戢戢居。松韻攜來吹紙帳。茶聲沸去上脂車。腹含血液長停酒。鼻厭腥鹹不買魚。絳帕蒙頭時鼓瑟。南夸未必信道書。

村夜聞鐘

他鄉結葦入荒村。負險乘衰欲自存。髮短知緣何事。悴愁長不盡對誰言。關連鐵鎖人防夜。寺吼銅鯨佛閉門。忽憶去年征戰處。鐘聲送盡又傷魂。

檻外聞鶯會

羈人嘯夜月初侵。檻外鶯飛乍起禽。高舉愁非遺世獨。卑棲恨不入山溪。寒城箭漏嚴催柝。橫笛梅花雜擣砧。自虞羅施巧致。飄搖孤影到如今。

烏蠻灘謁伏波將軍廟

烏蠻浪起湧高灘。雲木蕭森廟裏寒。去意如爭流水急。危途更比逆舟難。新愁寸寸腸先斷。老淚涓涓眼已乾。煮苡車隨醫毒濕。載珠復自謗多端。

橫槎抱病買舟上左陽

灘水西飛變戰場。火煙驛外白垂楊。難銷路險仍微服。家破年饑易絕糧。忌器還宜先縛鼠。分茅不信又牽羊。病夫自撒橫槎渡。淚落船頭又幾行。

悶雨

楊息風波不肯休。連宵達曙雨悠悠。數絲練繭從人乞。一箸尊羹入夢求。抱凍晨鴉喧樹杪。持饑暮鳥立沙洲。向江葦路濃雲斷。強指荒碑哭柳侯。

丁巳除夕二首

獨客蠻村忘歲月。四時過眼祇雲煙。家無可破身如寄。路縱多歧步不前。角笛驚吹蘆管調。柱梢懶貼浣花箋。挑燈試拭垂垂淚。拘忌南交又一年。

又

孰是孤猿失故枝。如梭景物倏年移。運窮不諱妻孥謫。身老何堪瘴癘欺。一室燈花旋吐舌。十圍澤柳未舒眉。吟哦祇益愁南阮。酒脯寧勞夜祭詩。

竹筏

溪處沿流淺更宜。休憎窘步獨行遲。然犀恐動魚龍怪。錯解真嗟鷁鷺空。手至今稱利涉一篙幸。

穎芙蓉集

卷三

不費支持狂瀾自覆官。灘舸葦舫猶傳泣別離。

寄家朗寧

參錯蠻山削不齊。地開萬戶愈淒迷。綿羊幾陣窺牛鬪。寒犬連宵學豹啼。瓜買鎮心三里店。酒沽軟飽五花溪。蒙頭尚憶危途歷。破帽青衫手自攜。

生朝禮佛二首

幾垂淚睫不曾晴。萬事何堪水火爭。未成人誰共浪成。有生佛祇說無生。愁中自覺傷肝腎。亂裏曾從變姓名。特擬香花修早供。寒庖煮酒漫南烹。

又

延生煉藥抑何疲。却恐當頭笑小兒。同在浮休人
沉汎。轉看考折塚離離。黃金變化原無術。綠骨
蛇總是欺。乞得乘門甘露液。寶鏡一滴灑楊枝。

竹花

乞得淇園數本栽。抽梢眼看出亭臺。誰憐節傲無
人賞。獨信花清傍雪開。蝶翅雖難離。蜂頭屢
探祇空來。縱然未結琅玕實。總異蠻村澁勒材。

夜景

門開路看斷人行。漏轉宵長問幾更。盡與牛眠忘
無觸。低飛螢焰強分明。通燈整壁知尤暗。拄杖求

題詩

卷三

三

途總未平。唉彼柯南長不理。會無白日照章程。

出門遇頭僧。俗客自謂日辰不吉歸。而賦此
雙足從人疾與遲。通塗却訝有他岐。阮儒料下尼
山淚。誘佛能開鷲嶺悲。豈但僧頑忌受戒。都因士
俗難醫。歸局戶去休塵惹。解悶還須釐一鴟。

題詩

卷三

三

一。聊新從嶺外回。閒中聽話志高臺。霸圖易逐雲
浮去。心計難隨水倒來。蕭管廊傾棲鶴鳥。綺羅殿
濕繡苔。繁華條把寒荒損。錯不當機自剪裁。

山村

溪迴谷轉林森翳。畫出茅居如異世。憤放朝昏識
去來。蜂管戶牖知開閉。村姑袖短插蠻花。野老眉
長穿織罽。耳目無他。稼穡專春田社禱。祝狼戾。

觀漲

鎮日高旻毒霧勻。鞭雷掣電漲初新。人傳水旱關
憂喜。我惜魚龍混屈伸。橫浦湔滌難擊楫。朗寧浪
播復揚塵。放將眼力追疆界。蔓草蘆條湧去津。

憶粵東諸從遊

嶽潛羽斷企天南。絳煉霜堤袖與桿。寒餓年深嘆
骨相。流離日久狎江潭。便成委佩歸何處。除却懸

題詩

卷三

三

車老日甘垂不垂。垂搔髮短及門幾箇插朝簪。

春出濰江

久無輪蓋掛雙瞳。濰激帆飛已向東。入桂泥腥穿
濕剝。七星脉斷接孤虹。木綿遠度催花雨。草撥低
搖榜柳風。撤却桑田踰水埭。驪歌一曲響玲瓏。

送人歸禪山托看舊寓

左州泣斷嶺南虛。空宅無人可寄書。地易生衣苔
上壁。畦難決溜棘穿渠。橘鳥背嘶窺千里。畫鷁凌
風透六虛。莫惜飛奴投寸絹。綠蘿好是舊安居。

濰江燕上作

青青水荇滿江滑。任沸笙簫。簇移獨醒。寧教無
客醉。當歡那信。有人悲。薰蕕器舊。乖姻。煙燕婉臺
新訝。戚施目極。浮沉連縱。餌王孫。桂棹欲何之。

送譚山人歸湘江舊隱

君自湘江別幾年。草堂亂後可依然。圍栽橘樹紅
垂果。水看沙鷗白向眠。客袖方攜關路外。夢魂已
到。劫灰前。臨歧獨下楊朱淚。曾苦耕拋嶺上田。

得友人抵東粵書信

月明轉厭一燈紅。跡歷危機憶不同。人老興亡聲
鼓後。各憐聚散道途中。名垂黨錮終非禍。運入饑

類集

卷三

里

寒敢譚窮。斗柄宵移雲脚阻。丘山并馬路冥濛。

粵客杜子微投詩

閒庭晝靜翳松蘿。小杜高軒喜見過。嶺嶠停雲來
舊雅。郢中詠雪動巴歌。三年記室鱗鴻少。一部詩
情戰伐多。客是身抽塵網外。悲笳蔓棘近如何。

竹杖

碧玉森森綠水灣。煙村酒市伴來還。身從瘦病支
持怯。步入崎嶇把柄閒。過楚河聲秦接壤。遍燕嶽
色蜀爲山。一枝扶老遊南北。險阻何堪墜百蠻。

別范柔能上左江

一任浮沉不繫身。炎方瘴嶂溯通津。野花野水連
天岫。秋雨秋風失路人。棘絮林中尋父子。厓門浪
裏泣君臣。孤槎自撇漁簑伴。江上誰聞嘆息頻。

王慧秋辭歸江左

千里聞秋已治裝。蝦蟇半夜鬧寒塘。貧仍好客如
君達。熱不因。人見我。在耳重聞言。聊強解。眼昏作
字大。何妨。年來况味知誰似。贈爾江蘿幾陣香。

雨夜飲鍾太清村居

香開夜合燭雙明。酒罷茶添額涪烹。鵝鴨喧時新
雨漲。牛羊睡後野煙生。溪僧倚市售紋繡。莫向豪

類集

卷三

四

門聽滂。羨雨汝身棲塵網外。不憂造物敗完名。

閒坐

閒閒自是勝勞勞。免折歸心看大刀。地隔吳山馳
一馬。漲知楚浪沒三篙。臂枯半似凋傷樹。髮禿全
同用退毫。百葉抽時紅更好。綠紗書永對緗桃。

悶雨用東坡先生詩作起句二首

先生不出晴無用。我自門扃出亦慵。泥爛花前埋
屐齒。煙凝架上濕裘茸。愛河誰救凡夫溺。苦海頻
添濁浪濃。已下千方昏暗鑠。川狂谷吼尙驅龍。

又

先生不出晴無用。雷鼓風車任闖衝。荻所傾崎穿
石。蠶窗脾冷濕。關壺峰隔籬。誰見杯徵女。破屋聊
持傘。蓋儂說與支川。須赴海。莫教散漫失朝宗。

題溪邊草廬二首

把茅去葺水邊居。葺得棲時便是廬。挾彈何人驚
谷鳥。垂竿未忍釣江魚。譏諷鈍置三年外。鄉井分
明一夢虛。帆正帆斜風浩渺。不堪晚計屢躊躇。

又

市朝懶住住溪貧。散漫魂殘寄此身。士若貪名爲
潔已。益非殺我卽仁人。人牀傾被裂難宵。寢爨冷炊
頻。焚香集卷三
停少曉塵成就天涯流落去。此生歸路恐迷津。

贈林劍宣二首

獨醒何來乞酒錢。重重複嶂失黃綿。細吟孝武悲
愁賦。不及蒙莊內外篇。扉以風狂敲白版。渠因雨
濕慢朱絃。江城落拓垂短髮。閱盡賓朋覺爾賢。

又

關塞戎鈴撥不開。榆鄉更復望誰來。十年苟活家
初破。一息留殘難乍回。瘴嶺天衣浮似墨。珠江地
肺吼如雷。溪藤石筍洪煙飯。好與林逋對鶴梅。

邕江峴上玩流水

冰凝月窟出盤渦。雁注雙流晝夜過。恨不隨他東
泊去。看來祇是北愁多。投毛鶴鶴移靈樹。獺水魚
鷹下濁波。強學孤撐風浪激。濯纓淚盡斷槎河。

病起卽事

竹葉交加綠更稠。半愁似月又開愁。病中祇信三
分藥。夢裏初聞一段秋。棋爲饒人寬結局。燈因傍
佛勸添油。多慙滿願詩腸潤。題遍花牋筆未休。

自邕江至左陽途中書所見

旅魂盤曲歷紆徐。棘雜茅屯懶筆書。避世無方能
拔宅。出關有路亦迴車。墻牽馬齒蛇流沫。巷塞牛
糞共廬。萬壑千巒奔險怪。蠻村濕處盡芭苴。

同孔六懷卜居左陽踐黃雨峰約也

丹雘聳處避狼煙。結得廬成許割瓊。短簇齊飛爭
封肉。殘鋒逞毒吐饑涎。烏沉測景乖南北。電掃頒
書笑井天。野服不來棲葦棘。更於何處覓安眠。

過舊遊

蘆花白護野鷗眠。一艇乘風浪拍天。舊吏炎涼虛
過問。飛鴻失散實堪憐。檣旗影動樓臺外。江幕聲
通塔院前。試上芙蓉陟食嶽。韶陽幾處墜春田。

寄廣興劉太守

符分昔到嶺之東。倒屣投心每宴同。蠟樹燃宵銀
鑒落。鶉聲唱曉玉。三眠柳媚牆頭綠。五寸桃
嬌屋角紅。掩噎亂離成噩夢。村村霜雪下冥濛。

主人以園亭見借其子頗有難色入寓賦此
方塘半畝綠含苔。竹杖輕扶倦齊來。老不通方三
自反。窮難少遣百低徊。燈寒夜冷非開雪。雨猛朝
乾易散雷。直取黃鸝爲地主。擬心莫待夕陽催。

又

稅輕賃屋村翁促。冰雪新攜數卷書。白首憐誰難
閉戶。青山笑我日移居。空泥未必長巢燕。瀚海寧
知有涸魚。十幅蒲帆東掛去。藤蘿繫月是吾廬。

借居人屋自春徂夏矣

枯枝復自借鷦鷯。却喜隣人息叫囂。日月都隨歡
戚盡。典亡總逐甲兵消。牆垂紫髓井漿破。池歇紅
衣汗粉嬌。踟足不移炎熱地。無煙悲火向心燒。

憶書樓

扶上崗巒欲接天。下臨百尺隔人煙。聽多鶴鶴松
杉末。摘近星辰几案前。草榻曾邀寒士共。松檠想
得宛童懸。一從世路分符竹。不見書樓十四年。

別馬楚峰

歸去壺峰是故知。難除習氣祇裁詩。年來逐跡翻
無悶。老至論文直不欺。門近江當疎八節。亭裁境
更似三宜。銅駝已見剛荆棘。燭秉追歡肯暮遲。

新歲集壺峰有菴主問姓名答曰在家僧號
難餘并示之以詩

姓名懶向翠峰道。去住惟餘露電身。詩到流離吟
愈確。客當老病歲難新。窺梁那見搏風翮。錯餌應
嗟出水鱗。自割慈腸禪智劍。天涯門內了非真。

江邊見捕魚者歸而作詩

得魚賁稱賈江邊。慚愧生涯讓汝賢。野太倉非無

朽粟。鋪城路祇是榆錢。曾言廉吏悲身後。誰見狂
夫困目前。詩却難工貧愈劇。苦吟復自聳詩肩。

與友訂北遊不果有詩邀余同賦

一說西山興尙牽。治裝老祇惜華顛。未曾出戶心
爭到。正好閒遊步懶前。畱有角魚消永晝。幸無印
綬累餘年。比來占得便宜趣。風月庭中不論錢。

移寓大悲閣放生池樓上釋古木寄詩次韻
一櫻坎壈七年餘。箱篋移來伴佛居。王庫時曾畱
怒弩。秦灰昔不解焚書。剪翎苦覓虞人雁。錯餌憐
收釣戶魚。卽此投林無畢弋。觀心平旦愜清虛。

左陽途次寄黃雨峰

忽將脚步踰三义回首山城企未還竹放蠻溪森
似束樹生官路亂如麻司輪轉後誰非客野店眠
安便是家欲訪少遊流落處共來騎馬泣橫鞍

書杜陵集後

兵革逃生共化離白鹽赤甲使人悲村夫子詎真
燒酒太瘦生因苦作詩果下鞭飛雙春馬鷄窠笑
見一羣兒繁寒蓋暗侵春雨二月如冬刺骨肌

和金空山壁故明辛太后興陵

興陵舊說是慈宮列嶂迴瀛望不窮水覺腥連蘆
樹葉集

虎赤山應血染杜鵬紅北歸玉輦成零雨西幸珠
簾捲朔風劫火焚燒離黍盡一環還占五花中

登邕州籌邊樓

雙龍白湧江心合五象青開嶺背新客裏於誰言
近事途中盡日見行人木綿葉脫高穿幔古壑雲
連遠蔽塵更上籌邊愁越絕干戈四海本王臣

元夕鄭經侯枉過值雨至對酌

上元一雨竟如秋駐馬啣杯慰昔遊客戴南冠同
繫越人驚左袒欲爲劉燈花寂滅寒生怨簫管輕
圓散作愁惆悵陰晴渾莫定恍當海市影之界

客中移居

客裏爲家家似寄無家強作有家看潮侵龜澗薪
尤濕屋破囊慳瓦少攤敗笈孤檠攜去易青衫白
首賦歸難憑誰細把流年駁蔗許何時得倒餐

黃廣濤相見

圓靈晝靜鎖頽陰前計全非覺是今屋角鵝鳥人
易辨殿前指馬鹿難尋丹求伏火爐中藥韻按無
絃石上栗溪盆涸河痴絕甚回頭各笑二毛侵

山館書懷

朔管秦華匝地收車輪日轉九腸迴歸裝未束迴
樹葉集

岐驛客路先奔叱馭樓泥上空窠忙濕燕雲開密
樹呼晴鳩長年插棘餐薇蕨獨自裁詩詠白頭

孤城

心膽流離渾恍惚翻傳鐵騎下孤城赴墟路上空
拋棄抱嶺山頭誤避兵白骨真難收大漠朱顏說
許贖行營邪鱗頑甲腥涎盡貝冑焚燒百不驚

春日自題流寓

梗斷舟迴詎有期愁容萬斛一瓢知春雲罩樹南
看遠暮雨連村北望遲墨突黔煙恒未掛盧門葦
箔孰會施喬鶯隴客勤相慰乍墜星河唱隔籬

新歲從山翁醉酒

去日如梭信易拋。插花眼裏仍金勝。敝裘舊着苦毛稀。脫粟新炊支室罄。飲啄全辭鹿豕場。蓬蒿半沒麕蹄徑。滿傾臘醖醉飲扶。上歸鞍。忘踏燈。

橫槎韓仲通至

烽火叢中強結廬。幽谿澁徑轉愁余。勢窮誤聘奔宵轡。地僻驚聞過巷車。蘭燭燒殘蟲眼盡。梨花野倒蟻盃虛。少遊竄此留行跡。流落今誰問似渠。

和高澹人荒齋坐雨二首

鱸魚一箸竟歸懷。鎮日簾纖閉小齋。有客懸車迷

蘇東坡集卷之六

三

駱越。無人買棹上秦淮。潮穿水閣苔生壁。風落茅簷雨溜階。坐久忽侵詩世界。等閒拈弄亦詠諧。

又

細雨從教洗却塵。離留懶起喚蕭晨。望迷瘴嶺三叉路。悶集荒齋四壁身。老縱多衣仍呼冷。窮當絕粒也安貧。鄙夫獨閉江城坐。何處還來玉笛新。

午睡

山無重數門前峻。村竟侵凌澗底低。夜靜天寒常吠豹。晝閒日午不聞鷄。奔輪自分長爲客。振策還思返故棲。落得眠時鄉路近。暫通魂夢出前谿。

左陽路上聞鷓鴣

州建羈縻路鬱沙。春濃啼格喚天涯。影中足踏青茅曲。聲裏魂招白日遐。獨秀山前僧建刹。羅陽隴外客無家。寸腸百斷仍岐路。行得哥哥不用嗟。

征西

大盈若缺便謙沖。不數征西萬戶雄。花外行兵生蔽壘。杯前號令旆搖風。曾攜鵲印來壽國。誰繪麟煙去論功。鄭谷秦樓簫管歇。雙颺楓樹淚殘紅。

春日遣心

春色於人有暗侵。遣懷抱處反悲吟。梨花損雪能

蘇東坡集卷之六

三

欺髮。楊柳牽絲不繫心。脫兔詩成誰共賞。解貂酒至祇孤斟。惠期千載悄然隔。一掩南華罷鼓琴。

江亭夜坐

自愛羅衣着少文。江亭坐久繼膏炎。山從險巖秦關路。水任閒拋楚澤雲。入室鐘疎輕可數。墜階葉熟重堪聞。金壺墨汁塵休惹。來點羲周易七分。

寄廣興別駕朱無功

紫紫印綬似操觚。刀筆從今罷料堯。折羽鷹蹲休逐鵲。翻盆鼠肆爲山貓。人行樹下松落葉。步到門前月上潮。解組黃知催瘴髮。未須洗耳再聞韶。

禱龍母廟

俗傳廟最靈。禱必應。丙辰冬。流落經此。默
祝。曰。余拙於逢迎。忤尉佗。遭羈絆。租將敗。
于垂成。升沉實。置度外。茲難作。搜求或宜。
從間道。回柳須覓。蠻貊神。其有以告我。
手。歸舟就枕。便獲開悟。憶藍關度。韓愚谷。
留杯命也。安所逃哉。戊秋底。定重過。節苦。
覓消頭。童齒豁矣。屈指歲歷。有三感。憤詩。
記其二。

禍坑險壑已成形。墮問何方可寄青。望佛頭山招

禱夫集

卷

三

我隱禱龍母。廟翼神聽礮。車起鼓聲聲。競划火。然。
鋒鏑氣腥。亂裏驚奔紛向背。迷途乞爾指冥冥。

又

一前一却本懷疑。怨毒潛驅踴化離。戴霧巾山迷。
峴岬翻風颭。寨亂旌旗防人。窈好埋羊舌。避世文。
休炫豹皮。蠻崗陰森須閉。瘡長如晦朔守三尸。

浦西橋

摧顏粉蝶水侵隈。隄外風濤望轉迷。有底潭連無。
底實。滯滯雨。滙毒滯。谿馬駟渡口。鞍初下。人過橋。
心影倒低。社燕如知。船微異。飛來飛去。浦沙西。

旅寓春望

强把墨樽旅館開。眉毛倒結重含哀。水耕萬畝催。
策雨。火耨千村起。荻灰人渡。灘江橋上下。僧歸獨。
秀寺。崔嵬分明記得舊。溪夢花綸木綿首。幾回。

厭亂

續歷蠻貊帶甲多。弋船織路奈如何。未能蟻穴忘。
爭鬪。獨對龜山。乞斧柯。露布繞來飛白下。提書叩。
已渡黃河。薤鹽耳守綿。荒淡乞莫流離一再過。

灌蔬

方寸爲園手自鋤。刪茨剪棘灌時蔬。杜陵錦帶香。

禱夫集

卷

三

無似張翰。尊羹細得如雨。過荒塘。聽蛤吠。瘴來隙。
地怯。虫書青泥赤脚生。涯拙日涉寧知寵辱餘。

入桂夜雨寄謝傅公

焚和六腑面尤熱。照恨無燈孰指迷。笑電迎雷柳。
嶺北。夢雲引雨桂林西。驚人地僻侵山鬼。喚客聲。
勤舞夜鷄。躡足天涯淹滯共。行臺筆許扣寒題。

路遇鄉人陳鈞詢閩中消息

此離無策爲身謀。不約顏枯髮俱鉤。穿窟推埋思。
創。射潮子弟冀封侯。蠶葉盡難成繭。秧苦尖。
乾更賣牛。呼與何人南歛路。雪霜待我浣衣裘。

槎江邂逅宋文石

船燈昨夜葉如脂。信道槎江邂逅時。荆棘旋開梅嶺路。鷓鴣片借桂林枝。樓船島上朝吹角。中帳城中夜祭旗。浩劫問從何日起。驅回九曜入岷峴。

雨暮歸村

藤梢竹刺色全渾。獨板危橋渡客魂。拔地峰高留暮翠。橫塘水積漲新痕。日歸敢戀簪和綬。已破寧分甌與盆。鹿走鼉爭難料得。尙容小隱寄江村。

擬隱

蓬窓靜掩隔嚴城。悟得名虛不用名。閱過興亡常

擬美志集

卷

五

指屈。消來寵辱漸心平。夢蟲已食遭辛齎。刀俎無形避禍坑。雨後長鏡尋藥竈。一憑嶺外起陰晴。

桂江同賈舶上古龍灘

灘聲激裏劈千山。遠控蒼梧繞百蠻。諸葛蕪菁劍已盡。伏波鐵柱立空還。紅沉朔雁斜陽外。白點浮鷗淺渚間。可惜眼前風月路。半隨賈客占餘閒。

夏日水閣閑坐假寐

榴火低烘甕不高。澄瀾靜聚綠邊萍。癡心欲挽弓。兩石悶氣休書字。一丁銀浦天荒無路達。華胥國好借車停。銅鳥誤引封姨舞。夢破筠牀倚紙屏。

立秋

玉玳銀銚苦薺濕。墜梧一葉動寒衣。貧來自悔爲官拙。老去深憎出戶非。江上人方歌露白。湖邊客未釣鱸肥。倦飛啞啞棲遲暮。美爾羣鴉得樹依。

旅居對雨

旅懷蕭颯向誰聽。種與愁根未剪除。叢竹搖風同醉客。芭蕉悶雨似貧居。南歸網挂宜鴻少。北望臺傾市駿虛。萬竅空中翻海黑。崦嵫何自返羲車。

寒夜待月忽動西軒歸興

纖阿萬頃渡琉璃。遇鬱伊舒轉遲遲。霜氣經天消

擬美志集

卷

五

暑後雪花滿地。乍寒時。鑄清火沸龍頭。曲棟委亭摧鹿角。欹乞得殘年。歸瘴癘。西軒不厭一枝卑。

金竹村小隱

炎峰岸嶺薜蘿新。塵網雖纓不染塵。一水棠梨雙見影。三間葦箔四無隣。開名謝盡頭低易。世事誦多手縮真。仙路分明迷賸客。教人甚處覓漁津。

六十三自壽

杜宇聲催縛老蠶。年來魯叟化瞿曇。久支榻好安虛室。自掩門深似石菴。茗椀香函隨意供。溪毛野蕨不曾貪。憑誰毀譽風頭過。余又殘生六十三。

同顧聶二秀才遊碧霞宮元真道人邀至樓

上出茶佐酒適聞嶺南收復

九柱仙居擁太真。卬盃恨散酒行頻。自難怨毒致
迴避。欲借巫咸辨屈伸。蘆花邊水到。芡片芽脆
處。玉生津。賊壕鏖斷旌旗散。北望南歸一雁新。

河梁

毒霧遮天午不移。却看掃淨有封姨。歷朝鼓角江
豚戲。高塚衣冠石馬悲。雙樹頭回無限地。千花手
撒幾多時。燭殘漏盡催分去。錯認河梁是別離。

亂後送許赤生上蒼梧

葉脫疎林漏夕陽。灘牽百丈艇低昂。好拋口業消
詩債。休亂心魔縱酒狂。血覲烏鳶兵敗後。蹄奔鬼
馬陣嘶長。浮洲莫自遲疲旆。恐有新添舊戰場。

秋過鎮南驛將軍書齋

弱鳴樹翳一堂虛。長揖經生謝不如。水墨閒懸東
壁畫。興亡堆滿北窓書。侍兒織有荃成布。坐客筵
無膾得魚。征戰十年淹瘴癘。乞歸詔未下玉除。

山店與金空山別

煖放梢雲度驛亭。晴催杲日烘山店。林深笑見鹿
懸牌。浦遠曾收整。擁劍來把。雖叨地主情。尊絲自

急秋風念當年息壤詎寒盟。別子詩慙非博瞻。

禪山流寓

眼泉淚盡日南珠。路室哀聲達外區。父影攜孫今
見否。兒魂戀母昔來無。二喪併舉三旬內。萬劫纔
畱十口俱。視息苟延歸路迥。不堪霜雪壓頭顱。

秦村一望良田急欲售人竟無應之者

木綿葉脫見秋橙。白骨何緣望再生。哀痛會聞三
殿詔。樓船不撤五羊城。南傳珮璫都供億。北聽嫫
姚又出征。編戶田今無處賣。人間敢去覓躬耕。

初歸禪山釋無夢贈衲衣賦謝

毀窠幸獲卵完歸。笑合迎僧坐夕暉。蒙難曾扶余
急難。儒衣欲換爾緇衣。謀生自笑蠅濡沫。度劫寧
甘鵲退飛。伎倆卧輪都斷却。前三已契識皈依。

亂後自仙城返曲江

於粵宵征月掛銀。三年卧藁避紅巾。鬼門破碎無
完土。官路迷離少見人。鐵騎驅來非攪陣。銅駝叱
起尙蒙塵。不知幾歲東瀛上。烽火焚燒闢漢秦。

重過白毫巷訪無夢上人

龍蟠驛出武陽關。敝履單衣一舸還。草合門前迷
織路。雲封寺後認尖山。重聞鐘磬僧行飯。再見天

花佛解顏。舊夢驚人新夢穩。紅塵輪與白毫開。

十字江頭開行

開放畦疎野水流。輕衫竹布一閒遊。江邊盡日忙
歸掉。渡口何時買去舟。百道官旗虛自擲。千山鐵
稅罷聞抽。行人共指擒王地。鬼馬夜嘶戰未休。

已未禪山除夕

嶺南不雪梅花補。臘盡珠江似曲江。城在重圍人
苦守。兵分幾道將初降。穿櫛紙響聞磨竭。破屋茅
掀誤吠龍。已識屯平開曆數。驚心此夜對殘缸。

又

損夫集

美

四序環週客不眠。追尋舊事益茫然。婢愁跣足依
無子。僕笑長鬚苦愛錢。寒氣微消鵬嶺上。驚魂尙
寄鷺湖邊。野雪戲盡回青帝。未識陳巖稅轅年。

夢中得烏蠻灘下網驪珠一句續成之

鈎簾倚棹自撚鬚。照見澄江瘦影俱。揮塵難消談
辨癖。拂衣始覺好名愚。知音笛漫吹三弄。結局棋
難定一隅。塵土腐餘原不夢。烏蠻灘下網驪珠。

贈李愿直

鉞鉞鐵骨率天真。不愛繁華祇愛貧。詩草長當凌
短李。才名亦自踞強秦。懶從射鴨彎弓客。時憶騎

驢剪紙人對案。日南珠比淚。幾曾倒結得眉伸。

再上羊城朱圍借寓

誤將虎尾履。環山覆葉藏身。借息翰昌。化縣應歌
一曲。惠州飯耐嚼。三餐方驚足。轉居頭處。長恐唇
亡累齒寒。重此低徊。何所詣。潮翻地拆。卸空教。

蒼梧泊舟賦得三月正當三十日次謝傅公

新詩古調乍離絃。共卧敲吟枕几偏。斨劈雙江班
竹路。帆吹十幅彩繩船。官庖染指既無分。江館催
人亦自賢。一泊戊樓清漏盡。蒼梧春去又凄然。

寄友人從軍者

損夫集

李

尋仙無藥去。完真換却儒衣。事武臣。貫隼弓。開寧
破的。騰虬轡。脫好奔塵六王。未畢徵荆楚。三尸休
留混漢秦。秦急牒官郵。催不住。平蠻可有膽通身。

有客見遷官者噴噴企美作此示之

大羅天上盡如渠。不用牙籤四庫書。伏霧何須窺
澤豹。過河且莫泣枯魚。無由粉墨分磨涅。幾見烹
封當毀譽。推挽真非人所造。生時六甲恐孤虛。

同謝傅公東歸舟夜共賦

行艤鳬浮結北隣。菰蘆捲角鼻聞新。燈花警夜噓
長舌。客睡愁寒縮短身。樓障三山連北望。輿沉六

尺想南楚。蒼浪漁浦。無消息。一泛煙波。一憺神。

邕州久泊四首

決地橫天儘跳丸。青簾一舸滯圓冠。馳烏抱岬龍
初煖。濕兔低峰象乍寒。狹路逢人翻手易。微名覆
水返銚難。愁根未割苗條發。慚愧溪翁下釣竿。

又

欲去仍留未有涯。西陲買棹已先差。魚蝦慣見舟
爲市。鷗鷺長隨水作家。老易驅人歸白髮。窮難點
石換烏紗。靜吟細想真無謂。不斷如藤笑漚麻。

又

類美集

白氣橫空繞粵西。連雲拂樹望尤低。波翻戰艦駭
魚奔。塵起籌邊蹶馬蹄。夜析初停關索嶺。陣圖已
破麥新溪。如毛草竊俘囚盡。不用降旗遠拱稽。

又

下椿倚听鷓鴣飛。着破青衫孰授衣。渡筏籃筐收
廢刺。堆船纜索鬱伊威。風疎桐葉山應瘦。雨漲槎
江浪遠肥。高處疑寒低處濕。天戈不借憤誰揮。

雷雨驟至殘燈乍滅聞西水暴漲命榜人鼓

棹回羊城亦險中樂事

吹亂船燈滅不回。縱敲石火亦寒灰。魚龍暗處齟

爪蔓。鷗鷺愁邊倚。荻隈無地能消三尺水。何峰送
出百灘雷。旅寬倘返官銜泊。準看冰山一夜摧。

將歸莆陽留別李聖生

筆馬膏輪路轉迷。搜林棄却木中犀。三山土獼秦
灰散。五嶺風催漢火齊。眼看何知燈是燼。脚擡不
動絮粘泥。輕煙一派將村織。歸夢玲瓏唱曉鷄。

過藍關二首

錦溪遠望撇黃灣。往返殘寬祇百蠻。一水人浮螺
女渡。千盤馬出虎頭山。起衰筆許揮天藻。詰責廷
難齊聖顏。步雪峰頭心緒亂。分明歸路又藍關。

類美集

又

一代君臣遂忽然。夕陽碣斷草萋芊。批鱗未許當
喉下。枯骨誰收到海邊。直北霜飛峰似雪。嶺南瘴
起樹如煙。昔人坎壈今人淚。孰與裁書問碧天。

下秦嶺

日遠天寒嶺背欹。輕扶竹杖下還疑。曹溪偈想盧
行者。鯉渚文傳韓退之。毒霧蠻煙迷華嶽。壞垣破
屋走狐狸。平蕪舊接桑田路。此去舟車恐要知。

至鍾溪聞納叛者就擒便別李愿直上羊城

春秋未許赦無將。君向雙旌我五羊。羅網還能生

羽翼窮愁不必罪。文章磨礱墨榻韓亭字。板地樓
登鐵僕堂。翳管閒逢人擊鉢。勿云幽仄有詩狂。

客作落花詞頗涉淺陋爲廣其意得詩四章

惜到開時悶到殘。洛城別後意闌珊。繁華不信看
朝菌。飄泊誰催對合歡。辨落溝流同逐客。花歸樹
後似辭官。眼前一片收雲錦。欲摘餘香唾已難。

又

爲雨翻添十日霖。墜堦委徑亦酸心。蜂鑽舊樹仍
低採。蝶識空叢祇嬾尋。刈去芳蘭同艾草。栽來短
棘已成林。山中尚有花含笑。笑盡朝隋舊蔚深。

楊夫人集

卷一

七

又

種花滿地看紛披。不借青蔥禁樹移。苔上無緣尋
樂土。泥中一陷是路岐。滄桑變海天難問。松柏爲
薪數更奇。萬點江城同落絮。東風作惡太相欺。

又

難得蓬心會倚麻。紅飄白墜亂窓紗。不能金帶停
芝菌。何用先秋折露葭。空果多生逢落莫。歸根一
點認萌芽。蛺蝶苦筍無歧路。戀戀東皇意已差。

春日同李子鴻買舟泛江

楊柳苗條已放春。如梭火燄轉紅輪。狂同短李稱

詩敵。醉效迂辛數酒巡。憂患都會乾唾面。譏說正
苦中。搔唇羣鷗共泛靡蕪漲。獨任輕舸放釣綸。

寄答陳觀玉

僻處無加昔日貧。齒搖髮落一閒身。荔陰綠蔭雕
欄舊。竹徑青鋪笛簫新。禮數誰能拘阮籍。狎邪久
矣避王倫。擬心早晚酬山客。更欲三丘問去津。

朱廉齋過話山村時擬買棹歸閩

飲谷棲巖豈矯情。萬鈞脚步懶來城。苦無席上開
花術。冀有空中共打麥聲。各被人雖分痛癢。一棋局
且定輸贏。歸心直落鴻飛外。蘆荻蕭蕭昔甲兵。

楊夫人集

卷二

七

雨中抱病有客過門談得失刺刺未能洗耳

作此遣心二首

驅雲不破鎖頑陰。貧病憑添歲月深。欺世功名三
寸鐵。彌天事業一鉤金。忘言自解叅羲易。兀坐何
曾學越吟。栢榻湘簾窓草靜。誰知傷白與烏黔。

又

濯枝雨過滯爲霖。局戶號寒欲擁衾。素女嬌單悲
自昔。赤人混沌蔽如今。雙憑轉轂難行路。獨抱枯
桐懶發音。久矣青蘿消汗簡。何須菩墓再明心。

借書

萬事頭迴好是虛。猶禁片念未消除。曾驚魯壁虫
侵籍。盡是秦人火。後書。鄭架收來盈千軸。石倉載
出富三車。牙籤莫說新難觸。檢取芸編一借余。

誦憲貧非病句輒成一律

送窮却老術尋休。膏火焚燒日萬週。未見繒山金
窟賜。更誰箭鏃玉牀收。舌聾馬耳。蠅無戀骨。畏鷄
皮。蠱懶求。試問巫彭能療病。可曾療得劇貧不。

睡到殘更饑腸頓炒信。手檢餅餌啖去便安。

眠達曙豈老人口腹復作嬰孩乎

饑坑殷似炒乾雷。行到華胥路遽回。欹枕忙將糕

願夫志集

卷三

五

餌取低帷。頗覺腎脾開。自從短褐求尊榮。罷喚長
鬚捧酒杯。卧閣憑誰為寄語。老人口腹轉嬰孩。

延津泊舟二首

點滄灘如急退心。榜人日晚泊嶺嶺。青開石瀨千
帆出。白湧銀條一派深。樓閣高從城上瞰。魚蝦半
被水居侵。幾曾得見張華劍。咫尺鐔州不可尋。

又

瞰瞰若木下平蕪。四望江空一物無。赤手休談封
殖事。白頭仍作布衣迂。報韓有願虛從趙。復楚非
時枉治吳。十代未閒戎馬事。把茅歸去坐團蒲。

閒中書梅三首

南行羸馬悔歸遲。踴落殘生二齒知。委悉何須分
買屈。無鹽豈已壓嬌施。悶會倚檻看長頸。閒役提
籠鬪畫眉。頭上雙丸憑跳去。不談人事不談詩。

又

錯向炎方去問津。地翻鍾浪泣孤臣。尉佗殿上貂
續尾。節度門前吏喝人。弱質雖存終強活。盛名縱
好不干身。陽秋皮裏明如鏡。誰載當時舊過秦。

又

化離歲苦滯天東。焦尾何人起爨桐。鹿走從知無

願夫志集

卷三

六

晉魏鳥飛不信有雌雄。槽牀舊釀沉千日。麥飯新
炊領二紅。客換麗眉歸嶺嶺。將軍赤脉任干瞳。

海幢寺與澹歸阿字夜坐

欲上乘流大願船。歸宗手舉識空拳。善根莫縮黃
楊閨。慧窟長鋪白雪瓊。清似聞鐘依叩擊。甜如食
蜜悟中邊。一燈數衲寒宵共。坐聽琳宮箭起蓮。

澹老人貽編行堂集

毫揮麗藻成三步。蓮社誰登作者林。不夜懷中窺
兔脫。無風壁上聽龍吟。夏枯草比人相似。春夢婆
傳話到今忙。裏茫茫煩指示。漸求止水去投針。

過廢宅

朱門向說昔容車。巷古垣頽若箇廬。屋角枯枝時
自落。階前蔓草孰教除。更無泥處窠非舊。大有塵
垂甍已虛。鼠踞蛙爭分白晝。封侯邸第幾丘墟。

謝傅公至二首

炎方秋判短長亭。履棘無由拾落莖。已是鴻飛千
仞地。忽聞鵲噪第三廳。碧梧葉脫升眉月。紅燭花
開映鬢星。脯夕行杯連爽曙。香醪莫令罄晶瓶。

又

粉墨難分蚤解紳。水龍遠渡劍潭津。筵開未博黃

旗天

卷二

七

封酒。膽切旋登赤玉鱗。結綬何知成委佩。焚車不
信是勞薪。雄飛懶任斗雌伏。髣髴寧須看鏡頻。

讀祖秋齋公諫草

披垣兩疏動朝端。已僉朱雲折檻看。投杼應知賢
母易。批鱗孰信老臣難。翠華幸報南巡罷。議論長
受世廟安。激烈叩墀煩詰責。艱危讀下諫書殘。

有點兒着大袍於街心遊戲。衆掩口且意其

顛什也

器乘滿後必傾欹。輕薄南荒見此兒。坦步何曾虞
玷缺。禍機早已伏貪痴。眼當白去無人着。髮縱蒼

來有老時。貌得成人仍黠釋。六街哄動笑渠伊。

出塞

膽識稜稜俠氣多。星文夜永望如何。高牙肅建驕
青塚。脫轡騎鳴傲紫駝。擬奪樓蘭歸漢室。定擒突
厥渡交河。臂弓腰箭璚牆懾。無定沙飛塞外過。

入塞

曾從小少事戎行。邊塞真堪作巨防。宋鵲垂鈴歸
臘雪。盧龍罷戰憶秋霜。夜憑漢婢簫笙度。晝看閒
賓蹴踘忙。葵藿從教回日取。軍機蚤換鬢毛蒼。

感事三首

讀美齋集

卷二

六

誰把傾曦一霎稽。坤維莫使入梁齊。飲河頗怪多
鼯鼠。伏鵠偏驚用越鷄。捷徑爭先心久耻。畏途自
拔耳休提。當年熱血埋荒草。詎借南車始指迷。

又

何能世路錐堆沙。簸弄雌黃任齒牙。顧我肝腸無
芥蒂。知誰詭譎有交加。地當僻處逢山鬼。天到窮
時呼女媧。寵辱不驚雖鐵僕。自應矩步避三叉。

又

蜀道崎嶇且莫歌。望壺背面更嵯峨。到致咀血黃
昏出。魑魅侵人白日過。色界路拋幽蘭若。天花雨

散曼陀羅鎖將片舌聾雙耳一氣茹齋抱佛詞。

午睡初醒示僧皎然

午枕甜時夢暫勻。鼻雷忽妙夢中身。較量物候今何益。茫昧天機昔未均。糊口無方攜愛弟。埋憂有地守先人。溪棲學圃蓮經教。歲歉石田不問津。

夜飲遲友人不至

膩燭銅檠照水晶。喚張丈却少股兄。醉鄉自闕乾坤大。酒國誰慙麴蘖盟。座上齊歌連趙舞。天邊北斗掛南甍。微酣再進三蕉葉。苦說停盃亦不情。

衛公於鼓山薰修三載辭回晉水適和尚寄

一偈至闍畢坐化

白足龕前解洗心。虛生浪歎怯浮沉。息慈悟得身三世。廉退留無橐一金。佛果何須真奈苑。智花此日向詞林。齊雲路坦通行脚。萬法從來愛契針。

李翺贈藥山和尚有鍊得身形似鶴形一句

余愛之倒拈作結句

樹杪風微翠蓋停。搜鞋散步看圓靈。滿頭髮放無堪白。一領袍穿尚覺青。總遇賓朋休縱酒。莫教造次罷談經。生平骨力今猶健。鍊得身形似鶴形。

村社

秋報春求祭賽常。社翁社母塑榆鄉。豆登穀黍爐

三足。蓐濕衣冠面半妝。酒不醫聲休甕貯。肉雖善

割祇刀藏年年忌。作停針線去看村愚禱祝忙。

哭邵山嵐詩

獨自祭詩纔強飲。因君又作哭詩吟。空文灰後誰增價。傲骨殮時祇短衾。恒產都從離亂盡。摘詞苦益髭毛侵。泉臺路值賡酬客。好把談鋒辨四溪。

客從遠方回

身退猶如守瘞株。泥溪路滑罷馳驅。蒙頭客耻安魚蠹。回首人思惜隙駒。黎母雖消瓊海浪。流民尚

摘芙蓉集

卷一

年

繪朔方圖。屯平自古窺時節。毛褐誰詢一得愚。

憶瘴鄉經歷

嶺南地隔三千里。病客曾過十八灘。葭細穿來冬忽熟。衣輕脫去夏翻寒。劫灰昏黑村同盡。戰血腥紅路未乾。憶自韶陽淹驛騎。不思身更返壺蘭。

出郭看梅

偏提注酒輒招呼。掠伴奚由遇老逋。出郭松栽三百本。到村梅放一千株。清疑傲士圍冰雪。白恐阿翁損髮鬚。溪徑生歧直屐破。行行鶴膝好相扶。

聞于慧人暫於虔南卜隱

敢是孤芳暫寄林。虔州數畝結眉陰。不官那得雲飛蓋。未老先傳雪滿簪。茶竈應燒三昧火。石林會鼓獨絃琴。中朝親串多如許。肯爲買山寄橐金。

雪友飛錫海門

嶺峻峰圍碍眼睛。沃焦望去水盈盈。煙波苦扯天遊戲。魚鰲何勞佛放生。不犯浮圖三宿戒。肯辜世味一杯羹。扶來上座芒鞋脫。又得安單尺地成。

凌巖受記

摩頂真隨嶺外緣。活持一點見燈傳。灰淋白水休寧性。樹異黃楊免厄年。懽喜場中留我相。灰生籍

韻三

卷

七

內把名。捐宗門草率分瓢笠。掛在凌巖碧玉椽。

贈別友人之內史

抗論應逢倒屣迎。右文却不厭談兵。陰符合讓。人留。仙籙真堪我削名。幾見餐水持漢節。須從扣缶識秦聲。雪花凜凜咸寧上。祖帳爲君一洗觥。

嚴止言落職後入沙門改名鏡空

隱入岩嶙守桂叢。人知面而不山同。乖時自笑經三黜。落魄翻愁遇五窮。林植旃檀參玉版。園收蘋栗摘銀荂。脚從踴倒。晶餅後也自改名喚鏡空。

謝傳公來自晉水。遂步趾訪方朔。霄同到擷。

芙蓉小集二首

芙蓉石好卽商顏。恰欲全身住此間。倦鳥知機纔自宿。岫雲不出那須還。別來晉水方窮臘。重到蓬門未晚關。步去斜川尋舊侶。同看新月上蒼鸞。

又

傳聞未定真相見。把腕方疑日再中。寒裏裘非衝雨雪。忙邊劍復會雌雄。項斯標格詩尤勝。謝朓驚人句已工。看取今宵杯共把。飛揚復插少年叢。

留傳公不住訂於來春把晤

溫陵道上勞行邁。猶似穿雲度嶺時。官舍三年同

韻三

卷

三

過隙。茅齋一宿不留詩。梅當白去收遊篋。杏記紅來洗酒卮。遠憶天湖難地縮。此身祇覺鳥飛遲。

答香林和尚

晨餐玉版晚餐菘。判就身安一畝官。鑷髮應知難却老。休心自覺易還童。謗傷到我渾無謂。詞賦平生惜未工。飯恐蒸砂真錯料。多時抖擻脫牢籠。

彭樹菴王霞菴枉過

枯天不動懶於雲。久矣鍾山罷勒文。多口憎來難止謗。獨居靜後易離羣。池邊墨水魚爭吸。松下棋聲鳥共聞。萬事應知相撥棄。扶頭尚可醉餘醺。

寒卧曉起見瓦背六花堆滿誰謂閩南無雪
一鈴塔上如傳語風雪閩南屈不難四面飛鴉侵
大漠千羣獵馬出樓蘭撐天忽點青松蓋覆地齊
堆白玉盤向火襲裘皆熱客幾人高卧似未安
聞有黃緣復官者又被逮

親天未必露涵濡鞭勒催人拔屨株展驥翁仍驚
失馬釣鰲智總不如殊寸田止受三升飽半綬寧
半七尺詠脫粟隨緣充洞腹休憑曼倩笑侏儒

羣兒

羣兒不用誘侵傷烈火坑中走一場詞賦工來非

賴天容集

卷二

三

智慧繁華歷後祗冰霜鎔成頑鐵爲鎖鐵燒得匪
香卽佛香信手揮時開百結笑誰灑淚別河梁

連陰

疎狂蚤已罷將迎况遇連陰懶出城老至身閒常
自念交當俗晚益無情絕愁久許開詩窖破悶應
須調酒兵濕樹寒雲侵牖戶何時掛日似銅鉦

歲晚閉戶卽景三首

懶趨北郭叩西家馬齒誰言是智牙聳漢樓登青
出竹通泉井汲白無沙酒從過吏酣邊轉詩自仙
人養處爬三畝苗田桑十畝先生鎮日岍巾紗

又

窮愁百種遣裁詩夢覺蕉衣覆處移檻外寒蛩長
共語天邊濕鬼巧相隨炎方不解紛兵甲客路猶
能說此離我自全生如苦李道旁復見子生枝

又

赴壑誰能挽歲蛇髮邊白盡莫周遮關心景好詩
難肖如意隣賢酒肯賒不定興衰同掃電許多聚
散似搏沙柱梢新換題春句呵凍還開智慧花

題王子立留春閣

垂老風流愈健強留春塢裏未淒涼有情水碧門

賴天容集

卷二

四

前過無價山青戶外當四壁藤蘿渾欲合百年日
月不勝長自攜數卷真冰雪避俗誰知子亦狂

莆陽荔枝色香味勝嶺南十倍余生於閩遊

於粵故知之東坡曰荔枝莫信閩人誇又

日日噉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是

未曾入閩作此耳今特爲荔枝置一辨于

載下遂使東坡蒙不知言之訞

明燭錯落雪侵肌火樹南閩色闢奇嶺徼人曾餐
黑葉楓亭客價孽離枝香從鼻觀來龍腦味入肝
花潤玉飴若使東坡來飽噉也應捉筆改前詩

飲少輒醉夢遊韶南

數椽不是徑三三。蒲薦松牀睡正酣。爲飲浮蛆新
白墮。忽同縮繭。老紅蠶。年衰閑寂。雖無悶遊倦。投
閒似未甘。風莫敲扉來破夢。尙容教乃渡韶南。

油菜

衆草雖芳總寄林。堆紅卧白見春深。山茶舊綴千
嬌玉。油菜新鋪滿地金。翠婦蛇君除雜處。蜂媒蝶
使任追尋。菱荷自製初衣後。爲爾長堅老圃心。

洗鏡

洗出光芒識紫珍。菱花脫盡世中塵。無風奪日翻

摘

卷二

七

生動不夜懸。曉關斬新形。影長憐一片。水肝腸會
見兩邊人。任誰棄汝埋丘壑。難掩璫龍鑄法真。

商秋重過彌山讀書處

燃燈洗硯吾伊處。蹠足重過非觸著。客憶經年借
榻眠。僧緣熟識留雲煮。桑門法喜娶爲妻。猊座天
花傳散女。憔悴書癡却轉來。牛仄撥盡空相許。

草篆自題堂額至晚坐月詠懷

野鴛家鷄能自辨。篆臨史籀筆如髭。茸茅補屋偏
蕭灑。貯栗維餅亦晏溫。星過天來常見尾。月行地
去不留痕。舊書未厭千回讀。南面真同擁至尊。

山中結茅頗諧素志俯仰景物因成四韻

金鍼守口太機關。過盡深山又一山。得韻松篁歌
枕聽。分香橘柚隔圍攀。鵲曾呼處猿常掛。鶴自棲
時鶴正還。雪點疎髯霜染髮。破鎗土竈屋三間。

中秋夜泛舟

烏榜紅舫似織梭。荻苗水到却澄河。天清月窟催
絃管。夜永人聲雜笑歌。百口蠻村餘幾箇。一身海
客許多波。如泉乞與今宵醉。十載中秋何處過。

扶藤至江邊書所見

扶藤款步出荆扉。初冷微寒慙着衣。買酒橋過人

摘

卷二

七

倒影採菱棹。去客忘機鷗。仍狎水輕輕。泛雁縱書
空。字字非四角。天隨雙眼曠。行歌一曲漫將歸。

曉起

夜永心閒惟足夢。微茫景色異籠霄。圓荷仰面停
珠媚。纖草擡頭挾露驕。紅湧晶丸驚海鳥。白橫正
練吹山獮。鑿開混沌人如織。萬戶炊煙赴市朝。

客有勸余卜居吳楚者作此謝之

浣盡征塵遣累休。蓬窓竹榻度深秋。雲行過眼惟
無着。風好披襟不用求。入楚江連鸚鵡恨。通吳塚
觸閨閭愁。伊誰教買沙棠載。指肘山川戶外收。

西湖泛舟

曉明翠伴泛晴天。何必逍遙獨讓仙。放鶴亭高風已遠。夢兒含舊話空傳。鋪將水底浮蘋荇。開盡舟中艷臉蓮。檀板蝦盃歡卜夜。當頭月好鏡新圓。

同汪以醇遊白水巖次韻

未遂瓊田種玉芝。憐生習氣祇裁詩。敲新綺語心肝嘔。從小奚奴款段隨。白水巖登堪嘯傲。黃金窟盡盡貪癡。摩崖共鑿驚人句。成就山川一段奇。

望羅浮未及登眺景過尚有餘思

披雲島去接蜃灣。空到循州往復還。陵谷方驚淪

穎美集

卷三

七

作海羅浮乍見合爲山。呼蘇學士難謀面。聞古成之易解顏。六百三千登陟未。振衣尙想度藍關。

上三瀧

韶釀香清鼻滿缸。侵晨刺櫂上三瀧。染如墨樹摹佳畫。彈不絃泉奏別腔。班使途人真挾乙。山壺戀伴便成雙。還堪鼓勇搜奇僻。直到層岑看石淙。

傳曹溪塔無影到彼見層層映地爲之失笑

形不成單長戀影。南宗色相詎虛無。推遷見爾非全幻。起倒隨渠那用扶。自是重來知墮落。誰甘一往付糊塗。出尖幾欲凌空插。尤喜層層印可都。

序林凍亭填詞

花辭春淡埋屐齒。夢齊地靜總無隣。論文我不欺天下。立品君能則古人。一字休教同叔換。四聲盡合美成真。微言揣分慚蕪蔓。弱管催揮視匣塵。

過杜如蘭宅借佛像畫卷展玩

食非谷汲開非關。借畫來消半日閒。怪煞凡胎希出世。不知鐵僕在人間。磨丹忽染青鸞寺。漬墨如移白馬山。眼裏潛移心裏去。何須脫骨撇塵寰。

夜聞疾風怒雨大似陸沉意但惜中止耳

一夜人間幾變遷。未由抗手問張堅。揚驚漏斷三

穎美集

卷一

七

更夢地許波翻四角天。虎豹雷驅愁汨沒。猿猱電掃墜攀緣。崩頽好似難支勢。何意星河又燦然。

賦得古道今人棄如土

丹鷄白酒愆盟易。俗薄誰持古道存。三峽心盤渦莫測。九疑面削芳難言。萋菲織就成讒柄。膠漆濃時結禍根。好把詩書爲尙友。免教世諦飾寒溫。

澹歸入夢

二十年前交嶺外。分宵把腕忽如初。坐聞唳鉢非持鉢。行見騎驢不覓驢。自憶三時曾藥硯。寧知六入已根除。夢殘枕上思來續。解下瓠蘆乞漢書。

賃屋近海卑濕

潮。春。如。聞。鑼。沸。茶。週。遭。熱。濕。着。人。家。撻。藤。杖。劬。鑽。
蘆。虎。踞。竹。牀。庭。畏。蝮。蛇。寡。所。交。親。辭。納。結。安。于。鈍。
置。撤。浮。華。從。知。祿。利。關。情。薄。尋。我。踈。畦。舊。種。瓜。

移借禪居

湫。隘。真。成。一。月。棲。門。藏。艾。草。薶。藏。壘。攫。魚。飽。樹。歸。
絲。鷺。啄。刻。忙。坡。叫。竹。鷄。覆。雷。簷。垂。惟。薺。屈。樹。旛。利。
敵。得。身。提。塵。勞。撤。脫。尋。禪。侶。指。爪。應。知。不。踏。泥。

登高日禱雨三首

無。風。雨。節。豈。重。陽。早。火。炎。燒。穰。穰。傷。階。下。頻。飄。風。

頤夫叢集

卷一

七

葉。赤。籬。邊。那。闌。菊。花。黃。漫。勞。竭。澤。魚。又。易。若。盡。焚。
林。鵲。還。忙。吏。罷。催。租。巫。欲。暴。登。高。免。製。紫。萸。囊。

又

有。秋。本。屬。農。人。望。賀。雨。秋。無。諫。雨。書。投。地。頭。稽。空。
介。衆。看。天。眼。閉。不。關。渠。墨。仍。汁。倒。江。河。潤。硯。共。田。
枯。沛。澤。虛。稟。稟。刑。鵠。爲。早。請。西。山。爽。氣。霽。如。初。

又

四。十。年。來。此。戰。場。如。丹。赤。地。又。侵。傷。奸。雄。已。灰。須。
防。患。愚。賤。安。心。且。小。康。土。瘠。偏。增。山。澤。累。俗。窮。不。
救。海。田。荒。草。茅。自。信。空。蒿。日。愁。聽。農。家。禱。雨。忙。

妓爲尼

李。態。張。娟。少。與。儔。厭。春。着。意。把。春。收。促。粧。不。用。綠。
媒。合。覽。鏡。真。知。自。銜。羞。舌。廣。長。歌。調。梵。唄。燈。無。盡。
照。別。蘭。猶。斬。新。日。月。非。遲。暮。法。海。來。梯。大。願。舟。

臘前伏枕越歲暮春始愈作詩十二首

下。牀。曳。屣。頗。輕。安。恍。惚。心。情。按。抑。難。眼。一。窺。天。同。
障。霧。足。方。踏。地。似。翻。瀾。自。甘。半。菽。非。謀。食。忽。襲。重。
裘。不。救。寒。三。折。肱。而。醫。未。學。病。魔。乍。着。倩。人。看。

又

肺。腑。寧。教。渠。自。語。投。之。藥。餌。不。相。當。木。皮。草。實。吞。

頤夫叢集

卷一

八

消。混。十。咒。三。經。禱。渺。茫。無。復。如。人。宜。所。棄。便。來。伴。
鬼。亦。何。妨。鴻。毛。生。死。能。輕。擲。種。骨。山。頭。任。吊。喪。

又

病。骨。安。能。脫。學。僂。鬚。髻。亂。髮。腦。紛。然。匣。中。少。展。菱。
冰。鏡。壁。上。難。調。燥。濕。絃。更。幾。敲。寒。風。入。戶。夜。將。午。
皓。月。流。天。覺。中。好。景。眠。中。領。却。勝。人。間。覺。處。眠。

又

四。蛇。赴。壑。臘。垂。殘。正。想。和。神。養。素。難。樺。燭。畱。花。遲。
我。睡。兒。童。問。病。索。余。歡。却。當。夜。歲。忘。茶。壘。不。美。開。
年。賜。鬼。丸。有。菽。和。調。呼。且。近。床。前。強。坐。慰。團。樂。

又

不替絲勝休來評。戶上鷄懶看人。韭葷難聊揜
白髮。錦鞵卸罷。逐紅塵。昨調臘味。聞除臘。蚤獻春
盤。悟到春。以病安心。閒作藥。從知老至。歲難新。

又

欲睡須教門且閉。似從靜裏。避三端。衾溫夢冷。人
如寄。枕短心長。漏轉殘。鰲駕山來。洵未見。馬遊妓
去。不會看。燈宵每笑。行扶杖。此際扶行杖。反難。

又

柳陌花衢。新煖顏。病夫病却未全刪。曾天滅火。斯

谷集

卷一

二

時節。匝地。藏煙。到嶺。壁留。尚餘寒。侵卧閣。讓誰附
熱。就人。裏。不須。藉手。開金匱。漸覺參苓。當九還。

又

歲越春來。始苟安。休驚藥市久無韓。永和禪事脩
方始。曲水幽情。暢未闌。釀莫添。腸防既醉。飯當益
匕。學加餐。池陽婦女。油花卜。龍鳳能成。亦懶看。

又

收寒放煖。三春暮。伏枕方驚。歲月徂。隔院初看如
異世。康莊緩步。豈窮途。酒經戒後。狂能減。詩不吟
時。澁欲無。老去。乖。癡。呵一笑。百花開。盡病。纔蘇。

又

生來作意多差別。病亦於人少。所同。魂按三彭。能
遽伏。腸鳴二豎。自相攻。柳枝拂樹。天搖綠。花辦侵
苔地。點紅。酬答交親。須歷遍。趾高舉。不似衰翁。

又

雲卧林區。疎接待。晨趨一拜。莫嫌遲。說功過。客非
真。達重。成生人。果屬癡。瘡與肥。方勞慰。藉疎和。密
未喻。交期。心聾肺病。今多少。不是農皇。藥可醫。

又

我今復認我。為吾魂。魄朝昏。肯受呼。骨。強來。胸

類集

卷二

三

有托。血滌衛。去臂。回枯。收稀。祿米。仍柔膳。甕貯醇
醪。異索沽。笑路。溫舒。難。癘。換。稍安。又想手。編蒲。

懷從姪容齋

風雲掃迹。作冰霜。黍谷蒼江。罷促裝。想各同。三生
舊夢。不會約。廿載。乾忙。絃。揮。未必。皆。瑤瑟。劍。按。從
來。是。夜光。向。竹林。頻。勞。企。足。一樽。惆悵。菊花黃。

憶維揚遇林浣亭補七字句一首

蒜嶺郵亭。曾話別。邗關渡口。憶逢君。離心。各隔三
千里。攜手。同看。一片雲。匹馬。驅。渾。如影。躡。荒鷄。寒
絕。不聲聞。晨裝。結束。江淮渡。燕柳。吳梅。纖路。分。

製一小鐵力榻奉佛

不讀書來嗜書眠。冥心暗結意珠天。安排一榻無
誰共。體貼維摩似我然。筋斗翻何須度。刻涅聚坐
太落枯禪。金身丈六低睂眼。偏袒憑渠息右肩。

曲巷

曲巷樓同鳥一枝。榮枯眼角不多時。東隣昨夜夫
埋婦。西舍今朝母殮兒。產破新傳人賣宅。喪歸
見宦與屍空中。萬有虛無盡何似。瓊田種玉芝。

荒城雨夜泊舟

天瓢倒注掬來清。洗耳溪知勝濯纓。才果迂疎慙

顧夫各集

卷三

全

國士人誰禮。數過中行晚。憐釣叟歸。都盡夜對燈。
花剪復明。澗北流而河倒瀉。愁心不動抱孤城。

無庵僧

桑下須防三宿戀。遊攜石鉢卓無錫。布金建刹渾
難事。乞地安單諒不爲。着少周旋僧便俗。縱多冷
切佛非癡。烏應飽後分黃蟻。嬾向空門作總持。

離亭柳

高卧表衾凍已消。十圍軟放小蠻腰。風妻切動章
門影。雨疾徐翻灞上條。白讓梅先辭至潔。紅羞杏
後厭呈嬌。勞勞攀折情無盡。不獨心傷萬里橋。

得李景山書因以詩寄

吳山越嶺賦歸遲。同入垂稽憶去時。新事須教雙
耳塞。舊書敢厭百回披。窮愁不豁燈曾見。硯難
消酒暗知。詎意年溪仍爾爾。歲寒松雪遠相期。

懷林凍亭二首

成天隱後損輪蹄。方正能超薄俗迷。性海波沉憑
挹注。肝花雪潔任居稽。開生面墨酣毫巧響。衆山
魚聽鶴淒。稔爾塵揚無着髮。芙蓉嶺處手頻攜。

又

芝山蕙圃問仙津。時亦招邀作比隣。陳趙予披襟

顧夫各集

卷三

全

把腕盛中晚去故。抽新交無敢濫。嚴非懶口若難
言。訥更真妙句如珠穿。一一葭蒼露白憶何人。

枕上吟

黑甜已悟天非旦。瞑色低迷直至今。窓暫明時知
電掃。枕全濕處覺煙侵。寂然欲乞華胥夢。懶後誰
磨澤畔吟。少所排憂惟仰卧。觸前士賤免幽沉。

客投詩竟去

剥啄投詩慰索居。款門客報已回車。出雖覆硯仍
囊墨。歸則抽毫復著書。劍句全非清拙易。審音辨
是脫中初。君瀟灑去吾真嬾。走帖毋勞策倦驢。

答沈天民

車輪久矣罷車脂。好似安民已刻碑。病不寬人攻。
五蘊愁來。傍客上雙眉。將無舊碎胡琴調。偏有新
翻擊鉢詩。變婦晨厨頻待米。謀身計拙。剝頭皮。

隣人逐婦

匹反成單。展至和未聞。契竟改松蘿。攬衣帶頓驅。
中婦灑淚珠。洵益涸河。不是蒸梨奔命嬾。都緣擁
髻割思多。金頭活插絲牽挽。切斷同心。獨奈何。

十六夜月食

分外銀瀾列宿稠。昨圓及午似中秋。窺天自覺朝

頤美集

卷三

金

天幻當路翻生失路憂。立廣庭疑成却影攀橫檻。
諫好回頭。姮娥隱約尋靈藥。淒望人間桂樹幽。

七夕

此夕樓高望轉疑。空教隔歲指佳期。由來雁絕人
愁處。多在風清露白時。拙自安終當勝智巧。雖乞
復恐成癡。年年靈匹躔河漢。一墜天邊說別離。

參軍黃聲遠伏夏過訪話歸楚

裂裳毀冕辨行躔。解讀南華內外篇。報雨衙鈴忙。
特甚營三窟。兔狡徒然當河朔。會荷爲蓋正結棚。
時酒湧泉。君去瀟湘余返粵。歸山各種不毛田。

自爲問答二首

問我還來勞我答。蘭幽蕙僻轉清溫。除尋句外無
旁涉。憶擁書時頗自尊。口久絨休談世薄。心原福
不受人思。長倚戶後交親。撇骨鯁寧教富貴吞。

又

強欲徇人心。所耻不斗簡默。又長言怪。因甚鵲翎
鷹攫。笑許多臬。翥鳳騫二頂。耕消磨酒債六時咏。
號召詩魂。愁城恨海都填却。彈任琵琶絕淚痕。

林幼薇枉過五首

至門倒屣舊隨肩。相對何須再問年。笑我髭鬚無

頤美集

卷三

金

可白。美君髭髮不參佞。泣魚眼玉碾浮乳。擘蟹膏
金液湧泉。靜聽佳言如落屑。足音況復是茫然。

又

閒燕能來仁義儒。應知大道未全殊。非非詎敢隣
于訕。是是何曾類却諛。文纖毛筆敷玉藻。字揮墨
汁貯金壺。不辭相對深盃飲。竹葉青青那用沽。

又

往事重抽詎盡書。長年糾結欲心摠。鬼神問倘堪
前席。余雁聯翩翻斷後。車才不才分彈指。迅用無用
處。賣名虛頻擢坎壈。都被豁乞取微言定毀譽。

又

一日開心別慮除。尹班對案各軒渠。大名震世吾何敢。細德檢身我有餘。佐草難辜楊子徑。浣花豈是少陵居。終年獨處勞相問。百遍來過莫跡踈。

又

如流閱世本懷疑。無可舒愁祇鬱伊。田植嘉禾逢早折。山留惡木聳標枝。昔年黷汚今能吏。今日輕肥昔餒兒。獨有鄙夫窮且老。價難賤損就時宜。

感物

物與人伴共將茶。茸巢覓食累妻孥。卜何里問誰

類芙蓉

卷三

七

營室廣莫鄉。難去索塗樹上連。聲鳩喚婦枝頭作。意鳥教雛金飛玉走真。如寄擾擾勞生歲月徂。

渾古和尚寄詩

高秋獨坐似郊墟。日永無誰慰索居。山客凉凉于俗別。嶽僧落落與人疎。磨來慧劍仍磨墨。賣盡禪衣不賣書。已露天倪知穩健。投懷詎異月窺廬。

與隣翁上壽

與翁介壽舉匏卮。翁下階來額磕辭。雖則無如生可戀。便能久不忒。胡爲桃如碗。朔先偷去棗似瓜。仙斬贈貽耳畔聞。言因失笑叩門客。又壽復詩。

得檜栢二小株植園中

思欲遮陰也足軒。十年種樹憶人言。闢方寸地饒餘步。勤掃除時涉有園。果熟甜桃全未啖。子生苦李已常吞。山苗鬱鬱休相附。檜栢新栽不共根。

雨不晴疑變爲漏天矣

逢壬雨旣傾盆。下遇丙驅龍。又卷沙看。荳花殘愁冷碎。扶蕉葉起笑。欹斜屐穿幾兩。渾難料茅結三重。亦且遮隙漏。誰能將手補。只應煉石呼神媧。

閒

閒不偷時閒也得。樹籬插棘我何曾。隨緣好似忘

類芙蓉

卷三

八

機客多睡翻如入。定僧酒罷斟奚勞。洗淨月爲伴。豈用燃燈交親口裏雌黃換。一半嗟稱一半憎。

夜宿江村薄醉

得遊便去且由吾。何必知章乞鑑湖。氣畧洲腥魚放子。時當社靜鼠潛狐。最難繫處星飛渡。絕點塵中月上孤。如此清光如此韻。微酣亦不讓蓬壺。

爲農

得親農務味優長。生計陰晴異井疆。白掛銀蟾憐半破。紅遮赤鳥縮全光。西成割後饔飧足。東作勤時襍穡忙。食力全憑身遁去。何須麥黍較低昂。

這愁詩有古體矣。覺緒言未盡，輒復吟此。

看毛倒結爲愁故。愁踞肝腸如負固。曉起門開試放愁。愁須遠引休回顧。問愁別後欲何之。儘有驅愁開道路。那識裁詩去遣愁。舊愁轉伴新愁住。

贈陳山人

不着拘牽心得趣。山人暫借江皋寓。茅柴酒硬詎辭斟。嶮澁詩摠難讀句。垂老何嫌白髮皤。延生頗似丹砂駐。迎歡送倦有工夫。一卷南華閒自註。

久旱乞水於隣人不與。因淘井得泉作此誇示之。

類美

卷三

六

災行旱魃臘徂春。禱雨呼號日幾巡。豈是天蒸逢酷吏。將毋海竭泣波臣。霑策拙空久手涓滴情。怪枉卜隣枯井淘來還自活。忽如詩思湧泉新。

從宦者相繼歸里

阿里都聞逐月題。隨流坎止豈卑棲。晉人鹿即秦人鹿。越國鷄非魯國鷄。地則胡瀾難倚杵。天雖有路不須梯。荷衣製就閒名卻。洛社知應手盃攜。

買米

老逢惡歲困朝饑。脚步如綿提不起。爲甚扶藤巷北隈。答言買米街南市。一困那向大夫求。五斗曾

聞彭澤耻釜沸成糜。闔室餐唇喉宛似含宮徵。

夜燒松明火

虛織空機鳴絡緯。碧煙透出松膏味。渾然漆室爨椒蘭。陡爾窮家翻富貴。鑒壁通燈計轉迂。代薪以蠟奢無謂。不貪詎用識金銀。快焰煌煌存夜氣。

理舊詩

肩戶人閒理舊詩。縹緲納句嘔肝脾。闕新屢恐隣尖巧。欲斲翻愁近拙漓。龍尾磨來煤麝潤。蠅頭改去剡藤知。苦無島可堪相詰。寫罷長吟信轉疑。

長夏集李氏池亭值夜禁蚤散

類美

卷三

六

時令非秋斬作寒。垂肩不速集團樂。扇揮鷺白無塵惹。甕擘鵝黃未瀉乾。四韻哦成詩脚穩。九腸結解酒懷寬。月方掛柳人先散。世路驚同上急湍。

題友人書屋

辟蠹香薰架疊時。奚須緒論授三支。惟稽古後心多獲。不讀書來事可知。向月簾諸峰列侍。當花檻十友紛披。經傳史學推牆壁。何似君翻萬軸窺。

摘芙蓉集 五言裁句

莆田周韓瑞退菴誤

丹霞釋今釋澹歸閑

採蓮入城曲

茵蔯艷方塘。向人含態度。誰云水裏花。不入城中路。

飲野人家

野人沽桂醕。飲我陳鷄黍。薄醉返衡門。赤藤扶倦薺。

易下玉蘭

摘芙蓉集 卷三

九節昌陽易。雙株玉樹清。雪中花濯魄。雨上葉聞聲。

月下聽隣女彈箏

秋老兔尤寒。箏清對月彈。重門人不見。照去夢中看。

溪居

溪友日招呼。奚須乞鑑湖。得魚常貫柳。縛蟹或尋蘆。

雨中書所見

晴曦光欲墜。澗底樹搖金。頃刻雲煙變。此山不可防。

壽

泉聲

懸泉頂上飛。沫濺山前路。嘈雜最無情。行人聽勿誤。

語石

爾乃外無欺。堅貞內不移。願言袍笏拜。永矣莫乖離。

牢愁

牢愁愁愈積。除是醉推襟。酒伴更關去。烏啼攪我心。

摘芙蓉集 卷三

訪陳山人不遇

東望雲三素。騎鶴偏得路。山人不可尋。坐聽溪聲度。

谷蘭

不採捐空谷。含芳意若何。回看荒草上。偏得夕陽多。

秦廷

袖絕驚環柱。秦廷拔劍忙。金人收十二。七首不知防。

閨情四首

雪到暖邊融。長安春未暮。如何望馬蹄。不見門前路。

又

安榴繞闕火。水盞又開蓮。蓮折休傷藕。藕絲處處牽。

又

羅衣望月單。月斧桂修殘。倘得郎雙倚。應憐玉臂寒。

又

苦寒聞雁避。雁影接天長。不及安巢鵲。雙鵲柝木

賴芙蓉集

卷三

楸

滌筆

不須埋塚去。滌爾尚清芬。文真堪謀活。無人解買

文

客店雜詩八首

酒香盈碧漱。魚菜供豪膽。八達有巴樓。九達無比

店

又

起坐不偏安。駒鳴漏未殘。黃梁炊已熟。喚客早傳

餐

又

繁維留客宿。勸漫趨陵陸。一霎發陰晴。識風知雨

又

頭面惹烟窓。終年勤媚竈。金從聚斂生。不用王孫

又

晨起送驅車。暮來迎返旆。寧購本計粗。成業流終

識

又

賴芙蓉集

卷三

四

僧

翁慣洗盆餅。兒曾干簿最。結交意氣傾。然諾終牙

又

河深漿祇單。戒莫爭先渡。日月各潛逃。冰霜鋪道

路

又

西隣狠取錢。東老和顏色。民俗不關倫。宅心分淑

慝

又

閱江樓倚檻

烏榜南如織。紅粧北似梭。忙中天苦短。愁處水何

多

懷林幼薇五首

文兼潘陸勝筆正心苗應花竹繞三三遲君開一

又

不見令人思見之爲起敬總緣蘊藉深玉海難窺

又

簡默欲無言有言便萬當今人納古心對坐消諸

橫天齋集

卷三

五

又

字不爲文掩霜毫奪化工還能脩五鳳詎止戲群

又

未遂銘詩訪月曾經幾望若何慰我思秋菊春蘭

出石門村

劈開石作門籬落棲雲霧眼底有真詩欲題無一

上盤松山

松葉綠如苔徑深入獨往秋風悄地來萬籟供清

入野寺見老病僧晝卧二首

命肯供寒餓誰能分半座僧衰脚力微抱佛歸菴

又

病或類維摩耳邊落葉多已知清夢醒風雨下藤

送楊仲仁還湘潭二首

別筵縮路長眼合見江鄉漁浦如相問終當入楚

湘

又

枯槁返灌園折軒豈乘軸自下傷心淚不須聽峽

羊城

竊國生王滅海珠尚怒號石羊驅鬼馬鈴柝響空

有嘆五首

姻婭垂憐顛街懶連巷愧豈真乏聽聞貨賄貪相

又

言採西山薇。誰知曾食粟。便燃照怪犀。牛渚仍難燭。

又

石煉久無功。神媧難手補。騶虞驚鷺心。一變成狼虎。

又

性迂自少機。心險純虛冒。昨日走循塘。今朝渾倨傲。

又

類集卷八

卷八

六

初驚穿蟻穴。繼作江河決。子日如之何。佛云不可說。

問澹師病

法喜扶耆臘。詩魔戀病僧。葫蘆南渡後。可帶漢書曾。

送澹師還丹霞

入世吾忘我。還山爾是誰。鉢囊雖掛壁。卓地已無錫。

龍隱巖看黨人碑

烏鴉力木枝。訝我入山遲。元祐今無主。黨人尚有碑。

碑

紫菱出水

流低嫌困頓。羞逐浮萍溷。角紫一翻菱。向人爭利鈍。

碧藕刺泥

刺入荒塘逖。臂彎如玉嫩。泥途一晚收。避世應無悶。

苦錢上壁

目宛青錢擊。通神寧用覓。金門自可排。何事愁空壁。

類集卷八

卷八

七

竹梢過樓

抽梢竹數枝。高出書樓左。天若與樓齊。星辰何處過。

住山五首

暮齒遂踈慵。卧聽觸杵鐘。文壇應罷結。詩案不須供。

又

水澗終降海。山高不入城。應知高蹈士。丘壑肯埋名。

又

瓦釜甘溪簌天魔開不哭歸來晚計安抱璞非雌
伏

又

瑞鷗日愁饑蚋蚊宵聚腹湛盧叱不收坐使干將
哭

又

舟從防灘觸車行拋徑曲人心善織紋俄頃成機
局

述懷六首

老不較吾伊由來耻白癡苟無千古事難破一
心

顏美齋集

卷三

九

疑

又

冬夏易裳衣襲裘還念葛寧爲案舉迂不作校投
達

又

耻逐整垣棲肯爭循坂路三旬九食撐空洞非舍
哺

又

處處如瓢窄本無着我時我心殊自咎與世寡推
移

又

性海貴冲虛欲知爲器溢鄉間毀譽公嚴比春秋
筆

又

縱隨日月驅不作舊迂儒忝到無文字靈淵結意
珠

蘋芙蓉集 七言截句

莆田周韓瑞退菴著

丹霞釋今釋澹歸閱

題畫二首

松篁頂上聽簫笙。日月翻教地底行。惟有心閒人住慣。不須驚訂與鷗盟。

又

靈運山中遊。當畫倪迂畫裏覓深山。蘿蹊葦壁無樵徑。却愛全身住此間。

閱諸先賢鑑斷

蘋芙蓉集

卷三

十一

尚方未請也。何妨口吻褒誅凜雪霜。礫殺奸邪懸紙上。端人烈士不埋光。

看人浴溫泉

我身垢淨浴何由。清冷靈淵一味收。潁水當年傳洗耳。須知附熱是常流。

夜航

帆掛飄飄誰畫寫。壘樽蒲酌非虛把。再無快此鏡懸蟾。那復飛來船似馬。

連日雨

山精木魅偷風雨。灑與人間忘記取。撒粟空中未

肯休。天池水放驚無主。

贈市隱季潛陶二首

真隱何嫌亥市衝。著書以外百踈慵。做衣扉屨虛名客。杆入溪山作道容。

又

萬人似海身藏處。祇在喧塵不易尋。巧製新詞成錦段。問誰與汝作知音。

呂氏懸書

國門眼見群爲政。不吝千金酬藻鏡。一字人無易得來。文章自古有權柄。

蘋芙蓉集

卷三

十二

一僧頗解詩酒趣走筆贈之

詩顛酒惱不糊塗。笑彼閒僧盡野狐。着了袈裟筒已脫。苦叅丈六性終枯。

鴈字

倉頡形成草太虛。整斜筆陣鴈能如。應知造字師。鴈鳥不學秦人火。後書。

觀海

駕浪奔潮水濫觴。人心海濶更難量。多憂不悟身如寄。都作千年計許長。

夜燈作字覺寒甚覆被成吟

短檠戀影不成單。墨汁金壺貯未乾。似水瞳人書字細。如柴瘦骨覆衾寒。

惡木爲雷斧所劈

林荒惡木附多枝。樵斧相看莫奈時。天厭頑陰長蔽翳。擊聲霹靂斷離披。

隨筆

天將石爛山低鏟。海亦源填水倒流。安得人間平似掌。狡無窟兔拙無鳩。

聞琵琶二首

鐵撥鵲絃指上寒。人扶月影伴闌干。將無舊曲翻

韻夫琴集

卷三

一

新調終鮮知音可廢彈。

又

牆外聞絃亦賞音。抑揚似未遺余心。琵琶祇是中丞調。彈則須彈月下琴。

錯叩門

循昏不見行人手。錯認門來要我友。室內驚驚送冒言。喚余叩破雙環鈕。

聞秋

結廬不耐俗相通。一片壺山對混蒙。時尚于今增夏。日此間喜得透秋風。

村晚

癡鈍誰知足自存。避喧幾載住山村。牛羊落日爭歸路。魑魅驚人早閉門。

僧饋浙茗

竹榻無塵日掩關。僧携杖錫浙西還。雪花確說分雙井。乳水餅思餉惠山。

懷黃桃屋

氍毹坐穩讀何書。局室蘆簾妄慮除。竹裏何妨連日話。花時不碍兩山居。

錫園

韻夫琴集

卷三

一

荔枝樹種勝松陰。竹比琅玕聳百尋。成趣園知能日涉。草根不用苦相侵。

棕伴

雨打從教官柳睡。風翻料得細桃瘁。無端掠伴撥晴嵐。繫馬斜陽同爛醉。

雪中見月

得錢好去尋歡伯。我亦勞生中一客。素女來邊六出公。乾坤際此纔清白。

買紅梅一株未開作催花詩

丹砂疑骨麝疑胎。買得新粧別圃栽。紅意含情前

且卻不如盡興與人開

座中

屹爾真同沒字碑。徐家肺帶沈家脾。王融喋喋誇華胄。昭畧牙勤啖蛤蜊。

送人從軍

生涯入手但吾伊。炙簡摩編不救饑。金印懸將如斗大。封侯本是羽林兒。

山行

青樾林中絕點塵。縑絲焙茗自爲隣。數聲瘦犬遙相吠。一幅桃源舊避秦。

賴夫亭集

填詞

竹屋耆卿步後塵。穩從律呂琢清新。麗詞按拍還吟賞。欲覓知音少解人。

臘雪二首

臘雪單衣仍短布。鉤鉤鐵骨排牢固。不腥挾纈任冬溫。忍凍持饑無嫉妬。

又

雪花掌大亂紛披。冰結河流不解時。縮頸行人如凍蟻。低頭老子似蹲鴟。

看花

紅紫千叢雨露柯。看花莫去待花過。穿籬映戶裝春色。祇是開多落亦多。

海客饋魚三十斤一尾

縱壑翻如魚肆索。掛鉤錯餌殊堪責。銀絲縷切酒邊嘗。一醉翻嫌東海窄。

讀史十首

不求強解正尊書。歲豈三皇歷萬餘。祇是當時民物朴。寫來化國日寬舒。

又

朱袁造後絕休結。倉頡書成哭又聞。混沌如何輕鑿破。征誅揖遜遞紛紛。

賴夫亭集

又

東遷通降代將移。治統窮來道統知。宇宙于今長不夜。尼山老子費支持。

又

根仁本義類迂踈。抵掌談鋒遜子輿。馬上紛紛談戰伐。治安却不信儒書。

又

忠既難成策亦虛。國門挾去眼何如。水犀耀武三千甲。幾見吞吳滅閩間。

又

句踐機深創霸圖。西施敵媚暗傾吳。從來破國人情淡。紅臉呈嬌又嫁夫。

又

莫從伏櫪叱馳驅。知已能捐國士軀。買斷樓頭心一片。季倫料不是明珠。

又

真隱應知自昔稀。笑伊四皓未忘機。儲王自屬官家事。何必深山預是非。

又

顧夫萃集

卷三

祖龍肆焰恐傳虛。料得秦人智有餘。典籍從來焚不盡。誤將魯壁去藏書。

又

簪掌一指便是癡。東帶人催見小兒。歸去柴桑雖自好。尤嫌五斗棄官遲。

古驛

雨濕塵垂驛館昏。吟蛩斷續易消魂。生柴破釜炊難熟。好似荒菴少世尊。

秋過釣臺

商秋歷歷排山樹。七里灘聲長匯注。過盡風檣陣

馬船無人肯向釣臺住。

北上道中

梗跡飄搖已有年。秋霜不禁墜華顛。三更起踏鷄鳴路。獨馬遙衝鶴沒天。

短盤

寒氣侵裘曉戒途。換來我馬息前驅。疲驂步步鞭須策。茅屋村村雪過鋪。

吳歌

秋宵掠兔浸澄江。調出無情塞上腔。何似輕舸吳女唱。妖音十曲九成雙。

顧夫萃集

卷三

易水

馬撤蹄韁去恨遲。風生易水客增悲。秦仇未報燕丹恨。空自當年泣漸離。

垂人石

說法生公前有殿。千人信可同歡譙。去來客散絕無踪。石却何須留一片。

黃河舟中寫所見

老巫鼓孽河之隈。酒肉沾髭日幾回。說是金錢須施與。龍神載上小舟來。

秦淮舟次送客入蜀

二月春風不煖顏。離情似草未能刪。我方宅。泛秦淮。路明日愁君上蜀山。

觀星樓夜坐十首

玉河萬里京江過。捨棹人登百尺樓。向晚諸峰都隱約。衆星閃閃射寒流。

又

拔地樓看形起鳳。窓開四面風微送。衣單坐久覺肌寒。燦壁連珠河漢動。

又

不許司晨唱曉鷄。仙居迥出與天齊。却驚昨夜五

嶺天寒集

卷三

五嶺天寒集

邊過南斗無光北斗迷。

又

此地江山不浪開。昔從聳處築樓臺。畫鸞蔽日宵如畫。濁酒斟誰醉得來。

又

拱北稜稜帶紫冥。蒙衝戰艦蚤教停。于今割踞東流逝。鐵甕猶聞響析鈴。

又

良夜清光那可傳。妍羅盡掃見諸天。乾坤果屬無塵隔。須倩靈槎着日邊。

又

防汛銅鑼默不鳴。解襟此夜醉蒲萄。正當四海爲家日。寧慮城頭太白高。

又

紫塞旄頭幸不至。一盤碎玉搥相戲。夜深莫起礮車風。致令星辰紛位置。

又

酒處能歌不和陶。偏於夜靜坐波濤。天將斗宿沉江底。還說蒼龍玉兔高。

又

嶺天寒集

卷三

五嶺天寒集

眼前景好欲兼收。月與明星每夜留。西浦通來環北固。吳山一并挿揚州。

都城元夕寓僧舍

霜霰銷歸笛管清。遺釵墜翠滿都城。休嫌梵室無燈火。梅蕊蒲墩對月明。

土牛

清泉洗眼眉看新。時俗相沿那有真。擡出牛來泥裹腹。昂頭帶角去驕人。

又

頑軀自大小看人。點染紆拖青紫真。鞭後筋骸齊

脫散誰知爾本不謀身

走馬燈

那識機關立地開。空中結撰幾樓臺。車馳馬逐如雲盛。盡是提刀劈斧來。

圍爐

同雲作雪堆盈尺。那得懸來紅日炙。睡鴨爐邊我亦烘。此時莫笑趨炎客。

掃室

却掃何年掃得均。區區縛竹祇勞人。西風一起難遮面。海上行來復有塵。

摘夫來集

卷三

三

三

見旅店題詩主人厭其疥壁以青泥抹去。去來不斷醉留題。墨陣如鴉亂落棲。癡心薰後紗籠碧。狂句誰知壁掃泥。

十八灘

白裕霜侵氣漸寒。度州險處路行難。我來不見風波惡。草船過十八灘。

舟行

杜鵑嶺上開如綺。紅映波流沉水底。棹撥船行總不知。錯疑返照江心裏。

官灘

逢逢打鼓泊官灘。雪凍鈴提守夜難。隔岸人聲聞暗裏。說須點火上燈竿。

問廣興風俗

符竹君王纔賜與。峰傳似黛水如藍。監州眼底渾閒事。無蟹愁難伴酒酣。

九成臺東坡銘

九成舊跡雉城邊。倚檻樓高見逝川。抗手頻呼蘇學士。南遊客去賦空傳。

聞鐘

燈寒盡暗戀愁容。惹動如囊忍事胸。路覓華胥行未到。沉沉悶墜上方鐘。

摘夫來集

卷三

三

三

夜失白鵲

羽白剋位足抹紅。驚飛一夜脫樊籠。稻糧不用勤呼汝。明月蘆花伴雪鴻。

馬太守飲筵送李參軍入楚

狎獵花開正好看。三龍一艇溯高灘。洞庭廣狹聞如故。不怕南來飲馬乾。

遇僊橋

遇僊僊路路何奢。鴈齒分明峙不斜。若得丹砂傳與我。妻孥擯去入烟霞。

不寐

詩成不寐起長歌。偏厭銀燈閃綠羅。夜色惟應星自點。眼光只與月相磨。

江水暴漲村墟淹沒志異

傾盆雨到是逢壬。昏黑村墟訝陸沉。遠送鮪魚穿鰓浪。倒推尺鯉曳牛渚。

贈僚友落職者

逢迎術昧本書癡。解組今無用汝時。獨怪生非元祐代。安民又刻黨人碑。

畫蘭

橫夫來集

卷三

三

水墨輕描楚晚魂。鋤蘭自古忌當門。讀騷痛飲無名士。停筆還來呼屈原。

書竹

能事非人能迫促。寫來一幅千竿綠。大坡指下鳳梳翎。與可毫端龍澡浴。

友人納婢新荷戲贈六首

碧荷比韻玉爲腮。慣見還羞悄影來。紅膩銅盤栽蟻林。重教楚雨會陽臺。

又

兔着慌忙倍着親。填河鵲噪喜靈辰。燃燈帳裏分

杯坐不解劉郎是舊人

又

飛瓊碧玉益精神。巧畫娥眉月樣新。檻外簪花花索笑。堂前嫫母湯生嗔。

又

寶鴨低燒麝香春。宵乞與聞宵長如綿煖老僂。燕王似柳纖腰戀楚王。

又

巫峽雲來原已掃。合歡露浥又開顏。饒燈影透流蘇帳。輕解羅衣呼小蠻。

橫夫來集

卷三

三

又

頭解求凰操裏柔。前宵送抱越推襟。新詞擬付連娟唱。一曲鶯喉好賞音。

代新荷答六首

盤龍拂拭照輕盈。勞取新荷呼小名。雙蒂花開洵鮑臉。並頭子結盡嬌嬰。

又

楚熱盆縑賣市場。買絲擬學繡鴛鴦。抱衾轉憶宵征苦。懶不梳頭坐葯房。

又

鶯啼柳睡色多嬌。寬盡羅衣瘦盡腰。療妬從來無藥草。畫眉不必看雙描。

又

輕掠鴉雲換曉粧。凝情一片說於郎。戀衾昵枕無名分。不許聲聲呼小娘。

又

鐫壘滿泛翠濤清。玉膽銀絲手細成。鸚鵡教傳阿姊意。因何燭跋漏三更。

又

荷綠花妍好筆描。橫風妬雨莫輕搖。問郎妾貌花損美。氣集

何似定說花輪妾更嬌。

殘夜望海日

掩星奪月漏將收。湧出陽烏遍九州。長怪柯南封蟻國。松明燭夜認丹丘。

僧石行化戒衣

書癡釋種各生涯。合不成團判又差。忍辱心知難啞受。至今未敢看袈裟。

韶城北一山。笑峴名文筆。太守某削平之。改

爲帽峰。且問帽何如。筆禿何如尖。既剥體侵膚。則面目全改矣。山靈有知當亦愕恨。

俗吏不細也

崗巒削後失崔嵬。文筆翻更帽子臺。毛穎休愁遭擯棄。生花畢竟是庸才。

杜默入項王廟嘆曰。英雄如君。不能成帝。文章若我。竟艱一第。抱項王大哭。回視項王。淚亦泣下。

失犬二首

一僕投人新背我。胡然犬又費追尋。鈴蹄鋸齒渾無跡。恐有輕貧媚富心。

又

我以窮居百慮清。門開睡穩犬無驚。若投富室須防夜。慮是鞭笞不汝輕。

鴨浮水盜所出沒。水大益不可制。

搜囊箱索剩孤衾。狹路驚逢鴨綠深。貨殖從登司馬傳。紛紛白刼到如今。

劉紹謠謫官在過湘水。解維後風雪大作。念

其歸舟寒凍却寄此詩。其歸舟寒凍却寄此詩。寒寒強寐擁孤裘。夜雪孤航打不休。謫墜人雖顏

未老青山白盡五更頭

蘆條村園多種蔗黃昏重過聞鷓鴣

倒餐蔗尾無佳處重過蘆條又愴魂
山上勒勒山下唱對啼不住日黃昏

宿澹老人精舍

燈花綴樹樹無枝一片清光落硯池
鍾磬聲沉龍象睡寒肩聳盡不成詩

快心亭

碧圓倒折見寒池鳬鴨成群唼水窺
試問當時歌舞處快心可有外人知

賴子

卷三

手

河西贈漁者

舟從僞曉渡虞城萬櫓齊呼過淺聲
掀舞漁人憑一葉濁流巨浪不須驚

白峪下觀戎婦迎喪

鈴響層層風擊搏露尖白峪如孤鶴
荷戈十萬陷長平戎婦迎喪齊出郭

峽山鬼哭

戰血腥經噪虎狼樹當禿盡草鋪霜
骷髏夜半裝人語呼魄尋魂哭故鄉

聞角

夏箭唐弓匝數圍羽書曉夜急戎機
隴頭莫易輕吹角未遣南征戎卒歸

廣興被圍二首

祭旗立馬尙躊躇亂驚看似護沮蒼
赤齊呼餅栗登食前詎敢嘆無魚

又

一胆千奴未削魂驚開蟻聚與蜂屯
籌邊將校全無策坐守孤城落日昏

伐塚

發掘驚聞盡塚藏土花碧綠骨蒼蒼
珠襦玉匣千

漢末宋集

卷三

三

人送何似懸鵲墓北邙

別虞城四首

兩石弓開左臂輕登陴料敵守孤城
嶺南百吏慚稱最敢望朝天近聖明

又

竹馬兒童憶遠迎攀轅又復戀編民
此心敬付將來客十載官方澡雪清

又

長日心懸似旆旌帶圍瘦減束袍驚
兩江一線葫蘆掛恐有張羅縱餌情

又

戢翼何如矯翼輕。尉佗檄取。下羊城。都綠指。侯無靈草一疏。題留說不明。

左陽三首

壯懷鏖盡髮毛班。從宦無功困百蠻。人想生歸東粵路。天教踏遍左陽山。

又

層崗長陰障。鬼門饑餐半菽。暗招魂。蒙頭露肘。羅陽路未得麻鞋見。至尊。

又

賴夫來集

卷三

三

浪遊不禁蹋流離。毀服南交近島奇。桑棗尋歸山舍後。青衫直與白雲期。

歸鴉

吹破江風墜夕暉。平生一淚此初揮。辭窠覓樹無枝宿。試問群鴉甚處歸。

離江

鬢毛一白難還黑。岐路踰東又踰西。梗斷何年身是住。離江夜雨聽寒鷄。

過佛頭山

三年歲採左陽灣。江水湯湯不惡顏。命却如鷄魂。

似鹿回頭轉怕佛頭山。

麗江遇暴客

是處蠻溪滙毒淫。人輕走險到如今。鄉鄰不乞原思粟。盜跖翻搜柳下金。

灣西聞馬二首

玉井灣西下早霜。偏難繫帛馬來忙。仙城聽雨增惆悵。況復蒙頭窺左陽。

又

蠻天那得料陰晴。飲不心閒啄亦驚。若是離群防畢弋。孤飛弱羽夜常鳴。

賴夫來集

卷三

三

亂後回韶陽二首

斷角殘烟殺氣連。帽峰一望覆衰天。編民骨雜沙場在。野哭秋宵聽可憐。

又

橘綠橙紅嬾關新。城摧雉堞盡蒙塵。瘴邊陣落沙灣雁。曾伴當時落魄人。

題澹老人編行堂集

藁錄藏山媲美墳。長驅筆陣掃三軍。自吞白鳳金龜秘。吐出人間五色文。

卜居

遇屯得酒。反成漿。偏向人間覓。胆嘗種草。忘憂。不去。卜居擬欲傍三湘。

看菊

杯拈蟻泛蟹。未荒薄。醉吟來。撒酒在菊。到三秋。團白露。人難兩鬢。青霜。

與落職者肝惺二首

書藏積石却成倉。蕪穢葳蕤混衆芳。得路何須分牛驥。轉丸不必笑蜣螂。

又

寄林孰意墜孤芳。滯跡舟愁次馬當。刀筆今提文。

懶業

史去湯兮沒。點陋張湯。

客借寓軒一宿

我自投閑客看忙。忙閒暫住亦乖方。言無可採燈垂。燈睡去應分上下牀。

客睡後與沈天復再談六首

鼻雷彼自息匡牀。喜爾談鋒繼古任。不寐挑燈同說鬼。人間萬事總茫茫。

又

幻輪轉換出榮枯。挽不延遲見織烏。華屋原來停過客。多田畢竟作人奴。

又

荆凡笑彼同難料。穀豹憐渠俱莫存。我本江湖供放浪。窮通不記刻舟痕。

又

老至心肝尤軟細。鄙人轉惜無深計。殘羊器裏尚親封。畜虎欄中成自噬。

又

膠漆濃時生疵隙。和欺世諦本宜刪。吾雖與我相投分。亦在無心淡淡間。

又

頤美齋集

卷三

七

蒙耻夸齊難。遽語採薇好。托西山處。秦皇逐客李斯先。千古于今成快舉。

幽會

忽當送抱媚連娟。良夜陽臺路宛然。相耦成仙繞一刻。窺臣自說已三年。

琉璃餅中金魚

世外風波真撒脫。琉璃靜裏見揚鬚。檢身自解藏身趣。不懼鷹鷂側目窺。

傍寺泊舟

杵饒寺古寂聞鐘。枕上清聲聽不窮。夜半藏舟深。

壑裏此身恍在水晶宮

謝黃國傳送新米

決旬室罄轉愁貧。厚祿寧曾望故人。獨喜連山黃國傳。長腰米送又嘗新。

客送黨人碑一紙

揚來側理說渠伊。元祐紛紛倒置時。身後忠奸纔自辨。請君一看黨人碑。

職

野店遇陳凱之對飲凱之曾分鎮昌州今落

野店挑燈把瓦卮。乾坤納納盡和欺。酒酣說到人

情上。振案橫刀豎兩眉。

又

今日交親明日改。雨雲反覆何須待。都成白眼懶

看人。錯說平生空四海。

贈百歲翁

地行眼見一仙新。屢錄忘機百歲人。不信華顛輸

盧都闕求書堂額

鐵脚元和摹柳數。主人索筆顏加忝。大書節鉞額

其堂間。外休貽巾幗玷。

客奕棋角勝其敗者先自逸去

日長破悶原云可。客滯輸贏着甚由。自是棋殘無好局。誰其甕堅不回頭。

蠟梅

磬口園看笑幾回。檀香味送入蝦杯。已知嚼蠟同人事。花又春前發蠟梅。

戰鼓

長恨漁陽鳴戰鼓。行吟傍晚歸何補。低頭一犬解人愁。門外卿衣隨入戶。

冷官

換扇傳逢春。夢婆投閒向暗掛。龍梭冷官不是說。說誤。廢。無門可設羅。

八月初五夜狂風達旦二首

斷盡橫樹掠浮烟。耳聽風聲怒欲顛。祇恐無端將室卷。杞憂一夜不成眠。

又

忽怪三重茅屋遷。人間拔宅不虛傳。正須藉雨吹噓力。披上波黎答怨天。

初月

魚駭虛鉤水腹藏。蚤從屋角露清光。不須盡興催

圓滿已照先生鬢脚霜

墜鵲

健翮雖饑不啄泥。喬柯倒換忽早棲。弋矰織滿江城路。飛向高空莫着低。

樓船

將軍獨坐樓船裏。吹角鳴螺喧不已。岸上人家晝掩扉。如風掀過雙尖耳。

病馬

雪凍泥深仍蹠蹠。支持病骨瘦歌眠。驅來繞陣渾難事。展背于今不受鞭。

橫夷集

卷三

記事二首

檢點全無些子錯。不愆禮義祇尋常。舌乾自笑蛇添足。石爛難教鼠易腸。

又

生理活殺莫能危。試詰當場作意誰。道不終窮身不屈。飛鴻逞巧欲何爲。

題漁父圖

葢頭箬笠解投篙。漁浦湘潭問答勞。便有三間牛放逐。誰爲把筆續離騷。

又

無屋閒棲只住船。水當濶處不由天。綠蓑舊備陰晴變。風雨從來起眼前。

憇果園見青梅與紅柑並實

老梅望見真冬實。鳥雀啾啾樹上爭。祇有黃鸝知凍意。雙柑聽去不聞聲。

明姬曲十二首

朝議和親本至尊。天連朔塞斷人魂。微軀不定如秋葉。飄落塔墀又出門。

又

地向陰山許息戈。高牙皂尾罷鳴騶。聯娟貌被丹

橫夷集

卷三

青誤石。黛金鈿馬上馱。

又

榆稀草白易驚秋。玉鐙銀鞍不少留。日落橫風吹髮亂。單于屢勸易狐裘。

又

珠鞋繡鳳隔深宮。朔漠難窺日再中。若使絲蘿連巷陌。玉顏未必肯和戎。

又

裝金捍撥不停揮。斜抱琵琶雪陣圍。國色從來應命薄。寄誰點淚滴宮闈。

又

不見峰巒見卧沙。祇餘劍戟簇狼牙。提鞭試向戎羌問。遙指墮塘北是家。

又

馬放平屯。竿蒲谷。犀渠第。矢架雕弓。重重毳幕盤跼外。不是金扉碧瓦宮。

又

窄袖銀貂刺眼。新鸞飛鳳舞。珎衾茵。夢魂不敢當。明月多。恐姮娥會笑人。

又

顧美采系

卷三

獵得麋鮮兔。又肥笑。何側掛騎如飛。諸羌額。沙上行。酒吹筋。酣鐵衣。

又

都疊答臘。譙金微。漢使鞭催騎疾飛。戍堡終朝黃。嘆霧閣門。一入觀龍衣。

又

腥臊鼻。盡掩綿羊。百碗酥。誇塞上。香莫說。西陲聲。教阻風流也。解娶王嬌。

又

眉消畫黛。臉消紅心。怯龍沙。猛颼風。惟有庭前明。

月好。相隨不異漢時宮。

鷄聲二首

頸引長鳴報老翁。霜天鼓節越玲瓏。枕中噩夢迷多少。料得人間耳盡聾。

又

聲動唱澈虛鳴耳。一字吟安猶未已。不及甜眠飽飯翁。三竿日出催慵起。

新歲目疾頓愈

秋戀鱸魚歲。又新薑煎桂檮。少餘辛病昨。乍愈難書字。酸脅低扶似畏人。

顧美采系

卷三

貧裏解愁

富却輸貧非浪談。生來赤手本貧諧。銅山賜後家仍破。富始貧終更不堪。

雄州買一婢

貌逾三十。詰之祇云十九。然彼實不自知生辰年月也。

眼底殘花。等惜。雲衫半扯步嬌媚。人生喜少尋常事。錢債休須笑。戒年。

一僕似妾非妾。每欲責令歸去。念其赤窮無依。轉留之。

東頭喚雨走西邊。力作無他止飽眠。會計便宜瘡。

亦好不應嬾去又貪錢

以嬾婢配癡僕

嬾婢欣然解曉粧癡奴曲唱賀新郎姻緣藉上原
無錯彼婦何須笑欲狂

烏蠻灘伏波祠

冒險行船更有誰卷沙蹴石向江吹門前浪起高
成屋一似明珠謗後危

張相祠

金鑑曾勞敵至尊不先殺賊恨猶存紅蕖碧柱江
聲苦山雨霏霏過廟門

湘妃祠

誰護靈姬望帝魂綠傾壁破廟無存竹胎出土仍
班駁不洗當時灑淚痕

露筋祠

露筋不改舊時名翠羽霞裾儼若生門外流天長
泛月白蓮十里野湖清

韓祠

佛骨曾勞諫赤墀鯉魚亦解別潭移人生識字生
憂患就向潮州泣退之

東坡祠

門前積翠瞰江流袍笏如生儼昔遊白鶴峰頭難
恨散孤忠孰遣滯循州

柳祠

謫墜何關千載事孤踪歷落更無由荒祠日暮巢
寒雀壁上題詩吊柳州

漁溪祠

月巖不夜光相射太極陰陽悟已多行部當時能
澤物至今水蓋玉舒荷

天妃宮

五月翻生十月寒門前五擊有波瀾此州到海無

湘妃集

多路變作桑田也不難

柳碑

二百紅栢樹已枯墨碑砌下剩尖蒲數行落翠誰
書法鐵畫銀鈎說大蘇

禪山別友二首

切切言教此別離袂分纜解艇行遲相看不是窮
途客莫贈黃金只贈詩

又

春草休愁塞路荒禾田自課植園桑沙鷗本絕廷
堦望况復肩垂兩鬢霜

簪花

獨馬騎來鞍穩貼。三杯醉後帽欹斜。兒童拍手街頭笑。人老猶簪兩鬢花。

遣閒二首

隔林啄木虛疑客。誰識門局不易閒。每到閒中尋別趣。朝朝引水灌青山。

又

軒幙自閑爲賓主。睡起茶聲風掠雨。兒輩安能如我閒。惟憂造物嫌多取。

海棠苦雨

東坡集

卷三

葉嫩花嬌怕雨欺。判花雨到海棠知。無花莫用人嗟嘆。那有花開不謝時。

聞行乞聲

昏夜哀來頻膝屈。聞聲頗覺渠憂鬱。墻間自說有徒繁。撞府穿州來逼乞。

葦芽

葦芽補屋耐卑棲。力作終朝促小奚。却喜隨人雙越燕。仍尋舊壘去啼泥。

西軒石山

西軒茗椀對爐薰。割取芙蓉襯繡紋。五嶺紆時曾

步雪三峰。聳處欲梯雲。

懷彭思齋

獨栽石笋破天荒。剥啄誰來到草堂。甕裏泥封藤冽酒。爐邊火沸橘皮湯。

送宋文石還粵東二首

黃獨山中戀白雲。長饒自把憶離群。那堪再望西樵路。三月鶯花又送君。

又

及此春濃客憶家。催鞭罷酒散搏沙。君行卽我題詩處。試看藍關字整斜。

東坡集

卷三

題林凍亭詩集

八斗才知濯錦江。連珠綴玉筆如扛。箇中位置誰參伍。凌駕曹劉未肯降。

題林浣亭詩集

前企無儔後軼群。韻枯擊鉢孰如君。所腸久向西江浣。沙石真成篆籀文。

獨寢

栢榻支撐常獨寢。年衰酒罷在花飲。三更起坐未鷄啼。無數寒蛩來戀枕。

凭几

繁華拋却未拋貧。凭几書翻手眼親。得失何須稽故府。見聞尙喜舊隨身。

落葉聲二首

商秋葉落蒲堦墀。脫盡新枝與舊枝。但苦寒宵和曉蟀。入人耳畔倍添悲。

又

生身畢竟非鑛鐵。人事洵難脫別離。祇見花枝拋落葉。從無落葉上花枝。

浦西陶山人園中看菊

衣帶相看不用篙。板橋蹀足渡林皋。毫揮傑句詩

顧美齋集

卷三

携謝菊吐霜葩客姓陶。

白鷗

若爲忘機浴碧波。白鷗傲我不如他。戎鈴幾載迷歸路。婚嫁顏齡累更多。

長齋

鎮日心齋與俗分。腥臊鼻觀斷知聞。聊憑一箸餐蓴菜。欲製三衣禮法雲。

題林玉巖星槎集

擲却千金不取携。中山使館有留題。文瀾孰與蛟宮澗。清節能凌馬齒低。

讀莊

縹緗赤軸詎堪誇。獨喜瞳人炯未花。一卷離騷嫌憤懣。開窓洗硯讀南華。

客至

酒滿瘿楠遞獻酬。飲多飲少各風流。清言雅謔雖終席。總異當年氣食牛。

客去

交錯觥籌鬢俱皓。蘭膏續照夜如何。酒酣撫掌遺巾幘。笑却人間散客多。

客去自飲二首

顧美齋集

卷三

秋蠅全已消。林樾霜蟹新。來買市。屢再取香醪。開氣戶。不愁白髮上華顛。

又

酒徒正好伴詩禪。醒即哦吟醉即眠。少壯休愁奇志屈。賣名問有幾人全。

懷林涑亭二首

猿鶴奚愁蕙帳空。庭閒夜忍動冥濛。芭蕉不雨翻疑雨。獨對銀燈一點紅。

又

飽看壺華又飽眠。爰垂斗帳紫茸氍。轉丸憶爾詩

才使寫遍山陰九萬箋

題友人團扇

流麗曾稱安石謝。棄捐莫嘆婕妤班。勸君好趁熱時用。篋笥秋風轉盼間。

一枝

一枝未得與雲齊。莫笑鷦鷯托足低。高樹窠多搖戶牖。從來穩息在早棲。

自警

字摩句櫛生涯誤。射鴨弓開又舛差。老矣衰頰能自覺。爛銅不受擦金沙。

漁父

鯉湖仙夢

朝昏閣下響雷烟。誰見波騎赤鯉前。舊夢入間迷未醒。還從這裏乞神仙。

早阪

是非事往難聞過。清濁源流探未真。每惜早阪無信史。枉教舉毀付閒人。

庭林一株鴉每集。噪焉童子惡其聒人耳。擊

逐之余勸之曰。吉古自取。榮枯轉瞬。心自

無着。鴉噪何妨。若以爲乾鵲報喜。群鴉報

凶。是囿于俗之見矣。

成佛成仙詎兩途。衰翁久已一榮枯。寒鴉不識心無着。枉傍蕭蕭畫夜呼。

渡口寺竹筏

奔忙渡口幾春秋。衣裏神珠孰解求。客一踰河先捨筏。佛登彼岸不忘舟。

懷林浣亭二首

鴛鴦愛多生。瑕疵隙全交。那得眼雙青。傲霜不改松筠操。祇向淙川問浣亭。

又

鵲尾名香懶自焚。多時探韻憶離群。及樓遠折風橫笑。卷集

邊近梵刹踈鐘枕上聞。

答送茄菜者

白莧籃裝勝蕨拳。紫茄底處更芳鮮。低聲特送嘗新韻。不用先生費賞錢。

肩戶

俗當倚薄宜肩戶。運到真窮力著書。可但賓朋生畏懼。到來鳥鵲亦稀踈。

病愈

病愈逢春筋力倦。眠安木榻窓當面。香薰睡鴨火添紅。穴出輕烟騰一線。

贈老妓

寶曆羅裙豈效顰。墻施異世爾傳神。香愁粉怨鷄皮皺。錯不當時蚤嫁人。

小舟

豈其水處便爲舟。祇好溪隨竹筏流。請看前灘波浪湧。許多纜索不自由。

客有譽兒癖

稚齒安能定脫塵。若翁癖帶譽兒真。涉常置勝同文度。多恐家駒變棘薪。

仙溪舟次

類夫奉集

倒插篙來恐碍天。蜂窠鐵自何年。不須紫火尋丹煉。一刻身閒便已仙。

鑿井

破門鑿竈誇薪有塞井。爲田計亦愚。百尺寒泉今始鑿。銀餅用汲絕無虞。

賈客二首

親串嗔余無所與。磨懸索盡將誰語。爭如賈客得金回。大破烟窓沾亞旅。

又

不憚寒來寧憚暑。腰纏緇載耀箱篋。賦魚有吏攫

金回欺世偷榮。誇勝汝。

伏夏林浣亭招鬱金軒納涼

清信如君逸寡儔。委心解佩是真休。碧筒噏酒追河朔。六月涼生九月秋。

窓風

精良筆硯喜塵祛。細帙翻翻走蠹魚。貪看萱花苔徑發。窓風卷亂案頭書。

雲集

身閒兀坐晝將曛。吟嘯颺颺集四雲。劈絮應知雷斧鈍。不如跋扈掃將軍。

類夫奉集

雲散

不須拔劍斬蛟螭。筆下波瀾解臂噫。忽見浮雲寥廓散。榮枯起滅正如伊。

春事

開盡餘醺春事了。何須抵死爲花愁。山丹似錦來催夏。籬菊如金又報秋。

樓雨望壺山

西匿陽烏呼不還。一樓隱似白雲關。駁車驟起天衣亂。忽失壺公突岫山。

天壺山

城郭頭回望渺然。赤藤伴送最高巔。星辰影拂松杉上。鐘磬聲通帝座前。

懷黃閣塘

樓非積雪寒。六月海是歸雲集。一龕不異思隨飛鳥去。何須掠伴試泉井。

六辨飄空五更聞。梵隨衆披衣禮佛憶山寺。日高僧未起。是賺人出家語。看了架柴事。更多是悔已出家語。畢竟向什麼處得便宜。

嚴風破齒雪聯軒。梵放宵榮奈林園。着了袈裟時。猶幸寒食。

更苦日高未起。是空言。

蒲屋

梅花瓣落揀花風。蒲屋牆圍藻井東。俗吏款門教且去。我方把筆註參同。

梯雲寺坐雨

梯雲利建壓群山。巖壑高低任改顏。連日身棲風雨上。不知變幻幾人間。

上天馬山

橋西一望山光閃。馬似行空雲冉冉。僧老人扶下。楊逌訝余踏過天梯險。

自砌壽域

岐極原無土肉埋。達收九超入雙厓。銅頭鐵額歸岐路。自破峰巒種骨骸。

鑄撫二兒皆岸異。蚤折痛悼不已。已已臘月念二日。塋於金帶圍山麓。泣之以詩曰。

金帶親封玉樹阡。頭童齒豁我頽然。夜塋不必悲長夜。相見何須待久年。

檢舊篋見內子昔年寄二截句。笑藁泣數行。下今錄附集中。不忍使能詩者泯沒。

幾回針線罷縫帷。蠶室桑殘雨熟時。夢裡志將江路異。奉衣尚作別離詩。

又

又

堆紅闌翠憶花朝。盪漿知經廿四橋。莫以滄浪清可濯。風波一似浙江潮。

遣妾四首

割恩已許判東西。春色憑渠出碧閨。幾點桃花紅淚濕。憐人此際是新啼。

又

出戶垂將繡帶低。頭回一似絮粘泥。雙飛任爾營新壘。莫自傷心憶故棲。

又

飛去嬌鶯恰恰啼。難爲別處不須提。寒光錦被挨。
單枕夢。莫來時。手並携。

又

孤館燈清照獨眠。銜替不復呼聯娟。小蠻嫁後楊。
枝遺。頭白香山意惘然。

漁人

箬笠青蓑集野湖。細鱗巨口釣肥鱸。聯舟款乃山。
前去。說是東村有酒沽。

虎晝遊

賴夫來集

卷三

威能挾乙非狐假。白額來遊城闕下。山徑行偏。怨。
鹿麋人間。嗟不饒牛馬。

紙窓

雨打風吹窓破紙。颼颼響入愁人耳。通宵展轉曉。
繞眠。宛似戀衾貪晏起。

舟月

酒滿瑤卮膾一鱸。磨銅月色照行轡。乾坤好景誰。
無分。不道今宵止屬吾。

黃閣塘在觀

花辨春深覆密苔。三峰聳處出樓臺。碧雲鎖斷原。

無路君若尋余尸亦開

余年六十六舉一子名炯

駕馬寧能生健驥。釋恭未敢猶行意。天真滿百假。
余年。尚可趨庭三十四。

藤牀

不須碧海倚扶桑。一榻眠穿笑固當。路入華胥人。
易到北窓久已傲羲皇。

與舊童子

誰把長繩繫日趨。昔時幼穉今生鬚。青春過眼吾。
憐汝白髮盈頭汝笑吾。

賴夫來集

卷三

隔船沽酒

携甕除無酒一觚。前村鳥復唱提壺。乾坤欲放狂。
人醉。偏傍隣舟得酒沽。

客土

客土三年六七窰。葬時亦不序其倫。琴中願借雍。
門曲。喚醒貪癡未死人。

塾中見能文稚子

塾裏於師問幾賢。郎君會此說經年。如斯有美而。
文若。不慮成章復闕然。

月夜漁者繫舟樹下

樹倒眠江水。啗之影無碍。月月紛披蘆花絮。在衰衣上。不是漁翁那得知。

贈軍士辭伍五首

曾擒賊將出關中。戰罷爭誇胆智雄。食肉原非燕。領相枉教結束佩刀弓。

又

不逐涼州作健兒。鐵函大羽卸休遲。慙慙額磔將軍府。猶憶擒刀苦戰時。

又

一厘願受作閒人。賣却弓刀轉買身。性命鴻毛幾。

懶妻來集

卷二

浪擲今朝齒髮幸歸親。

又

少壯從戎至暮遲。分茅幾氏建牙旗。捐軀暴盡沙場骨。不及顏衰髮白時。

又

聞說將軍辭斗印。翻身欲返米川城。良弓走狗烹藏盡。祇是中原已治平。

舟阻風

人間波浪無形險。何似崩騰萬賴同。莫渡河來先報我。打頭最好石尤風。

賣書

姓名粗識便宜休。何用三車四庫收。換却錢來填酒債。從今免去作書囚。

賣劍

一劍懸來繡不磨。值輕值重祇由他。截螭割兕渾無用。賣與人來買鐵婆。

賣田

郭西二頃透溪灣。賣與村翁轉買山。正喜催錢無縣帖。短衫竹布得閒閒。

學月

懶妻來集

卷三

幻翳瞳人訝未收。明珠擬向暗中求。縱然造化真相戲。國語仍須作左丘。

學聾

多睡無思耳少聞。顏齡福性合離群。不知蟻近牀前闕。那管同聲遠吠雲。

學啞

早論何須去借秦。老韶便腹貯天真。雌黃不掛渾無事。緘口徒勞太廟人。

避喧

避喧地僻類山家。砌下能開幾品花。老去門前須。

少出隨身病脚苦常麻

有富人繫于獄以錢得脫二首

從來關訟不饒貧。况復怪貪禍所因。吏欲生吞官活剥。回心暮夜爲錢神。

又

訟庭枉結解尋人。金不能埋擾祇真。使爾顛連原是富。得全喪亂豈非貧。

開歲禮佛二首

佛果根深長智牙。非門外有白牛車。試詢合掌維摩詰。肯與人間管歲華。

賴夷甫集

卷一

又

空洞中虛絕點塵。上春投體禮金身。爐邊栢子爐邊磬。嬾與群生辨業因。

見醉人

直把鸞鵲當蟹爬。傲傲不見着巾紗。醉中萬事渾如掃。和局乾坤混一家。

無僕

顧兔呼鷹興已衰。年今髦矣莫能爲。扣門尚喜存吾舌。徒步曾無一僕隨。

雨花石

石裏花紋如可擬。小山小木中綰結。已知石巧不如人。變幻新奇欺石拙。

樂歲二首

村童伐鼓國如狂。蠻女裙新墜耳璫。盡道今年逢樂歲。蠲租不敢乞君王。

又

凶歲饑來難辟谷。豐年價賤轉憂煎。撻將百斛輸王稅。計吏搔頭祇要錢。

岸上見造舟者

造爾成槎期利涉。得登彼岸即全身。揭衣獨立風波外。猶念中流失業人。

賴夷甫集

卷一

醉鄉

白醪香聞并舍新。醉鄉此日住何人。淵明地主應無恙。試就青蓮一問津。

不寐呼燈無處覓火起坐率吟二首

天懶明時甘向晦。心無恐怖百無憂。披衣閉眼旋開眼。另有燈檠照室幽。

又

垂諦何爲第一義。思纔得解落其二。不眠默伴主人翁。佛火長明心在鼻。

柳芙蓉亭子同弟聘仲夜坐

杵不饒鐘韻一新坐看素女夜鎔銀同君攬取芙蓉絮未肯低頭入俗塵

又

既已爲家何似寺在家莫說出非家鳳樓樹倚荆庭樹蟬翼茶同顧渚茶

又

只十欄干蟾悄悄看三石笋影亭亭安知秘呪生前聽不在珠龕古佛前

又

柳芙蓉集

卷三

蓬室依香萬感無病魔瘳已全蘇

和

更後虫語低聽四壁都

次夜獨坐

活水源頭絕點塵燈青夜迥四無隣書童皆睡難呼醒起立空階一欠伸

辭徵詩者

鏤刻肝脾總近癡門分戶別已多時刪來只許存三百直到于今未有詩

懷彭樹菴三首

憑倚西那園玉枝傲霜百尺尚離披文章悟後凌

前輩得失消來笑小兒

又

相逐雲龍興未孤投心得趣便招呼君新病脚門常掩我亦初愁右臂枯

又

契托三緣意轉高阿蘭若內許名逃翻翻貝葉歸趨後愁繼來時首不搔

客送張穆之畫鵲

欲飛不去啣花枝毛羽生憐出格攫汝等閒小鳥莫相欺

柳芙蓉集

卷三

從姪容齋對飲二首

筒中躍出筆應仙鮑錦江花爾瘳對坐長安縮到酒盃前

又

天旱罇壘幸不枯饒燈護落藜牀側自憎老語好周諄不及阿咸長忍默

聞垌兒讀孝經

放學回來效過庭雙叉漆抹髻青青五倫士少崇名教六籍門開首孝經

集成自題三首



ZW 21101000825300

Z121.7
200(114)

箇中何即復何離思湧泉清我自知細細抽來逞
似爾欲求避謗便無詩

又

籬下洵非人可寄鏤空破的諒非難詩情不異忝
禪理百尺頭須進一竿

又

遇當得意忘詩醒欲呼眉山爲尙友毀固胸中不
少留轉來譽我仍搖手